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六册目次

史部・雜史類

國初事蹟一卷 〔明〕劉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秦氏繡石書堂鈔本 …… 一
皇明小史摘抄二卷附建文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鎮江博物館藏清初鈔本 …… 二八
否泰錄一卷 〔明〕劉定之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 七四
朝鮮紀事一卷 〔明〕倪謙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 八二
南征錄一卷 〔明〕張瑄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藝海彙函本 …… 九〇
虛菴李公奉使錄一卷附錄一卷 〔明〕李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 一〇四
東征紀行錄一卷 〔明〕張瓚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 一三四

平蠻錄一卷　〔明〕王軾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一四四
北征事蹟一卷　〔明〕袁彬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一五二
正統臨戎錄一卷　不著撰者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一五九
皇朝平吳錄三卷　〔明〕吳寬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一七四
皇明政要二十卷末一卷　〔明〕婁性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二年慎獨齋刻本……一九一
蘇州府纂修識略六卷　〔明〕楊循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徐景鳳刻合刻楊南峰先生全集十種本……三四五
安楚錄十卷　〔明〕秦金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秦氏刻本……三九四
治世餘聞錄八卷　〔明〕陳洪謨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五〇四
繼世紀聞六卷　〔明〕陳洪謨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五四三
壬午功臣爵賞錄一卷壬午功賞別錄一卷　〔明〕都穆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五七二

平藩始末一卷　〔明〕許進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繼美堂刻本……五八二

南城召對一卷　〔明〕李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燕京大學圖書館鈔本……六〇一

聖駕南巡日錄一卷大駕北還錄一卷　〔明〕陸深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儼山外集本……六〇七

革除編年不分卷　不著撰者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鈔本……六一九

姜氏秘史不分卷　〔明〕姜清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六九五

國初事蹟一卷

〔明〕劉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秦氏繡石書堂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初事蹟一卷》提要

國初事蹟

北京行部左侍郎臣劉辰今將

太祖高皇帝国初事蹟開寫

進呈

一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釆石太平儒士陶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教道之安曰即今群雄並起不過子女玉

帛

將軍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虜掠不燒房屋首取金

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

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太平興国翼元帥府令史陞都事

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賛佐功多官至翰林學士

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一

太祖在和州與国勝趙普勝同盟渡江既至釆石国勝起

意就上舡設宴邀請

太祖飲酒款国之国勝部下人陰以其情達于

太祖太祖推疾不赴後數日却設遊宴請国勝国勝不防

到船上来久

太祖命壯士縛之投於水部下糜永安俞通海以軍馬船
隻降
一蠻子海牙水寨自上江退下裕溪河口與釆石相對
太祖既得釆石以兵破之蠻子海牙逃走長官康某等降
其船隻
一陳也先圍太平
太祖殺敗之也先被擒
太祖不加誅戮殺牛馬與同誓告天地共攻臺城也先懷
貳心陰通城中守將雖圍而不攻被臺城擒去郭元帥
張元帥軍敗而回及句容鄉兵殺陳也先

太祖曰陳也先背盟負恩天殺之也其子陳兆先屯守方
山
太祖召之就降
一
太祖既得建康為軍少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
民戶為軍謂之民兵
太祖即位曰粘了五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粮止當均功
夫役
一揚州長鎗壹斥元青軍等軍馬相爭戰無粮食人
太祖差人往招之長鎗等過江揀與李文忠管領守嚴州

一
太祖差人往揚州招到青軍元帥單居仁馬某等軍馬過
江令守常州居仁男單大舍糾同呂城黃包頭元帥陳
保貳執頭目叛降張士誠李文忠哨杭州獲陳保貳
太祖問保貳曰你將常州頭目反去張家有得選我否保
貳不答殺之後單大舍領軍把宜興
太祖令單居仁招其子曰
上位待我甚厚你妻子皆在你可過來其子答曰我已投
人不復顧父母妻子忠孝不兩全拜辭而去克蘇州生
擒之

太祖召居仁曰你子已就擒與你自處之居仁曰不忠不
孝當磔其肉縛於市曹凌遲處死
太祖仍以鄉里舊人待居仁致仕還鄉
一
太祖渡江先克太平立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克建康立江
南等處行中書省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帳前親兵都指
揮使司五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泰淮翼元帥府設百
戶千戶萬戶總管統軍元帥參議府左右司省都鎮撫
司理問所斷事廳兵馬指揮司按察司營田司經歷司
博士廳照磨所管勾所克鎮江立鎮江翼元宣州立寧國翼

克廣德立廣德翼克常州立常春翼克徽州立雄降翼
克嚴州立德典翼克婺州立金華翼克処州立安南翼
克衢州立金斗翼克信州龍虎翼克諸曁立諸曁翼
一
太祖命徐達攻常州於世露下營張士誠弟士德來戰達
元帥王玉等敗士德士德策馬走王玉命男虎子追
之士德過坎墜馬虎子擒之
太祖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有智勇被我擒之張
氏之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平江和好士德母痛之議
令士誠歲貢粮拾萬石布壹萬疋永為盟信就以摩同
僉易士悳
太祖不從士悳以為失身無所成陰寄書与兄士誠可降
元朝以為之助遂不食而死
一
太祖嘗曰與我取城子的總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不許
撇取出外
一
太祖立義子保兒周舍道舍道兒金剛奴兒先買驢直童
濟兒後令歸宗
一戊戌年肆月

太祖批示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首領官郭彦仁令充本
司都事職役自鳳龍三年調汝專掌　征行兵案令
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劳更無軍中調和士卒其間中正
甚厚吾托汝為軍中上使晝夜無憂家眷不多慮特遣
人賫送粮薪雖令將士英勇实頼質褒謀佑勇首必勝
大事速成彼事
一節正為保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曽
開武人不和且保指揮即我親身也胡院判即我心腹
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自然而定汝必於我男
処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真心待之節制以守之使我
所圖之易成只此
一
太祖親征太平建康宣州婺州書押大傍招安郷村百姓
歲納粮草供給謂之寨粮後常遇春奏害民
太祖即禁止
一
太祖親征婺州有姪男子進女子一人約二十歲能作詩
大祖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誅之於市以絶進献
一
太祖自建康冒水雪至婺州感冒氣脹病不已醫士嚴景

明以藥治即愈就書良醫呂景明肆大字賜之
一紹興儒士王原章能作梅未金華見
太祖甚待之曰我克紹興看你做知府賜衣服遣回
一
太祖克婺州遣使往處州招參政石抹宜孫不從後命僉
院胡大海克其城
太祖聞劉基章溢葉琛皆国上也特遣官與觀
賁帛禮徵聘基等到京授基中丞溢中丞授琛洪都知
府基知天文
太祖嘗以国師先生稱之後封誠意伯
緣百書堂
一
太祖克婺州遣儒士陳顯道招方国珎以次子亞関為質
令郎中張本齋降書獻溫台慶叁郡
太祖命其子回授国珍江南行省平章福建行省右丞国
瑛福建行省參政国珉江南行樞密院僉院降以銀印
遣博士夏煜齎往慶元開衙開門止是国珉行用行樞
密院印其餘印留而不用心持兩端覘伺成敗
太祖姑容之後国珎使點校燕敬進金鞍玉轡
太祖正克江西李善良遣其使託往進獻
太祖謂其使燕敬曰我取天下用的是馬奚用此物次国
珎又進大西馬四匹
太祖曰此馬可路街隨賜將官克蘇州
太祖命御史大夫湯和取慶元国珎拒十年不改正朔下
海避之繼又請降惟姪方明善拒敵後亦降
太祖以国珎既降不念舊惡授国珎廣西行省參政起造
千步廊一百間報功其次子亞関獻三郡海船水手數
萬及建言沿海築城防倭
太祖從之
一
太祖克婺州遣掾史周恵遠往衢州招廉訪使宋伯顏不
緣百書堂
花不從後命常遇春引兵圍城九月克之執宋伯顏不
花到京
太祖數之曰尔既守城城破不死非忠臣也且百姓何辜
使遣鋒鏑以鞭決訖三十後用為提刑按察司問鄧福
被排陷事反以本人不合告按察司官壞了衙門坐罪
太祖訪察之數伯顏不花曰尔本停因我宥而用之元朝
因讒黨往往屈人壞了天下今尔復襲舊弊杖殺之
一長鎗參政謝国璽与邢何二同僉等軍馬自淮西經
宣州至杭州嚴州因院判刘九九殺死元帥趙小九攻
破其城九九走衢州国璽納九九之妻追至衢州城下

宋伯顔不花閉門不納国璽等後経金華東陽駐劄

太祖特遣掾史王子禮往招之那何二同僉遣萬戶龔敬

賫書請降惟謝国璽不從走抗李文忠克城国璽自以

守宣州時殺長鎗湯元帥関其子在文忠部下欲報父

讐惧而縊死

一

太祖克婺州僉院胡大海領兵圍紹興其子胡三舍王勇

等三人犯酒禁

太祖命誅之都事王愷諫曰胡大海見總兵攻紹興可以

本官之故饒他

續右書字

太祖怒曰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了我號令自抽刀殺

之

一濠州胡家有女守寡

太祖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不曾適人

太祖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請主之君用以胡氏同其

母送至

太祖納之立為胡妃

一青軍馬元帥過房得常州孫府判女為女

太祖納之有寵為妃後訪得妃兄孫伯英在衢州差貴赤

老張起取到京

太祖大悦賜以金銀段疋令龍湾閑把閑不久除断事官

陞河南行省參政任太僕寺卿妃卒令守妃墳以事累

死之

一苗軍左丞揚完者有軍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抗

城守之調省部鎮撫李才領兵圍徽州

太祖命院判鄧愈胡大海拒戦殺死李才苗衆逃走完者

後脅浙江丞相塔失帖木児主婚強娶平章慶童之女

為妻張士誠降元朝塔失帖木児陰遣士誠發兵在湖

洲市営圍之完者出兵不及自縊死兵散部將員同僉

領元帥蔣英等二万人来降

續右書字

太祖率英等攻克婺州就遣胡大海鎮守壬寅二月初七

日英等刺殺大海叛降張士誠

太祖痛悼不已於聚寶門迎喪復令金華城中建祠塑像

遣使祭之後李文忠克抗州擒英等至京

太祖命取大海畫像於市曹懸掛剌蔣英等血祭之凌遅

處死

一抠密院判謝再興乃部督朱文正岳父跟隨

太祖克婺州与胡大海打紹興回

太祖以親命守諸暨離城數十里張士誠令呂同僉於溪

上築一堤每年水發必是淹城再興不時偷掘其堤力

戰功多有兵心腹左總管糜万户嘗以違禁物私往揚
州易賣
太祖恐泄國拘拏左糜二人殺之以首懸於有兵廳上
太祖自主婚以有兵次女嫁与右丞徐達復取有兵回京
聽宣諭另遣叅將李梦庚往諸暨節制軍馬却令有兵
回還聽調有兵既到諸暨枇无權勢出怨言曰女嫁不
教我知有同給配又着我聽人節制知府欒鳳執參
軍李梦庚元帥王玉陳剛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投
降推總管胡汝明棄妻子隻身先回
太祖以其忠義賜以小子元帥妻後有兵弟謝三謝五守
西書堂
餘杭李文忠圍之諭其以降謝五於城上拜而言曰保
我得性命便出降文忠指天誓曰我是揔兵官得不殺
你謝五以城降
太祖即取赴京文忠奏恐失信後無肯降者
太祖曰謝有兵是我親家反背我降張士誠情不可恕仍
將謝五凌遲了
一元帥葛俊等守廣信不服李文忠調後為羽林衛指
揮隨
太祖龍江點軍不散
太祖召而問之俊對曰葛俊

太祖怒曰不散主何意廣信不服調是你命誅之并其子
雲南充軍永不用
一
太祖遣千户王時等賫銀三十两往方国珍附搭海舡到
大都体探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国
珍羌吴都事同去既回帶馬五十匹
一
太祖聞李察罕帖木兒下山東江南震動遣使通好時陳
友諒拠上江霆抳安慶張士誠拠蘇州故有北方之好
元朝遣户部尚書張杲郎中馬合謀奏差張璉賫襲衣
西書堂
御酒八寶頂帽宣授大夫江西行書中省平章政事宣
命誥書昶等海舡至方国珎処及一年国珎二次差人
以其事達于
太祖不荅国珎以為君不置於他処禍将及我遂令昶等
往福建平章燕只不花差人往建昌王溥平章達其情
溥欣然遣儒士饒某等到京奏昶在鉛山界首等候
太祖命符璽郎刘宗啓於廣信迎之昶等果至宗啓伴至
衢州械昶等到京外棵其体入城至省前
太祖賜各人衣冠入見不拜
太祖怒曰元朝不達世变尚敢遣人扇我民将出脔之昶

無一言惟馬合謀抗對口出不遜之言
太祖令壯士縛之王暮畨泉以一死囚伐之與馬合畨張
璉出聚宝門外誅之以三人首發福建界首示衆監刑
官韓晋亦誅之數日後
太祖謂刘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矣人与我尔等可与之
議論及出乃張昶也除翰中省都事不久陞參政自知
政多合
上意賞賜甚多權豪震動李文忠克平江执平章長寿
的管等官到京
太祖曰此等皆元朝大臣給以脚力路粮送至境上任其

還鄉昶心懷舊主以国事通獲其書
太祖令揚国勝揚憲鞠之処以極刑
太祖謂丞相李善良曰被他侮弄我碎其骨投於水
一
太祖選宮人訪知熊宣使有妹年少員外郎張来碩諫曰
熊氏已許參議揚希聖若明取之於理未當
太祖曰諫君不當如此令壯士以刀碎其肉後參議李飲
氷与希聖弄權不法丞相李善長奏之
太祖将二人黥面云奸詐百端譎詐萬狀宜此刑劓飲氷
之乳即死劓希聖之鼻淮安安置後希聖兄揚憲任江

西參政来朝
太祖謂憲曰尔弟弄權我已黥之仍給熊氏与他憲叩頭
曰臣弟犯法當萬死焉敢納之
太祖曰与之熊氏隨住
一張士誠圍安豐刘福通請兵援
太祖親援初發時太史刘基諫曰不宜輕出假使救出来
當發付何処
太祖不聽經廬州平章左君弼出迎安豐解兵回攻廬州
三月不克時偽漢主陳友諒親率高稍子戰船兵號六
十万圍江西南昌用雲梯等攻具百道進擊攻難急而

都督朱文正城上發砲石擂木火箭無不破之僅及三
月守具將尽援兵不至事急文正遣捨舍王詣友諒詐
言約日出降友諒緩其攻至期城上擺幟一新至暮不
出友諒縛捨舍王於城下遊營隸之攻城以待援至声
息到廬州
大祖總知之謂徐達等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大郡宣兵
家之法遂解圍親率戰舡激上至鄱陽湖友諒聞援至
解南昌圍退出康山与
太祖太戰
太祖頻問刘基氣色如何基曰我兵必勝之氣當力戰

友諒果中流矢死兵舡尽降
太祖謂刘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
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搗我建康我進無所成退无所帰
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
天命有所帰也遂班師
一
太祖克江州偽漢陳友諒偽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聞之
遣人齎書以南昌來降
太祖既到南昌僉宗与同僉康泰跟隨徐達攻武昌宗等
中途叛回南昌拠城叅政鄧愈遁走宗执知府葉琛等

官殺之聞大軍来復城棄城走江西平復後
太祖曰得江西是去陳氏之一臂况其地乃楚之重鎮為
吴西南之藩屏人好訟難制出寨来降者多非骨肉老
成莫能治之是命親姪文政為大都督府左都督節制
中外諸軍事往鎮江西
太祖特選儒士郭子章刘仲服為輔佐叅謀文政到鎮招
諭山寨来降頭目尽皆帰順好訟者誅之號令嚴肅遠
近震慴豈期荒淫推用椽史衛達可等小人為心腹専
求民間閨女用則數十日不用即投之於井為數甚多
凢遇

太祖差人到彼公幹多以銀段餌之受者散而不言甚愿
按察僉事凌説新到任察其實劾奏之
太祖即取回文政問罪其郭子章刘仲服衛達可王三元
帥不諫阻皆誅之及部下随從頭目五十餘人盡皆断
其脚筋
太祖既問文政明白欲治之
皇后諫曰文政雖驕縱自渡江以来克太平破陳也先營
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强兵不能克皆其
智勇也况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太祖曰

后言是也且釋之未久
太祖命文政整點荊州城回京未用後出不遜之言
太祖意其懷不軌欲瘠之
皇后極諫文政止是性剛恐無此心文政母見存當念其
母子之情用曲赦之且見親親之義
太祖從
后言宥之後復遣文政往濠州祭祀暮夜与從人議有異
志後
太祖瘠之及分封時封其子守謙為靜江王以奉其祖
一都督朱文正守江西以各府山寨頭目或降或叛觧

發到京
太祖以此等心持兩端之人尽投於水
一文忠守嚴州取娼妓韓氏在家留宿
太祖知之差人將韓氏誅之召文忠問罪
皇后勸諫復令還嚴州既至儒士趙伯宗宋汶章來議說
文忠曰此去得回若再取不得回也當早圖之文忠於
是使伯宗等潛往杭州張四章平処通好伯宗既回文
忠与郎中侯原善掾史閭遵道議降書問
太祖差刻期齎親筆家書復召文忠文忠得書甚喜比到
京

太祖大悦撫之甚切賜以好馬銀兩令文忠速還嚴州用
心鎮守文忠既還与侯原善等曰我幾乎着你等候誤
了此事當如何巨処若事泄何面目見
上位原善曰大人饒我等性命當有箇処置止原餌此二
人無言語為上計文忠悟之仍以書付伯宗等以筵宴
餞之使其醉令宣使俞也先管送至船此到大浪灘下
文忠已令𣵀舍侯候於灘岸呼舡近岸曰官人再有分
付言語𣵀舍上船將伯宗等縛投於水
一
太祖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拠之我雖有国而無家

是以遣龔希魯潛往濠州說諭把都後把都以濠州降
太祖曰今日有国有家遂我志也於是經理濠城修治皇
陵等事
一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粮多寺僧惟務酒肉女色不思焚
脩尽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度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令使工役
死亡有所不忍
太祖從
后言尽釋之

一
太祖命馮国勝圍高郵偽僉院某開門詐降国信輕信輙
令指揮康泰等數百人先入城俞某於城樓上忽放下
閘板閉其門尽殺之
太祖知不利即召国勝回決以大杖十罰其步走高郵国
勝怒四門斉上一鼓而破之俞某就擒
一
太祖以陳寧為浙東按察使無行皁隸小毛赴京訴之
太祖提取自問伏罪
太祖曰這是禽獸之行豈是你讀書人所為下應天府獄

一年歲尽押至聚寶山聽決
太祖坐於山上令百官地坐數其罪而宥之除太倉市舶
提挙
太祖曰若盜我舶貨卯時処死後至御史大夫与胡惟庸
為黨死於極刑
一
太祖克建康獲元帥者林宥其死而復其職不久逃之杭
州
太祖曰林思舊主既去勿追後任廣東省平章廖允忠克
廣西省林来降到京

太祖集百官數之曰爾元朝臣子既失城池不死我宥爾
罪復爾職背我而逃且為其主也今又失廣西分當一
死不死来降不忠之人豈可留之殺於市
一元至元間楊璉真加發宋朝諸陵以理宗首骨截為
飲器
太祖既得燕都命守臣吳勉尋訪到京
太祖命埋之於城南寺及覧浙江所進地圖有宋諸陵復
命瘗于舊穴
一
太祖以許元為祭酒還家祭祖受

太祖及
皇太子孚賜浙江僉事程孔昭劾元不當用象牙床延杭
州娶妾
太祖以元安置南雄後遇
赦恩田家王蒋子祭胡大海回京奏元安置人數不在赦
例赦罪人不赦安置提元到京下獄病死
一
太祖早晩於西楼上決事
皇后潜聽之如聞
上怒候

上回宮詢問今日処何事怒何人不以輕重直言諫曰
上位已有五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活人性命
乃子孫之福国祚亦久
太祖從
后言決事一從律
一宋濂孫宋子衡坐黨逆籍家械濂到京
太祖怒曰宋濂犯黨逆命誅之
皇后諌曰田家請一先生尚有終始不忘待師之禮宋濂
親教太子諸王豈可無師先之義況濂致仕在家必不
知情用赦其死

太祖從
后言以瀘發茂州安置
一
太祖既得燕都專設大河衛打造二百料匾浅船每一
隻載米二百石經由黄河入済寧閘河至臨河下恵河
以達北京
一
太祖克建康都之以六朝所歴年數不久注意迁都後渇
汴梁親往視之曰四面受敵之地亦有建言迁長安者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纏古書室

一
太祖克婺州宣諭百姓曰我兵足而食不足加倍借粮候
克江浙乃依舊科徵後擒張士誠以加倍粮免之惟僧
道不免
一
太祖渡江或親征或遣将或克取城池令　曰凡入敵境
聽從哨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從将士檢刮聽為已物
若降即令安民一無所取如此則人人奮力向前攻無
不取戰無不勝
一

太祖克建康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太祖命於城中立祠每歳祀之後訪得秦原之周良卿丘
琳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人敬之
甚厚
一
太祖於国初造軍器以銅為箭翎将士攻城時拏拖地錦
裙或紅或青緑以其虚胖箭不能入頭帶閣簷紅皮壯
帽插猛烈二字小旗後地廣易用鉄甲等器械
一
太祖於国初地狹粮少除守城軍士四十日支粮一次准

纏古書室

作一月口粮出征軍士不支総兵官給榜聽於敵境遠
近郷村山寨召安百姓送納粮草供給
一
太祖於国初以所克城池専用義子作心腹与将官同守
如得鎮江用周舎得宣州用道舎得徽州用王駙馬得
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柴舎真童得衢
州用金剛奴也先得廣信用舎即沐英也
一
太祖於国初所克城令将官守之勿容儒者在左右議論
古今止設一吏管辦文書有差失罪獨坐吏将官正妻

晋於京城居住聽於外処娶妾
一
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盡用之如有逃者処
死不許將官擅用
一
太祖嘗曰河南李察罕兵威甚振先遣楊憲往彼通好及
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又遣汪河往彼結援不意田豐王
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
太祖以孤兵獨守別無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任後賊陳
擒張信知

天命之有歸即位後遂當中原
一
太祖於国初編律領行各衙門遵守豈期犯法者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夕犯今後犯贓者
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令枉法不枉法輕重罪之
著為令
一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帶紅搭膊足
穿帶毛猪皮靴不容街道中走止於道傍左右行或令
作匠穿甲妓婦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華麗衣服

尊令禮房典吏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
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内夜半
忽遭漏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放一應贓物在内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内男子婦人処以重罪復移武定橋
等処
太祖又為各処將官妓飲生事尽起赴京入院居住
一
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將士戰襖戰裙壯帽旗幟皆用紅
色頭目馬用火黒纓答罕大黒纛頭以壯軍容
一

太祖克建康謂武官曰聽從開墾荒田以為己業文職撥
与職田召佃耕種納子粒以代俸祿和州有李善良職
田參軍鄧景祥毀出步田不實
太祖曰此盖佃人作弊於面上刺田字以警其餘
一
太祖於国初令各府織造月辦段疋打造軟甲按月起解
過期不解官府処死
一
太祖親征城池給民户由俱自花押後追之又以土吏害
民各令府縣避貫對遷地里生疎不知民之貧富自然

无弊後不用市民於鄉村取識字的人来用
一
太祖以遞送使客夫轎不勝害民曰人雖有貴賤其口躰
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止是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
外国者給夫四名俱於田粮内出錢工雇不許擅役良
民勞其筋骨妨奪農務情愿受雇者聽從其使
一
太祖国初以来朝政有失无人肯言立執法議理司以汪
廣洋李勝瑞為執法官置牌於上書执法議理如有失
処許持牌直言極諫

太祖從之
一同僉廖永安太湖被張士誠执法去弟廖永忠隨
太祖鄱陽湖与友諒戰有功後陞平章克兩廣封悳慶候
太祖以永忠僣用龍鳳不法等事処以死罪廖永安死於
蘇州
一揚憲淩説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无宰相材
太祖曰善長雖无相材与我同里我自兵起事我涉歷艱
難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既為家主善長當相我蓋用
勳舊也今後勿言
一
太祖親征宣州長鎗元帥朱亮祖出城拒戰
太祖躬親擐甲督兵交戰亮祖敗走继以所部軍馬降元
帥謝国璽等棄城遁
一
太祖選精壮軍於帳前守禦名曰金陵横舟鉄甲交鎗皇
五等把都児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領之
一
太祖叅知應天府民間鄉司專於鄉村書筭田粮增减詭
寄躲避差役壞法害民涂黥面以示衆
一胡大海充蘭溪獲僧人孟月庭捜得天文地理書大

海留在帳下
太祖親征婺州過蘭溪大海以月庭見
太祖得其天文書甚喜問月庭原師何人月庭曰龍游米
得明得明精於天文
太祖克婺州文觀星接於首東夜与月庭登樓仰観天象
至更深得其指授就令月庭長髮娶妻待之甚厚跟
隨
太祖回京後浔処州刘基江西鉄冠亦能天文月庭与之
議論不合嘗有罪
上之言

太祖亦不加罪夯和州住坐參軍郭景祥奏月庭毁謗
太祖差校尉杖殺之
一
太祖圍婺州住蹕西峰寺基上城中人見五色雲罩元帥
刘胱因不花請曉天文曰此乃瑞氣不日城必破及二
日同僉寧安慶以城降
一
太祖親征婺州圍城一日処州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胡
琛以獅子頭作前陣來戰
太祖命胡保舍領馬步軍迎之一戰而擒前鋒元帥季眉

章明琛敗走次日攻城不克枢密同僉寧安慶与守将
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相縋城詣
太祖請降開東門納兵
太祖曰若事業成當共享富貴指天誓之務不失信給以
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将帥家照証以明順逆
既入廉訪使楊惠達魯花赤僧住死之
太祖即命騎士擎令牌遍告軍中曰勿殺人勿擄婦女勿
烧房屋違者依軍法斬兵不離伍市不易肆開倉以濟
貧民撫処州石抹宜孫母瘞城中犯絳敵死者屍獲葬
治書帖木烈思僉事安慶院判石抹厚孫開設江南等

処行中書省分省行枢密院分院金華翼元帥府改婺
州為寧越府陞院判胡大海為枢密院僉院寧安慶為
枢密同僉儒士王宗顯為寧越知府命胡大海率領五
翼元帥等大軍攻取紹興以帖木烈思為集賢大學士
差知事夏文運伴送赴京至嚴州夜遁
太祖曰各為其主勿追己未三月命元帥陸仲亨引兵攻
衢州不克五月
太祖為儀同三司江南等処行中書省左丞相是月
太祖親征衢州至東碩迎騎來戰
太祖三戰三勝騎将敗走追至衢州攻城旬日不克張士

誠犯境
太祖殺季眉章陳保二九月初一日
太祖回京
一胡大海得儒士許瑗來見
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讀書人除太平府知府陳友諒
陷太平死之
一胡大海克嚴州得儒士王宗顯問係烏江人及大海
克蘭溪進攻婺州不克回蘭溪進攻婺州不克回蘭溪
築城守之
太祖至蘭溪大海以宗顯見

太祖曰爾与我同鄉里正濟所用命宗顯潛至婺州城察
聽事体宗顯到於道城五里識吳世傑家察得城中守
將各自為心回告
太祖甚喜
太祖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
一
太祖曰金華是吾親征之地乃浙東江南之重鎮密迩江
西福建浙江敵境必得重望之臣鎮之改分枢密院為
江南分省陞僉院胡大海為本省參政未久苗軍元帥
蔣英等謀叛殺大海至夜半殺都事王愷掾史張誠次
繡谷書堂
日早逼勒一城男女数万出南門經台州仙居縣殺左
丞方国璋赴紹興張士誠降事聞
太祖改江南分省為浙東行省陞同僉朱文忠為本省右
丞總制処州等五府一州軍馬選都事楊憲為左右郎
中參贊之
太祖謂憲曰朱文忠乃吾甥也年少未歷練方面之事皆
從尔主之如有差失罪只帰尔
一饒州平章吾宏調守撫州
太祖命于光為江西參政特遣楊憲賫印信令光開設
分省饒州吳公宏原部下吳尉不服糾合王思義謀叛

拠城光遁走浮梁憲在城死馬走憲以大義脱諭思義
思義歎憲到京明其不叛留之不殺及江西大軍復饒
州思義入福建憲得免回京以前在金華時秉文忠用
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禕干預公事聞于
太祖差人提取屠性等五人到京内王禕許元王天錫發
充書寫惟屠性孫履誅之陞憲為提刑按察使憲得前
官单居仁不合將贓罰易作貨物营利優給吏典劾奏
太祖曰单居仁杖一百不用吏典追贓發和州種田復陞
憲江西行省參政再調山西參政陞御史臺中丞
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位憲數言李善長無大材胡推庸
繡谷書堂
謂善長曰楊憲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憲因劾汪廣
洋不分不法李善長奏排陥大臣放肆為奸等事
太祖以極刑處之
一処州苗帥賀仁德李祐之謀叛殺院判耿再成元帥
朱文剛知府王道童拠城以守
太祖曰朱文忠軍馬不敷調用命平章邵榮領參軍胡琛
等軍馬往復処城未至紹興張士誠秉隙調呂同僉寇
諸曁文忠以嚴州兵少又無密迩桐廬賊境衢信兵出
江西无以應援金華止是文忠獨守城亦空処况隔諸
曁二百餘里計无所出文忠与都事史炳謀議兵貴虛

声揭牓於賊境詐云平章邵栄領兵五萬已出江西右
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進拒諸壁
勦捕賊兵見牓具告呂同僉退五里下營以待决戰當
有降卒走報同僉胡德濟得其實与院判謝再興分門
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高聲發㘁鑼鼓砲銃震動天
地一齊出城冦營驚乱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德濟等督
兵追殺橫屍滿野惟呂同僉部下先降過河溺死片甲
不返冦敗之後邵栄至就領胡琛等兵攻破処城李祐
之縊死賀仁德就擒誅之七月邵栄回京八月栄与叅
政趙某謀為不軌元帥宋某以其事首告

太祖命壯士執邵栄趙某連鎖置酒待之問曰我与你等
同起濠梁望事業成共享富貴為一代之君臣尔何如
要謀害我栄荅曰我等周年出外取討成池多受勞苦
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樂所以本此謀不飲酒止是
追悔而泣
太祖亦淚下趙某呼邵栄曰若早為之不見今日猶狗在
床下死事已如此何泣益惟痛飲而醉
太祖欲禁錮其終身聽其自死常遇春曰邵栄等反得成
豈得留我等性命乎妻子亦没為奴婢
上位有天命其事敗露乃天誅之也今反留之是違天也

所以教後人倣傚遇春心實不甘
太祖命縊殺籍其家
一
太祖於国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為心腹選文官子姪居君
子衛武官子姪居舍人衛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之昼
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不違
一
太祖用高見賢為檢校嘗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
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
太祖知之又与僉事夏煜楊務玆人李善長等畏之及兵

繡石書堂

馬指揮丁光眼巡街生事死引號者拘拏充軍又凌說
楊憲執法不阿
太祖嘗曰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見賢又建言在京
犯贓官經斷官吏不死怨其容
輦轂之下居之及在外犯贓官吏合發江北和州無為住
坐波中荒田甚多每人撥与二十畝開墾亦且得人納
粮當差
太祖從之以參軍郭景祥督之
太祖差按察僉事安慶撫諭及内官佛保整治種田一日
太祖親坐黃船忽到和州登岸駐馬移時叫出前鎮江知

府楊遵數之曰尔揚仲弘之子有學問多才能止是尐
恐徐達曾言尔将鎮江百姓田畝增加分數見得粮多
人目之曰轄田楊又将斛面削去支粮与軍少了升合
積下粮米又无帰着留你在世恐生别事誅之高見賢
李勍受句容王主簿豹皮等贓發和州種田先在彼者
指而駡曰此語是尔開今亦到此是報也夏煜亦犯法
太祖取到湖廣投于江丁光眼害民事發胡惟庸問招白
明
一高見奏掾史張有道齎選
太祖命楊寫鞫之有道招受同鄉徐君瑞買求樞密院掾
史銀十兩律該杖一百
太祖命分屍衣衆憲奏曰臣職專执法不該死而誅之是
臣壊法也
太祖從憲言依律
一
太祖在婺州夜出私行遇巡軍阻之小先鋒張焕從行謂
巡軍曰是大人巡軍曰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
执之言之再三已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一

太祖於国初以軍儲不足禁軍民造酒違者罪之
一
太祖謂章溢曰尔在処州石抹參政処參謀軍事聞知部
屬甚多授爾浙江按察僉事往処州收集赴京助我調
用溢集到原部下郷兵二萬名令男章允載管領赴京
聽調
太祖大喜後用溢為御史中丞
一
太祖謂胡琛曰尔回処州收集舊部屬授尔王府參軍就
便管領守禦処城琛為軍儲不足於麗水等七縣大户
内徴科銀两以給軍民若之有言其弊於
太祖
太祖曰胡琛未可與之較也琛領兵攻温州不克後又領
兵取福建至麸城与陳友定兵戰敗被擒友定殺之
太祖憫琛陣亡授其子古襲指揮
一王溥以建昌降率将士赴京居住自備粮食不支官
粮
太祖曰王溥可於聚宝門外南街住立置牌榜號其街曰
宰相街溥為事斃之溥係陳氏僞平章也
一方国珍既献三郡不奉正朔

太祖累遣夏煜李譕孫養浩揭寫傳仲章程明善往諭之
国珍荅曰當初獻三郡為保百姓請
上位発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若遽奉正朔實張士
誠交定來攻援若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為彼則無
名罪我況為元胡乱首元亦悪之不得已而招我四兄
弟授以大職名我弱則不容矣悪之從命必用多発軍
馬來守即當以三郡交還国珍願領弟姪赴京聽
上位之命止乞国珍一身不仕以報元之恩德如此心持
两端
太祖曰且置之俟我克蘇州雖欲奉正朔則亦遲矣

一
太祖以嚴州密迩杭州敵境命徐達到嚴州展開五里築
城池移浙東省治及金華軍馬守之未久諸暨院判謝
再興叛降紹興張士誠
太祖特陞同僉胡惪濟為浙東行省叅政再於五指岩下
新築諸暨城屯駐軍馬圖進取德濟部下將士家火尚
留嚴州間有潛地撇往新城者文忠知之意德濟使之
故將都事羅彦敬誅之以戒後人各將帥怒曰我等守
方面捨面征戰略不相容說德濟曰何処不冨貴別為
之留德濟曰左丞殺羅彦敬自為膚信戰衣作弊非為

我也尓等守分寧家再勿言言者以軍法治之後張士
誠兵寇新城德濟且守且戰文忠援兵至殺敗寇衆獲
到驍將百數十人捷報
太祖召德濟赴京既見
太祖謂群臣曰我朝豈無人物此等皆成豪傑特陞浙江
行省左丞賞駿馬一匹以酬其労
太祖召文忠責曰爾不能牢籠人胡德濟之德豈尓不及
也克杭州還德濟浙江行省左丞
太祖特令徐達征西於庄浪失利剖下千百戸十餘人達
皆誅之獨撇德濟聽

太祖自処之至潼関
太祖有勅曰胡德濟固是慢功前守新城有功可宥之仍
於徐達処聽調達班師德濟至京後為陝西都指揮使
有病
太祖命醫治之不痊而死
一胡大海克諸暨銭萬戸來降
太祖賜衣服令其回後獻策於張士誠離諸暨五十里溪
中築一垻水發即沒城以戰舡攻之可克謝再興爭戰
數年不能破決及紹興歸附撇銭萬戸到京
太祖誅之

一安慶乃長江上流之要城俾刀趙普勝拠守
太祖累分兵攻之不利後調黑先鋒領兵水陸並進船至
樅揚普勝先於水中暗以鉄索横截枹着索不行黑先
鋒及所部將士尽皆被擒陸路車馬亦潰皺陳友諒陷
太平殺其主徐寿輝自称皇帝友諒与普勝同事寿輝
恐其変誘執普勝往江州誅之别晋軍馬守安慶
太祖克之命僉院趙仲都先鋒程八守之友諒遣兵復破
安慶与程走遁直至龍江知府譚若季亦遁中途聞寇
兵退復回入城撫安百姓事聞
太祖怒曰主将不能固守城陷遠遁避之知府不能遠走

寇退乃能入城安民将伯仲等照依失陷城池誅之常
遇春諫曰伯仲等係渡江舊人姑容用赦之
太祖曰不依軍法无以戒後人各給弓弦一條分妻子与
之令其自縊死
太祖曰仍令各人子孫承襲本職伯仲弟趙老哥後封南
雄侯
一
太祖謂叅政張昶曰茶之所産多在江西湖廣所以前朝
茶運司立在江州専在茶課尓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
縣揩勘見数起科作額以資国用

一抽分場官王資盗用木竹事分供出高管骆管等十
餘人
太祖怒曰尓等近侍十餘年豈不知法令倚勢私取官竹
木到官私用比与常人不同処以重罪
一
太祖曰随我渡江文官掌簿書及軍機文字勤労一十餘
年如李梦庚侯原善阮弘道揚原果樊景昭与他子孫
世襲所鎮撫
一
太祖以按察僉事喜山言浙江及直隷府設官店除官收

可給軍用就察奸細往処州任満抽分官馬合謀詣富
樂院宿娼敗露
太祖曰錢穀官必侵盗課程所以有錢查有一百餘名
太祖曰發一半滁州守門一半辰州参軍処隨軍
一
太祖命樂人張良才説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
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入言
太祖曰賤小人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于水尽
樂人為穿甲匠月支米五斗
一

太祖謂李善良曰江西湖廣湖池設湖官辦課歲得穀一
萬餘石中間豈無情弊尓每歲差官体覆有欺隱者罪
之
一刘基言処州青田縣山多田少百姓多於上壘石作
田耕種農事甚艱
太祖曰劉基有功於我国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
合使百姓知刘基之心
一
太祖謂李善長曰陳友諒用普顏不花提調湖池魚課令
既得湖廣乃用普顏不花為應天府知府兼提調魚課

其原有湖官餘人仍舊与戍名辦課後因虧欠課程
太祖疑普顏不花与湖官通同作弊尅落入己俱罰築城
以贖罪
一韓林兒係欒城首作亂韓山童男山童被擒韓林兒
与其母楊氏逃之武安隷州民人刘福通自碭山夾河
迎韓林兒立以為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国號宋改元
龍鳳河南行省平章荅失八都魯圍亳州林兒逃于安
豐刘福通攻破汴梁乃自安豐迎其主居之以為都察
罕帖木攻破汴梁福通奉其主遁歸癸卯年三月張士
誠圍安豐福通請救

太祖親援之先遣常遇春引兵至安豐士誠遂解圍福通
奉韓林兒棄安豐退於滁州居之士誠兵復入安豐守
之丙午年三月
太祖取安豐
一徐達圍蘇州
太祖特命指揮傅友德領軍馬三百与同徐州陞參政出
哨濟寧以警中原賜友德宴命葉国珎陪飲搽与歌妓
十餘人
太祖令內官覘視得国珎令妓婦脫去皁冠皁褙子穿華
麗衣服混坐

太祖怒令壯士拘執国珎与妓婦連鎖於馬坊劓去鼻葉
国珎称說死則死何得与賤人同鎖
太祖曰尓不遵我分別貴賤故以此等賤人辱之鞭訖十
發瓜州做堪夫後釋之
一張士德即張九六及部將史椿皆張士誠謀主士德
被擒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諸將又驕不肯戰日以
子女玉帛奢侈為心又左誠徐議誠毀椿椿守淮安遣
使賫書歸
太祖士誠知覓拘执椿到蘇州誅之士誠弟士信推務花
酒到浙江省將丞相塔失帖木兒從于嘉興自為丞相

奪其位不久令潘平章守抗州士信田蘇州用王敬夫
葉浔新參彦文謀国三人出自小人順張九四終歲不
出門不理政事豈不着人喘且士德史椿皆死惟特弟
士信行事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
一朝西風起乾别丙午月
太祖命徐達圍蘇州士信守閶門正妓飲中砲死城械破
張士誠同王蔡葉到京
太祖命縊死之及獲原叛降王哈剌不花徐大舍單同僉
熊天瑞
太祖曰此等叛逆之人皆明正典刑

一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老
先生書手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尔行文書尽起赴
京發雲南五開充軍
一河南山東等処府州縣官朝京
太祖曰此幾処有司官不思牧民之職専在勸民農桑使
之無凍無餒不失養生送死公上之　乃反役男子種
田婦人養蚕奪其耕織利已損民俱發与指揮毛讓取
問明白杖一百
一

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民稀少田
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佟多於冨庶処起取数十
萬散与濠州鄉村居住給与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
永為己業数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周某督之
一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按御史按察司冤枉人以致
天旱差人提問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
太祖命綑縛於馬坊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御督府言事
次日御史中丞刘基言言三事一曰出征陣亡病故軍
妻数萬尽令寡婦營居住陰氣欝結二曰工役人死暴

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頭降目不合充軍
太祖曰寡人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捽
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役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刘基还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舡隻
發汴梁安置被問官赦罪还職後詩北方欲用舊人
太祖謂楊憲曰發在外梁汴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尽用之
太祖謂李善長曰出征陣亡及病故軍妻俱令於寡婦營
居住不許出營令巡綽及把門在外男子無故入營問
罪
太祖曰歷代銅銭与金銀相兼行使俗以十二文為米一

升一百二十文為米一斗一千二百文為米一石凡估
贓俱以錢數定律後鑄大中當十錢行之不及不用
一耿忠即耿三舍和与毛讓等㕘隨
太祖以心腹親信特命浙江等処訪察官吏問民疾若特
紹興金華衢州秋旱農民无收有司不准告疾回京奏
太祖怒提問官吏後忠任大同衛指揮開中塩利巧生奸
計且如火藥用得班猫先於家人買下班猫等候旬日
却於公廳發放要班猫中塩以此誘動千百戶舍人及
軍丁皆投托門下或納粮米或折納軍需物料中出塩
引為有利益起意偽造戶部半印倉鈔虛出客商冐支
官塩後倉鈔事發

太祖一槩疑之通行天下拘拏大同中塩客商及追倉鈔
引目不問真偽盡數到官問得明白已支未支犯人發
充軍後塩引没官仍提取耿忠問罪
太祖即位之後高麗国王顓進表貢方物称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顓為高麗国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
桂凡弑王禑王昌王瑤王爽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
更国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声教後成桂改名曰進表
納前㳟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

太祖不從及為進箋有犯上字様
太祖罪其使者供称姓鄭名撰文
太祖所貢金鞍等方物發還李旦追要原撰箋文姓鄭者
旦惧以鄭某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遏不許高麗
人通界亦不許客商貿易永遠絕之
一湯和姑夫席某隱瞞常州田土不納秏粮
太祖曰倚恃湯和之勢不怕法度故敢如此誅之常遇春
力諫不從
一金華歲貢香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擇揀員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識
進呈今後作秋粮一体送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一
太祖曰極刑之家五服内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為官吏
遠者処以重罪
一
太祖曰華雲龍已住脫脫大宅不足又去脩長太公主府
勞苦軍士存留蒙古色目畏吾女直做軍在部下此等
有父兄在沙漠若起歹心為患不少胡人遺下妻妾不
起發主何意坐視制書大不敬如今看何文輝去代替

管領軍馬雲龍扶病回京身故
一就瑠自杭州赴京奏市民子弟不務生理美麗衣服
出入公門結交官吏說事過錢壞法害民
太祖曰浙江等处及直隸府州市民着他見丁出錢買馬
往北方當驛
一
太祖嘗曰我於花木結實可食用者種之无實者不用如
桑棗柿栗有實及棧樹乜用心栽種蓋因有益於公私
之用苑囿亭館珍禽異獸無益者並不留心
一
續布書堂
太祖用陳寧為廣恴知府歲旱百姓告災事聞
太祖不准寧赴京奏曰天旱田禾不收民有饑
色若要稅粮民必逃移蘇州就食是与張士誠益民也
太祖曰你好大膽敢如此言久之
太祖曰免他本年稅粮
一丁国賓係輔朴兒監察御史
太祖用為九江知府彭澤縣山民叛以為国寇以為比候
軍馬未時恐遲即集鄉兵親詣叛处殺敗叛賊以安百
姓事聞
太祖賞以鞍馬以其有武畧轉為指揮至御史大夫征虜

山有功為胡惟庸親伏誅籍家
一
太祖嘗使人察聽在京将官家有女僧誘引華明高胡大
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
太祖怒将二家婦人及僧投于水
一
太祖克婺州於城南上竪大旗上寫山河奄有中華地日
月重開大統天又命胡大海圍紹興改紹為紹興府特
嵊縣邢元帥新昌趙萬戶等以兵來降慶元方平章平
陽周參政瑞安黃元帥建寧院參政福清表參政莆田
續布書堂
張元帥各遣人齎書降胡大海圍紹興日久不克
太祖取回守婺州隨有趙姓三人見称趙宋子孫請胡大
海再攻紹興願為內應
太祖曰圍紹興時不出見今大海回軍却來此謀事有可
疑令法司考問果張士誠三令人來将家屬尽誅之
一
太祖於国初用葉春王與宗直廳以其老實不貪除春為
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使除與宗為金華知縣李善
長諫曰與宗由隸出身不可以牧民
太祖曰與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処事雖儒与吏不

及可以牧民至嚴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廉幹公勤甚得民人秩滿陞南
昌通判調嵩州知僉院任亮僉民為軍興宗曰元末士
亂聚則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粮何出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府知府朝宗時正問養蚕種田官吏與
宗亦在數指揮毛讓奏王興宗亦問
太祖曰知府王興宗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慶未久蘇
州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保一能人去未幾
太祖曰蘇州知府曾有否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行文書与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
政聲
太祖曰王興宗可陞河南布政司左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久不見你老矣我亦鬚白賜賞鈔撫而遣之到任
以事累事白病故
一汪廣洋罷相後被貶
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廣洋妾從死
太祖訪得此婦係沒官陳知縣之女
太祖曰凡沒官婦人女子止配功臣為奴不曾与文官因
勒法司取勘胡惟庸等六部官擅自分給皆処以重罪

一
太祖於国初以湖廣江西等処按察司坐視官吏貪贓致
民受害死仲令後務要年終来朝考其問過貪贓人數
以憑黜陟如貪贓不拏体察得出処以重罪
一
太祖於国初但遇献城投降如浮梁偽院判于光来降待
之甚厚及回
太祖親於南門外送行脱衣賜之建昌偽平章王溥全城
来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粮
太祖於南門外造屋令溥居住名其街曰宰相街以寵之

江西偽丞相胡廷瑞以南昌降
太祖入城拜其母以安之
一
太祖渡江隨行文官有李善長毛某李夢庚郭景祥侯原
善王習古楊叔幹阮弘道范子權楊原果克太平得陶
安等
一
太祖以天下稅課局欺隱課程每一稅司差官一員辦閘
以為定額又除把王門老軍於各処做塩場官及巡檢
後因悞事不用

一金華浦江義門鄭仲㥁被人誣指与胡惟庸行財及
户部陳員外指与郭桓糴倉粮
太祖曰郑氏義家焉肯与人行財糴官粮顯是誣害追到
鈔貫全給本主仍着人送到家
一藍玉令家中中到雲南塩一萬引餘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是使奪民利阻壞塩法但是功臣家中到塩引
尽行没官
一尚書郎某恃李善長勢放肆奸貪
太祖誅之籍其家得父兄親戚交識嘱托公事書信
太祖命胡惟庸往杭州照名提問処以重罪

一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粮軍需段
疋有差錯改正却将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瞞我此盖部官容得所以布政司敢
将空紙填寫尚書与布政司官尽誅之議用半印勘合
行移關防
一
太祖因初用毛某為參議病故有男毛讓以舍人近侍
太祖寵愛以心腹信任位至都督放肆奸貪
太祖籍其家產誅之
一两淮两浙塩場俱係張士誠地面

太祖以軍民食塩艱滞令枢密院經歷司給批与将官家
人駕馬舡往馬䭾沙界首以貨易塩到京貨賣軍民食
用後滞諸暨於唐口関立抽分所得処州於吴渡立抽
分所許令外境客商就两界首買賣於是紹興温州客
人用舡載塩於唐口吴渡交易抽到塩貨変作銀两及
買白藤硫黄等物以資国用及
太祖即位以来後議塩法許令客商運米於邊塞城池中
塩乃不能耕種而兵食自足是以北京大同永安雲南
皆得塩粮軍不缺食
一

太祖改枢密院為都督府以文正為左都督後改五軍都
督府
一
太祖曰各衛知事就令大都督府選除於本府考满宣使
及各衛役满令史用給与誥命
一僉事陳養吾作詩云城南有發婦夜夜哭征夫
太祖知之以為傷時取到湖廣投之於水
一
太祖曰陳友諒犯我建康敗回至太平弑徐寿輝自立為
帝建都江州曾令胡大海遣人間行江西探聽消息未

報辛丑六月友諒遣僞平章李明道領兵五萬圍我廣
信胡大海率兵救援殺敗賊衆就擒獲李明道及部帥
王漢二等一十八名明道致書漢二兄王溥以建昌來
降明道至京
太祖大喜即授以江南行省平章因得究諒之虛實以明
道為向導
太祖親率舟師先取安慶閭之棄江州退居武昌
太祖克江州俾明道往南昌説胡廷逺廷逺遣人齎書降
壬寅正月
太祖至南昌入城安民饒州吳宏以城降及臨江等郡皆

降惟熊天瑞拠守贑州後遣常遇春圍其城天瑞亦降
江西悉平
一乙未年
太祖引兵出哨失身於敵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彼此
欵相和解未有先發者時徐達挺身往敵代
太祖還敵遂縱
太祖歸
太祖既歸即以敵帥縱之而易達歸
一李保兒於甲午年見
太祖於滁州乃
太祖親甥也
太祖喜甚賜名文忠擇師教之
太祖察其可任大事習之馬上遂以舍人領兵一常遇春
原以群盜刘聚部下聞
太祖駐兵和州領衆十人棄聚來歸
太祖尔之來為士卒絶粮故就食耳尔自有主安得而留
之遇春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太祖曰尔姑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我未晚也
太祖先抵釆石元兵陣於江上猝難登岸遇春扶舸緣至
太祖麾之使前遇春即挺戈先登遂拔釆石

一張士誠遣兵來圍鎮江城中官軍与倉夫出城殺敗
賊衆登舡遁去
太祖親率戰舡継至直追黄石汞沙不及而回郡人叙
太祖功蹟立碑於西城文未寫龍鳳年號
太祖命毀之
永樂九年二月二十日北京行部左侍郎臣刘恨
国初事蹟終

國初事蹟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劉辰撰辰字伯靜金華人太祖起兵之初署吳王典籤又入李文忠幕府建文中擢監察御史永樂初李景隆薦修太祖實錄後官至北京刑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書卷首有臣劉辰今將太祖高皇帝國初事蹟開寫一行後俱分條件繫頗似案牘之詞蓋即修實錄時所進事畧草本也辰於明初嘗使方國珍又嘗在李文忠幕下所見舊事皆眞確而其文質直無所隱諱明代史乘多採用之故其文並散見於他書轉無異聞之可取焉

皇明小史摘抄二卷附建文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鎮江博物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史摘抄二卷》提要

皇明小史摘抄

上卷目録

[illegible]聖開基　　靈跡鄉神異
仁祖天表　　異人預示貴期
濠州王氣　　塵埃中識天子
名示[illegible]王　　衣劍先兆
[illegible]　　背盟賈禍
毒酒[illegible]　　懷餅傷肌
龍起兆發　　驛卒對句
薛嫗佳識　　旗上對聯
不攻安慶　　討致友諒
平定江西　　徵聘諸儒
劉基咏箸　　有國有家
破陳友諒　　叓舟脱難
脅尾首出　　斬叛臣以示警
姑置圖珍　　馬識泉源
戮三奸却虐民謗　　賞巡軍以獎執法
識建都兩合上意　　楊漁夫賦謝士誠

五失五易
處不花恩威兼用
寶誌却上碑文
小明大明
孫權守門
猪狐先兆
獲鯉兆数
神鬼欽遵
甘露頻降
復孟子配享
菊花詩識
題不惹庵
敬祖勤民
却州縣貢獻
責閣訓儉
不祖他宗
改天師為真人
加礼降臣

執法警衆
劉伯温預識遷都
封表卞壺墓道
蘇人忠厚
即位休徵
術士前知
漢祖三爵
元祖淚痕
文章議論皆天縱
咏雪竹見志
御製詩
録詩誌警
孝不忘親
不信符瑞
圖示艱難
分封代王
安置二降王
祀徐王廟

不忘舊恩
不徙民塋
繪江山圖
建立國學
奏事使
舊禁試違
君子舍人二衛（應在牧馬所下）
黔面示警
廷辨釋罪

封社老配享
議都北平
神泉符夢
監生呼為老官
牧馬所
視朝喜怒
接目警心
必申酒禁
燈謎取禍

涼國公之禍
老嫗禍貽一隅
祈雨赦囚
天雷示警
寺壁詩諫
馬后聖德
聖嗣分封

曹國公之禍
燕王計去功臣
罷鏟頭會
滑稽畫諫
太子庭諫
帝業始終

皇明小史摘抄

下卷目録

天下好男子　韓成死國
中山王誥文　徐達不檎元主
曹國公李貞　蔡國公
黔國公沐英　高安耆老
劉基論相　大功坊
開濟有王佐才　鄂國公常遇春
越國公胡大海神異
傅友德勇過關張　花雲夫婦死難
旌表濮貞門閭　文政屢蒙矜宥
上待宋濂寡恩　孝孺特被識拔
垂憫舊臣寡婦　宋訥殊眷
王禕不屈　張子明捨生致君命
焦千戶不受冠帶　朱升三語
倍臣癸灞　免范從文死
老客歸謡　謫危素守廟
削髮留鬚　大聲秀才
張昶始終為元　推誠反側自安
李文忠幾為奸人所悞
馬后勸止役僧　設立富春院
定使客夫額　謫主文充軍
永絶高麗　夢兆奇應
倭使能詩　郭德成辭爵
上乘怒濫刑　三元死難
雙絲墮地　卓敬乘虎夜回
兩皂隸為布政　鍾山僧為布政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福禍不可測　上題羅復仁衣裾
上令錢甦傳命　上賜鄭氏氷梨
錢宰吟詩　梅梢孫尚公主
何真賞罰並行　表凱佯狂免禍
用郎中西席為主事
彭友信續咏受上知
特授老人刺史　監生因詩對擢臺瑞
日本求和表　陳君佐言上似神農

沽酒店主辭官　管冊老人
學士對句　竪容匠為太常
馬后諫誅沈萬三　江伯兒以殺子杖戍
鄭氏因禍致福　校尉殺婦蒙宥
奸僧謀妻被首　遍訪命同聖造
老胥救妓脫罪　元臣勸訪金碧峯
萊復賦詩賈禍　宗泐求経遇老僧
永隆焚身救僧　三丰去後名玄清
周顛仙遇上始末　方士張中相術

徐天明言災祥取禍
孟月庭讖訕被殺　冷謙賺水瓶遁跡
胡日星後命就死　張金箔試幻術脫身
國初建立御史廊　文成不作閱江楼（應在御史廊前）
須行四方平定巾　神樂觀道士網巾
設計降高麗王　有司歷年祭檣
取國學課卷造鈔　滿江紅
飛越來峯　石龜卜晴雨
宋濂進蟠桃賦

附録逸文遺事

附補遺目録

夢兆詩讖　建策削奪致變
當時死節諸臣　建文暮年還宮
龔泰能決大議　捐免五府秋粮
燕子入城　伯溫遺命

皇明小史摘抄卷之上

毓聖開基

高皇帝先世為句容縣朱家巷人迨其大父熙祖始遷于泗州及皇考仁祖又遷于濠州之西鄉太后陳氏生四子（長封南昌王次封盱眙王次封臨淮王高帝乃季子也）又先是太后夢一神朱衣象簡餽藥一丸光彩燁燁太后吞之自是有娠及將誕異香繞室紅光燭天經宿不散（時元有歷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上既生仁祖至河上汲水澡沿忽有紅羅浮來遂取以衣之於是所居遂名紅羅巷自此空中常有神光每將卧灼爍如焚以為失火亟起視之無有也如是者月餘旬日後上忽不食仁祖欲往求醫有僧坐其門問翁何往仁祖告以故僧曰無妨至子時自能食矣仁祖喜入取茶飲僧忽失所在迨夜半果食上幼時苦多病仁祖欲捨入僧寺太后不欲而止及至正四年甲申上年十七仁祖與太后因病疫俱歿長兄次兄亦相繼而亡二兄之他境糊口亦歿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托身皇覺寺師事僧高彬上所居之房常有光怪近視則不見諸僧咸異之僅兩月寺主曰歲荒乏食散遣僧徒上乃出游江淮西歷金斗更抵光息北至潁川道中常遇疾有紫衣兩人時視其寢食及病愈兩人竟莫知所之又嘗夜臨湖蔴中有群童向之而拜稱迎聖駕上叱之遂不見崎嶇三載仍回寺中時已大亂寺不可居乃入濠城避兵門者執之將加害郭元帥救而置諸麾下與語悅之日加親信事必與謀遂以馬氏配為（即孝慈皇后也宿州人早喪父母郭元帥養為己女）上旣在甥館得掌征伐之事大業基於此矣

靈跡鄉神異

上誕于盱眙縣靈跡鄉之土地廟夜半而生有火光熀然明日廟忽自移于東路至今其地方圓丈許寸草不生迨上登極後封其廟神為都土地

仁祖天葬

仁祖及太后死仲四公與上謀葬山谷不意行未至而綆絕仲返而取綆留上視屍忽風雨雷電上之避樹下聞空中語曰孰襲取我土隨聞有以

仁祖諱應者仲曰若而人明與之可也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晦上亦歸比明往視則土裂屍陷已成坟矣田主劉大秀遂捐其地以贈之即今鳳陽皇陵也

異人預示貴朋

仁祖一日獨坐東窗忽有一道士長髯鶴氅衣入揖而言曰好箇老公公八十三歲當貴冠天下仁祖異之留茶亦不顧而去及上即位冊加尊號時適符其年

濠州王氣

周世宗至淮南嘗言荊塗二山是濠州朝國有王者氣久當大發迨三百年後而高皇帝聿興正應其言

塵埃中識天子

劉伯温客於西湖抵暮忽有異雲起西北基見之曰此天子氣也後十年當興我必輔之過姑蘇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久乎夜登虎丘山瞻眺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閒郭子興據濠上因往見之乃過上俯然曰此吾主翁也遂深相結納而去

羣鷙受命

上幼時見羣鷙游于池中上戲為青白二旂豎左右命之曰青者集于青旂之下白者集于白旂之下如違者死羣鷙皆如命而往獨一花鷙不知所適往來于青白之間上叔而食之

筶示興王

上在皇覺寺因兵乱僧散乃祝伽藍求筶曰如出境而吉則陽守舊而安則陰祝訖投筶一俯一仰如是者三乃更祝曰去留皆不可神或許我從戎予如許仍一俯一仰果如所祝上以為難再祝而擲之則其一躍立于香案上上乃歸滁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

衣緋先兆

上微時夢滿空燕雀紛紜中有一五色巨鳥舒翅而舞倏升其背乘之以行有青旛數隆前導至西北方見一高基四面皆朱欄數人立其上狀若天

尊拍上登臺授以絳衣上服之忽然冠履其偷霞光爛然透身復授以一劍其靶蜿蜒如生龍驚而覺

山甫識真主

臨淮郭山甫風精許負之術上嘗過之甫一見驚異具饌交驩既陳天表之異他日幸毋相忘上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皆可封候今始知皆賴此公宜謹事之後山甫以女入侍號寧妃迨上登位山甫已卒乃追封為營國公

背盟賈禍

上與李國勝趙普勝同盟渡江至采石國勝于舟中設宴邀上欲乘其赴飲而圖之上知之託疾不往後數日亦設宴以邀國勝既就席命壯士縛而投諸江於是廖永安俞通海咸帥所部來降

毒酒預洩

滁陽王二子忌上威名置毒酒欲害之上知其謀及二子來邀上仍忻然與之偕至半途忽仰天若有所語遂罵二子曰爾懷惡念若此二子問故上曰適天神相告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然汗下自是不敢萌異謀

懷餅傷肌

上為郭元帥所親信帥子咸忌之幽之空室絕其食郭馬氏竊以餅餌給之一日方炙餅于釜中有窺之者急納餅於衣內餅熱碍膚肉有腐痕

龍起兜鍪

上嘗濯手于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上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為一日戰畢拿坐藉土蛇忽蜒于側上覆以兜鍪及再戰盡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兩甚衆軍法戟勝為癸甲胄時推上功居首故置其兜鍪于前甫真忽霹靂大震有白龍夭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捲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驛卒對句上偶

上偶至一驛見止一小兒侍立問何故在此曰父死而驛卒之籍除是以在此承值問其年曰七歲上見其應對明敏因出對曰七歲孩童充馬驛即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廷上大喜遂免之

許媼佳讖

上渡江至采石入薛姬壁數繫架上問此何些些曰漿米蒸鷄爲食問何鷄曰嫩基煮麥爲飯問何飯曰仁飯上點首蓋龍床登基人範皆作讖也及天下既定召姬厚賞之

旗上對聯

上克婺州書二旗立于城上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一統天

不攻安慶

至正十五年余闕守安慶使莫倫赤市臨浙還泊龍灣兵士欲刼之上曰余公乃元朝名臣使當道皆若人天下豈至此哉莫倫赤乃其使者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遣之方余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羣盜四面而攻之上與接界未嘗一鏃相加

高皇計致友諒

陳友諒欲納張士誠同侵建康上欲其速來謂康茂才曰友諒與汝有舊宜遣使僞降約爲內應速來必矣才茂曰吾家有閽者昔曾事友諒若令賫書以往必信無疑遂遣之行友諒得書甚喜問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問何橋曰木橋也則酒食遣還曰歸語若翁吾至當呼老康爲號閽者回報上曰虜在吾彀中矣即命撤江東橋易以鐵石一夕而橋成嚴兵以待是日友諒果引兵竟衝江東橋見橋易以鐵石驚疑大呼老康無應者始知墮計即與其弟五大王帥舟師千餘回向龍江勢甚銳諸將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至令拔柵諸軍競前死戰雨止伏起舟師並集內外合擊諒軍大敗殺溺俘虜無算諒乘別舸脫走諸將追至采石遂復太平

平江西

友諒自建康敗回殺徐壽輝都江州辛丑六月遣李明道帥兵五萬圍廣信胡大海敗之擒明道及王漢二等十八人明道致書于漢二兄溥俾以建昌降上喜即授明道江南行省平章因得友諒虛實以明道爲鄉導上親帥舟師平安慶友諒退居

武昌壬戌五月上至南昌饒州吳宏及臨江等郡守皆以城降胡惟庸天瑞據饒州遣常遇春圍其城天瑞亦降江西悉平

徵聘諸儒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表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李文忠守金華亦薦王禕許元黃天錫上皆以書幣徵之賜坐諮以時事并辨論經史禮甚優渥命有司創禮賢館以居之

劉基詠箸

劉基初見上賜坐賜飯因用斑竹箸上即舉以索詩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細攢湘江留洒淚痕斑上曰秀才氣基曰未也即續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上始悅

有國有家

張士誠據濠州時上每歎曰吾鄉里乃被他人據之吾雖有國而無家也遣龔希魯往說蕭把都以濠降上喜曰今始有國有家矣

破陳友諒

癸卯七月友諒圍南昌上帥大軍往援八月進駐鄱陽湖水勢湍急友諒以巨艦連鎖為陣旌旗樓櫓如山我軍舟小艱于仰攻師稍卻郭子興郭英進曰舟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即命常遇春與子興調網舡數百載葛蓄火以往別備走舸往來如飛發火燃葛食頃風急火猛烟焰障天敵舟大不能動悉為灰燼焚溺死者不可勝計諒走鞋上復整兵來戰遇春子興仍用火攻少烏風熾官軍鼓噪敵舟敗走追奔四五十里戰酣友諒勢迫親自督戰子興開弓射之箭貫其顱及睛而死餘眾悉降時四方割據者雖多惟友諒兵強僭號至是敗死子理嗣立甲辰上復自將伐之理降

更舟脫難

上與友諒方大戰於彭蠡湖劉基在御舟觀戰忽躍起大呼曰災星過可更舟上即亟更之未半晌舊舟被敵砲擊碎勝負猶未決基勸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尅日決勝上從之遂平陳氏

擊尾首必出

徐達常遇春將兵二十萬圍蘇州久未破有善風角者云此城乃龜形也盤門是首齊門是尾若擊其尾首必出矣二將如其言而攻齊門盤門開爲士誠就擒昇至龍江見上倪首瞑目踞坐上叱之曰嗇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何爲上怒縊殺之

斬叛臣示警

張士誠李(僞)伯(司)昇(徒)李伯升每以國情輸我及士誠敗上見伯升燕勞三日然後對士誠殺之元叅政周伯琦亦有異心上詰之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之任不忠如是耶亦晏勞而後殺之

姑置國珍

方國珍雖獻溫台處三郡而未奉正朔上屢遣夏煜諭之答曰若遽奉上國正朔恐士誠友諒來攻姑以至正爲名則彼無名罪我上知其心持兩端笑曰且置之俟我取二子彼欲奉正朔遲矣

馬識泉源

徐達李文忠北征而還失道軍中乏水渴死者甚衆至奇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

戮三奸以慰民謠

張士誠信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害民特甚姑蘇民謠云張王做事業只凭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鱉迨後城破上取三人刳其腸而懸之至于枯死

賞巡軍

上嘗夜行巡軍執之張煥訶曰此大人也答曰我知犯夜者執之耳煥再三懇之始釋次日上命賞巡軍米三石

議建都兩合上意

甲午馮國用謁上于妙山上問定天下計對曰金陵龍盤虎踞真帝王都願先拔之定鼎然後命將出師救生民于水火弗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正合吾意乙未上師師渡江取太平路陶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曰龍姿鳳表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上與語甚善之安因進曰

金陵虎踞龍蟠又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勢以
臨四方何向不克二公之言先後皆合上意是以
卒定鼎于金陵

楊漁夫賦謝詩

張士誠以厚幣聘楊漁夫甚急漁夫不得已而至
適值元主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招漁夫共飲
之因作詩曰江南歲、烽烟起海上年、御酒來
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讀其詩
默然遂不強留

互失互易

乙未年上領兵出哨失身于敵而敵帥亦為我軍
所執徐達挺身往敵所遣相易和解之議敵以上
為不過一裨將耳遂縱上歸而留達為質上亦縱
敵帥回以易達

執法警衆

上克安慶留趙伯仲程八守之友諒遣兵攻安慶
伯仲與程八俱走寇退乃還事聞上怒曰將吏棄
城而逃當按律誅之常遇春曰係渡江故舊請推
恩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後乃賜弓弦自盡
擢其弟庸為僉行樞密院

虜不花恩威兼用

元廉使宋伯顏不花守衢州上遣周德永招之不
從乃令常遇春討之俘之而送于京上數之曰尔
既守城、破不死非忠臣也徒使百姓横遭鋒鏑
皆汝之罪鞭三十釋之後仍用為按察司

遷都先見

初劉基令築前湖為正殿基已立樁水中矣上嫌
其逼少徙于後後基見之謂上曰如此亦好但後
世不免有遷都之舉矣

宝誌却碑文

上建都城卜遷宝誌塚不吉上曰假地之半遷瘞
微偏當一日享尔一供始得卜發其坎以金棺銀
槨函其首瓶靈谷寺衛之建浮圖于其上覆以無
梁瓦殿賜庄田三百六十所日享其一歲兩遍焉
御製碑文紀績被雷電震碎再樹之而復被擊遂
止

封卞壺墓

上微行至朝天宫前見一婦人衣衰麻而大笑上問曰汝被服若是而笑何也對曰吾夫死忠吾子死孝天下婦人之夫與子如吾者甚少吾是以喜而笑也上問曰汝夫及子曾瘞乎婦人指示之曰此埋玉之所也言訖不見上識其地明日命有司掘地得誌石乃知卞壺墓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盡令徙去上以其忠臣免徙仍立廟祀之

小明大明

韓休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漸肆劫掠有徒既繁乃嘯亂自稱小明王劉基始就之見其規模識度殊非帝王氣象因去之而適上、欲除之基曰彼爝火旋熄矣請建大明王號以壓之

蘇人忠厚

上微行至三山街假坐一媪門首問媪何方人對曰蘇人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媪曰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大明皇帝蘇人不受兵戈之慘至今感德次日上詔朝臣曰士誠在蘇並無深仁厚澤老婦猶感其恩蓋蘇人忠厚也是以後來徙富民入京師多用蘇州人

孫權守門

西門內有孫權墓將去之上曰孫權亦好漢子也宜留之以守門

即位休徵

戊申正月四日上從群臣之請即帝位于南郊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追帝四代先是將祭祀上親為祝文畧云天果以臣可為生民主伏望帝祇来臨天朗氣清龍眙休命如臣不可請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當避賢路蓋京師自冬以來雨雪連綿常當晝而晦及祭祀成風和景明香霧凝靄獨露中星咸知天開景運之徵也

猪狐先兆

順帝夢猪決都城而覆北天兵至方名百官議戰守忽有一狐自內出而北走不知所之帝歎且泣曰猪者朱也狐者胡也天示我矣遂開建德門北

去明年上聞其駐應昌馳書開示禍福帝答詩云

金陵使者渡江來漠、風烟一道開旺氣有時還

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

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皇臺

術士前知

元主嘗召術士問以國家曆数對曰皇上洪福應

千秋萬歲垂祚無疆但恐日月並行耳後大明兵

至而元亡

獲鯉兆数

上微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適陳四來共詣

戲以漁草、上既而啟視已失其五往欲毆之陳

笑以奉還及上即位問劉基享位幾年對曰以数

言當三十五又其中五年當假之他人上忽憶竊

魚事召陳將殺之上問若頗憶與我周旋否曰臣

何敢忘因備述魚事上曰吾忘其為何地曰烏龍

潭上曰無此地名曰臣嘗于此罩烏龍故名耳上

喜其對初意頓回以為戶部江西司郎中迨後洪

武兼建文革除年號果符其数

漢祖三爵

上祭歷代帝王廟每位皆一爵礼畢特至漢高祖

位前笑謂之曰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

以得天下惟我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劍以致

大位比諸君尤難可多飲二爵遂為定例

神鬼欽遵

太學落成上從高望之曰形似蜈蚣他日果多蜈

蚣不可居乃命石首山為鷄鳴山（鷄慣食蜈蚣者）已而果

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上曰安用許

多山于突兀處以筆抹之未幾其山一夕為雷所

擊突兀悉平可見聖天子一言一動神鬼莫不遵

行也

元世祖淚痕

上建廟以祀歷代帝王皆塑像惟元世祖面為淚

痕所汙屢加修飾越宿如故上幸廟語之曰癡韃

子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將及百年可謂幸矣

今曆数在予奄有天下汝之子孫曾不加害則我

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汝復何恨耶明日視之滅

淚痕滅矣

甘露頻降

四年降甘露于鍾山沾潤草木五年六年仍降如前劉基作頌以獻迨八年十一月復降于圜丘松上題垂上下瑩若凝脂上詔齋宮省視命從臣並採食之其甘如飴

文章議論皆天縱

上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語侍臣曰我本草野之人未嘗從師指授而讀書便能成文故人不可不學也又儒臣進講時上亦必另出議論一日講夷狄之有君章上曰夷狄猶禽獸也彼國雖有君長然不知君臣上下之礼中華縱使無君必不若此故孔子以為不如諸夏之亡也又講攻乎異端章上曰攻者攻伐之也人能攻伐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只此二說何等直捷痛快自非天縱不能也

復孟子配享

上閱孟子草芥寇讎之說謂非臣子所宜言詔去其享如有諫者以不敬論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上怒命金吾射之錢唐袒胸受矢曰臣為此而死、有餘榮上復憫其誠命太醫院官療其瘡時值欽天監奏昨夜文星暗上乃笑曰仍復孟軻配享于是夕文星亦復明

詠雪竹見志

上初在滁陽王幕下未得自展其一日見雪重而竹弯乃題詩云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明朝紅日出依舊與雲齊

菊花詩讖

上一日已醉偶見菊花即詠云百花發時我未發及我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滿身穿就黃金甲其後俘士誠殪友諒克元都皆在八九月間故咸以此詩為讖云

御製詩

上初征陳友諒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苜蓿香片片雲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　又嘗遣楊文廣征南賜以詩曰大將南

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力雷鳴甲冑乾[illegible]靜[illegible]青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伯勞

題不惹庵

上初渡江潛行至不惹庵因投宿焉僧人詰問其邑里姓字上乃題詩于壁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恁嘵嘵、問姓名後登極使人視其詩已削去矣械僧至具僧曰臣師久已物故御製詩後亾師有一偈尚存上問其偈云何曰御筆題詩不敢留、時恐惹鬼神愁故將法水輕、洗猶有龍光射斗牛上笑而釋之

錄詩誌警

唐李山甫有金陵懷古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都因歌舞一齊休尧遵道德終無敵秦恃金湯不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上誦其詩而喜之因命詞臣大書于屏常閱之以自警

敬祖勤民

上建奉先殿于禁中旦夕薦享每日予四更起冠服拜天及奉先然後臨朝進膳時常乙箸婁停思得一事即書片紙綴于衣帶或得數事則纍纍若懸鶉候臨朝行之

孝不忘親

四月逢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語起居注詹同曰昔吾父以是月六日亾兄以九日亾母以二十二日亾一月三喪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嗚咽不勝左右莫能仰視

却貢獻

蘄州進竹簟上曰古者方貢之物惟服食器用今竹簟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貢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又以金華歲貢香米必盛以黃絹囊進呈上嫌其口腹勞民命與秋粮一体輸官不須尚貢　又民間進一女年方及笄能作詩上怒曰欲以女色惑朕耶命斬之

不信符瑞

洪武五年遣石丞王溥採木于建昌岩上有黄衣人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嶢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餘年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聲如洪鐘萬衆皆聽歌畢不見溥歸奏請付史館以彰符瑞上以其近誣不許

青鞜示儉

一日二閣着乾靴行雨中上見之叱曰靴雖微皆出自民財且非旦夕可成汝何暴殄如此杖之因謂侍臣曰元世祖見侍臣着花靴責其費物勞民大抵人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恣情奢靡未有不敗者也因詔百官自今遇雨雪許服雨具

圖示艱難

命畫工將起家艱難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詔侍臣曰朕家本業農桑世傳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朕躬乃荷天眷故為此圖凡流離困苦之狀悉無所諱俾子孫知王業之所由興其艱難如此庶幾勉思守成毋或玩易奢縱云尔

玉牒不祖文公

始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晦翁一日上見朱典史籍係徽州人上問汝其文公後乎對曰非也於是宸衷頓悟曰彼一小吏尚不屑妄祖他人而况于我遂却儒臣之議

分封代王

上嘗戰敗雨奔宿一娼家娼曰尔朱公耶人言汝當為天子也留之及别娼曰吾有娠何如上乃留敝梳為質娼亦以匣中裝贈行及上即位子亦長大因携子及質謁上、、不令入宮令工部設木栅居之即封其子為代王敕工部官速經營代王府宮殿王府既成俾與其子同就國

改天師為真人

張天師來朝上曰至尊者天豈有師耶詔改號為真人

二降王

上封蜀明昇為歸義侯漢陳理為歸德侯皆賜第京師後忽以巨舟送二人往高麗不知所終

加礼降臣

漢王溥以建昌来降上為造甲第于聚宝門外豎
綽楔號其街曰宰相街以寵之胡廷瑞以南昌来
降上親拜其母以結之

祀徐王廟

上封高皇后父馬某為徐王以其無嗣又命有司
即王所居宿州立廟歲時祭之

不忘舊恩

上念田主劉大秀之德封為恵義侯　又感江媪
代為偹礼送皇覺寺教授世官從祀仕郎皆親撰誥
文具道其事遣官祀之

封社老配享

昔泗州作社會社中念熈祖貧不令出錢惟任收
集至仁祖亦然洪武十一年造皇堂于陵所乃封
社中諸老官爵配享二祖

不徙民塋

皇陵将築周垣所司奏民墓在傍者當徙上曰此
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春秋祭掃聽民出入不
禁

議都北平

上有都燕之意策問廷臣曰北平可以控制胡虜
比南京何如脩撰鮑頻對曰在德不在險燕地王
氣已盡今南都興王之地何必改圖而勞民傷貴
我上乃止

江山圖

上召畫工周玄素令繪天下江山圖于殿壁對曰
臣未嘗遍歷九州不能奉詔惟陛下俯示規模臣
加潤色可也上即運筆頓成大勢令玄素潤色之
玄素頓首曰陛下河山已定誰敢動摇上笑而
止

和州城隍

天下城隍惟和州敕封承天監國司民靈護王盖
上初渡江時其神屢著靈異故尔特賜褒崇文詞
皆上所親製加以錦標玉軸極其煥爛至今封誥
猶存

山不朝拱

江寧城外諸山皆朝拱京師惟牛首山獨否上命

屬之宣州　又太平門外花山以不朝拱鍾山發
為太學生徒樵所

神泉符夢

藍玉北征師次遊魂南道無水軍中渴甚至一山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須臾成溪士馬就飲成功而還　先是上夢西北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至是玉歸奏適與夢符上大喜賞賚有加

建國學

國學之址古戰場也每遇天陰行人多被鬼眩困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不能止馬后言于上非孔子無以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國學既成氣象弘大下令有婦女入門者斬址蓋欲絕陰類也馬后聞其壯麗欲往觀上不可遂于鷄鳴山東麓緣崖闢道俾后自上望之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六堂之後別創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食鍋皆徑八九尺卿浴賢池引後湖水經其中又置水磨運机作麪以食諸生又設校尉營以檢察士類故士風克一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朱墨分優劣須滿七百圈而後授職出監速者十餘年遲者二十餘年凡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集賢門、字無鈎意謂士人正當出用不宜限之也號房以規矩準繩綱紀法度為序每字二十間北監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序各有取義也

監生呼為老官

製監生衣服成上自試衣之以問馬后曰何如后曰像一位老官世遂稱監生為老官以其終必得官也在監每日三次升堂隸卒搖鈴巡號呼曰老官升堂

奏事使

上欲通達下情製一紅牌書曰奏事使凡欲奏事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則各門守衛官不敢阻遏

牧馬所

上作孝陵于鍾山隨設孝陵衛于山下置牧馬所千戶尚居典守之人一日微行至陵歸而遇雨偶

憩息于民家問何姓曰姓董上意以為千里草焉
所宜也即拜其人為千戶子孫世掌所印不易

君子舍人二衛

上立君子舍人二衛以為腹心選文臣子孫居君
子衛武臣子孫居舍人衛晝則侍從夜則更番直
宿即古所謂子弟軍也

舊禁試達

上改營大内以舊禁賜中山王、謝不敢既而觴
之大酔使人扶寢舊禁中密窺其意迨中夜達醒
問此何地内侍曰舊内也王即起趨階下北向四
拜三叩頭而出上亦深喜之

視朝喜怒

上毎日視朝威恩莫測若舉帯當胸則意氣恬和
若按帯而下之則刀鋸不測矣故中涓恒視帯以
卜其喜怒

接目警心

上嚴于吏治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
十両以上者梟首剥皮實草以為将来之戒于州
縣衛之左特立一土地廟為剥皮場名曰皮場廟
又于公座傍置剥皮實草之袋使常接目警心上
鑒元姑息之政養成大亂是以法令嚴明凡必不
赦官入朝必與妻子訣別無事則慶若更生衣帯
常染鴆血間捕繫吮血死矣

黥面示警

中書舍人李飲水楊希聖弄權賣法李善長劾奏
之上命黥二人面奸狡百端詭譎萬狀以警示百
官

必申酒禁

時酒禁甚嚴胡大海方帥兵攻紹興其子三舍犯
禁都事王愷曰大海方效力戎行請赦其子上曰
寧使大海懐我事毋因大海廢我之法即抽力殺
之

廷辨釋罪

翰林張耻以直言黜為蒲州學正賀表有云天下
有道又云萬壽无疆上怒曰乃敢罵我以强盗以
誹謗律逮来對曰奉旨表文務出經典今天下有

道乃宣聖之格言萬壽无疆乃詩經中臣子祝君父之至情不知何為誹謗上以其辭直竟放去不問

燈謎取罪

京師上元時好為隱語相猜謂之燈謎時上微行見燈上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上曰是言淮西婦人好大脚也誅之(馬后係淮西人)

涼國公藍玉之禍

初藍玉將出師時陛辭上方與藍玉論兵諸將退上三呼而三不應及玉舉袖一麾諸將畢起上甚忌之後以謀叛被誅殺四萬餘人

李保〻曹國公之禍

上欲征高麗李保〻諫曰去年征雲南瘡痍未復請緩師不聽師果無功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此非汝所知必儒者教之遣人盡殺其館客及保〻歸橫屍已盈室矣保〻驚悸遂疾篤命醫往視不愈而卒遂殺侍醫

老媼禍一隅

上一日微行聞一老媼呼上為老頭兒大怒至徐太傅家亟召兵馬司時太傅出外夫人震駭謁上再拜曰妾夫有罪耶尚祈聞息上曰嫂勿以為念及兵馬司總軍至諭之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我為天子而反呼我為老頭兒何也屠其一隅

燕王討去功臣

上問燕王外論何如時王已潛蓄異志對曰聖德萬民感戴但謂過于寬縱功臣恐有後患上由是不復假借而鷹揚之輔幾盡焉

祈雨殺囚

癸丑旱上祈雨未得乃禱曰應天囚凡三千餘人天苟不欲殺之三日即雨如不欲其生則無雨竟無雨盡殺之五日始雨

罷鍤頭會

上惡頑民竄跡緇流嘗集犯者百餘人掘地埋其軀及肩而止十五并列用巨斧削之謂之鍤頭會時有異僧在列因示神变隨削隨出三五不止乃

罷斯會

天雷示警

上刑戮過厲十三年正月四日雷擊謹身殿霹靂火光遶宮追帝上乃再拜曰陛下赦臣、赦天下自是法網稍寬

滑稽畫諫

上微行見城隍廟墻上畫一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蓬鬆其髮又畫一斷橋兩邊軍民各立而待渡上亦不鮮赦教坊司參究其意奏云僧頂一冠有官無法也道士十冠官多法亂也軍民立于斷橋邊過不得也由是政令漸平

寺壁詩諫

上嘗遊一空寺戈戟外衛內無一僧而壁間畫一布袋和尚墨蹟未乾題一偈曰大千世界浩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裝畢竟有收還有放、些寬了又何妨上索其人不可得上心亦悟矣

太子諫上

上嘗為漢兵所追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為圖追后已薨上過于誅殺太子諫曰陛下刑戮太濫恐傷天和上以棘杖擲地命太子持之太子有難色上曰汝既弗能執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除天下憸邪之人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臣聞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上怒射之太子走上追之太子遺繪圖于地上拾視之一慟而止

馬后聖德

后恭儉仁恕有謀畧常手製衣鞋給軍士夜分不寐助上規畫動合機宜每言于上曰方今豪傑並爭天命雖未可知然以不嗜殺人為本人心悅則天意歸矣上為郭氏所忌賴后委曲調護卒免于難及貴猶服浣濯之衣食稠雖敝不忍易太子諸王督令務學他好必切責之上決事或震怒回宮必泣諫曰不可縱一時之怒致死者含冤積德乃子孫之福國祚亦得久長上多從之後病劇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雖盧扁何益徒累諸醫無罪而死也遂崩上震悼終身不復立后

帝業始終

上年二十五而興師三十五而為吳國公三十九而為吳王四十一而即帝位七十一而賓天戊寅閏五月十日也葬于孝陵上尊號曰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聖嗣分封

上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西安次晉王太原次燕王北平即成祖也次周王開封以上五子皆高后所生次楚王武昌次齊王青州次潭王國除次魯王兗州次蜀王成都次湘王荊州次代王大同次肅王甘肅後移蘭州次遼王廣寧後移荊州次慶王寧夏次寧王大寧後移南昌次岷王雲後移武岡次谷王宣州絕次韓王平涼次瀋王潞州次安王絕次唐王次郢王絕次伊王洛陽以上十九子皆諸妃所生

皇明小史摘抄卷之下

天下好男子

元社既屋其臣王保保猶擁兵不下上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上一日大會諸將發問曰當今天下孰為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而所至無不克捷足以稱好男子矣上曰猶未若王保保孤立無援而心如鐵石真所謂好男子也蓋上意欲激勵諸將發憤圖之耳

韓成死國

上與漢大戰鄱陽時我師將敗一時計無所出韓成進曰事急矣請代上誑賊乃衣上龍袍冠冕對賊投水中賊遂懈弛上乘其懈而奮擊之大破漢軍上命中書議所以報成之典乃與死事二十六人同贈勳爵有差建祠于康郎山設像成位第一歲時致祭

中山王徐達誥文

徐達封信國公加特進上親製誥文有云從余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于江南遂作

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畧當弘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

徐達不擒順帝

徐達追順帝將及忽班師常遇春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及而已其中不可測也達度遇春歸必有所譖乃留兵守北平而自引軍回駐舟江浦仗劍入謁上方盛怒戒閽吏毋得縱達逾時而尚未見達知有變乃拔劍奪門而出上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堅臥不起命公卿迎之亦不至上不得已自往舟中達因進曰使達果有異圖今日臨江鞠旅尚可撫有江淮也顧弗為耳達之不擒元主亦籌之熟矣上感悟與達結誓而去

曹國公

漁戶李貞上姊夫也上姊沒貞挈其子保兒來見時年十二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問貞何藍縷如此曰因漁課重耳迨上登極遂蠲淮西數郡漁課不設河泊所贈貞為隴西恭獻王保兒改名文忠屢建大功封曹國公加岐陽王諡武靖

蔡國公

上嘗戰敗而奔追者將至遙望一漁舟漁媪以雞血灑裙臥于舟尾上問何為對曰人以見產婦為不利必不入也俄而追者至問見一偉人否婦曰去已遠矣猶欲入舟搜之見血衣果疑為產婦竟去比即位召封蔡國公

沐國公

上未生皇子時路拾一遺孩養以為子名為周舍漸長而屢立戰功上喜之忽問曰汝誰家子耶對曰陛下之子頻問對如初迨封功臣英為黔國公永鎮雲南復問之英泣曰臣叨陛下撫育至今恩同天地臣亦天心圖報竭盡犬馬之勞何陛下屢以此為問也上曰汝乃朕養子耳朕今固不令汝姓朱亦不忍令汝他姓賜姓沐既不忘朱字之本而黔在南方屬火木能生火水能制火相生相制可以永安　當時多用養子為腹心與將官同守城如宣汝洲道舍即何文輝嚴洲保兒處州柴舍

州榮舍即朱文剛又有也先買驢真童潑兒金剛奴等皆養子後積累軍功咸受爵復姓

高安耆老

劉基為元高安縣佐有耆老日造庭下觀其所為一旦請間曰某精于天文術數今老矣惟公聰明絶人器識宏遠他日必為一代佐命願以秘書相授基延受學未幾已不知其所往矣

劉基論相

上欲罷丞相李善長問于劉基曰朕欲易相誰可對曰宰相猶人棟柱非得良材未可輕易也上曰楊憲何如基曰憲有相才無相量曰汪廣洋何如基曰廣洋懦不任事又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子若用必敗轅破犁上曰然無如鄉矣基曰臣年老且性剛不堪作相上竟相惟庸惟庸怨基言遣人陰毒之而斃其事稍露上以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對後惟庸擅權佔藉松常鎮民田之半上益思基言欲去之惟庸遂謀不軌事發誅其黨六萬餘人并賜廣洋死

大功坊

上命有司造中山王坊表初成顏曰大功吳良吳禎薄暮過之乘醉拏碎署額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上怒詰之對曰臣等與達同功一体今達獨賜表里陛下于心安乎上笑曰勿性急命有司即所對地建宅二區賜之亦甚宏麗

開濟有王佐才

開濟為國子助教大臣薦其有王佐才除刑部尚書一日從上遊金橋上忽追憶寵姬淚下問濟曰知朕為何對曰駐金輦過金橋倚金闌看金魚憶金妃墮金淚上因執濟手云縮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濟應聲曰臣無虧心事不怕帝王刀上為赧然其居位多所建立稍為能臣後為屠徽連逮而死

常遇春

遇春狀貌甚偉臂有脩毛黑色如猿年二十歸劉聚驍勇冠軍見聚剽掠無大志聞上威名乃結心腹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卧田間夢神人被甲擁

循呼之曰起〻主君來因痞果見上從騎至即乞
歸附上見之大喜曰觀尓氣度自非劉聚所得而
有也遂用以為前鋒後上即位封為鄂國公

越國神異

胡大海為金華參政被苗軍所殺上痛念之追封
越國公後凡有敵兵犯境軍中必夢大海坐胡床
指揮方畧儼如生時或夜見火光遍野洶〻若数
萬人聲師出必捷

傅友德勇過關張

上以武昌久圍不下親往督師攻之城東有山名
高冠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諸能奪此友德請先登
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顏色不失少变
上手為洗瘡歎曰關張不汝過也

花雲死難

上立樞密院於太平花雲為院判漢圍太平城陷
被執死之妻郜氏生子甫三歳名煒郜以屬家人
投水而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煒欲赴他所
為漢軍所虜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氏恐兒被害
以簪珥屬漁家嫗鞠之是年冬漢敗孫脱身至漁
家負兒走江滸僦舟以渡不料漢軍潰還争舟捽
孫氏及兒投諸江幸有断木自上流浮至附之入
蘆渚中渚有蓮實氏與兒賴此以不死凡七日忽
夜半一老父呼之與之偕行得達上所孫氏抱兒
泣拜上亦泣置兒膝上謂侍臣曰此花雲兒子將
種也命賜老父衣忽不見上甚異之後追封花雲
東丘郡侯

表濮真門

濮真為都督僉事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王欲降
之真怒罵而死上嘉其忠追封樂浪侯諡為忠襄
并表異其門閭時其子璵甫生数月即襁褓中封
為西梁侯迨能步趋入朝被多士蹋傷上命鐫一
王字牌懸于冠上每入朝使人知避

文政屢蒙矜宥

上得江西語謀臣曰已去陳氏一臂而為我西南
屏翰矣但山寨未降者尚多非骨肉老成無以鎮
之乃命郭文政為大都督郭子章劉仲服為參謀

漸招諭山寨皆歸順號令嚴明遠近震服李文政
荒淫無度任椽吏魏達可等為腹心漁色酗酒枉
殺平民無数僉事林悦勍之上取文政回京誅子
章等部下用事五十餘人皆斷其脚筋將罪文政
馬后曰文政自過江以来克太平破陳兆先取建
康累立戰功又係骨肉親任議功議親皆所當宥
上遂釋之未幾令文政往築荊州城還未及用出
不遜言上欲坐以不軌后又諫曰文政性雖剛暴
恐無此心上復赦之後文政往濠州祭祖與從人
謀逆從人以告上遂廢之封其子為靖江王以奉
其祀

待宋濂厚恩

宋濂承上寵渥最久後致仕每值萬壽節仍来朝
賀上與㬈恩数尤洽一日登楼顧焉上曰先生老
矣明年可無來濂稽首致謝而去至明年節前上
曰宋先生其来乎前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阻
風乎使視江口無風曰其有疾乎使人至家視之
先生方會飲賦詩使者復命上大怒命即其家斬

之太子泣諫曰臣蒙此師啟發教益受恩實深
陛下矜其死上怒曰俟汝為天子而宥之太子惶
惧赴溺救而甦因遍録救溺諸人凡衣履入水者
擢三級解衣焉者皆斬之而宋濂幸得赦死久之
其子璲及孫慎得罪復執濂欲殺之后力解而上
怒不解會上膳上見后用齋上問故后曰聞宋先
生將就戮聊作福以祐之上艴然投箸而起然濂
亦獲減死戍茂州竟殺璲與慎

識拔方孝孺

上嘗與宋濂飲酒濂已大醉別時命作靈芝甘露
頌濂歸為方孝孺言之即酣寢方恐悮事私為製
文書竟濂亦起將入朝愕然曰上命作頌今何及
乎孝孺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草請裁定以進濂
閱之曰文甚佳何改為遂持以呈上上閱之曰非
先生筆也對曰臣因醉甚不能成章門人方孝孺
代為之上曰此生賸汝即名見試一論五策上即
賜緋袍腰帶令往礼部宴使宗伯陪之復遣人覘
焉方坐上席岸然上嫌其傲俾為蜀王教授語太

子曰有一佳士遺汝今寄在蜀因其傲吾故抑之
異日汝當得其力

垂閔寡婦

上以學士陶安為参政賜以門聯云國朝謀畧無
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治安歿其子被
戮家人四十餘口盡從軍喪亡之後復行鉤補而
家無餘丁安妻乃赴京見上曰妾陶安妻也上曰
言及陶先生使人愴然嫂有子乎對曰妾子二人
咸伏法而死家四十人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
督妾就道犬馬餘年不足惜惟陛下念先學士俾
保首領入溝壑上即諭兵部曰陶先生功在鼎彝
子姓殘落深可憐憫速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其
毋緩

宋訥殊眷

祭酒宋訥以剛方獲上眷上嘗思見之嬉于数名
乃命畫工陰寫以来工往潛處簾外公方危坐不
語工備其像以進明日訥入朝上問訥曰昨日坐
堂何以有怒色對曰一生送茶踣而碎其甌臣念
其不敬謹皆臣不能教率所致故含怒自咎身因
問何以知之上出像語其故笑慰之

王禕不屈

學士王禕文章宏麗上征江西進征江西賦上喜
謂與宋濂同修元史一日禕在局渴甚謂宋公曰
倘得上賜梨漿吾事濟矣上宿令中官時覘學士
動靜中官以聞上即賜之後雲南梁王拒險不臣
詔公往招諭被梁王拘留不屈而死

章溢数語回天

上嘗親祀社稷會大風雨愁議礼不合以致天变
将殺礼官御史張溢奏曰風雨連朝無足怪縱礼
官議有未盡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
之怒上為之霽威

雲奇指發逆謀

丞相胡惟庸誑言所居醴泉湧出邀上至其第觀
之隨逞兇逆守西華門内史雲奇刺知其謀慮上
及禍奔告走急衝蹕氣勃舌駃不能達意左右撾
捶亂下奇垂死猶顧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悟知

賊第過近西華門乃登城覘之見有壯士褁甲伏
屏雖故通遂遣兵將罪人一一就縛名奇息斷矣
上特之贈司礼左少監賜塋地命有司春秋致祭

張子明終致君命

漢兵久圍南昌援兵不至守將朱文正遣張子明
告急夜行晝伏半月始達建康上慰勞之曰歸語
文正堅守旬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諒
軍所獲諒曰汝若能誘城降且得富貴子明佯許
之至城下大呼曰主上令汝等堅守大兵踵至矣
漢擒樂殺之

焦千戶不受冠帶

上有故人焦某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知之一
日忽荷鷄酒由御道而入上喜以所責付光祿治
具共飲甚歡出金銀角帶三條令其自取焦取其
角因授以千戶數日後焦徑出高橋門將帶冠帶
掛于謝閣不知所之

朱升三語

上嘗問大計于朱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粮緩稱王
上悅留預幃幄

陪臣發灞

上命傅友德領軍出哨濟寧賜友德宴命葉國珍
陪飲撥歌妓十餘人以侑觴令內官竊覘之見國
珍有戲弄諸妓之意宴罷命以國珍與妓連鎖于
馬房鞭数十發為瓜州灞夫後釋之

老客歸謠

上召楊惟楨時年八十餘矣作老客歸謠以見意
或勸上殺之上曰老蠻子正欲吾殺之以成其名
耳竟遣去

免范從文死

范從文為御史忤旨論死上觀獄案姓名藉貫呼
崇文問曰汝非文正公後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
孫也上命取帛五方來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二句賜之曰免汝五次死

謫危素守廟

危素以元臣事上、雖重其文學而心鄙之一日
上坐屏後素未之知曳履屏外上問為誰對曰老

臣危素上曰我道是文天祥素已愧赧無地後忤旨上曰素元臣何不守余闕廟去遂謫居之

削髮留鬚

元學士胡天淵美鬚髯長數尺及元亡削髮為僧而髯如故上召問曰汝欲為僧吾固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

大聲秀才

給事中陳諤遇事剛果每奏事聲音甚宏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上曰是天生也每呼為大聲秀才

張昶始終為元

元戶部尚書張昶使金陵上知其才留授參政才識明敏熟於典故運置多所裁定然陰為元計勸上嚴刑重賦蓋欲其失人心也上覺而斥之會平章長壽歸元昶乃托其奉表元君且致書于其子過昶卧病楊憲往候偶于卧內得其稿奏之下吏按問昶自書曰身在江南心在塞北遂誅之

反側自安

上降陳兆先擇驍勇五百人置麾下多疑懼不自安上知其意是夕悉令入衛環上而寢帳前止留馮國用一人侍卧上釋甲酣睡達旦由是衆情始安

文忠幾為奸人所悞

李文忠守嚴州宿娼韓氏上知之命誅韓氏召文忠至京欲罪之后解之令文忠復還嚴州趙伯宗宋汝章秉機說文忠曰此後若再召不得回矣宜早為計文忠因遣二人潛與張士誠通好議降事聞上刻期賚親筆家書復召文忠文忠得書甚喜比至京上大悅撫之甚厚賜良馬白金令文忠速回州鎮守文忠既回謂椽吏侯原善曰我幾為趙宋所害原善曰但除此二人以滅口則無慮矣文忠乃醉二人而沉諸水

馬后勸止役僧

上以浙西寺院田土甚多寺僧既富不思焚脩惟務酒色乃盡以充京城工役死者甚衆馬后言于

上曰度僧令爲佛教若彼爲僧犯戒自有果報今以充工役而致死于心何忍乎上因釋之

富春院

國初立富春院于乾道橋男子頭帶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止許在街傍行走不許當正道趋馳妓女帶皂冠穿褶子不許穿華麗衣服文武官舍皆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後因院中失火延燒移于武定橋等處

定使客夫額

上以遞送使客夫轎爲民所苦因須定使客有符驗者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夫四名俱於田粮内出銀僱用不許擅役良民以妨農工願受僱者聽

主文充軍

湖廣江西直隷府州縣有積年主文書吏蠹政害民上知之乃令李善長盡数起解到京發雲南充軍

永絶高麗

高麗王顓進表貢方物稱臣上給以金印封高麗王後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殺王福王昌王瑶王輿而自立仍進表貢方物請更國號上改爲朝鮮任其自爲聲教後成桂改名旦進表入貢納高麗王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表内有犯 字樣上怒欲罪其使臣使臣言鄭集所撰即以貢物發還李旦追鄭集至京師罪之仍命守遼都司不許高麗通商賈貿易永遠絶之

夢兆奇應

蘇人李廸善詩文一夕夢人書一蘇字于手謂廸曰尔必見殺于此文廸自是凡蘇姓者皆不接見即蘇城亦経年不至後太守還府署于張士誠故址暴廸才名求其作上梁文不意衛官誣太守希復王業上信而殺之廸亦受害

倭使能詩

上欲征倭、遣嗐哩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倭風俗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國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楽漢君臣銀甕篘新酒金刀鱠錦鱗年、二三

月桃李一般春上受其降

秋坡詩諷

名儒黎貞字秋坡與同里馬某皆以非罪戍遼既而秋坡宥回而馬尚未脫籍馬之兄盛席以邀先生侑觴皆名妓先生固辭遺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巵賞音原自有鍾郎可憐孤雁長城外叫斷雲南總不知其兄得詩墮淚而罷

郭德成辭爵

郭德成寧妃兄也縱酒自晦上嘗授以都督固辭曰臣賦性愚狂貪酒嗜卧受職必至廢事罪譴安逃得隨意自適足矣上喜賜黄封百罌金繒稱是一日侍宴既醉脫冠其頂蕩然上笑曰酒風漢頭毛若此耶對曰臣猶恨其多欲盡髠之上嘿然醒悟觸諱惧甚遂削髮披緇每見其兄若弟征鎭四方經年不歸笑曰為虗名受辛苦爭如我安坐吃杯酒乎後以黨禁被禍戍獨不染于辭

乘怒濫刑

翰林孫蕡詩文逸麗豪邁上誅藍玉搜其家有一畫係孫蕡所題遂及于禍臨刑時口占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月又斜黄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聞之怒監斬官不奏亦殺之

三元死難

洪武二十四年進士許觀三試皆第一後復姓黄官至礼部侍郎死于靖難并妻翁氏及二女一門節義惜因革除不傳

雙絲墮地

乙丑科將出廷試榜上夢雙絲墜地次日唱名狀元乃丁顯也後任國子祭酒靖難時往江西起義不知所終

乘虎夜囬

卓敬自少穎異一目十行年十五讀書寶香山夜歸風雨迷路偶遇一牛乘之以行及門視之虎也洪武中官給舍謂上曰諸王服御有僭擬乘輿者此舛道也何以令天下絶禍源上笑且罵曰若欲效智囊耶歷官戶部侍郎後靖師難師至不屈而死

皂隸陞布政

皂隸葉春王興宗二人事上最久勤慎不貪上既即位春累遷福建布政興宗累遷河南布政

吳印

吳印乃鍾山主僧也上特用之為山東布政使時有按察使張益廉忽其出身沙門屢加陵侮印不能堪上書言狀求去位上大怒械益廉至京廷詰誅之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鄭克敬由薦舉為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于上賜名公正嘗出使復命賜宴不飲食光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是日臣父忌辰不忍食酒肉上曰禮尊者賜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賜鈔五錠

恩威不測

上愛翰林唐肅才嘗命侍膳食訖供箸致恭上問何礼對曰俗礼上怒曰俗礼豈可施于天子坐不敬戍濠州迨上封十王親為冊文適李韓公北征上讀其露布而嘉之問誰所作韓以唐之淳對上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旨械之而來之淳以父肅得罪今又被逮惧不自保過姑門索其姑出泣曰望為我斂屍行次東華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以布裹從屋上遞入遞易數次至便殿膏燈煌燿上坐閱書之淳俯首廷下中侍以短几置前列燭上賜坐以封王冊文授之曰為朕潤色之之淳對不敢上曰姑傍注之之淳如命次第奏之每奏輙嘉說十篇奏畢夜尚未央上令明日朝謁出見姑相慶幸如更生及旦廷謁上問知為唐肅子命嗣父官

題羅復仁裾

編脩羅復仁致仕上賜以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

錢甦傳命

蘇民錢甦因星變具封事謁丞相不拜或趋之拜甦曰豈有未拜天子先拜丞相者乎比奏上詔甦于中書省試事丞相令較簿後湖至十一年元幼

主殂羣臣擬祭幼主文甦為文以進當上意召見問何在對曰臣較簿後湖上悟曰丞相撼尔耶即欲官之甦謝病求歸上許之曰尔為我所經郡縣即入南面坐諭之曰皇帝勅尔善闘田里養老恤孤無忘軍旅簡在帝心至句容令礼之而不達至丹陽令待之甚厚嘿上其事上怒句容令不達召而罪之由是郡邑望風尊礼

賜鄭氏氷梨

上至浦江見鄭氏門扁曰天下第一人家上召其家詰之曰汝何人斯名為第一對曰郡守以臣八世同居無間言欲以風世故錫此扁實非臣所敢當也上又問食指幾何對曰千餘上曰千餘人而共爨誠天下第一家也馬后適于屏後聞之語上曰陛下以一人舉事遂有天下今鄭某家丁千餘同心合力不尤易耶上頷之後召入問曰汝處家亦有道乎曰無他但大小不聽婦人言耳上笑而遣之適河南進香氷梨至上賜以二枚鄭雙手擎梨于首趋出上令人尾而瞰之至家召其族置兩缸水于堂杵梨投于缸中合族分飲畢北向叩頭而謝使者還報上喜其家遂得不破

錢宰詩

上徵元臣錢宰同諸儒修纂諸書一日公微吟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瞷者以聞次日文華殿宴畢上曰昨詩甚佳但曷嘗嫌汝何不用一憂字宰惶悚謝罪而出未幾遣還

梅梢 操舟人慣居船尾故吳人呼為梢子梅者其姓也

上與漢鏖戰鄱陽時御舵樓指揮將士有舉流矢相向者梢子梅姓者偶見之急撤御座上甫倒于舟中而流矢及矣比登極定封微勛必錄尚未及梢梢老病失明一日駕自郊天而回梢令其孫扶至路傍大呼曰皇帝皇帝忘梅梢耶上曰朕果忘之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

何真賞罰並行

江西左丞何真以嶺表降上曰卿能保境安民不煩兵旅輸誠來歸可謂識時達變厚賜拜官初東

莞王戚陳仲玉構亂真率兵討之擒仲玉圍戚未下戚欲出降其奴力阻之真乃募人能縛戚者賞鈔萬錠戚奴遂縛戚以出真如數賞之令具湯鑊駕諸輪車縛奴于上使人鳴鼓號于衆曰四境無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烹之由是人大畏服遂併有嶺南

袁凱佯狂

有疑因上欲殺之太子苦諫上問御史袁凱誰是誰非對曰陛下欲誅之法也太子欲宥之慈也上怒其持兩端下獄三日而赦之遂佯病顛上雖放回而疑其詐使人至家瞯之見凱自縲于榻慢對使者使者還奏上始信之迨上宴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用郎中西席為主事

宗郎中嘗侍上燕語上問誰為汝子師對曰臣貧不能延師適妻弟某來謁因留以教子上曰可令見朕明日入朝上問能詩乎遂請題上曰任汝為之郎應聲曰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親故住京圻丹心冉、如雲氣常繞黃金闕下飛上喜授刑部主事

彭友信續咏受知

貢士彭友信在京候選值上微行中途見虹上曰占六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續之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上喜之因互問姓氏約次日候于竹橋仝入朝彭因往其地候之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謂之曰汝有學有行之君子也特授北平布政使

老人特授刺史

國初官員朝覲必令老人随朝海寧老人金大節見有凫指之曰好個金肚皮遂不見大節深憂獲罪腰斬比入朝上問天下盜賊平未無敢對者大節曰捕獲已盡惟恐後生耳上喜命為太守

監生以詩對受上知

上出微行遇監生某見其入酒坊上問曰先生喜飲乎對曰旅次寄食耳上與同入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四川重慶府上因属對曰千里為重、

水重山重慶府生態聲曰一人成大、邦大國大明君上大喜又舉荽几木宗索詩生即吟曰寸木原從斧削成每于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與人間定不平上尤喜償酒錢而去明日忽召生入謁上笑語之曰憶昨與天子對坐乎生惶恐謝罪又曰尔欲為臺端乎遂授按察使

日本求和表

臣聞三王立位五帝擅権共慶中華有主呂知東狄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尚宇宙洪荒任萬邦之各適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微臣僻居偏遠城池不過六十座封疆不及二千里猶存知足之心陛下莅主中華城池已聯数千座封疆綿亘数萬里尚起貪嗔之念天發殺机神思皆哭地發殺机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来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若大國有攻戰之具小國亦有却敵之兵今聞陛下必欲起兵来侵賀蘭山前聊以卜戲若君勝臣輸則弱肉强食不足為奇倘臣勝君敗則苴履以冠殊為失体自古及今講和為上免生靈之塗炭省府庫之金錢年、進貢歲、稱臣上國未為失算也今遣使臣懇誠上請惟陛下裁之

上似神農

醫官陳君佐善滑稽出入禁中上頗狎之一日與談起兵時艱苦或値乏粮時至以草木皮為食既而復問君佐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似神農上問何故對曰若非神農何以嘗得百草上大笑

店主辭官

上與劉三吾微行入市無物下飲上出對云小村店三盃五盞無有東西三吾未及對店主送酒至随口應曰大明國一統萬分不分南北明日召店主而官之固辭不受

管冊老人

上曰朕将築室于後湖以藏黄冊當作何向一入覲老人對曰當作東西向庶朝夕為日色所曬黄冊無浥腐之虞上然其言因問何姓曰姓毛審視之厥状又類猫明日召謂之曰汝既為朕定冊室

之向朕今勞汝永守此冊無俾鼠耗遂將老人生埋于其地今後湖之鼠決不敢傷黃冊

學士對句

上嘗幸多宝寺見幡幢書多宝如来上戲曰寺多名多宝有許多、宝如来學士江懷素曰國號大明無更大、明皇帝上喜陞吏部

整容匠為太常

杜某久事上梳櫛修甲上見其所剔下之物必褁而懷之以歸問何故對曰聖体寧敢狼藉藏諸祖廟上疑其詐由杜命人往取則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上大喜命為太常卿

馬后諫誅萬三

沈萬三冨甚今會同舘是其故址後湖是其花园從洪武門至水西門是其所築嘗欲代上犒軍上曰國家自有額餉不須汝也由是遂欲除之馬后苦諫得流嶺南其婿余十舍流潮金余仍冨甲彼土

江伯兒殺子杖戍

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食之無效乃禱于岱岳許殺子以祭母愈果殺子以酧神上聞之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礼為長子三年服乃絶倫滅理如是耶遂伯兒至杖一百謫戍南海于是命礼部官詳察孝行之中正旌表其門

鄭氏因禍致福

洪武間最嚴通財黨之誅被訐者不論虚實多致覆家亡身時鄭氏亦被訐上素重其義門而濂湜弟兄二人争先就吏上曰我知鄭門無是事也及坐誣者擢鄭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以貨全歸鄭氏且問濂治家之道濂具以對上益喜是以永保其家云

殺婦蒙宥

一校尉與鄰婦通瞰其夫出尚早校尉即入不意其夫復回校尉伏于床下婦問夫何故復回夫云思尓熟寢足露于外故來為尓蓋被耳校尉念彼愛妻如此而妻乃忍負之即以佩劔殺婦而去有賣菜翁来供蔬隣人執以聞官不能自明誣服一

日將棄市校尉忽從衆中出曰婦是我殺豈敢累及平民監刑者以聞上引問尉以實情告且曰夫愛之如此其萬而忍背之臣豪氣激烈故殺之願賜臣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此義人也竟釋之

奸僧謀妻

金山寺僧惠明見民妻周氏有色密使老嫗常送花粉氏感嫗情任其出入閨閣也一日潛將僧鞋置氏床下其夫見鞋怒責周氏逐之周亦無以自明生男僅歲餘與夫訣別泣賦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夫妾有呱、兒撇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徒漣洏百病皆有藥此病量難醫丈夫心翻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有更移吁嗟一婦女方寸有天知既歸母家明蓄髮娶之已生一女一日明抱女而戲曰非我妙計安得汝母周問何謂明自以夫妻情篤盡吐前謀周遂擊大明鼓伸冤上親鞫其事惠明淩遲處死同房十僧皆坐絞同寺六十餘僧皆發邊遠充軍

訪聖造相仝

上命星士遍行天下有與聖造相仝者即以聞久之僅得一人名至京師問其何等人則村民也問有田畝乎曰並無寸土曰然則汝何以為生對曰惟養蜂十三窠每年割蜜貨之以糊口耳上笑曰朕有十三省布政司汝有十三窠蜂大小雖不同其所統轄無異也孰謂命不足信乎乃賜酒食而遣之

老胥脫妓

歐陽都尉挾四妓豪飲上聞逮妓急妓欲毀容往老胥曰上神聖不可欺也當如常貌更增飾耳乃教其沐浴靚潔加以脂粉香澤悉用錦繡衣粧極其妖麗其致詞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上令自陳妓無一言上命斬之妓解衣就縛內外綵繒滿地至裸体膚瑩如玉香聞合殿上笑曰只小妮子即我見猶不能禁何況彼奴即叱放之

訪金碧峯

上初過江元氏一降臣迎謂曰將軍若欲行王道宣州有金碧峯高僧可一就教必有所授及抵宣州訪之仗劍叱問其名僧亦叱上怒揮劍欲擊僧引頸就之上曰曾見殺人將軍乎僧曰曾見不怕死和尚乎語遂投上復推誠溫問乃云建康真帝王居也上納其言及天下已定上建寺于京師延碧峯主之

萊復賦詩貫禍

高僧萊復字見心有道行工詩文與宗泐齊名上召見侍食訖進詩謝恩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拂動龍光金盤蘋合來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怒其罵上為歹朱又言其無德奸敢大胆如此遂誅之初上徵見心其師訴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見心不聽而去迨臨刑而悔因道訴語上聞之逮訴至詰何如故阻見心應召訴曰此故偈臣偶舉之上問出何經典訴曰出大藏某卷某葉檢視之果然乃釋之

宗泐求經遇老僧

上愛宗泐令蓄髮官之泐固辭因命往西土求經泐出塞行數日茫、荒草絕無人烟迷路莫知所適忽遇一老僧泐遥拜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汝白頭行不到也泐曰天子命往覓經望師指示老僧曰無往祗自勞耳為我致書天子則天子自止矣泐受之歸見上具述其事上發書視之乃即位時建水陸道場以荅神貺上所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上深異之遂止後馬后臨埅之期值風雨雷電上意甚不樂召宗泐語之曰皇后就埅尔宣偈焉泐因矢口而言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大悦頌之天亦朗霽遂起輀詒賜泐白金百兩

永隆焚身救僧

洪武二十五年下令度僧昌濫至三千餘人上怒命悉誅之有蘇州尹山寺僧永隆請焚身救免上允之枚武士衛龕至雨花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

書偈一首又取香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侍中〻
寄送天子若遇亢旱以此香祈雨必驗遂秉炬自
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于龕頂時大旱上
以所遺香禱雨、大降上因賦落䰟僧詩以美之

張三丰

張三丰入武當修煉得異授寒暑惟一衲衣或處
幽窮或遊市井旁若無人號為張邋遢每事必先
知然問休咎者皆不答若與談三教経書則吐辭
滾、皆本道德忠孝所喫升斗輙盡或辟穀數月
登山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齁鼾如常一日拂袖長
往其弟子丘玄清亦不知其所之至是上欲見三
丰杳不可覔召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
之室不受擢太常卿

附三丰咏瓊花詩琦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
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
年既久曽何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
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周顛仙

顛仙者建昌人幼得顛疾行乞于南昌舉措詭譎
人莫能釋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至金陵上出即
遮拜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詞上厭之命沃以
燒酒周多飲不醉乃覆以甕積薪焚之火息啟視
正坐晏然乃置之蔣山寺狂肆撓競諸僧不堪乃
白上言始與沙弥爭飯遂不食已半月矣上令閉
諸深室水米不入口者旬有三日遣問如故異之
既而上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如顛應聲曰好
好上曰彼已稱帝取之得無艱乎顛仰視久之搖
手曰上面無他的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
持杖作壯士麾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
風顛曰只管行便有風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
而行未及三里迅風猛作頃刻達小孤山至馬當
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現損人多上怒其惑衆
令投諸江久之與衆俱來上曰何不去之衆曰顛
擲不死上因與同食、罷忽整衣若遠行狀遂去
莫知所之迨癸亥有赤脚僧詣闕言匡廬老人使
我来見天子言國祚事須面奏上恐惑衆不見僧

留守四年上不豫外奏前有赤脚僧為周顛仙及天眼尊者送藥至已候四年上始引見進藥署曰温涼藥二片温涼石一顆以金盤盛水磨藥飲之飲之而胸次憶、掔其夕即安自是倍覺精神而赤脚僧徑去後上復遣人入廬山覓之杳無踪跡將歸忽一道士語使者曰周在寺中與天眼尊者較棋引之往致朝命周竟不願再三懇之乃賦詩二章授使者使者出門回顧寺與人俱不見遂以二詩復命上後自作周顛仙傳甚詳命立石天池寺中

張中相術

方士張中字景華號鉄冠道人精于相術上將征漢中謂上曰明公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嶽俱附日月燕天輔骨侵鬢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維滯氣有雲深月偃之狀直待神彩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且邊地驛馬有驚氣南行遇敵切須戒慎後悉如其言

徐天明

徐天明精于術数上書言災祥脩短之兆上怒其惑衆問曰汝自知死所乎對曰臣當死于緋衣小兒之手上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後命方知千戶名裴嬰所謂非衣小兒也

孟月庭

孟月庭精于象緯上征婺州胡大海獲之上覽其書甚喜月庭蓋寺僧也上因建觀星楼于其寺時與登楼仰觀遂傳其術隨歸授室倫極親愛後與廷臣議事不合語涉讖訕謫戍和州又被郭祥劾奏其罪上杖殺之

胡日星後命就死

胡日星精于星學嘗推筭上命當為天子比登極台而官之不受予之金亦不受問何所欲對曰第求一符以遊行天下上乃題其扇曰有一古老叟胷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不願予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天下横行走遂去閱数載而回語其妻子曰我命當被刑今當入京復就死其妻苦勸阻之曰数已定不可逭也入見後

朝廷溫慰遣囬適藍玉克雲南而歸求胡推筭胡曰明公當分國公但七日中某當與公同被難若能辭封或可免禍玉不聽受封而且有怨言遂以不軌被逮臨刑始悔不從星之言上聞之召日星問曰汝曾為玉推命否對曰曾言其禍在七日汝亦曾自推否曰臣命在今日酉時遂遭戮

冷謙水瓶遁跡

冷謙為協律郎有友人貧甚求濟于謙〻曰吾指汝一所然慎弗多取〻多則必敗先之乃于壁間畫一門令其人敲之門忽自開入其室金銀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樂極而遺其引他日守藏者將以失金坐罪乃據引上姓名執而訊之詞連及謙逮之將至求水救渴監押者以瓶汲水飲之謙即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監押者曰吾輩皆為公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我自為應對乃如其言而復命上問即于瓶中應如響上怒擊碎之片〻皆應竟不知所之

張金箔幻術

張金箔多幻術名聞之對曰臣僅能梳蓮及瓶中出雲為戲耳上命為之即于袖中取出鐵瓶注水書五符投入其中用火炙之瓶中氣出如縷漸成五色絳雲充布殿上燦爛奪目又以蓮子適撒于金水河須臾之間開花萬柄鮮紅可愛少頃又以羽為採蓮船放水面上張在船上採蓮唱歌乘風汎汎為樂上喜甚不覺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但不見

不作閱江樓

上欲于獅子山頂作閱江樓先令儒臣作記文成上覽之歎曰朝廷之人矣昔唐太宗繁興工役徐妃猶知踈諫今儒臣皆順吾所欲則今儒不如唐婦人矣

御史廊

國初御史皆工部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室必有閣御史宿于閣上有兩校尉宿于閣下以防之出入必與同每日具其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狀元坊

上既廷試傳臚第一始命有司建坊旌之後
遂為故典

開濟様房

上嘗語侍臣曰大官人必得大第宅始稱其贍即
為刑部尚書開濟創建之制甚宏麗令有司以此
為式民間呼曰様房

生員衣服

上以士子巾服與吏胥宜有別必有與雅工部製
式以進凡三易之襴衫用玉色絹青緣寬袖皂絛
縧軟巾垂帶

平定巾

上召楊維禎ゝ帶巾而見上問何巾對曰四方平
定巾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但初式方直上以手按
而向後如民字形遂為定製

網巾

上行至神樂觀見道士結一小網問此何物對曰
網巾問何用對曰裹之于首則萬髮皆齊矣上喜
其言明日命道士為道官取其網巾須示天下永
為定式

討降高麗

今大藍衣帽皆高麗王所著服冕也高麗未服時
上遣人覘其虛實并圖其王之章服而歸後高麗
使臣來上謂之曰汝主章服僅與此曹同耳今此
輩日供使令汝主猶崛強不服耶使臣歸而言之
王大駭遂舉國降

誤卷造鈔

上造鈔屢不就一夕夢神告之當用秀才心肝上
曰豈欲我殺士以血糊之耶反覆籌思而未得以
告馬后ゝ曰課文即士子心肝也上大悅命取太
學試卷為之鈔遂成

有司祭檣

上初渡江值風御舟幾危賴一檣以免遂令樹此
檣于一舟泊諸清涼門外有司每歲祀之

滿江紅

上初欲圖集慶偕徐達間行買以覘江南虛實至
江口值歲除舟子無應者有一小舟泊岸側欣然

光之次早發舟々人舉掉唱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於元旦聞此吉兆與達躍足相慶迨登極後遣人訪之其人已死而無子乃官其侄并封其舟而朱之故今江中渡船謂之滿江紅

飛越來峯

洪武四年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四其一白色者尤奇羅鬼養龍坑有牝馬與龍交而生身長丈一高八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寸廣三寸餘直貫于腹至尾閭而止為昇所得至是以進上見其精彩光晃振鬣一鳴萬馬辟易韉勒不可近々輒人立而吼上謂天生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竹冊詔有司以牲醪祀于馬神然後令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觔壓之跨囊上游于苑中久之性漸馴迨癸上行夕月之礼於清涼山壇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騰上悅賜名飛越来峯并繪其真形藏焉

石龜卜晴雨

紫金山即古鍾山蔣山也高皇塋時掘土得一石龜頭長數寸足尾口目如生藏之太廟久晴而腹潤則雨久雨而腹乾則晴

宋濂進蟠賦

乙卯夏上御端門出巨桃半枝示詞臣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鏤以金繪龜鶴雲氣之象上謂宋濂曰爾盍撰詞以乘後遂進蟠桃賦

附錄建文遺事

夢兆詩讖

懿文太子以月晦生太孫上不悅詔免賀及能趨走一夜上忽夢內殿左右柱有黑白二龍繞之既而相鬪左黑者勝右白者逐去明日見太孫與燕王各抱一柱而嬉燕實左爲太孫尚母服未除衣白上心固已疑之太孫漸長讀書慧甚上殊愛之一夕與懿文同侍上命咏新月懿文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太孫云誰將玉指甲搯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上以未得團圓影落江湖之語皆非佳讖嘿然不悅又一日燕王與太孫同侍上出對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太孫對曰雨打羊毛一片氊燕王對曰日照龍鱗萬點金上嘿然預知太孫之不振矣故臨終時授以一篋封識固甚戒以毋得妄發須臨大難方啓

建策削奪致变

高帝崩兵部尚書齊泰受領命輔太孫即位改元建文擢黃子澄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名蜀府方孝孺爲侍讀學士練子寧爲副都御史初聖祖欲強宗藩親王各擁三護衛重兵等威踰制及建文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泰等遂建削奪之策請如漢平七國故事上從之時燕王上書請問諸王有何罪狀上怒以謝貴爲北平都指揮使張昺爲左布政使察使圖之二人至以兵圍王城王計誘二人執戮之遂起兵以靖難爲名所至克捷壬午六月大兵渡江李景隆開門迎降建文乃啟聖祖所授之篋則度牒及披剃之具在焉遂削髮走出縱火焚宮燕王索之咸以爲死于火王亦信之遂不索

當時死節諸臣

衛府紀善周是修聞变即具衣冠至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經死　方孝孺着斬衰晝夜號泣比文皇登極召孝孺草詔不肯行擁之至則放聲號哭上降榻親慰之曰此我家事耳先生何良苦若是因授以紙筆孝孺擲筆于地曰死則死耳詔決不

可草上大怒削之夷其族死者八百餘人　又執
鐵鉉齊泰黄子澄練子寧等至責問皆不屈而死
咸族誅之

建文暮年還宮

建文君披緇而走四方人亦無能識之者至正統
庚寅歳雲南有一老僧華顔杖錫自布政司甬道
而入至堂南向拱立對衆胥吏曰吾即建文帝也
彼傳四朝事既定矣吾今已老特懷丘首之思欲
歸故土汝布政司等宜可為奏聞因索筆題一詩
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
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楽宮中雲影暗昭陽
殿裏雨声愁新蒲細柳年々緑野老吞声哭未休
于是藩臣題奏送入京師時舊人皆物故獨一老
内侍尚存曰吾能辨其真偽請出左足觀焉去足
衣特其踵悲慟蓋建文帝足底有二黒痣内侍承
値湯浴時所熟睹也由是迎入西堂内佛堂供養
之比殂廷臣議加帝號上不從瘞之于西山特表
之曰天下大法師之墓

龔泰能決大義

初高廟賓天建文即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以為
叔不可以拜姪也建文命百官議其典礼紛々異
議数日未決迨給事中龔泰至即具奏曰象簡朝
天殿下行君臣之礼龍衣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
衆翕然皆服上亦以泰能決大議從之

捐免五府秋粮

上既得建康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廣徳
宣州五府民戸為民兵及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
今後永遠饒他秋粮止派徭役後有司諭民每畝
出米五升謂之斛米

燕子入城

上嘗巡視京城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基
笑應曰人必不能踰惟燕子可以飛入耳蓋指太
宗也上喻其意嘿然

伯温遺命

劉基疾篤遺命死後勿瘞焚屍揚灰生平所讀兵
書書進之于朝廷死未幾未及進上遣人索之其

子仍述父命繳送上甚喜命工部官經紀墓域其子以父遺囑對上不許仍賜祭塋故青田有劉伯溫墓然傳聞實虛塚耳

小史摘抄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史藝文志亦未著錄蓋洪永間人所編皆載明太祖瑣事末附建文遺事八條大抵多委巷之說如李文忠納款於張士誠劉基死後焚屍揚灰皆必無之事其謬妄固不待辨也

否泰錄一卷

〔明〕劉定之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否泰錄一卷》提要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沙漠其末帝妥懽帖木兒既徂

太祖以其君臨華夏特謚爲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

遺衆擁其故穴仍君長其醜類世數莫考惟知其地

名瓦剌其君立於

宣宗皇帝時者名普花此稱爲可汗而役自稱不可知說必

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

豈非羊質虎皮鶯翰鳳音者哉稱丞相者二人曰和

寧王阿魯台一曰順寧王脫懽常遣使朝貢朝貢賜

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

也仙悉有二人部屬自號爲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

見普花娶野仙妹以相團結今

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馬朝廷厚荅金帛過

元旦郊祀始去然久之慚桀驁不恭往來通使等史

詐反覆告中國以虛實野仙求婚于

帝室通使皆私許也先進馬爲聘儀朝廷不知也荅詔無

許姻意也仙愧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入徼塞外城堡

多陷没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

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理監太監王振復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等文武朝臣
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駕行
命郕王居守毋旦於闕左門西南坐群臣謁見朝政皆太
監金英吏部尚書王直李士曹鼎等官軍私萬其五十
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并源敗報踵至
上至大同驀有黑雲如傘罩營雷電而雨王振恐之乃以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還
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
城僅二十里欲入之保懷來城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
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
行虜以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飢渴虜使持書以求和
為言召曹鼎草詔與和遣二通使與虜使偕去遂移
營踰塹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逆勢莫能
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矛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
不赦衆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虜叢入中軍官使
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輿親兵束為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吏免者蓬
首赤身踰山谷連日飢餓得達關虜擧戎輜重惟取
金銀瓚寶貴細者其實虜衆僅二萬我死傷者過半

矣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收留且索金帛懷城
閉不可入縋而登後遣人送至京師其夜二鼓從西長
安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悲怨
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污狼籍然
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賚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馱以
八馬詣野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幾于午門南面見百
官始啓事奉令施行皆謂行且即真矣数日內外洶洶
不自保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立皇子見深為皇太子又数日尚書于謙
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歷数其罪千言讀既畢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
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於此不但
已也因痛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中使將閉門衆擁謙
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捽金英英懼
言令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順奸臣者黨也宜遣
都御史陳鎰金英脫身入順前勤解捐遞給事中王竑
捽順首衆爭毆之蹴踏

捶裂項刻而斃或就脫順獸擊出其眼血流門闌前
衆愈怒求內使王毛等二人與使人捽出亦擊殺之更三
屍陳於東長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鎰奏今旨籍
軍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當家等與之執
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友接跪于庭共唾罵之乃
宣令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拜謝而出明日移郕王
坐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
內外凡數處皆重簷邃閣僭擬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
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
數萬匹薦王山于市其族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爲
錦衣衛指揮從振死于虜林兇悍尤甚姬妾百數二
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校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
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見獻蟒龍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也仙弟大同王賽刊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飢可全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
僞難測宜嚴爲備安等獻酒
上索西瓜雪梨割與虜食訖遂去過貓兒庄九十九海子
又行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営在焉
上入営坐也仙拜稽首入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
上居於伯顏帖木兒営去野仙営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
共見
上拜稽首亦如野仙禮伯顏帖木兒每日獻羊七日獻牛
野仙每七日獻馬二人者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
黄羊之類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有司擇日行禮衆遂相
率詣文華殿門請王出辭讓不允衆共言祖宗神器
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也
先遣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賜以冠帶綵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三百兩綵
段若干賜也仙初七日王即
皇帝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十数日也仙
復遣使至書辭悖慢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
祥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荊關石亨爲武清伯總
京師軍馬十日也先入寇自紫荊入殺指揮韓清等
孫祥走死初九月虜至京師城西北關外石亨営於

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
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
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連日抄掠亨等與之
殺傷相當其酋長鐵元帥死焉時畿内降附胡人留
居者多乘時爲寇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絶
虜稍阻後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參議王福爲禮
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卿特羊酒往也仙營
也仙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擐甲胄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　之福等拜訖也仙撣却羊
酒取勑書視番字
太上取勑視漢字野仙謂福等你小官可令胡濙于謙
王直石亨等來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
居庸關出去遣所掠牛羊人口于路以緩追兵
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鞍
既入虜境也仙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
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尾刺普花可汗遣使獻
馬先此普花駐兵關外未入至是以尋舊約通和
爲言朝廷以其來緩師却之胡濙王直言普花野仙
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濙等言亦使入入
見獻馬八匹賜衣冠帯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率兵二萬擊虜之未去
者二十五日破虜於固安得牛馬驢數百匹奪還
人口數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師解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二月免朝百官望拜
太上聖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楊洪旋師入見言虜衆已
盡絶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群驅人畜以自擁衛
望之若數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面去者洪等
逐至關纔爲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其殺
既奏捷以洪爲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于
東教場二十三日石亨練于兵西教場二十五日野
仙遣使來索大臣迎駕約以後月初三日至其書吾
且又入寇書詞甚慢不荅二十九日冬至免朝每年
是日遣官祭長陵獻陵至是以胡寇近在山外陵
旁宮宇祭器皆被焚掠守陵官軍死亡逃竄暫輟
祭祀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
斈士曹鼐爲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皆死
於土木者也初四日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初七
日尊母吳氏爲皇太后初八日立妃汪氏爲皇后册太
上宮嬪周氏爲貴妃即皇子所生之母也初十日詔
告天下赦本[illegible]以下重囚景泰元年庚午正月初

一日受朝免賀初七日

太上書至宗大臣來迎公卿推舉舊任老成當行者初

十日大祀天地于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

都督范廣等率兵巡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

皆有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撫

來宣府等城閏正月初十日諜報虜掠西廳取慶陽

府所牧駝馬牛羊以去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擒

兵官郭登敗之陞定襄伯二十八日大同奏虜戰于黃土

領獲首級十三顆馬驢一百三十三匹頭奪還男婦三

百二十五名口器械衣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

十四日宣府參將洪場以執喜寧內侍從

太上虜中者數導虜入寇

上患之

太上亦以虜入寇不已和則不可必不和則還京來有期也

惡寧寧又忌袁彬嘗誘斌入營將殺之

太上覺其詐急召斌回乃得免及是斌言于

太上遣寧將命于洪索春衣因遣軍士高磐與俱斌刻

木藏書磐髀間以示洪俾因其來執之洪既得書

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洪從兵部侍郎至京師

凝以極刑於是虜失其向導亦厭兵矣十六日以石亨

為征西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千人出紫荊關以巡

北邊其後虜涉春及夏復大入六月二十六日野仙以參

遣使議和不成俾具知樞密院何剌為書遣其參

政先者脫懽等來

上疑其詐召文武百官議以為虜交兵既久士馬疲憊又

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

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欲以詐我當推誠

上闡允遣礼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指揮馬顯

與脫懽等以七月初一日至野仙營所失八兒禿之地

野仙曰兵端皆因通使陳友等小人締搆以致小

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不遣大臣來議又殺使臣張關保等我向後

遣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等荅曰太

師雖名送駕兵行不戰攻關掠野朝廷豈信張關保

等死于陣者盈不花等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為來

和而以為來戰故也野仙曰喜寧是朝廷內臣我所

遣來何為亦見殺實等荅曰喜寧蒙

太上厚恩乃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野仙曰

太上在此我命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礼因以

酒醅飲實等十三日遣人引實至伯顏帖木兒營

見
太上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以畋遊而出實爲生靈除害然陷于此者王
振所致也又野仙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奏吠俱住
但唆令進兵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
上聖太后與
上安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衣
服靴帽等來乎實對曰虜中　有人起回皆不知
車駕所在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
物未帶特御用物惟無龍綉袍在實等因自出所
有食器燒酒焙肉爲獻後欲盡取所賫來獻
太上曰小事勿勞卿等爲朕通和乃大事爾實等因極
言王振蒙昔擅國致寇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然朕亦不能燭奸悔恨何
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相與飲
實等回至
太上帳求留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乃至野仙營宿十三
日野仙置酒以飲實等野仙曰爾等念
太上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野仙曰爾等
既念何不迎回實等言來迎之意野先將從之伯顏
帖木兒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野仙乃止凡實等所
與野仙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共議傳酒
相待野先伯顏帖木兒貂裘帽其妻珠琲覆面滿肩
碗酪盂肉長跽亦更互吟談歌舞以爲歡十四日野仙
遣其右丞把禿同實還貢貂皮馬匹遣其尚書十木
罕雅倚往大同謝回虜兵不復擾邊實辭
太上柚書三通以授實其一奉
上聖皇太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諭群臣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野仙
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姻者也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
懷來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可汗普花所
遣使皮兒馬黑麻北去蓋兀剌國政皆野仙專之
其兵最多普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
君臣鼎足而立外親内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野仙
而敗則均受及欲和則野仙耻屈意而陰使普花阿
剌來言阿剌所遣脫憐既與實等行普花所遣黑
麻等後要善等出惟恐之不早成也實等既至綠
邊虜兵皆退二十九日善等至野仙營野仙方出獵
八月初二日回營與善等相見

太上遣袁彬來會起卧長不離
御帳夜甚寒則以身爲
太上溫足彬嘗病
太上坐壓彬肩背取彬炙之以出汗至是復勞促吉等盡
言野仙遂許送
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曰旣是送還有何礼物吾等曰太
師敬我君父旣送還豈先論財乎朝廷臣子豪太師
盛德豈有不報野仙曰昂克說不合理我圖垂名
後世爾衆商閙善語皆以齒咬其指曰好漢初三日吾
等見
太上于伯顏帖木兒營初四日野仙請
太上太上至其營餞行野仙彈琵琶其妻舉酒吾等侍
飮執臣礼甚恭野仙嘆曰中國好礼教宴畢野仙送
出帳十數步
太上登馬乃退盖
太上在虜營踰年未嘗屈尊野仙間見必致敬曰戎人臣
也何敢與天子抗礼哉嘗欲以其妹事
太上不從乃止以此深服聖德虜人往來窺覘天容然殊
無憔阻雅聞實等言聖母安好乃泫然出涕飮食所
餘多以賜中國被虜者及其將歸莫不悲戀人亦不

忍別連日各設送餞行初八日
太上駕行伯顏帖木兒數百騎皆慟哭良久旣別去昂克
於中路射麞獲之馳十數里來獻十三日至宣府十
四日駐懷來十五日駐唐家嶺
上遣內閣斈士許彬商輅至
太上命書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太上荅拜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到南
內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有生成欣欣焉臣竊謂
聖朝承平旣久暴孽子潛滋內有奸臣播弄外有驕虜憑陵
故己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
天心默祐
皇基鞏固挑戚以遏其侮厚德以化其順故庚午中秋之慶
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並明日月用夏變夷撥亂反正何
其神速也哉臣因取目擊耳聞參以揚善奉使錄錢
溥所述袁彬傳約其繁蕪共爲此錄蓋出征之月否卦
用事之月也回鑾之年景泰紀元之年也先之以否繼
之以泰雖世運關天數矣名之曰否泰錄名以身備
史臣於國家大務不敢不具載以待遺亡故也
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增修致治保邦之良圖哉

否泰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劉定之撰定之有易經圖釋已著錄初英宗北狩額森案額森原作也先今改正乞遣報使景帝不許定之疏引故事以請帝下廷議竟不果遣天順改元定之由右庶子調通政使歷官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蓋以是疏嘗遇也此書所紀即英宗北狩之事自言參用楊善奉使錄暨錢博所述袁彬傳其曰出征之月爲否卦用事之月回鑾之年當景泰紀元之年先以否繼以泰雖世運而關天數焉蓋所記訖於英宗初歸之時未敘及後來丁丑復辟之事故其立言如此其曰身備史官者正其遷右庶子時他書引此或作閣老劉定之撰者據其所終之官言之耳

朝鮮紀事一卷

〔明〕倪謙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朝鮮紀事一卷》提要

朝鮮紀事　　國朝典故八十八

江東倪謙

景泰元年正月丁丑朔〇丙戌遼東起程都司差
東寧衛指揮一員百户四員率領軍馬二百護送鎮守
都御史李純巡按御史劉孜左府都督守遼東都司
事王祥出城宴餞別自遼東抵鴨緑江前有八站令
駿官費帳房隨行過高麗衛頭館站東嶺至浪子
山下人家宿〇丁亥浪子山起程過背陰山盤道嶺至
新寨人家宿戊子新寨起程過高嶺至連山東關口
宿東關係華夷界限〇己丑出東關過分水嶺至龍
鳳山下營〇庚寅龍鳳山起程過八度斜列嶺至鳳
凰山下營〇辛卯鳳凰山起程過開州站至陽站朝鮮
義州兵馬節制使趙石崗遣通事金滿吉里送米酒
下程迎犒下營宿〇壬辰湯站起程將近鴨緑江石崗
率軍馬供帳迓於江上宴罷先往軍馬後發過江抵
義州城外石崗率遼属迎　詣入茂順館具朝服
儀制俱與華同行禮畢王遣尹曹判書尹炯來迎拜
詔罷謁見設宴館堂侍宴者平安右道首領官
羅弘緒察訪李養儉義州官朴孟文朝散大夫麟
山郡事宣烟司譯院事父儉護軍梅林宴罷宿〇癸

已留義順館給遼東軍馬酒飯行粮遣問約而期在館
接石開設宴宿○甲午義順起程自北至各處俱有軍
馬迎送四十里自所串館定寧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
至粮策館泰川郡事李昀龍川郡事高某設宴宿○
乙未良策起程四十里至車輦館鐵山郡事某設宴過
五十里至林畔館通訓大夫定州牧使洪益生宣州郡事
吳仲宇設宴宿○丙申林畔起程四十里至雲興館
郭山郡事崔潤王設宴過五十里至新安館隨川郡
事某博川郡事鄭得孫設宴宿○丁酉新安起程
七十里至嘉平館嘉山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安
興館王遣礼曹參判李邊來問安設宴盛飾女樂
三十餘輩兩行各抱樂器升堂跪邊進云此奉王
命自京携至以奉權峻辭卻之退侍宴者平安道
都觀察使韓確安州牧使朴以寧宴罷邊辭回復
命偕確同往有卻樂詩宿○戊戌安興起程七十里至
肅寧館肅川郡事某設宴過六十里至安定館順安
縣令禹元球設宴宿○已亥安定起程六十里至西京
平壤府確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列香
亭龍亭儀仗鼓樂率遂屬迎
詔樂人皆着樸頭束帶執杖者皆着裘冠葵花杉金釘
帶與華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率舞態竪其幡幢書
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蹈舞兩儀相對自成天下太
平齊拱襄海東無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
外東南二面各樹鰲山採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
行禮畢王遣壻尹師路來問安丹
詔罷設宴宴罷辭回復命又有黃海道首領官金處禮
察訪宋重孫來迓亦辭回平壤府官則少尹金光晬
判官宋仁昌宿○庚子西京起程六十里至生陽館中
和郡事劉殖減從縣令朴參宴過六十里至黃海道
黃州都觀察使申句謹率遂屬迎
詔列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鰲山綵綳皆與西
京同入治行禮畢王遣判漢城府事李孟畛來問安
設宴待宴者豐州郡事具仁寬海州牧判官金壞黃
州牧判官尹期長連縣監崔涇王又遣禮曹正郎安自
立來議史
詔勑及
賜物儀口稱殿下有病日久世子代掌國事今亦病不能
行禮王子代行讌曰王久有病
朝廷亦知世子病則予不知也然則世子病幾何時為何
病曰病腰疽將一月矣曰病將一月則尹户曹正病中所

、遣其初見江一時何以不言有病今始言病詐也毋得
因
朝廷有事輙懷二心且瘡瘍之疾膿潰即安作若感傷其
症不可以月日期也如果病疽當已潰膿子在此坐待
其愈始行十日不愈待半月半月不愈待一月無不愈
者若再言不愈詐可知矣即當捧
詔還朝奏
聞朝廷臣至朝鮮國王世子俱託病不出無人受
詔因捧
詔還
朝廷自有處置自立聞讒言驚愕無措乃曰望且徐行不必
坐待小官即便馳回啓曰星夜來役遂辞去宿○辛丑
黃州起程七十里至鳳山郡行長淵縣監李師鳴松和縣
監徐習設宴過三十里至劍水館不下馬過三十五里
至龍泉館守瑞興都護府使羅寅載寧郡事李伯
倫行康翎縣監黃禮軒設宴詢得尹中官彻金永林
在廡下因以餕餘與之又以一卓與其守墳家人金仲生
宿○○壬寅龍泉起程四十里至安成館平山都護府
使挪陽植谷山郡事庚智設宴過工曹叅判南佑
良進馬五百疋赴京來見面諭

朝廷威德而去三十里至寶山館行知遂安州事張自息
設宴過三十里至金岩館新溪縣令李森設宴京畿
道首領官崔敬身察訪權誰開城府都事李克孝來
問安宿○癸卯金岩起程三十里至興義館行瓮津
縣令張希俊設宴過三十里至今郊館牛峰縣令奇
郊稔兒山縣吳用裌設宴過三十里至開城府京畿
道都觀察事朴仲林孝遂屬迎
詔列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鰲山綵棚俱與黃
海道同入府行禮畢王遣壻崇政大夫許不寧來問安
設宴出王京携至女樂卻之而退侍宴者開城府留守
李季疇斷事官余伯行經歷李師曾有卻樂詩王又遣
漢城府尹金何來回復議礼事言世子一國之本自得病來
奔國遑遑、禱于山川鬼神以祈祐豈敢虛詐今瘡已潰
膿口尚未合醫者云若牽動皮膚必至引風恢發致傷
性命但望天使垂憫乞免世子郊迎容其扶病行禮受
詔則萬萬幸也讒顧其辭情懇切諒是實病遂允其陳定
與儀注而去（後還朝未幾王薨世子襲封未幾亦薨）○甲辰開城程起程三十
五里至東坡館楊州都護府使閔謹朔寧郡事金
恕臨津縣監張有良設宴過五里至臨津江水已解乘
舟而渡尹户曹朴觀察舟中置酒二十五里至原平府守

原平都護府使柳規行川寧縣監鄭繼徹設宴宿○
乙巳原平起程四十里至碧蹄館王遣議政府左議政皇
甫仍左參贊鄭苯左副承旨李季甸來問安設宴侍
宴者楊川縣監洪演宿○閏正月丙午朔四更碧蹄
起程四十里至接官廳工曹觀察設小宴是明至慕華
館宗親百官具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迎
詔行禮導入城至景福宮門東南二面盛結鰲山舞妓進至
勤政殿宣
詔受勑皆如禮禮畢世子扶病於殿東幄中相見茶話諭以
朝廷恩意而別退就太平館王子首陽君瑈安平君瑢臨
瀛君璆錦城君瑜永膺君琰和義君瓔桂陽君增
義昌君玒漢南君玹寗君琛壽春君玹翼峴君璭來
豊君瑔來見次百官來見畢首陽君代王設宴館堂
設正使副使二席南向主席東向謙謂守陽曰此礼
足見尊
朝廷今既代王宴可只分東西坐乃易席就宴諸王子
以次奉觴至夕罷未宴前王先遣礼曹參判李邊來達
意曰天使遠來小邦無可奉止有女樂數輩奉懽聞
一路來俱不用令望天使容其奉侍庶少尽微意又曰
殿下貞病不能親侍十分惶恐惟此樂妓若少見容
殿下必恍病亦須減不然愈加惶恐病益增矣謙
峻辭卻之右曰小邦差人進貢赴京
朝廷俱作樂宴待況天使辱臨敢不用樂謙曰
朝廷所用是男樂今是女樂如何可用又曰
朝廷用男樂是
朝廷礼小邦用女樂是小邦風俗況小邦止有女樂已謙曰
汝云不敢來若不听允不敢復命固請不已謙曰汝
云不敢復命其於途間曾有卻樂詩但持此去復
命可以遂録二詩界之乃去故宴時不曾用樂自
此在館中其館伴官工曹判書鄭麟趾漢城府尹
金和司甕膳官迎接都監判事洪某唐夢賢副使
鄭有臨尹處信判官李礼長林効善趙克仁通事官
三軍副司直安至善三軍司勇張義丁未王遣左承
旨李宜洽領議政河演來問安小宴席南向陪席東
向午後首陽又設宴如初礼至夕罷○戊申王遣都承旨
李恩哲礼曹參判李邊送皮襖胡帽衣服縱遣中
官送盾羞又遣左議政黃甫仍來問安偕司馬洪安
去謁成均館宣聖廟陪行者李禮曹鄭戶曹金漢城
到廟門外下轎入幄盥沐訖入廟上香行礼其廟扁曰
大賢廟殿制靈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

並與華同其春秋丁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謁罷畀堂其官有大司成少司成謁見
次館生謁見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著
儒巾襴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爲之生定生員撰書案於
前講書講曰汝國音難曉免講茶罷行官與諸生送
出館別有謁廟詩至館有荅鄭工曹詩中樞院事今
竣誠來設宴〇己酉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右參贊鄭
甲孫來問安小宴有荅鄭工曹詩午後判漢城府事
李孟畇來設宴〇庚戌王遣右承旨李師純吏曹判
事李堅已來問安小宴有荅工曹詩承文副知院事
申卄舟成三問來惠刀用之以詩午後首陽偕諸王
子來設宴〇辛亥王遣同副承旨鄭而漢左贊成朴從
愚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漢城府尹高
得宗來設宴有荅卄舟三問詩〇壬子王遣右承旨李
師純左參贊鄭苯來問安小宴午後中樞院事安進
來設宴有荅卄舟三問詩〇癸丑王遣左承旨李宜洽
禮曹判書許朝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
後領議政河演左議政皇甫仍左贊成朴從愚左參贊鄭
苯右參贊甲孫來設宴有登樓賦〇甲寅王遣兵曹判
書閔伸左副承旨李季甸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
差自此每日飯後申卄舟具書籍於案講校音韻疑
義午後漢城府尹高得宗來設宴〇乙卯辭行王遣
禮曹參判李邊都承旨李思哲來留言謝謝
恩馬先行在境一日一站將息至東八站無草料處則速
行至遼東度不瘦損待馬行數日天使一日數站即至
前相遇同行矣遂听其留繼遣户曹參判朴以昌來
問安小宴午後慶昌府尹鄭陟來設宴有梅竹詩丙
辰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刑曹判書趙惠宋問安
小宴午後首陽君來設宴〇〇丁巳王遣吏曹參判
李審右承旨李師純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
羞午後吏曹判書李堅已户曹判書尹炯禮曹判書
許詡兵曹判書閔伸刑曹判書惠工曹判書鄭麟趾
來設宴〇戊午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工曹參判李思
任來問安小宴午後中書院副使李畀平來設宴〇己
未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右參贊鄭甲孫來問安小宴
繼遣禮曹參判李邊來請遊漢江樓乃與司馬當問
乘馬自南城出部行者工曹判書鄭麟趾漢城府尹金
和知院申卄舟成三問及迎接都監衆官至樓下王預
遣左副承旨李季甸禮曹判書許詡設宴樓上相
迓登樓宴頃都監持華扁請前跪索詩留於樓上

即席賦詩三章與之每一詩出則衆官聚首爭誦皆
縮頸吐舌向席驚咲酒罷請遊漢江下樓登舟復酌
賦一章緣崖遡流而上復迮樓下月出始還○庚申王
遣右承旨李師純禮曹參判李塈來問安小宴安平
君李瑢遣宗簿判官黃義軒來送宇書酎之以詩
判漢城府事李孟畛來設宴○辛酉王遣左副承旨
李季甸判漢城府李畛來問安小宴中外舟來送紙
墨筆酎之以詩請遊楊花渡〻瀕漢江乃乘轎自東
城出比至王預遣都承旨李思哲兵曹判書閑伸設
幄相迸入幄啜茗罷步升石巔供帳甚盛蒼松環
繞李酒極目風帆沙鳥景殊幽曠席上賦詩一章酒罷
請遊漢江登舟復酌賦詩一章沿流而下至喜雨亭王
又遣官預署酒亭中席上又賦詩一章至暮還○壬戌
王遣右副承旨金流之刑曹判書趙惠來問安小宴繼
遣中官送庖羞午後中樞院事李先齊來設宴有
漢江游記○癸亥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左參贊鄭苯
來問安小宴繼遣禮曹參判李塈來送土布為行贐
固郤至再興之辨難數四不從而去午後首陽偕諸王
子來設宴餞行○甲子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吏曹判
書李堅已來問安小宴午後中樞院事安進來設宴○

乙丑王遣右副承旨李季甸禮曹參判朴以昌來問安
小宴宴罷起程出郊至慕華館王與世子病不能送首
陽偕諸王子預設宴館中候餞席上賦詩一章留別百
官預皆依山設帟候送出館夾道拜餞亦賦詩一章
留別至松亭都監衆官宴餞亦賦詩一章留別晚
至碧蹄館王預遣左議政皇甫仁禮曹判書許詡右
副承旨金流之都承旨李思哲禮曹參判李塈設宴候
倍行者金和申井舟成三問○丙寅碧蹄起程至東
坡接待過晚至開城府王預遣光德大夫鄭孝全設
宴侍宴者京畿道都觀察使朴仲林有開城寓宿
詩○丁卯開城起程至金郊又至興義接待過至金岩
設宴宿○戊辰金岩起程至寶山又至安城接待過
至龍泉詣尹中官墳上致祭回設宴宿○己丑龍泉
起程至劍水又至鳳山接待過至黃州王預遣光德
大夫尹季童設宴侍宴者黃海道都觀察使申自
謹宿○庚午黃州起程至生陽接待過至平壤府大
同館王預遣光德大夫韓挽設宴侍宴者平安道都觀
察使韓確宿○辛未平壤起程城中謁宣聖檀君
箕子三廟〻皆木主有謁箕子廟詩出城西謁箕子
墓有謁墓詩至安定接待過至肅寧設宴宿○壬申

肅寧起程至安州安興館王預遣工曹判書鄭麟
趾設宴侍宴者安州牧使朴以寧工曹以詩留別郎席
和答并舟三問亦和以呈復和答之宿〇癸酉安州起
程麟趾以寧具舟送過薩水舟中置酒賦詩留別工曹
和之涉岸別午濟博川三問復和以呈郎援筆答之金義
平接待過至新安設宴宿〇甲戌新安起程至嘉興接
待過有孝女四月詩至林畔設宴〇乙亥林畔宿起程
至車輦接待過至良策設宴宿〇二月丙子朔良策
起程至所串接待過至義州義順館義州兵馬節制
使趙石岡設宴王先遣中樞院事安進具馬并方物
赴京謝
恩會聚於此遼東軍馬俱在館迎接〇丁丑在館石岡
設宴給遼東軍馬酒飯行糧有留別金和并舟三
問詩往復和答數章〇戊寅義順起程至鴨綠江
石岡江濱設宴并舟賦詞為別郎席和答之宴罷
登舟舟中復酌涉岸又舉酒留連不捨醉後左右強
扶上馬別遂與安進偕行至遼東同入
朝出境不録
計自鴨綠江至王城凡歷公館二十八處
共一千一百七十里

朝鮮紀事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倪謙撰謙字克讓錢塘人徙上元正統己未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是編乃景泰元年謙奉使朝鮮頒詔紀行之作自鴨綠江至王城計一千一百七十里所歷賓館凡二十有八語意草畧無足以資考證時朝鮮國王世子並稱疾不迎詔謙爭之不得亦無如之何蓋新有土木之變正國勢危疑之日也亦足見明之積弱雖至近而令亦不行矣

南征錄一卷

〔明〕張瑄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藝海彙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征錄一卷》提要

南征錄引

天順五年夏兩廣蠻寇弗靖

皇上因廣東守臣請兵命將征討斬獲雖衆迄未底寧方班師梘前益大肆天順七年廣西諸峒蠻復越過廣東肇高雷廉等府搶劫土賊爲害守臣復以言

上乃屢降璽書命兩廣會兵直擣各府地方務除前患而兩廣鎮守總兵巡撫巡按三司諸大僚集議以爲廣東西會鎮城池一方根本總鎮諸公不可暫離廣西以左參將范公信廣東以都指揮徐公寧領兵會勦兩廣官軍幾四千廣西土兵近萬悉聽范節制而督軍閫視給饋餉紀功過嚴調遣公賞罰則瑄與僉事戈公立也以天順八年正月二日發兵端州山行野宿尋蹤追勦慮之以悄悄之勞竭之以兇兇之患不逾月間連與賊交鋒斬馘幾千人俘獲奪回被擄男婦各二千餘牲畜稱是每至營中公事少隙困頓之餘皆筆記一日行事與所見聞履歷之詳爲實錄不事藻繪題曰南征錄固知鏤氷無益然而一時人情風俗兵力將略山川險易道理遠近官屬貪廉政治得失善可懲惡可戒者具見於此欲有所考一覽可知中間一二自見者豈伐善施勞哉紀實之言

不得而略也覧者幸知之是是歳三月上澣
賜進士廣東右布政使江浦張瑄書

南征録

天順八年正月初二日早師濟肇慶江南岸巡撫都憲葉公鎮守總兵歐公去江三里許搭廠道左祖餞浦畢遂行而参将范公馬快余與会憲戈公都閫徐公縱轡追逐同行四十里四人同食又行三十里至白沙鋪茅結營曉得香山所梁千户報濟江時中流舟沉溺死香山南海軍八名

初三日三更發歩隊輜重先行昧爽余四人同馬隊方行十里至腰鼓驛肇慶官吏馬足皆在新興又三十里至羅苛巡檢司巡檢劉惠來迎先是流賊多攻劫城池所過鄉村殘毀惟劉率衆在司與賊相持賊無所得民有所頼亦見其能也渡羅苛江高嶋泥濘余之馬蹶者再幾不能上又行四十里至新興縣沿途居民多告被田州四城狼兵搶掠亦有殺傷人畜者過城中鄉民迎告狼兵殺傷其兄范追得其人懲治之本縣城池二次被賊攻陥城中房屋焚毀殆盡惟權殿巋然獨存軍民皆立圍堡山頂居城中者纔十之一縣官四員止有主簿一子跟隨供使令而已雖軍民被賊亦所縣官不得人之故也過縣半里許田中劉營曉得高要縣民部大吏稟說中途殺死二

人竟不能追究詢知本縣軍民多通地方徭人誘引流賊為惡乃命撫徭典史廖繼祖巡檢蕭震等分投喚集四山附近徭人至軍前撫諭發人喚新會縣知縣陶魯來軍前會合辦賊

初四日雨余與戈徐同至城中出榜撫循凋瘵招徠流亡懲治所縣官余三人會食行省畢乃巡城相度修理城隍必先樹排柵計用木七八萬株至晚回營一鄉老饋余四人山蔬菜米受之酬曆四本雨不止上漏下濕熱毒薰蒸如居甑中達旦不能寐四更聞雷

初五日魯仍未到午後所拘徭人百餘人至責其賊來不救援縣治諭以朝廷恩威令各採木送縣造排柵皆感激承領遣回是日陰夜雨不止

初六日四更冒雨發新興因魯不到帶新興縣主簿典史印信同行恐魯來得以會合幹事縣官云此路久絕人行閘沿途設死被虜不下千數臭穢不可當官軍田州兵俱由捷徑余四人馬隊由官道往獨鶴泗城兵則徑從二十四山往陽春天明始知復回營差人追趕竟不回止留其頭目一子王宗為質又分投差官管押令其從陽春建陽江會合蓋陽春是其歸路恐其歸從此逝也行七十里午後至獨鶴驛劉營途中見死者余欲掩埋眾皆笑余之迂是日陰雨

初七日駐獨鶴候魯是日陰雨

初八日四更發獨鶴縱魯來緩不及事遣新興縣官回行四十里午飯魯戎裝率數騎至責其來遲問地方事言多牽制難行余怒歸不與言帶之行四十里至白夏鋪劉營復責其不欲盡心幹事托故逗遛致悞事機之會彼亦辭服發之回慚悚而退

初九日發白夏行四十里至恩平驛後雨不能進遂駐恩平魯不敢歸隨至恩平遣回恐馬不能致遠借魯所乘官馬是日極寒凍死土兵七人廣東軍七名雨達旦

初十日役大雨仍駐恩平午後晴

十一日三更發恩平驛緝事人覘知賊駐陽江第八屯預於初十日黃昏發奉儀衛指揮鮑凱等二十餘騎前探行五十里余四人午飯那龍屯屯官舍屯中人被賊久適所餘空屋而已得南海縣一被虜男子投營報賊虛實又行十里聞狼兵已縱火焚前屋稍

前凱全一騎馳至報賊在近村胡塘又行十五里至
蓮塘驛劉督居民給驛報賊在前村五六里捉人余
等皆見其馳突但兵到未齊而到者又皆困乏不能
追賊見大軍至亦馳回至晚官軍狼兵來齊先發廣
西軍百人狗亭百人覘賊向往狗亭乃狼兵其名有
狗亭狗長狗酋浪人之屬總謂之狼家如所謂總小
旗之類皆精壯勇健者發人喚陽江所縣官
十二日復陰雨五更范與余簡精銳四千餘衆輕騎
追賊步隊天明始發余與戈并守營官軍五百餘人
輜重駐蓮塘陽江所縣官來見還回午後新會縣河
泊所官王聰率民壯百五十人來見說沿途被狼兵
殺死民夫八名
十三日仍駐蓮塘官軍追賊無報到陰雨晦冥從人
多病午後肇慶差陰陽生齎都憲兵公火牌往陽江
過營來見詢知途中死者二十一人內九人裸體皆
有鎗傷蓋被狼兵殘害役夫也
十四日仍駐蓮塘狼兵攻胡近村得牛羊十餘頭然
無統紀不能禁治付之無可奈何頃之蓮塘西平太
平三驛驛丞來見詢知賊見官軍追至被虜男婦教
死無算亦多走脫者主簿與史太平驛丞三人妻皆

被害趙吳二千戶亦走脫當今南海衛指揮孫重廣
西王百戶差人緝探是日早晦已後晴晚晴特廣海
衛指揮孫璧送都閫桂公往廣州始知吳公初五日
到廣城
十五日孫璧送桂先去陽江狼兵燒營起行發王聰
并所帶民壯回縣緝事人報賊已被圍有詩志喜
十六日起營馬上聞戈誕辰為詩相賀見沿途耕牛
多被軍殺與止餘角骨行六十里至陽江縣桂率所
縣來迎桂避余二人午飯畢備詢陽江縣十二月初
十日五更被賊由南門偷入城官軍劉東西北三面
與賊對敵止南門一面并縣官千戶趙范家受害賊
在城中僅一時退出尤虜婦女千五百人脯特余三
人巡城看賊入城路城雖小甚堅完蓋守非其人故
也回至嶺西道詰責守備指揮程祥并所縣官晚飲
戈處軍前差旗軍二名報捷
十七日午後范率官軍并押賊級被虜人口至陽江
通計賊級二百八十被虜男婦千餘又賊馬婦女牛
馬銀兩衣物無算盡為狼兵所得論功行賞始知初
追賊至第八屯賊已皆過范率輕騎數人追及勤竹
江賊預得船渡盡走脫被虜者言賊已渡二江去蓬

官軍皆饑困無進意欲窮追賊者止范一人衆托領
哨者與范言賊已遁遠江深不可窮追之意范大詒
命軍士伐竹木爲浮橋濟師渡賊船三隻見官軍順
流而下招之不肯泊引弓射之一隻竟去二隻泊於
西岸艄人逃去命軍士泅水駕回搭橋自辰至申而
成師既濟頃之又逢一江衆皆回意已决范視淺處
躍馬而渡水及馬脊衆遂隨之而濟賊自度已過二
江去舊營百餘里官軍不能飛渡已於地名黄姜屯
安營不虞軍至倉卒迎敵兵奮擊賊衆潰北首賊四
人公周公曉公善皆被殺惟公轉逃遁賊屬男婦與
一人得脱者被虜皆能辨其首級爲誰有頃泗城兵
亦來會哨但得功不多非范不能成此功也賊婦皆
戴錫項椋悁亦從賊偷城刼村或賊入出刼留其監
被虜極苦楚人甚於賊既爲官軍俘獲被虜見之皆
奮前披其頰曰汝再不全我輩呼妳妳矣馬渡江處
人云賊亦用小筏渡水深丈餘及回軍水益退止二
尺餘謂非天意乎
十八日余爲文同范戈徐桂報杷陽江城隍訖給發
被虜人口余同戈出東門驗賊級令所縣領解發廣
東

十九日早發陽江行十餘里連渡二大水深及鞍座
又行十餘里過爛泥地馬陷及腹下騎步行又二十
里過茶水屯惟餘廢址荒岡午食盤獲土兵帶來被
虜幼男婦女八十二名發回又行四十里晡時至太
平驛人便作書戒諸子讀書取仕宦勿爲顯官勿忤
權勢晚得緝事人報土兵先來者遇賊於蒲牌屯奪
回被虜人口獲到牛畜大小銅角皆潰散范徃其致
賊驚走連夜整搠單馬追賊
二十日三更發太平驛行十餘里至一大澗潮尚未
退人馬不得渡余五人露臥草間遲明始濟行五十
里至蒲牌屯屯亦廢狼兵追賊亦回雖也三里餘下
營分投發人神電立石徑緝事立賞犢被虜人口二
更田州兵大謀欲先去令頭目李棠止之
二十一日仍駐劄休息出馬范下令由神電抵高州
蓋前去十里一路由立石徑往高州驛路雖百五十
里然山徑崎嶮林木梗合橋梁爲賊所毀七八年無
人行一路由神電衛往高州雖二百餘里皆坦途又
相近本衛電白縣地名羅坑素賊屯有賊處所故也
二十二日二更方起營聞都司差來一舍人隨行病
死營中同行者皆不顧余命火化之行至分路界狼

兵後大誅欲趁至立石徑先歸余等五人駐馬路口范驅之往神電乃羣聚怒罵響振山谷但言語侏儒不曉其謂何至以白刃相嚬之亦尾尾往神電余等坐草間至天明俟其去盡方行途間見范後羣然大罵鮑凱與馴象衛指揮張瑛習其方言問之則知其果罵范矣行五十里都指揮馬貴同神電衛官來迎余等皆不下馬頃之午食始與相揖范語之曰去年殺賊特爾方出監何處有功得陞蓋貴因誅故人命被逮而爲主者所蠲從賄總戎者冒報功次濫陞又行二十里至衛城甚堅免陽江茂名百姓多有投城避賊居人亦稠密衛廳宏敞壯麗爲嶺南偉觀乃前都指揮張璟所剏建者常有賊出月無寧日頃之軍民羣然訴被狼兵搶刼奸淫殺傷人畜范特懲治其尤甚者一二人

二十三日四更起營行二十五里入山徑徑中路峰巒相夾林木陰合不見日色約二十五里出徑口又行二十里至三橋村下營始見村落禾稻盈室詢之乃茂名縣民之逋賊者七八年不納粮當差矣軍夫方缺食得以相接濟連營夜舂不絶聲

二十四日仍駐劄三橋村休息士馬待狼兵未齊

二十五日二更發三橋村小徑行二十餘里始循白石鋪驛路行四十里林指揮清劉知府海率屬官來迎又三十里至高州海石首人頗勤撫字城内蕭索殊甚詢之故老及跟余民壯嘗至此者皆言景泰四五年以前此邦尚爲樂土行旅不齎粮鷄犬之聲相白石一小路至海土名鋪脚嶼州海舶至錢四五百文賃車一輛載貨直至峴岡商賈但持左契交卸不爽錙銖行旅往來無晝夜今車夫皆從賊矣噫謂高化之民習慣爲賊皆過論也節得化州報首賊胡公威領衆萬餘薄州城守備指揮黑骏知官軍來訪賊招撫以待兵至

二十六日發高州至三十里下營屯兵不進一更范集衆授以殺賊方略諭以首級被虜歸官其餘人財盡以給賞於是余與文同南寧衛指揮劉政收後范等選騎兵兼程擣賊余與弋政三更亦行

二十七日遲明行四十里身入重地方疑慮間政見道左村民聚觀以爲設伏不與余二人言率其從騎超躍馳去問之始知其然余二人私竊咲嘆曰将官如此其才略可知也又二十里至州催督官軍勦賊所獲賊級六百餘衆潰北逋往畲禾嶺大山俘獲賊

属男婦二千之上懺畜掚是狼兵貪財不肯窮追以
致餘黨遁去午前回軍行賞有差州官張宴公館待
范食木柰子果色青其大如柿味酸澁始見榔子樹
檳榔扰榔椰子三種樹皆相類三種又皆如棕樹而
高狼兵後於城中大肆刼掠至殺傷人強捉去幼男
婦女人不敢喘息與之爭者綁出砍頭報功余常激
怒范禁治之亦或有懲戒之者故余多與之少合復
聞賊人廖公亥也劉地名兎毫去城三十里發縛事
人探聽連日稍霽是日陰㑹大風微雨守土者憚行
縛事人竟不回報

二十八二十九霖霖狼兵城中肆行奸盜至在禮殿
前作織有将牛責與人後誣以爲盜奪回而瑛又交
通其頭目李業王通等附和成之廣西軍亦有扮爲
狼兵刼奪者余約戈再三懇切與范言之亦極懲治
第瑛等從旁蠱惑多至中止城中嗇然怨聲盈道實
甚流賊之㑹毒也
三十日牀奭發化州林回守高州所殺賊人尸首已
出二十里臭不絕自州行九十里皆山徑道傍樹上
懸二首級批云李業常堅遇賊殺獲業堅皆田州土
兵頭目又行三十里出平坡至石城守俻指揮馬政

知縣歐琳與史張昂等來迎琳昂頗有幹濟琳差僕
縣於舊歲十月八日被賊偷刼戈分巡瓊州來早欲
從遂溪往雷州夜二鼓余已獲范遣劉政來邀與戈
餞行余與戈先至徐繼至桂肆以疾三更方散
二月初一日仍駐石城平明馬政送戈赴遂溪余等
四人同送出南門教場邊餞別各回
初二日五更將起營人夫多逃縣官躲避拘責縣官
遂行五十里至杜子村午飯又四十里至青頭堡下
營余心疑非日所見二首級往往詢問人忽跟余一
民壯覃源者高要黄岡村人自言非之首級乃其族

人義男福宗久客石城近被歐知縣盤詰遣引限差
二弓兵解回中途遇狼兵一弓兵走避見二人被殺
福宗妻尚在石城哭對覃源言其詳宗已來竟不能
追究也高化石城一帶人多病疫化州石城特甚官
軍土兵民壯亦多感染道路死者甚衆余與范徐桂
亦同日病瀉高化連年被賊民失其業斗米七八十
錢無可糴履石城差㸃然亦四十錢是日陰晦微雨
人馬罷甚土兵皆行不上至晚行李不到范遣武緣
所千戶王欽在後照管催督後催送行李到營自言
江浦人詢之蓋余同鄉郴林橋王四老之姪也

初三日五更起營行四十里至高橋堡堡中房屋門柵尤存橋已毀敗又二十里至山口堡各堡原有軍守備一二年間以賊多糧少皆廢經過誅珠甚特鎮守諸公所下營壘柵木尚存南去永安珠池北去曾村金銀水予狗寨大小連山賊巢各二十餘里又行十里下營王欽拆揚梅一枝其大如豆是日始稍大熱發人賚文廉州府并石康縣促賊起夫至晚緝事人報前十里許有賊皆晚人馬皆疲不能進營中設備而已

初四日平明起營行十餘里過香草江見賊人窩鋪數十處又行二十餘里至白石堡堡邊道大小連山徑行沿途皆坑箐竹木陰翳處用手分披始能進步後兵與步隊官軍皆行不前惟范與余等數十騎前行甚可畏也離白石堡又行五十餘里至新寨鋪下營山路險遠天特暴熱人馬疲困怨嗟盈道至天明尚有未到營中者

初五日平明起營行二十里海北鹽課司官石康縣知縣羅紳哨守指揮范謙等來迎紳蓋能吏十里至縣縣亦於舊歲又七月六日被賊偷劫蕭疎特甚惟公館縣署甚整飾皆紳所捐斗米百錢無糶處遠

鄉不能耕種惟負郭所種粟麥盡爲官軍割去飼馬而廣西兵強斫人猪畜無異狼兵狭從據借林不得旋衆毆傷據奪去盔刀一守城軍額上被砍流血被面主者名周闓知傳午廉州府同知蘇昌指揮許衙知事劉儉等來見儉爲進士特刑部觀政與之相識後任行人生事左遷於此桂至此分路往廉州余亦欲一至詢民情徐亦同往就發帯來粮銀叁千兩與蘇昌領回行三十里至晚到府見民割小麥城中居民甚稠密有生意斗米四五十錢府衛等處公署亦宏壯知府饒秉鑑都指揮張浩已坐事被逮赴京

浩甚得軍士心貧無行經軍婦自相饋遺至爲之祈神作福倖得别白早還秉鑑在任時上下皆稱其廉能亦或有異同者余惑之至是遍訪諸人言其亦能吏刑過刻最恍人娟已信用吊秉鋼吏劉傑李聰閑吏李端吹手趙某等數十人言聽計行請託受賕官民畏之如虎欽州通交南關匯客商過者每錢百貫官收二十貫過者難以數百計名雖公收公支秉鑑令各縣塵領修學等項公用其實錢無一文到縣從山常令李端等招撫見丁歛銀伍錢守備武弁孜孜營利前月貸米伍斗與軍後月放粮取息一石所得

米散給瀕海地老每石還珠陸錢海賊李公來亦特
或貸以米而酬珠秉鋼李端華亦與交通往來常歸
男婦百數秉鑑難盡諉曰不知靈山劇賊勞奇嶐屢
獲而屢縱之此皆得之廉之官民余尤未盡信及赴
夫文到三四日無一名至者責經歷以下數人尤以
為秉鑑若在未必如此戒飭軍衛不為戰守之計蘇
昌脩脩畏慎足膺郡佐但力量不及耳詢其所屬惟
沿海巡撿楊勝乃一能吏謝問孟音還珠處及陳公
謫居與海角亭至夜三人同宿衛後堂大北風寒甚
桂脩酒殽小酌

初六日五更候夫不到飯罷與桂別余與徐帶蘇昌
到石康齊夫早大風雨寒甚晚宿石康分司問楊勝
於羅紳與蘇昌之言同余感寒作瀉狼兵告關折粮
銀給以支盡以司中所與盤纏銀廿兩令敢勇官葉
茂盛送范處給散遂止

初七日五更發石康至靈山有二路余等同兩廣官
軍由小路狼兵由官路官路遠而平坦小路差近而
極險峻行十餘里見一男子年可十五六裸臥草中
凍餒將絕蓋官軍所遺被虜也嘆息不能救濟又十
餘里入山極其高峻下山者回視山上行人如在天
上人馬皆旋山腰而行曲徑斜削益之以霧深淖滑
下有萬仞深箐一有差跌則為齏粉余馬疲弱過一
深坑馬踣余下體皆濕風雨寒甚行李已在前范以
所乘馬假余帶濕衣而行頃之又過一坑深溝峻坂
下馬而過余負濕衣靴後墜於坑水中通體皆濕徐
之馬在後幾為蹴踏又行三十里追及行李始易衣
靴行二十里下營至晚收後官報凍死廣西軍十一
人賊屬七人

初八日起營仍山路但比昨日所行之山略底然亦
極險連過數溝澗下如落井上如升屋竹樹叢密砍
伐始能通余仍乘范之馬范嘗謂此馬三十六兩銀
所買竊以為過乘之二日過前溝澗皆乘之而過始
知其良非余馬所及中流失船一瓠千金此馬豈止
直銀三十六兩哉因思用人亦猶是也未嘗知之而
譏其短長未嘗試之而料其能否皆失也書以為戒
行四十里至武利江原有商賈往來貿易鹽貨近年
因賊居民流徙已盡官路來狼兵亦至往年狼兵由
西往南寧不過橫州官軍由北往靈山至橫州下船
於此分路恐其剽奪余留范於武利鋪前坐候官軍
行盡方行不期有欲狼兵至橫州為奸利者亦邀之

山靈山而歸至晚又行三十里下營收後官報廣西
軍死者三名微雨達旦
初九日早冒雨起營行三十里始見村落居民溝澗
橋梁粗備蓋靈山縣知縣林錦地界也錦廉勤有為
從賊者多歸化又行十里所縣官來迎又十里至城
舊有磚城錦至隣邑合浦縣民二千餘家來依住村
民亦多投城者隘不能容錦乃於城南築土城周圍
四百餘丈居之縣亦遷於土城余止于分司舊縣治
也詢及民情米價斗四十錢但為木頭峒賊所擾不
得耕種田多荒閑復問撈勝於林錦羅紳之言同午
後余與徐巡城城之西所謂靈山者蒼翠秀聳可愛
田州狼兵後來城繹騷余極口激怒范懲治之王欽
病遣人送與米藥之類
初十日四更冒雨起營封帳轎一乘夫八名畀王欽
泥深沒脛馬不能行余三人皆肩輿行二十里始明
過香草徑十里出徑又十里過紅崖嶺十里下嶺過
賽龍橋源守橫州致仕都閫鄧公所造也又二十里
橫州馴象衛官來迎知州謝輮乃余舊任吉之屬邑
安福縣人也稍前范之田丁盤捧小蒸豚壺漿拜候
道左余三人喜為下馬飲食之已而復江鄧公立候
江滸與范同送余布政分司而別鄧余故人未老引
年甚有德望州官饋鷄一雙鵝肩一米一盤酒一壜
柴馬草爉燭受柴草燭至暮鄧攜酒殽茶餅來相慰
食枇杷風雨不止王欽至暮始到押扛馴象衛總旗
居景芳來交行李自言德清縣人十五歲時余先人
宰其邑起解來衛能言先人德政甚悉慰勞遣之自
肇慶至此二千餘里途行數四十日備歷險艱所過
站道皆廢驛官單投住城郭間有破屋數間亦無人
跡廉給過府州縣則支新興起至石康白骨連延有
一里數十人者五六人者少亦不下二三人然無一
里空缺有髏骨已斷手骨尚帶桎梏者髑髏下尚帶
索者惟石康至廉州止見白骨六人石康至靈山見
四人此特道上者耳其委棄草間塡溝壑者可勝數
耶石城以西久無人行賊人營壘在在有之
十一日余與徐同訪范鄧二家范留飲謝輮復饋鵝
四翼酒一瓶麪十袋受酒河下止有船四隻賊多無
船往來王欽病愈大風雨寒甚連州學正貴廣馴象
軍生丁鞎象居州學訓導劉順番禺人皆來見言鄧
公雖閒居賊尤畏憚城賴以安有頃鄧來饋酒肉魚
菜且來日招飲與敘舊言地方事至暮始回

十二日范鑽下程亦來日招飲張瑛饋羊酒米五升并菜受米菜午後飲鄧宅見一虎皮甚巨首尾長九尺餘横半之目所未覩也鄧言此虎極爲害近爲鄉民藥弩射殺之中堂懸觧字一幅甚遒勁鄧言另有四大幅天順元年爲巡按廣西張御史借觀不還一手卷乃王羲之蘇東坡趙松雪貫酸齋楊鐵史諸名公真跡爲奉使交南回黄侍講借觀不還至今悵惜不置特紀二人姓氏以戒貪且警世之蔵書畫者勿輕示匪人逸其名亦從厚之意也薄暮方散歸

十三日貴廣饋醋一小罌劉順饋生魚二尾受一小者余舊任吉郡屬邑安福倪愛德吉水李尚理等來見上詩擯之醫士張濬以詩來見余沿途感風寒失調令胗視取藥濂松江人納粟授承仕郎散官緯有儒者風致饋余西融紙數幅午後飲范宅脩以銀花一絲段二却之

十四日會飲於衛百戶管達監泗城兵方到城言田州泗城土兵途中死者幾千人所傳人口牛畜死者十五六有行不動而棄之者蓋人衆食少風雨寒甚故也至武利爲賊襲殺田州泗城兵十餘人泗城兵赤鎗死賊數人李尚理等饋酒禮却之

十五日會飲公署食冬桃西瓜冬桃絶類楸攬但肉膩味澁見蘇木樹其枝葉類槐樹但一邊有棘耳結子如皂角而短可種泗城兵渡江溺死六人

十六日與徐閭訪鄧食檳榔醉掌而歸

十七日問及横州人言地方凋弊至極民不聊生而郡使者誅求不已有假以脩城會計火夫欽錢者也方之壞非一日實有由然山總兵特令行禁止人不敢私竭如田州土官知府岑紹欲一見不可得所以得其死力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後來者中其鈎餌得肆其奸差人調遣偃蹇倨傲至曰此輩皆狗耳大者來與之大骨小者來與之小骨全齦齧足其欲當自止是以非但不得其力至助賊爲虐故流毒至于今始大壞不可復收拾矣此其一也先征木頭峒特按兵不進致賊遠遁比及抵巢草已尺餘止將塘東爲安等鄉勦戮報功各鄉比木頭峒賊有間故其殘民相謂曰不加兵於彼逗及我輩不盡從賊何爲所以至今從賊者難以爲計

十八日雨方止泗城田州狼兵皆回新除海北鹽課提舉朱來見略知廣中消息午後余病復大作心腹連腰背刺痛不能喘息至晚增劇三更遣人迎張濬

胗視連服藥數裘不見效范鄧徐常在視疾衆皆呻
濕毒感深宜速下連服大黄劑數貼亦不行
十九日二十日仍病未解范鄧徐張四人相接問候不
離鄧亦恍醫常與張商確用藥
二十一日清明大雷雨余病少間
二十二日午後力疾同徐辭謝范鄧并張醫即回
二十三日鄧邀余二人出城東二里許至其東郊別
業出門時甚暖少頃大風雨作寒
二十四日極風寒陰雨余與徐至晩下船鄧同州官
學官生員張濬送至江滸而別州官送肉雉酒却之

二十五日范下船鄧携酒殽與余等餞別飲畢開船
北風霧雨寒甚余疾復作江邊地名欄湴村一巖洞
舟人言可容五百餘人皆避賊者居之行一百里暮
至烏蠻驛泊舟
二十六日三人同祀馬伏波廟早下烏蠻灘六十里
過香江驛無人居惟江邊石巖下皆避賊居民又八
十里至貴縣已二更昌平侯楊公真謫戍於此與縣
官參議衛官貴縣所向武所官迎候主簿何楚瑛南
海縣人由御史左遷同到舟邊余臥疾遣人辭謝之
范座船到見余病強余搬行李過其座船三更方畢

二十七日早昌平楚[illegible]役到船相見楚英饋羊酒鵝
却羊與鵝遂行六十里午過東津驛貴平縣一依親
揚監生報今早賊扎牌筏過江被居民趕下被擄男
婦百名馬二疋賊知官軍到棄之而去余臥疾舟中
范徐審發被擄皆欝林博白陸川人遂開船又行七
十里晩泊白沙堡
二十八日四更開船行一百里午至潯州府廣西孫
都閫震同府衛來迎余仍臥疾遣人辭謝之范回家
府官饋鵝酒柴米受柴米孫持酒殽來舟相慰言前
路水陸多梗吉水縣民李亨震來見

二十九日余疾小愈力疾訪范孫回舟
三十日孫饋羊酒麵菜受之就以羊酒謝范午後飲
范處陰雨寒冱彌月始晴大熱府官復饋酒肉鵝米
之類却之聞馴象奉議潯州并廣東各衛所大征回
還軍死者甚衆
三月初一日午開船范亦迎吳公同行六十里至大
黄江又六十里二更至平南縣縣官饋酒禮却之
初二日昧爽發平南行六十里過白馬堡十二磯又
四十里過黄丹驛二十五里過蒙江驛大黄江白馬
堡十二磯黄丹驛蒙江口皆逼近大信寒嶺茶山太

平敵義等處賊巢賊人常於隘口截殺人知官軍至方遁跡又四十里脯時至藤縣知縣謝某吉之永豐人同梧州府推官呂某饋鵝猪肉蛇酒受酒夜大雨

初三日五更發藤縣雨驟水漲舟行甚駛天明禍洲食後過托洲巳時過長洲三洲皆在江心藤縣蒼梧民居之內多遁賊者亭午行一百里至梧州知府袁秉袁故人也頃之延醫服藥饋桂皮蛇酒漫泉亭碑本湖廣左方伯宋公致政家居舊歲被賊劫城死非命為詩文祭輓順途訪秉袁回舟范復饋布三端重違其意酬直銀兩半

初四日五更開船行六十里飯後過封川巡遮平南閩主簿羅由進士御史左遷吳公委理鹺政故來此過船茶話遂行又行一百二十里脯時至德慶守備都閫徐公昇持酒殽來會大雷雨終日夜泊德慶借徐船出船還范

初五日五更發德慶行一百餘里巳時至悅城新村驛官稟說吳公將到遂駐悅城迎候未時公到驛過舟相見言欲回奏會兵事同回德慶為會本余與范同在吳座船內至二更始泊三洲巖下各辭回船廣西士官都指揮岑瑛同徐在余舟相候是日瞻腰

初六日早開船晚至德慶大雨如注

初七日吳公入嶺西道為會本畢下船至暮辭吳公遂與范公別

初八日四更吳范岑領兵上廣西余與徐領兵回廣東午至悅城又行一百里徐脯時至肇慶故人黃瑜為知府有守有為同衛帥指揮王芳等備酥杖來迎拒之買牲牢報祀城隍余座船來迎出船還徐閫葉公將赴京議事連夜行一百二十里四更至西南驛討夫遂行

初九日早飯後行七十里過官窰驛又行八十里午後至廣回司

南征錄終

南征錄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張瑄撰瑄字延璽江浦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是編乃天順八年瑄爲廣西右布政使時值廣西諸洞蠻搆廣東肇高雷廉土寇爲亂遣左叅將范信都指揮徐寧督官兵四千土兵一萬討之以瑄監其軍瑄因述其征勦始末爲此書始於是年正月初二日止於三月初九日按日紀載所述當日軍政殊無紀律蓋明人積弱自其盛時已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虛菴李公奉使錄一卷附錄一卷

〔明〕李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出使錄一卷》提要

虛菴奉使録序

人有恒言皆曰氣節節義兩名異其有二義焉夫事變於前守而不易之謂節斷而不疑之謂義果而不屈之謂氣義節之本也氣節之助也苟有是義則其窮也其節愈堅而塞乎天地也以之苟無是義而徒倚於氣其不為勇而傷直而絞者鮮矣昔人易殺身之慷慨而難就義之從容職由於此此氣節節義之所以有二義也歟虛菴先生少有英氣肆力問學講究古今於集義養氣之說醞釀久矣故一旦臨事遇變舉而措之譬諸輕車熟道駕以良驥而王良造父為之後先一息千里固其所也方

英宗之北狩也中外以苟安矣傳奉者倡富弼文天祥之選正以雖富弼文天祥

之輩也先生慨然任之毅然處之甘風
壟耿沙漠脫虎口者屢入虎穴者再格
天羊回
天日視文山雖易而較之鄭公則已難矣
此先生以義爲節而輔之以氣者也其
往復也歷一事則書之乘一興則吟之
許國之勤愛
君之篤宛然言表名奉使録此亦古人紀
行之常事也先生卒之明年乃郎通政
司知事既屬序於予以俟梓行予於先
生有同鄉同遊之雅而知先生也深故
書之
成化丁未十月既望
賜進士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古渝江朝宗序

虛菴李公奉使録

正統己巳夏瓦剌脫卜花王及太師也先皆逆
天道侵臨邊境聲息日至時太監王振專權請
上出征廸北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極諫不
從是秋七月十六日
上躬率六軍起行往征虜兵直至大同
命平鄉伯領軍與虜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
日過鷂鳴山遇寇
命成國公朱勇出戰亦敗十五日至土木地方也
先入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踐踏虜寇大
肆殺戮邀留
上駕十六日邊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殘傷裸体
京師恐怖
太后命皇弟
郕王監國改九月初六日即
皇帝位大赦天下上
太上皇帝尊號改元景泰庚午六月二十六日戊
戌瓦剌為頭知院差叅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賫

番文赴京請和二十七日
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往虜中議和迎
太上皇帝未允即時
上命太監興安傳旨要於大臣中推選如富弼文
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禮部以三品以上官具
名封進點差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實曰某原籍四川重慶
府合州人由壬戌科進士傳旨曰您累進章
朝廷素知忠節
上欲遣使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適朝廷
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
君命與安欣然入內復
命少頃欽奉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
做副使馬顯陞指揮使做通事便寫勑與他去欽
此本日進本討馬疋等物內開與他先相見之禮
及馬價歲辦八事等因奉
上旨李實所奏俱係與脫脫卜花王也先對面之辭
難以預度悉令正使李實臨機應變本上
欽改禮部右侍郎三十日給賞三十兩大紅織金孔
雀圓領玉帶一條紵絲衣服一套
御馬監坐馬二疋帳房酒脯等物七月初一日早辭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
面諭曰你每去脫脫卜花王也先那裏勤謹辦事好
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志領賫迤達可汗太師也先
毛剌知院
勑書三道及各人銀三百兩緞絲三十四表裏本日
同虜使參政完者脫歡侍郎等五人共一十六
人啓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官設席餞行初二日宿居庸關給賞欽
命鎮守僉都御史王竑辦酒管待使臣初三日宿懷
來衛令總兵官楊進管待初四日離懷來賦云
曉出懷來望北行西風涼吹馬蹄輕虜營迎復吾
皇駕會見生民享太平
本日過長安嶺賦云
盤旋疊上長安嶺偏覺驅馳路轉賒遥憶

上皇經過日幾番回首望京華
過鵰窩堡十里之馬一疋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
達賊二十人各張弓弩一人仗劍而前衝入帳前
完者脫歡急與答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迷
等先送使臣平章皮兒馬黑麻赴京奏事在彼等
候阿魯迷下馬作禮復送二十里而別賦云
胡騎長驅入帳來張弓仗劍怒如雷譯知兩國通
和好長嘯一聲作禮回
同日過雲州夜值雨赤城温泉口四十里宿荒途
去馬三疋初六日過獨石衛見也先人馬駝車運
粮有感賦云
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肆貪營
第宅近臣徒力保邊疆人家已盡遭兵火倉廩猶
存助敵粮回首具封希
上旨用懲有罪表忠良
相離城北五里宿荒虜人喜悅歌唱歡飲乳酥其
夜盜去馬六疋至曉脫歡等追趕復以獲射死三人
生擒三人審是宣府出哨徤步各給口五十放回過

萬里城甚有駝衆初七日過開平衛賦云
萬里窮荒極遠遊風涼露冷正高秋山行野宿渾
忘嶮腥飲羶食止辦愁駝馬連營輸饋餉犬羊
夾道喜歌謳虜酋悔過重朝貢早奉
鑾輿復帝州
初八日宿興和衛東海子邊初九日過北只兒即
汝城又過小黃河牛頭山九十九海子闌河内出
塩味苦宿昂禩碙兒初十日宿失剌濤兒即也先
邊塞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一日到也先营中申
時分地名失八兒禿及至营也先令田指揮名兎
剌亦議相見禮曰相見時賔立於右主立於左各
將上身微躬双手向後然後各以右手抱彼之左
肩以左手抱彼之右脇緊摩肩三次是乃禮也
彼又曰滿都滿都則應曰滿都滿都即平安之謂
與也先并伊婦相見畢方令彼閱讀
勅書受賞賜后賔坐於上副使次之也先坐於左伊
婦次之飲乳酪彈胡琴吹胡笳跪拜慇勤也先曰
大明皇帝因何差你每來賓答曰自太師父祖以來

至於今日朝貢朝廷三十余年你使臣進馬往往
待以厚禮賜以重恩近因王振專權減了馬價太
師以故動兵拘留
太上皇帝聖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令瓦剌知院上
合天道下順人心奏知可汗稟知太師特念前好
同差參政完者脫歡賫文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
我大臣賫送賞賜給與太師并可汗瓦剌知院以
全始終和好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
友馬清馬雲小人上是非所以動了軍馬小事兒
做成大事我的真心送
太上皇帝到京你晦不着大臣出城迎接我又着張
闕保姚謙去奏又將他晦殺了因此上多多搶了
良鄉涿州一帶人馬實答曰太師既是送
駕軍馬不由關入漫山而來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
駕耳朝廷不能無疑況又分兵各門厮殺姚謙張闕
保既為使臣却引達達百余人各張弓矢遇敵乱
殺不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說的是又曰我後差
者盌卜花六人赴京奏事何故不放回因此搶了
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實答曰先因太師軍馬南侵
父被害者子為報讐兄被害者弟為報讐人人皆樂
為從軍今沿邊關口軍馬多者十余萬少者六七
萬舉皆奮勇欲報君父之讐且軍士獲一首級即
得陞賞太師雖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
哈達子或守邊官軍殺了以圖陞賞又曰後又差
李賫我着人送至大同城東因何又不放回實答
曰近得仮不収報說哨至大同東邊離城八十里
見有殺死屍身四十五人拾得荷包一箇內有文
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既不存未審虛的
想是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到
朝廷如參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豈待
筵席又差我晦同來兩國講和必資使臣以通其
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太監
喜寧奏事何以殺了實答曰喜寧自幻累受
朝廷寵厚托為心腹令賫金帛迎取
太上皇帝却引太師人馬搶掠京城復寇寧夏
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為將來不忠之

㦲也先喜其言曰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自領軍馬與我厮殺落在我手裏衆人勸
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着特知院
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他不曾怠慢你每挨住我
留得到今日麼明日引你每去見實答曰此足見
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每來得好我正歡喜料
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上
馬又到北京也先把酒曰大人路上辛勤可勸数
盃飲畢出令平章尚書送壯馬一疋牽之為下程
十二日着頭目賫可汗并尾刺知院勅書賞賜分
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實等去三十里朝見
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共進紵絲綵段四疋及
粳米魚肉棋炒燒酒等物實泣下行禮畢惟見校
尉袁彬余丁劉婆兒伏侍左右
上曰比先我出來非為遊獵乃為天下生靈躬率六
軍征討不意被留在此實是王振陳友馬清馬雲
所陷也先實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
關擁至京城喜寧不肯送回後又送回亦被阻當

喜寧既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
上問
聖母今上安否實奏曰安及問舊臣道其姓名甚悉
上曰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一人來接我回你每與我
將得衣服靴帽來否實奏曰
陛下蒙塵大小群臣及天下軍民如失考妣悶中数
次走回人口有言見
陛下者有言未見陛下者言語不一况又四次差人
來迎俱無回報難必有無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處
實不曾有衣服等物帶來
上曰你每回去上覆
當今皇帝并內外群臣差人來迎我回若不來接取
也先說令人馬擾邊十年不休我一身困不足惜
天下生靈為重
上賜酒飯畢實詢知也先居無定在稱水草放牛羊
殆盡移營每五日送羊一隻牛一隻進
上以為所食殊無米菜實奏曰臣有白米数斗進
上曰飲食小節您與我整理大事

上令皇帖木兒營中烹羊與伊婦把酒歡飲復面見
上皇奉命決議大事實奏曰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
自責忠言懇切
上嘉納之日暮深有不忍別之情欲留宿諸伴者促
歸歸宿也先營已二更又十三日也先殺羊馬備酒
相待令達達歌唱勸飲曰你每來時心裏怕麽實
荅曰自古敵國講和為上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
情中途有賊躬冒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
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曰賽盈賽盈即華言好好
又曰有理的不怕無理的怕你每認得
上皇可想他麽實荅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君父
之恩豈可忘乎我每之思
上皇猶太師之思可汗耳也先曰既是思想何不取
回實荅曰朝廷四次差人賚重金帛太師皆不發
令太師既肯着我每奉迎回
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
大明皇帝勑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來接
大明皇帝留在這裏又做不得我每皇帝是箇閑人
我這裏每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兒你每回去奏
知務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
送去如今送去輕易你每
皇帝了再不可言待酒畢送下程羊二隻十四日與
也先作辭備酒相餞曰如今我差一人你每議一
人去大同調回大通王山西小黃河一帶人馬說
與大同宣府沿邊軍民可放出郊外收割田禾採
打柴草我的人馬草也不動你的一苗來接
駕的人約在八月初五日實荅曰差人不差人奏請
聖旨我每豈敢約期也先曰若不差人來呵軍馬擾
邊又說我每失信勉強與決也先差尚書土木兒
罕同少卿羅綺往大同調回人馬又差屬使右丞
把禿等二十七日共備馬四十三足貂鼠皮五十
箇同實等赴京奏事進貢本日辭也先往辭
太上皇時伯顏帖木兒侍側上再三叮嚀迎復之事
惟恐來遲袖中出書三封令實賫回
上曰來時官服放在宣府便服隨身帶來路途遙遠
勿辭辛苦當以天下國家蒼生為念

賜酒飯令辨帖木兒仍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去着
人早來圖成大事我每也要回去了實曰
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賞勞送馬一隻復辨
上皇曰你每回去上覆
聖母太后上覆
當今皇帝也先所欲者非要土地金幣惟欲蒼龍九
龍并織金綵段可着人早賫來實領
命泣下辨出營行至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二隻十
五日宿失剌失溝兒當夜三更起行十六日過續
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過西陽河口入關至萬全
左衛食午飯宿宣府見軍民出郊採打柴草收割
黍粟人皆喜悅生意殊盛十八日會總兵官驗馬
造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過土木
上皇失剌處宿懷來衛時在京運糧二萬石至遇
朝廷復差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鷹使平章皮兒
馬黑麻同知哈丹等下番議和實將虜中與也先
應對之詞及一應事情并奉迎

上皇之禮備細說知使彼此無訛以全終始二十日
少卿羅綺同尚書土木罕至大同俱說大同王人
馬共六千七百騎二千圍朔州等處令俱調回大
同軍民出郊採打柴草實別把禿等預先回京奏
事過居庸關遇長隨陳容賫
勑命實等將鷹使騎坐馬匹留在懷來喂養先是已
將馬疋并各人懸帶弓矢俱留宣府領
勑賫回過榆河驛宿朝房二十一日早復
命上御文華殿召實
問曰也先有甚麼說實悉陳前詞又曰
太上皇帝如何說實再拜奏曰上覆
陛下備陳
太上皇帝前言無遺
上曰也先請和虛實如何實奏對曰臣入番境彼處
軍民人等舉皆喜悅來道謳歌沿邊乳酪勸臣等
飲之咸願和好盖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離家年
久論其和意以有成矣伏望
陛下處置

上曰一路辛勤勞恐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
命太監李三交華殿前右副侍衛二十二日出御[illegible]
綺同右丞把禿等到京進貢朝
見二十三日把禿等奏討使臣
上不許五府六部上章請遣使奉迎亦不許二十五
日實進本其畧曰臣[illegible]謂先差臣等賚
勅非迎
上皇專為請和今已事完其欽差人迎復定約日期
出自也先之口臣特傳虜情伏望
陛下如群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迎復
上皇雖虜人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倘不差人失
約則直在彼而曲在我臣若不言恐後復用差人
僉曰臣實可差臣自揣違期失約決不敢去差另
行差人亦不可去臣固不敢去人亦不可去則彼
此猜疑彼此猜疑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境終不可守臣願
知虜情不避鈇鉞昧死為
陛下備陳乞早賜

乾斷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謹具奏聞伏候
聖旨當日奉
聖旨曰也先使臣明日回趕上楊善待楊善來再定奪
欽此二十二日把禿等回二十九日早到虜營見
也先楊善等本日晚到也先打圍未回楊善等八
月初二見也先初五日也先人等備酒餞
上行初六日發程初十日入野狐嶺十一日到萬全
左衛演武亭駐驛十二日宣府南城東十三日懷
來衛實奏本引證唐玄宗肅宗故事以
鹵簿奉迎自大明門而入
上發書二緘命中使陳友賚回十四日遣使臣回京
詔文武群臣言避位之由十五日
詔文武群臣免朝見之禮當日百官至東安門外迎
上皇於東安門內下輦拜迎
上亦下轎百官隨至南城殿中
上陞坐百官行禮始終所行之事悉實言之無褒諱
上皇之所以回鑾社稷之所以奠安臣無分寸之功
寓於其間特以紀之

本月二十日太監興安傳
旨遣李實同指揮使馬顯同虜使恭政剌來往虜中
賞勞也先人等二十一日
奏討官舍旗軍　辦等四十四員名時總兵官石亨
阻帶五軍三千等營旗軍有用非言毀謗者實在
朝廣聲面訐其非當日進本參
唯帶去二十八日司禮監會賞賜金銀珠翠及繡金
九龍蟒龍織金紵絲等物共裝二十六馱二十九日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
面諭曰你每去也先說他好誠心送
大兄皇帝回京我十分歡喜差來使臣都重加宴賞
了又送賞賜與他可早回軍馬依舊遣使往來買
賣欽此賜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大紅織金紵絲
衣服一套九月初三日早
辭領捧
勅書一十四道賜酒飯當日啓行宿榆河驛初四日
宿居庸關初五日宿懷來衛初六初七宿宣府恭
政剌來等與先回止令土土兒郎中等五人引路

初十日宿洪河十一日宿十八兒禿時也先差哨
馬報說虜營已出兀良哈達子三百余人至夜知
更轉箭人皆憂之十二日宿北叉兒即沙城十三
日遇虜人哨馬三千歡飲乳酪　要絲段宿香山
十四日也先差平章脫脫等迎接牽馬把酒索要
絲段以駱駝九隻馱載賞賜宿小黃河賦云
猾虜從來變詐多滿斟乳酪唱胡歌乞憐搖尾行
虛禮饕餮無休可奈何
其日過牛頭山到也先營中地名闊河寓西下營
十七日也先聚大同王賽罕王特知院伯顏帖木
兒人等也先曰南朝臣宰多如草芥如何不來又
差大人來實答曰
大明皇帝因知大師敬重我每特遣來賞賜實就將
欽奉面諭聖旨及勅書另事理一一備細開諭曰太
師能上順天道下合人心奉送
太上皇帝誠意并朝廷宴賞使臣兩國和好之禮也
先喜曰自堯舜以來史書上有送皇帝還中國理
否實答曰為大丈夫者然後能行大丈夫之事亘

古至今南朝皇帝幸遇此者亦罕我
太上皇帝遇太師邀留在此又能奉送回京真大丈
夫之儔耳我朝目
大明皇帝及諸藩親王至於大小群臣舉皆歡喜今
特賞重金帛不遠千里賞賜太師為此故也惟太
師早回軍馬庶得彼此無疑全兩國始終和好永
保名節傳之不朽不亦善乎也先曰
太上皇帝六為大明國土人民出征落在我手我順
天道送還如何不要他做皇帝實答曰去歲
上皇在此我朝親王臣民奏請
太后懿旨謂
天位不可久虛生民不可無主特
命今上皇帝為百神之主萬民之尊布告天下四夷
咸賓遂尊
上太上皇帝尊號迎回京極享富貴之福也先曰
既是兩國和好便如魚水一般怎麼不買鉄鍋駿
犁來着是這等計較不如不和和的好廝殺的好
實答曰太師久離家鄉部下人馬奔[illegible][illegible]及三千

豈無思鄉之怨太師也要愛惜羽翼早回軍兩
國人民皆天之赤子古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自
古敵國有盛有衰有隆有替皆係乎天是豈人力
所致兩國和好不必言利買賣之事皆可行也
朝廷亦未嘗不以禮遇使臣也先曰我的軍馬退去
大黄河過冬待差使臣回來看賞賜買賣如何送
下程馬一隻宰之其夜賞送賞賜給與也先極有
喜色相待但言珍珠碎小與伊妻點檢實至三更
方回十八日送也先并伊妻公主綵段絹布酒菓
等物其日也先大聚頭目將大同王入等賞賜給
畢議使臣赴京進
貢談差八千余人實連日備說宣府沿邊一帶衛所
車馬人夫應付不敷伯顔帖木兒曰既是和好怎
麼怕人多若不往來買賣和好甚麼實曰便差八
千人不過為使臣何足怕多但使臣所過去處必
須下程酒飯應付車馬人夫未免擾人自
太宗皇帝以來無事之日買賣使臣不過一二千人
今兩國讎敵方纔和好却差八千人知院談

大明皇帝罪及於我輩於心何安脫木兒曰大人所
說有理待再計議歸宿營中賦云
百感俱生正寂寥不堪風露路寒颻常思入覲趋
天闕每記歸程望斗杓禽獸同居忍穢污豺狼無厭
肆矜驕寄言平地封侯者不羨胡兒恨不銷
二十日復議差五千人二十二日晚也先宿伊婦
公主營中賫送茶菓之物與議差人之事也先
喜甚曰小人兒每都來告說各處征進出氣力要
他每去如今和好不要他去買賣着我也難主張
實曰兩國買賣止一次而已今特絕通道路不得
去者着下次輪流而去也先然之二十三日議頭
目方差平章昆克等二千人赴京也先曰你漢兒
人做賊會同館東常偷了賞賜實答曰我每到太
師營中累偷了馬疋君子小人隨處有之伯顏帖
木兒連日令人相請至途中見各營帳中半是擄
掠中國男婦姿色極美虜人収為妻妾輙加箠楚
喜則惜之見我輩無不號泣何忍覩之賦云
羶衣豺狼不悔而敢侵
天國歸為壁言誰家兒女被驅使何處夫妻任剽収汲
水拾新還親爨放羊牧馬更看牛胡言漢語相兼
說遍體惟餘一弊裘
其夜宿帖木兒營送與紵絲等物烹羊備酒同伊
婦勸酒留宿二十五日仍備酒相餞本日也先宰
馬備酒餞行曰我差昂克並車每根大人去進貢
好生的賞賜去的使臣務要見
太上皇帝進馬就看他安否如何實曰
皇帝得知自有發落飲畢送馬二疋豹皮五張羊二
隻也先起營退回大黃河賞上馬相辭同平章昂
克等啓行伯平章哈者阿東營中賦云
重捧龍章又束裝
皇恩頒賞給遐荒夢魂切切天朝遠漠漠茫茫塞路
長十里漢人愁去國二千胡[illegible]喜來王當今
聖主興中運何日干戈殄暴強
二十七日宿忽克帖里溫阿剌二十八日宿失剌
母連二十九日宿哈剌兀速不剌即多泉也先差
右丞副樞人等押放使臣索要紵絲實且本其畧

曰臣思也先將假奉送
上皇之名欲遂胡俗失論之頤肆為誇詐不可覘也
伏望
皇上益振師旅益脩邊備以逸待勞以誠應偽使虜
人自然感化而將心悅誠服矣下本南人承北使
既不諳其言語又不耐其風霜雖然兩使虜中自
揣多不稱職無以副
皇上任用 盛意也默將機務虜情謹具本題取自
聖裁賞鈔二千貫賜酒飯十月初九日戶兵二部推
舉憲職有風力者巡撫湖廣督運糧儲欽奉
聖旨李實過此回還有功他又知彼處事情陞右都
御史便寫勑書與他去整理欽此十五日准給
誥命祖永恭父祥贈封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祖母史氏母柯氏妻熊氏皆贈夫人實不勝感激
賦云
愚繆微臣荷
聖明計行言聽道斯行一門三代推恩盛半載三遷
極寵榮不得事親惟事主未能調膳且調羹深仁
厚德無由報頂禱感慨洗甲兵
十六日早
辭賜銀二十兩大紅紵絲織金麒麟衣服一套
面諭曰聽得湖廣地方賊情未寧恁去好生整理勤
謹辦事就領勑書賞鈔一千與酒飯吃欽此賦云
使虜歸來謁未央
特恩寵擢撫湖湘霜威儼肅趨丹陛
天語從容出建章富弼有能興宋室魏徵無愧佐唐
王區區一點丹心壯願效涓埃答
聖皇
嗚呼我
國家不幸有此故實亦不幸有此幸雖兩使虜中不
敢辭其勞若論奉使者得其人或不得人寧肯輕
國家無事而不遣使之為愈哉是錄非犬馬之勞售
人之知特叙其虜情併紀行程歲月云耳
虛菴李公奉使錄終

誥命

右都御史李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爲臣能勤於職務國家既有以褒崇之而復推恩及其親者所以惇本始而爲天下爲父母者勸也爾李祥乃都察院右都御史實之父積善毓慶致有賢子爲國之用兹特封爾爲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服此隆恩永綏祿養益勤祗愼光我命詞欽哉

景泰二年 御寶 六月十八日

夫人柯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人子之賢必本於父母之教故國家於群臣之有勞績者則推恩以及其親所以重人倫而勵忠孝也爾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母柯氏婦道母儀著于閨門篤生賢子顯庸于朝撥厥本原宜錫褒命兹特封爲夫人服此茂恩益崇閫範尚迪爾嗣克諧厥終

景泰二年 御寶 六月十八日

諭祭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十二月戊申朔越十日丁巳
皇帝遣行人章表
賜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母柯氏夫人曰爾夙有家敎于婦道篤生令子爲國憲臣克效勞勤良由爾訓嘗原所自進以崇封宜壽且康以永貴富胡遽於此奄忽脩然特用推恩命營葬祭爾靈不昧尚其
欽承

聞喪祭文

維大明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十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戌
皇帝遣四川布政使司左參政唐震

諭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曰卿以魁偉之
器通達之材早擢賢科歷官禁近封駁務存
乎國體招募克振乎兵威特進御階使朔漠
而能折虜以大義迨遷都憲撫荆襄而有平
賊之膚公旋罹忌讒遂言休退猶期復用乎
老成胡遽永違於泉壤忽聞訃至良切悼傷
追念賢勞可無褒恤爰命有司爲營葬祭卿
靈有之尚其歆服

下葬祭文

維大明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四月庚午
朔二十九日戊戌
皇帝遣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唐震
諭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曰國之藎臣遽
焉云逝奄臨窀穸良增慨歎特茲遣祭以表
始終靈其不寐尚克享之

蜀府祭文

維大明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八月癸酉
朔十六日戊子
蜀王遣正千户黄嵩
諭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之靈
曰卒資磊落才邁等夷早登金榜遭際
明時給事黄門荐陞都憲振肅紀綱輿論無間
欽承
帝命歷撫大藩揚清激濁立懦廉頑功成知幾蔵
年身退托迹林泉陸沉養晦當道推轂再入
承明正宜擢用舒發蘊英胡爲來歸竟遠人世
當宁軫
恩錫以葬祭進退有節存沒無虧仕者若此亦
世罕稀訃聞遐迩孰不憫惻茲特遣奠用旌
舊德尚
享

所述文集奏議及
誥敕俱毁於回禄無存

礪菴李公附錄

贈李黃門序

正統十年冬
朝廷以給事中朝夕侍左右氣體之所移養辭命所
由出納
國之大事得以叅焉
朝政之闕遺百司之功過得以言焉其所繫如此可
輕畀哉於是
詔吏部必入物豐偉語言正當行止端莊才識優長
者然後任之而今之士長於此者短於彼求必如
詔命蓋亦甚難其人故選於衆中得同年友四川李
君實一人焉蓋極一時之選也
命下之日在廷大小之臣莫不謂得人賀而監察御
史陳君价為求言以張之予曰予史官也古之稱
良史者不虛美李君雖足應
詔而未見其實可虛美乎故遲遲而未執筆者久之
及是君出鎮兩淮毅然以廉公自持雖時之聲勢
隆赫者亦無所顧避章疏凡數上皆時政之大者
其言侃侃足以拾遺補過信乎其能稱前
旨而舉厥官也予曰是可賀矣乃告之曰凡人有為
者恒患失之過有初者恒患挫於終失之過非弘
挫於終非毅任重道遠者所不為也李君以有為
之資膺能言之選居得言之任而又當可言之時
吾特患其為之過也蓋古之能言者一言一藥皆
足以救時其或為時齟齬亦確乎其不變然則李
君宜亦擇其當言者言之不以齟齬以變其初則
人將謂李君弘毅君子也患難不移也為所當為
也大任之来不可辭矣

賜進士及第翰林脩撰吉水劉儼 景泰元年正月

贈李孟誠崇陞都給事中序

聖朝體理天下圖惟治道稽古建官大小相維極其
詳備內外防範尤甚精嚴若黃門給事上以出納
皇命下以綜理事機誠庶務之綱維百司之樞要也故
朝廷於銓選之際尤甚簡其人焉苟非有傑特之材
超卓之具為足以膺斯任令禮科都給事合陽李
公孟誠由正統壬戌進士逮今乙丑適給事員缺

公以人物豐偉儀度顒昂超邁不群才學兼茂擢
與茲選涖事之際數奏詳明封駁嚴謹獻可替否
啓沃彌綸夙興夜寐數陳尊
主庇民之術議論辯給文章雄贍卓乎非流輩所及
是以謗行訐從而才猷已著內外和悅而名譽已
彰故特於己巳之冬
欽承命掌科事益殫心力鞠躬盡瘁益展宏才遠
略雖隆於衆人而賢於衆人簡在
帝心眷注尤非昔比矣今年夏五月陞本科都給事
上既付托之隆下亦深協輿論蓋孟誠爵位增崇而
謙沖愈下聲光益著而退避不遑于以見其賢於
人遠矣禮部屬司君学僚謁予請曰君之善行人固
咸知某等知之尤悉欲往趍賀願乞一言以歸其
美予維孟誠鍾西蜀山川之秀負英敏倜儻之資
際遇
明時得行其志居黃門而人皆器重其馴致於通顯
也必矣予雖老耄猶能拭目觀其膺不次之擢以
大展其施設而黼黻治道于
方今也姑書此為贈以俟
崇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毘陵胡濙 景泰元年六月
贈李公孟誠陞右都御史序
西蜀李公孟誠以正統壬戌進士拜禮科給事中
三載遷都給事中論事切直得諫臣體識者以重
器目之方胡虜犯順
上皇北狩朝廷議遣大將提重兵問罪虜庭虜聞恐
懼間遣其親信叩關請罪議者欲發使探其意欲
謂非孟誠弗可因共薦之
聖天子素知其可用遂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以
行孟誠至召其酋長數以悖逆之罪且具言
今天子神聖將士用命人人有敵愾志於是虜衆始
曉然知禍福所在即謀率衆奉
上皇還京自是群醜潰散邊城解嚴民得安堵如故
是雖
上皇威德所致蓋亦孟誠善宣播之力也孟誠凡再
往返了無難色詞嚴義正甚為虜人所憚可謂克
稱使命者矣茲以湖南虒境未靖

上復命孟誠往鎮撫之進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
御史其舊所同寅諸公相與徵言為贈維所貴乎
士君子者以其善養吾浩然之氣充之則塞乎天
地貫乎金石彼夷狄人類有不足言者孟誠夙負
剛介一旦見用其道之行若此固非善養浩然之
氣者有所不能是可嘉已雖然道既行於夷狄則
行於中土可知孟誠去是刑不必嚴法不必峻吾
知吏畏安懷自有不言而諭者矧當
朝家簡賢致理之日若孟誠者寧能久勞於外而無
前席之遇乎予之所望於孟誠者惟欲持其志無
暴其氣斯善矣幸相與勉之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淳安商輅 景泰元年十二月

贈都憲李公奉
詔上京詩 成化八年正月
幾年閒散白雲鄉一旦
徵書召被
寵光用舍自如心不繫升沈渾與勢相忘鹽梅
還擬歸方鼎材木終須作棟梁好展濟時經
綸策竚聽
清世頌虞唐
知府曹昂

奉
詔上京詞 有引 寅惟
都憲李公孟誠閣下 經濟雄才
廟堂儒器使北虜功歸
龍馭立中朝政肅烏臺幾載林間閑却擎天之
手一朝
天上重思取日之功
召命星馳歡聲雷動某等職當勸駕何以稱觴
敢琢句以製詞遂剪絲而為旆尚祈
電矚試命工歌 詞曰
記取日虞淵聲光烜赫正色立
朝多氣節歸來林下幾載心馳
金闕獨樂園中憂民憂國
聖主九重勞詢岩穴求如元老真難得
黃麻詔起重快覩

天顏悅濟川調鼎鹽梅舟楫

右調感皇恩

前監察御史同郡費廣

送都憲李公奉

詔歸田詩

絶見徵車到日邊又承

恩詔許歸田大臣去國當憂國

聖主求賢肯遠賢紙上功名身外事吟邊風月

靜中天明朝載酒紅亭別應有都人說往年

吏部尚書濟南尹旻

昔日行人避玉驄衣冠今復舊時同利名髣髴

蕉中鹿得失尋常塞上翁一幅蒲帆江漢

外數椽茅屋錦城東逢人莫道爲官事自有

當年使虜功

兵部尚書南宮白圭

當年國步屬多艱投筆聲名動玉關死日曾

從萬死脫

龍顏載得

九重還才堪濟世心猶壯

詔許歸田鬢未斑此去莫嫌無勝槩清風明月

滿秋山

南京吏部尚書倪參

玉雪豐姿錦繡腸明良千載喜相逢手扶紅

日成功早心憶白雲歸興濃明月半逢詩共

酒清風三徑菊和松群生久有爲霖望未許

蒼江老臥龍

都御史四明屠墉

德譽曾馳翰墨場共看丹鳳在朝陽疏陳

紫禁還留稿政肅烏臺尚有光謾解組纓辭

帝里只携琴鶴到家鄉

聖朝側席思賢舊起作甘霖被八荒

巡按御史淳安王賓

出使從來說鄭公我公勳業迥難同昔年納

幣交鄰道今日田

鑾不世功

寶儉丹答盡心舊畫績壓書三詔復原封于今莫謂

飄然去德遠行肴並始終

安岳知縣顏公輔

歸來金紫照西川逕蒴嶺松晚節全萬古青

山為伴侶

九重黃紙夢傳宣氷霜地位尚書發風月江湖

秘監舡多少門生並故吏相逢猶自說威權

巡撫都御史張瓚

功成拂袖返西川天眷平通五福全身在鏡

湖隨笑傲名書金簡聽溥宣絲綸帝上遺詩

草紅袖花間送酒舡占斷四時風月主囂然

誰爲獨無權

廣安僉事鄧杞

風霜曾握栢臺權技老歸來興浩然碧鎖有

心懸

日月白頭無事樂林泉秋風擲葉燒丹竈春水

桃花把釣舡爲憶湖藩

行化日至今遺愛滿湘川

重慶府判桂暘羅旦

曉趋晨漏覲

明光兩袖飄飄出建章北闕猶聞少宗伯西川

閑却老都堂抱加一品

恩光重棹泊三江引興長自古功成身自退赤

松不獨羨張良

順慶知府張海

昔年躬謹事

高皇姚宋勲勞正可方身惹御香扶鳳輦耳聆

天語近龍床明分止水涵秋月令出都城肅曉

霜旌節自從歸晝錦至今朝野姓名香

成都生王伯春

曾竭丹心佐

聖明分符出鎮著英聲威揚胡虜煙塵凈化洽

軍民海宇清霄漢忽傳頒

鳳詔

天恩新許樂漁城詩才贍有陰何妙韻錫餘芳

啓後生

新淦生黄𦤺顯

叙哀有引

古之於親識既沒有輓章有誄詞有原哀有相哀皆所以悼死生之別寄幽明之思故發諸聲歌形于氣嘆自不已於懷者予同年友都憲李公孟誠居官近密出秉使節南航楚氛息北騎胡塵收氣焰烈烈名動華夷累擢通顯天下負奇男子也惜夫未年未遂躋〻而終嗚呼悲哉衰老不能走吊哽咽感傷因作叙哀云

登甲第

金榜鴻臚聽曉傳風雲嘉會若昇仙獨憐此夕天光暗文星下九淵

黄門給事

丹陛鵷班鵠立時侍臣簪筆肅朝儀玉容寂寞今何在忍聽悲歌薤露詞

少宗伯使虜刺

天上皇華動使星西風單騎入邊庭功名不與身淪盡千載餘光照汗青

再使虜刺

鐵騎衝寒獨擁鞍英標聳動虜人看天邊義氣橫秋肅烈日傾葵耿寸丹

投閑置散

倦羽歸來寄一枝上林無樹可相依重雲漠漠夢魂杳猶自驚寒萬里飛

幽明永訣

松竹梅花雪月清歲寒亭畔偶渝盟相思無限傷心淚洒向秋風作雨聲

成化乙巳秋九月致仕知府安居曾昂輓

故封夫人李母柯氏墓碑銘

光祿大夫　少保兼　太子太傅户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脩　國史知　制誥同知經筵事廬陵陳循撰

資善大夫

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廬陵蕭維禎篆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　經筵侍書廣平程南雲書

夫人柯氏諱淑頻今封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世

昌之配右都御史實之母也公與夫人世家蜀之
重慶合州景泰三年之冬偕來就其子實之養時
實奉
勅巡撫湖湘故公棋留寓於武昌又明年夏
詔召實還京師實遂奉公夫人以行至五閱月夫人
以疾卒於官所時六年正月六日也
朝廷自實推恩命有司為營葬祭實將行奉柩歸葬
于其鄉先塋之次亥山巳向謹述夫人平生來求
銘于墓上之碑余與實官同朝銘不容辭其為之

銘曰

有偉柯宗　緜緜其世　重慶是家
相承善義　以戎樹勳　早從武仕
曰諱鳳者　卓冠柯氏　官至百户
才行俱美　實生夫人　克精女事
端靜柔淑　父母所喜　為擇所歸
得於州里　作配世昌　婦道是履
躬勤蠶桑　詎止薪水　善事舅姑
孝敬咸備　處族之和　逮下之惠
推以用之　久而逾至　孤幼貧匱
視若由己　撫卹周給　豈靳施予
令譽在人　無間疏比　子生七齡
識其令器　告于舅姑　成之毋棄
舅曰賢婦　汝為有子　乃令就學
曰究經史　謂底其成　有望於爾
夫人受命　晨夜砥勵　謀於夫君
務承親志　營之郡庠　期以科第
子承其教　勤勉無替　凡百以成
孰非以此　人孰無母　蒙鞠而已
夫人於子　教養兼致　人孰無配
獲助可矣　夫人於家　相其賓祭
人孰無婦　養資甘旨　夫人舅姑
疾賴以洽　生事死葬　咸見由禮
其為德善　孰愈於是　猗
國恩榮　褒封累被　教言惓惓
尤懼或弛　於乎夫人　如斯有幾
其生洪武　癸亥之禩　三月十日

時刻則已　比卒享年　七旬踰二
子男一人　端厚儒臞　初舉明經
為名進士　擢給事中　遷春官貳
簡在
上心　進都御史　兩使虜中
節鉞罕儷
恩及二親　顯至祖禰　詎非夫人
為所從始　蜀山高迴　川水環逝
夫人歸藏　安固莫擬　我銘其碑
示厥來裔
景泰六年正月甲戌哀子李實泣血立石
宣義郎工部營繕所正吳郡楊春鐫

明故資善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右都御史
致仕合陽李公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中憲大夫贊治尹雲南徵江府知府致
仕安居曾昂撰
世有偉丈夫抱才畧負氣節慷慨不羈於隱
處之初猶干將莫耶匣韜未試其光欻爾發
上凌層空散為五彩綺霞晃曜萬丈也至其
肆大設施展布所抱負則必撥巍科躋膴仕
樹功名勳業烈烈縉紳之表故能棟梁
廟堂柱石
國家行當大任也夫豈凡庸委靡而已哉若吾
友都憲李公其人也公諱實字孟誠別号虛
菴其先世家江西臨江府武陵縣人代有名
宦曾祖友政丁元季兵亂隱德不仕偕曾祖
妣劉氏始徙蜀悅合州樂善坊家焉祖永恭
娶史氏父祥娶柯氏母嘗夢巨蛇蟠繞身永
樂十一年癸巳五月二十日午時誕生實是
日諱稱為龍會因以龍會命乳名五歲凡物

並皆識誦詩百首日記數千言弱冠侍祖旅
遊蘇松四至巫峽舟險幾亡命抵合之金沙
洲以拽繩繫江石拜而祝曰吾自此事詩書
更不與汝相親年二十二歲充郡庠弟子員
一夕書樓無燈燭忽夜明蓋鬱發之光歟已
燁然矣正統六年辛酉以詩經中鄉舉明年
壬戌登劉儼榜進士第觀戶部政十年乙丑
春二月吏部選人物豐偉語言便當行止端
莊才識優長擢禮科給事中十四年己巳秋

十六

七月
英宗皇帝北狩被留虜庭
太后命皇弟郕王監國改元景泰差公往淮揚
等處招募義兵二萬餘赴京守城策應時豪
猾挾黨暴橫欲謀不軌公痛繩以法民乃奠
安在科九過審錄公直辨理獲免甚衆一月
之間
奏章二十八九以多言屢遭排擠有同寅諫以
勿復多言公曰坐食天祿職居言路豈容緘

默言不輟至五月陞本科都給事中六月該
文武官奏令瓦剌脫脫卜花王差人講和太
監興安傳
旨堂上官有如富弼文天祥者還之各衙門議
寫公名進本月二十八日宣入會安曰恁日
每進章
皇上素知忠直要差往瓦剌地方與脫脫卜花
王并太師也先議和答曰

十七

朝廷養賢以備任使方今多事之秋固當竭力
奉行但實平日多言而譏擠排者衆恭荷
上知雖不學無術庸敢貽辱
君命安曰斯言善矣少頃奉
特旨李實陞禮部右侍郎廸北講和七月初一
日早辭承
面諭領勅并賞賜從行一十六人晝夜兼程經
榆河驛居庸關懷來等衛俱
命設席餞行初六日次土木地方歷赤城毡帽
山獨石開平等衛沙城小黃河卜頭山九〻

九海子沿途遇達賊張弓挾矢列陣而衝處
之泰然無少懼虜人知是南使下馬羅拜前
引十一日到也先營中用賓主禮相接宣以
大義詞不為屈虜酋歡悅革心奉
駕南還方令讀勅勸飲乳酪次日令右高況伴
送朝見
英宗皇帝於虜庭命定回鑾之計及代寫上
聖母皇太后等書并勅諭賫回奏換迎
駕勅書奉迎還京復又差往犒劳二次跋涉歷

盡艱險以勤劳有功
特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湖廣勦平苗冦綏
輯軍民三年取回本院晉事祖永恭父祥皆
封如其官祖母史氏母柯氏妻熊氏俱封夫
人崇錫
誥命六年春母喪守制天順元年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有忌公者繞之七年遭穿
窬之徒誣枉抄没赴京乙酉
今上嗣統改元成化冡給財産冠帶閒住八年

壬辰欽取詣
闕又被沮抑
特復原職致仕家居鄉里三十餘年以田園自
娱室中五人嫡熊夫人同坊讓之長女德言
工貌咸備孝舅姑睦宗黨相夫致成顯要享
有盛福處衆庶謹禮節絕無妬忌之私婦道
母儀著于閨閫雖成周后妃之淑德蔑以尚
年七十有七以疾卒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初
六日卯時廢楊氏唐王樊唐氏先卒男五人

甈娶魏氏既娶劉氏授通政司經歷司知事
睛娶朱氏貽娶陶氏則未聘女四長春英贅
錦衣衛所鎮撫　嶭次春香贅士人周黼英
香俱先卒再次春秀適生員王元士次圓秀
在室孫女二奇香奇秀公成化二十一年乙
巳八月二十七日卯時卒于家享年七十二
明年春具本
上聞勅工部造墳禮部諭祭差進士張巽領其
事以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四月二十八日丁酉

亥時公與夫人合葬于鳳棲山祖塋之右坐
未向丑予知事既具狀來請銘予與公同鄉
同學同年登第寓
京師同寢處相知最深誼不可辭銘曰
緊侃侃乎風標抑卓犖其人豪職居言路
忠梗立
朝柬使節剛義揮旄單騎虜営直擣萬里胡
塵頓銷詞嚴義正膽氣飄飄貌
鑾輿于紫塞捧日轂于青霄擢亞卿以登
崇階都憲之效勞
贈封三代寵沐嘉褒及其投閒置散樂靜
處以蕭條用舍無預進退嚚嚚灼見其才
略超越氣節孤高考終正寢神歸寂寞訃
音
上聞宸衷動悼錫與渙頒荷
天恩之寵叨生榮死哀千載振耀嗣人如玉
流餘慶於續貂高封馬鬣勒貞石我銘
昭昭

傳文

右都御史合陽李公傳
公名實字孟誠姓李氏別號虛菴先世居江
西武陵高祖卬十郎元時以儒起家官潼川
路同知曾祖文政始來居合州樂善坊因占
籍焉祖永菾父祥皆以公貴贈封資善大夫
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史氏母柯氏俱贈封
夫人初柯夫人夢巨蛇繞身既而誕公適五
月二十日俗以是日為龍會因以命公小字
公狀貌豐偉胸次高明弱冠時嘗商遊江南
歸途舟敗幾危遂奮業儒術為郡庠弟子員
穎敏之資博洽之學瓌奇之文為一時流輩
所推正統辛酉以詩經領四川省鄉薦明年
壬戌第劉儼榜進士試政户部乙丑春擢禮
科給事中屢上章疏咸切時弊己巳秋
英宗皇帝北狩留虜庭景泰庚午公被
命往淮揚諸郡招募義兵二萬餘赴都下策應
時有豪猾乘機倡亂為河道害者公嚴禁以

法遂帖然五月進本科都給事中章月卜數
上愛公者戒以宜少慎默恐賈禍公曰吾所
任言官也食祿而曠職恥莫大焉何敢為身
謀也聞者愧服六月瓦剌脫脫卜花王太師
也先入寇議和
詔命在京堂上官有如富弼文天祥者往使莫
有應者公曰
國家養士正備緩急之用況主辱臣死義也其
可避難毅然請行
上悅陞公禮部右侍郎充瓦剌正使大理少卿
羅綺副之公具奏八事皆與虜所當議者
上覽之曰事雖預度卿至彼隨機應變處之七
月一日
陛辭面受詔敕賜白金文綺及一品服從一十
六人經榆河驛居庸關懷來衛六日過狼山
次土木蓋我師失利處將進歷赤城毡帽山
獨石開平沙城小黃河九十九海子遇達虜
騎擁公譯以我天朝使者毋得妄動虜下
馬羅拜因為前導十一日抵也先營相見以
賓主禮責以大義氣壯詞直虜酋悅服具乳
酪禮甚恭許奉
鑾輿南還次日朝見
英宗行在所面定回鑾之計領書辭歸奏換奉
迎敕再使往還備嘗艱險
英宗還都
朝廷嘉公勞績進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巡撫湖廣
賜誥以公所居官贈封三代苗寇為患以兵剿
之岷王謀為不軌擒送京師除兇暴安善良
恩威並行政化大洽五年甲戌
詔還掌院事風裁凜然六年乙亥春毋柯夫人
歿守制
英宗復辟有忌公者讒之免官家居天順癸未
鄉人有訟公於
朝者逮繫錦衣衛獄時錦衣門達擅權作威福
素忌公威名凡入京差千户侯爵之譖將不

利於公一日
英宗坐便殿召達令問公有何言達覆
奏以公云其所言者非臣下所得聞必面陳
乃可
英宗俛首泣下因不豫而入達退而懼不敢加
害後數日
英宗登遐
憲宗嗣統廉知公無辜給還所沒家貲令冠帶
閒住甫抵家而父歿將葬陰雨連旬公默禱
至塋日天開雲霽既葬復如初人以為忠孝所
感成化八年壬辰驛
詔赴
闕沮於言者復職致仕優遊田里幾三十年以
山水文籍自娛二十一年乙巳八月二十七
日卒上距生年永樂癸巳得年七十有三訃
聞
朝廷遣進士張翼造墳布政司參政唐震
諭祭
恩禮備至配熊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唐氏王氏
樊氏子男五唐出曰旣曰賙王出曰睍通政
司知事樊出曰昐曰則女四皆適士族公歿
後旣以傳屬予予謂公大臣國史自當有傳
然近世士大夫又有家傳者以其詳悉非金
匱石室抽書者所當錄故備載家乘以示後
昆也予素辱公知愛故為撥拾大槩為傳俾
後有所考焉
贊曰
士生兩間能建立事功者一曰識見二曰
才能三曰氣節非識見無以燭大機非才
能無以當大任非氣節無以處大變公也
兼而有之所以為賢諫官為良使臣為明
執法隨用而效聲績炳然或以其使北一
事方之富鄭公予以為鄭公當兩國和平
之時而公適逢天地反覆之際時勢難易
必有能辨之者嗚呼若公者其亦豪傑之
士乎哉

弘治十六年癸亥春三月吉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同郡何
悌順卿書

附録終

虛菴奉使録後序

右奉使録一帙吾鄉太虛菴老先生奉
使迤北紀行之書也古人遇事必書故
有史有懐必詠故有詩若典謨風雅頌
其濫觴也後世因之史之變有傳記詩
之變其体不一其義一也故有行者必
紀之亦其義之一也老先生奉使遠極
沙漠誠切忠愛何可以無紀也其月日
紀時也其山川紀地也其艱險紀事也
其談論紀綱常也凡所紀輒有所詠紀
性情也已而鎮服犬羊扶還
天日天理正人心安其有功於
國家有裨於名教豈淺淺也否則西域之
傳偽國是也河梁之作虧臣節也孔子

所說對之尊君命之不辱老先生兼有之也夫文章之所以流芳者曰功業曰文章老先生有是功業又有是文章以紀之是固可以世傳也附錄首

誥諭重

君恩也次詩文昭清議也次誌傳詳實行也若其他

詔敕奏議皆火於壬寅而詩集則己壽諸

□陽府之梓故不贅也

嘉靖壬午六月既望鄉晚生鄒遵序

虛菴集終

出使錄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一名使北錄明李實撰實字孟誠合州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右都御史以居鄉暴橫斥爲民事迹附見明史楊善傳景泰初額森議和朝議遣使報之實時爲禮科給事中自請行乃權爲禮部右侍郎偕少卿羅綺往使頗得額森要領及楊善再往遂奉英宗南還此乃所紀在漠北見英宗及與額森辨論之語史稱實謁上皇請還京引咎自責失上皇意而錄中乃云實以上昔任用非人當謙遜避位之理懇切應對上喜從之與史不合蓋英宗急於求返陽諾而陰憾之實未之覺也

東征紀行録一卷

〔明〕張瓚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征紀行録一卷》提要

東征紀行録　　國朝典故九十五

播境有苗弗靖予奉

命率師撫勦以成化十二年丙申秋九月廿日發蜀城從眉嘉叙瀘舟行凡十有二日達重慶府自重慶陸行九日抵播州整飭兵旅凡廿有三日自播州三日達餘慶長官司又二日達白泥長官司又一日至黄平撫司駐劄行事又四十五日始事竣首尾凡一百奇三日惟行役有誌

古人是重況興戎大事又可無紀因自重慶師行至班
師之日凡所經歷山川與應事後物之槩各備書之且
各系以小詩一首用備他日間覽吉行不載也
本年十月初八日重慶軍渡江而南登城南高山整肅
士馬將佐以下壮氣可掬馬上口占四絶句云長于師
師吾豈敢謏承兵柄付書生南山高處行作令龍虎
雄才聚柳營○鳴笳壘鼔發渝南手挈三軍駕兩驂
料得東留諸部落馬前不信是張堪（因大酋山谷恐
䠶梁
聖主寛仁浩莫量諄示小臣毋妄殺賊魁擒盡吏擒
王○十萬貔貅入播來秋毫無犯市門開此行本為安邉
計說與諸莫須猜是日宿百節驛夜山而行陂平相半人
不覺劳驛在溪橋之口面燕尾山水聲汩汩㝠山嶤峚
亦有佳趣更成一詩百里長途險復平眉與緩步路
莎行明朝纔是崎嶇道入播初經第一程○初九日過
白渡驛宿綦江縣是日途次大風有寒意行境有山峗
然在東起自重慶城南為真武山中為雲篆在百節為
燕尾在白渡為鳳冠在綦江為太公皆一山發跡綿亘二百
餘里矗矗起伏不絶漫不識其所關也有詩紀之峯巒叢亂
白雲封綿亘東來幾萬重形勝不仝名亦異只堪惛
亂不堪縦○初十日宿東溪驛是日微雨過綦江三十里有
山名魚梁高不可名土人謂此山直抵播州千里不斷東
行百餘里皆高山懸崖曲折難於趍陟而兩山樹木蓊
欝翹草可愛亦足以豁幽懐也峯巒潑黛號魚梁萬壘
峯連至播陽形勝有餘行部惡宜情到此倍凄涼○十一
日宿安穩驛是日過桂崖與九盤坡閻王扁皆羊腸鳥
道若下井登梯居人綦播相參土音不可省九盤曲折
白雲邊下視平途井底連始信前人不欺我分明蜀
道若登天○十二日宿松坎驲即古夜郎故地為李白所
貶處去驲不三舍有縣治遺址及竹王祠基尚存是日
過清齋木交二坡甚崎嶇不可登行者行于宣慰使楊安
率其部屬迎至境上貴州鎮守總兵巡撫三司亦遣佰弁
二人至途問候有古詩投節三笛過夜郎徘徊因咲謫仙狂
人亡邑廢名空在猶有祠基說竹王○十三日宿桐梓驛其
日過九龍山山有合抱青棡萬樹周圍九山㵎遶一山在
中土人謂之九龍奪珠又過櫃崖崖如削壁上有懸石
如櫃形土人謂魯班有木具在内人近視之輒出奇椎殊
荒唐可咲爲之詩曰顛崖懸石刑如櫃恠誕相傳児物
封矗起一山環九嶺土人猶作奪珠龍○十四日宿播川驲
俗謂鬼崖又謂鬥山其日過滴泪三坡坡皆陡數里迤𨓦

陡峻與夫拾級而上流汗如注予亦步登不百步如重負
在足喘息莫之前又過大小二箐雖不高險而廣蔿大
斧樹陰交合竟日不見天色殊是淒楚已而領東朱
迎撫時傑遣百戶劉昇至詢之舊事歷歷非前日有可
感者紀行有詩何代人稱滴泪坡陂陀一望更嵯峨與
夫躑躅頻揮汗拾級行行費力多○十五日宿永安驛
俗名四渡水是日過樓山其山多磦砢圓尖獨立如樓
連珠數十不止故名中道兩山相峙樹木蓊鬱曲逕百
折望之殊覺無路而迤邐七十餘里皆能容八人肩輿
亦可愛也抵晚楊宣慰又率屬來迎道上有言兩山
對峙樹交加一逕潛通百路賒蓊鬱不知天色朕馬蹄
薄驛日西斜○十六日抵播州爲湘川驛是日山勢自
永安驛至播已漸低路可通車居民富庶有江南氣象
楊宣慰父子率其土兵萬人布營壘於十里之外砲馬交
作軍容甚都抵城宿宣慰司謾賦一詩山到湘川勢漸
平田連阡陌戍連營居人萬井青山外雲水中間是播
城○十七日與楊輝宣慰計議行軍事宜彭參將遣指
揮許昂至○十八日馬布政副張僉事予言至彭參將再
遣百戶議兵事至○十九日貴州都指揮許昂遣平越
衛江指揮議進止○二十日陳豪爛土舊官 官張見子

永慶率其子與部屬三人洎天霸苗平寨首保而利逆
其部苗阿黍皆至納款示以軍威曉以利害給以榜文
犬牌各苗遂叩首刻木領以諸寨悉歸劳撫而去○二十
一日出演武場觀兵犒師條示行軍進止之宜○二十二日定
行軍次第○二十三日遣典史侯祥往貴州議卷鎮撫
毛顏往酉陽約束土兵○二十四日微雨頗寒衣加薄
綿○二十五日遣指揮劉忠率合州江津等處兵伏千
三百人爲先哨因喜叛寨多聞風納款賦一律識之萬里
遐荒古夜郎提兵十日駐封疆攻鍾伐鼓將從事吠犬跳
酋漸息狂猶者帥師負自媿遠人遥化正宜揚武憑
一紙招安檄盡取苗圖獻
聖皇○二十六日遣千戶劉泰率巴縣永川各縣民兵千三
百人爲次哨○二十七日微雪宣慰楊輝父子率其所屬
土兵八千餘人稱蠢啓行爲三哨再給榜遣千戶劉顒
全頭目楊廣入天霸深寨招安○二十八日自謂不謹遂
成抹薪之憂通夕不寐枕上口占自訟自喻摩卿爲
若爲情伏枕支頤百感生樂門不除通夕火漏籌數
遍五更聲謬悠厚亨宜承罰檢點平生傾自明斗
柄來朝當建子也知剝盡復元亨○二十九日遣指揮
李鎮率長寧鏢手千人爲四哨貴州都司差指揮高

賢齋文至〇三十日遣指揮宋禎率江安鏢手千人爲
五哨是日三司官先發〇十一月初一日貴州巡撫鎮守總兵
遣指揮楊雄來議進止〇初二日恭遇
萬壽聖節率屬行禮畢誌喜有詩慶雲扶日上蓬萊
萬歲君王壽域開大地歡聲同舞蹈九天佳氣見昭回膽依
身在遐荒外忠愛心從炙背來天保謌成偏雀躍臨風
欽獻嬿微才是日都指揮李璋輕騎先發爲招撫之計已
而戎州孫參將差百戶陳祥齋文至〇初三日原差齋
榜招撫頭目何清田備陳招安之由與丹章谷秀久叛
山苗向撫之意隨差千户郁貴促三司前進招安〇初
四日晴〇初五日閱武且犒戎縣鏢手〇初六日遣百戶王
永慶率嘉定等州縣民快千二百人爲六哨是日往播
己廿日登下獨坐忽成老母之思爲之悵怏不勝懷抱賦詩
日自訟獨坐悲身事高堂有老親音書勞歲月定
省曠晨昏霜鬢能欺容塵纓解縛人式微徒在誦
捲卷益沾巾〇初七日微雨遣百戶張永讓率戎縣鏢
手七百人爲七哨三司既先發而米鹽戎馬之事率於
一身殊覺尾瑣因賦一律自喻且以喻同事者僻壤
誰籌筆軍門自拱牙旗朝布令刁斗夜聞聲
秋伐非吾志懷柔是本題三苗雖異種一視總黔

黎是日石硅宣撫馬澄率土兵至〇初八日犒石硅土
兵郁貴田自白泥〇初九日率師發播東行馬上有
口占曉總三軍發鳴笳吶喊齊瘴烟隨日散壯氣
礙雲低羽纛金輝目花驄鐵裹蹄狂苗因落膽孩
款莫猜攜其日循山依澗而行不甚崎嶇中道登高
山立馬四望萬山在自莫知所窮火地水田殊無隙地
蓋士人不事工商竭力耕作然也晚宿仁水驛立馬高
山望遠天層巒疊嶂画圖懸林林萬井深山裏不見
人居見竈烟〇初十日宿湄潭驛其日甚寒高樹
雪片凍合不解望之真幾林一樹而行次深箐高山
草奔蔽日並若無路凝睇山次寵殆如雲詢之則土地
肥饒地利甚厚人樂居之且無訟無盜蓋遐於播中諸
處遠矣喜而有詩不問征苗且問民水田山地兩宜人
鄉無盜賊民無訟疑道湄潭別是春〇十一日至鰲溪驛
宿餘慶長官司其日過土門嶺與野貓山皆崇山峻箐
蹁此雖高低回折亦可容車自湄潭東行四十里皆湖
廣橘橋衢毛田與播氏相參住漸東行廿餘里率荒
野無人居惟長奔怪石相爲高下然地多蔽蕪一望
如黃雲土人籍之充饑民不滿二里流亡相半而全設
正副長官輕肥自若豈撫綏之失道歟事雖懲兇

詩以紀之征旆行行日欲西黃茅深處是鰲溪民惟
十室官全設誰把流亡戶口稽〇十二日宿岑黃驛其日過
茅山坎其山蜿蛇自北而南嵳峩不可名循山趾行廿里
為坪鋪從次口東進深谷幽箐竹樹蒙密路在翠微
絕頂上下兩難如此者又廿餘里始出坎度烏江江不甚
闊而東西兩山壁立相峙水如建瓴急流奔湍怒號
激摶難設興梁皆以桐槽篾纜貫縛為渡倚岸即
登高山路從天落騎者皆舍馬不登更十餘里為崖門
高峻益甚行者手喘流汗浹背至絕頂處回首延佇
萬山皆下而猿猱之聲畔號鳴鬧之殊為凄楚蓋自
綦江以東路之崎嶇山之巉險莫有踰於此者山之
西有路通草塘安撫司不百里尚沒關隘土人守之過江
而東皆草塘舊征苗寨自鰲溪至岑黃土人居者絕少
惟崖門有偏橋一屯居人在焉而岑黃在曠野草莽之
區四無人烟岑寂為甚驛官如過客居僅茅屋三間而
已詩以紀之鰲溪東指是茅坪百種崎嶇未易名烏道
真從天際下馬蹄如在井中行一渡江水人難涉萬
仞崖門鬼亦驚自是客懷禁不得猿猱啼樹更凄清
〇十三日宿白泥驛白泥長官司在焉其日過小烏江與
小腮箐路甚崎嶇土人號拌犢多住山趾近驛皆偏橋
興隆黃平三衛所屯田頗為富庶是途復道繞羊腸深
箐長林走虎狼山水不全人亦異一般土著號拌犢〇十四
日宿黃平安撫司黃平千戶所在焉其日大章大小二箐
餘皆高脊長坡迤邐斜險不可行三司官楊宜慰與貴
州許昴都司各率官兵中道相迎日西抵城兩舍黃平路
行行到日西箐依山趾去坡與樹稍齊夜馬逢高澗
寒猿到處啼却憐荒服地何事走輪蹄〇十五日以天
覇諸寨久招不報為憂五鼓時乃具衣冠焚香啓𥳑
卜以靈棋得二上一中三下之課其象為天陰雲升陽
從下與君子治亂小人畏懲解之者曰陰竊陽位如
雲之升盛陽在下將登九五除逆禁暴衆邪自消小
懲大戒此卦臨人宰制及長吏得之最佳筮畢予乃喜
曰事當濟矣遲明楊宜慰果率人叛新服酋頭寨
長寄保等十有三人來歸寄保蓋積年賊魁諸寨
長皆聽節東者撫諭既事且自相刻木發誓願以所
占田寨還主刻日各歸原巢冀免拔伐困幽原之獨
貴遣歸合營萬卒聞寄保納款皆咲言啞啞吾黨亦
為之解顏兵法所謂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者有焉於是
益信靈棋報人之不爽也賦詩識喜遙待節越到黃
茅盡道斯行殺氣高龍虎三軍初入覺犬酋萬醜已

拔刀鬯炟瘴霧隨風散封豕長蛇望壁逃從此播東康
定去干戈高閣不須操其日彭參將產指揮張英來迎
○十六日貴州都指揮司整至自都勻舍人劉清任尚自京
回○十七日犒酉陽邑梅土兵○十八日○十九日徵兩指揮
李鎮安德宗綸等率漢土軍兵六千三百人進重安是
日灣溪翁當等四十六寨寨長何條等六十有五人
詣軍門獻牛二頭釬以弋努納款後拜各刻木發
誓悉還原占田寨懇乞罷勦犒賞撫遣而歸詩以
識之夭霸田初復灣溪寨亦歸大酋能聽命戈戟不
勞揮次第施仁政權宜息殺機劫慙蹂溪術萬里

仗
天威平茶土兵至○二十日指揮劉忠率江戍二縣鐸千十
六百人前進參將韓忠遣人齎文至○二十一日大雪都指
揮李璋率官兵五千七百一十人通統漢土軍兵一萬一
千八百二十有一人入灣溪撫勦不服苗寨○二十二日宣
慰使楊輝率土兵九千人入重安行事湖廣都指揮鐵
堅偏橋衛指揮張齡至○二十三日以楊宣慰等率師
東征欲其善始慮終殊切憂懼乃集古詩句爲八
章勉之○駟騵彭彭愛方啓行既敬既戒憂心京京
○整我六師其會如林夙夜匪懈不顯亦臨○肅肅宵

征蹻躍用兵上帝臨汝赫赫明明○驕人好好念子慄
慄戎有良翰方井元老○駟牡騤騤烈烈征師以謹醜
屬無縱詭隨寇我人斯民亦勞○止豈不夙夜行邁靡
靡○征人伐鼓外禦其侮持盈守成繩其祖武○敬愼
威儀纘戎祖考世執其功南土是保○二十四日雨○二十
五日○二十六日長至禮成有言至年年在異鄉不長禁
此日寓遐荒憔悴聲裏經三月肅校旨中見一陽天運
如車頻自轉客懷無日共爲長浮生碌碌年華邁兀
坐書雲思杳茫是日得灣溪諸酋納款之報○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貴州劉副使本龔參議晟都指揮張驥蔡

英偕至是日千戶劉顒頭目徐泰自夭霸回聞已撫寨
首寄保等背約敗誓將爲別圖○二十九日遣劉顒徐
泰入軍營○十二月初一日貴州三司回○初二日彭參將
遣指揮方琛賚文至黔江官軍至○初三日馬布政張
僉事入重安遣驛丞朱侮往清浪是日以夭霸苗賊
敗誓將事攻勦復卜靈棋得三上二中三下之課其
象爲在上方直下人供職有志不爲所求皆得姑記
以俟抵曉遣百戶程俊入軍營○初四日重慶衛指
揮左貴率官軍東進○初五日遣土官同知楊野入
灣溪○初六日程俊自灣溪回馳報連日攻勦削平

諸寨斬得數千人已而捷報踵至軍門歡聲如雷殊可
快也是日孫參將黃參議差百戶蘇欽楊雄齎文至○初
七日遣長官張淵入營議事其日楊郢回自湾溪得谷
山新附四十三寨與丹章密秀新附三十四寨納款之由
丹章蓋六洞山苗素無官府鈐束者今一旦得之亦可喜
也○初八日都指揮許昂差人至○初九日百戶程俊入重
安舍人王洪回自剿襲遣指揮宋禎率民鏢入峭其夜
一更漏下十刻迅雷閃電交作良久自西北而東南如
此者二非特而雷良可畏也○初十日大軍移營入天坝
○十一日遣舍人陳敎齎文往湖廣且令順問老卅起
居○十二日百戶程俊入天坝張淵回自湾溪朱敏回自青
浪二司移入清平○十三日○十四日彭督都差人至宣慰
使楊愛兄弟回自重安布政司差吏目吳俊至○十五日
寒甚遣百戶楊雄入營十六日大雪重安長官馮琇回自
天坝備言諸苗聽撫之由○十七日長官張淵入天坝茂
州孫參將差指揮顧恩齎文至○十八日○十九日發戎
縣鏢手回○廿日百戶楊雄回自軍營○廿一日○二十二日
以駐黃平爲久遠抱岑寂因院壁所題崆峒壽意
輒題其上曰驚車兩月駐黃平世路干戈惱客情何以
崆峒諸老子等門騎鶴下瑤京是日張淵回自天坝

巡按貴州李御史差承差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劉顒
回自天坝○二十五日都貴程俊回○二十六日三司官與楊宣
慰差人馳報自率師旅入湾溪丹章天坝諸苗或撫或
勦彼皆望風披靡地方底平以是日班師仍留播兵一
萬人爲備禦之計以防剽竊鳴笳疊鼓振旅而歸因
原其行師首尾集詩傳句爲十章倣古人矩蕭之意
用識其事云其詩曰旂旐央央載飛載揚式遏寇虐
不敢怠遑一章檀車煌煌武夫洸洸柔遠能邇覃及鬼
方二章駕彼四牡四牡孔阜我行既集執訊獲醜三
章既出我車既破我斧斜斜武夫仍執醜虜四章出
車彭彭如雷如霆赫赫厥聲適觀厥成五章擊鼓其
鏜干戈戚揚以謹無良以綏四方無此疆彼界莫敢不來
王六章我車既攻駕言徂東歷此群醜在泮獻功七章赫
赫業業一月三捷伐鼓淵淵在泮獻馘八章迺陟南岡
既溥既長徹我疆土告成于王九章鼉鼓逢逢以奏膚
公于疆于理
天子之功十章右旂旐十章一章六句九章章四句是日貴州
鎮守巡撫總兵遣指揮楊雄至○二十七日犒勞回軍○二
十八日發黃平○二十九日過白泥道中有樹合抱勢干
雲霄馬上伎癢披題以詩用紀歲月鳴笳疊鼓擁

班師不用磨匪吏勤手挈笛圖歸
聖域萬年樹上謾題詩○三十日抵餘慶長官司度歲公寓
岑寂百感縈懷悵然有作暫憩征驂度歲除感時閔
己謾躊躇過來歲月應難復老至聰明漸不如停世幾
何常作客遐荒萬里獨馳車遥知故國高堂上白髮慈
親正倚閭
成化丁酉元日偃指犬馬之年爲五句檢點平生多爲
謬妄望道茫茫孔子所謂五十無聞韓子所謂聰明
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者予皆備之矣并
天舞蹈之餘輒有口占自訟萬民物共欣欣又見春光
漏紫氣回首五旬成漫浪浮生百歲喜平分光陰荏
苒年華改道德蹉跎鬢雪紛遥想故山風致好幾時容
我息勞筋○初二日湄潭道中積雪初消險途泥淖
因念自爲播東之役倏忽良久民庶有飛芻輓粟之勞
士卒有眠霜臥雪之苦茲得凱旋舉有室家之念晝
行宵征雖風霜勞苦有所不憚既喜其歸又從閔之
因集詩傳句爲四章以達其意且以自閔云駟牡騑騑
雨雪霏霏三事既緒式遄其歸一章悠悠旆旌蕭蕭宵
征君子于役式遄其行二章六轡如濡匪安匪徐僕夫況
瘁胡寧忍予三章執轡如組王事靡盬征夫建建適彼

樂土四章右駟牡四章章四句○初三日過仁水驛抵播州
敘裝吉行口占自諭且以諭人也瀟瀟行李戎征途除却
衣愗一物無紙恐傍人猶画誤也將笠思苡謗明珠二右
紀行一通自出師至班師回播止此外皆吉行在所不錄然
所紀皆日用常事若爲貿眉漫浪無所關紹至於山川
道里之險阻未盡戎馬之徵調風俗氣候之不齊雲物
之變態苗情之奸深與夫行李驅馳臨高履險可驚
可愕之事亦可槩見一二大抵播爲古夜郎地去蜀二千
餘里人情風俗與蜀頗同而夭㙮六洞諸地則三苗種
落去播又千里　王化不覃實封豕長蛇之區其地
險而深拗其人悍而貪殘蛇蠱酖毒家以爲常拂之必
中之必死喜人怒獸殊無倫理資長鏢大弩爲利以吞
併占併奪爲能剝自據有天票休猺田寨壘三十年所
司頻年招撫莫之或德總戎大帥亦嘗兩入其地竟莫能
闖其藩籬雖欲爲招撫覊縻之計亦不可得今以書生節
師奉　辭撫勦而兵戈所至之境皆望風披靡投戈投
首不敢仰抗若穽中之肉縮中之魚乃使數千家被逐
苗民得以鑒手光復舊物而我全師凱旋者豈兵力所
能讋服哉蓋群醜積釁深
重

皇天悔禍兇神默牖其狂而又
聖天子威德無遠弗屆之所致𠂤膺小子何敢自冒其功邪
夫自興師以來執戟之士臥雪眠霜轉輸之民勞筋苦骨
殫驅一方靡費公帑驅馳焦勞百端叢脞顧用事之
孔難而成功不易傳所謂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者是已
惟諸酋歹心朝誓暮悔卒無常信未可遽同吾人氣稍順
使此在馭之者何如耳馭得其道不失其心彼固馴服雖
犯戎爲父子苟待之不以其信役之不以其旨或朘削
之肆行或徵求之無度雖禮義之民不能保其不貳而
赤子亦爲仇讐况彼卉裳血食之蠻貊哉予故於紀行
之後設贅興師征復之難苗醜靡常之性與有司撫
馭之道如此用以自閱且以曉司馭者豈徒爲日曆云乎
哉孝感八寨道人識

題東征紀行錄後

右東征行錄一帙
都憲孝感八寨先生張公所著其間日系以事事述以
詩詩具以實故山川里道之遠蠻情風俗之異兵衆之
進止撫勦之宜否與夫號令處分之詳跋涉馳驅之難
患備禹末乃復以控制綏懷之方諭諸司馭者其用
心可謂至矣蓋公奉
天子命巡撫吾蜀兼理邊務威惠賞罰一循至公用是七
群晏然兵民安戢屬以播東之酋作孽屢諭弗率爰
發兵往討之自啓行至振旅凡得日幾百有三而大致克
捷俘數年之患千里之域怗怗告寧其神速如此非諳於兵
法者不能意以禱之愚竊意公之所以致是者有由也
蓋用兵之道所忌者驕驕則不能取勝矣今公則不然
觀其詩有曰誤承兵柄付書生又曰儒者師師貞自媿至
其成功則又歸之
聖天子威德所致未嘗矜其長而有其勞其謙謙抑畏之
心恒存諸中宜其不伐於言而足濟於事也若謙之九
三日勞謙君子有終吉公之謂歟昔唐裴晉公淮蔡之
平宋虞雍公采石之捷皆以儒而收將帥之功光昭史
冊千載不泯今我公之美豈多讓於裴虞者哉然則

是錄也其將爲今日太史氏之所採焉者矣敢題諸

後以俟

成化丁酉春閏二月之吉淮右徐禴拜手謹題

東征紀行錄一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張瓚撰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戊辰進士官至總督漕運左副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傳瓚爲四川巡撫時以播州宣慰司楊輝言所屬天壩干灣溪寨及重安長官司爲生苗竊據率兵討平之此書所錄乃其自重慶啓行迄於班師之事起成化十二年丙申十月終次年丁酉正月凡一百三日皆排日紀載間附以所作詩句明史瓚傳載此事在成化十年與此書互異然此書爲瓚所自記年月必無舛誤也史又稱瓚功名著西蜀其後撫蜀者如謝士元輩雖有名不及瓚惟天壩干之役或言楊輝溺愛少子友欲官之詐言生苗爲亂瓚信而興師其功不無矯飾今觀錄中所記瓚但駐於黃平居中調度實未督兵親行或出於所屬之妄報瓚不審核遽以入告歟此則當以史文爲據不以所自記者爲據矣

平蠻錄一卷

〔明〕王軾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蠻錄一卷》提要

公安　王軾

欽差提督軍務南京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王軾謹

題爲捷音事。先節該欽奉

勅：該貴州鎮巡官奏，普安蠻賊米魯，僭號無知，夷婦未曾伏誅，土官支屬謀奪官職，地方近又聚衆拒捕，殺死官軍，兇惡益甚。今特命爾前去提督軍務，照依兵部議奏事理，博采衆論，講畫方略，會計錢糧，酌量地方遠近，官兵多寡，隨宜征調，會合剿殺。各該鎮巡等官，俱聽節制，一應軍馬錢糧等事，悉從便宜區處。爾須親臨調度，申嚴號令，相機殺賊。士兵所得賊人財物畜產，就給本兵官軍。斬獲功次，從巡按御史紀驗明白，以憑陞賞。欽此。欽遵。又節該欽奉

勅：逆賊米魯等糾衆據險，將鎮守內官及三司方面等官困虜殺害，損折官軍。朕念生靈荼毒，賊惡貫盈，不可不加剿滅。兵各至日，作宜斟酌調遣，宣布恩威，明示賞罰，令其奮勇效力，會合勦殺，務俾逆賊授首，地方獲寧。斯副委任。欽此。欽遵。臣到貴州，仰遵

勅旨，博采群策，調度兵糧，商確攻戰計畫，已定。即於弘治

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進止查誠齊集調到軍兵會同鎮
巡等官申嚴號令明示賞罰謀取衆長兵分八哨參
將趙晟督令清浪備禦官軍并永順兩江口等處長
官彭世英等土兵從大盤江左哨進薫提調各哨都指
揮張泰李堂領普定等衛官軍并酉陽宣撫冉舜臣
等土兵從小盤江右哨進都指揮崔鐸僕守領永寧等
衛官軍并播州貴平安撫司同知楊才等土兵從石壁
江中哨進兵備副使周鳳督同都指揮黃京等官軍并
督領泗州城頭目王傑班維黃瑤等土兵從岩布河
後哨進尤瀘大兵壓境各該城池并盤江恐賊窺伺分

委都指揮楊芳洛忠王湘魏紀司繼先各嚴加固守總兵
曹檣統兵於盤江東岸劄營遮振通行督責巡覺察御
史戴乾左布政使黃璉右參政羅安左參議王果僉事龔
嵩朱儀俱隨軍討議往來督哨軍需賞仍委左布政使
黃璉經理軍儲餽餉分委參政羅安參議王果區畫
并知府任儀羅璞隨同價運又恐各哨別有姦弊行令
僉事龔嵩朱儀隨同御史戴乾巡察及行鎮守雲南
總兵官黔國公沐崑巡撫右副都御史陳金親詣交界地
方督率三司都指揮劉桓孫輔李增左布政使李韶參政
張朝用參議張璠副使王臣包裕僉事王懋中各整

兵備糧運謀設策將在彼軍兵亦分為四哨從亦孜孔
羅雄州亦佐縣抵長江肆路進入面會合一鼓齊攻臣領
都指揮李政指揮李佐等軍兵親臨調度居中節制遇
有各哨報到剿敵時出奇兵策應致仕署右都督王通
及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適至軍前王通贊畫謀
畧黃珂欽遵原奉
勅內申嚴號令明正賞罰事理嚴督各哨軍威益振隨該
參將趙晟開報正月二十九日兵往查城先選驍勇官兵
一萬員名取路前進將賊首未魯福佑黨惡六隊窘下
阿舊等七寨克破斬首三十七顆各賊因見我軍勢盛

抵敵不過黨夜奔過大江投依毛口等寨聚集長牛皮
古蠻賊要來截殺二月初五日親率軍兵設法置造排筏
壓二色等寨至初八日督令都指揮張泰李堂等率領
軍兵奮勇渡水過江殺退賊衆就陣斬首一百三十四
顆餘賊丟棄鎗刀奔命潰散本月十一等日又督軍搭
橋過江連日哨捜六隊山箐節斬賊級二十九顆探得
餘賊奔入箐迷山高險難攻累令鄉導誘無不肯
下山十三日督發軍兵分路齊上與賊對敵就陣斬首
三十五顆各賊怕死情願投降照舊當差十九日統兵大盤
江劄營驗見蠻賊裝河西岸下把截拒敵當督指揮

劉復等率領軍兵沿河撑船過渡與賊對敵斬首十
七顆餘賊奔散二十日督軍拆作浮橋二座備砌芝斷
路道二十餘處二十一日領軍過江哨通𣵀呵咯喝亭
等勦要路直至安南衛解圍進城人心忻悅連日督發
軍兵出哨砲右定王山寨遇賊迎敵各兵奮擁向前殺敗
賊衆陸續斬首五十一顆二十五日又督軍兵哨攻阿彖
山寨斬首一十六顆二十六日攻打大規模寨斬首一十顆
二十九日分兵攻打賊首阿舊寨遇賊出敵斬首四
十四顆俘獲賊首阿舊册妻三月初三日移兵進至阿
傍寨劄營督軍前去攻打阿保利硬寨斬首二十六
顆初三日復督阿舊山箐并哨攻營嶺寨共斬首一
十五顆初九日起營至江西坡遇賊出沒追趕入箐斬
首二顆就於新興劄營十一日發軍出哨歹陳箐斬首一
十二顆二十四日統領羅塘探賊開通普安道路十五日
就攻福佑為惡家奴第三寨斬首六顆四月初二日督
軍攻打豬峒大竹山箐哨嶺抖箐共斬賊級四十餘顆
本月十三等日哨捜堂下沙索山箐生擒反賊一名
斬首六顆通前共擒斬賊級四百八十一名顆俘獲賊屬
男婦大小五十八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四十名口燒毀賊
房倉二千餘間得獲賊牛馬猪羊牲畜米穀無算

又准總兵官曹愷開報督領兵在盤江東岸劄營官軍
并酉陽保靖等處土兵自二月二十等日節次搭造浮橋
過江用巴山虎壓貳色等器出奇正之兵用間諜之謀克
取阿蒲扯鮓亨雞等寨并渡奪盤江攻捜阿以沙索
等山箐獲寨擒斬賊級共五百一十五顆跌崖落水及被
火燒死者不計其數俘獲賊男婦一百名口奪回被虜
旗軍男婦一百八名口得獲豬羊牛馬萬數燒毀賊房
倉二千五百餘間又准致仕署右都督王通開報率領軍
兵自三月初一日過盤江進抵安南衛因各哨官軍士兵告
稱普安蠻賊兇狠難敵累以計誘嚴諭將士所向克
捷會臣選差鄉導李文等多設計前去蘆塘賊寨取
出被虜太監楊友又節督指揮葉昊等領兵攻克阿黑
阿雞涉索等二十餘寨斬首二百四十七顆燒毀賊房倉
不計其數又據督軍兵備副使周鳳呈報領兵從岩竹
河進哨探得蠻賊萬餘在長坪嶺高頂據險立柵山陡
難攻二月二十日多方設法督率軍兵緣藤蟻附併力齊
進賊徒接戰自寅至申擒斬賊級一百四十四名顆跌崖
死者不計其數兵鋒乘勝長驅又追斬首級二十七顆十
三日率兵直抵安南衛賊方遠遁圍困已解連發軍兵
三次哨通盤江官路接濟軍兵本月十七日又督士兵

三萬分路攻打三賓阿黑紫墻大章邏迋等寨壹賊拒
敵軍兵奮勇殺敗擒斬賊級九十七名顆二十六日移營
到阿舊寨山下遇賊對敵斬獲首級一十八顆三月初一
日督兵四萬從地名者羅移營至廖旗箐阿𡍼地方條見
蠻賊數千駐劄高山迎敵乱下擂石弩箭軍兵奮勇殺
上殺敗斬首四十二顆餘賊奔散初二日又督兵攻打石頭
魯泥砍者必康等寨首賊阿烏騎馬率領賊徒拒
敵副使周鳳親冒矢石射仲阿烏墜馬臨陣斬獲首
級軍兵乘勝斬獲餘賊首級三十一顆初三日又督軍
兵攻打普喇次及蘇羊場以立堡所宗賊寨擒斬賊

級一十九名顆初四日又督軍兵搜捕廖旗箐遇賊五
百餘騎迎敵軍兵奮勇斬首一十八顆初八日訪得逃賊
藏匿南俄山洞據險樹柵當督頭目王傑班继率兵六二
萬尋見賊洞四面攻圍三日克破斬獲賊級一百十顆
十一日又督兵哨至芦塘賊婦米孕等聚賊三千餘徒
迎敵交戰數合頭目黃蛮奮勇臨陣斬獲不知名首
賊首級一顆餘賊潰散十五日發兵攻打法泥賊寨斬
獲首級四顆餘賊遠遁移兵至安南千户所解圍當
督都指揮魏紀統領安南千户所官軍并營長阿業
達等土兵月日不等攻打阿克剌沙查等寨并樓龍

場楊溪石關口等山箐與賊敵戰軍兵奮勇殺敗擒斬
賊級共二百一十三名顆又督都指揮黃京指揮陶英發
兵役搜廖旗箐斬首一十七顆又都督指揮何繼先致仕都
指揮吳庸統領安籠千户所官軍并安隆洞黃草垻保
靖等處土兵月期不等攻打雷欽款打等寨并哨捜
色脉山與賊對敵戰殺退斬首共一百一十七顆又督都指
揮張泰李堂等各哨軍兵節次攻打馬尾籠阿雅籠
猪洞阿馬坡華下等寨擒斬賊級共二百五十一名顆
四月初十日公同都指揮楊芳致仕都指揮吳庸保靖
舍人彭翰計擒首賊一名未孕通前擒斬賊級共一千

一十一名顆俘獲賊男婦一百三名口奪回軍器三百件
被虜旗軍男婦一百三十五名口得獲賊牛馬猪羊
二萬三千餘疋隻燒毀賊房倉五千七百餘間又據坐
營都指揮李政呈報率領總營精鋭軍兵往來督戰
截殺二月二十三日攻搜盤江等箐并攻克阿哥阿朗白
箕華下五十三寨軍兵奮勇敵戰殺敗斬獲賊級二百
六十一顆俘獲賊男婦三十五名口得獲扶脚標弩三百件
牛馬猪羊不計其數燒毀賊房倉五百餘間又據都指
揮楊芳呈報月日不等節次領兵與賊交戰奮勇殺
敗擒斬賊級三百六十六名顆俘獲賊男婦一百名口奪

回被虜旗軍男婦一百七十四名口又據都指揮洛忠呈
報節次督領安南等衛官軍與賊交戰斬獲賊級五十
一顆俘獲賊男婦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四名口據都
指揮王湘顧宣司勳陳灝指揮陸儒趙綱并營長阿賠
等呈報節次把路徑菁擒斬賊級共六十四名顆又據
都指揮楊芳等呈稱率兵攻圍馬尾籠寨蠻賊阿宗等
因俱我兵大振自今通事儒黑等將節年為惡首賊
阿舊綁縛解官乞免已罪就給旗榜安撫及楊芳又將
臨佑管下大頭首賊波衣設計擒獲解官又准巡撫雲
南右副都御史陳金次報本年月日不等准移文差官

訖旗并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行文各催督會同總兵
官黔國公沐崑親詣平夷衛交界地方將所調武定等府
州縣土官知府等官鳳英等流官知府王嘉慶税新等
指揮等官李素等軍兵并召募勇士四五萬數整點齊
備依前行令左布政使李韶參政張朝用參議張謙副使
包裕僉事王懋中都指揮孫輔劉楨或分哨督率或監畫
賴儲本年二月初一日兵至曲靖衛地方駐劄賊首福佑等
正攻打平夷千戶所城池隨即發兵追剿該所已被攻
破本月初四日賊首未魯福佑等領兵會合矢蘭等
寨賊兵攻打平夷衛後所大河抵勒等屯堡適督軍

兵擁賊對敵將福佑親男阿背臨陣砍傷身死福佑痛
恨又令伊管下火頭阿唐甫領兵前來攻營各兵奮勇
向前迎敵當被革職指揮把忠將阿唐甫射傷落馬擒
獲餘賊潰散隨將賊巢矢蘭沙陀鹽糟黑納婆衣
等寨菁俱各克破擒斬賊級四十九名顆俘獲賊男
婦九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本月十五等日賊首
福佑統領賊兵將樂民千戶所城池圍困攻打甚急又
督令官兵會合到彼賊兵俱退其圍遂解本月二十三
等日又督軍兵攻打黨惡阿剛卿容陡崖岜者木下
黑松林等寨菁夜被福佑帶領賊兵劫土官阿騏

等土營各兵奮勇向前擒斬賊級八名顆俘獲賊男
婦九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四名口樂箭射傷賊死者不
計其數次月土官知府鳳英等督兵將福佑追至陡崖
硬寨與伊對敵當將伊有名賊徒阿古木斬首餘賊
擒斬一十九名顆移兵至平夷衛本年三月初三等日
僉事王懋中等訪得福佑已歸本寨督令知府等官
王嘉慶等領兵襲其後土官知府等官鳳英等領
兵抵其前先將本賊隣近諸東木衣堄新等寨二攻打
絶其外援射傷賊徒一百有餘擒斬賊級二十九名顆
俘獲賊男婦一十九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十六名口餘

賊奔走入箐本月初五等日各官督兵攻打本咙硬寨
奮勇齊心一呼而破本賊聞風先遁擒斬賊級五十一名顆
俘獲男婦六十二名口李冏被虜男婦六十一名口當將本
賊上下二寨房屋盡行燒毀被有福佑親信賊首阿
㭽車逃在多羅箐藏躲土官鳳英緝知發兵將阿㭽車
擒獲兆平夷衛附近賊黨仍肆縱橫又督併左布政使
李韶副使包裕都指揮孫輔日逐領兵出剿將亂石灘
充撒卜革洗落則叢擒甲木古阿吝阿史吝希齊鐵
池祖勒黑泥舟鮓徹俄等寨賊巢二攻破擒斬賊級
共二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男婦一百三十二名口本月
十五日雲南按察司副使王臣公差回任訪得本官才
優識遠行委領兵并分巡安普道地方隨該監軍紀
功監察御史黃琦行委紀驗功次本月十七等日訪
領軍官員訪得叛賊福佑等俱逃往馬尾籠等寨
藏躲隨即發兵追攻前到地名你工千下營探得則名
崖洞有賊在內躲聚門設排柵三重前有大河崖勢險
惡各官督兵設法攻破斬首一百顆又訪得賊首末孕
行蠻賊阿宗弟阿敝等聚集賊徒俱在地名阿匝籠
藏躲各官各督兵前去各賊預於本寨隘口用石砌
險惡尤甚軍兵奮勇攻破斬首三百顆俘獲賊男婦

一百五十二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三十一名口本月二十六日都
指揮孫輔督兵前到馬尾籠寨江邊駐劄本日夜賊婦
木魯令伊親信首賊李懇帶領賊衆一千五六人前去羅
雄等處探路要行逃走當被伏路巡哨軍兵緝知會兵
向前將李懇等六名擒獲又斬獲首級[illegible]顆本月二十[illegible]
等日三司官員督兵追攻馬尾籠寨賊首木魯[illegible]等
率兵拒敵土官知府鳳英等齊心併力奮不顧身[illegible]
佑犯伊妻適因及賊婦木魯首賊張[illegible]
臨陣格殺身死俱得獲身屍并節斬首級共五十五名顆
俘獲賊男婦六十七名口本年四月內僉事王懋中又訪
得福佑管下首賊阿塊里節次率領賊兵攻打城池也
僅差遣土舍海合營長阿保希等領兵陸續[illegible]
箐得見各賊行兇拒敵阿保希等奮勇向前將阿塊
格殺斬首阿塊傍生擒本月初八日領軍左布政使李韶
副使王臣包裕僉事王懋中都指揮孫輔劉佑[illegible]
籠寨十分險峻攻圍七日未克責令知府鳳英等[illegible]
打話挾諭蠻賊阿宗依聽將節年[illegible]
龍清監生洪子華張禧福佑妻[illegible]
女阿燦俱逃出營龍清仍肆兇惡當被鳳英格殺斬
首與同洪子華等俱獲本月日期不等節次斬首兵[illegible]

攻打白石崖拖長江智亦崗小竹山夫那公蠻等處
烏蛇等寨山箐共擒斬賊級八百五十名顆俘獲男婦
四百四十九名口五月初一等日督兵攻破米山母馬山深
齊黑洗獨木等寨箐共擒斬賊級三百三十二名顆俘
獲賊男婦一十四名口有名賊首已獲一十名人口分之
悉由激而息等因并將賊首米魯福佑今蘇次擒
洪子華等各開解到臣會同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
審驗明白隨將米魯福佑戮屍首級將首前解發各
寨梟掛及查得官軍 共兵擒斬功次自三月十六日以
前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戴乾紀驗十七日以後該
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紀驗各詳審覈實無異肖
總計雲貴各哨生擒一百九十七名斬首四千八百一十六
顆共該擒斬五千一十三名顆俘獲賊男婦一千三百一十
五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百七十八名口攻破一千餘寨
燒毀房倉一萬七百餘間得獲牛馬豬羊三萬三千
餘匹隻一概蕩平從不再犢臣等議照普安賊首
米魯福佑節年倡亂乃其屬阿米等阿𤠔等
華等同惡主謀為之羽翼戕殺土官父偽敵殺無補官
軍鎮守太監暨方面官員又爲殺害荼毒千里不從
為之丘墟禍及兩藩生靈為之塗炭二三年來歷北亂

神奪其魄渠魁授首餘黨伏誅普安安南二衛地方
俱已寧靖無虞矣仰惟
皇上安
天明命君主華夷
聖謨神威超越千古武功文德先被四方是以臣等得效
犬馬之力用圖消殄之報師出萬全事無一失瘴亡疲
性特之版圖道路通舊日之職貢遠近交懽軍民胥
悅此皆
皇上威德及遠之所致也臣等不勝慶幸仰戴之至其
各該文臣武將宜力効勞如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
金遠臨邊徼嚴督將士先事運謀臨敵制勝鎮守雲
南總兵官黔國公沐崑鎮守貴州總兵官豐潤伯曹愷致
仕署右都督王通協守貴州右參將都督僉事楊廣巡
按貴州監察御史戴乾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雲
貴二處左布政使黃紱李韶參政羅安張朝用參議王杲
張璿副使周鳳王臣包裕僉事龔嵩朱儀王懋中都
指揮李政楊芳洛忠張泰李堂崔鐸侯宇正相司繼先
魏紀劉桓孫輔李增知府任儀羅璞王嘉慶程新指揮
李佐等或督率兵將致克捷之功或紀驗功次息軍中
之弊或親臨戰陣極其勞瘁或整理錢糧盡其心力此

皆功勤顯著者也不敢不錄除將生擒從賊會審斬首行
原獲首級俱發梟掛仍獲賊屬男婦幼小堪用者養
候老弱不堪者責令回被虜軍民男婦給親完聚
獲到牛馬豬羊給兵充賞器械入官有功等項官軍
人等行紀功監察御史及用過賞功銀兩等項案貴
布政各造冊
奏繳其招撫過脅從夷民行各該川衛安插復業備殄
逃匿殘賊行雲貴鎮巡官嚴設法擒捕務令盡絕有
功再行紀驗其賊首米魯福佑首級并福佑妻男與
情重米孚同舊波衣適得洪于華張德等供發都
布按三司會問取招一併解京及於本年五月十一日班
師外緣係捷音事理具本專差齋捧謹具題

平蠻錄

平蠻錄一卷（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王軾撰軾字用敬公安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諡襄簡事迹具明史本傳史稱軾於宏治十三年督貴州軍討普安賊婦米魯用兵五月破賊砦千餘盡平其地是編所錄即其奏捷之疏也

北征事蹟一卷

〔明〕袁彬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征事蹟

一卷》提要

北征事蹟　（金聲玉振集）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

題為纂修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

保會昌侯孫繼宗等題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指

揮僉事袁彬一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

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臣將事蹟錄

寫欲送該館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錄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

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為回回

賽伏剌所虜十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岡地上坐衆達子圍着是臣

遠觀認的是我

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

指揮又問你會寫字不會臣說會寫就令在

左右隨侍答應本日奉
聖旨討珎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龍金二百兩銀
四百兩賞也先着 臣 寫書與千戸梁貴回京
奏討十七日隨到宣府西城角答話城上放
短鎗不得近又轉到南門有
聖旨宣楊洪范廣朱謙羅亨信着開門接我城
上大城上人回說今日晚不敢開門這城池
軍馬是
爺爺的楊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裏星月上時隨
上渡宣府河 臣 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大雷

雨就陣上震死也先所騎青白騸馬雨止
上令 臣 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衆累謀欲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沮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前叩
頭致敬十八日
聖旨差喜寧回京奏討賞賜十九日早也先令
伯顏帖木得知院來 進熟肉鋪蓋皮襖二
十日到大同東塘坡上
聖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裏有總兵
官劉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

事司審問來歷是晚說差人出來答話二十
一日早過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 臣 自騎馬
到城下跪說我是寫字的校尉見有駕牌爲
照我原籍是江西人這裏委的是
皇帝在土木時軍馬盡被也先殺散了下弔橋
放我進去 臣 入城見劉安郭登沈固霍瑄衆
官計議良久留 臣 在城劉安出城見
上慟哭
上問城裏有會說話的通事着一人出來劉安

說有通事指揮李讓奏
聖旨便着他出來劉安入城方遣 臣 出 臣 見
上又令 臣 入城取李指揮李指揮說我女兒許
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若出去他定
殺了我 臣 扯住繫腰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劉安又言我在
上前說過了你便去遂同李指揮出見
上得知院等言說我太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麼
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
皇帝一會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

知院等到城下令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等同大小官員出
城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
子當令臣取銀一萬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
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又索衆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衆達子二十
二日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的
家財及三人的蟒龍衣服酒器盡都拿來賞

與也先城內衆指揮千百戸轉衣服綵段來
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擺筵席管待他至
晚離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楊總旗來
與臣說今夜有五箇夜不收來密請
爺爺石佛寺去特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
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
在
天若萬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
也先等說我每到猫兒莊外會議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盡頭指揮盛廣等送至
銀三千兩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綵
段羊酒蜜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箇海子二
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日到黑河三十日
到八寶山九月十六日季鐸欝賞并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件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郕王已即皇帝位又說文武百
官奉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爲
東宮
皇上令臣寫書三封一禪位於郕王一問安

於
太后一致意於百官終也先地闕之心動
景皇天倫之念
上看之甚喜當時祝
天本月十七日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每日進
諸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
會議復往南行一日也先號令着厮殺馬匹
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扎二十八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裏設交床一
把伺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人伏城上欲放下月城
閘板虜覺之就擁
上出門也先到大同東門邀城中頭目出見城
中不從惟進羊酒諸物
上親說與城上官軍這廝每說謊不肯送我你
每守
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月初一日
至泉樂店內官喜寧說如今送
爺爺從居庸關進去初三日至陽和討了牛羊
酒初四日到紫荊關北空地駐扎有通事都

指揮岳謙與臣說喜寧會說達達話說他前
領哨馬進紫荊關去搶北京臣思喜寧頗知
中國虛實今爲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岳
謙所說奏聞
上曰只憑着天理去初五日喜寧領前哨進紫
荊關北口初九日喜寧等燒毀紫荊關殺都
御史孫祥初十日過易州至良鄉縣本縣里
老人等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蘆溝橋
有果園署官以果品來進
上又令臣寫書三封奉

聖母皇太后及
御弟皇帝曁文武群臣通報虜情固守
社稷當差岳謙同那哈出到彰義門答話岳謙
爲官軍殺了那哈出奔走回營與也先說他
南朝人也不認得殺了岳謙也先聽得當令
達子擺一字陣直至西直門
上御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二日臣送
上登土城答話有王復趙榮來進羊酒得知院
等說怎麼沒大頭目來接著你小官人出來
十五日

上令臣與得知院說哈銘會說達子話就帶回
去不要放他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是日
回至良鄉十六日到易州十七日到紫荊關
連日雨雪上下艱難十八日到渾河十九日
到蔚州二十一日到順聖川駐扎二十三日
往陽和後口到猫兒莊二十四日北行十一
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院妻宰羊迎
上逈孟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扎凡
四十日時天寒甚臣得宿寢傍每至中夜令
臣伏臥內以兩脇溫

一足
上時出帳房仰視天象或指示臣曰
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也先每二日進羊一隻
七日進牛一隻五日七日十日做筵席一次
逐日進牛乳馬乳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
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暖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
見皆於馬上叩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
每宰馬設宴先奉
上酒就自彈虎撥思兒唱曲衆達子齊聲和之

得知院大同王賽罕王跪奉
上酒至十二月初二三在老營起往來駐扎也
先并達子每夜見
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也
先欲以妹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喜寧與也先議請
上往高橋兒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冷凍
爺爺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與也先說都是
校尉袁彬撥置阻住將臣賺去蘆葦地內細
了欲開剮忠勇伯密令人走報

上令哈銘與也先說饒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
先等領達賊四散搶虜至月盡回營日期不
等
上累令臣寫書差人回京與
御弟皇帝并文武群臣以
祖宗社稷爲重好生操練馬軍謹守城池不要
顧我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表宰羊一隻祝告
天地行十六拜禮至二月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織

脚皮四月二十二日
上以父無使臣往來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
先擾邊於是令臣寫分豁本差人回京共爲
喜寧申理者又令臣至也先處說
爺爺有旨要差總旗高磐太監喜寧達子那哈
出回京也先依聽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函
於木片內繫高磐腿上令至宣府與總兵等
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磐與喜寧飲於
城下密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短
鎗發達衆走散高磐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

入城那哈出走回管見
上説喜寧在野狐嶺被高磐抱住滚下壕裏挪
入城內去了
上大喜説使兩下裏動干戈害人民都是這厮
如今拏了他邊上方得寧靖我南歸也可望
了五月內李實羅琦馬顯齋賞來與也先見
上本月內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説也先會
議送
爺爺回朝要京裏着頭目來接就差哈銘請京
奏報二十七日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

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等進馬匹貂鼠
銀鼠皮張也先得知院等及其妻妾俱送
上行約半日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帶弓
箭撒袋戰裙以進與衆達子羅拜伏地慟哭
辭去惟得知院領部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
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到宣府右衛城外官
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永帶領人
馬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日十三日就着朱謙
設宴討綵段衣服等件賞達子那哈出等又

有商輅王謙許彬接到朝見畢後
上令臣宣許彬等到
上説爲我家
祖宗社稷着恁官人毎多費心憂念我如今幸
得回還到京時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與
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蕢泉鋪巳夜其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紵巾衣一件及也先
所獻戰裙　賜臣十五日至京入
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試
百戸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
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北向
上令內官監改造面陽本衛役夫千人又
賜銀三百兩綵段六表裏三月內臣娶妻
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三十兩銀二百
兩綵幣八表裏天順二年二月內臣生子賞
金二十兩銀一百兩綵幣六表裏又陸續賜
大紅織金紵絲蟒龍并各色織金胷背衣服
繡春刀磁器等物
右題本臣在史館時已備載諸實錄頗加

損益潤色之及此又蒙褒錦衣出示乃復
具錄垂後于以昭我
英皇之神功聖德感化醜虜而褒錦衣之攄忠
效勞始終遭際皆曠古所未有信乎
天意之有在而非人力所可及也臣尹直謹識

北征事蹟終

北征事蹟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袁彬撰彬字文質江西新昌人以錦衣衛校尉從英宗北狩護蹕南歸官至掌錦衣衛都督僉事莅前軍都督府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憲宗初年詔諭從行事蹟彬具述本末上之宣付史館書中首尾皆用題本之式末有成化元年七月二十日所奉諭旨蓋即當時錄進本也所述與劉定之否泰錄大略相似然有否泰錄所載而是書闕者亦間有互異者如否泰錄有正統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額森遣使求索大臣迎駕及景泰元年正月初七日英宗書至求索大臣來迎二事此書皆未載又否泰錄稱天順元年七月初一日李實羅綺馬顯等至額森營十三日見英宗而是書載在五月內明史本紀則載在六月其他與明史異者若喜寧等燒毀紫荊關殺都御史孫祥事此書在正統十四年九月而明史則在十月彬日侍英宗左右其見聞當獨真而所記與他書輒有異同豈其書上於成化元年距從征之年前後凡十七載諸所記憶或有疑闕歟千頃堂書目載此書云一作尹宣撰未知何據似不然也

正統臨戎録一卷

不著撰者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正統臨戎録一卷》提要

錦衣衛指揮使楊銘正統十三年三月内同父楊只

隨同金吾左衛指揮使王喜往瓦剌公幹回還十四

年二月内隨父同指揮使吳良齎送賞賜往瓦剌地

面也先太師處五月内到於地名也克哈扎兒本月

内有也先行營叫我每使臣都近前説道你每爲大

道理來不曾作反有我這裏差去買賣回回把我的

大明皇帝前去的使臣數内留下了我每奏討物件也不

肯與我每去的使臣做買賣的鶻靴子等物都不肯

着買了既兩家做了家好好的往來把賞賜也減了

因這等上我告天會同脱脱不花王衆頭目每將你

每使臣存留分散各愛馬養活着我領人馬到邊上

看一看比先

大元皇帝一統天下人民都是大元皇帝的來我到邊上看

了

大明皇帝知道我回來打發你每回去衆人鄉哭當日將

我每每分散又將我每自己帶去輜重駝馬等物各

愛馬分用了有把即苦連平章那哈台分去的使等

吳俊等得脱拐馬走出到邊赴京奏報七月内有也

先領大衆人馬犯邊將我每各使臣脚帶木枷每人

着四箇達子看守夜晚綁縛有也先到邊將大同等
處人馬殺搶回來又於八月後領人馬犯邊至本月二
十六日轉到金山哨馬處見我每使臣叫菲前來說道
你每都好了如今天的氣候上
大明皇帝來了親自見你每的這每苦楚也不罪你每了
皇帝若不見時我便放你每回去
皇帝也不信
大明皇帝到來我這裏聚會了差使臣和你每同送
皇帝回去衆人聽說了與也先磕頭有也先傳說將伐每木
捌閙放往各原養活的主人家去次日在金山伐父子
二人與原看守達子取討馬乳一皮袋尋看爺爺
朝見爺爺見了問使臣紀信那裡來的是誰紀信問
奏是原做使臣來的老哈父子近前扣頭進馬乳畢有
伯顏帖木兒那營往東行有紀信李虎袁彬隨駕我
父子當回達子營奉聖旨再來看我後銘父子尋取
米麵又云朝見後又將自己穿的衣服換羊與人去
朝見進羊畢奉聖旨着老哈你回達子營去着哈銘
在這裡答應我銘自此晝夜隨時閒闘
聖旨備說本年八月內我領人馬到於大同後回也先太師
等追襲我到營府不見人住扎有伯顏帖木兒來時

撇下着傳報馬傳說遇見
大明皇帝駕了着也先作急領人馬前來對敵有也先當
時就領人馬各自分路待官軍圍困殺敗後於土木
扎營也先領人馬直至土木我差大吉馬亮前去與
也先答話講我也先差使臣同大吉前來不到我營
我起營了差來使臣祭牌就將大吉殺了也先夾將
我營亂了我下馬蟠膝面向南坐有一達子來剝我衣
甲我不服他剝達子要傷害我有達子先到來問說
怎麼的達子回說我要他的衣甲他不肯與我達子見
說這箇人不是等閑的人動靜不象箇小人兒就將
我拿去見也先弟賽刊王我就問你是也先麼你是
伯顏帖木兒麼你是賽刊王麼你是大同王麼賽判
王驚惧不花就上馬去見也先說我的愛馬的拿將一
箇人來見我問那顏名字問我的名字問大同王名
字怕不是
大明皇帝我來報的那顏知道也先說這箇人在那裡領
來我看當特也先就在帳房內叫原來我每處做使
臣的哈巴國師哈者阿里平章來看是
大明皇帝也不是我見了他就叫他二人名字二人驚與
我磕頭回也先說是

大明皇帝當特也先聚會大小頭目說道我每問天求討
大元皇帝一統天下來今得了
大明皇帝到我每手裏你每頭目怎麼計較數中有一達
子名喚乃公言說
大明皇帝是我每大元皇帝讎人今上天可憐見那顏
上恩賜與了到手裡口發惡言傷害當有伯顏帖木兒忿
怒言說那顏要這等反狗似的人在眼前開口說話當
時把乃公面上撻了兩拳說道那顏只要萬年的好
名頭
大明皇帝是雲端裏皇帝
上天不知因那些怪怒他推下來無萬的人馬着刀的着
箭的躧死的壓死的
皇帝身上怎麼箭也不曾傷着他刀也不曾殺他怎麼
人也不躧着他他的洪福還高還在裏絜住他時怎
麼就問那顏的名字怎麼問我每的大小頭目的名
頭他不曾有歹我每也曾受他的好賞賜好兒龍蟒
龍天地怪怒上今日到我每的手裡上天不曾着他死
我每怎麼害他姓命那顏圖萬年的好名頭落在書
冊上差人去報他家裡知道着差好人來取那顏這
裡差好人送去復在寶位上坐着却不是萬年的好

名衆頭目聽說了齊說道那顏待知院說的是也先說
伯顏帖木兒你就把
皇帝領了去養活他有伯顏帖木兒回說是我養活他就
領了我去當有也先尋得我在前差去和番的使臣
梁貴來見我就差梁貴同達子的使臣到家奏報又
有回子撒失剌對梁貴說你替我
皇帝前奏我在營裏拿了一箇識字的人我進與
皇帝伏侍我就着他領來看有撒失剌把袁彬領來我
問他你是甚麼人袁彬說我是識字的人後有也先
起營行至宣府着袁彬等叫城有城上總兵太監
等官不認鎗放要打次日起營往西行大同着袁
彬叫城有總兵等官廣寧伯等親自出城來朝
見將大同庫內銀兩表裏等物進來賞賜也先等
衆頭目每往北行我與也先同差太監喜寧等同
達子使臣赴京就報去等語爺爺說的話與伯顏帖
木兒等言語相同後朝裡差都指揮岳謙等同太
監喜寧齎送賞賜與也先處見爺爺奏說家裡如
今要立郕王做皇帝我再三言說也先誠心要送
皇帝回來你且不要立朝裏不肯信只要立郕王做
皇帝十月初三日有也先也聚會衆頭目殺馬筵席復立

爺〻做皇帝慶賀了進大白馬一匹初五日領人馬起
營送爺〻回京銘父子見聖駕馬生騎不得進良馬
一匹初七日到大同在東門外荅話城裏總兵等官不
差人迎接當日到陽和城外館驛有守備等官齎捧
羊酒米麪進次日有太監喜寧就與爺〻說令也先領
人馬不往大路去往紫荊關進後裏到北京有太監喜
寧忠勇伯把台同也先第大同王領前哨馬行至廣
昌也先傳說不許搶殺有部下達子私下搶殺銘隨
聖駕不離左右尋米麪做乾粮預備荅應次日在於
廣昌進山行走山深路險步行隨駕牽馬鼻孔流血
聖駕見銘不忍教人替換到於紫荊關外夜晚山空宿
謁夜至四更聖駕宣敎哈銘去尋喜寧不敢推托當
時去尋有也先起營了聽得吹號頭鈴鑼響銘跟隨
扒山到天明也先忽回頭問是誰銘回說是我也先吃驚
說你在這裡來我說奉聖旨差來尋喜寧太監也先
說早里太監在後頭你的馬乏了到於關裏天亮展
牌時喜寧太監到問說哈銘你在那裡來銘爺〻差來
我尋老爺說話太監回說罷了你去爺〻前太師前頭
下營處說話太監前去了行至關裏館驛邊等候
聖駕到問喜寧太監銘將太監前言回奏聖駕說哈

銘你上馬銘回奏馬乏了後父親到同父步行到於易
州聖駕扎營差銘等你去尋些果子送與伯顏帖木
兒吃有易州百姓收放各様果子於聖駕前送與伯顏
帖木兒得知院當夜三更後有李鐸同去達子那哈赤
等赶上齎勑來朝裏事情當時又宣銘去尋太監喜寧
岳謙張官保吳良梁貴銘回奏馬乏了沒馬騎有余志
敬不從聖駕怪怒方纔與馬去尋有大勢達子身披
衣甲手拏弓箭坐令邀喝其麽人那裡去應說是哈
銘聖旨差來尋喜寧太監去又問左右達子太師在
那裡下營達子回說太師在塔底下下營你往塔底
下尋去銘沿途跟問至塔下見岳謙等岳謙問說你
在那裡來銘說令李鐸那哈赤後頭來赶上聖旨差
我來尋太監及衆大人去計議岳謙回說罷了有家
難奔有國難投差我每齎賞賜來取上位今也先領大
勢達子把關打破了來到腹裏有甚麽面目見家裡
早里待天亮會問喜太監見聖駕去往東行到於涿
州有官吏人等進羊酒等物來見奉聖旨差銘送羊
酒與也先處次日到於果園扎營有管園官員將果
品等物來見奉聖旨差銘送果品與也先處當日人
同喜寧太監計議齎勑入城奉聖旨差吳良梁貴去

有張官保當時說我是家裡送賞賜來的到不差去
到差他每去爺〻聽說就差忠勇伯張官保公行殺了
後又差李鐸同那哈赤到彰義門見官軍擒獲得緊
脫走回營了十三日又差指揮吳良齎勅入城當晚
在於德勝門外北邊猪房有達子捉到看䝉內使阮
贖送至駕前當日奉聖旨差誰同內使齎勅入城去有
多人不應銘回奏我去奉聖旨說道你年小在這裡
答應我銘回奏不要我去着我父親去有伯顏帖木
兒說他年紀小他的忠心焉
皇帝空有這些人在這裡沒箇開口焉
皇帝上捨性命去叫他老子去次日差父親同使臣入城
十五日有也先同聖駕領人馬到於德勝門外土城嶺
裡將吳良陞都指揮阮贖陞內官父親陞正千户差同
鴻臚寺卿趙榮等齎送羊酒俱見聖駕前說話奉
聖旨家裡怎麼大官人不出來也先問這箇都是甚麼
職事爺〻回說這箇都是小官李鐸說是中書舍人
也先亦說大臣宰每怎麼不出來接
皇帝進去養狗還認的主人我把
皇帝送到門口都不來接
皇帝進去有聖旨你每都回去到家裡說叫大臣每出來
見太師接我進去當時趙榮等就回有也先恼不
待回報就同聖駕出土城往北行也先傳說但是跟
皇帝身邊閑雜人都教他進城去當日多人陸續進城至晚
駕在猪房宿歇十六日早也先起營傳說教
皇帝起馬有太監喜寧同忠勇伯把台跟隨也先前去不
知那裡下營止有袁彬同銘二人隨聖駕當日早起
營有袁彬放聲哭說罷了我家裏父母年老無人侍奉
怎麼好銘勸說哥不必煩惱你我如草木出土般有
甚麼打緊爺〻的金身在這裡只管收拾備馬馱行
李銘說沒人牽這駝垛馬奏說問達子討一兩箇被
虜的小廝牽駝垛馬奉聖旨是問達子討時問達
子銘要討得被虜人漢小廝兩箇牽馬就把營往西
行着銘在左右手下籠馬並行過溝澗山崖見銘下
馬扶持聖駕過到平地上馬依舊籠馬並行夜晚到
於小村住扎有銘將馱垛卸下搭了帳房尋取馬草
回還奉聖旨哈銘你去尋馬草去了你不在甚我教
袁彬去尋水來我吃被達子名敏安說他逃走將袁彬
打了幾刀背將銀一條十兩與了他次日收拾往西行令
聖旨你去尋太師在那裡教喜太監來說話至卯時見
人馬一字擺着往西行是銘見來得勢重想必見也先來

馬紮走有也先差伯顔帖木兒同弟大同王太監喜寧

忠勇伯把台等前來銘傳說爺〻着我來叫太監說話

有伯顔帖木兒等同太監親見聖駕奏說太師誠心

送

皇帝來到你的城門前你的家裡兄弟做了

皇帝你的臣宰停了你的恩不肯出來認你接你進去做

皇帝因此太師領人馬回了太師說待道陽和城東那里着

使臣送

皇帝順大路往居庸關上回去着

皇帝寬心不要見了京城想娘〻憂慼出病來有些好歹

到壞了我的名頭等語到於昜州夜晚住歇使劉婆

兒取水做飯進畢又煑肉帶將叉袋防備爺〻充飢

次日過關銘奏說到大同有我的親戚在爺〻教我去

時我進城去奉聖旨哈銘你怎麼捨得撇了我去銘

回奏爺〻不着我去時至死粉骨碎身也不敢去夜

晚到關外歇了至五更有喜太監聲叫

上位在那裡有銘與袁彬把台聽應說在這里有喜太監

放聲大哭撇了有我家人伴當將我的馱垛行李盡行

搶去了是銘請聖駕起收拾前行二日到陽和有達子

遇見打柴草使車的人都殺了將柴草車輛都搶了

有喜寧同把台又也先弟大同王言太師說道陽和往大

路上要差使臣送

皇帝同往居庸關進去來如今把打柴草的人都殺了車外

搶了怎麼差人送去有忠勇伯說謂這裡不中差人送

皇帝去還到營裡差使臣到朝裡討得使臣來接

皇帝回去纔是禮這等就差人送去也輕易了因此次日往西

北出陽和後口夜晚下雪銘等將氈繖閑搭帳房歇了一夜

次日往北行猫兒莊裏邊歇一夜出大邊墻次日往郎海

寧子東崖行二日至達子營夜晚銘等搭帳房了有

原搶漢人逃走達子拏出要殺銘因此勸達子與手

將刀要砍聖駕看見奉聖旨哈銘你進來罷銘回奏

爺〻不妨事再過一夜起營往西北行至地名小黄河

東到於伯顔帖木兒家小營內有伯顔帖木兒的妻阿

速剌哈荒忙令使女搭氊帳請聖駕住歇做飯進膳住

了幾日那營往西行住扎後十一月十一日過聖節有也

先親來與爺〻上壽進黄獎龍貂鼠叉襖殺馬做筵

席計議差人討使臣奉聖旨就差人送去罷不必討使

臣後太監喜寧與忠勇伯把台說都是袁彬忘了爺

年紀小想家裡撥置

皇帝將這廝每都殺了銘說與袁彬有袁彬忙了來奏奉

聖旨哈銘你去與太監説不干袁彬事哈銘傳奉聖
旨説了後差　使臣計安蘇斌等赴京奏討使臣到
宣府地方盡行殺了後起營往西行到於地名牛頭山後
又那營到地名閘上奉聖旨袁彬哈銘到家俱陞千戶
銘等叩頭謝恩外有爺〻思想水吃天道寒冷冰凍
無水着銘尋水直去尋得向陽崖泉將冰打開取水
進
上又行營到於八寶山大清山泥塔處太監喜寧來與爺〻
計議要和也先領人馬請爺爺同去到耳州殺劉馬太監毛忠都督等接了爺〻將
一帶人馬收拾奪了陝西爺〻坐了去取南京等語
後太監去後哈銘奏説天道寒冷着不得馬凍了頭
臉手脚特到那裡他也不肯出來迎接奉聖旨是當
時就差銘你將這話對伯顏帖木兒説着與太師説
去便去那里他也不認後太監説都是哈銘這厮每
打攛把這厮每都殺了纔沒人打攛哈銘見天道寒
冷與伯顏帖木兒討車一輛駱駝一隻但行營爺〻
坐車內將猫皮褥襯坐遮蓋後又差使臣張能等來京
去討使臣不回隔月內有伯顏帖木兒親領人馬同
大同王衆等頭目往寧夏高橋兒一帶搶掠去了有
季鐸喜寧帶去使臣段疋衣服等物被伯顏帖木兒

家人達子強分用了有喜寧來説多人的東西被他
分用了爺〻着哈銘去與他娘子説追究出來與他
每太監去後哈銘回奏爺〻不中他各人俱用了去虎
口奪食去一般我每如今見在困中就與他娘子説了
討出來了時他各人拏去了達子每不和我每致怨袁
彬説爺〻使你不動你強似爺〻因惟怒將銘打了幾
下銘啼哭了進纏帳與爺〻磕頭爺〻説我打你你怎
麽又來磕頭銘回奏我撇了父母兄弟家道只爲爺
〻上來如何不磕頭後伯顏帖木兒妻知覺將家人分散
段子等物一一追出送到聖駕前後太監喜寧得知都
來一一討去了爺〻謂哈銘曰你前番強到強得是今
果然都來拏去了至正月初一日爺〻燒表告
天燒表已畢有也先差人來請聖駕到於地名斷頭山營裡
做年同妻并大小頭目遍歩條慶賀本月內聖駕賞銘
網巾一頂金圈一付奉聖旨哈銘這圈兒你不要使了
叩頭謝恩二月內在於地名東勝州地方爺〻差銘
往太監喜寧處看太監做甚麽銘到太監處太監
銘那裡來銘回説爺〻教我來看老爺來問
爺爺説甚麽銘説爺〻説差去家裡人去的人不來沒箇信息
麽好歹特得回去太監説差去的人家裡不放來銘

說家裡不說有爺〻只說老爹在這裡如今差了人到家
裡也不信如今只得老爹到邊上纔得箇虛實好歹太
監說我如今要去時也先太師也不肯着我去銘說
老爹篤爺〻上來爺〻教老爹去太師不肯留你老
爹不要到朝裏只到邊上今見李鐸帶來送賞賜
的高旺李成在這裡老爹帶一箇去討了達子使臣到
邊上打發他進京去討了信息回來老爺肯去時我
如今回去爺〻上奏與伯顏帖木兒特知院轉與太師說
銘當時回去將前一一奏說爺〻說道你先去與伯顏帖
木兒處說我就來與他說話當特有伯顏帖木兒知
道我要來與他說同妻出纏帳迎接到帳内爺〻將
前情對伯顏帖木兒說有伯顏帖木兒回奏
皇帝着太監去時太師怎麽留他他是
皇帝的人他是誰的狗
皇帝着他去他怎麽敢不去
皇帝着我去時我也只得去哈銘你今晚拏下馬明日我同
你兩箇早去太師跟前說當時聖駕回次日伯顏帖
木兒同銘太師處說前情當有太師叫喜太監說
皇帝着你去送使臣到邊上去你去不去太監回說太師要
差人着我去時我去太師說道你願去時我不留你你
不願去時不强教你去有些好歹時你也不要怨我太監說道
我去銘當特回還奏說今有太師着伯顏帖木兒差人
和太監去我每這里伏侍爺〻的也着一箇人去奉聖旨
哈銘着那箇去銘回奏着高旺去銘當與高旺說你有什紀了走過
世路你到邊上看家裡事情如何這裡凡事都是太監
主張没他是我每纔好說話你到邊上仔細小心自討
分曉再三囑付他去有伯顏帖木兒當特就差那哈
赤同太監去有太監在爺〻纏帳内歇了一夜次日早
奉聖旨差袁彬哈銘兩箇去送銘等送至東南
二三十里回還特落微雨奉聖旨哈銘袁彬你兩箇
知道麽銘等回奏不知爺〻說這雨不是好雨喜寧
這去不好這雨是洗屍的雨後過五七日有達子傳
說去的太監口子上拏了爺〻不信怪那說的達子又
過三兩日是以有太監家人北京奴走回說太監到彼
在於野狐嶺住扎有高旺到邊與壞墓上單人答話
與往來設計擺酒野狐嶺墓上放砲將太監并家人
猛克都拏了北京奴脫走回了爺〻問差去使臣那
哈赤北京奴回奏他的元剌馬乏了去換馬我每先
到關上拏了太監他纔到因此走回了爺〻說我說喜
寧這去不好這雨是洗屍雨果然後太監無了差銘

也先處往來說話纔得自在聽信又於本月內有也
先親自來帳殿看望言說
皇帝日頭出至日頭落處往來的人多吃了
皇帝的盐米茶飯許多的臣宰聽見說前番營裏
皇帝領出來大小四十萬人天地的惟怒上
皇帝上都不得濟你如今只得了哈銘的濟了你的飢飽冷
熱他不說我每怎麼得知道他如你的身口一般我兩箇
生着不得他說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怎麼得知道我
說的你也不知道你說的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箇比喻
皇帝上說哈銘你不要怕你說是我說的話一日一朝
皇帝也爲自家人烟上與歹人兩箇相爭落在歹人手裏止則
有他本國一箇人做伴一日天意回了
皇帝還得迴他本國坐了
皇帝位兒還管着他的人烟那特止得了這箇人的濟微
皇帝時把這箇人忘了也不尋這箇人也不擡舉他十分虧
了這箇人的心一日
皇帝早朝多官衆會鬧這箇人把一隻手擡起伸出一箇
指頭來
皇帝在金臺上坐着說道那箇人是甚麼人架了有這
箇人回說彼時只有我一箇來後

皇帝与他官做了
皇帝你若回朝時天可憐見你的洪福大
皇帝位子坐時把哈銘不要忘了好生擡舉
皇帝回說宮人說的是我不忘了吾擡舉他也先說這
每便好也先又說
皇帝你洗下飯我送四十隻大羊來令頭目李來進羊四
十隻後行营有被虜女人大小悲哭煩惱一日銘與
袁彬及達子也屍帖木兒等同在爺爺前奏說吃
金一心願忠朝廷君駕有好歹時銘等務要奉金
身歸朝廷如銘等有好歹時亦願爺爺深埋着不要
觸汚天地使鵶鳥殘吃又三月內大同的邉上也先太
師發去哨馬捉來的漢人送至
御前審問說有石總兵領人馬巡邉見在大同住札也先
會同大小頭目計議差賽刋等領三千哨馬在
大同地方晝夜好生巡哨着如今青草還少馬乏
不得馬飽待馬飽時就同
皇帝多衆人馬到大同和他荅話他若接了
皇帝去罷他若不接
皇帝圍在大同不要放他出去後石總兵領人馬回往鴈
門關難也先弟知院領三千人馬直追殺至代州搶

掠回了也先聽得石総兵脱了要將弟以軍法殺斬衆
頭目再三哀告饒了後四月內行営聞銘奏說爺〻
怎麽好幾時得家去爺〻說如今不得回去我君得
回去便去逍遥府也去坐去銘不忍帝哭回奏爺〻
爲天下出來不曽也打圍看景怎麽說去逍遥府坐
皆是天意未回爺〻寛心又於本月內於於豊州地
方有伯顔帖木兒妻着令使女何失加問銘你每天
道煖和夜晩燒火做甚麽銘回說我每無甚麽做是
煑肉吃就聽了我每五七人在一纏帳幃那裏有地方
燒火有使女說我夜夜見你纏帳上有火光只該道
你每燒火後伯顔帖木兒妻等說道是
皇帝洪福光現後伯顔帖木兒不在奉聖旨着銘和他
娘子說寺知院來家着方便說送我每回去罷着
伯顔帖木兒妻阿撻剌阿哈言說
皇帝上去奏我是箇女人我的言語到得那裏我的官人洗
手時遍着揩手的手帕時好歹也說的一句話後伯顔
帖木兒放鷹得了一箇野雞回來將酒一瓶來爺〻
纏帳裏進呌銘
皇帝上奏我今日放鷹得了一箇野雞我若得兩箇時
進一箇來我得了一箇我自家待來

皇帝上進酒間悶進酒間又呌銘說道我有一箇比喻你
皇帝上奏大海裏水潮時一箇大魚隨潮水落在浅水灘裏
大海裏的魚怎麽在浅水裏往得這箇急了還要歸
大海裏去潮水時候不到怎麽到得浅水根前潮水
時候到時接着浅水這箇魚還歸大海裏去了
皇帝你寛心你不要心急你的時候到了時留不住自然回去
了好歹見娘〻你心焦憂出病來有些〻好歹沒人替你
皇帝寛心五月內差銘伴送李成齎勅到大同銘後回隨
侍在於金山差銘又來大同討信回還後奏次日早奉
聖旨哈銘你知道銘回奏不知道你昨夜一隻手壓在
我胸前我不曽推下你的去直待你醒了翻身撞下
去是你爲我辛苦困了知道漢特光武皇帝與嚴
子陵同宿嚴子陵脚壓在光武皇帝身上也只等他
自翻身撞下去你道比他一般銘回奏該萬死奉聖旨
到家與你都指揮做欽此叩頭謝恩外有伯顔帖木
兒同也先在下水海子一帶住扎被墩上瞭高官軍
偷馬打攪要將墩臺圍困跑倒將人殺害哈銘再三
也先處哀告如今要差人往來和好今將墩臺跑倒
時
太明皇帝一發不信有講和之意只可奏

皇帝寫勅書叫墩臺上人下來齎勅往各邊城裡去曉諭
是好也先聽允就差伯顏帖木兒剌來恭政等同銘
齎爺〻勅書到於各墩曉諭了後忽遇驟雨一陣霹
靂一聲伯顏帖木兒懼怕次日就領人馬回本營了六
月內也先哨馬於分嶺墩捉獲夜不收李貴到於金
山也先處隨差使臣送至
御前審問情由仍差銘伴送李貴到於大同放進入城與
總兵等官答話又到山陰轉帶夜不收王智同見聖
駕當日又見也先有王智親說如今朝東說沒有
皇帝說有也不信若信有
皇帝特送
皇帝到大同總兵等官見了總信次日也先差伯顏帖木
兒等自領人馬同聖駕到大同見得大同說計詐駕
衆達子知計將銘惟怒要殺伯顏帖木兒言說
皇帝把你當眼目心腹一般你往來兩日與城裏人說話你
和他一心害我每若養狗時也認得主人銘回說我並
不知道當有也先弟賽刋王說我的人在先時趕他
城裏的人往東邊小門裏進去城樓上放下閘板把
我的人拏了我和你說你也不信有字來勧說是俗
銘不知道你也不要惟他有伯顏帖木兒言說我每
若進去中了他計只爭一分不曾落在狗口裏死了銘
方存命衆達子知計復回銘奏要差使臣往北京去
奉欽依着誰去銘回奏銘自去奉聖旨是你去欽此
銘又奏央伯顏帖木兒太師上說討使臣奉聖旨是
當時就與伯顏帖木兒說前情依從行至關山東北
地名失把兒禿次日早同伯顏帖木兒到也先處有
也先太師在於地名九十九箇海子放鷹銘見也先
言說
上皇帝差我來那顏上說差使臣往
大明皇帝上去取討使臣來見那顏接我回去那顏的鈞
旨知道太師言說我與衆頭目每計較就叫伯顏帖
木兒如今這事怎麼說伯顏帖木兒回說那顏和衆
頭目每計較差使臣我每
皇帝上說銘去大同迎接使臣聽見那顏的忠心這每呵
使臣來的也喜歡也先又問你見了
皇帝不曾銘回說不曾見
皇帝也先說
皇帝爲你去了憂出病來快着人伴送哈銘去見
皇帝喜歡着當時着人送銘見駕奉聖旨那箇來了銘
回來楊善王息來了就，小花王
使有趙榮湯胤勣去了爺爺說
揚善王息是舊的人十分

歡喜又問家裡詳細銘又歇一夜將總兵官郭登所說
言語奏知奉聖旨是銘當又將母親所製進白絹汗
衫一件白絹底衣一件進爺〻穿用了次日伯顏帖木兒
差那哈赤同銘又回到大同同迎接使臣楊善等俱
見也先也先見了楊善等十分勸喜以禮相待初五
日聚會約在初八日送駕銘又奉聖旨着與也先說
送我回時往宣府路上去近便若差人去報喜時着
來宣府迎接有也先說道你回去
皇帝上奏我誠心只要送
皇帝回去隨
皇帝往那裡去我這裡差大使臣送去銘回奏畢果於初
八日也先送爺〻上馬會大小頭目發馬牛做筵席
請聖駕動樂吹唱同妻及衆頭目每行札進酒進獻
馬貂鼠皮襖弓箭送行行一里之上有也先弟賽刊王
亦領衆頭目打野盤進酒行禮又與爺〻送行有伯顏
帖木兒自備全副鞍馬弓箭撒袋貂鼠皮襖與爺
〻送行聖駕上馬初九日晚行至野狐嶺西北差銘同
達子一名往宣府報喜夜至三更到萬全城邊聲叫爺
〻分付說社稷為重虜情多有譎詐總兵等官不心
遠接只差官軍賫捧羊酒出關迎接等待送來的

達子頭目每總兵等官聽說口稱
明主萬歲望西北叩頭銘當時回至野狐嶺歇了次日早
出野狐嶺往西北恭遇聖駕銘回奏前情爺〻十分
勸喜當有總兵等官差官賫捧羊酒出境迎接有伯顏
帖木兒等送至野狐嶺帳房內進酒畢伯顏帖木兒
將多人趕出遠站着銘
皇帝上奏說道彼時你領人馬出來時爲你的天下有你
的邊城出來天地怪怒上落在我每太師的手裏我每
太師與衆頭目計議天沒曾着
大明皇帝死我每怎麽害他死我每太師順天意好生敬
重着我每伏侍了
皇帝一年今日天可憐見
皇帝回去今日你兄弟在家做了皇帝皇帝位子是你的
你到家不要怕大小臣宰每說我爲天下爲邊城領
人馬出去來天地惱怒上我每落在人的手裡天可憐
見我今日回來了緣
皇帝的位子是我的你還要你的
皇帝位子坐今我伏侍你一年太師今日着我送
皇帝來我這等心裡的話奏在
皇帝心裏知道我每這裏怎保得長勝長太平比先漢

王霸王兩箇爭皇帝天下霸王與漢王戰七十二遭後
天可憐見漢王一遭殺了霸王就得天下做了
皇帝你若回家去坐了
皇帝位時就是我的主人一般我這里有些好歹我使來接
你詁畢爺〻出帳房宣銘跟我來銘回說馬不在奉
聖旨就騎我的從馬來跟至東北令銘拏馬劉婆兒
跟來後令劉婆兒拏馬候聖旨又宣銘聖面向南銘
跪在地奉聖旨哈銘這大事都是你成了功勞是你
的到家教你做大官人欽此叩頭謝恩外聖駕行
有送來衆達子進馬楊善口吽

上位行了罷奉聖旨說他都在地上跪着進馬怎麼行
得後行至野孤嶺口邊有伯顏帖木兒俺克太平章
同楊善忠勇伯站在東南邊銘奏說爺〻今有伯
顏帖木兒伏侍爺〻一年送到這裡了爺〻把馬帶
回來說一聲奉聖旨是着哈銘與他說多定害生
受你我進口去有伯顏帖木兒聞聖旨放聲大哭
我說道我的
皇帝今日進去了再幾時得見後進關伯顏帖木兒回了
爺〻行數里聽得後馬响官軍驚疑奉聖旨着哈
銘看甚麼人銘回奏鎖那俺帶領達子數十人紫走

馬前來有鎖那俺奏說
皇帝的洪福特知院回來放聞圍場得了箇野牲就差我這
幾箇人來
皇帝上進就將鎖那俺等帶隨聖駕至晚到於萬全右衞
教場官廳內安歇次日到於宣府住歇一日擺宴有少
監郭敏進膳將膳卓上的吃食等物奉聖旨着哈銘
分與鎖那俺等拏去與伯顏帖木兒特知院俺克平
章有總兵官朱謙萬全都司都指揮黃斌在於
御前荅應管理賞賜給賞外夷畢奉聖旨哈銘選達
子的數內好的頭様五匹馬編成天字號進與娘娘選

四匹編成地字號與景泰皇帝選三匹與東官選
畢奉聖旨哈銘你來我有一件事和你計較今張四
征南回來在家我賞匹馬與他中不中銘回奏爺〻
好發賞與他一對奉聖旨誰帶去與他銘回奏今有
原跟他的頭目來六兒做使臣來這裡就着他帶去
到家與他奉聖旨是就選青白馬二匹與來六帶
去在宣府住一日早銘請聖駕起奉聖旨哈銘去請
使臣達子剌來等起馬行至鷄鳴山遇見家裡差
來太監夏時在彼搭帳殿預備接聖駕請聖駕下馬
進膳畢起馬又見內臣迎接遇見聖駕放聲大哭奉

聖旨咨銘先去前頭懷來看怎麼迎接銘到懷來
西關見搭帳殿膳房尚膳監光祿寺參將楊信率領
人馬迎接銘當時回奏至晚聖駕到懷來歇一夜次日
早起馬到居庸關把關御史王供等迎接到館驛
進膳畢當時起馬八月十五日行至唐家嶺李士商
輸等馬一匹進晚膳奉聖旨咨銘來叫內官內吏
打點家去的東西將我的鋪蓋靴子與咨銘等去家
裏與子孫作古銘領畢叩頭恩外次日早奉聖旨着
咨銘你去趕上馬分付在東華門外光祿寺一帶擺
着當時回至清河候駕進早膳回奏畢起馬到於德
勝門土城教場門外總兵官石亨張四楊洪少保俞
謙朝見叩頭入東教場門奉聖旨宣張四馬上說話
聖駕到安定門在甕城廟裏換袍服宣銘你去家裏
好生擺着馬銘回奏去不得家裏十分緊奉聖旨既
去不得罷你去上馬我升轎隨至東安門外爺〻進
東安門銘奏說去鴻臚寺報名而退次日朝見本月
二十六日太監吳安傳奉聖旨咨銘升一級校尉袁彬
陞試百戶欽此陞銘實授所鎮撫　元年正月十
七日爺〻復登寶位陞銘錦衣衛指揮僉事天順五
年七月初二日擒殺反賊曹欽等有功八月十二日陞

錦衣衛指揮同知成化二年正月征勦荊襄反賊劉
千斤等當先斬首有功成化三年九月十三日陞指揮使
遇蒙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詔書恩典實授指揮
使本年十二月內具本陳情蒙兵部覆奏本月二十六
日節該奉聖旨楊銘既有勞迋隨侍功勞職事不動
欽此弘治四年三月內具本陳情奏討加陞并世襲
於本月二十三日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續蒙兵部
覆奏奉聖旨楊銘既父子出使并隨侍
皇祖及節次殺賊有功比與其他傳陞乞陞的不同准世
襲指揮使欽此

正統臨戎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明英宗北狩始末考明史藝文志有楊銘正統臨戎錄一卷此書末專敘銘官職陞遷之事當即銘所述也銘本名哈銘蒙古人幼從其父為通事至英宗北狩銘與袁彬俱隨侍及從帝還賜姓楊數奉使外番為通事孝宗立汰傳奉官銘以塞外侍衛功獨如故以壽卒於官事迹附見明史袁彬傳此書所記與北征事蹟畧同而詳悉過之惟首尾俱作通俗語蓋銘未必知書當時口述令人書之於冊爾

皇朝平吴錄三卷

〔明〕吴寬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吴錄一卷》提要

皇朝平呉録上　　國朝典故六

元乘中國之衰入主天下迨其季世政益大壞歳飢民窮四方兵起延至江淮殆無完郡

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士誠小字九四泰之白駒場民有弟三人曰士義士德士信並以販塩爲業士誠頗有膂力重遅寡言亦塩諸富家步之多肆凌侮或負其直不償有方兵丘義者尤屡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即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凌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家自度不可已乃謀起兵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行至丁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於是士誠憤怒必欲滅子仁子仁衆潰入海士誠兵勢始振從者萬餘人三月乘勝攻陷泰州淮南行省參政趙連遂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行省告變元以萬户告身招之不受五月行省復遣知府李齊諭降亦不聽齊且被留久之會其黨自相戕始從之歸以左丞偰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俄有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元知不能制詔赦其罪使至不得入士誠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辯説百端竟不能

降且使齊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汝屈士誠椎碎
其膝而咼之人皆多齊之節六月元命淮南行省平
章政事福壽擊之
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
祐六月攻揚州元丞相達識帖睦迩率兵禦之皆潰
尋陷盱眙及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之
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其衆遂分兵西平六合賊
勢大蹙脫脫初以被讒出領兵俄有詔削其官爵
安置淮安士誠乘隙擊元兵大敗其勢復振
十五年乙未士誠據高郵
十六年丙申二月士誠以淮東大飢謂惟吳中富庶
可以建國乃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時
福山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擄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
兵入婁妻二門鎮將脫寅率兵禦之郡人楊椿力戰
而死椿子字子壽本蜀人宋少師棟之後有文藝尚
氣節為脫寅館客因署參謀分守婁門獨挺身禦
敵鋒交於胷罵不絶口死之明日其妻王氏哭往軍中
覓尸為賊所執不屈賊義而釋之其尸竟逆水柢張
香橋柱而得歛葬于虎丘之華李嵒椿既死忽神
附王氏語曰後五日吾將取爾與男女去將男頡十
五歲女滿奴九歲皆無病及期妻與男女果同一日
死人皆異之又椿有門人陳普兵至其門使拜不屈且
索婦女普罵之亦被數創死普字季周能詩脫寅
畏賊避匿於婁門十八營叢篠中為亂兵所殺當
是時吳中全盛甲仗錢穀如山守臣貢師泰輩棄之
相率遁去士誠既入郡城即承天寺為府推其佛像
據坐大殿復射三矢於棟上平江府為隆平府立樞
密院以所親信徐義徐志堅與親軍李伯昇制軍事
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為參
軍遣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主鎮海萬戶王太
倉時有為百夫長張某者與其伍謀刺其帥事泄被
殺夷其族并其妻族次縛其妻周氏于武陵橋上將
斬帥之子惜其姿容令力者舍之語曰能從我活汝
命婦怒曰豈有夫死父母死而我獨生乎渡謗之不
從更脅之益憤罵不已顧謂所親曰我有白金若干
兩可以買棺合葬我父母我則附葬于夫側竟就戮
人稱為周烈婦云初元猶與士誠降遣集賢待制烏
馬兒孫搗持詔往諭士誠反拘之一室迫使降搗詬卒
不絶及是徙吳中搗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復高郵
語泄并被殺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丞相達識帖睦邇

適平章左荅納失里戰死初達識等屢敗于賊或以
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有軍十
萬自嘉興引其黨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達識
乃遷黙苗軍性殘忍所過淫虐人愈苦之於是我
太宗高皇帝龍潛濠城陰有安天下之志先二歲自和
州渡江駐金陵與士誠接境數交兵是月士誠以
太祖初克鎮江遣舟師來攻徐達與戰於龍潭破之焚其
舟殺溺甚衆遂乘勝攻常州未下達營於牛露鎮
太祖遣人諭之曰士誠起於鹽徒術務經紀詐出多端交
心有變鄰必有問倘有說客須沮其詐術困其營
壘達等乃益督兵攻圍其城未幾有鄭僉院者率甲
士七千叛入城中又來攻營常遇春引兵來疊擊之
大破其衆復攻圍
十七年丁酉三月達攻常州益急進薄城下士誠遣
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遣元帥王玉伏兵以待
士德敗走王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被擒之
太祖聞之喜曰士德有智勇為其兄謀主今為我禽張氏
之成敗可知矣士德母痛失其子令士誠奉書請和
願歲輸粮十萬石布萬疋及銀金等物求為盟信
太祖初許之後再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謂納我

逋逃之人拘我通好之使予之興師亦豈得已既已許
給軍粮中更爽約今若果能再堅前盟給粮五十萬
石歸我使者則常州師即罷而爭端永絕矣士誠待
書不報士德乃潜與士誠書俾降于元為恥遂不食
而死至是達等下其城初士誠將史椿守淮安見士
誠不足事及諸將驕侈而佐丞徐義更加讒毀遣人
齎書請達康顧歸順事覺被殺於是士誠復出兵
寇嘉興屢為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
者欲納之達識以其反覆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
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之士誠始要
王爵達識不許及請爵為三公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亦
不許完者又力勸達識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
完者意八月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
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而元以達識有招安
功亦加大尉伯琦被留于呉士誠為造第宅于乘魚
橋北厚其廩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
歸士誠既授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
甲兵自據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采城固守士

誠出兵來攻別將廖永安與戰于太湖乘舟深入後
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
太祖念其守義延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
愛苦飢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
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
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
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
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
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
于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
之言不漕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
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即弃官稱
疾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
泰州人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
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齊據之
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
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
囊中物爾
太祖用其言姑置之
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二年壬寅士誠供據姑蘇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珍入安豐攻宋劉
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率徐達常遇春親援之珍解圍去福通奉韓林兒
棄安豐退居滁州士誠兵復入安豐時廬州左君弼
出兵助珍亦擊敗而去七月士誠忌完者欲圖之
而達識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
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
州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
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
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恐逆其意被
害乃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治宮
室立官屬其母曹氏頗有智識尊為太妃於是元
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復徵漕貢于士誠士誠以
違其封王之請遂不與海運始絶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逐達識特右丞荅蘭帖木
兒郎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諂事之數媒孽達識
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

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
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諷行臺請實授王爵
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
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
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
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
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聞之歎曰大夫且死
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
花為福建平章境内皆為諸豪所據不能有所
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人皆惜之士信
既自為丞相愚妄不識大體建第宅東城下號
丞相府軍民趨附之者輒得富二十五年乙巳
太祖以士誠兵屢犯其境卒欲取之十月下令曰王者
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
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
致天討咒士誠啓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暨
連兵搆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
彼軍民無恐無畏無加逃竄無廢農業已勅大將軍
約束官軍無致虜掠違者以軍律論罪布告中
外體予至懷乃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
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
步舟師水陸並進先取淮東諸郡縣剪士誠羽
翼達出兵江口
太祖遣使諭以北方聲息且日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
獲張士誠將校遣來吾自處之達既趨泰州浚河
通舟師駐軍於海安壩上進圍泰州新城將士
誠援兵自湖北來達擊敗之獲其元帥王成等
四百餘人已而李院判兵復自淮安來常遇春
又擊敗之擒其萬戶吳聚等百餘人因遣人諭降
城中其僉院嚴再興副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
拒守不下閏十月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士誠
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
張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為之備
太祖遣使諭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吾度此寇非有攻江
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
還備水寨我兵力既分彼將棄我水軍疾趨陸寨
擣吾之虛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深入
使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泰州
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
兵法制人而不制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

駐師海安塡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
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
備之後四日又諭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
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
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
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
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凡解寇不
戰自潰但宜謹備之爾是日
太祖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
聞爾等與寇相去甚邇為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
為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
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俟
太祖還建康達等遂剋泰州虜其將嚴再興等九十
四人士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疋般四十艘遣人獻俘
命五千人者悉安置潭辰二州人仍賜衣一襲婦女亦
皆賜衣屨鐵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
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泰州平
達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徇興化進攻高郵士誠
守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有陳元
帥者來援清傑擊敗之十一月達進兵攻高郵

太祖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遣使即命同知馮
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取
淮安濠泗諭達曰為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
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
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即有緩急誰當為之
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
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
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特李
濟據濠州名為張氏守而觀望未決
太祖曰濠為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
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濟得書不報是月士
誠兵寇宜興命達令國勝圍高郵遏春守海安
遣別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
江擊敗士誠兵于宜興城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士
誠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却之達自宜興還
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特士誠遣
其左丞徐義入淮援高郵義恐士誠以為陷己死
地乇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皇朝平吳錄中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

自馬馱沙沂流寇江陰守將以聞
太祖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州掠
西律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于
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至浮子門遇寇舟五百餘艘邀
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凡虜將
校四百餘人卒五千餘人後十日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
守海口常遇春督水軍以為高郵聲援既可之復勑
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輕重不一及俞
平章請軍甚急盖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如此安
豐竹昌根盡將遁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
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尋又諭達曰江
陰送至士誠降將泰德等二十人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
泰州高郵已六遣兵渡江其驍將軍壯亦從徐義趋淮
安失高郵海安宜慎方畧勿墮其計又諭達曰士誠由
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盖其巢穴也大軍彼之彼
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
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
湖或出鹽子角或出寶應以趋高郵二兵苟合不
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號大眼張者乃疑兵必
不敢出夫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
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弊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
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俟之已而王
保保知有備竟不自三月達至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
淮安遂拔高郵先是達拔宜興命馮國勝統兵圍高郵
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墻為應國勝信
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板閉之皆被殺
太祖聞之怒即詔國勝回撻之令其步至高郵於是達自
宜興還益督兵往攻國勝憤甚令軍士齊登城一鼓
破殺俞同僉等俘其將卒二千二百民一千四百獲馬
三百七十餘疋粮八千石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
辰州仍給衣粮有妻子者賜夏布五疋無者半之將
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既分別發遣乃責問達等仍
遣國用郎軍中搜問凡虜人婦女者皆以軍法治之高
郵既下復命乘勝取淮安四月達兵至淮安聞徐義
軍在馬騾港夜往襲之義泛海去俘其院判錢
富善及卒三千舟師進薄城下其左丞梅思祖副樞
唐英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按
堵命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遂進兵興化先是
太祖命圖淮東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鹽子角為
興化要地令達以兵絕其險隘至是遂取之淮安悉平

彼遣龔希魯潜往濠州説李濟下蕭把都把都示以成
降遂議進兵浙西
太祖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氏據姑蘇數侵擾吾
近地為吾境内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討之右相國
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
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抜宜
俟隙而動
太祖曰彼昏淫益甚生釁不已今不除終為後患彼疆
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為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
憂不抜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曰張氏驕横
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
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為富貴之娯爾其居中用
事者王蔡葉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鋭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於是命諸將
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以伐張氏祭告大江之神曰
惟神奉天明命主宰大江鑒察無私代天行令予主
於濠梁乃庶民也曩因兵變遂列於行伍繼為總戎歳月
以來軍民既衆土宇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
南拓土廣疆滅強暴之國恤民養軍除貪汚之政于
茲十有一年矣今姑蘇張士誠據我東南之境數來
生釁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予
之與張不可多事于民並立以榮其身以决雌雄以安
黎庶然而剖判在手天用事在手人其深淵巨峯洑
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為者茲欲獎率舟師由毘陵之
境委曲通道進入太湖與張氏决戰告神鑒知乃命
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
軍帥師二十萬以行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
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
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于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
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
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
吾界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
志豈在于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
友諒敗滅獨張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
力數侵吾之疆埸賴諸將連歳征討克取兩淮之地
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戒帥
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
誠母葬姑蘇城外愼無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

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
士卒善撫卹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校樹德者必以
廣恩為務鄉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為戒約軍
中事命人給一紙仍傍諭其民曰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
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
崇侯三聖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覩有元之末
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風憲舉親而
劾讐有司差貧而賣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
改鈔法役四十萬人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
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
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以甦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
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
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而
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
有志之士傍觀熟慮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鄉軍之號
或以孤兵獨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
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不能成事
又度胡運難與成功遂領兵渡江頼
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
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
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
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荊襄
湖廣盡入版圖雖未及而政令頗脩惟玆姑蘇張士
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首聚兇
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
勢詐降於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
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
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
省楊子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
四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
詔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
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兒南臺大
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刼我邊民其罪
八也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堯舜禹湯文
武與之同　世亦有不容理宜征討以拯天下以濟斯
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率領馬步官軍舟師水
陸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曾戒軍士征討所到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咸宥
其罪其爾人民果能復業即我良民舊有房舍
地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

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
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
邊戎有賢哲或全城歸附或棄力來降予所賞賜非所
敢吝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故榜既而復
召達遇春於西苑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
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全其將士撫其人民無
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人問諸
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
去鼠者必塞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
郡可不勞而下矣
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徒與張天騏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
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
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
兵四合難以取勝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
既疲然後進取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太祖作色曰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
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
太祖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反
間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
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

言墮吾計矣於是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至太湖遇春擊敗
士誠兵于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進至
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張士信駐軍湖上
不敢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兵
分三路來拒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軍右丞
張天騏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為後繼達進攻之有術者言今
日不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
攻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
長槍軍直扼其城寶敗走欲入城城下釣橋已斷不得入
復還力戰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下官二百餘人天騏子
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
港潛入城被圍伯昇及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
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及陶子實
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
判李茂及其弟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
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寨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
于東阡鎮南姑蘇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
李成懼不敵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為
呂珍等聲援乘夜擊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絕其糧道士誠
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

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月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
以輕舟去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蘇橋遇春之與戰會大
風雨天甚晦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
兵二千餘人是月
太祖又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氏必
集兵以拒今命爾往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
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
還報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
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
始得脫潘元紹率赤龍舡兵屯于平望復別乘小舟潜至
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平望縱火焚其赤龍
舡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絕饋餉
不繼多出降者十月達以所獲將士徇于湖州城城中大
震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及牛院判拒戰不勝退走
遇春追至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館
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是夕晟亦降是月朱文忠率朱
亮祖耿天壁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
陽擒其同僉李天禄遂合兵攻餘杭達復攻升山水寨顧
時引數舟繞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

士數人跳入其船大呼奮擊餘舟競進須之士誠五太子
盛兵來援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旅大敗五太
子及朱暹呂珍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
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本
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浮水進珍亦善
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奪氣十一月舊館捷至
父老進賀
太祖曰此民之福也自此東南可定轉輸之勞亦可少甦矣
父老汝諭百姓各力主業無作非義庶可共享太平皆
升而出舊館既降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徇湖州城下語
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
之抽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語之曰援絕勢孤
又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俯首不能言其左丞張天騏招討
陳祿以城降伯昇遂亦降於是達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元
帥王勝降進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是
月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初樞密院判謝再興為都督朱
文正之妻父分守諸暨與士誠連境士誠令呂珍離城數十
里築一堰水灌諸暨被侵再興屢遣人潛決之
太祖嘉其功以其次女嫁徐達俄詔回聽宣諭別遣參軍李夢
庚代守而令再興還受節制再興恥無權勢出怨言且曰

婇文不令吾知何異給配與和甯柔慮嘉兵父元帥王三
陳則以諸暨全城軍馬投授紹興先是再興分謝五謝三
共守餘杭文忠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嘉兵小隙歸于
張氏非爾謀也爾乃國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
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
尒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平章潘元明遣
員外郎方彝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適至此勝負未
分而即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係今
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雖欲降恐無
及故使彝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
待原明即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
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矮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
慕乎榮華乃志存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
貴於見機民寔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
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畢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
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粮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原明及
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
廉訪司印并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文學導引文
忠叱去之進原明等宣
上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

六百疋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先
遣原明以下入朝既而紹興守臣同僉李思忠總管衛良
佐以城降命駙馬王恭等守之左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
守將宋興以城降及海寧州亦降達軍至姑蘇城南鮎魚
口擊敵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敵兵又擊敗之
焚其官瀆戰艦千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葑
門達軍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
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
秉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
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
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方弩大銃於上又設襄陽砲以擊
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浮水天祐潛
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
而用之特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
縱茂出入往來因其中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
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特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
戰武德衛指揮茅成左脇中矢死成定遠人後贈東海
郡公
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至建康
太祖命有司給廩餼歸于元而誅蔣英於市以英嘗刺殺胡

太海執枝士誠命懸大海畫像刺奕血祭之乃後誅謝
五等朱文忠以為前保其不死今復殺之何以示信且
恐後無降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恕乎兄弟悉殊于
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附仍受平章官屬皆仍舊職從朱
文忠節制仍下令曰予聞帝王之治世其初也秉天下之擾
攘不得已而起兵及甚也憂天下之未一亦不得已而用兵
自有元失御中原鼎沸四海瓜分予特為民於淮上進
不能上達退不能自安是以不得已而起兵至於撫有江東
土地漸廣民物漸多而四面皆敵國民無一日安又不得
已而用兵於是西平陳漢跨有蜀川南定百粵北有
荊襄以及徐泗惟浙西張氏與我壤地相接屢擾我邊誘
納我逋逃故興問罪之師淮東郡邑首先歸定旅拒者
加之以刑來降者寵之以爵遂命大將軍右相國徐達副
將軍平章常遇春總兵東入太湖是以湖州舊館守援之
將李司徒呂左丞等百名精兵七萬餘衆䭾以歸附後命
浙東省右丞朱文忠統兵東北破桐廬克富陽駐兵浙右
杭州守臣平章潘原明差官送款以全城聽命可謂識天
時人事之俊傑有合予弔民伐罪之初意已勅征行將士
凡府州城郭鄉村軍民之家秋毫無犯官府倉庫舊有主

者封籍以待敢有侵漁以律論罪其潘平章等大小官員郎
我藩輔各安其職故茲令諭中外知悉

皇朝平吳録卷下

吳元年丁未夏

太祖以士誠被圍諭以書曰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
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
之失國豪傑乘時蠭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
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華
心畏天順人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
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
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下笑書至士誠不降六月
士誠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
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掩襲轉至閶門將奔常遇春營遇
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歸路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
遣參政黃哈剌把都率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塘
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
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
往擊之敵衆少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
死沙盆潭甚衆其有勇勝軍號十條龍皆倉夫善戰者
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將其衆出入陣中人不能測

一時俱溺死萬里橋下已而倉夫復有應募者亦戰死
其妻某氏得其屍以歸泰州者抱而投水以死是日士誠
馬驚墮水幾不救有與入城討忽忽無所出除將李伯昇
知其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請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
入曰所欲何言客曰吾乃為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少
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
咤百戰百勝卒敗死垓下天下歸於漢祖何則此天數也
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
死在旦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勢攻擊東據
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
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
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師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
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何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
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
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
妓舞女旦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猒
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
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
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
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

爾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然徒自苦
爾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
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湖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
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
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
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然竊慮勢力
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
故吾竊以為莫知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馳
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不失
為萬戶侯况嘗許以竇融錢俶之故事耶且公之地譬
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
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他日士誠復
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却士信方在
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
遇春因乘勝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
通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燈城上據銀椅
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
首而死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謂曰我受
國重寄脫有不測宿識若等宜自引決毋為人恥最少
一妾段氏跪即請死遂入室自縊六人者亦皆相繼縊死

元紹斂其屍焚之以骸骨瘞後園潯陽侯羽為七姬擡
暦以表其烈云九月姑蘇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
飛礮以擊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
且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
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
寨遂帥衆度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
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
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犇特士
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遂破時八月辛巳也是
日士誠猶使其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三二萬親率之
戰于萬壽寺東街傷敗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
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
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
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促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
焚之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達遣李伯昇
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自經伯昇決戶令降
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
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舁出葑門至舟中不食及至
龍江堅臥不肯起及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
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太祖欲全其生竟自經死賜棺以葬之年四十七有二子皆幼
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媼令負之而逃不知所終
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中分撫定先集將士申明
上意令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折民房者死離營二
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
莫敢妄動居民晏然初吳中有十七字市謠云丞相做事業
專用王蔡葉一夜西風來乾癟蓋當特用事者有三參
軍皆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至是卒敗果如市謠云凡獲
其官屬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右丞潘元紹參政馬
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礼内使陳基及
諸將校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
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來建康熊
天瑞伏誅先特有單大舍者為楊州青軍帥居仁之子
領兵守宜興亦叛投士誠
太祖令居仁招之不來及是生擒至
太祖命居仁自處居仁曰此不忠不孝之人當碎其肉耶
誅之始改平江路為蘇州府以何質知府事
太祖以城始克慮通州驚潰命泰州指揮孫興往取之
比至而達兵已至其守將張右丞即士誠從子所謂大
眼張者先以城降已而無錫莫天祐亦以城降初天祐附

士誠達要遣使諭降俱被殺至是胡廷瑞等攻其城州人
張翼知事急說使降之於是吳地悉平帥遂論功行賞封
李善長為宣國公徐達信國公遇春鄂國公達綵段表裡
十一疋遇春十疋胡廷瑞馮宗異各九疋湯和曹良臣各
八疋廖永忠華高康茂才七疋薛顯趙庸張興祖梅思
祖各六疋指揮人五疋千戶人四疋百戶人三疋軍人米一石
鹽十斤
太祖仍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
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
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强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
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爾勛如王國等汝於王事而
不得論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
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予但從
平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如宗異留
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
北定中原以一天下無狃於暫安而忘永遠無足于近功
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仰承
主上成算幸獲功成敢不盡心以圖尺寸明日達等入謝
太祖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為樂否對曰荷
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
宴安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
竟何如宜深戒之後
太祖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為
將領兵討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將校汝
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頴壽
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
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
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
將庶可以保爵位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亂
使大業早定非特已受富貴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
時雖暫得快樂旋復衰敗何得為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
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受命而退
史官曰張氏據吳建國偃然自王其勢是若甚易者何哉蓋
當四方擾擾民心之皇皇無所依歸有能保障之者亦可
得以苟安也惟當時以游談之人濟之以肥輭之卒上下
逸豫遂忘遠圖終焉以天兵一臨獸伏鳥散三吳故疆竟
歸真主使張氏如錢俶之見幾待命不勞血戰亦足以庇
其子孫何至國蹙城破身為俘囚如劉鋹耶雖然僭逆徼

烈負氣而死其翁兄妻孥亦不受辱較之李重光之柔懦則過之矣故嘗以所聞故老之語及是大夫所記參以史書所載以為録以藏之後世必有考焉

皇朝平吳録終

平吳錄一卷（戶部尙書王際華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末有袁褧跋稱此書相傳爲吳文定公所撰案吳寬字原博號匏庵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尙書諡文定明史載入文苑傳則所謂吳文定者乃寬也千頃堂書目別載有黃標平吳錄一卷與此書同名其書見陸楫古今說海中與此本詳略不同截然二書則謂此書爲寬作或亦有所傳歟所記皆張士誠據吳始末起元順帝至正十三年迄明太祖吳元年敘述頗有條理然亦多史所已具者惟明初書檄之文皆全載之則他書所未及耳

皇明政要二十卷末一卷

〔明〕婁性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二年愼獨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政要二十卷》提要

皇明政要綱目

臣 儲巏 謹校

卷之一
尊德性第一
道問學第二
卷之二
端好尚第三
戒嗜慾第四
卷之三
畏天戒第五
悲人窮第六
卷之四
崇正道第七
闢異端第八
卷之五

遵成憲第九
重儲貳第十
卷之六
立孝敬第十一
溥仁惠第十二
卷之七
親儒臣第十三
敬耆宿第十四
卷之八
開言路第十五
樂改過第十六
卷之九
審興替第十七
辯賢邪第十八
卷之十
公薦舉第十九

愼銓衡第二十
卷之十一
明賞罰第二十一
嚴考課第二十二
卷之十二
興學校第二十三
育人才第二十四
卷之十三
表忠節第二十五
厚風敎第二十六
卷之十四
正法令第二十七
恤刑獄第二十八
卷之十五
勤政事第二十九
節財用第三十

卷之十六
却貢獻第三十一
薄徵斂第三十二
卷之十七
課農事第三十三
賑荒歉第三十四
卷之十八
脩武備第三十五
儆無虞第三十六
卷之十九
定禮樂第三十七
謹祭祀第三十八
卷之二十
固封守第三十九
禦蠻夷第四十

皇明政要綱目

皇明政要卷之一

尊德性第一

洪武五年冬十二月

太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論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對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逃而皆得其當所以致雍熙之治後世鮮能此道處事之際欲求一一至當難矣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决不可得也

洪武十年冬十月

太祖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親筆其中召學士宋濂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于

跳躑終不能夢寐範圍洪覆育羣於天地廟社
壇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
上契冲漠體道迎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享之
際對越在天洋洋乎如臨其上卿爲朕記之
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濂拜手稽
首颺言曰惟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
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

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清而弗擾庶績咸
熙否則天飛淵淪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
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
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
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
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
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諭者矣雖然

庶不有初鮮克有終願存神內居常如亭中
時則心與天爲一祥刑敷政一出自天衍億
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
○桂彥良被薦至京師
太祖見而偉之授太子正字切磨治道言必稱
孔孟不下千餘言無一不當
帝心者其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在春坊久
每侍講必以二帝三王心法爲本至於歷代

治忽諄諄啓迪不倦誠意懇至
東宮每動容稱敬
太祖嘗顧問曰汝何官彥良對曰正字
太祖曰否汝帝者師也彥良辭謝不敢當
太祖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宋濂進曰孟軻有言
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庶吉士解縉應制上疏曰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

恭聞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

太祖嘉納其言擢監察御史

洪武十年十二月宋濂致仕回獻書於

皇太子云古聖人有言曰為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蓋以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怠則否勤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治近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

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之間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恭惟

皇太子殿下仁孝温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無不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為言者誠以為君之難也臣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彌切旦夕不忘於是敢貢芻蕘之言伏望

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

太祖覽書喜甚召

皇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之僃以文綺

永樂二年八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太宗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

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宫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太宗謂皇太孫曰讀書當求大義不可效書生循行數墨徒費精神出閣未幾問帝王心法

太孫以精一執中對大稱賞

撫州處士吳與弼潛心六經淹貫子史動遵古禮不求仕進授徒千數惟從事乎居敬窮理之學

亦願聞之遣行人禮聘
敕曰渴望來儀以資啓沃與弼赴聘延至
文華殿從容顧問諄復乎誠意正心之說極
蒙
寵賚授左春坊左諭德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
旣而獻十策其一曰隆
聖德臣聞湯武於盤盂几杖刀劒戶牖莫不刻
銘以致戒是以聖德日躋孔子贊易之辭曰

日新之謂盛德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德之流行速
於置郵而傳命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伏願
陛下法成湯不自滿假之心體大易終日乾乾
之意將見
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上深嘉納諭之曰嘉猷勗朕足見忠愛復遣行
人送歸

道問學第二

丙午年五月
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

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
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
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
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
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宮中無事
輙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

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為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洪武二年二月

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太祖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則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太祖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宋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太祖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一日

太祖御西廡大臣皆侍坐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濂講析俾在坐者聽之濂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襲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太祖謂濂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正謂此爾頼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洪武四年九月

[illegible]
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illegible]
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illegible]
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illegible]
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illegible]
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
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
兵與刑爾。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

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洪武十八年。秋九月。
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
至家人。
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
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
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
[illegible]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
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尚書洪範成。先
是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
乃自為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
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
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
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

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
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
太平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正月。
太祖御左闕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
權。謂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
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

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及生民豈
可以忌刻名之
大學士李賢曰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每儒臣進講必有辯論因
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
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
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
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

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擊
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
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
治而欲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如此辯者
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
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
將許多見識來說
永樂二年六月楊士奇進呈文華殿講義
太宗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
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
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脩諸身施於家
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
太宗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
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
王之學貴切己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
益之語勿用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謂侍臣曰朕於間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
稱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能之亦由積
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過
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
莾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
不勤可望有獲乎
永樂四年四月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太宗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
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
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
太宗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
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
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
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
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
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二年七月
仁宗在東宮翰林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
舉儲貳為說講畢召問楊士奇曰於此恐無
儲貳之說逆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
道不陳豈敢含譏此出宋儒胡瑗之說
仁宗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與此說乎士
奇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
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
用無所不通又對曰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
義內閣之臣閱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解縉
專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士奇閱易

永樂二年七月
仁宗在東宮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
章正宗一日諭楊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
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是道學
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
大有益學者又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
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苟
而已
仁宗即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為治之條
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
永樂十五年

仁宗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蓍而斷以周易凡後世俗占法皆不用嘗命楊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諸旨為一編既進

仁宗悅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脩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輯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踰年輯成以進

仁宗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士奇綉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以進

仁宗諭士奇曰凡此皆書數本於齋閣便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

宣德四年二月

宣宗覽歐陽脩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未得說築傅巖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澤垂後世誠千載奇逢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蓋天佑國家必生賢哲為之輔翊高宗思道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賢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謬哉

宣德六年三月

宣宗視朝退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平天下章竟

宣宗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為所倘民此聖賢之言豈非萬

世龜鑑哉

宣德七年七月

宣宗燕閒閱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宣德九年十二月

宣宗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

聖諭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宣宗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宣宗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為忤

正統元年二月大學士楊榮與英國公張輔等二三大臣建議開經筵以緝熙

聖學詔可乃奏且命精選儒臣以充講官降敕勉諭曰朕祗奉

天命嗣承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而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講夫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脩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狥好庶明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

天與

祖宗之命欽哉

天順五年正月

英宗召學士李賢謂曰朕一日閒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英宗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好玩味聖資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英宗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英宗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

皇明政要卷之一

端好尚第三。

甲辰二月。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為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傚焉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紛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吳元年夏四月。

太祖御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

洪武元年五月。

太祖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渺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

號業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也

洪武元年六月

太祖與諸儒臣論學術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横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太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也

洪武四年秋七月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有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後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為天下國家而可以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

永樂七年

仁宗在東宮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顧楊士奇曰古人主為詩

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
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
為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
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覇力皆非
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
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
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
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詩不足為也

仁宗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士奇
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及諸書註作詩
特其餘事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仁宗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士奇對曰儒者鮮
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
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為人主尤當
致辯於此
仁宗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材
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所言切理多見褒
答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嘗
曰為治不本此書雖獲小康苟為而已於春
秋歎曰先王之禮壞此書所由作也學問所
得必見諸行事為文章不事雕飾達意而止

賛善王汝玉嘗言作詩有法
上曰三百篇何所法哉無他嗜好惟畜經籍法
書甚富閑暇手不釋卷被服寛博類儒者
宣德八年正月
上燕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為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卒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
徭薄稅足以致富庶興舉學校惇崇孝弟足

以立教化故不必盡合古制

戒嗜欲第四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

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洪武元年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洪武五年冬十二月內使奏增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洪武六年春正月

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

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不謹

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

也。

洪武十二年六月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其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大過則虧君人之量

永樂二年十一月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永樂二年十一月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上曰此偉觀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採出之

天順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英宗諭學士李賢曰朕一日之間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鍾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

奉

母后方用此葷承應

皇明政要卷之二

皇明政要卷之三

畏天戒第五

丙午八月壬子

太祖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因語之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

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脩斯為格天之本

吳元年五月

太祖以久不雨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

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去疾頃
首曰
主上一心愛民如此今雖遇旱上天眷愛必有
甘澍之應
吳元年六月久旱
太祖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既而大雨群臣請
復膳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
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

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脩己誠
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民今年田租
吳元年十月
太祖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
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修省
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
脩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禍
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

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
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
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八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
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
役屢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
等同國休戚宜輔朕脩省以消天譴參政傅

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災出
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
自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脩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
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
盡心力以匡不逮

洪武三年夏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令皇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

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卧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洪武四年十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洪武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戒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能致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怠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之不暇豈敢以此

為已所致哉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今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震天變垂戒朕用惕然爾等試言其故

侍臣對曰地震應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豈肯適一己之情興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始樓居可以避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

何必復建高臺廣榭今後宮畢監不足容尚
不敢增脩憂勞民力土木之事在今不為若
云兵戈但當勑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
永樂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
旦賀儀
太宗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
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
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

當
太宗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
揚榮金幼孜皆未有對楊士奇對曰日食天
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
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
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
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
誠當

太宗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
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太宗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脩政用謹天戒朕
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於陽之宗薄食於
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
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
罷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
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不許勑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
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脩德行政用賢去
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非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
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
上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
必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脩省
以仰答天意尚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
賀
天順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
天監失於推筭不行救護
英宗召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失於

推筭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
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
觧說甚至書中有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
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
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
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

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
常少卿
悲人窮第六
吳元年正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
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
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温
煖為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

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
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瓛對曰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
恤民王者善政
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
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
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

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春正月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

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必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深

戒之

洪武元年七月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使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其心有不歸者寡矣苟視其困窮而

不之恤民將撫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

洪武八年正月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

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

太宗初即位諭戶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與之休息數有令擅役一軍一民

者處重法比聞衛所府縣都不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犬羊無分毫矜卹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窮人之蘇息何時可遂爾等其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誅不宥

太宗初即位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民瘼陛辭諭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飢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心人主為民父母理亦當

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來奏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永樂元年五月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郡縣蝗有司不以聞

太宗曰朝廷置守令資其惠民凡民疾苦皆當卹之今蝗入境不能撲捕又蔽不以聞何望其能惠民也此而不罪何以懲後宜遣監察御史按治之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太宗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饑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

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今歸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益困之耳所言不可聽

仁宗即位之初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今歲雨水傷麥其累歲所逋稅宜令民以他物代輸命戶部議所以寬貸之者戶部以國用不足為言

仁宗曰君民一體民貧不可不恤宜從所言自

永樂二十年以前所逋税悉蠲之。二十一年
税令以鈔代輸。
永樂七年夏五月。解州儒學教諭白威言。安
邑民饑流徙。吏不知恤。旱傷田稼。而科徵不
已。其税糧乞折收鈔帛。庶少蘇息之。
上曰。守令民之父母。艱難困苦而不知恤。又重
以徵斂。豈為民父母之道。命戶部停徵税糧。
令御史治縣官罪。命吏部以威為安邑知縣。

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諭禮部臣曰。
皇考臨御。數詔有司存恤鰥寡。郡邑皆有養濟
院。比聞率是文具。居室弊壞。肉粟布絮不以
時給。栖栖饑寒。而守令漠不留意。爾禮部即
戒約之。令謹視遇。勿致失所。
宣德元年十一月。
宣宗諭順天府尹王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鰥

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
頗有殘疾饑寒無依之人。行乞衢路。為親民之
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
所。

皇明政要卷之三

皇明政要卷之四

崇正道第七

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
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
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
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
既釋奠國學仍遣爾脩祀事于闕里爾其敬
之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
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
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
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變以
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
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永樂四年三月
太宗皇帝視學先是勑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
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
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
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
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
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
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
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大學釋奠先師以稱崇

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
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永樂十二年五月
上諭行在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
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其傳註之外諸
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

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
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
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二
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
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脩。
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
永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太宗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
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
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皆難得書籍。如今
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
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
視為虛文也。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
於京師。彥縉歲來朝。皆館於民

上[illegible]
公館[illegible]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
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禮部尚書呂震奏。衍
旨賜衍聖公孔彥縉一品金織衣。衍聖公是
二品。如旨賜之過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國家天下。今孔子之
後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聖

之祀。服之何過。且
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
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宣德元年正月孔顏孟三氏子孫十人來朝
辭歸。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
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
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重有學行者。爾

以朕言諭吏部知之

闢異端第八

吳元年春正月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卻之左右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濟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為所惑

永樂二年正月有道士獻道經者

太宗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為邪人主好尚稍不謹憸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

永樂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太宗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又曰朕欽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恣如此況後來此不可宥且此輩皆民蝗蠹不可蓄也

永樂五年五月湖廣武昌府僧言欲增修觀音閣以祝

上壽

太宗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為善何假求哉

太宗問侍臣曰聞今俗之弊嚴於事佛簡於事其先果有之乎對曰聞有之

太宗歎曰此蓋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旦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

正之當自朕始耳

永樂十五年七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

太宗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宣德四年五月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昨山西代州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為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宣德六年九月行在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宣德九年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

延聖壽者

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事佛宋徽崇道效驗可見後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

景泰年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洎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俱來京師聚集數萬

上召李賢諭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遠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選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皇明政要卷之五

遵成憲第九

洪武六年五月祖訓錄成

太祖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又曰日月之能久照萬

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不可輕改故桀墜厥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永樂元年七月

太宗諭侍臣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生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嗣君既昏祖法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可不以為戒

永樂元年十二月

上宴閒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

太平無事之時

上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

永樂二年四月文華寶鑑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便足為治爾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鑑録今朕此書稍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皇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燕

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永樂三年十月

太宗賜諸王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

不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
不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
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
永樂十二年正月百官奏事畢
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裹衣袖弊垢納而復出侍

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念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
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
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
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位者
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致喪敗不救可為
鑒戒朕十有餘歲侍
太祖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
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間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

委曲開諭之皆特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
道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
永遠者朕藉秉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
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之心也
宣德元年五月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祗奉

祖宗成憲所以誚訶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况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事多有可鑑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

重儲貳第十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事不師古設官不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人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

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可必謂府僚逆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洪武元年七月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脩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其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賛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洪武元年十一月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

洪武七年春正月

太祖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
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太祖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
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當知寶愛之者必
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
善言不邇誠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
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途而不知寶愛
之矣汝等舊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

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
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十二年春三月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太祖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
之際
太祖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
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

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繫于民必敬以將之
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鑒之不善天亦
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
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永樂元年九月
太宗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
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
舜自慎徽五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乃命

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穡堯尚試之如此
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吏案奏牘皆
躬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庶可為人君也
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
命鎮北方經涉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
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於載籍每覽昔人言
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
益於人然人資稟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

益故欲令衡等轉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illegible]
使中有所主也
永樂五年七月
太宗命大學士楊榮等輔導
皇長孫賜勑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
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
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
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

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
合道好道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
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
宗社之靈
上天錫貺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
窮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
假琢磨之力卿等皆懋簡德藝職輔東宮東
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

廣仁義道德之源闡陳二帝三王之治[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艱[illegible]
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illegible]
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為
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
窮之聞欽哉
永樂七年二月
太宗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古人治天

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虞
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
未易遍領其要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
力行之足以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於今當
進學之時朕欲使知其要庶幾將來太平之
望秦漢以下教皇子者多以黃老申韓刑名
術數皆非正道朕間因閑暇采聖賢之言若
執中建極之類切於脩身治國平天下者今

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廣等
徧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
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

太宗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

永樂十一年三月扈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太宗謂學士楊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
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

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
閒爾等即以經史講說俾知古今成敗得失
之迹可以鑒戒也榮每遇駐營伺閒進講

皇太孫甚嘉重之

永樂十二年五月駐蹕楊林

太宗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
且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
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無
知而至於亡者朕嘗以之為戒汝將來有當
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
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深歷聞見廣而涉歷
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
而不差矣如此庶惟不負

祖宗之付托亦有福澤被及下人矣勉之勉之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

文廟召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講讀明日東宮殿下特召尚書蹇義
學士楊士奇問已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
舉禮部侍郎儀智然猥鮮知之議尚未決殿
下曰往者吾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
端正但覺老矣士奇對曰雖頗老然起家學
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臣中老
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屬侍講已得人否對曰已

覲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之大體能直言不
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自欲行賀禮惟此
老與楊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遂召禮部諭
林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illegible]之令侍太孫講
讀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
是

太宗以聖書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
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
光武諸葛武侯對昭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
贄奏疏之類彙類以便觀覽至是書成以進
太宗覽而嘉之賜名歷代名臣奏議因謂侍臣
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
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此書足以見當時
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

作今日耳聞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
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
太孫及大臣。
永樂十七年八月敕皇太孫曰爾年已長正
宜讀書明理以成大器自古帝王莫不以讀
書明理為本未有不讀書明理而能齊家治
國平天下者爾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
宗社得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澤爾勉之哉。

洪熙元年二月
上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蓋欲皇
太子日聞正道養成德性講官當以六經進
說其前史所載非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
言。
英廟初即位學士楊士奇上章謂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
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

人臣謂此第一事。曩

皇上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望山陵

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

太皇太后嘉納。遂諭士奇等遴選講臣。尋陞為

少師同知經筵事。

皇明政要卷之五

皇明政要卷之六

立孝敬第十一

吳元年四月

仁祖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仰視。命懿文太

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命之曰。吾

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illegible]存所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
太子諸王皆感泣
洪武二年夏四月
上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從親
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爲一朝之
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
一如平生蓋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
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二月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劬
勞若是況人子母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
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
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歲欲求歸養
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上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

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
知之肯令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
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與
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對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
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
矣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
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

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永樂元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
凡忌日於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
後宜依宋制於天禧寺朝天宮命僧道誦經
太宗曰子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
之孝與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天命爲天下
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脩德滌體

天心恪遵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
無盜賊
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
脩齋誦經抑末矣
永樂元年六月
上以盛暑賜書在京諸王曰吾與諸弟皆
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者數歲
得一見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已今吾承繼大

統諸弟又聚處豈不甚愜于心顧炎暑方
盛舉動煩勞可三日一朝用稱友于之意
永樂二年五月
太宗將詣
孝陵有司請具法駕
太宗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
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號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

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永樂二年六月
太宗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側論及
太祖時事戚然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
奉佛可以福利先親　上默然既而諭之曰
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
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
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為

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
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
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
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
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
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敢凌弱衆不

敢晏寡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
大之福矣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懈而退
永樂十一年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南京七月千秋節禮部
請行慶賀禮諭之曰車駕在北京予不得
君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群臣禮耶其止之自是
千秋節遇　駕巡狩並免禮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

於
仁宗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答震退徧告群臣明旦釋凶從吉學
士楊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
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絰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屬聲曰朝廷事爾毋執異
尚書蹇義兼取二說以聞
上亦未答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
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
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
宣德五年四月重脩玉牒成少傅楊士奇太
子少傅楊榮以進
上覽之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
國家宗族之盛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溯所
自實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對曰周自
后稷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眾多維持王

業所歷年世寂遠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
衍
陛下又遠宗帝堯明峻德以親九族將來盛福
當過周家
上頷之曰然
英宗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
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學士李賢曰親親
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令軍衛有司供給柴米九
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
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
禁諭其意庶人入禁時方二歲時年五十六

七聞之悲喜不自勝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
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
帝王美事既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聽

溥仁惠第十二

甲午七月
太祖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城暴橫多殺人城中

人民夫婦不相保
上為之惻然即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虜
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
凡軍中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
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悅
丙午三月
上進兵集慶路元帥康茂才以城降
上悉召吏民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

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横。以殃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乃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明日召諸將戒之曰。吾自起兵

未嘗妄殺。今汝等將兵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徐達進兵攻鎮江。克之。號令嚴肅。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

乙巳。夏四月

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閔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上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上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善。孝弟勤儉。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洪武四年春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
爾況北邊荒漠之地冰堅雪深吾守邊將士
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
運赴蔚朔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
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
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
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洪武六年秋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
上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
惜其力朕嘗覩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
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每
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
下軍民之寒今臨濠營造之士宜加給米五
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
上諭刑官曰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乃有
犯法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於朕心
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皆減死論復諭工部
臣曰曩以邊境未寧兵甲未弛故集天下工
匠隸事京師其中有以疾病致死者不能歸
葬深可憫也爾工部即遣人收其遺骸函送
其家各以鈔乙錠給其妻子瘞之著為令
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

仁宗為皇太孫
太祖命分閱中外臣民奏疏獨取其切於兵民
疾苦及關
宗社者白之
太祖覧之稱善其間有一語一字之謬者悉置
之不以白
太祖指示之曰爾忽之耶對曰顧小過失不足
以瀆

天聽

太祖喜曰孫有君人之度哉嘗問之曰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當時百姓奚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自是益見重

永樂元年三月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民償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

聞

太宗怒甚曰孔子聞廄焚問傷人否不問馬蓋爲人貴於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爲民今乃毒民如此令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者官贖還之

永樂四年七月

太宗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內府貯藥材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爲令太醫院如方製藥或爲湯液或丸或膏隨病所宜用於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獨于咫尺不能濟何況遠外遂命禮部申明惠民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爲文具而已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

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撫三軍皆如挾纊彼施溫言以人有感激況今受實恩敢不報效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況將士爲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翼輔古人有言爲君盡君道爲臣盡

原缺第十六葉

宣德二年七月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前日御馬監內官奏欲取民間幼丁學匠藝行後應天府選取五千人彼幼未諳事令習技藝不能則必加督責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誰無幼子爾其體此心速止之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戶部臣曰恤民必有實惠若惠民無實非恤下之誠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歲既久未能輸官有司催徵逼迫而逾困四方奏逃亡逋賦者皆以此為故朕聞知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欠糧稅悉令折收鈔與布絹爾戶部定議務得其當無虧於民戶部定以十分為率三分折闊布三分折闊絹四分折鈔

上曰如此雖善但布絹闊幅者亦難得只宜隨

民間所常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庶幾民受實惠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前者詔書凡民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今思各處取軍其中豈無獨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令遠役則父母不免失所令有司勘實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於附近衛所充軍

宣德九年六月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湖廣及山西蔚州產木山場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為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不必屑屑其已之

皇明政要卷之六

皇明政要卷之七

親儒臣第十三

戊戌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
持大學以進
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命剖析其
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治
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得
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
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
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
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太祖皆許之
己亥正月
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
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
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
敷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
泉張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
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
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
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
薦三帝王天錫至皆用之

庚子三月徵青田劉基龍泉張溢麗水葉琛
金華宋濂至建康初
上在婺州既召見濂及克處州又有薦基及溢
琛者
上素聞其名即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
先以
上命請基至是四人同赴建康入見
上甚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
起對曰天道無常唯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

上善其言甚禮貌之。

永樂元年正月

文廟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

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

中楊士奇首膺簡擢

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解縉胡廣金幼孜胡儼

士奇楊榮王淮七人專典密務皆進官時幾

務孔殷每旦奏事退內閣之臣造

扆前進呈文字商幾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

始退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

仁廟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華蓋殿

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

楊榮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

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仍諭之曰卿等

皆國家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

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

政事有缺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允或卿等

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

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

缺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托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宣廟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猶元首之有股肱

以為賢人君子而用之則當信任之古之帝

王推赤心置人腹中人樂為用若既用而復

疑上下之情不通惡在其為一體也故於儒

臣每燕見必從容諮訪使盡其意

宣德八年四月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為盛治侍臣對曰堯舜

聖人以德為治所以盛也

上曰[illegible]亦貴有其臣使是時無禹稷皋
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首股肱必相須之
當時君臣又皆互相戒謹不敢有一毫自滿
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下論唐虞盛治
當本諸此

英廟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
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嘗於靜
中召賢嘆曰為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

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
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之則悦不從便拂然見於辭色賢曰
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
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自以為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

敬耆宿第十四

乙巳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

太祖賜金幣而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
世子勸以進脩

太祖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
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
於進脩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

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仍
令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嘆

太祖待士之盛

洪武元年三月召劉基赴京師同盟勳册基
至京師賚賜甚厚追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
公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

太祖知其至誠不強也。至三年。七月進封誠意
伯。
太祖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
中。
太祖亦甚禮基。常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
房也。
洪武四年。
太祖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淩悅因彈之

劉基為
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勳。足
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
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
當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洪武十年。二月。學士宋濂辭歸瀕行

太祖賜紙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二襲。
太祖諭曰。朕最慎于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
故以是贈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太祖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
叩首謝。
太祖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河達家。

庶幾無虞。仍俾孫慎護行。
學士宋濂致仕後。來朝見於端門。
太祖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
太祖降敕。符遣儀曹華。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
自是日侍
太祖遊歷觀闕。盤旋禁御。詢諮備至。便殿侍宴。
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太祖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
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
太祖嘗與宋濂飲濂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太祖強之三觴面赤如赭行不成步
太祖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
臣咸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後世知朕君臣
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太祖召濂賜坐

太祖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之
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
卿共之耳
永樂初
太宗諭禮部臣曰公侯年老者歷事
皇考多效勞勤今筋力既衰日與群臣並入朝
參覲其步趨之艱難朕所以不忍自今朔望
朝見任事者不在此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大學士楊榮
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卿等自輔凡朕所行卿
等共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朕觀前代人主
一履尊位輒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皆畏
威順旨諛說取容或有忠良時進一言一否
不納則退而杜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

肆志卒至覆敗今朕與卿等當以此為戒君
臣一體終始協心庶幾可以共圖永久因取
五人者誥詞
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
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榮對
曰
皇上聖德之至臣等其敢不勉
永樂二十二年

仁廟御思善門選用東宮官命戶部尚書郭資
為太子太師仍兼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資
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事
上意未可召楊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初舉義兵一切軍需糧餉皆出資調度吾
時居守竭誠佐輔甚得資力今出危獲安吾
嗣大位乃遂棄之吾誠不忍對曰誠舊無大
故不棄此
皇上盛德
上問士奇資為人果如何對曰資強毅人不得
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
恩澤不流於下
上問其故對曰
詔敕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閒除必責有
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耿介能守
廉非衆所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
矣乃不從二人言無幾蹇夏又數數言資偏
執妨事不容資仁政必為所格
上強從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事書
璽書褒諭賜銀鈔綵幣甚厚資歸逾月
上念之不置嘗諭士奇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
資其謂我何吾欲遣人視之且少加賜賚士
奇對曰賜賚有時而盡洪武中有尚書致事
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廩少儲得減半給之可
常足用

上喜即令戶部給資半俸
宣德七年八月
宣廟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遭運時言便民數
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曰福所言皆智慮
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

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部
命之綏輯彫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
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
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
後進少年尚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與
馬騶從揚揚福
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
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
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
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户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
天順五年十一月
上顧謂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
部王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翺

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户部年富不易得賢曰
若繼翺為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

皇明政要卷之七

開言路第十五

戊戌十二月

太祖自宣至徽召故晢老儒訪以民事有儒士
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
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
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對曰

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
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
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
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
對曰此數君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
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
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袵席之上開創之功深
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
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
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
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
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得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盍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

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辛丑七月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
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
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目

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
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
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
其直獲謂思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主
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
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
主上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
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
賜百官
洪武九年某月
太祖因天變下詔求言曰朕本寒微因元多事
試與群雄並驅十有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
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
來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
默省古今乾道變常殃咎在乎人君尋思至

此惶惶無措手足惟召告臣民許言朕過[illegible]
戲於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鑑朕之不
德假公營私者文非賢人君子
洪武十五年八月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
言報國莫如薦舉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
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
百年秦併周為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
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

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
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
為迭興之閏位乃知秦為漢閏隋為唐閏[illegible]
為國朝之閏亦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
丕顯文明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

八百年而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由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反是鑒之往古事有可徵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脩德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頗合朕意

太宗即位初年十月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上言便民及守邊數事

太宗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取人言以為治朕即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無幾人此戍卒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為國之意則善宜嘉賚之其賜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卿等亦毋嘿嘿而已

永樂元年十一月

太宗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禎等曰朕嘗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俾於六科辦事如吾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久無一人言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於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千里豈肯言乎爾等退以此言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永樂二年三月

太宗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孳孳惟欲軍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

可不勉。

永樂三年四月

太宗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永樂三年四月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

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王視天下猶一堂滿堂宴笑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為之不樂若今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裨於治。

永樂四年

太宗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

叢脞者爾等但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永樂十九年四月給事中柯暹監察御史何忠等應詔言事頗訐直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于

太宗罪之

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今罪直言者是逆天可

乎又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爾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爾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無之於爾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爾等之過矣夔等愧而退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

仁廟嘉納之御禮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將用酬報今賜卿綵幣一雙鈔一千貫卿其領之

宣德五年四月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宣廟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爲近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恥不若已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爲優

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不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吾以爲君人者當以太宗爲法

樂改過第十六

洪武初年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默然已而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

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

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洪武初翰林進大祀祝文有予我字

太祖怒甚桂彥良進曰臣聞湯祀天曰予小子

履武祭文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皆得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復大理卿虞

謙先是奏事待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

言不當於朝班對衆敷奏為賣恩者又有言

其覆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

降謙為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為卿其後楊士

奇獨進奏事畢未退

仁宗問汝有欲言者否對曰有非虞謙乎對曰

然

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對曰外間皆云時

習實無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

臣本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慙懼不安又言謙

歷事數十年皆居通顯頗為得大臣體者且

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之悔亦念此因問特習其人若何對曰

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言交阯闕按察使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

卿以楊時習交阯憲使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群臣之意甚好事或

未當輒有封章進來士奇對曰此由

陛下聖德容納昔嘗觸有言頗不以同異為喜

怒不以喜怒為用舍

上曰朕志正如此故每聞群臣言退未嘗不反

復思之或吾言有過退亦未嘗不悔士奇對

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頗

陛下常以古人為法

洪熙元年春正月。

仁廟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諭曰

為君以受直言為賢。為臣以能直言為忠。不

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

日朝會從呂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

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

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表

裏。

洪熙元年四月

仁宗謂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

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召楊士奇等

至。揭前語以諭之。逾月。士奇對曰。謙不諳大

體。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

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因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弋謙不曉事。激

聖怒。數日朝臣皆悚。又相與以言為戒。今遠近

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

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等。迎合

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弋謙朝參。令

專坐司務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特召士奇諭曰。爾料事不差。自免弋謙朝。言

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

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

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
能使之信必得
璽書親諭之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
敕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
為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
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於言也未
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害民者於是召

弋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取清鯁用爾
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千貫馳驛詣四川罷
伐木之役并糾察安等
天順　年　月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
見即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
然已有參將曹廣兵部以為不可
上欲允之召李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
日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
妥雖行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皇明政要卷之八

皇明政要卷之九

審興替第十七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諭
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
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
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

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
豈不信歟

洪武二年春正月

上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政事得失馬翼對
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
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
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眾不云寬之失也
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
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
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
中則無弊矣

洪武初

太祖御齋室宋濂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濂歷言之且
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

世莫及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
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
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
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哉

永樂二年八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由天命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歷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使其子孫知脩德保民亦未遽亡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永樂六年四月

太宗御西角門因言及元順帝父子荒淫無度廢壞國法以致喪亡侍臣曰此是天命在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致其昏惑顛倒如此

太宗曰帝王之興雖有天命亦須脩德行仁以承之順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復脩省如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卒至於亡

永樂九年二月

太宗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獸側將墜給事中耿通趍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永樂二十年四月

車駕發隰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蓊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為殷監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宣德四年三月

上退朝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

侍臣乃對曰漢武帝唐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illegible]
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欲疎忠任邪
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
曰善心生則明欲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
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宣德七年七月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

都城山川形勢既畢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
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
再傳至武宗元政稍變更仁宗繼之恭儉
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致
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為賢君英宗果於
殺戮奸黨畏禍遂搆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
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
紀綱法度蕩然遂至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
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
祖宗所有又曰玆山玆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
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

上曰然

辯賢邪第十八

洪武二年十一月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

奸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
偽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
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
人侮惑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
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
之

洪武十四年春正月

上與吏部臣論任官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
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
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辯
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
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為公論出
於一人為私意然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
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
辯

洪武十六年夏六月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
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
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
讒人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
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
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太祖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辯也人固有
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illegible]
昵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illegible]
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
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
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
肖則偏陂之言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幸進矣
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

為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
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
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
永樂二年三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
衆心若進一人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為善
退一人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為惡無善而

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
將何以服天下

永樂中

太宗常與解縉論羣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

皆

太宗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縉善而具以實

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

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

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

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

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

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然不恤於陳

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

才駔儈之心既奏

太宗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問尹昌

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

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且諭之曰人

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

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仁廟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

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

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

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

外户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閒暇

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朝夕親見得詢察其

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

其人又不悉知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

既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雖肯有
勉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都
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覆歴揭諸西序
朕得閑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
是悉言之又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
朕圖治之意

宣德元年六月

宣廟視朝退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進致治在
用人之說
上曰否泰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
情通斯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
斯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為所以成泰贊之
於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為矣求否
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
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卒未
易辯如朕所用有不當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宣德二年八月

宣宗燕閒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宣宗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
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舜堲讒說孔
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於此等每
切防閑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萌芽得入
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
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

宣德三年十月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先是
六月一日早朝罷
宣廟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諭曰京師端本
澄源之地
宣宗特朝臣撫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其能
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汝當知之榮曰
前時貽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

上曰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
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
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
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
御史賜
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尤不肖
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於是御史連章
劾觀貪贓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賄私
滅公皆明著實跡
上大怒逮觀父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
法司坐以重法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
清革數月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
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
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
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
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天順元年正月吏部左侍郎孫弘開缺
英廟召李賢謂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稱赴京為石亨鄉里囑晋
京官又假奉迎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
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
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
生以為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
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
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天順元年四月禮部郎中李和許一鶚子囑
權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英廟問李賢此人何如賢對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他日
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明日朝畢召吏部
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耿九疇軒輗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
之
英廟復位首用九疇為都御史軒輗為刑部尚
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於
人洎供職未有建明九疇欲糾石亨之罪反
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轉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嫉一日與李賢
從論人才念及九疇非罪賢因曰此人操行
誠不易遂有召用意未幾因禮部缺人[illegible]
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illegible]
可也初輗在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illegible]
每念輗之為人一日南京總督糧儲缺人理
之論及往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輗遂召為左
都御史委任之未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

皇明政要卷之十

公薦舉第十九

洪武二年秋九月

太祖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敕百司訪求賢才然至日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有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失

太祖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知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者之法則冒濫自革矣

洪武八年秋九月

太祖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太祖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長於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惟見其人小節未覩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歎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洪武十三年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

太祖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皐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

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洪武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

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
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有對曰
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已
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上有耆年使
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
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
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

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
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太祖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
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
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
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
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

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
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
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
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
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
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

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
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
人以時勉學俟開科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
等第各出身有差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廷臣有奏舉官者
仁宗諭之曰君以求賢為務臣以薦賢為忠雖
聖人用人不求備隨才大小皆有可用然天
下之大其間豈無庶幾皐夔顏曾之徒誠得

一人勝千百人爾等為朝臣宜體朕此意悉
心訪求毋苟徇私情而不顧公義古人云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朕亦
以此觀爾遂命吏部自今以薦舉至者必試
用之
洪熙元年五月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
如例翰林出題考試
上召楊士奇至奉天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
皆由翰林不嚴試所致此弊已數十年非一
朝夕之故今不可復循舊弊必嚴試之即其
中皆下惟得一人亦可即皆無可取亦不妨
但須得實才
上又言科舉弊亦須革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
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
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

浮
上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
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
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
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
往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各處額數以
聞
洪熙元年十月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
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宣廟曰卿大臣所舉必當如昔孫抃言吾輔政
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後
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負職則連
坐今亦當循此法
宣德七年二月大學士楊士奇言今軍民豈
無文學才行卓然出衆及有知謀材勇精於

武畧者請令群臣詢察舉保選用
宣廟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行若有拘於例
者宜當開廣士奇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
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
亦極刑家今不任近侍乎汝於敕諭中明書
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
文學才行並聽舉用

正統初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
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求樂故事皆令吏部
選除
上命楊士奇與楊溥議之士奇等上疏曰宣德
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
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勑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
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
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我
祖宗相承為政皆有因而損益之宜
宣宗皇帝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
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為喜唐太
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
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明監在前可
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臣舉保吏
部審擇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
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
語事欲驟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則君子
日退天下何由治平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
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
得人
詔如所議
英廟亦可為户部尚書者李賢薦副都御史年
富執法不撓
上以為然左右不悦富者甚衆譖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一日

上召賢曰户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
賢對曰此人不悦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
悦遂召富為户部尚書士林咸以為宜

愼銓衡第二十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
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盖政事
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
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
君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
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洪武六年夏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太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
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望二
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

之徒盖賢才不[illegible]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
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
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
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
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
用之以圖至治
永樂元年四月吏部尚書蹇義奏請明日選
官

原缺第十一葉

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
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燕攻達之天下
無二致也朕嗣承
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
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
世以言貌求其底蘊盖亦難矣况篤實之士
率多恬退浮僻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
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遴舉以過冗濫精

考覈以防矯偽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
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
聲名流芳於求世卿等勉之
宣德二年七月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唐太宗嘗言用
人當以德行學識為本此語甚是今之所用
多是進士監生彼讀書知古必能務德行廣
智識間有人才吏胥終亦少在要職大凡用
人正如工匠用木大小長短各當其宜然後
能成居室若用人不當何以成治功卿宜更
加詳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學識未稱則改用
之有在下位而德行學識優長則進用之庶
合至公
宣德五年正月吏部奏選官退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

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
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
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
臣對曰然必由君心靜則事可簡事簡則官
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
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清心省事之本

宣德五年七月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將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人才為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勑申諭之

宣德七年二月

宣廟謂楊士奇有司中有廉幹能興利除害者令具名來聞用憑獎擢士奇言方面郡守皆

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缺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識大體能為

國為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為可用然後奏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又詔令法司凡保舉授官有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取問干證明白然後奏聞請

原缺

上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上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校尉付法司論如律

永樂七年二月遼東義州備禦都指揮同知李信挾私杖殺指揮馬迅都察院逮問當斬

上曰草木雖微當尚愛惜人命至重豈可枉害

況指揮朝廷命官而都指揮以私忿殺之則雇士卒可知命如律斬之

永樂十一年正月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嘗命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飢寒甚至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如今後所言有

原缺第一至四葉

切民情可押治理者宜旌賞之以明懲勸

宣德元年十月漳州衛千户井斌初以外戚推恩為錦衣衛指揮坐罪降千户至是經赦乞復舊官

宣廟曰貴戚豪横鮮不至敗如薄昭亦所不免井斌豪横多矣强奪民田詐傳詔旨無所不至為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之量不寘于法俾降黜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恩求進亂法不可以私繼恩不可以倖得即押赴漳州

宣德四年六月登州衛指揮戚珪以操備科斂軍士綿布萬七千餘疋事覺山東按察司請治其罪

上從之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近聞軍衛科斂皆是減除月粮國家徒費粮而軍士不得食此輩上干國法下失士心不可不懲

宣德四年七月行在兵部奏錦衣衛帶俸百户黄勝因匠藝得官今告老乞以子代

上曰武官皆由艱難積累所以傳之子孫然自開國之初從軍效勞今尚有為旗軍者此以工藝一時蒙特恩果何勞而欲世官不允

宣德五年十月

上巡邊駐蹕洗馬林晚御幄殿學士楊榮等侍

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

天順元年四月會昌侯弟孫顯宗家人私起
店房專利以病商賈事聞
英廟召學士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
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
上為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
不允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
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天順二年十月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
功取還既至
上召李賢諭曰溥為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
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即命言官
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涼之人既被虜

寇掠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
得況無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
懼而退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李賢諭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對曰此
祖宗舊制即
敕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
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
衣服褚幣禮部筵宴
命吏部尚書王翺及賢待宴以勸其衆與論懽
然

嚴考課第二十二

永樂元年十二月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
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

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其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悉察其能否廉貪之實以聞

永樂二年九月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役於官者詢之輙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則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則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

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以聞

永樂八年閏七月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前命御史考察在外官正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近聞考察之官少能著實但信偏言更不博詢其有勤於職業因理公務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誣為酷暴今輙罷退庸濫之官紀綱不立人所狎玩或貪贓賄低首下氣依阿度日小人貪其易與乃吏保留如此不當孔子曰衆好惡必察焉宜嚴戒飭之務盡至公毋使正人受誣小人得志如或不當責有所歸

永樂十三年正月遣監察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失及民間疾苦文等陛辭

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

耳目之寄宜悉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
官有貪刻不律者執之郡縣官有闒茸不職
及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按察司堂上官
以狀來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宜
一一奏來汝不恭命汝則有罪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遣監察御史湯熒等
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仁廟諭之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

外牧守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
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材器不
同有專為脂韋諂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
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為政簡易民悅
服之者有虐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
有廉潔無私謹身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等
明白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
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公可也各賜鈔

二十錠為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
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方可治人若棄廉恥
違禮法則朕亦不汝貸汝勉之
宣德五年五月行在都察院請差御史巡按
福建廣東
上命章杲陳汭因諭之曰御史出巡先須考察
官吏官吏守法然後百姓受福凡為惡有跡
者易於懲治其有貪暴虐民而強辯飾詐及

外示善柔心實險惡者最要明白究實若徇
私廢公姑息容惡長奸使百姓受苦則
爾罪均杲等頓首受命

皇明政要卷之十一

皇明政要卷之十二

興學校第二十三

太祖取婺州改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說

洪武二年冬十月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為急務當速行之

洪武六年春二月禮部奏增國子生

上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用雖由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之人卿等宜為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名聞

洪武八年

太祖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

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

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
洪武八年三月，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太祖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四方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

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洪武十四年三月，頒五經四書北方學校。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洪武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賜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竈釜床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太祖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

必弊，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之生材，皆為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永樂三年正月，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明
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上諭儼曰：此其條約耳，為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此為切要。

汝宜勉之哉。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

仁宗諭吏部臣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範稱之。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正。比來國子生務實學者甚少。大率於諸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出身。固是學者志趣卑下。亦由師範失職所致。每引選國子監官皆循資格。坐之不聞舉一道德老

成之士。如何望太學之師皆得人。自今宜慎重其選。

永樂三年七月

上諭禮部臣曰。學校育才。以資任用。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選用師範。教育俊秀。嚴立教法。豐其廩餼。蠲徭。期待甚至。比來學校廢弛。所司又不督勵。虛縻廩祿。爾禮部宜申明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才之用。

育人才第二十四。

洪武元年閏七月。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太祖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然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

洪武二年三月。

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太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非賢。反害其民。何補於國。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洪武二年六月。

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射否。對曰

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成平爾等雖専務文學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為法矣爾等宜勉之

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丑

太祖皇帝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學耳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曰此生學未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則有獲若剗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洪武中監察御史解縉初入道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舉其過而一時多

其直

太祖慮縉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侍父歸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太宗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

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脩撰曾棨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賓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太宗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

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太宗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永樂四年三月丙辰進士陳紀等還鄉陛辭

太宗諭之曰為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窮古人至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

一得即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
殆當立志遠大務進脩非獨成已之德將求
國家亦得實才之用紀等皆叩首謝復諭之
曰鄉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輙生驕慢驕
慢茲德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
之各賜鈔五錠為道里費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上諭禮部臣曰太學聚天下之士以備任用蓋

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
陳言以圖僥倖求其實學百無一二爾禮部
宜勅有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材方得
充貢蓋學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而充
廣於太學若在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
國學焉有此理
宣德五年八月
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語及治民事

上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
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
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十一
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
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於今
但當崇學重教

皇明政要卷之十二

表忠節第二十五

太祖皇帝勑禮部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盖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胡大海長身鐵面。知力過人少從
太祖於滁陽。常宿衛帳下。以功授樞密院判官及下婺州時。以婺為浙東大藩。乃授大海江南分省參知政事守之。既而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謀亂。僕其城。大海被害
太祖聞而悼之。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壼廟。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謚武莊。封勳如故

洪武初。孫炎從
太祖皇帝征伐。以功為處州總制。初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桀黠之徒。不奉約束。炎持置有方。境內皆服。既而李祐之叛。炎被執。幽空室中。賊卒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賊以炙

鴈斗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為賊軍所困。然我死死為主。爾反覆賊死。狥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紫貂裘乃主賜我者。當服以死。遂遇害
太祖追封丹陽縣男。塑像祠之

牟魯為莒州同知。洪武三年。青州孫古朴等。聚衆作亂。自號黃巾賊。襲莒州。執魯欲降之魯叱曰。國家混一天下。民皆安業。汝輩何為

自取夷戮即悔過自新猶可轉禍為福不然官軍至汝等寧有遺種乎我為守土臣有死而已所可惜者良民也賊未敢加害擁至城南鄒家莊廢大罵賊遂殺之事聞

太祖命尊卹其家

朱顯忠授濠梁衛指揮僉事洪武四年從潁川侯傅友德克交州遂留守之未幾偽夏平章丁世真誘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卻之

偽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勵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真攻圍益急顯忠悉出兵東門拒戰世真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為亂兵所殺事聞

太祖遣使祭之尊卹其家

洪武二十三年二月湖廣沅陵縣主簿張傑有罪罰輸作自陳母賀氏當元季亂離守節教子期於有成今年且老而臣以罪疾不得奉養願乞自新恭念子職通政使司以聞

太祖憐而宥之曰婦人當亂世能守節教子可以勵俗命禮部榜示天下仍加餼祿秩俾終養其母

永樂元年三月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

圯壞請發民脩理

上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為國不為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為身不為國惟讒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讒諂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同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為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宗之洪業

永樂四年。八月。饒州府。言鄱陽康山忠臣廟地壞請修治。

太宗顧侍臣歎曰。此皆首佐皇考成帝業者。不幸遇艱難。效忠奮義以死。昔人盛德百世祀之。今不數十年而廟壞不治。豈報德勸功之道。今國家於異代忠義之臣猶致禮其祠墓。況

皇考股肱爪牙之臣哉。禮父母所愛亦愛之。況有功於國乎。遂命工部。即遣官督修。仍諭所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悉復其家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

仁宗皇帝。諭禮部臣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於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褒之典。況大臣捐軀為國。何可不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賜誥節愍。遣人祭之。已而歎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厚風教第二十六

丙午。三月。

太祖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之本。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

而敘彝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前古也。

洪武三年。夏。

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正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

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
搴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
太祖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
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
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禕謹對曰自
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
民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
今
陛下主天下為治之道已備又集凡民而訓諭
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
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
諭否乎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
來受訓諭為臣言
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且將以所賜書重刻
而搴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
聖意矣

洪武六年二月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宋濂對曰上古載
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
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化者乎
洪武八年正月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
當杖請以身代
太祖皇帝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
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
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
勸勵天下其釋之
洪武九年秋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
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
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
三年一遣使致祭其諸郡邑祀典所載忠臣
烈士祠宇傾頹有司亦以時葺治仍嚴禁防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

太祖皇帝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綿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洪武二十二年冬十一月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慚服

皇明政要卷之十三

正法令第二十七

甲辰四月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吏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

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太祖既掃除群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

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

五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
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
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
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
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
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
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
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
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
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
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中原我之民久
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
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
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
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
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

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
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
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
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
異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
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
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
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
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
聲色嚴宮閫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
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
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
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
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

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
衛民使財歸有司兵不待符而調豈有跋扈
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
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
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
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
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洪武七年夏五月宋濂作
大明日曆序其畧曰
太祖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
地闢以來惟
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
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
塗炭始取土地於群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
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

百戰百勝未嘗摧衂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
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
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
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
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
其於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
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內不預一髮之政外戚循理畏法無敢

恃寵以病民貂璫之輩惟給事掃除之役此
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
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
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
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
庶吉士解縉上疏曰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群盜救
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

戚貂璫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
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
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令不
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大繁大繁則民
翫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奸二條下人
殆難措手足矣又言
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

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
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
言祀天宜復埽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
太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
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
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
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
今大誥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

又言古者鄉黨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
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
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
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
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
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狃於宴安墮城
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下已治一旦或

有不測之變何以為備宜
勑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
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具乞設武舉
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
學田有貢士庄宜脩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
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
洪武十九年冬十二月

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
憲章欲儆成周乃洪大誥治之制以訓化之
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
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
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
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
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

成
上親序之

卹刑獄第二十八

戊戌三月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
囚凡重者從輕輕者原之左右或言去年釋
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
法縱弛無以為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可以斃人服
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
之大過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
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
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
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
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
時宜也
吳元年六月

上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
則無辜受害譬之薅草菜者施鎛不謹必傷
良田繩姦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
可不慎也夫置人捶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
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
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
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
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

用之愛枉者多矣故欽卹二字用刑之本也

吳元年十月

太祖皇帝命中書省定律令初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須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

吳元年十月中書參政傅瓛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

上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上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瓛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察是臣罪也

上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

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宋濂等進

大明律表畧云

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係父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群臣諄諄數千言唯恐民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輙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畏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

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
惟欲生斯民也今又特
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
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
每一篇成輙繕書上
奏揭於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為之裁定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
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鬭訟曰詐偽
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舊律二百八十八條
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
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
條合六百有六分為十三卷其間或損或益
或仍其舊皆合重輕之宜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太祖皇帝諭之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
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

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覆
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
者亦有一時過誤情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
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
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
者毋槩言也
永樂元年八月
上因與侍臣論慎刑曰孔子云何以守位曰仁
法司每奏死囚當決朕未嘗不反覆究思稍
有一毫可生之情即從寬減如此猶慮獄訟
有不得平故嘗敕諸司以慎恤為務又曰朕
往年躬臨戰陣凡所俘獲未嘗輕戮一人況
今日為天下主可妄殺哉
永樂元年九月大理寺卿薛嵒等奏各布政
司上所具獄凡死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
決

太宗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絶不可復續况治獄得情尤難鞭朴箠楚之下罪人成於鍛煉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等分遣御史宜具以慎刑之意書于簡以授之使論决之時詳探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辯釋必揆之以理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會諸司官録囚

上悉召諸司官諭曰理刑必務明慎譬諸農夫之耘為去稂莠也若心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之矣刑以除凶人若心不存則察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爾等皆宜盡心不可怠忽

永樂六年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大辟囚三百餘人已覆訊皆實請處决

太宗皇帝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冤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及六科官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實情有一不實則死者銜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知有言語便捷輙駕虚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大理寺奏决重囚

仁宗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賛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令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會審特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

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

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鍛煉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
不留意甘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
卿三人往同審有寃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
命三法司今後審决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刑部尚書金純太子
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等奏刑名畢
仁廟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
等鞫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
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
所畏不敢犯若不明其情任已輕重或迎合
朕意使人含寃抱恨者最所深惡卿等其以
為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憐獄之
心如一時過於嫉惡虧法失中卿等更須執
正毋以乖迕為慮也
洪熙元年三月

上諭吏部臣曰刑獄係人死生近日刑官有以
貪賄敗者有以深刻敗者盖顛倒是非民若
寃抑天災人譴彼必不免但簡用之者亦得
辭其咎歟自今刑官必擇廉明公正謹厚之
士無俾憸人得肆枉濫
宣德元年六月
上御奉天門諭三法司官曰朕夜來觀周書立
政篇有云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
意味盖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
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延長今不必論效
驗但當以敬為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
宜夙夜勿忘都御史劉觀等頓首曰臣等敢
不祗奉
宣德九年七月行在刑部右侍郎施禮奏昨
請決重囚十四人有旨命再會官審覆今有
詞者九人服罪者五人

上謂禮曰刑當罪罰人不究有詞者必有冤卽
再與覆勘務求其實然亦不可縱有罪服罪
者皆如律臨決之際亦在審實勿令有冤朕
已再三與卿等言若縱有罪殺無罪是卿等
之咎不可不慎
天順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
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

為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
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
賢曰若
旨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辨理不許畏勢避
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言
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

氣惟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洪武某年某月
太祖皇帝謂臺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
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
憲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廢
弛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
為智若寗成郅都周興来俊臣之徒巧詆深

文恣為酷暴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
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錦衣衛臣奏抵死罪一人
請決
上審知其有可矜之情特宥之使屯戍興州且
諭刑部尚書鄭賜等曰人無不可與為善此
人一時迷誤犯罪當死朕矜其情故宥之使
屯戍在彼得改過自新在國家得一人耕可

食數人則亦有利自今罪人於法當死而情
可矜者准此例

皇明政要卷之十四

皇明政要卷之十五
勤政事第二十九
洪武元年
太祖皇帝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
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
其事尤難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洪武元年九月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
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
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
並起互相攻奪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
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戮毋焚民居此心簡
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
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
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願一
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
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已在
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
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為樂
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
奢淫泆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洪武十年九月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
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
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
帝舜何以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
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
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illegible]

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
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
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
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身安但
祗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
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
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
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群臣皆頓首受命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
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
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
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何者天下未寧吾飢

不暇食倦不暇寢奬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永樂元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

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飢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郡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絶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

上又曰朕每旦四皷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伺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

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確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永樂四年七月祀

太廟

太宗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畢

太宗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

語久之時已五鼓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須少息。
太宗曰朕常在宮中周思庶事或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嘗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於道細民不敢廢况君乎。

天順二年

英廟謂學士李賢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絜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决訖復具服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於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榷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
上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
社稷蒼生之福也。

節財用第三十

丙午十二月典膳者以宮室圖來進
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斲昔堯之時茅茨土階樸桷不斲可謂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

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矣上能崇節儉則
下無爭奪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
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
也。

洪武元年八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
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
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
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
也。

洪武元年十二月
太祖皇帝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
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
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
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
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
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洪武二年十一月中書省奏請營後堂
太祖不許曰土木之工連歲不息今又欲為此
能不病民乎俟民力稍舒為之未晚也

洪武八年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
太祖皇帝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
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
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

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
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
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勑所司如朕之志

洪武十年冬十一月
太祖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
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
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

年飢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
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撫制其心惟恐驕盈不
可復制夙夜兢惕兆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
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為之未嘗過度
宮壼之間
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為
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待
臣對曰奢侈者常情所欲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為萬世子孫之

法
太祖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
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
過度何從辦集侵漁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
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永樂十二年二月一日官奏事
太宗皇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
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慨然嘆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
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
子孫法故常守
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永樂二十八年八月十七日楊士奇新改華
蓋殿大學士謝
恩畢閱惜薪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
十萬宮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
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
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
詔下纔兩日今聞惜薪司傳

官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荅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
宣德三年四月行在户部奏内府供用庫歲用香燭銀硃等物凡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官錢買辦

上曰所買太多所用太侈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聞買物支官錢近時為有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無蹈前弊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李賢謂曰今府庫錢粮所入者少所出者多柰何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户部議一日
上召賢同吏户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户部奏來俟會議不然不惟歸怨
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宜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

使其不覺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求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厲當徐為之。

皇明政要卷之十五

皇明政要卷之十六

却貢獻第三十一

辛丑三月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洪武元年夏四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

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六年十一月潞州遣官貢人參

太祖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

十畝。每耘耔割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永樂三年。三月琉球國進閹者數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

禮部臣曰。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勑止其再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媚。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永樂四年七月。回回結牙思進玉椀。

太宗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意自不用。又曰。[illegible]貪而諭。今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

仁宗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邪。為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

宣德元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

上諭尚書吳中等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諸物。若買完者。即令回京。未完悉皆停止。

宣德七年十一月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趙

瑛金王根等貢酏松菌及鷹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鮮貢獻頻數已非朕所欲又獻松菌及鷹菌食物也鷹何所用亦貪奇戲古人所戒可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

薄徵斂第三十二

乙巳夏四月

上諭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用財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上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掊斂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

舒基對曰臣愚所不及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永樂元年八月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太宗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種或先後不齊地里有遠近之異未可槩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

太宗諭戶部尚書郭資曰今年南北直隸并山東郡縣水旱之處糧芻皆無所出而有司徵索不已甚爲

朝廷斂怨其悉蠲之

太宗諭尚書吳中曰比聞工部差人催辦諸事

多有暴酷傷人事有不可已者亦當從容使
人措辦若暴酷逼迫實為斂怨失人心痛治
之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強其
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
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
斂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
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加以不肖官吏夤緣
為奸計民所費
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戒
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直市之
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鳳陽等處雨水沒田穀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農民勞苦至秋成為
水所傷既不自給不可復徵其稅其遣人覈

實今歲糧芻悉蠲之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山西渾源州奏民逃
徙者百餘戶其荒田稅額未除請以均分見
在之民
仁宗曰民窮甚故逃今以見在之民是欲其皆
窮而逃也命戶部速除稅額若民有願耕者
或逃者復歸就耕則三年後徵稅
洪熙元年閏七月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
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州杭州等處織造
仁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
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
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
宣德元年七月以山東無麥下詔免其夏稅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山東民食大半仰麥
今久不雨麥已無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
其夏稅但舊聞詔書所蠲戶部每復催徵或

云已收在官或云災傷未甚多方沮格致
朝廷失信於民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伊
尹作相一夫失所若撻於市卿國之大臣宜
體此心慎勿復蹈前弊

宣德二年正月漢州綿竹縣民奏世以採捕
為業歲納麂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
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為良田獸少捕之難
得歲久逋多乞賜寬恤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田野闢人民衆多
好事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
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宣德二年八月行在户部奏徵歲用馬草
上曰古者納總納銍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
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宣德二年八月行在户部奏光禄寺明年所
用芻料請如例買之民間
上曰光禄供祭祀賓客之費固不可缺然與其
多取於民莫若儉以足用卿等宜斟酌撙節
不可過中

宣德二年十一月太僕寺官奏請遣官閱孳
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成
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
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

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
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宣德九年五月行在户部奏所江西宜黃縣
耆民李崇政等言縣民連年遭疫死亡者多
官田重租難以徵納乞如舊例折納土産苧
布以為民便
上曰舊例折布正以租重故也況今民多死亡
何忍復徵米使生者重困乎宜從其言

皇明政要卷之十七

課農事第三十三

戊戌春正月遷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官設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吳元年十一月

太祖出觀圜丘時世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洪武元年十一月

上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饎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莅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為先故首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肖壁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務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

其可棄忌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
洪武二年五月
太祖皇帝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
騎而入顧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
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
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苦若是為之司
牧者亦當憫念之乎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
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為戒夫衣帛
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為此
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洪武十二年八月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
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
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
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
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
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

食且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
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民時誠恐小
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
工未晚也
洪武十八年九月
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
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
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
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
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
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
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
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
以絕其弊也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命天下種桑棗謂工部
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飢暖即忘

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也
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
年以来時歲頻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
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
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
凶歉可為衣食之助
宋濂嘗侍
太祖至後苑觀稼

上曰農事成矣宋濂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
為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生民之辛苦實盛德也
永樂四年六月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
夷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揖運載惟南雄至南
安舟揖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太宗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少暇
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絕皆役民接
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
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
却令運赴南安著為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
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永樂七年
太宗車駕巡狩北京以
仁宗隨行道途所經過田家徧覧農具及其衣
食且諭以農民勤苦之事曰此為帝王者不
可不知也遂作務本之訓以授

仁宗具言農事之勤勞王業之艱難與凡無逸
祭祀為政睦親用人賞罰内治外戚寺人飲
食防衛理財等事曰此帝王切要之道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廟諭户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而
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
世莫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田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
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
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
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
其農務違者處以重法。
仁宗皇帝過鳳陽謁
皇陵畢周覽陵旁見
仁祖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

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
宣德三年四月民有建言朝廷當以重農為
首務者。
上顧謂侍臣曰此言有理國家重農則百姓得
盡力天下富庶古人重農莫如周后稷以教
民稼穡開國公劉克篤前烈文王時耕者九
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豳風以戒成王備言
農事當時民用阜成治協泰和周以下莫如

西漢高帝因賈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餘年
勤勤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以土木兵
戈勞民至其末年亦知勸農作以休息民故
於西漢之末朝政雖有闕失而百姓安業自
若天下富庶幾二百年成周享國過於夏商
王莽篡漢終以民心不忘而復之養民之功
大矣朕於斯事蓋寢食未嘗忘也。
宣德五年二月罷採木之役
上諭侍臣曰為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

營繕當東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
不妨廢農業遂命書敕諭尚書李友直等凡
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遣歸農
宣德七年九月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
曰四民之中農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織婦採桑育蠶繅

絲製帛累寸而後成既亦甚勞苦侍臣曰惟
陛下明聖知民之艱難及此已而
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
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
者當謟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勞勤之狀作
為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為圖揭於宮掖布
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
以賦此也

賑荒歎第三十四

洪武三年春正月西安鳳翔二府飢眚民宋
昇等來言
上即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須運粟以濟
上惻然曰民旦暮待餔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
粟以濟之死者多矣况今東作方興民無食
而廢耕將見其患益甚即命戶部馳驛往賑
之戶給粟一石給凡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
石

洪武中費震為漢中知府多善政大軍平蜀
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
禁戢是時府倉儲粮十餘萬石震與僚屬謀
曰民飢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儲尚多吾欲
發以貸民賑其飢荒俾秋熟還倉且易陳為
新何如衆以為然即日發倉令民受粟以狀
聞由是郡中擾竊之盜與鄰境之民多來歸者

震皆令占宅自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活者
甚衆因籍為民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
粟還倉後以事被逮至京
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

永樂元年十二月北京刑部尚書郭資等奏
真定棗強縣民初復業加以蝗旱流殍者衆
今天寒乞遣人覈實賑濟
上曰民困如此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即無

及矣今遣人覈實展轉往復非兩月不得民
命迫於旦夕其可待乎令戶部速遣官往賑
之又令監察御史一員監督賑畢具實以聞
永樂三年三月淮安邳州言民飢甚計其口
數請得粟九千石賑之
上惻然曰此可給三月耳秋成之期尚遠若止
給三月猶不免於餓死國家於恵民豈可為
旦夕計令戶部倍數給之

永樂七年三月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
啓潁州及潁衛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仁廟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
尚從容啓請待報汝輩何如人也急發廩賑
之勿緩
永樂九年七月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飢民
三百六十五戶給粮三千七百石有奇
太宗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

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脩開
皇間大旱民飢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
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六十年倉廩雖
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
今後但遇水旱民飢即開倉賑給無令失所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廟在東駕時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盈路拾草
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歳荒以為食

仁廟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
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
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鄒之耆老問所苦
具以實對徹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
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
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
年秋稅
仁廟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

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
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每人給三斗曰
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稟見
上當自奏也
宣德元年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食甚艱
公私無儲獨函關驛頗有儲糧欲申明待報
然後給濟然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
七百二十八石給民俟秋成還官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善朕聞近年
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申報展轉勘
實賑濟失時知縣急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
稱任使卿毋拘文法責其擅專
宣德三年閏四月行在工部郎中李新自河
南還言山西飢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
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飢流移豈

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
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
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
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
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稟給之
隨所至居住禁有捕逐者罪之

皇明政要卷之十七

皇明政要卷之十八

脩武備第三十五

戊戌十一月立管領民兵萬户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户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

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癸卯九月

太祖皇帝平陳友諒還告廟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逸今勝之誠未喻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騖於西失衆心矣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

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甲辰秋常遇春兵至贛熊天瑞固守不下

太祖皇帝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附者

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卷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未幾城降

乙巳春

太祖皇帝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拾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犒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刄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故特為戒之冀得精鋭無幾有用也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覩妙筭初謂未必皆然

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乃謂基曰兵者詭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常親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乙巳八月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

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集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
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離西有陳
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
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覩二人
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刼
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
連兩淮恃其疆力數侵此之疆場賴諸將連
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
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
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
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
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
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
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賚恩為務卿
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

吳元年十月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
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
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
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
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
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
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
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
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
健鬭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
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衆勇敢先
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
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
武昌親見遇春纔過數騎戰即輕身赴之彼
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向擁城指揮遇
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

之若臨大敵遇寇雖傾前鋒或敵勢殭則遇
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
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
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
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
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師運籌決勝不可輕動
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
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

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
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
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盈而彼實則避
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
威者勝任勢者殭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
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
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
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

越宜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
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
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
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
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
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
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親
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

狥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
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
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
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
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

洪武元年七月

太祖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乃
諭之曰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

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鬭於矢石之間
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朕念之惕然于心然
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死亡流
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
帥師北征驅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
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
子孫怠荒罔卹民艱天厭棄之則有罪民
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仍視如仇讐

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
以爲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
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
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
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
激拜辭而行

永樂元年十月

上謂忠誠伯茹瑺兵部尚書劉儁曰昔
太祖高皇帝嘗戒敕諸將校曰軍士家屬既衆
月糧有限衣食不足不免飢寒加以汝等無
惻隱之心侵漁私役往往逃亡缺伍故當時
私役者每一日追工錢一貫仍論其罪朕今
切慮内外將校不能撫卹軍士比昔有加所
以逃亡者衆自今計其逃亡之數以論罰如
百戶有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
不給降充總旗四十人降充小旗五十人發

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
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皆如百戶
之例

永樂四年七月

太宗皇帝命成國公朱能等征討安南黎賊臨
遣諭之曰前安南王陳日煃在
太祖皇帝時率先歸順恭脩職貢始終一誠我
國家亦待以優禮安南之人皆受其福日煃

死其後王為賊臣黎季犛所殺篡奪其位僭
稱大號殺陳氏子孫殆盡校兵四劫攻擾占
城侵我邊境邀殺朝使傷害官軍而暴征横
賦害其國人國人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恭天之命子育萬民不
敢不征特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
吾赤子今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
溺不可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悪在所必

獲其脅從其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此心毋
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
財毋掠人妻女毋殺來降有一於此雖有功
不宥爾其慎之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其
愛恤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敬慎戰之以智
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之賢
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其往勉之能
等頓首受命從遣使齎

勅諭西平侯沐晟曰昔爾父事
皇考累效勤勞撫西域定雲南功績偉然既沒
之後朕等追封爾兄弟繼襲侯爵爾受一方
之寄者數年邊境安輯良有可嘉然丈夫貴
自立功烈今命爾為左副將軍副總兵官成
國公朱能征討安南黎賊爾當勉盡忠勤和
以輯事建非常之功以光先人以啓後嗣爾
其懋哉夫智信仁勇嚴為將之道也畏懦則

僨事委瑣則罔功必務深遠之謀毋狃目前
之見毋驕于小得必戒于私暱則有以稱朕
之委任爾宜懋哉
永樂七年春三月
仁宗在東宮都督譚青率官軍赴北京陛辭
仁宗諭之曰為將宜號令嚴明部伍整齊近聞
軍士在外往往暴横擾民剽奪財物此皆為
將不能約束之過夫兵以除暴衛民今乃為

黎爾民可乎其戒約之毋自取罪責

永樂十一年四月

太宗皇帝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大學士楊榮對宜擇將帥以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既安則耕不違時何患兵食之不足哉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

太宗以征胡寇

車駕次開平適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將其地尚寒

上遥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其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以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恤

儆無虞第三十六

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嘗大宴群臣宴罷因諭之曰初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群雄並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而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以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君

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

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疢況天下

國家之重豈可須臾而忘儆戒哉

洪武二年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府幷澤州各獻瑞麥群臣皆賀

太祖曰朕爲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盖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産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

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内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盖誇侈之心生則戒慎之志怠殺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洪武二十二年夏六月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

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愼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愼

永樂二年九月周王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

太宗既罷朝謂侍臣曰適聞群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祗懼何可便謂騶虞是

天降祥侍臣曰

聖志如此所以上格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

宣德元年十二月

宣宗御奉天門謂侍臣曰今四夷順服邊境晏然古人嘗曰儆戒無虞又曰禍生於懈怠若守邊將士稍起怠心少失防閑將有意外之

患遂遣璽書戒勵緣邊守將令盡心防守不可怠忽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楊士奇家前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惶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悚懼言

陛下柰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士奇曰此居且弊當為爾葺理士奇叩頭懇辭曰

陛下宮殿未建臣必不敢當且

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旦遣太監范弘來問士奇

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

又數日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靖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豈不微行乎士奇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窮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
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群真盜不疑
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穩即日遣范太監
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
上諭以盜謀且曰至愛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
復微行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楊士奇曰今日之事當寬恤者何士奇曰
事有當變通者不宜執一如逃民已久
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蕩廢非但歸無所
資又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
又不能容則往往逃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
至著蓋有可慮須得
恩旨下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
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為民

官給空閑田廬免差役三年庶以安其
危亦弭患於未萌
上曰此事須行蓋在彼在此皆
朝廷之民何須定逼之歸但得人安足矣

皇明政要卷之十八

皇明政要卷之十九

定禮樂第三十七

甲辰五月

太祖皇帝視朝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制作貴不違時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者也可不惜哉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又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洪武五年四月

太祖皇帝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乃詔有司各行鄉飲於是禮部奏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參定其儀

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每歲孟春正月
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
之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
於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為一會粮長或
里長主之或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為正實餘
以齒序坐每季行之於里中大率皆本於正
齒位之說而實興賢能春秋習射亦可通行
為所用酒肴毋致奢靡若讀律令則以刑部

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
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
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
佐讀之如此則衆皆知所警而不犯法矣
制曰可
洪武六年三月禮官上考定禮儀
太祖皇帝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
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以為防範不可一日

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
禮變易幾盡自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
振舉之以洗汚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
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
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
式庶幾愜于心也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
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

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
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
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
官朝參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
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
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
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
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

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御奉天門諭群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

文也

禮部尚書崔亮奏言禮所以辯上下防奢僭也今喪葬之禮自公侯卿大夫至於士庶各有等第然其間儀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力雖有餘不許過度力不及者稱家有無不拘常例

太祖從其言

永樂元年八月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車

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皷各四而龍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闕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尼曰其奢也寧儉

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豈可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既

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

永樂元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

皇考功德隆盛

祖宗樂章未有稱述朕甚愧于心爾等其議為之因曰漢高帝作大風歌武帝作秋風辭亦皆有文當時又有儒臣惜乎制作未能如古

朕有意稽古禮文之事爾等博求名儒用稱

朕意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楚王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皆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爾三人試言之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殿下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

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
有六字未書援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臚丞
周昇馳賫赴陵俾率行之
洪熙元年春正月
上御奉天門朝群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群
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
請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群臣及海外諸國皆

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
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
曰
陛下言是
上曰山陵甫畢事忍遽即吉而明日亦不欲見
群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
新主皆欲一睹
天顏

聖躬誠至亦宜勉徇下情
上顧士奇等曰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
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之遂有是命
謹祭祀第三十八
吳元年十一月
太祖沐浴出觀圜丘顧謂起居注熊鼎曰此與
古制合否鼎曰小異也

上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陶匏以示儉朴
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
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忘矣
鼎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斟酌時宜以
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此誠前代之
所不及
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

予安敢不盡其誠。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監甚邇。鬼神雖隱。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

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太祖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己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爲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爲國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洪武二年。正月。

太祖皇帝。敕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

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
誠録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祭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
閲古昔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
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
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
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三事以類編輯

庶便觀覽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録令沉為之序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
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
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
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
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
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术木赤老温伯顏

阿术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
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
跡而不究其實若宋趙普負太祖為不忠不
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為首不可以其孫
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
伯顏其阿术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
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

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
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
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
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
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温伯顏凡三
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三十年十月
太祖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

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
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必本於禮考
諸祀典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
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
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
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
經莫此為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於封號

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
可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
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
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
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
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
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
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
用稱今以禮祀神之意

太宗初即位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
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為本固當自朕始然陪
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此誠敬庶幾感格之
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直清以率于衆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享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於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
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於本
廟祭之
太宗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
臣既自有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於義可也著
為令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御武英殿覽存心録顧翰林侍臣曰適覽
蕭容起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圜丘暴
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
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
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
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
行反道背德而於臨祭一時致其愛恭此豈

有獲福之理
宣德元年正月行在太常寺奏祭祀
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猶
重其事也卿等輔佐事
天地事
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蓋實
有賴然必誠敬之心素有持黍稷粢盛之薦極
于精潔庶幾神明歆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
之
宣德八年正月
車駕詣
郊壇時
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月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
詣神廚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
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愛誠為

本宜秉寅清以率有官執事分毫無慢庶幾
神明歆享之道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暮夜
如故事放烟火不從顧謂侍臣曰特早來不
視朝之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
烟火乎是晚陰雲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
雲斂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和助祭執事咸
中禮度

皇明政要卷之十九

皇明政要卷之二十

固封守第三十九

洪武三年四月

太祖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群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

沸民遭塗炭乃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

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

分鎮諸國實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

為久安長治之道群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

發之而速亡漢晋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

不齊特顧施為何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

過於此

洪武九年正月中山侯湯和等帥師往延安

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

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迫西北與胡虜接

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

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故

嘗令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為彼所

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

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致有失矣

洪武十五年夏四月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

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

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

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

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

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

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
利不知有害不可聽也
洪武二十五年
上勅宋國公馮勝等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
高馬肥知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
否則必為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
則同今以十萬之衆捕獵塞上手無尺寸之
兵而耕耘田畝可乎故必伏兵甲以自防立

斥堠以知警則有備無患矣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
仁廟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城池為民保障今
天下無事日久城墮池湮所司玩慢不知修
治一有警急何以衛民宜下各都司督令各
衛所委正官巡視城池有傾塞者於軍士農
隙之暇併工修理務令堅固若臨邊境則不
俟農暇即日修治

宣德九年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初都
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武陽侯薛祿
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
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逃亡乞罷其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
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然運送甚
難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
軍民必須計議得當而行不可輕率

宣德五年三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
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人制夷狄惟
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粮餉充足士卒精鍊哨
瞭嚴謹彼亦何能為患朕要以此戒飭邊將
但慮其因循玩慢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作
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輸
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警備之

宣德七年九月命將率兵巡邊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
居安慮危乃保邦之道況西北二邊虜常出
没今秋高馬肥宜預警備但師行須慎重無
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號令整肅部伍堅
利兵甲以振耀武威使虜懾服不敢侵掠而
邊城亦固此良策也

禦蠻夷第四十

甲午冬十二月釋元萬户納哈出北歸納哈
出者木華黎裔孫也
太祖初獲之以其為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謂
徐達等曰納哈出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
情也不如遣之還達等以為虜心難測若舍
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
上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決姑遣之因召
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為人臣者各
為其主況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汝歸仍
從汝主于北因資而遣之納哈出辭謝而去
洪武三年秋八月福建行省都事沈秩與監
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
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
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
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
稱臣爾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
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者柰何不敬
亟撤王座而更設鄉几賓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

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
俟三年後國事稍舒當造舟入貢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
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
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上即行已晚何謂三
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
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

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
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
日成行闍婆有人聞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
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感之秩
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
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
有使者還朝天兵旦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
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

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行
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顧
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闍婆來人
討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
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
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行
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
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下諭
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
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為別酹地祝曰願使
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

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
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
洪武十二年閏五月勑遼東守將潘敬葉旺
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
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

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待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籍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減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

啓矣

永樂初西北諸胡來貢令光禄卿酒飯既罷禮部尚書李至剛進曰西北諸胡

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邊境已寧

太宗曰人嘗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豈間於夷狄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使馴帖況虜亦飢食渴飲有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但有來者推誠待之耳

永樂元年九月命右軍都督同知韓觀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諭之曰廣西蠻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德撫之至不得已而後用兵所以蠻民悅服邊境晏然今朕嗣位謹遵成憲卿往鎮之宜務德為本毋專事殺戮庶能副法

祖宗柔遠之意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大學士楊榮從征北虜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

太宗曰卿言深合朕意遂勅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諜者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遂班師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俊奏處州之麗水建寧之政和山寇周叔光等聚二千餘人往來行劫漸致滋蔓請發兵

捕之。

太宗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調防倭都指揮張翥所領勁兵三千幷閩浙兩都司各調五千總於翥而捕之。太學士楊榮從容進言以為彼皆愚民或為有司所苦或為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耳何敢為亂若寬而撫之旨逐散矣。急則堅其為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更思處置之宜

太宗曰。卿言是也可勅閩浙三司招撫若復頑梗弗服用兵勦滅未晚也既而果悉順服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

太宗皇帝北征駐蹕上莊堡寧陽侯陳懋為前鋒遇韃靼王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以其部屬入見也先土干遙望

天顏尚有懼色

太宗命稍前與語遂備述誠悃久願來歸但為阿魯台等牽縶今幸見

陛下是臣再生之日也

太宗曰。華夷本一家朕奉天眷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爾今順天道而來君臣相與共享富貴勿憂也。先土干及其部屬皆叩頭呼萬歲令悉與酒饌也先土干退謂所親曰

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適。

太宗諭文武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其封也先土干為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歸也其甥把台罕實讚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及織金襲衣及大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

御前珍羞悉賜之宴罷

御用金杯等物亦賜之於是左右皆贊美

上功德之盛

太宗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
有矜大自得之意固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
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用斯為可尚也
宣德元年七月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
朵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
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
亦不敢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

勅榮曰馭夷寬用兵宜審况虜多詐未可
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不足
計也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
世嫡孫暠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
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
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

吉示之且謂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輔
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召楊
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
日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
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
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
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
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崖前史為榮
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父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額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
德遂令尚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暠表示文
武群臣且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纂
毒虐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

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
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
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
便群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
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

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七年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刁招
散遣人貢方物且奏云波勒常以土酋土雅
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荒
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今豈
能勞中國之人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
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
勅慰使敦睦鄰好保境安民

天順四年秋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
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
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
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
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英廟初謂此虜窮之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學
士李賢見人民驚走如此乃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荊倒馬二關駐劄非欲
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
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官會議遂兵部奏欲遣將統京
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
遣都督頡兒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
馬關然此虜[illegible]有所獲見我兵不動去而復

來遂復勍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
恐
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官將前時送去雲
南兩廣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
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日學士李賢從容言
於
英廟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幸送
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

彼住定以為樂土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
去者仍從之賢曰幸甚

原任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冠帶閑住
臣吳性
奏為進書籍事臣父諒自幼志在學道博通
經史并諸儒性理等書領鄉薦後以學識
未充十年不出後授四川成都府儒學署
訓導歷仕三月為因多病母老即告致仕
讀書養母以居敬窮理為心躬行實踐為
事而於經史等書多有著釋編集聖賢經
傳之有裨於心學者名曰心學要語有為
之序令臣將平昔所聞為之集釋以圖報
稱及至成化年間伏覩
憲宗皇帝御製貞觀政要序不勝欣躍以為
朝廷學古圖治
宗社生靈之慶也乃謂臣曰嘗觀
祖宗御製書并先正宋濂等文集所載洪武初
年至天順末年

一祖四宗政治及接賢臣問答之言實與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光後一揆誠千萬世治天
下之大法也乃照貞觀政要格式立定四
十篇目一曰尊德性二曰道問學三曰端
好尚四曰戒嗜慾五曰畏天戒六曰悲人
窮七曰崇正道八曰闢異端九曰遵
成憲十曰重
館職十一曰立孝敬十二曰溥仁恩十三
曰親儒臣十四曰敬耆宿十五曰開言路
十六曰樂改過十七曰審興替十八曰辯
賢邪十九曰公薦舉二十曰慎銓衡二十
一曰明賞罰二十二曰嚴考課二十三曰
興學校二十四曰育人才二十五曰表忠
節二十六曰厚風教二十七曰正法令二
十八曰恤刑獄二十九曰勤政事三十曰
御財用三十一曰却貢獻三十二曰薄徵

欽三十三曰課農事三十四曰賑荒歉三
十五曰脩武備三十六曰徵無虞三十七
曰定禮樂三十八曰謹祭祀三十九曰固
封守四十曰禦蠻夷令臣將各書依類編
集思圖裨補以襲餘忠臣編集一十餘年
方得成帙共四十篇四百五十二條又先
先任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今陞太僕寺
少卿儲巏校正字畫差訛不意臣父物故

其以尊德性道問學為
祖宗政要之篇首者非無意也蓋謂尊德性所
以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二者乃聖學之
梯航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與商書之傳約
賡書之精一孔子之一貫同一意焉蓋存
心則約知至則博約斯可一博斯可精一
則一矣精則貫矣心存知至則德脩道凝
王天下之本已立敬於三重可以徵諸庶

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
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政豈能外此以為要
哉臣父從事理學平勤四十餘年其所得
如此臣不敢隱昧曼欲具其所學并前二
書上達
講惟以效野人獻曝之誠未敢輕易茲臣年
將六十筋力向衰痰氣時作已成痼疾難
堪任使故不以干進為嫌謹具本并封

皇明政要心學要語集釋二書專令義男婁俊
才齎捧以
聞臣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右謹奏
聞
弘治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原任南京兵部武庫
清吏司郎中冠帶閑住臣婁性謹上表

皇明政要後序

唐臣吳兢纂録貞觀政要四十篇獻之中宗視為空文厥後文宗始喜讀而篤行之大和初政繁然可觀自是以来其書盛傳于世迨

我

憲宗皇帝御制首序其畧云太宗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脩身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誠為至論

萬古不易臣蚤承庭訓知我

列聖明良胥會都俞之言寬大之政所以植國體而裕民生者一本於帝王之心法聖賢之道學其視貞觀之治奚翅霄壤而已哉

聖子神孫恪遵前軌一無所違則可久之業益彰可大之功益著矣因遵臣父所定四十篇目傳采群書依類編録四百五十二條亦分為四十篇蓋自正心脩身以至於平天下類編成帙做吳兢之意僭題曰

皇明政要質之有道君子訂其字之訛外補其闕畧獻之

明天子用少効涓埃之報于萬一云

弘治辛亥二月丁未

南京兵部郎中臣婁性頓首謹識

皇明正德丁
卯慎獨齋刊

明政要二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婁性撰性上饒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武庫司郎中明史馬中錫傳所謂兵部郎中婁性與守備太監蔣琮相訐坐除名者即其人也是書仿貞觀政要之體編載明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五朝之事凡四百五十二條分類四十宏治十六年表進於朝自稱篇目皆其父諒所定凡歷十餘年始纂成書所錄英宗之事大抵在天順以後則以正統初政之不綱也諒字克貞吳與弼之門人王守仁亦嘗從之受業事迹具明史儒林傳

蘇州府纂修識略六卷

〔明〕楊循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徐景鳳刻

合刻楊南峰先生全集十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州府纂修識畧六卷》提要

直隷蘇州府爲纂脩

實錄事據經歷司呈抄蒙

禮部委官進士鄭居案驗奉本部劄付節

該欽奉

敕諭所有合行事宜悉照例舉行欽此會同

監脩等官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

等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

奉天門具奏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行劄付本職前往浙江等

處轉行所屬務委有文學公正官一員

將合取勘事件自成化二十三年九月

初六日起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

止逐一編類造册奏繳奉此除齎捧欽

奉批文前往鎮江府比號相同外合仰

行府照依欽奉

敕諭内事理編纂定限八月内差人親齎

奏繳等因備呈到府已經備行所屬編類外

照得纂脩寔

朝廷重事姑蘇為東南大邦文物特盛事蹟
頗繁本府欲行以禮敦請致仕主事楊
循吉總領其事未敢擅專擬合通行申呈
請乞照詳明示施行去後隨蒙
欽差巡撫蘇松等處地方總理糧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艾批俱依擬行繳蒙此行間
又蒙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曾批據呈議處精
當仰依擬議徑自施行呈繳案照先為

前事已經通行申請去後今蒙前因擬
合就行
正德元年五月初四日行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一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政事上

立太倉州 並係奏奉朝旨行過事蹟

太倉州一名東倉始自元時宣慰使朱清
於此築城通海漕既而以其繁盛遂徙
崑山州治其中未幾州復移崑山我
朝吳元年收克立太倉衛洪武十二年又立

鎮海衛並在一城以為二衛控制海口
足矣其後傍邑之民來居日衆成化間
巡撫都御史王恕始奏請立州治事下
本府勘報訖然一向未行弘治七年巡
按御史劉廷瓚復奏前事將舉間又遭
饑荒停罷弘治十年巡撫都御史朱瑄
既至用州人言決意創立具疏陳六利
上請
詔可其奏賜名太倉州割崑山常熟嘉定三

縣附近區分爲州而以崇明縣屬焉其
六利一三縣區分割附於州則道里適
均二立州則二衛倉糧自足官軍不往
別縣關支俸糧三城內軍民詞訟州衛
可以旦夕具獄免致勘問經年不得歸
結四近縣人民將貨物入城變賣無强
軍攙奪之患五統領崇明一縣則遠近
相制六學校生徒得沾廪貢是爲利六
也於是崑山縣割東鄉一百五十里常

熟縣割南鄉九十一里嘉定縣割東鄉
六十七里皆屬於州共爲州管轄三百
一十二里先是吳浙間素無州有州自
此始州初建立咸謂添一衙門百需具
興而三縣膏腴皆爲州有供辦視昔爲
艱至十六年海盜生發官府處置收撫
皆駐是州賊雖憑陵州境而終不敢侵
軼以深入蓋有州衛犄角鎮扼之故然
後乃知昔之請建若預有見云

治水始末

弘治四年五年七年本府連遭大水民以
匱告工科左給事中葉紳因上言太湖
支派分注六府曰蘇松常杭嘉湖其水
有上下流不同今所至壅塞乞大加浚
治　又請浚湖水入海要道言尤切
激事下工部時方病東南潦災無策以
救亟是其議爲覆奏請施行
孝宗皇帝乃以工部左侍郎徐貫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與巡撫副都御史何鑑同董
厥功于時六府並遵
朝旨一同開浚然役大工殷惟蘇爲然時則
知府史簡提督工食以水利通判張旻
爲管工官以其年十月有事于白茅是
港也在常熟東南輸崑湖承湖陽城湖
而注之海往時水由是行其潤六十丈
長亘九十里通潮往來吐洩湖泖然張
士誠猶設爬沙之夫歲加疏濬以爲常

入

國朝尚書夏原吉治水時相度地勢於湖水交會之衝處恐水獨從七浦入海因作斜堰障之分其流注於白茅欲俾地方各沾其利一向民有所賴天順中潮沙日漲罕施疏浚港漸狹小其後又有水之獨出七浦而決壞斜堰者於是水遂改道更無流波衝洗潮泥而漲沙日甚一日隱然成堤矣貫等既奉

命至亦以此爲開濬所宜先乃以五萬九千人專事其役東起海口西抵芝塘凡長六千五百五十五丈相傳開治港面闊五十六丈傍深一丈七尺而以土積岸之兩傍深又崇明出巨艦相聯内向爬去壅沙棄于海中俟其活動仍決壩放水衝之一時因白茅而濬者其上爲鮎魚口傳瀆湖水來派有新開河龍潭洪白魚洪落星港四支濬之總計六千四百丈凡用萬七千六百人而尤涇長九里鹽鐵塘長十八里皆通白茅凡用萬四千九百人其他不因白茅而別治者七浦與吳江水口而已七浦長四十里徑通海雖則水行于是而亦時有湮塞凡用萬七千人吳江水口在長橋外橋長二里有七十二洞其外歷爲大沼廣千畝太湖之咽喉也久爲蘆荻所礙巴城淤澱凡用萬六千人三閱月皆以成

告益以鮎魚口爲白茅上流斜堰爲七浦上流而長橋爲諸水上流其在蘇州一府施工如此其分治之法則長橋及吳家港用吳江夫白茅芝塘用長洲吳嘉定夫斜堰尤涇鹽鐵用崑山夫鮎魚口白魚洪新開河落星橋龍潭洪用常熟夫夫每縣皆萬有餘名各自供餉獨崇明視諸縣最少又在海中故止用其舟決海口壅沙夫不過千餘仍仰給常

熟焉凡一府七縣用人十二萬有奇槩
視其人之數而殺其四分之一其他公
私費耗亦以萬計由是水道通行歲不
告潦田獲有秋者累年皆以爲開浚所
致然議者猶謂當時大役莫如白茅所
恨輟事太速未收成效已而岸果崩圮
復爲潮沙凝積塞而不通於是常熟縣
知縣楊子器以爲港身迂曲水不能洩
致使横沙攔截海口施功爲難又看得

湖漕上接芝塘其長不過三十里徑自
入海况又河形見存雖則淺狭水亦通
流因請于水利郎中傳潮乞浚之議方
行子器被
召入而郎中臧麟來管水事首理故牘銳意
修舉乃檄通判陳暐署縣事同知何宗
理視狀皆言本漕視白茅誠爲徑直但
緣兩傍各有居民廬墓必須拆徙方可
即工然理實應開而工程浩大計當用

夫三萬麟因其利便以奏
詔行巡撫都御史彭禮巡按御史馮允中會
勘應否定奪于時知府林世遠以十六
年四月親詣本處相勘得前項港漕俱
自芝塘分流但港曲漕直以此微有遠
近然漕形濶不過三丈深不過數尺設
依此擬開闊十丈兩畔田地各占三丈
五尺浚深八尺所起之土占壓田地尤
難預計况有民廬墳塚在上關係事重

不如仍開白茅爲便惟海口壅沙則有
馬草洪五里許浚此可爲曲避之計及
將本港迤西一帶至白魚洪等處但遇
乾淺俱各挑深水行勢達壅塞自除議
上撫按題其言遂依擬會
奏案候施行

賑濟

本府弘治四年夏天降淫雨地方水田
禾淹沒五年春復雨連緜湖波泛溢壞

民田廬無算老幼提携至城菜色盈道
見者為流涕
朝廷聞之特勑巡撫侶鍾加意賑恤鍾盡發
倉儲尤慮不足因
奏請開鬻爵法募民上粟授武職及八品以
下文散官以所輸散給每戶月給米三
斗穀五斗自正月至麥熟停止益一府
秋糧原額該二百五萬八千三百三十
石有奇是歲七邑俱各災傷署府事同

知佟珍以狀奏
詔遣戶部員外郎唐錦舟踏勘造數田奏蒙
恩免徵一百八萬三千五百二十石有奇七
年又大水平地行舟無問遠近死者甚
衆巡撫何鑑用知府史簡申請立法賑
濟里八十戶戶各三斗候成熟停止及
發府庫存積餘銀糴米預備又一次准
戶部咨驗戶仍給米五斗是年奏免荒
糧四十五萬一千三百七十石有奇八

年荒如故鑑以憂去侍郎徐貫亦劄府
發倉賑救十一年長洲吳江常熟崑山
四縣災傷巡撫彭禮奏免荒糧十萬六
千八百九十三石有奇十二年蒙
詔書覃
恩本年稅糧以十分為率俱免二分一州七
縣該於正米內蠲免過四十萬七千一
十六石有奇十六年旱災禾稿死米價
騰踊計無所出知府林世遠請以起運

祿米官俸及各衛軍糧量折銀價供用
所餘脚耗悉留賑濟巡撫魏紳巡按馮
允中用其議會本具題以
聞從之因得餘米賑民差官監糶米一石七
斗准銀一兩以平市價十七年地方復
災事徹
天聽又敕紳賑濟㪗支預備倉糧及在庫無
礙官錢贓罰等項銀兩紳遵奉委官徧
歷州縣審驗貧乏分作三等如法按月

支給是年亦奏免徵荒糧三十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一石有奇此累年賑濟之大略也

諸色蠲免

一太倉州上用洗白腰機細布弘治十三年內

朝廷著落提督織造太監韓義與同巡撫巡按官員督令蘇州府及太倉州織造前項細布六千疋數內該造三千疋于時巡撫南直隸左副都御史彭禮題稱會同巡按御史袁經議得前項布疋

祖宗以來百有餘年一向未曾派到況此州新立有此徵科宜乎民心驚惶要乞自今之後就行停止若或服用有常難於即已合無將滸墅鈔關課程量借助用疏上該工部題

准依擬行下然止是准借課程而所謂前項布課既未完足亦未得停免弘治十六

年禮科左給事中王縝等以清理屯田到地方親覩其事則以為一州民力不堪必得停免方得甦息亦率同差郎中御史等官連名具題開稱太倉州新添設州治營造差科民累繁重今又新取細布不免科擾民心不安因引春秋書宣公初稅畝定公新作雉門二事備言不可創始乞要停止再不許貢獻緣由事下工部該尚書曾鑑等覆奏謂縝等公差到彼目覩民難所言不為無見緣此布疋尤在得已要將未解布疋除已織在官者　令照舊起解未織之數合無停止尤乞自今已後不必再行織造等因

詔可時本府扣織數內洗白晒白布三千疋該銀三千兩已給該州織造除解過二千四百四十二疋外其餘未完尚有五百五十八疋該巡撫都御史魏紳備奏

欽依內事理劄府停止本府遵奉施行
一織染局原設大使一員專管提督人匠
織造其後有
特差內臣之命間遇災荒或亦取回然不久
復至故常絡繹於道巡撫都御史彭禮
嘗於議事內題稱在先每年科派俱於
秋糧加耗內徵辦計加每石少則不過
三二斗多不過四五斗近年因奉南北
兩京科派各項料價多端致使耗米每

石加至七八九斗或至正耗相等者有
之如袍布大紅一疋用銀七十四兩玄
黃青黑綠一疋用銀六十三兩鞠衣滕
襴一疋用銀六十四兩不無價值過多
中間仍有別項耗費要乞裁省等因未
行弘治十七年爲因災異饑荒閏四月
二十日
詔各衙門言事該禮部等會題內開先該工
部題續該兵部尚書劉大夏等具題內

開南京蘇浙等處織造過多民力不堪
除南京內官已蒙取回外所據蘇浙差
去官員尚在彼處即今地方饑荒艱難
乞要取回等因看得先該
內織染局遞出印信揭帖傳行蘇杭等府織
造各色織金粧彩閃色幷花素紵絲紗
羅綾紬絹布等件共三萬七千七百六
十四疋副條斤今該題稱一節合無將
韓義等即日取回以後止行鎮巡等官

織造緣由本年閏四月二十九日本部
尚書曾鑑等於
奉天門具題五月初三日蒙
欽准行下欽遵施行由是太監韓義等回京
再不復差
一濬河夫弘治十年水利主事姚文灝
奏設比照江北運河撈淺及嘉興海塘夫例
每年於均徭內定撥工部爲覆
奏備行巡撫都御史朱瑄會同本官議行蘇

松常鎮四府將本年均徭除崇明靖江二縣隔截大江不編外其餘每年每里各僉濵河夫一名每名折收工價銀六兩悉聽提督水利衙門支取就近顧夫開挑河港行一年矣其次年長洲縣知縣鄭瓘以爲一甲編當人難應辦申請巡撫欲乞兩甲編當一役巡撫因是劄仰各府減作銀三兩編則照舊不改自弘治十年起至十三年止四府該徵銀

共九萬二千八百一十五兩零內除人戶拖欠遇例免徵及挑修各處河道橋梁閘壩支用外本府所屬太倉一州長洲等六縣見存銀二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兩零皆謂江南糧差繁重無徵此銀民實不堪往往有致賣鬻子女房屋以輸者旣入于官又不全給公用勢豪之家指以造橋爲名多有求索士民皆言未便迮年巡撫都御史彭禮巡按御史

袁經深知其弊欲革之時文灝已謝病去易郎中傅潮矣潮亦以爲其銀有餘具前後增減額例呈部要將弘治十四年分每名減作二兩惟復照舊三兩工部方行本府斟酌減留而撫按衙門各以民情會同上

奏決請停止謂四府所屬州縣每年挑脩河道止是重撥本處附近人民用工不曾全支濵河銀兩雇夫所據前項貯庫銀

兩數多設若脩河足以彀用乞自弘治十四年爲始停革以甦民困候見存銀兩支銷盡絕之日遇修河道如果工程浩大量支府庫無礙官錢雇夫應用該工部覆奏如議弘治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本部尚書曾鑑等具題蒙

欽准行下革去

勑定祀典

弘治十一年內用長洲民人魏芳奏

詔祀宋大儒魏了翁於鶴山書院以其明道
有功故也是歲常熟縣知縣楊子器亦
奏乞祀
本朝名臣夏原吉周忱
詔亦從之元吉嘗以尚書到江南治水多績
忱爲侍郎巡撫立攢運法及水次倉錢
糧多所處置民被惠深故得並祀焉祠
在府城胥門西岸

牧撫海賊施天泰

海賊施天泰係太倉州崇明縣半洋沙
父施琳原住西沙西沙之富民曰董㑹
其先故元萬戶素豪强嘗奴視琳琳有
子四人曰天傑天泰天章天常女壻曰
鈕西山義子曰施天佩皆兇狠好亂西
沙東北六十里漲爲半洋沙多腴田琳
由是挈家往就其利而㑹田四百餘頃
皆在是與琳業連壤常結怨琳之諸男
恃險遠時出販鹽遇商貨輒行刼㑹持

其事歲以所得賂㑹久之闘供㑹益怨
弘治十一年海門縣獲盜事連天泰兄
弟琳訴諸巡江御史陳熙諸男當就逮
到府不出以僮輩代通判陳暐鞫知非
是摘發還縣勘事有無㑹嗾里胥張彩
勿爲結停至十六年正月內㑹言於知
縣劉才請捕之才乃托丈量沙塗引㑹
及民兵黃表正等集人船泊其沙事洩
或先馳報天佩等悉衆持兵死力拒敵

才走歸㑹船僅以身免他船盡焚輿隸
有死者是日燒本沙張彩等十餘家明
日到西沙燒董㑹家㑹知禍及先遯入
城得不及惟殺守舍僮二人及盡燔其
積聚財貨以萬計三月又燒黃表正家
于蘇營沙時鈕西山有兄曰東山皆附
天佩等據沙上謀自活兇焰頗張人莫
能近㑹具牒州司訟其事諸被害者詞
訴紛然二月巡江御史董綖來視駐太

倉州知府林世遠亦同在彼設法議處
本縣耆民陸怡具揭帖備言董企不法
事且謂施天佩可撫而致遂令齎文往
招之本月二十一日天佩果以船械銀
錢詣通判夏泉投首巡江怒其所爲痛
杖之未幾死郡獄中其父琳自是亦出
告企嘗得其契送蕩田二百畝并告張
彩先年賣鹽詞汚知縣劉才於是彩以
施琳父子賊害事具奏稱冤

詔下撫按雜問本年十二月巡撫都御史魏
紳到十七年正月本府問擬施琳董企
各徒罪申詳發落仍行將張彩奏詞勘
問已而琳亦病死天泰天傑天章天常
及鈕西山東山皆在詞中因見父兄俱
亡悉懼不復肯來更益船治器械肆刼
各沙穀粟飼其徒黨初天泰作孽官府
募海民能擒勦者前營沙徐佩請自効
天泰憾之既而議主撫安不復事勦伐

盡散前募佩遂去爲盜刼上海縣富人
陸奎家得貨不貲巡按御史馮允中懸
賞格榜示通衢召人捕佩天泰遂結吳
淞江守禦正千戶張虞臣夜攻殺佩執
其黨十九人付虞臣解府又令幼男施
尚宗妹壻姜敏隨吏目舒泰獻其所留
賊伴四人撫按俱加賞犒以遣而虞臣
竟以赲贓被罪其四月董企與弟董英
男董辟姪男董鏉謀欲報復集被害讐

家黃表正等共出舟船得八百餘人以
拳勇李金鎗率領詐以網捕黃魚爲名
出海捕天泰是月一日誓於天妃廟明
日分哨以次前進黃表正到沙先登燒
其廬并船四隻天泰悉衆駕船迎敵交
鬬於海餘船避其鋭不敢前皆退返西
沙表正不支被戳死海中一時死者復
數十人天泰乘勢追逐餘衆復有殺傷
凡焚船八隻餘得脫走事聞于官盡捕

仚等寘之獄七月十六日夜天泰與弟
天章天常并鈕西山施安等駕船十一
隻使進劉家港夜漏四鼓直至太倉城
西馬頭上燒船六隻而去於是巡撫魏
紳調委附近府衛指揮通判等官分兵
守把各處港口嚴督太倉鎮海二衛指
揮等官操練人船揚威聲討而巡江都
御史陳璚亦調操江精銳集海口或曰
是不足煩兵一榜力耳言者皆紛紛以

海爲道用師非便本月二十八日差舍
人丁蘭蘇越楊震到沙撫諭八月初七
日天泰以沙船五隻器械二百一十七
件引其男施尚棠來歸詞連知縣劉才
及其儺數人十六日董仚在獄死本府
隨差顧友實等同施尚棠到沙撫諭鈕
東山東山亦以船二隻器械一百二十
六件來歸巡撫魏紳乃劄仰推官甘泉
到本沙撫安協從餘衆各給由帖令歸

農復業又以天泰訴詞發府委知府林
世遠會同松江府知府劉琬併行問擬
天泰故殺者律秋後處決鈕東山比依
犯罪拒捕殺人者爲從者減一等律董
辟董鏉俱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者律
張彩依詐欺官私取財計贓准竊盜論
免刺一百二十貫罪止律劉才虛申施
尚棠等打劫高孟冨等錢銀依誣告人
死罪未決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減

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張彩等三名審有
力與劉才各照例納米完日施尚棠等
五名俱供明各還職寧家鈕東山董鏉
董辟等二十六名各照例押發邊衛永
遠充軍內施天泰係重罪監候會審申
詳處決獄具以其自首且常許以不死
乃爲具本奏請
詔免施天泰死發貴州都勻衛充軍鈕東山
貴州平夷千戶所董鏉等廣西潯州等

衛俱充軍知縣劉才調四川高節縣餘
悉如擬施行

恤刑

一名朱璽太倉衛舍人弘治七年四月內
黃魚生時因領本衛差遣巡海夜過冰
船黃信不服盤詰互鬬用槍將信戳死
原問故殺斬罪十二年蒙
欽差刑部署員外郎盧濬會同巡按御史王
鼎審錄得本犯因公致傷人命情有可

矜乃援十一年冬
詔書事例奏請免死發金鄉衛充軍
一名范淑清嘉定縣人弘治六年三月內
有夫李珮縊殺義祖父陳小保供范同
謀問擬謀殺夫之祖父母極刑其日范
知覺預先逃歸母家不曾加功珮死後
一向稱冤法司亦以為疑獄十四年十
一月內蒙
欽差刑部主事王子言會同巡按御史樊祉

審錄得本犯累訴冤枉將情具題
詔下所司詳鞫十六年七月內巡按御史王
憲再問委可矜疑奏蒙
恩宥的決一百寧家
一名陸襄吳縣人前寧波府知府陸阜庶
男被阜告有謀害形迹本府原擬謀殺
父母已行律斬弘治十五年巡按御史
王憲審錄得本犯有異母兄弟情可矜
疑遂援

詔書事例題奉
欽依免死發貴州都勻衛充軍
一名李旺贛州府人以行船來泊閶門地
方弘治十年三月與其同鄉李隆王璣
等共飲酒店醉歸其二人先行道遇吳
縣百姓蔣先抱鵞行賣不意遺糞污其
衣服致爭有旺後至一同將伊毆打致
傷身死已而獨抵旺鬬毆殺人罪絞累
不輸服十六年該巡按御史馮允中審

錄情可矜疑具本

奏請復行巡按御史宋愷覆審相同十八年

二月奏蒙

欽准免死發廣西潯州衛充軍

蘇州府纂脩識略卷第二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差役

舊額糧僉市民馬頭共一千二百五十九名人丁馬頭共五百四十四名其役繁重人難應當多至消乏者比比弘治十七年巡撫都御史魏紳重以地方財役傷困

奏行裁革其年九月劄付本府盡將原僉人戶除豁其上中下馬價委各該州縣於秋糧白銀內均派解府差官轉送各驛府分攽收補買馬匹應用

崇明縣解戶并南京直部本府直堂皁隷

弘治十六年府申巡按盡行革免

姑蘇松陵平望三驛及遞運所水夫共一千一十八名俱係先年巡撫侍郎周忱定下府縣十年一編上戶當夫一名在

官走遞次則撥與貼戶其工食於各縣加耗米內每夫歲撥二十八石存十石聽候修船置買鋪陳止給一十八石彼時糧米多餘人民寬裕上下兩便至弘治三年知府孟俊病其大多比依遞運事例每歲與米一十二石九年水夫周頌等奏要照舊關支行准知府史簡議得遞運所赴京船隻往回遙遠每年給與米一十八石其平船并姑蘇松陵平

望三驛給與米一十六石一應輸當總甲使費俱於內支用十七年春知府林世遠欲清驛遞積弊乃議將前項水夫不於吳府所屬人民內僉點就將附近之家開報充當每名歲仍給米一十二石餘米以供應付其修置船隻鋪陳等項皆取給焉

鈔關課程

鈔關一處在長洲縣滸墅地方景泰年間戶部尚書金濂奏設自是每歲差官一員來司其征間或停止不差則以本府佐貳及縣察掌管其課鈔則按季起解原無定額大率以萬七八千兩為數弘治八年巡按御史吳一貫以為北自揚州南抵杭州二州相去不過千里各有鈔關而龍江關所設都稅到蘇亦僅及五百里本府適當中界又設關榷貨似在可革具

奏請撤之未報而主事賴先以十一年至復謂本地民船往來不獲時過地方多不便拔洪船六尺以上榷不及是則否乃於關傍甃一石渠止容不稅小船過往到則放行人皆稱其簡易

水政

至和塘在崑山縣治北與白茅七浦共三支皆為入海要道弘治七年大工開河獨遺此不加浚治近歲潮水淤塞輕舟

輒膠邑城東西各十數里爲尤甚十年主事姚文灝委通判陳暐知縣張鼐召工開浚東堰新洋江口西至九里橋凡長四千九百六十五丈用過人夫九萬六千五百工計工授直糜錢一百三十五萬明年又開七浦鹽鐵馬沙等塘則皆在常熟縣界於疏浚皆大支也

湖川塘在太倉州城北數里其塘東受海水而尾洩於金雞諸河傍田藉沃泄者

延袤幾百里先年本縣用邑民吳起奏嘗事開浚中纔如溝無幾何輒已漲平弘治十四年民吳賢等復言之官撫臣彭禮及郎中傅潮偕委有司發州夫一萬五千人崑山縣夫一千二百人浚凡八千五百丈入崑山西鄙又六百丈費官銀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

沙湖在郡城東二十里道上旁有盜藪客舟多不能免弘治九年主事姚文灝始議傍湖築夾堤俾民免被風波刦掠之患功垂成而文灝以疾去郎中傅潮來代終之其潤爲丈三長爲丈三百六十於是舟楫皆由裏河而行信一時之美績也

許浦塘在常熟縣治東北爲諸湖所輸入海之川水口舊設巡檢司因海潮內蝕已三易地矣浦亦壅塞鮮通弘治十二年知縣楊子器興工開濬凡長四千三

百二十丈復浚上流梅李六千一百三十丈爲工總三萬三千木石工食之費僅二千緡

讞獄

吳縣百姓錢江有妻陳氏抑勒與賣魚人錢濟姦合既而濟欲遂有其妻弘治十四年春潛結黨謀殺江于白門橋下屍浮而見陳與姑詣官執命濟咎之誣以預謀由是亦坐極刑未決後三年御史

馮允中錄囚其婦稱寃不已於是詳覆
情狀則姦果夫逼也又夫死後陳實從
姑發其事不同謀明甚濟昔姦今讎理
宜有誣遂杖而釋焉律姦婦雖不知情
亦絞與此似有不同分別人命於毫釐
之間稍有失誤死不復生故法官人皆
難之

長洲縣民張鏍閉一傭客於室責所負夜
自經死鏍紿其弟金曰汝第承之吾爲

汝雪無恙也金許諾誣服獄具待秋伏
法是年允中偏錄死獄及金獨察其枉
詢諸證佐始死罪由鏍致亟坐而代焉
金屢經審讞唯唯無一言其友愛若有
足稱者不然則愚無知也

長洲縣庫中亡白金三千餘兩而扃鑰如
故獨亡金處遺火扇丸爐等具或曰是
向來金工鼓鑄時物也事出此曹無疑
縣丞龔實以爲然縶數人掠考具獄申

府知府林世遠獨疑其枉緩之[illegible]
事露乃秀水人徐江輩十二人也向若
狥鷟言必有枉斃於杖下者當官不可
急遽其有益如此書之特以爲戒事在
弘治十八年間

蘇州衛軍人胡愷嘗盜長洲百姓李鵬家
絲攙被辱結讎他日謀所以報遂逃去
俾其妻告於憲臺言愷被鵬殺訖誣以
丐者尸爲尸推官曹杲當鞫問其事得

向盜情狀以爲疑密訪愷獲之常州果
讐而訴也爲治罪發遣

吳縣商民葉相弘治十五年五月內貿易
將之淞江夜宿澱山湖舟人卜金與弟
卜容利其財殺之棄尸水中僕葉驥併
及焉已而鬼託夢其母言死狀并所在
甚明毋往果得二尸頭顱俱破府通判
陳暐爲擒二兇寘之法賊船並存𡩋亦
異矣

諸興作

巡撫行臺管建者三一在吳江縣舊置學官之南其地狹隘弘治十四年巡撫都御史彭禮剙仰知縣劉澤徙之北城門外凡地廣一十七畝有奇一在崑山縣治東一在常熟縣治西北俱弘治三年及十二年間知縣楊子器先後建其崑山者十七年吳縣吳祺重修

察院二一在常熟縣治西北初在縣左弘

治十年知縣楊子器以其逼近吏舍請于巡撫更府館增建一在崑山縣治東弘治十六年巡按御史馮允中因其敝陋委知縣吳祺鳩工修治通爲間者三十八爲楹者一百八十三凡作七閱月訖工

太倉州治在本城内東北隅本舊教場地弘治十年知州李端創建既成端以本州無山東臨大海惟土可以克水遂於州後築土山爲三峯取其高阜爲州之鎮名之曰鎮洋山

崑山縣巴城巡檢司舊在縣治西北十里高墟村瀕巴城湖弘治十年巡按御史劉丙

奏徙建於至和塘鎮去縣二十里

常熟縣治弘治二年八月災知縣祝獻重建九年知縣楊子器復譙樓之壺漏十八年知縣計宗道重修縣治而以壺漏

寢失其法亦修正之

嘉定縣陰陽醫學自洪武來雖設有職官而無公廨弘治十八年春知縣高壇鼎建

橋梁

夾浦浮橋當長洲吳江交界衆流所經水勢迅疾宋紹興初建有石橋至宣德間一夕大風雨遂傾圮久之其下洄盤爲深淵不能復建惟以小舟渡人巡撫侍

郎周忱造船一十六艘鎖以鐵緪架爲浮橋一向遵用無替然累修累壞弘治十三年有言于郎中傅潮仍請建橋以石者潮臨視再四計其濶三十六丈深六七丈又水急不能樹樁而止遂增船四艘併舊通凡二十艘然此浦之水西自太湖而來東歸吳淞江其勢湍猛一遇風作纜斷船漂不能支持其浮橋雖經葺造而易敝如故又官夫牽舟往往有宵行而足踐損缺以溺者亦仁人之所當念也

胥門浮橋弘治十四年巡撫都御史彭禮駐節時看得本處驛遞聯絡宜建橋梁通人往來劄下本府咨訪便否該知府曹鳳暨長吳二縣知縣劉珂鄺璠等會議得前項去處造橋相應但緣河濶水深正係運河難以築壩若造橋梁誠恐不能堅固莫若造船爲橋衆稱便益由

是准支導河夫銀一千四百四十兩以成之自吳縣西鄉及洞庭兩山之人入城應役莫不尤便其捷而好爭者屢以風水有礙拆去功利難與大率如此君子不能無慨云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二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三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人物上　歷任官員

巡撫四員

佀鍾山東鄆城縣人弘治三年以左副都
御史奉
勑巡撫地方先是成化中鍾爲御史時嘗按
浙江劾問貪墨不啻百餘人威名素著

東南至爲撫臣務持大體然所至按部
嚴明屬吏有不治者輒施箠楚法無偏
貸政令大行居官留心民事事無大小
至前輒能洞鑒不爲崖岸而下無敢欺
於蘇軫念尤切嘗曰南畿列城惟是郡
供億繁重不恤豈能堪乎凡遇科派每
爲蘇減損其額民均受惠焉歲甲寅大
水無秋老弱流離米價騰踊胱粟一石
銀一兩稅糧無所出具以疏

聞獲蠲田租數十萬其應輸者又奏乞行民
田白銀折納法每兩三石以便荒歲由
是上供不鉠而下有所救當是時民饑
甚鄉間往往折廬鬻子菜色盈道乃召
下吏詢訪令各書所見有可濟時者無
不采納因條畫其策請于
來富民出粟賑濟皆得施行有輸至千石
者蘇民病每差役雖十年一撥而中下
家多傾產以至貧乏不能復振者往往

皆是而役數有限編戶實不須盡撥道
於九則中但盡上中注役而免其下等
莫不稱其良便在境數年適遘荒歉以
身任賑恤勤苦殆無寧歲民賴以濟擢
拜戶部侍郎

何鑑浙江新昌縣人弘治六年以副都御
史來巡撫賦性通敏精吏事發奸摘隱
剖決如流始至屬連歲荒後民力凋弊
尤務興革之政適會

命工部侍郎徐貫浚水來南相與協同興舉
大役人給餱糧作僅三月而止民間晏
然不擾者皆其力也庶務至前隨事處
置皆有良法而黎民一時受惠則此爲
大云陞拜刑部侍郎

朱瑄浙江鄞縣人弘治八年以右副都御
史來巡撫崇尚簡儉不修人事愛惜民
財如取諸其家每至行部輒約校使費
用爲首政時境內權貴多當路未嘗有

所厚若致書求照顧與士子藉移僑土
而歸乞方牌銀價者一切絕之其他遵
行故常無所更易民便其清約嘗奏立
太倉州事見建置尋以病乞歸向所謂
時貴方嫉其直道得甘心焉竟無挽留
者然其廉謹勤民人多稱之

魏紳山東曲阜縣人弘治十六年以右副
都御史來巡撫早負聲望有通才既撫
畿內尤尚寛大會劇賊施天泰肆暴海
上以蕞爾小醜不足煩民兵乃外耀威
武而以檄招之天泰懼果至爲請于
朝貸其死竄之邊衛於是海患少戢人亦歸
其功焉十七年陞拜刑部侍郎

巡按四員

張泰直隷肅寧縣人弘治二年以監察御
史來巡按憲度振舉嫉惡尤甚民有告
贓吏卒無脫者其痛快人心尤在徐訥
一事訥者長洲巨猾以捕盜爲名實與

盜通嘗挾小偷使輸月錢用是不得不
爲盜官府急則執以獻牽連害人人苦
之不敢言及是廉其事執而斃之杖下
閭鄰歡呼幸去蠹賊至今稱頌焉累官
都御史

吳一貫廣東海陽縣人弘治七年巡按執
法詳雅精於刑書律已纖毫皆以法門
絕干請決獄無滯淹之嗟初至劾踏災
戶部員外郎高佩贓私至千貫以上追

逮甦南京法司於是官吏皆震慴自修相戒毋犯迄歲終無所訶問臨滿在蘇詰得私醝數萬盡售以營社學凡十所里邑賴焉任内所撰奏章百篇皆切時務其後超遷爲大理寺丞

劉丙江西安福縣人弘治十一年巡按外寛内剛不深法羅人有罹者必按之無少貸雖權要故舊諄諄請託未嘗納書一紙自持清介始終如一久之人亦憚其公無敢以私干者然黜吏必以禮正而不刻君子賢之還

朝陞福建提學按察副使

王憲山東東平州人弘治十五年巡按剛果有風力擊搏奸貪無所顧至崑山黜官一邑爲盡空他可知已時境内多權要家怙勢生事相倣成風有被訟者必捕而親鞫於庭豪强至斂跡遁逃以避終歲弗敢肆惡所問官吏一准以法不

以資地少貸每繩一人必著深戒焉至於人有干請一切報罷綱紀大振頌者無異詞直風凜凜猶昨日云

提學一員

林瑭福建侯官縣人弘治六年以監察御史泰

勑提督南直隸學校爲人敦篤有問學取士先行實後文藝崇尚寛厚專務以德化凡所勉戒皆期有施於用不爲空言士被教者莫不愛樂之藹穆然有長者風而人心所深屬云養病去道卒

知府四員

賀霖江西鄱陽縣人以監察御史弘治元年陞任居官畏愼守法不激不隨坐鎭浮華以儉素矯俗客過未嘗設宴不得已則已俸錢自具雞黍一案對食每旦升堂治事輒封閉衙宅食時僮登於樹而呼則啓門出其饌而退食焉其鞫訟

雖小罪笞必據律立案發遣無以意專斷者大率務以愛惜民財為本故事歲首迎春務逞華靡一費不啻千金至是盡屏之日常兢兢守持恒若有懼以是自終在任纖毫不取身後橐無餘財妻子貧窶而歸

孟俊陝西咸寧縣人以監察御史弘治二年陞任政尚嚴猛平視衛將不與褻同僚相見如事上官門禁非白請不得出入凡善繩吏鉤校累年沉匿錢糧文書一旦盡出無一敢藏者在任專務追究侵欺凡大猾豪奸有蠹官帑者皆拘身鬻產盡價而後已或有算其利倍徵入官終歲所清十七八吏有作弊縲諸堂柱至箠楚無完膚而不之惜吏畏之如神明會丁憂去所積措置餘銀萬兩悉返諸官無私焉

史簡河南洛陽縣人弘治三年以監察御

史陞任性資真率待人一以誠信書判通暢有治才作事務實而郡政亦無不舉特惡嚚訟痛加抑遏詞為衰減下民陰受其賜焉雅量有容牧下仁慈惠愛罪擬惟輕郡有錢穀應辦每念民貧與上官爭可否人不知也任內累遭荒年皆盡心賑濟有功民社雖理繁劇而從容優為不見其難其才力足稱云以母憂去任

曹鳳河南新蔡縣人弘治十年以監察御史陞任居官執法有守不為權勢屈號令明信務在必行有一檄下屬司奉行惟恐後或以門地自負輒肅以威弗少容民有犯無輕重必收之獄隨詰而遣之簿不停披吏不能為奸小事無羈縶旬日者闔郡畏服持身修謹門無私謁尤不聽囑托至忿忿結怨不顧訟用是無冤治郡務先風化首逐倡優禁賭博

欲民務本節財吳俗好鬼神家必置小廟燒紙所至皆然而城郭居民彌崇尚一舉必盛列牲醴通夕嘆歌俗謂之茶筵雜以鼓樂巫覡紛然小家罄產從事或重息假貸充一日費至肩負終歲不能償昔守李從智嘗一逝之見鬼怪不利而死其後皆懼不敢斥言乃有下同民俗者至是禁絕人以爲難又戒喪家毋貼船轎今遵行焉陞山西左參政

府佐二員

林廷瓛廣東吳川縣人由永嘉縣知縣陞本府同知勤敏有才幹奉身廉約以强濟稱嘗部糧至京師畢事而歸民無借貸又府委監造夏周二公祠於胥門外不兩月堂廡門垣裝治皆具而費銀纔六百星衆歸其能又嘗領都堂劄清理崇明沙塗立法丈量宿弊盡革邑中至今遵用其規凡出屬邑隷卒之徒深加防閑公私無擾甫三載以憂去

倪文炬福建建寧縣人先任本府通判以憂去起復復任前職居官惟以一廉自持弘治十二年同知缺推保陞任性仁慈愛人以事笞下先爲墮淚有疑獄必令矢於天以決巡歷屬縣凡楮札之供煩事日急付出外無所取前後在任最久清白如一十六年援例進四品階

知州一員

李端湖廣棗陽縣人由監察御史謫官累遷太倉州知州初州之建也庶事草創而兩衛同在城中不相下且兵素驕壓民勢素難舉至則氣奪諸使更出其上事必立體貌無假借一以剛斷去惡爲務刁惡有犯立榜殺之除害不可勝數整齊綱紀爲之一新然持心公平無所私有欲爲雖百沮之不爲改自奉廉約而禮賢遇士未嘗不厚州民感其惠旣

而陞溫州府知府將行不忍放去脫靴懸州門以志焉

知縣六員

陳遵毅江西廬陵縣人由監察御史調嘉定縣知縣老成持重以嫉惡爲心自處冗甘清苦罕御酒肉但言曰民脂不可暴殄每平居輒云云廉而下士尊尚高年有惠政爲邑人所稱陞廣西慶遠府知府以去

鄭軾江西廣信府永豐縣人由進士任吳縣知縣勤慎守法民服其公邑以不擾擢監察御史

金洪浙江鄞縣人由進士先任靖江縣知縣調吳江剛毅有爲一意扶植小民兼幷之家無所廻護任內連遭大水民賴其申請賑恤全活甚衆及立徵收法上下便之至今守而不變允推誠愛重士類在職六年擢監察御史

楊子器浙江慈谿縣人由進士弘治六年任崑山縣知縣崑山前令政多弛羣小有出入衙門壞事者始至悉求而寘之法幷發諸區長侵官財物萬計因延見父老講求民事毀淫祠百餘所壬子大水民饑以錢穀量口賑濟又載稻種諸各鄉分給之公暇引其才雋與游境内先賢莫不表異以父憂去任起復選山西高平九年巡撫奏更常熟常熟亦久

不治力整頓之稍稍就約束勾攝不用人役作木隸寘其家或榜邑門壁以省呼擾每征糧稅則命吏區以收民惟恐後若輸折納官銀穴函竅使自書姓名封識投其中主者不敢爲奸欺其他黜邪尚禮則二邑同焉然亦久而後始定性安詳臨事不懼區畫有法令嚴而必行行輒善罰人類鞭百鞭多擊地知而不問示威而已一時名最盛鮮與儷者

擢拜吏部考功主事邑人爲立生祠以
享之
王衛浙江慈谿縣人由進士任嘉定縣知
縣通敏有治才長於字牧刁風爲之屏
息邑歲輸粟布數十萬立法徵收而民
不告困以地近江海岍善崩且潮挾渾
沙入港多塞不通乃率民作長隄南自
上海北抵崑山以遏衝洗爲丈者殆以
萬計又盡濬河渠與水利用資農工初

野有荒田千頃久不闢責賦里胥爲逋
邑病乃招徠逋逃給牛種使開墾春時
躬行勸相而饁之阡陌田禾幾皆獲賦
有所歸竟無賠償者至遇士類尤厚蠲
徑貼膳不候請而行民間常苦海盤逆
流食稼投文祭之而絕人以爲異焉擢
監察御史卒官民思不忘爲立碑頌德
樹於邑門之右
張世昌廣東博羅縣人由舉人任崇明縣
知縣性慈良明吏學心公於事事無大
小隨至隨理不徇人屈法民樂其簡易
邑有耆儒不耻詢訪嘗夏旱數月禾皆
稿禱而得大雨禾復甦已而卒官百姓
悲之素廉貧妻子無以爲歸知州李端
捐貲助行
學官一員
袁春江西豐城縣人由舉人任吳縣儒學
教諭振舉學規不受束脩由是青衿充

滿黌舍故事師生皆會膳遂舉行之日
就諸生同食遺風頓復可觀其有惰者
必罰無所私一歲進新生三十人齋長
爲斂百金以餽竟悉卻不納獻名數亦
揮之曰此亦不必聞自是無敢有私餉
者如是六載清操愈堅會丁憂去任遂
不復仕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三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四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人物下　境內文官

一品宮保一人

吳寬字原博長洲縣人少好學攻古文詞累舉不第以歲貢上禮部成化乙丑年三十八遂以狀元魁天下是歲釋褐除翰林院修撰秩滿陞春坊右諭德事

孝宗皇帝於東宮爲講讀官弘治初元陞左庶子講讀如故仍兼修　玉牒既而以憲廟實録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掌詹事府事於時醇德雅度實爲朝野所推未幾擢拜吏部右侍郎專務薦賢者以黜陟歸長吏[illegible]　讓丁母憂歸服未闋數[illegible]月[illegible]以舊職

朝[illegible]即是起服乃還吏部尋以

誥勑俄陞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尋充通鑑節要副總裁議

孝肅太皇太后祔廟禮衆未决爲引姜嫄仲子二經爲證羣臣憮然服其有據遂具疏

上因立別廟不附特居閣下久職務閑散未得參機密衆皆觖望會朝議欲以爲吏部尚書固辭乃止未幾卒年七十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二子奭中書舍人奐國子生寬爲人長厚士皆樂從之游

文章體裁渾成不事煆煉舉筆滔滔波瀾千里意盡理足畧無窘澁態卒以是獨步當時云

尚書一人

程宗字源伊常熟縣人登景泰辛未進士第初授刑部主事陞署員外郎天順庚辰以能官擢江西吉安府知府江西俗健訟吉尤甚宗爲之雅著聲望以父憂解官服除改知真定未赴又改湖廣之

武昌時去吉既數年其民猶羣赴
闕下請宗再任其爲人所愛悅如此成化中
歷官四川左叅政陝西右布政使左布
政使十三年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管院事尋出巡撫陝西以母喪歸復起
巡撫雲南木邦酋長以所部孟密不受
節制構兵不已宗奉
命親至其境和解之且爲孟密奏設安撫司
請無所屬從焉未幾

召爲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拜南京工部尚
書弘治二年致仕五年卒年六十七

京堂八人

孔鏞字韶文長洲縣人宣聖五十八代孫
也父友諒刑科都給事鏞景泰間第進
士授都昌縣知縣有清名俄調連山其
邑爲猺賊殘破以德綏之悉來歸既而
會府大舉伐諸峒撫臣葉盛才鏞任以
軍事有功遂薦知高州府高州賊尤多
或據險阨衆至萬餘乃以疲卒自輿造
其壘諭以禍福皆感泣燒營降用是轉
按察副使改廣西陞按察使又陞布政
使司左布政使復平荔浦賊以功進俸
一級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勑巡撫貴州凡
朝廷累年切責守吏所不能平者若清平都
匀雞 諸夷莫不受制化其誠焉久之
以工部右侍郎

召行至富陽卒年六十三鏞守官廉愼所至
成績尤善撫御夷寇立功邊徼特其所
能葢儒將也志業未究君子惜之

徐恪字公肅常熟縣人成化丙戌登進士
第初授工科給事中陞湖廣左叅議類
以剛鯁著直聲秩滿陞河南右叅政就
遷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又以事忤
徽府被奏得直會巡撫缺遂以右副都御史
充其任首論

王府侵地還之民及請免徵積逋民頌之不
置已而調巡撫湖廣風力如故未幾遷
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以不由外廷論薦
固辭不允乃就職嚮班匠皆分給勢家
至是不與尤爲人所怨進階正議大夫
資治尹入謝遂得請致仕既而言者屢
謂公可屬大事欲起用之不果卒年七
十三臨終戒其子毋乞
恩求葬祭當以蕭山魏尚書爲法言聞巡按

御史馮允中爲草疏請于
朝而賜之如故事恪天性剛介必行其志故
雖觸禍患不之恤人以爲難能云
陸釴字鼎儀太倉州人天順癸未禮部會
試第一明年
憲廟紀元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遷修撰
皇考爲皇太子就學文華殿釴被選充講讀官
秩滿陞右春坊右諭德成化丁未
上嗣大寶覃恩宫僚進太常寺少卿兼侍讀階
中順大夫明年弘治元年選爲經筵日
講官久之以病告歸又明年卒於家年
五十釴爲人清介有守篤學爲文詞皆
有法不妄交游苟取與用是與物鮮諧
凡進講
上前進退詳雅每回
天聰其在官所修職業凡一預纂修兩爲同
考皆著聲績所著有春雨堂稿春秋抄
畧子爰中書舍人

高敞字德廣崑山縣人成化壬辰登進士
第初授禮部主客主事陞精膳署員外
郎署郎中在容臺十餘年弘治初吏部
以其年勞推陞順天府丞未幾以父
憂歸服闋改應天府丞後三年再擢府
尹卒官敞性和易而通不迕物居職又
務勤濟故見嚮用
李應禎字貞伯本長洲縣人生南京景泰
癸酉中鄉試成化乙酉拜中書舍人上

疏論宴會坐次詞氣甚勁聞者歆慕其
風尋
召直文華殿詔寫浮屠書辭因上書極諫忤
旨被杖幾殞久之罷　直歸始居長洲越四
年復起就職陞南京兵部武選員外郎
改車駕進職方郎中弘治元年轉尚寶
司卿陞太僕寺少卿俱南京尋乞致仕
卒年六十三應禎好古博洽文章尚嚴
整慎許可大篇小章皆精工可愛入古

作家矩度習書晚始臻妙縱筆作行體
以柳爲宗蕭散盡變俗態其天性樂趨
人之急而剛方尤出風稟初爲太學生
牛玉素聞其名一日以棒香至詢之意
欲延至家塾竟走匿不見厥後歷官三
十年始終操節如布衣時未嘗少更晚
得疾易怒好罵士大夫咸尊讓之弗敢
校卒之日田廬皆不備爲賻歛者皆鉅
公名士其清德蓋以是顯所著有范菴

集十二卷藏于家
馬紹榮字宗勉常熟縣人天順壬午領京
闈鄉薦成化元年以善書與選纂修授
中書舍人一向供事
文淵閣進驗封員外郎署尚寶司事弘治四
年陞山東帶俸左叅議再進爲太常寺
少卿宗勉爲人醞藉謙和性不迕物當
軸台輔莫不愛而任之正書姿美入時
體居能品草師宋克亦佳每

制勑下必其書手爲多年六十八卒于京師
龔紳字廷縉吳江縣人性質實成化丁未
登進士第
孝廟初元欲得老成之士膺封駮選紳遂授吏
科給事中八年擢右尋擢左掌科事在
科亦以重厚爲德無所中傷人皆稱長
者既而陞尚寶少卿卒于官年六十八
紳給事奉使南方過家值時大水民罹
饑饉遂建疏導之議以聞

上允之爲遺重臣經營其事紳所敉也其志尚
有足嘉云
王朝用本名琬吳縣人以貢入太學授湖
廣光化縣知縣政尚仁厚救活流民以
千計甫三年子鍪以進士及第遂謝官
歸初用
貽封恩進階文林郎再封右春坊右諭德又
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弘治十六年卒于家年八十五

京官四員
孫瓊字蘊章崑山縣人年二十四以易登
正統戊辰進士景泰中歷官刑部廣西
司主事署員外郎郎中
英宗復辟是爲天順元年進階奉政大夫脩正
庶尹在官清慎執法不受囑託錦衣指
揮門達方用事所送囚徒到部瓊以其
冤多所平反由是嫉瓊如讐卒以訪察
陷之謫戍遼東貧不行尚書命僚友醵
金爲贐亦不受
憲廟初元肆赦復爲刑部郎中既上月餘遂稱
疾致仕成化己丑下
詔求賢都御史高明邢宥給事中蕭璿御史
王朝遠交章論薦皆不報瓊性簡儉能
安弊陋處人所不堪其舉動皆有禮度
對客談論竟日體無欹側鄉邦取以爲
法焉卒年六十八邑學生衛熙等呈乞
列入鄉賢祠所著有鹿城遺稿十卷子
裕第進士任山東寧海州知州先卒

楊昇字起同吳縣人登弘治癸丑進士選
爲庶吉士肄業翰林既而外除戸科給
事中挾陸贄奏議疾讀熟其書
上方虛己納言昇尤奮激言必首倡無顧忌俄
丁父憂解官起復改禮科以盤糧奏使
遼東體素恇弱過勞得疾奔母喪歸竟
卒年四十五
朱栻字良用崑山縣人成化辛丑登進士

第出宰蕭山賦役均藩府下其法以為
式尋擢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以父憂
改雲南道先後上章彈劾及申究皆得
體功業未究卒年四十八
葛鏞字文振嘉定縣人登成化辛丑進士
除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弘治初陞寺副
尋陞寺正十三年復以病在告卒年四
十八鏞性好學嘗積書至萬卷居官善
以儒飾吏凡讞過獄十萬四千五百三

十條計六萬二千六百人無稱寃者頗
尚恬簡不苟同物既貴而歸出入里閈
無車馬待賤貧如舊歎人稱其厚德
藩臬八人
姜昂字恒頫太倉州人成化壬辰登進士
第出知東强縣愷悌愛人時有雀下飲
几研人謂仁政所致三年召試監察御
史論方士李孜省被笞以親老乞改南
京尋陞河南府知府一月罷去縣令貪
墨者三四人暇即觀書鞭笞懸而不用
既而乞近郡便養疏再上得改知寧波
清白無私僚吏化其德焉秩滿不遷亦
不赴考徑歸家久之進福建左叅政不
起復疏乞終養
詔可後數年病卒昂於取予一介不苟在官
日蔬食自供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
非歲首未嘗燕客平生不受人餽亦不
餽人其權要請託一切謝罷故卒以循

吏成名子龍舉人
陸容字文量崑山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初
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遭父喪終官起
復改留兵部職方陞武庫員外郎尋陞
職方郎中居官執法不阿多所矯正錦
衣百户韋瑛捕民十餘械至京告變容
疑有詐急白尚書奏請
詔法司讞瑛果坐不實誅因請定捕妖言賞
格毋世襲著為令弘治二年轉武選郎

中有都指揮王欽等以傳奉坐督府容
以推舉不出兵部且事由李艮因併劾
之人皆慕其剛直是年陞浙江左叅政
又條地方不便十事以奏甫二年以讒
罷明年卒年五十九容平生奉身清約
室無姬妾去浙日寮部有餽悉却不受
惟嗜書至老不衰所著有式齋稿菽園
雜記太倉誌兵畧録等書藏于家子伸
舉人

梅倫字彥常吳江縣人登正統戊辰進士
除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景泰中陞員
外郎尋陞四川清吏司郎中天順末解
官南歸侍養時以爲恬退難得凡有薦
牘其名必預成化九年親喪服闋乃起
改授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持法
皆務寛平身無汚瀆俄擢湖廣布政使
司左叅議奉
勅提調武當山宮觀倫素愛閒靜至是益喜
數引其有道者與游得導生術因不樂
仕棄官歸其爲人有廉介之風年七十
一卒自撰墓誌

吳琳字廷章吳縣人登成化壬辰進士第
除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自持
畏愼舉動不越繩墨然爲人質朴恥競
故久不遷居法官凡十八年始陞貴州
布政司叅議弘治三年上表
廷賀遇疾卒于京師之寓舍年五十八琳性

不校善含容人百負之無怨言以是著
長厚名

趙寛字栗夫吳江縣人成化辛丑禮部試
第一時年二十五尋登進士上第授刑
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雖任法官而雅
以文學知名弘治己未陞浙江按察司
提學副使於士惟意去取不一爲權勢
搖動以是人咸稱其有執守乙丑進廣
東按察使到任甫越月感瘴卒年四十

九

瞿俊字世用常熟縣人成化己丑第進士初授江西崇仁縣居官務廉仁不受私囑有良聲召入爲廣西道監察御史出按廣右及滇南皆號善執法得憲臣體而於滇方值交夷入寇既以策禦且圖我邊人士卒致寧晏是時又奉
詔録囚存活將百人尋丁父憂歸居喪三年足跡不入城府人有搆訟者懐百金求

一言以釋叱之使去服闋改江西道掌三法司事又奉
勑巡督紫荆等關事考滿以母憂歸前後居京師十餘年不以妻子自隨惟一力給使令而已起復陞廣東按察副使分巡海南鎮海多寳貨俊操守廉潔纖毫不染視寮寀所爲汚瀆輒面誚讓之以例當赴部給由道病足遂留臥家廣東巡按御史王哲上言俊好官不宜置僉退

移文促行竟不能起上疏乞致仕云俊性坦率而剛直少容既家居惟事賦詩適意卒年六十八貧至不能葬焉所著有學古齋稿

陳琦字粹之吳縣人以醫籍生京師占京闈鄉試登成化丙戌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寺副轉寺正清恪善執守以能官聞擢江西按察僉事持法益深按部所至權貴有謁立於門弗得見自奉嚴苦如

布衣士因自號冷菴有大臣家占公塘民田無所取水訟莫敢決琦因揚言請任其事於是羣訴鎮守請琦琦亦往請因與之既而追之得即日退水塘歸諸民風聲震一時琦亦卒用是陞貴州按察副使貴方寇亂琦城守幾危憂勞連日夜鬢髮盡白未幾當朝覲進退庶司所謂大臣已秉銓衡見琦名即勾去既罷官歸家具蕭然至鬻書自給部使者援

倒月給米三石資其貧江右縉紳過境
內必迂車訪焉卒年六十六
王宗錫字原善常熟縣人登成化辛丑進
士初知餘姚縣有理劇才而又宜於其
俗遂以良稱弘治改元
召入爲監察御史出清福建軍兼理鹽法皆
有建明還丁母憂服闋仍以御史按江
西惡其隱訟奏立重法枷之刁風爲衰
戢所至誅鋤奸宄不遺力赫若鬼神聞

者膽落尚書戴公珊家浮梁亦稱爲霹
靂手焉辛酉復以御史掌河南道兼督
軍政[illegible]山東按察司副使卒官年五
十九
府署三人
文林字宗儒長洲縣人故衡山將家父洪
淶水教官林登成化壬辰進士第初知
永嘉縣用剛斷以牧民恃山險不知有
官府至是悉出受節制獨一毫奸附中
官舞勢虐人蔑視林遂以法擒之斃諸
獄邑大譟而名亦隨起尋丁父憂歸起
復除博平邑小不足爲然使者採梨山
東亦將及林悉命伐之使者怒讒之執
政會召入遂除南京太僕寺丞林不爲
撓撰馬政三篇獻之
朝又數上書言勢家侵占草場當究語峻無
所避公卿引與談多奇之既而雅不與
俗合遂移疾歸居家數年不復留意仕

進弘治初特起爲溫州府知府溫人思
欲得之故也林雅意民事又熟知故郡
風俗銳欲施設到踰年今方行會卒年
五十三王爲人博洽强記自兵曆醫卜之
書無所不覽對客傾倒好赴人危急自
負豪俠多智數尤不喜鬼神於溫前後
所毀淫祠殆盡文華溫潤與詩俱有思
致其才足任功名而年壽不逮爲時嗟
悼所著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卷

莫震字廷威吳江縣人自宋以來世以儒顯十世祖大猷贈朝請大夫大猷生文寶慶間進士知廣德軍文生若冉嘉興録事參軍入元不仕至
國初有名諟者以耆儒　召見參大臣議事則震之曾祖也家有大櫟堂已百年矣震登正統巳未進士除湖廣嘉魚縣知縣丁父憂改浙江海鹽又以母憂歸二任皆篤實自守勤民愛下無所求知天

順辛巳陞建寧府通判嘗一署邵武府事成化丁亥豪
恩旌異陞咸平府同知又三年遂告歸田震性周慎好學所至以清潔自持民戴之如父母自歸囊無餘貲惟用讀書著述爲樂非公事未嘗輕跡縣庭至與人語皆格言善行鄉邦化之卒年八十一所著有由菴日記六卷文集二十二卷家禮節要一卷嘉魚誌三卷石湖誌四卷

子旦南京國子助教

桑悅字民懌太倉州人其先本家廬江六世祖世傑仕元爲都水庸田副使留家于蘇悅年十九領鄉薦爲文章奸奇濫累試禮部不第以乙榜授泰和縣儒學訓導著書曰庸言有上參儒先意士有聞風自遠至者於時楚粵間皆爲道學悅抵掌爲之笑滑稽亂世傍若無人弘治中執政以其傲除爲長沙府管糧通

判實困之既而調柳州亦不能居乃東歸竟卒於家年五十七悅博洽豪邁善談論引物連類亹亹傾注不休至見大官顯人捫虱論事尤負氣不少屈下故終身不顯所著有古賦二卷易抄二卷思玄集十卷四書註外餘意二卷太倉誌六卷其他周禮春秋等解皆未成書

王府官一人

龔天錫字退齡崇明縣人祖巖仕爲湖廣

石首縣學訓導有藻鑑拔楊文定溥於
童稚一時以爲知人其後官至福建按
察僉事而終天錫初以應貢入辟雍成
化辛丑授山東高唐州恩縣儒學訓導
弘治己酉考滿陞
徽府紀善府校卒多不制或馮勢削下天
錫手疏四三啟
王王罔念開乃身自械繫河南臬司令予敬
詣

闕下條數藩垣過度廿餘條事封章以進冀降
勑誨王疏上果出
内旨命中貴以行
王一聽服自艾由是盡斥奢侈游觀以學爲
務國儲可以支兼年于府銓曹欲保全
之爲改除
淮藩復居數年致仕歸卒於吳城或稱天錫
生平廉介獨行觀其所爲宜然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四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五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文詞上

諫寫佛經疏

中書舍人臣李應禎謹
奏爲陳言事臣切思向者彗見於天田
詔求直言而言者或不切時政以故未盡施
行今自春涉夏雨澤不降苗麥焦枯米

價騰貴人情憂惶乃無有爲
陛下陳一言者似謂
朝廷以言爲諱遂皆結舌不言致
陛下遑遑圖治莫得其方乃謂佛經道經或可
贊翊
王化利益羣生
勑令書寫誦施累累不絕臣雖至愚仰知
陛下之心
宗社生靈之心也幸甚幸甚但今佛老諸經多

是後人僞撰所冀
聖明重加黜絕臣愚不敢瀆言若夫圖治之道
則子思子有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而佛經道經不預焉所謂九經者脩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
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也其說具見中庸先儒呂大臨朱熹所
解最爲詳備他經如詩書春秋等所言
治法本末次序總括於此

陛下試取講求其故身體而力行之自能上荅
天心下慰人望光昭
祖宗慶衍後嗣不止於雨暘時若年穀順成而
已今北虜陸梁肆侮中國華昌等處蹂
躪殆遍子女玉帛恣其刼掠驅逐人口
哭聲震天兼之兩淮青徐冬春不雨饑
窘特甚賣兒鬻女骨肉生離行者見之
亦爲流涕
陛下念
祖宗開創之難今日荷負之重正當圖微慮遠
思患預防日親萬機總理庶政何暇作
此等爲經無益之事乎伏望
陛下留神省察臣愚昧死不勝悚懼之至爲此
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乞終養本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左叅政臣姜昻謹
奏爲乞恩終養事臣年五十二歲係直隷蘇
州府崑山縣人由進士先任南京河南

監察御史成化二十三年五月内陞河
南府知府弘治六年二月内調寧波府
知府弘治十年十二月内
欽陞前職欲便赴任切思臣有老母止生臣
一子别無以次人丁侍養先於弘治二
年二月内乞
恩終養不蒙
准允續於弘治五年六月内二次乞
恩欲調除附近府分便養節該奉

聖旨姜昂既親老准調浙江府分便養欽此欽
遵蒙調寧波府一向迎養在任今照老
母見年九十二歲又患痿症臥床不能
動履臣豈忍遠離赴任伏望
聖恩憐憫乞
勑吏部容臣終養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薦舉郎中孫瓊題本
巡撫蘇松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邢宥
謹
題爲修省天戒事准本院備吏部咨該南京
刑科給事中俞俊等建言進用賢才等
情奏
准通行巡撫巡按官詢訪該屬地方果有素
爲人望緣疾去任見今致仕養病在家
尚堪任用者明白具
奏定奪備咨准此臣訪得致仕刑部郎中孫
瓊見年四十六歲係直隸蘇州府崑山

縣人由進士任前職成化元年自陳致
仕回家本官平昔謹於持守勤於職務
性甘淡薄不事浮華自休致以來終歲
杜門未嘗輕出才行素聞尚堪任用理
宜薦舉如蒙乞
勑該部查取赴京量爲任用庶可以激後進
勵風俗爲此具本差辦事官陳文學親
賫謹題請
旨
爲侍郎徐恪乞葬祭本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馮允中題爲乞
恩比例以崇臣節事臣忝在地方濫司風紀
彰善屏惡又臣之職聞善不舉將無以
勵切照直隸蘇州府常熟縣致仕南京
工部右侍郎徐恪近於弘治十六年三
月初七日在家病故臨終戒其子徐縉
等毋得請乞重叨
恩典風聞到臣竊美事臣查得徐恪才識

該博操履剛方居官則盡其職致仕則
高其行出處大節始終一致其戒請葬
祭一節尤為謙退不肯過求貞靜之風
允勵薄俗若
朝廷不與祭葬後世不知其戒子辭免或者
以為
皇上推崇之恩有所未及是使守道之賢該得
恩澤獨遺
明時如蒙伏望

皇上一視同仁照例
賜以祭葬則
聖明崇報之典遍于名臣而徐恪幽潛之德光
于九原等因具題

乞立郎中孫瓆入鄉賢祠呈子

崑山縣儒學廩增生員衛熙等呈為崇禮
鄉賢事切照本縣已故刑部郎中致仕
孫瓆早承家學進士登名歷任刑部持
身清謹執法不阿因忤中貴以非罪謫
戍遼東不久而
詔賜復職僅四十有二即上疏乞致仕居鄉
三十餘年未嘗干謁權貴無故不輕至
公門成化中下
詔求賢在朝名公交章論薦則絕意仕進凜
然高風其事父母克盡孝養居喪蔬食
水飲盡古居廬之禮爽考平生懿然君
子今本學見立鄉賢祠致祭唐宋以來
鄉賢若郎中孫瓆純篤清謹之行廉介
恬退之節眞可以跂美前賢如蒙准呈

公同槩學生徒審覈得實一體俱列神
位入祠享祭則薄俗有所激厲後學於
是儀刑允協輿論

處置海冦申禀合干揭帖

直隷蘇州府知府林世遠謹禀為強賊
聚衆拒傷官兵放火燒刼等事照得崇
明縣半洋沙強賊施天佩等在海聚衆
拒傷官兵燒刼財物情犯深重已經通

行中呈合干上司照詳俱蒙行仰本廳
并各衛巡捕官督同所屬巡捕巡司官
軍兵快人等併力勦捕及照合用糧餉
應支官錢若待臨時申請尤恐緩不及
事除行太倉州并嘉定縣查追造冊繳
報又經通行申呈照驗外續於本月初
二日據太倉州申備該縣西沙耆民陸
怡說帖中間專說董㑹違法事情竟無
一言及施天佩明知其爲奸黨但本府

先有告示許其來訴只得施行故將董
㑹監候提人對理間隨奉巡捕監察御
史董按驗行取本職前去會同計議除
遵訪依於本月初八日離任到於太倉
州訪得施天佩父施琳先充該區糧長
及叅毛張解户因被納料不敷施天佩與
伊弟施天泰等共謀打造沙船招集四
外亡命之徒違禁出海興販魚鹽往往
與楊州鎮江等處貨賣遇便人家客船

輒肆劫掠以致富盛弘治十一年四月
内被巳獲强賊陸昂招出通行挨捕間
弘治十五年三月内施琳訴蒙巡按監
察御史陳仰府勘問行縣止將伊家人
施粟頂施天傑張九一頂施天泰名字
解府牌發巡捕通判陳瑋轉委該縣勘
報節拘不服知縣劉才因見義民董㑹
施鐸等家人船可用督令協捕謀先事
泄致伊迎拒將隨去皂隸家人或戳傷

或自溺水或爲所執殊無的數當日本
沙但有來候知縣如黄表正等數人皆
以爲害已者悉焚其家次日始往西沙
監燒董㑹房屋自後惟往來海上邀絕
縣中公文慮恐申達上司請兵退則固
守家舍修理船隻以自防備本沙居民
約千餘家經伊作亂之後但伊被害及
有船人户俱將妻子搬來太倉城中依
住其小民無船及大户不忍棄置家當

者仍彼安居大戶被伊借索米穀或十石或二十石小戶聽其派穀糙米皆不得已而陽順陰違苟圖全活決無異志又訪得本賊所集不過一二百人壯務相半此後日有逃去更無增添沙船亦止十五六隻中間又無細小不能出海者今欲捕之諒亦無難竊見本衛官軍寡弱器械全無地方巡捕巡司之人生長腹裏素不習水驟登海船必暈且嘔

手足無措是以不教之民而攻必死之賊非惟不能成功抑恐因而誤事再念沙上良民數多倘或攻之太急彼將肆毒於其人然後就死尤非地方之福審處不敢不慎爲此責差陸怡孫陸中厚同施天佩親伯施箎共齎本府告示又差施天泰親家顧友實同陸珍齎告示前去撫諭令其脅從之人自首及將放火傷人首惡縛送出官免罪給賞又拘

該縣沙船聽用每船支給官銀一十四兩五錢分責州衛委官領置器械及多方召募吳淞江一帶沿海慣熟駕船與諳曉武藝之人并省令被害人民各備人船聽候調用亦以張我威勢爲照各船戶守候日久及搬來小民者有失所者行令本州查支預備倉糧量爲賑恤葢欲安此以誘彼事涉自專情非得已近於八月十一日據陸怡顧友實等回

說各於初九日先後到半洋沙上見施琳接受告示之後稱說我本不是惡人先年曾當糧長解戶近又當塘長只爲縣官聽信讐人董俞等譖言拿我有人先報他要辱我妻子燒我屋舍擄我財物沒我田地我聞此言難教歛手就死只得捨命向前傷伊人口燒伊房屋亦只是報他讐與官府無干你今招我我定不學劉通送命又教我將三五人縛

出恐手下人報散去了我亦不免是死
你可回報官府我今再不出去放火打
刼只是種田納糧官府不必動兵來害
我叅照奸人情狀反側不常終難輕信
但牧民之道不得不曲爲詳盡又將陸
中厚牧監牌令陸怡西沙老人施宗源
一同親去諭以上司撫安恩信
朝廷殺伐利害或者神誘其衷幡然悔悟縛
送首惡散去餘黨則不煩寸鏃事勢自

定果又愈肆猖獗燒刼如故則天誅人
怒決不可容至期會合整點人船齊備
器械堅好併力恊謀剋日並進則蕞爾
小寇不足平矣今將親詣地方訪勘計
處過緣由合行禀知伏乞照詳施行

處捕海賊投首題本叅語

巡撫都御史魏紳題爲處捕海賊投首事
內開叅照犯人施天泰等本以豪民互
爭沙利累年積忿結成亡命之讐聚首
操兵干冐亢徒之禁初被董畣謀害事
出有因遂致拒敵殺人勢非得已刼財
准首放火該科若論所犯之條其罪不
容於死今思向化悔過來降又曾隨從
官兵捕獲別起强盜此與自造惡逆負
固不服者似有不同鈕東山雖是爲從
其係亢徒董璧等雖不加功均爲讐黨
必須嚴行編遣不使逃歸方可絕其後
患知縣劉才政不宜於海邑身屢困於

仇兵且又偏聽讒言妄中人罪今雖問
擬還職在彼終難行事合將本官改調
別縣另選相應官員宰治庶克有濟等
因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五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六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文詞下

廉石亭記　　吳寬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釆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蠢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

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曾璜泰璧等非物也人也葢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爲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爲裝葢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没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

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宜固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爲埋没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爲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倫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爲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方湮而顯觀者哄然足跡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爲事樊君此舉

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久猶且揚之况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然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寳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類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爲人

類也乎石之立爲弘治丙辰四月二日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別琢石請予爲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勖成之

開濬七鴉浦記　姚文灝

東吳泄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滙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於東南而東江以微水乃北折併於婁江而溢於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

七鴉白茅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日大司空徐公受

命治水拳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茅海口漲沙爲梗似非人力之所可爲變而通之宜必有其道惟是七鴉獨無他妨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也但其間亦頗爲村市居民所扼塞水性未遂余之有意於事也亦久矣顧未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以就役弘治九年乃請於

上設導河夫於沿江旣又議收其直隨時募工十年冬始以斯役詢於通判陳暐常熟縣知縣楊子器崑山縣知縣張鼐遂籍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二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丈有奇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闊如舊而深倍之下闊直塘兩崖市肆所侵其闊倍

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頹水益洶湧郡人歡傳或有道余之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葢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彼譴怒不爲去楊則舊治崑山素造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於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成易也成之日陳以紀述爲言余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書其槩如此云

同里社學記　　史鑑

吳江之東有市曰同里舊設征商之署邑

大夫金侯請諸

朝罷之因其址以建社學弘治八年春命里人顧亮董其役越三年學成壬子侯帥博士諸生與大夫士之仕而歸造而進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事竣合樂以落成之邑人史鑑請記其事俾來者知作者之所始其詞曰維茲同里距江帶

湖聚落廛居實盛於厥初商貨駢臻肆爲賈區開局置吏以籠商稅匪曰利之抑末攸宜繁縮靡常嗟日就於凉昔焉貨藏今也牧場昔焉貿舍今也草野凡厥吏胥求濟其税羣行匄取日囿于利抉剔刻刮利盡商敝川舟斷行市肆晝閉公私交病罔有攸濟維今令君聿有隱憂謂此不去民病曷瘳告于御史題之聞于

天子遣吏函章還之於京以其廢址俾作學宫繚以周垣奠以講堂門廡齋舍靡不中程爰聘儒先以養蒙士俎豆于是詩書于以誦聲洋洋禮容蹌蹌侯來視學遠近咸作觀者從之塡郛溢郭謂昔之地惟利之計鈎錙較銖如火之熾惟吾令君是艾于今茲邦篤義之方誦詩讀書如水之成章惟吾令君是管吳江湯湯此特一方專而不貳民能無望我告言

者侯將徧舉舉必有初繼之以序伐石鐫辭其傚於茲以無忘緝熙

姜陳二銘　　王鏊

抑抑姜侯行之揭揭皭然不緇爲彼玉雪

皇假近郡汝其子守色養以終萬鍾奚有東海洋洋堅臥不起於乎姜侯可謂君子

[illegible]泠淹惟義之耽惠文峩峩孔允且直官譏名振孰云其貧我安誰道以哦倏其逝矣傷如之何

副使陳琦贊　張元禎

一塊玉一團雪一段氷一輪月吾覩之粹然人曰子子吾擥之盎然人曰烈烈可以撑苍颯可以羞呫囁孰如粹之奇絕奇絕

送郎中孫瓊致仕南還序　陸釴

吳會地靈人異豪傑往往奮乎其間若吾孫先生藴章者實鍾秀孕精屹然特立如寒松古檜凌歷氷雪其顏蒼然如故

者歟不然何以決進退臨大難而能不與世同浮沈也先生力學清苦終日棞棞束約遵歛鞭辟夾持惟身心是務自戊辰進士發身歷刑部政累年雖毫釐不妄取予誰能如其介也天道未定間以事獲訕謫命下士嚚然稱枉先生不以爲難而守愈堅由是名益著無幾

皇帝即位宥及先生復厥職乃慨然拂衣曰吾自一布衣官至大夫亦足矣天以事謫警予亦當知所止矣於此而不歸殆辱且至遂投疏乞歸

贈瞿副使俊任廣東序　李傑

初世用登巳丑進士出宰撫之崇仁郎大著廉能譽部使者交章薦之遂取入内臺聲稱凛然屢奉

命廵歷廣東雲南山西諸大藩尤能持大體不屑屑以苛察爲務受代還京常單騎就道行槖蕭然無長物仕宦二十餘年

居處服食與韋布時無異人皆難之至是乃有玆擢知君者尚以爲未滿所望

序棗強呂虎事

初邑内多盜其名放響馬者尤號難制盜魁呂伍者號曰呂虎其黨衆而横縣莫敢問公甫下車召之至謂曰人稱汝勇力多藝吾將用汝虎叩首曰敢不唯命乃署爲快手老人使捕羣盜反得其用公出常令控馬或曰此人鷙毒無人心

惡可使近公不聽虎亦自戢終公之任
無少罪過暨公被
命行有日矣忽有來告云呂虎飲於酒肆大
言曰姜侯既去吾無復所憚出見乘白
馬來者擊之使下奪其馬以去公怒欲
笞殺之太安人戒曰行期既迫何暇及
此況汝以謗事自有主者毋自生禍公
進曰彼所以不爲民害者徒以昂在故
也今昂未去輒若是既去當復何如耶

預戒精悍數人立屏後好言召之至謂
曰汝何爲奪人馬對以負錢者久不償
故攫此以抵吾直耳公乃陽曰人告汝
行刼吾固弗信然人負汝錢自當陳之
官爲汝徵之庸詎可爾法當笞屏後人
出急縛之去其褲內有佩刀四公大怒
棰之數百問死未役者曰將死矣舁之
於獄公既行縣丞而下畏虎黨競酒肉
啗之遂得復活但一足跛不復能爲盗

矣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六終

蘇州府纂修識畧六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官禮部主事明史文苑傳附見徐禎卿傳中正德元年以修孝宗實錄禮部遣官至江南採訪事蹟蘇州亦開局編類而請循吉總其事因爲撮紀大畧凡分十五目所錄皆得旨舉行之事其奏疏碑記等作有關時事者亦附載之而以蘇州府公牒一通冠諸卷首

安楚錄十卷

〔明〕秦金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秦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安楚錄十卷》提要

重刻安楚錄序

正德間猺寇犯楚守臣告變

毅皇帝震怒命我從叔祖端敏公金以中丞往討之公出師蕩平楚用大治邇來六十年所矣越嘉靖乙卯不肖梁恭長楚臬至則諗公所爲治楚狀僉謂語具安楚錄中不肖業已心識之乃者從弟柱官秘書揆揚前休手校是錄重付之梓氏大其傳且屬不肖爲之序序曰不肖嘗誦詩至江漢見召穆公旣平南夷則宣王釐圭瓚錫土田告其文人竊壯之以爲不可及乃今睹公安楚事所謂穆公其人者非耶閒讀是錄蓋有江漢詩人之義者三焉首

勑諭則詩之王命召虎來旬宣也次奏疏則詩之營四方定王國也次檄文次文移則詩之告成於王心載寧也其諸若紳敘若詩辭若歌頌賦若啓劄若封丘遺事殆與詩人讚述功德者不異三楚學士大夫迄

今猶然謂曰安我楚者端敏公也其殊勳偉節固歷世兆釁哉先是我曾伯祖方伯中齋公夔嘗守武昌祠名宦者列爲第一不肖展謁祠下低回久之不能去蓋感我泰世有功於楚乃不肖宦游其地竟不能樹尺寸策雄名以爲前聞人光則悚汗混淫踵矣抑公生平德業匪獨安楚已耳累事

三朝歷卿五部其功在社稷澤被生靈爲錄所未備者彰彰可考柱從中秘贊司纂修者誠亟載丕烈緘之蘭臺勒之石室俾聲施百世則斯錄也豈亦與有助乎敬署之簡端以俟太史氏采焉

萬曆丙子春仲

賜進士第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奉

詔致仕前吏科給事中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右通政奉

勅提督浙江學校按察副使從姪孫梁頓首拜撰

安楚錄序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前翰林　國史編修景陵魚乃鐸撰

安楚錄者錄安楚之實也中丞鳳山泰公之功也錄之將以法令傳後爲楚也亦將爲天下也非誇大爲公之名者也世凡有作而錄錄而刻而欲以傳者多矣是乃可以不傳乎夫聖賢之道載之經古昔之事紀之史炳然明且備若無待他書爲教有餘矣然經固有言約而義博者史固有事具而今未見者日誦而時講說之昧者不知也泥者不通也故聖如周公猶仰思其所不合背水而陳漢將士不知其出兵法也是以聖賢之道古昔之事惟明惟不泥者爲能損益行之無有不合可示法於人使不悖於經史其效豈不捷哉辟之猶彝鼎觚罍商周古器也人恒以爲無所用之良冶者損益其制爲食飲之器而世莫不準其利否則日在鼎彝觚罍之側摩挲把玩而不知爲何物者多矣此安楚錄之所

以不可不傳也鳳山以家學濟世美德器才識賢遠於人弱冠薦於南畿癸丑登進士蓋嘗涵泳羣經蒐羅諸史而明且不泥其于聖賢之道古昔之事固已如在冶之金惟所範模皆適於用者矣故其始也郎民部遂經國計以舒天下督學政則造實材以廣治理參藩政於中土出其餘猶能却大賊於倉卒以全封丘之民非有道而足於才達於世務者能之乎今所錄爲大目凡十乃其撫贊政務之槩非能備也中如靖寇殛猺拯溺云者雖其事變之突至而所生活已不可以萬數計況其餘豫謀而詳畫者乎宜其福澤流潤無乎不及楚之人其尚有未安者乎蓋其爲政宜於今而實合於古有本故也繼自今示法於有政庶其皆將有悟焉古道不落莫矣是不猶利用於食飲之器而知彝鼎觚罍之足寶者乎錄中爲圖爲章疏爲檄令爲祭告之文皆其設施功用之迹而其爲序記爲詩歌

爲詞爲劄之類則有言者之所頌美揄揚而不能自已者是皆足以考政理驗人心於世務大有關係况綸綍獎飾卽古帝王命誥之言尤臣工涖事所當佩誦者然則羣所錄非義有該轄如經與史者孰與茲錄之當傳歟諸勒名錄中洎所附錄同事者也實同道者也錄集於惲東麓憲副實楚人意也予楚之病夫從公得一枕以臥又嘗有史職者也敢以楚人意書之卷首

秦端敏公傳

本朝大臣以德望爲國家重以文章爲士類式始終完名若鳳山秦公豈不綽然有餘哉公宋淮海先生之裔子湛仕毗陵秦淮海之柩自高郵遷葬於無錫璨山因家至今傳至叔謙生彥起彥起生物初配殷氏物初生景蕭配徐氏繼配楊氏景蕭生霖號平牧教授鄉閭推者文行配余氏繼配王氏公考妣也生公於成化三年九月十一日諱金字國聲號鳳山質秀潤性穎異童時不與羣兒同戲平牧公授之書程卽能通曉嘗對客命賦懷橘詩曰公紀因心孝懷柑奉母慈拜時曾墮地袁術大奇之相傳驚嘆稍長益肆力蒐緝書史贍通蔚暢文體詩格見者起敬名重東南丙午年二十領南畿鄉薦不赴會試進修家塾與昔無異癸丑登二甲進士時宜興徐文靖公在相位考試史職公不赴考亟求歸省文靖大奇之乙卯授戶部主事督臨淸太倉象房等處糧儲凡四委能淸關鈔出納諸弊時太原周端懿公爲戶書先襄毅太宰公爲左侍極倚重之命閱諸司章奏多與我次聲稱籍甚陞員外郎再進郎中時邊事孔棘軍食告乏公計處周悉曲中緩急癸亥丁父憂哀毀三年正德改元服闋復戶部郎中時權貴奏帶引鹽尚書韓忠定公屬公爲稿執奏稍見寢革先公時爲吏書重念中州鄉邦文獻又知公賢推爲按察司提學副使公嚴甄別寬有養克明克公士類允服中科甲進用

者甚衆已巳至吾邑時先公致仕公祖學與來見先
公迎謂之曰余不知君行事之詳祇聞河南師生相
謂曰天台陳提學後今幸有泰宗主耳天台君名選
成化間河南提學名臣也庚午陞河南左叅政辛未
流賊犯河南封丘告急公先期設備聞宋叅將提兵
南下公馳檄邀之翼以民兵敗賊于陳橋斬首甚多
卒保封丘尋陞山東右布政癸酉轉左時東民連年
困於横征公極力安輯民大感悦甲戌陞副都御史
巡撫湖廣禁科歛鋤豪右蠲度赫然先後奏上地方
便宜十八事興利除害殆無遺餘湖三面邊夷盜以
盜起公檄賀璋廖珙于江討猺奮擒拔苗於郴桂沓
爐峰諸處而禍遂息己卯逆濠告變

大駕親征湖寀邇江右太監李鎮總兵朱彬肆威横
索湖之官民如在泥塗風火中處也公抗辭直奏請
以一身當之官民竟免於禍庚辰陞戸部右侍郎辛
巳
今上即位改吏部復改戸左侍擔部事請革勢要莊
田中鹽之弊大光
聖明初政先是以公擲杜功次陞俸一級廕子爲錦
衣百戸公疏辭至是
上賜之金幣陞俸仍舊癸未陞南京禮部尚書尋改
南兵部叅賛機務是冬改戸部尚書條奏國計利害
剴氣開直丁亥乙歸
上賜所著寶鈔乘傳仍命有司月給廩隸朝之大臣

臺諫疏留者衆辛卯復起南京戸部壬辰改工部
陵廟工竣公督理區畫曲盡事宜再考進太子少保
乙未加太子太保改南兵部叅賛丙申年七十屢乞
歸休　温詔慰允仍賜廩隸以優老臣公曾祖以次
考妣及配鈕夫人累受贈封丁酉值　朝廷大慶錫
恩臣下讃時爲吏部具疏謂公逮事　三朝歷官一
品屢疏知止致仕未久應與在廷大臣一體請給
誥命
上特允進公階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
曾祖祖父考皆如公官妣及公配皆一品夫人寔隆
典也公致仕家居七年優游道義鄉里化之族叔雷
兄皆老而貧賙贍抵終寡姊無依携歸共㸑甲辰正

月廿七日卒訃聞
上悼念耆德贈公少保賜祭九壇命有司治葬事謚
端毅公室無媵妾與鈕夫人偕老相敬如賓生二子
洙棐人洙官生任南京後府都事女一適監生華琢
孫男六人桐梗格洲出柄楷杜沐出森森如玉駿見
成立卜嘉靖丙午三月二十八日葬于邑西歸山之
麓墩　物建嘗所公性絶不好華侈冰蘖之操在在
有聞歷官五十二年碩德重望豐功偉績博學雄文
海内之士樂談恭頌誰則不知所著有鳳山文集詩
集撫湖政要安楚録雜著奏議各若干卷皆雄渾博
雅自成一代名言余父子與公游處亦五十餘年相
知深稔不在世俗聲容態度間公於先襄毅公極其

崇敬先公卒公在藩司卹問賵賻勤篤往來於時讃及兄莊敏公皆擯斥未起公之情何厚哉公在工部余爲戸書事多相涉公誠無間余心服焉公之德量器識風節操履名播海內貯史冊固也乆交如讃者得加詳焉此余於公不止計偕而知恬尚之節惟訖力於藏修也於公不試史職而知高絕之守不隨衆而涵靡也於學校而知公成物之德豫州化理菁莪復見矣於分守而知公保障之功封丘屠戮鋒鏑潜銷矣於齊魯而知公庇民之仁泰山苛政所不及也於湖楚而知公禦惡之嚴黃雀苞苴斷不行也於戸部而知公經國之遠猷邦計克裕功孰尚之於工部而知公區畫之宏才

陵廟速成事孰右之於公之操履而見其如巃嵷寒松勁肅不群於公之行義而見其如雲端喬嶽靜正不欹於其詩雅健典麗則的皪天葩機錦煌煌矣於其文雄渾滂沛則蕩淪江海波瀾浩浩矣於伉儷相成爰思雞鳴之儆戒於賑窮宗族堪羡義田之流風緊矣鳳山大抵提學類陳天台巡撫類韓忠定參贊類倪文毅戸部類周端懿工部類趙莊靖詩文類邵文莊儲文懿公德政文章出入諸家兼總條貫可謂一時人傑矣若方之古人則張知白魯宗道薛奎之純正質直及蘇黃體致雅並驅駕而流芳百世豈不信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事

國史總裁靈寶許讃撰文

安楚錄卷一

勅諭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今命爾巡撫湖
廣地方兼贊理軍務操練軍馬整飭邊備撫治
民夷提督屯田預備糧儲禁革姦弊防察姦宄
遏有賊寇生發隨即剿滅若遇歲荒民饑務須
設法賑濟官吏有能奉公守法修舉政務者量
加獎勸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實黜罰其
軍民詞訟若有告訐贓私等項事情干礙軍職
及文職五品以上者具奏拏問其餘就便拏送
所司問理其有便於軍民者聽爾從宜處置凡
一應軍機重務悉與鎮守太監總兵等官同心

協和計議停當而行爾爲憲臣務體朝廷憫念
軍民之意持廉秉公正已率下興利除害撫卹
軍民俾地方寧靖人民安妥庶副委任如或處
事乖方責有所歸爾其如勅奉行故諭

勅命

正德九年十二月初六日

之寶

勅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先因營造乾清坤寧二宮
工程重大該用木植錢糧物料等項數多該部
已奏請差官前往湖廣四川貴州等處採辦大
木運解應用其餘一應合用錢糧幷帶徵工價
銀兩及做工人匠等項亦已經派行浙江等布
政司幷南北直隸府州徵解去後今該部奏稱
已經一年之上止有直隸河間保定二府幷浙
江紹興河南開封陜西西安等府解到一二其
餘各處俱未見解到欲將各該遲慢官員查究
治罪朕念地方遥遠又係初犯姑且容恕記罪
今特勅爾等知會務要用心嚴督所屬布按二
司掌印幷守巡官及府州縣經該官員各將原
派物料人匠幷帶徵均徭銀兩自勅至之日爲
始定限三箇月以裏追徵完足各差司府佐貳
官員帶領殷實大戶依限星馳押解前來接濟
大工如再仍前故違半年之上者聽將司府州
縣掌印正官住支俸糧一年之上者革去冠帶

遏鈌不許推陞直待事完方許支俸冠帶一年
半之上者參提問罪奏請降黜若有限內通完
者指實旌擢每季終各將督解過銀兩物料人
匠數目委官職名起程日期先行奏報以憑稽
考務使錢糧不誤大工易成而遲慢官吏知所
警懼爾等如或仍前姑息亦不能辭罪其欽承
之毋忽故勅

廣運

正德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之寶

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秦金得爾奏稱都黎等處數百寨苗賊妄言氣

數聚衆攻城殺官糾惑香爐山叛苗阿皆等乘
釁倡亂截路刼殺前項地方與貴州清平興隆
等處接界今命爾及總兵官楊英前去鄰近地
方駐劄會同貴州總兵都御史各提督參將守
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相機撫勦中間動調官
軍土兵等事公同計處得宜其湖廣錢糧照依
該部奏准事理隨宜督理勑內該載未盡者亦
聽爾等便宜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爲
大臣受茲委任宜竭心殫力展布才猷務使地
方無虞軍民安靖庶副簡命之意如或怠玩誤
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勑

廣運

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之寶

勑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秦金見今湖貴隣界去處苗賊爲患已命爾及
總兵官統領官軍土兵會同貴州合兵征勦朕
念軍馬所在糧草爲先特命爾不妨巡撫軍務
兼督軍餉爾宜照依該部題准事理督同三司
管糧等官隨宜措置多備糧草於各緊要城堡
收貯聽主客兵馬支用軍兵所至隨宜供給三
司以下軍衛有司官員敢有違慢不服委用及
管軍頭目人等作弊支費沮撓等項應挐問者
挐問應參奏者參奏尤宜悉心經理處置得宜
使軍儲不乏士氣振揚斯爲爾能如或乖方誤
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勑

廣運

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之寶

勑鎮守湖廣太監杜甫巡撫都御史秦金巡按御史
張翰先該榮王府第被火延燒已命內官監太
監李文前去湖廣會同爾等各該司府官員計
處修理後本府寢宮等項房屋既已蓋造完備
該李文具奏回京間又該榮王奏欲將已派未
徵餘銀修葺門廊房屋朕以李文尚在彼處又
命公同爾等併工修完其未徵銀二萬餘兩着
巡撫官於內量徵應用今特命爾等照依前旨
并今勑內事理會同李文從長議處督同司府
以下各該官員於前項餘銀數內量徵一半或
三分之二將該府未完門廊房屋上緊併工修
完通併造冊奏繳以憑查照不許因循怠玩虛
費工力亦毋得於數內多徵加派重貽民害以
致激生他變如違必罪不宥爾等其慎之慎之
故勑

廣運

正德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之寶

勑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奏金得太監杜甫與爾及都督同知楊英奏湖
廣劇賊賀璋廖琪薛勘子等凶惡狡猾劫獄殺
人既招復叛已踰數年騷擾郴邑荼毒軍民罪
大惡極久未克除爾等乃能督率官吏指授方
略盡將璋等諸賊一一擒斬餘黨解散潛消禍
亂地方獲安朕甚嘉之茲特降勅獎勵仍賞銀
二十兩紵絲四表裏以旌爾勞其有功官吏人
等俱已量加賞勞旌表尚念一方赤子久遭荼
害爾宜加意撫綏務俾各安生業地方永寧斯
稱朕委任至意欽哉故勅

廣運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之寶

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秦金先該太監總兵官及爾各奏廣東猺
賊流劫湖廣安仁攸縣執辱縣官殺害居民劫
燬獄囚衙門勢甚兇惡又該爾等奏湖廣郴桂
與廣東江西接境有名賊首龔福全等先雖撫
處變詐不常今又與廣東猺賊互肆猖獗乞要
征剿該兵部前後議奏謂賊徒擒殺醞釀日久
守土官往往隱匿已行防剿及查欺隱官員參
問爾等具奏又行整兵撫剿反加滋蔓誤事各
官本當重治但念緊急用人姑從寬住俸殺賊
令爾等會兵剿賊以靖地方朕皆從之茲特命
爾等前去郴桂征剿前賊爾宜督同三司掌印
及兵備守備守巡管糧參將等官整理兵糧協
心幹濟嚴督鎮溪等處土軍馬湖陽山殺手衡
州長沙茶陵等衛班軍附近敢勇分布無城縣
分通賊要路防禦剿捕臨陣之際敢有違誤者
都指揮以下聽以軍法從事其調到土軍經過
住劄地方嚴加禁約敢有騷擾凌辱官司強奪
姦污等項聽爾從宜處治三省官軍分道並進
相機過剿其兩廣并南贛鎮巡等官或親臨邊
境或差官領兵策應事有應與計議者俱要會
合計議毋得自分彼此推託誤事凡事俱照兵
部議擬奏准事理施行其征進貴州官軍已命

副總兵李瑾更替統領彼處事宜亦須通理爾
等受茲委任宜盡心竭力大建厥功以紓朕南
顧之憂以解民倒懸之苦如或因循玩愒致誤
兵機國典具存必不輕貸爾其欽承之故勅

廣運

正德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之寶

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秦金得爾奏郴桂猺賊龔福全劉福興等嘯聚
山林恃險負固僞稱大王總兵名號肆行兇惡
攻城破縣劫財殺人流毒三省地方爾等乃能
遵奉勅旨督同守巡兵備等官調集官軍土兵

人等分哨並進設法剿捕生擒首惡并劇從賊
三百四十五名斬獲賊級一千六百四十五顆
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五名口及奪獲頭畜器械
數多巢穴既平餘黨悉滅累年之患一旦掃除
自非爾等同心協謀調度有方何以致此捷奏
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人員命該部查議陞賞
外玆特陞爾俸一級廕子爲世襲百戶仍降勅
獎勵以旌爾勞朕尚念盜賊甫平居民未盡安
堵爾等尤宜用心撫卹務使軍民樂業地方永
保無虞斯副朝廷委任至意爾其欽承之故勅
廣　運
正德十三年三月十六日

之寶

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秦金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
黃偉等先後奏報江西寧王殺害巡撫等官燒
燬府縣肆行反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
處停當朕當親統六師奉
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
去南京相機剿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
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擒其巢穴又命南和伯方
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
擬定要路住劄把截今特命爾照依該部會奏
事理會同鎮守太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柳文
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前去所屬緊要
地方通連江西道路去處分布防禦軍中事宜
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策應
或就便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剿捕仍出給榜文
告示遍發江南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人
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
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
賊黨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量
加恩典不許乘機挾讐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
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爲風
憲大臣受玆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逆尤要
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

以紓朕南顧之憂庶稱委任爾其欽哉故勅
廣　運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之寶

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秦金爾與鎮守太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
柳文巡按御史毛伯溫及三司等官一聞宸濠
反叛隨即差人具奏同心協謀選委官屬統領
官軍民兵前去蘄州并興國州等處駐劄防禦
又徧諭所屬固守城池盤詰姦細召募義勇措
置糧餉將見在水次兌軍糧米諭令般入附近
堅完城內收貯以備緊急之用近又會議請兵

會合剿殺或直擣其虛或追躡其後或犄角夾
攻期在旦夕罪人必得忠憤激烈計處周詳足
見勤誠體國至意朕心嘉悅特降勑獎勵爾等
尚益展才猷遵照原奉勑旨用心區處務在防
禦有備進剿得宜成功之日朝廷自有恩賚爾
等其欽承之故勑

廣運
之寶

正德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安楚録卷一

安楚録卷二

奏疏

欽差廵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爲地方事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并各
道守廵等官各將議處過事件備陳到臣據此
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合無查照節年事
例行移遼東宣府大同山西延綏陜西寧夏甘
肅四川湖廣鄖陽兩廣江西貴州雲南山東廵
撫總督撫治等官今年俱免赴京議事各在地
方修舉本等職業撫恤軍民防捕盜賊若有重
大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預先條陳
差人齎奏照依舊例聽該衙門會議奏
請施行若係見行并已有奏行事例及瑣屑常事應
該自處者從宜申明舉行不須一一煩瀆塞責
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案行都布按三司
掌印并各道守廵等官通行議處開報去後今
據前因看得各官所議各項事件除瑣屑常事
并有例見行臣已斟酌申明一一舉行外其有
益於政體便於軍民事關重大非臣所敢擅專
者復詢之輿情參以已見增補其所未備潤色
其所未宜開列條件上請定奪施行爲此具本
正德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專差承差趙相親齎
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添府官以督邊倉查得湖廣布政司所轄沿
邊銅鼓伍開清浪平溪偏橋鎮遠天柱等倉
俱坐落貴州所屬黎平等府地方大庸永定
安福九溪施州雖與岳州府慈利荊州府巴
東等縣相連其實與四川酉陽諸夷相通錦
田桃川枇杷雖與永州府永明等縣相近其
實與廣西平樂府地里相攙遠者六七百程
近亦三四百里山洞峻深夷夏雜處攻侵之
患歲時常有設衛而備隨險各宜故以近邊
荊岳辰常長衡永寶郴靖等府州夏秋稅糧
每歲各照歲支數目坐派一十七萬三千九
百餘石本色折色中半徵收運赴各該倉庫
交納以備供用前時法嚴人淳姦弊鮮少所
以歲用充足倉有餘積近年以來覬利之徒
紛紜肆出加以頑民憚於遠運往來通同攬
運大沮或豪猾官舍差人遠至包攬或姦頑
糧里令人潛去通結彼此各加扣落上倉任
意遷延官攢被其餌恐高下隨伊張主間有
一二畏法無奈官舍人衆地限邊方上司巡
歷一時未到文移往返動經數月近日各倉
申稱各衛官員有將席價收去倉厫不行修
理有縱令餘攬糧強橫難以禁治雖經累行

查究終是積稔不悛若不大爲計處邊倉缺
乏不止今日後將大有可憂者查得岳州府
澧州原設判官一員專以提督大庸等倉但
官隸於州就於州內居住惟歲時巡歷官小
人輕縱有若無況一年纔及一次何以能濟
其事爲今之計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澧州原設管糧判官革去
比照宣府事例各照地方添設通判共二員
先令各府掌印管糧官將應有邊倉去處逐
一委官踏勘其倉與某倉相去地里若干某
處較其處適中堪以建設公館如銅鼓伍開
清浪平溪偏橋鎮遠天柱則隸辰州府大庸
永定安福九溪則隸岳州府俱於適中去處
公館住劄往來不時巡歷倉庫一應事宜俱
許經管但有包攬之徒似前縱橫不問軍民
舍餘徑自拏問官攢人等若有通同作弊不
畏禁例亦許徑自提問輕則隨宜發落重則
參呈撫按守巡管糧衙門施行其附近衛所
屯田子粒協同管屯官徵收鄰近州縣應辦
錢糧就令帶管各項詞訟亦許管理應得馬
夫柴薪等項如離府窵遠就令各倉於席價
糧銀內關支桃川錦田枇杷三倉施州一倉
地方不遠合無就令永州荊州二府分管官
一年一次往來督察畢日具將督察過姦弊

擒拏過攬頭緣由姓名一體呈報撫按等官
稽考如此則事得專一人知所警積弊可革
而邊備有賴矣
一設關吏以謹防禦竊惟關隘之設所以控扼
東西南北之衝抑沮盜賊姦宄之計有事當
關而守無事安枕而眠思患預防不可不備
照得湖廣德安府所屬應山縣西北五十里
有黄土關峻嶺曲徑難通車馬北五十餘里
有恨這關兩山夾峙巉巖壁立東六十餘里
有武勝關絕壁相向中頗平坦居民百十餘
家三關之險恨這武勝爲衝要在所當急黄
土爲偏僻在所當緩頃年法度廢弛人心玩

惕戍卒失伍離次重門無稽察之防居民伐
木誅茅小徑有驟馳之捷遂使關隘之險闢
爲坦途以故往者巨寇劉六等來不自三關
而自廣水店去不自三關而自孟畈侵入我
擄闖殺掠我人民是險有不足恃而患有不
可救者矣况湖省地方節年荒旱民不聊生
加以工役繁興科需横溢民窮財盡莫甚斯
時萬一草寇竊發如有劉六輩復起鼓行而
來內應外合何以禦之爲今之計乞
勑該部從長計處合無將恨這武勝二關各添設巡
檢衙門一所照例銓官撥吏建立公廨僉撥
弓兵守把隘口盤詰姦細庶關津不爲虛設

而地方有所倚賴矣
一減差內臣以靖地方切照湖廣均州自永樂
年間營建武當山宮觀之後
勑布政司条議一員督同均州千戶所官軍提督山
場修理宮觀于時差遣未有內臣也宣德以
後始差左監丞一員提督本山正統年間又
止差禮部郎中布政司条議等官提督自景
泰元年至成化元年雖差遣內臣更替迭換
亦止以提督本山修理灑掃爲名未聞有分
守地方之責其供給之費役使之人大率以
撙節爲事未聞累及有司編派成化十二年
因鄖陽地方流民嘯聚爲患由是憲臣建議

設湖廣行都司等衙門太監韋貴原差提督
本山遂兼分守地方行令均州編僉門皁亦
未聞有再差協守地方之官也自是以後差
協同提督山場太監一員又行令有司加添
門皁一百名差遣相望供費不貲而地方始
告病矣竊謂本山宮觀百餘年來廟貌森嚴
堅守整飭皆
太宗之許謀大策實足以綿永遠香火之計縱有損
壞該修理者不過十分中二三兩均州守禦
千戶一所在官無漕運往來之勞在軍免屯
田辦納之費不爲別項差占專供本山修理
灑掃既

敕太監一員又布政司參議一員兼同提督亦云足
矣且荊襄鄖陽及附近河南內鄉陝西商州
白河等處地方今奉
敕差有撫治都御史以統於上并添設行都司及鄖
陽衛所以協理於下太監提督本山又兼分
守其土一或有警聽令調遣專行獨濟不患
無功何必又差一員協守其事乎即今鄖襄
等處地方連年薄收軍民告窘以一州之小
治置立分守協守兩處衙門供給之費不勝
浩繁况夫閭井蕭條凋瘵日甚以有限之財
力供無涯之科需則又何取於地方之便哉
如蒙乞
敕該衙門計議查照成化十二年事例止設分守太
監一員不妨原管事務督令地方操練官軍
民壯修理城堡器械撫恤軍民禁約流逋其
續設協守一員就行裁革以蘇軍民之困地
方幸甚及照武當山每年香錢所獲數多誠
恐委官不得其人不免爲侵牟之計仍乞聽
提督分守參議委官一員兼同均州千戶所
委官收管一出一入稽考數目除修理宮觀
之外其餘剩之數如山東泰山香錢開報本
布政司解庫亦可以充
國家別項支用實爲便益
一裁革多官以省冗費竊間設官以分治固各

有職業之常事少而官多則不可無損益之
制查得鄖陽地方舊時止有鄖鄉一縣成化
年間因各處流民逋聚乃爲撫安之計增置
鄖陽一府止設知府一員撫民通判一員推
官一員近又增設同知一員管糧通判一員
府分有大小錢糧有多寡鄖陽府所屬七縣
夏稅秋糧不過二萬有零比之大府不過十
中之一委之各縣正官亦足濟事及查沔陽
州河泊所原設三十一處正統年間該湖廣
右布政使蹇賢奏稱河泊所衙門課鈔不及
四千貫麻鐵不及一萬斤翎毛不及一萬根
該州照例裁革八所將長下等河泊八所歸

併水口相連小港等河泊八所帶管納課存
留原舊黃蓬等湖一十五所共二十三所今
又查得原舊數內許家池河泊所錢糧數少
又與黃蓬湖水口相連賽港湖河泊所業甲
貧難又與直步湖河泊所地方甚近爲今之
計乞
敕該部計議合無將鄖陽府通判革去一員存留一
員不妨捕盜兼以管糧及將黃蓬湖賽港湖
二所照依前項事例歸併則庶幾無官多民
擾之病有兼任責成之益地方幸甚
一處邊衛軍職以便行事照得湖廣都司所屬
沅州靖州銅鼓伍開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八

衛俱係邊境與貴州地方犬牙相參如五開
衛則與黎平府銅鼓衛則與鎮遠府俱同處
一城偏橋衛與興隆衛相去不過六十里各
衛指揮等官犯罪該道守巡等官咨關總司
參提往返之間動以歲計甚至有三年之久
不奉勘合者以此各衛官員全然不以參提
為意嘗言待得參下來時不知過了幾遭
赦宥況各官雖不知警於一時亦終貽累於後日參
提之後不問笞杖罪名往往問罪終無所逃
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欵雲貴軍職犯該笞杖
罪名不必奏提有俸者照罪罰俸無俸者罰
米其徒流以上情重者仍舊奏提為今之計

乞
勅法司計議合無比照雲貴事例凡八邊衛軍職有
犯笞杖罪名許守巡兵備等官具呈巡撫巡
按衙門就行罰俸罰米如有入官給主等贓
照數追徵如此庶邊官知警上不煩瀆
天聽下不積滯案牘矣
一處軍職以嚴事例照得湖廣都司所屬沅州
靖州銅鼓伍開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八邊衛
與貴州廣西四川地界聯絡百種苗蠻自古
為患實為雲貴血脈湖藩障蔽要害之地今
各衛軍士日漸消耗不及原額十分之一且
如伍開衛原額五萬今止三千銅鼓衛原額

一萬八千今止八百令較十年之前又十去
其一二自此遞降數十年後將獨存空城誰
與為守
朝廷專設官職清理軍伍各衛所勾到新軍累
累不絕奈何官旗人等不肯存恤反加虐害
或指買辦火藥軍器或指紙劄拜見禮物百
計科害囊資既盡月糧無得不能存活只得
逃回又有開知解軍將到前去中途邀截剝
取財物私出批文通同賣放其弊多端難以
枚舉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欵若一年之內求
索財物因而逼累在逃者指揮十名以上千
戶鎮撫六名以上百戶四名以上各問罪降

一級每十名六名四名各照數遞降不及前
數及不曾得財者照常發落立例雖嚴但因
有不曾得財者照常發落字句以此害軍之
官不知警戒且軍既在逃事無對證據其一
偏之說豈肯輸情認贓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申明前例但凡逃軍滿數即坐降
級仍令各衛經歷司置簿一扇在官遇有解
到新軍隨即註寫某年月日某處解到某所
某千戶某百戶下軍人某人年貌某某氏某
月日出給收管批廻每季終將簿申送該道
兵備官處查驗每年終查點一次備開逃軍
名數具呈撫按衙門類總參

奏提問軍逃滿數者照例降級不及數者問擬
應得罪名如解到新軍百戶至十名以上千
戶鎮撫至十五名以上指揮至二十名以上
並無一名在逃者量加旌獎歳以爲常如此
庶軍伍可充而邊方有頼矣
一訂法令以清倉塲訪得湖廣各處倉塲近年
姦弊益甚蓋因數年以來倉廩空虚軍無見
糧一領籌票輙求售賣官豪及積年買頭人
等乘時射利毎月糧八斗多則得價一錢少
則七八分或五六分遇有軍民運攬糧米到
境官攢買頭彼此交通就將籌票抵倉糧
虚出通關硃串徴之取盡帑廩給之絶無顆
粒百餘年來
國家養士之規一旦蕩而爲姦豪肥家之計累
經懲治竟莫悛改查得問刑條例一欵在京
在外一應收放糧草去處職官子弟積年光
棍跟子買頭小脚跟官伴當人等三五成群
搶奪籌斛占堆行槩等項打攪倉塲及欺凌
官攢或挾詐運納軍民財物者杖罪以下於
本處倉塲門首枷號一箇月發落徒罪以上
與再犯杖罪以下免其枷號屬軍衛者發邊
衛屬有司者發附近俱永遠充軍今照積年
買頭人等買籌扣抵倉糧多者二三百石少
者不下四五十石獲利既多被害亦衆較之

十

搶奪籌斛占堆行槩之罪頗加深重而條例
不載卒難深治爲今之計乞
勅法司計議合無比照前例買頭人等犯該徒罪以
上者照依前擬充軍官員有犯毎買籌五十
石遞降一級降至三級而止則法令榖而人
心懼宿弊革而邦本固矣
一處置苗民以保地方照得寳慶府武岡州儒
林等鄉有猺苗二種原聽城步廵檢司管轄
弘治十四年苗叛克平弘治十七年設立城
步縣撥儒林等鄉猺苗癸里屬縣其廵檢司
在城步縣前仍隷武岡州緣城步縣深居夷
境一城之外皆是夷人猺苗性類犬羊不知
法度稍拂其性輙合欵打條挾衆歸州不許
歸縣蓋由縣官勢孤力寡致其易視雖有廵
檢司弓兵人役不聽操點調用雖有一所官
軍地方懸隔溪嶺崎嶇上司罕到皆謂安者
利無有統紀萬一夷性變動縣官何以控制
爲今之計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廵檢司改隷城步縣聽其操點
差使仍查照邊方城池事例該所錢糧軍馬
俱聽縣官協同料理庶幾猺苗畏威不敢梗
化又苗糧原額該一百餘石殘苗不肯輸納
負累里遞包陪苗人種類易游往年禁買民
田終不可禁收買漸多亦只依舊納丁田苗

十一

糧不常雜差姦民規便因而詭寄苗里猾捕
良民今後通合令其但買民田者即當民差
仍立石碑爲信庶幾苗有常産服役官府而
革心向化亦可望矣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爲工役繁興科徵太急恐生地方他
變事據湖廣布政使司呈前事伏乞轉達具奏
施行等因到臣據此卷查正德八年八月內先
爲
開讀事該內官監太監等官李文等欽奉
勑諭修造
榮王府第已該前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劉丙會
行估計動支錢糧委官督工修造及坐派軍民
夫匠工價通融折徵銀兩并查取軍餉等銀輳
數解赴常德府收庫支用修理正德十年三月
內該臣接管巡撫隨即轉行該道守巡等官查
催完工造冊繳報續據分巡湖北道僉事丁沂
呈稱
榮府前後寢宮虎座穿堂宮門等項督工修造俱
已完畢及繳常德府開造文冊前來查得支用
過物料工價匠作等銀共八萬八千一十九兩
三分九釐六毫見在餘剩銀一百六兩五分八
釐黑鉛黃麻等料約計銀一千八十一兩三錢
有零貯庫系候在卷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十二

臣節該欽奉
勑先該榮王府第被火延燒已命內官監太監李文
前去湖廣會同爾等并各該司府官員計處修
理後本府寢宮等項房屋既已蓋造完備該李
文具奏回京間又該榮王奏欲將已派未徵餘
銀修葺門廊房屋朕以李文尚在彼處又命公
同爾等併工修完其未徵銀二萬餘兩著巡撫
官於內量徵應用今特命爾等照依前旨并今
勑內事理會同李文從長議處督同司府以下
各該官員於前項餘銀數內量徵一半或三分
之二將該府未完門廊房屋上緊併工修完通
併造冊奏繳以憑查照不許因循怠玩虛費工
力亦毋得於數內多徵加派重貽民害以致激
生他變如違必罪不宥欽此欽遵已經通行都
布按三司一面行催所屬未徵夫價銀兩上緊
解用一面坐委守巡等官叅議王蓋僉事謝廷
柱等公同太監李文督工修理完報去後今據
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
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照
榮王府第前後寢宮穿堂虎座宮門等項俱已造
完止有門廊房屋未修工程不爲浩大若能撙
節用度得銀數千餘兩亦自足勾先次
榮王奏要止令守巡等官葺理不必久留內外官
員意正有見於此臣等伏覩近奉

十三

勅旨有云毋得數內多徵加派重貽民害以致激生
他變仰窺我
皇上明見萬里軫念百姓之心雖堯舜亦不是過今
太監李文自南京復回湖廣又出索騐要行加
派夫匠那借官銀殊非
朝廷節用恤民之意且本官先在常德數年供給
之繁難下人之騷擾有難盡言軍民聞其復來
舉皆疾首蹙額恐其重加困累切緣湖廣地方
連歲災盜兵荒公私匱乏已極額辦之稅糧方
徵坐派之物料迭繼平時既多各項軍需去年
又造綾紗紙劄
壽府用銀補修殿宇

岷府起夫拽運木植加以
楚遼荊襄等府郡王將軍宗枝蕃衍婚禮喪葬房
屋等價增派歲無虛月百姓脂膏朘削殆盡司
府官庫搜括無遺目今
朝廷營建
宮室最為緊要急務採木起運合用解户水手人
夫數多大匠大綵等料人匠等價帶徵均徭銀
兩動數十萬計臣等分當悉為極力營辦時刻
不敢有違其
榮府寢宮既已完工未修廊房似應少緩且未徵
價銀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三兩七錢有零俱在
困窮軍民拖欠見今差官守催雖免過逼逃竄

兆五月初旬至今天雨連綿江水泛漲田禾廬
舍盡被渰沒秋收無望人心驚惶怨聲載道乘
以清平叛苗擾害邊境郴桂猺賊劫殺鄉民見
議用兵征勦軍餉百無一備民窮盜起理勢必
然將來意外之虞又有不可逆料者臣以庸愚
待罪巡撫民生休戚地方安危皆臣莫大之責
苟於此循默不言致生他變咎將誰歸所據該
司議呈前因情亦懇惻切至如蒙伏望
皇上俯念地方狼狽軍民困苦乞
勅太監李文帶領官匠人等回京前項
府第未完工程合無姑候採運大木完日另議興
工修理惟復照依

榮王先奏事理止令臣等嚴督守巡等官陸續徵
銀次第完工回
奏緣係工役繁興徵科急迫乞取修府內臣以安
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會本正德十一年六
月十六日專差承差李文簡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照舊存留起運錢糧補支
王府祿米邊倉軍餉事據湖廣布政使司呈前事
伏乞照詳酌裁等因到臣據此卷照先准戶部
咨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蕭翀題為地方缺
乏錢糧急處以備不虞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本部議得湖廣四川地方近年
凋弊已甚正宜休息撫安恐難設法勸借亦無
在庫銀兩可以那借及補還正德五年支取之
數合無通行川湖二省巡撫都御史嚴督布政
司掌印管糧分守等官查勘遞年坐派起解貴
州錢糧小民拖欠例該蠲免者照例保勘具奏
蠲免已徵在官侵欺埋沒者依律究問追陪起
解應徵不免者照依律限催徵起解通將查勘
過已未完數目并應否徵免緣由分豁明白造
冊
奏繳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行據該司呈繳查

勘過長衡郴等府州所屬州縣原派起運貴州
折糧銀兩自弘治十二年起至弘治十七年止
未完獲通關并見徵起解被盜借解小民拖欠
災傷過例蠲免數目文冊并不扶結狀前來覆
查相同具本
奏繳及咨部查照分豁外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
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巡按監察御史張
翰議照湖廣地方委的先因各邊用兵繼之頻
年旱澇近又以營建採辦修蓋府第夫匠料價
等項科徵浩繁在倉庫則極其空虛在軍民則
極其困累計稅糧則額徵有限論公用則取給
無窮其各
王府歲支祿米及邊近衛所官軍月俸呈申缺乏
歲無虛月臣屢批該司計處無從區畫補給蓋
額徵稅糧歲用項下尚欠一十二萬九千有零
官軍折俸鈔銀又有六七年不得關支衛所況
今偏鎮等邊苗賊出沒不常郴桂等處猺賊劫
虜為患見行議處用兵軍餉動以數十萬計無
所仰給查得布政司先年起運貴州折糧銀三
萬七百二十兩該前巡撫湖廣都御史韓重為
因本省歲用錢糧不敷奏奉
欽依存留司庫備用自弘治十八年到今完解之數
俱已支盡其餘拖欠節年災傷例免數多正德
八九十年分未完見今併徵民甚不堪若將前

項折銀仍令起解貴州則湖廣急缺軍餉別無
措處進止機宜失誤非細況五月至今淫雨彌
旬湖田被沒秋成已不可望則連年欠缺各
王府祿俸等糧又將何所補給所據該司呈乞照
舊存留折銀備用一節實非得已臣以菲才濫
膺重託晝夜焦勞莫知善後之圖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凋弊錢糧匱乏乞
勅該部查照將前項奏留起運貴州折銀照舊永存
本省以備支用及行貴州巡撫官知會免其再
行奏討如此庶幾軍餉得少資目前之急祿俸
亦可充日後之需地方官民不勝幸甚緣係照
舊乞留派運錢糧以補缺乏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會本正德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順差承差李
文簡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爲地方事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幷各
道守巡等官各將議處過事件備呈到臣據此
案照先准兵部咨本部題合無查照節年事例
遼東宣府大同山西延綏陝西寧夏甘肅四川
湖廣鄖陽兩廣江西貴州雲南山東巡撫總督
撫治等官今年俱免赴京議事各在地方修舉
本等職業撫卹軍民防捕盜賊若有重大應議
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預先條陳差人齎
十八
奏照依舊例聽該衙門會議奏
請施行若見行幷已有奏行事例及瑣屑常事應該
自處者從宜申明舉行不須一一煩瀆褻責等
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案行都布按三司
掌印幷各道守巡等官通行議處呈報去後今
據前因看得各道官議呈各項事件除瑣屑常
事幷有例見行臣已斟酌申明一一修行外其
有益於政體便於軍民事關重大非臣所敢擅
専者臣復詢之輿情參以已見增補其所未備
潤色其所未宜開列條件上
請定奪施行爲此具本正德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復添官以便分守照得湖廣布政司所屬武
漢黃沔等一十八府州分隸武昌上湖南下
湖南湖北上荆南下荆南六道每道該分守
官一員該司額設左右布政使二員左右參
政二員左參議一員右參議三員共八員內
左布政使掌印右布政使清軍右參議一員
奉
敕專一管糧一員提督太嶽太和山幷分守下荆南
道兼管撫民外四員分管五道每年一員輪
十九
進
萬壽賀表往返半年之上纔得任事去年一員抄造
綾紗紙劄中間又有陞遷事故不一往往一
員帶管分守二道甚至三四道者緣湖廣地
方幅幁萬里境接八藩比與各布政司不同
巡歷既不能周未免顧此失彼縱使各官終
歲在外亦不過虛文往來苟且塞責錢糧比
併鮮完官屬考察失實勸合怠於完銷盜賊
疎於督捕欲其剗除吏弊甦息困窮以安黎
庶保固地方蓋亦難矣查得正德四年七月
內爲缺官分巡事該吏部會官議擬奏
准湖廣布政司添設管道右參議一員張瀚後因緣

事隨補徐潭陞任久缺議者必謂官多民擾
不若裁省為便切惟天下利害當權輕若
害倍於利者什百則當惟害是去利倍於害
者什百則當惟利是從且如添設一員不過
皂隸馬夫等項所費有限其害甚微使各官
巡歷於外分理政務潤澤生民其利博矣二
者相較奚啻什百倍蓰而已哉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查倣前例照舊添設右參議
一員分守一道地方庶幾吏飭民安澤不間
於遐邇而人存政舉職不至於瘝曠矣
一改兵備以兼分巡照得湖廣上荆南道地方
西抵巴蜀南極瀟湘東抵吉袁西轄九永延

袤數千餘里水陸四望皆通軍民雜處於封
疆
宗室森羅於郡治施州九谿等衛又有土官衙
門地各異俗人各異心況邇年以來水旱頻
仍盜賊竊發獄訟繁興文移旁午比之別道
事最繁重雖有守巡官員常居省城巡歷難
遍荆瞿守備名位頗輕以此人多玩習事鮮
克濟議者或欲添設者分或欲添設巡按蓋
皆有見於此但一國三公十羊九牧似非政
體所宜臣愚以為合無比照浙江溫處廣西
右江事例將本司分巡官員改為兵備副使
或僉事須

勅一道就於荆州駐劄控制一方仍兼理分巡修理
城池操練軍馬防捕盜賊問理詞訟消奸人
窺伺之心造生民昇平之福如此則官不必
添設而事體得宜地方亦可保固矣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如果相應依擬施行實為便益
一改巡司以嚴保障切惟巡檢之職專為督捕
盜賊控扼要害而設照得湖廣德安府所屬
隨州梅坵鎮巡檢司距州五十餘里地方偏
僻不當衝要之區吏卒安閒不肯捕詰之責
殆非
朝廷張官置吏初意看得該州北去三十里地
名厲山店東抵應山縣九十里西抵棗陽縣

一百四里南抵安陸縣一百三十里北抵河
南唐縣三百里軍民雜居商賈交集誠為該
州直北襟喉要地先年去任知州李充嗣在
彼設立社學鋪舍公廨廳房將以潛消強悍
之習預防姦宄之萌立意甚善至今遺構尚
存合無將前項巡司改設於此不勞民之力
不費民之財而官吏得以盡其職盜賊無以
匿其蹤矣緣係遷移衙門地方事理未敢擅
便乞
勅該部議處行臣遵奉施行便益
一具屯冊以杜侵欺切惟開屯種以廣儲積造
文冊以備查考夜

朝養兵之法可謂周悉詳盡矣奈何法立弊生
歲久事廢今屯田之名雖存而屯田之實幾
盡何者即今湖廣衛所屯田古冊多稱逃亡
間有存者取而參對近冊條段半落但各不
同因有古冊在此鄉今在彼鄉者亦有舊止
一段今爲數段者豪官肆其侵漁軍士受其
威脅展轉兼併貿綫移換遂使膏腴者盡入
於勢豪之家磽瘠者存留於版冊之內日侵
月削逃棄拋荒先今糧額相去甚遠間有故
老相傳深知其弊衆而首告竟莫剖決蓋以
文冊不存故也爲今之計合無行移南京戶
部備查洪武永樂年間下屯古冊及正統八
年興衆屯種文冊收藏所在就令缺冊衛所
動支公用銀兩選委能幹官員前去抄謄每
冊一樣三本一留布政司一留按察司屯田
道一發該衛所各另收貯以備遺亡則典籍
常存經界可正下之受害者有所憑而赴愬
上之聽理者有所據而剖決而又參以軍職
止許存留三分之例嚴強占私買私賣之禁
庶屯政漸修而屯田漸復矣如蒙乞
敕該部計處施行不勝幸甚
一查坍缺以均利害謹按湖廣地方江漢巨浸
派別於荊沔之地會合於蘄鄂之間延迴不
啻千里水急土踈激盪所嬰無不攻壞但東

坍西墾理勢之常而沃壤洪流變遷靡定彼
害之家持東坍西墾之說得利之人有連坵
接壤之便爭論不已奸蠹乘隙因而投獻勢
要軍衛有司莫敢誰何貧軍小民破家陪貼
卒至逃亡後已查得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楊邦禎建議要行差官將勢豪侵占新洲
先年不係
欽賜及起科者查明悉令退出轉行各該衛門將連
年坍江田土查勘明白量撥一二以蘇貧軍
該部議擬沿江上下賊盜往來差官踏勘不
免勞擾待地方寧靖再議迄今未行臣愚以
爲給淤墾以補坍塌法雖甚善勢則難行大
江限隔動涉異縣誰與耕種爲今之計合無
差委的當官員分投丈量起科糧米計其多
寡量爲除減坍江之數則糧額不至於損少
利害亦得以調劑矣如蒙乞
敕該部查議果無窒礙早與施行其於地方軍民不
無小補
一處軍職以警奸貪照得湖廣都司所屬沅州
靖州銅鼓伍開平溪清浪偏橋鎮遠施州永
定九谿羅埧等邊衛指揮生長夷方與之俱
化以掊克爲家法視軍士如草芥官日富而
軍日貧財益聚而人益散及至事發或散行
拘審或參奏行提有等豪富兇頑官員公然

不理强奴悍僕數十成羣差人不敢瞅其門
委官不敢當其怒方且謀害原告假以他事
爲名或一旦杻鐐覊之牢獄或百計羅織逼
之逃竄時移日改旋生狡計縱然賄賂無門
不免囑託有路以此軍士敢怒而不敢言寧
死而不肯赴愬如九谿衛指揮李玉瞿塘衛
千戶文玉姦貪獷悍稔惡數年事發桀驁自
如忝提延久方出擧此一二則其餘可知矣
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欵文武職官犯罪事發
脫逃者除眞犯死罪并例該充軍照本等律
例問擬外雜犯死罪并徒流罪俱問發爲民
原該爲民者發口外爲民看得前項不服官

員其情甚於脫逃合無比照前例分別差等
凡軍職犯罪事發拘提除患病公差勘有實
跡外其犯該雜犯死罪并徒流罪若無故抗
違至三月之上杖罪以下例應還職無故抗
違至半年之上者俱照前例爲民如蒙乞
勑法司查議施行庶兇頑知警獄訟易清邊境窮軍
庶乎有生意矣
一作興衛學以求人材照得湖廣都司所屬銅
鼓偏橋九谿永定等衛設有儒學俱係軍武
生員肄業並無廩膳增廣其間或三年一貢
二年一貢照依入學先後次第起送切照本
朝取士專用科貢二途今府州縣學歲貢以食

糧爲次已非
祖宗立法初意然貢之論食廩猶官之論資格任法
而不任人固後世所不能免今衛學止以入
學先後爲貢之次第似非法之良者以此有
口尚乳臭卽寄名在學以圖早貢邊衛子弟
考較多從寛假則是
朝廷官職可以坐得古人有言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反而觀之一命之
士苟存心於利巳於人必有所害夫以有司
而爲
朝廷歲貢一人宜不得若是草草也且考其文
行而授之餼廩俾無衣食奔走之累得以專

心致志於學如使由此而得眞才升斗之費
固所不惜且軍武生員旣可以貢又可以官
而獨不可與之廩乎卽今湖廣施州衛貴州
興隆衛等學俱有廩膳事同一體教無殊科
況今銅鼓偏橋等衛學生員頗盛惟是邊境
孤城實多貧窘及查得平溪衛先年軍生附
於貴州思州府學比因土官劉襲
奏要另設儒學行臣勘處相應已經回報都察
院轉咨禮部未見舉行合無將銅鼓等衛儒
學軍生比照縣學則例廩膳增廣各二十名
其廩米於衛倉支給提學官務要嚴加考試
取其文理頗優者方許補廩應貢不許姑息

俯就及查先行事理將平溪衛一體建學合
庶如此庶生徒免飢寒之累有司盡貢舉之
責而邊方文風可望興起矣如蒙乞
勑該部從長議處斟酌施行學校人材不勝幸甚
一遷革驛傳以協人情夫驛館之設存水陸交
會之中係應接往來之地可遷則遷可革則
革皆民便也查得沔陽州原設漢津候北泌
湖則河深江伍驛往年奏例歸併當時有司
失於相度倉卒呈報將則河驛革去改作景
陵縣所屬乾灘驛存留前項四驛今看得則
河地方南至沔陽州北至景陵縣相去各一
百餘里西至潛江縣七十餘里較量道里于

此適中經過官員于此憩息其見在深江驛
離沔陽州及景陵縣皆一百餘里離潛江縣
止二十餘里又僻在則河之北邇年以來河
道堙塞舟楫不通實爲閒署今無將深江驛
裁革移在則河地方仍復則河舊驛夫馬通
移不勞重複編派舊址猶在不煩浩大工程
此以遷改爲便者又查得襄陽府光化縣鄖
陽驛原係新設衙門上自均州下通襄陽止
是一帶水路又光化縣里分數少官員不係
全設鄖陽驛夫馬供應俱是該縣出辦蓋名
有而實無也相應裁革聽其夫馬合應總歸
於縣此以革去爲便者參訪兩處官員兼以

二司巡歷衆口一詞皆稱利益因革之道亦
存乎時措之政務若不關於重大之體而度
之人情亦足以爲便利之圖如蒙乞
勑該部計議相應無礙行臣如擬施行地方幸甚
一愼選巡檢以嚴捕詰照得天下設立巡檢司
官所以盤詰奸細緝捕盜賊果能舉職是亦
要官我
朝舊制相承往往以倉場稅務等官陞除或以
三考年深吏典選授及至上任俱年六十左
右皆心志灰頹精力衰憊動以歸老自畫平
居則竊祿苟延遇警則閉門畏縮指麾操縱
悉出吏胥及其子弟之手或容妄拿平人攀

害良善或圖得匿賊賄賣放眞盜千百之中
鮮有一二自能策立者所以額設弓兵皆爲
官衙廝役甚至收納月錢縱令閒曠巡邏緝
捕漫不究心此豈
祖宗設官之初意哉切湖廣地方山澤綿延江湖深
闊巡司分設獨多盜賊不時竊發前項官員
關係尤切如蒙乞
勑該部會議今後遇有巡檢員缺不必照常將
倉務等官陞補許於吏員中該選前職并揀
選急選入品行頭出身情願告就前職者數
內挑選人物精爽年力強壯之人除授前職
令其到任守法奉公修舉職業盤詰奸細緝

捕盜賊獲功呈報合干上司撫按等官一體
奬勞保舉吏部不次陞用如此則本官自將
尚有向進之期而官司委任亦有責成之效
奸宄庶可消弭而地方獲賴無虞矣
一協操守以固省城照得湖廣省城設有武昌
衛武昌左衛官軍操練保障其武昌護衛專
爲
楚府護守
王國平時既無統攝之司週警又無協濟之力
酌量事體甚非所宜且省城原有九門地方
其各
郡王將軍儀賓府第參錯鱗次却居其五而諸

司衙門與軍民之家止居其四今承儀賓沈
實府內被賊劫害緣其第宅在大城之東空
曠去處實隸武昌護衛管轄孜其軍士雖多
分派各府不過聽其樵採役使之勞初不責
其暮夜巡警之備省城盜發事頗異常凡在
守土官員固不能逭失事之責而思患預防
亦當爲善後之圖查得武昌護衛官舍旗軍
約四千一百餘員名每歲食糧不下三萬三
千餘石除西安州養馬牧羊之外在衛尚有
三千五百餘員名又有儀衛司官校俱無征
進雜差專一防護
王國正德七年爲因流賊入境行取護衛旗軍

一千餘名防守城池後因地方稍寧照舊不
用夫居重馭輕天下之勢當審其所在而處
安思危智者之見常防於未然爲今之計合
無將武昌護衛官舍軍餘照舊查選一千員
名與武左二衛官軍舍餘相兼操守俱聽考
選城操都指揮號令約束隨時訓練巡警併
力防勦其
楚府長街并端禮等門周圍牆外及楊柳壩一
帶曠野處所近日已令添設鋪舍一十三座
輪撥護衛軍餘每夜守宿巡警誠恐日久又
生怠玩必須按察司按月委官不時稽考查
點如此庶幾地方城池有統攝保固之益而

護衛官軍免虛費閒散之弊矣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計處著爲定例永遠遵守其餘
襄遼荊吉等府凡有護衛并儀衛司去處聽臣
督令守巡等官一體查處施行地方幸甚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爲對陣擒斬越境苗賊功次事據湖
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帶管郴桂衡永等處
兵備僉事高顯呈據守備永道以都指揮體統
行事指揮僉事王廷爵手本前事奉巡撫湖廣
右副都御史秦　案驗爲預防盜賊以安地方
事訪得廣西府江等處見有猺賊作耗勢頗猖
獗切照湖廣江華錦田等所縣正與彼省富賀

等縣境界相連誠恐前賊奔逸我境為患相應
預為隄備除與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
甫總兵官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會議外案
仰本職即便嚴督該管衛有司掌印巡捕巡
司哨守等官整搠官軍民兵殺手吏夫人等扼
守關隘保固城池一面選差乖覺人役爪探賊
情遇警督率官兵相機截殺獲功呈報以憑施
行仍備行湖廣按察司分巡帶管郴桂兵備僉
事高顯知會等因奉此除通行永道寧遠府州
衛掌印知府何詔巡捕通判賀位郴州洪通指
揮王臣等一體轉行所屬嚴謹防範外又經選
差乖覺緝事健步李慶五等前去錦田等處地

方爪探賊情嚴督哨守官軍把截關隘本年七
月十四日據原差李慶五齎到哨守指揮洪基
飛報七月十二日寅時據健步盧馬兒款丁莫
文廣等報稱連山賀縣苗賊約有五百餘徒開
張旗號越來攻打萬安寨殺死民人李瀛男婦
等苗賊見今在彼劄住等情據報到職隨統千
戶曾顯許鐸百戶王憲各頭精銳官軍并千長
李梁義官李椿等及款夫人等會合前到萬安
寨分布奇正軍款對敵數合至本日午時衆賊
衝陣當有軍款嚴仲六李烽李丑生等奮勇向
前斬獲賊級六十七顆生擒々賊二名李復兒
器二百餘件殺傷賊徒數多[illegible]軍款拈蹤追

捕去訖被賊殺傷百戶王憲左手并傷官軍數
名俱各存命等情據報到職錄係行仰遇警督
率官兵相機殺賊獲功呈報事理合行開報等
因到道據此除將解到賊級并生擒賊犯紀驗
明白取具招由脫逃賊犯仍行守備等官王廷
爵等通行嚴督各該州縣并各哨所堡巡捕巡
司官兵人等粘踪追勦另報外今將所獲功次
理合開坐呈乞照驗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照
先為截過追殺渠惡賊黨功次事該守備指揮
王廷爵呈報正德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督率
官兵人等前去藍山地方沂村等洞斬獲過強
賊首級并生擒共四十五名顆已經會本具

題外續為預防盜賊以安地方事該臣等訪得廣
西府江等處見有猺賊作耗勢頗猖獗誠恐前
賊奔逸我境江華錦田等所縣為患又經案仰
守備指揮僉事王廷爵即便整搠部下官兵人
等嚴謹把截相機防勦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
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總兵官都督
同知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照湖廣錦田
等處地方近被兩廣連賀等縣苗賊越境為患
殺虜人財守備指揮僉事王廷爵乃能遵奉明
文督屬擒斬賊級勞蹟頗多誠可嘉尚其帶管
兵備僉事高顯亦克用心調度獲有前功除批
行該道將生擒賊犯問罪具招呈詳賊級梟掛

示衆及將未盡賊徒相機勦捕外如蒙乞
勅兵部查照將前項獲功官員并軍款人等照例議
擬陞賞如此則人心知所激勸地方賴以安寧
不勝幸甚緣係對陣擒斬強賊功次事理臣等
未敢擅便爲此會本正德十一年八月二十八
日順差承差李蘭華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爲乞
天恩蠲民困計處錢糧以濟兵荒急用事據湖廣布
政司管糧右叅議熊紀呈爲乞憐水災民忠事
緣報勘過荊襄常岳武漢黃德安沔等府州衛

并所屬水災文冊前來看得安陸沔陽漢陽漢
川景陵石首公安監利潛江華容安鄉沅江龍
陽等四十五州縣災重者十分以下輕者四五
分以上共該無徵秋糧米四十三萬八千三十
二石八升八合八勺六抄八撮四圭八粟渰死
人口一千四百九十五口漂流瓦草房屋七千
六百六十三間及據前項州縣衛所申稱查得
各該倉庫空虛錢糧缺乏無以賑濟即今人民
缺食饑餓難存壯健者糾集搶奪老幼者竄徙
流移地方危急勢難保安乞賜別爲處給錢糧
以救民命消弭盜賊等因據此行間隨准兵部
咨該巡按監察御史張翰等題據叅將洛忠等

呈爲十分緊急賊情抄苗數萬晝夜設計攻打
城堡人命倒懸急請兵糧懸望解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地方苗賊倡亂着湖廣總兵官楊英都御史
秦金前去湖貴接境去處會同貴州鎮巡官督
同各該叅將守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相機撫
捕如果事情重大隨宜會調各省官軍士兵協
力征勦不許自分彼此失悞事機仍着貴州巡
按御史隨軍紀驗功次都寫勅與他其餘事依
擬行欽此又准本部咨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
史曹祥題爲十分緊急賊情事奉
聖旨該部便看了來說欽此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這處置用兵事宜恁每議處停當都依着行
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除會行都布按三司及各
道守巡叅將兵備守備等官查照一面爪探賊
勢緩急飛報一面整備兵糧聽用臣等候
勅至之日即便啓行前往湖貴接境去處約會貴州
鎮巡官從長計議相機撫勦外臣惟湖廣地方
頻年災沴之餘委的軍民困弊之極本等糧差
之外加以坐派各項物料數多又因營建採運
大木公帑之錢糧搜括無遺百姓之脂膏朘削
已竭今值重大水災邊方用兵緊急安內攘外
皆臣之責顧此失彼實臣之憂切念前項被災
州縣衛所軍民人戶目前老幼缺食已多餓死

流移計口給賑必得米穀三四十餘萬方可支
持臣已通行先儘預備倉糧支給而人多糧少
不敷百分之一繼此冬春之交無所仰給饑寒
迫身相聚為盜必至日滋月長意外之患殆有
不可測者況貴州征苗議調湖廣土漢官軍三
萬員名前往清浪偏橋等處住劄難以月日預
計彼處邊倉空虛主兵亦不敷用至於賞勞銀
牌花紅魚鹽等項必得銀數萬兩米十萬餘石
僅可供億此若慾於星火不可時刻遲誤臣以
非才濫膺重寄夙夜焦勞不遑寢食前此雖嘗
一面嚴督該道守巡管糧管屯等官催併應解
邊倉錢糧上緊完納一面動支庫貯官銀一萬
兩給發分守參議王藎糴糧賑濟本官近又陞
任倉卒豈能濟事臣今查得布政司廣備庫見
在惟有一項生員納銀共三萬九千九百八十
兩例該解送戶部及存留採木之用甚以借支
臣只得擅便行令該司動支二萬四千四百三
十兩責付接管分守參政張天相領運至辰常
等府分投委官設法糴糧運赴邊倉接濟或量
留本色關目折支外一萬五千五百六十兩解
送分守參議張瀚副使尹賢并管糧參議熊紀
等查發極災沔陽漢川等州縣驗口給賑此項
銀兩欲應選官至於災傷蠲免稅糧俱是存留
之數奈何

王府祿米文武官吏旗軍俸糧皆不可缺況本處
歲用項下原欠米一十二萬九千有零故官軍
本折色俸糧有八九月不得關支者有二三年
無從補給者衆口嗷嗷朝不謀夕亦須及時區
畫若夫征科繁擾民命倒懸尤宜急解臣晝度
夜思別無善策茲欲拯溺救焚必須損上益下
以權濟經革無名之科斂停可緩之催征庶幾
有補今將各項事宜逐一計處一曰那見在以
濟緊急二曰停催併以拯顛危三曰復舊規以
收羨利四曰開事例以補匱乏之備開條件冒昧
上
陳伏望
皇上畏天命而憫人窮念兵荒以急儲餉
特勅該部從長會議俯賜采擇施行庶可以少濟目
前燃眉之急而日後噬臍之悔或可苟免矣緣
係乞
天恩甦民困計處錢糧以濟兵荒急用事理未便擅
便為此具本正德十一年九月初四日專差承
差張拱極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曰那見在以濟緊急
一查得湖廣布政司廣備庫收貯專任巡撫防
禦虜寇以保安地方事生員銀二萬四千四

百二十兩見該戸部查取給邊又該工部侍
郎劉丙奏爲營建
宫室以計留錢糧事添納生員銀一萬五千五
百六十兩預備採木臣已便宜借支餉軍給
賑二項銀兩合無將該解戸部之數准用免
還惟復與採木備用者通候開例銀兩償補
乞
勅該部查照定奪示下施行
一訪得湖廣均州
大嶽太和山各處商賈軍民人等每歲燒香布
施銀錢等項不下萬計爲因不報合干上司
無憑稽考的數臣惟此項錢糧修理宫觀之

外相應糴穀備賑臣近因水災民困至極不
得已行令該道分守叅議張瀚撫民副使聶
賢轉行分守太監梁英呂憲那借銀一萬兩
給發災重州縣賑濟未報誠恐所司罔念民
艱隱匿占悋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行令各官一面量借見在之數急救民
命一面著爲定例今後每年收受香錢務令
提督叅議管理比照山東泰安州事例按季
報數若干内留三分之一修理宫觀其餘送
布政司府庫預備賑濟及揆補倂糧等用實
爲便益
二曰停催倂以拯顛危
一戸部額辦坐派未完錢糧除正德七年以前
遇
赦蠲免外其正徳八年九年十年小民拖欠夏秋稅
糧子粒及一應戸口鹽鈔乾魚蓮肉黃蠟蕉
茶蒹笋等料見今倂徵民甚困累如蒙乞
勅該部斟酌議處内除起運兌軍京庫折糧銀兩不
拘有無災傷州縣照舊催徵完納外其存留
本處倉糧撥運
王府祿米及解京鹽鈔物料等項合無將災傷
去處暫且停徵無災去處亦從寛比倂先完
正徳十年之數内有侵欺者仍查究監倂實
爲便益

一工部額辦坐派未完錢糧除正德七年以前
遇
赦蠲免外其正徳八年九年十年小民拖欠段疋胖
襖軍器等料各
王府墳房婚禮料價幷新派綾紬錦營建均徭
帶徵解戸水手盤纏紗綾紙劄銀兩見今倂
徵民甚困累如蒙乞
勅該部斟酌議處内除營建帶徵解戸水手綾紗紙
劄等銀不拘有無災傷州縣照舊催徵完納
外其餘軍器胖襖船料幷
王府房墳等價新派綾紗紙劄紬錦等銀合無
將災傷州縣暫且停追以甦民困俟豐年另

議帶徵無災去處亦從寬比併先完正德十
年之數内有侵欺者仍查究監併實為便益
一湖廣鎮守衙門每年進
貢鮮鰉魚鮓其魚并椒料等銀俱取之於各河
泊所及派各州縣水手銀兩民已不堪此外
又有葛布等項名色不時差人下屬收買挾
勢射利之徒因而恐嚇取財闒茸貪濫官員
從而奉承科斂奸吏通同里書收頭尅剝花
戶以一科十公少私多民困益滋無所控籲
凡此無名之征誠宜嚴禁痛革乞
勑該部查照議處合無行令湖廣鎮守衙門遞年止
進鮮鰉魚鮓用盡敬
上之誠仍聽臣與巡按御史督同司府官員會計合
用鮮鰉等魚若干駕船水手衣糧銀兩若干
作何出辦討處停當著為定例免致分外科
害其餘葛布等件及各項無名之征一切禁
絶今後如有奸貪小人假名怙勢潛往縣屬
州縣衙所需索財物騷擾地方者許所在官
司即便擒拿解送撫按衙門臣等從重治罪
民生幸甚
三曰復舊規以收羨利
一査得正德元年為缺乏銀兩庫藏空虛事該
太監蔡用等題
准將天下各
王府奏討山場湖蕩稅課司局河泊所通令選
官徵銀解用今照湖廣所屬如武昌荊州等
府稅課司湘潭東山崙等河泊所見該
楚遼吉壽等府照舊管業且令該府内外官員
人等收課挾勢射利多科橫取軍民受害莫
敢誰何是故利多歸於小人名寔損乎
宗室況今各府將軍儀賓往往申呈久缺祿糧
多係遇例蠲免若再追併小民是驅之為殍
為盜也如蒙乞
勑該部查議合無將湖廣各
王府先年奏討稅課河泊并山場蘆洲田土等
項行令臣與巡按御史坐委守巡等官逐一
査出照舊選官徵收銀兩就補先今欠缺各
府
郡王將軍郡縣主等位下祿米并官校月糧不
許別項支銷候年時豐收地方寧謐另行議
處奏
請定奪
一訪得湖廣省城各處鹽商輳集鹽船到於江
上先年俱赴武昌府掛號給帖執照發賣每
船一隻納銀二三兩入官貯庫以備賑濟等
項公用蓋亦古人所謂與其取之于民孰若
取之商賈之意人心已定別無異議正德三
年有去任知府陳晦朋奸附勢投獻此利于

鎮守衙門馴致趨利小人承攬巡捌因而橫
取每船勒要銀五六兩以上每歲不下萬計
迄今久假不歸遂使商民俱困深爲未便如
蒙乞
勅該部議處合無今後各處鹽商到於江上仍令運
照舊規俱赴武昌府掛號每船納銀二兩或
三兩收貯官庫登記印信籍簿按月開報撫
按衙門備照布按二司掌印官不時稽考其
銀預備賑濟及賞軍等用不許官吏人等指
剋侵漁重困商民違者拏問恭究
四曰開事例以補匱乏
一各處鹽課專備兵荒查得湖廣先年亦嘗開
中引鹽以備軍餉只今邊方倉米告空主兵
月糧尚缺見調漢土官軍數多倉卒無所仰
給豈不誤事惟有召商中鹽謂之飛糧可以
濟急如蒙乞
勅戶部俯念軍餉緊急查將兩淮運司各年存積等
項鹽課開中二十餘萬引斟酌定議價直行
令湖廣布政司出榜召商照依時價定與斗
頭俱赴偏橋清浪等倉上納糧米以供軍餉
完日給與倉串實收關領引目赴場支鹽誠
恐各商畏避邊路險遠內將一半姑准赴司
納銀給發郴桂用兵供給之用地方幸甚
一查得近例湖廣布政司所屬各儒學生員許

令納銀廩膳二百兩增廣二百八十兩附學
三百四十兩俱赴本布政司上納准其入監
肄業出身今已停止緣此例人多樂趨得銀
可以濟急如蒙
皇上軫念民命倒懸邊儲緊急乞
勅該部會議從權合無再於本布政司開納三百名
照例赴司上銀給文起送如數不敷許於附
近南直隷府屬儒學撥補其銀照數補還官
庫解部并採木之用餘剩銀兩却將轉給軍
餉賑濟飢民地方幸甚
一查得舊例在外都布按三司知印承差見役
一年半以下者承差納銀六十兩知印納銀
七十兩聽缺三年以下者承差納銀一百二
十兩知印納銀一百五十兩六年以下者承
差納銀一百一十兩知印納銀一百三十兩
六年以上者承差納銀九十兩知印納銀一
百一十兩俱起送赴部承差就撥辦事知印
冠帶聽選今已停止合無許令湖廣都行布
按四司知印承差仍照例納銀起送施行
一查得舊例在外各衙門吏典初考一年以下
者納銀一百二十兩二年以下者納銀一百
一十兩三年以下者納銀一百兩轉考一年
以下者納銀九十兩二年以下者納銀八十
兩三年以下者納銀七十兩俱起送吏部免

其辦事考試就撥當該其聽缺農民三年以上者納銀一百兩免其在外歷役各照原撥衙門起送赴部辦事今已停止合無許令湖廣大小衙門見役吏典并候缺農民仍照例於本布政司納銀具結起送施行

一查得舊例各衛所軍職襲替指揮千百戶等官未經比試者總小旗未曾併槍者許令納銀指揮五十兩千戶鎮撫四十兩百戶所鎮撫二十兩總旗十兩小旗五兩各赴本處司府納完免其赴京比試併槍給與庫收申繳兵部查考今已停止合無行令湖廣都行二司所屬官旗照例施行其見調在邊并附近

衛所就赴清浪偏橋等倉照依銀數時價買米上納寫遠去處俱赴本布政司納銀各免其赴京比試併槍給與倉收備照仍繳兵部查考

一查得舊例各處軍民舍餘人等有願納銀一百五十兩者授以百戶所鎮撫二百兩者授以副千戶二百五十兩者授以正千戶四百兩者授以指揮僉事四百五十兩者授以指揮同知五百兩者授以指揮使各於所在官司告報納銀完日造冊并庫收繳送戶部查對明白轉行兵部印給劄付填註衛所帶銜閒住徑發原納銀官司照名給發執照今已停止合無行令湖廣布政司召令本省并各處軍民舍餘人等仍照例納銀施行

一查得舊例在外陰陽醫學并僧道官有缺許令陰陽醫生僧道或仕官子孫良家子弟年歲相應者各納銀六十兩起送吏部入選免其考試候缺者減去銀一十兩今已停止合無行湖廣布政司查舉前例納銀施行

一查得舊例各處儒學不願出仕生員及兩考吏典不願赴京辦事者許其各納銀二十兩給與冠帶榮身有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徭今已停止合無照舊行令湖廣布政司所屬府衛州縣學生員并各衙門兩考吏典不

願出仕辦事者俱照例赴司納銀給與冠帶劄付執照

巳上事例八條內除開中鹽課生員納銀乞定與數目外其餘合無姑以二年為期如果歲時豐收地方寧靖就便停止

安楚錄卷二

安楚錄卷之三

奏疏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題爲急處災荒錢糧以救地方事據湖廣布政司呈准本司管糧右叅議熊紀咨前事案照先抄奉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　案驗爲乞憐地方水災民患事仰本道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作急一面分投差人齎文前去被災各府州縣衛所守催委官上緊查勘從實造報一面用心體察某州縣邊臨江湖災傷實有幾分某州縣間或低窪略有幾分務在較量高下定擬分數類造文冊通行繳報聽巡按御史覈

實具

奏施行此係災傷分豁錢糧重務毋得視常等因奉此已經咨司通行各道守巡等官及差人前去各府州縣衛所守催去後續據漢荆安沔等府州武昌荆黄等衛所各申呈并委官同知推官指揮等官羅環尹達于璐等踏勘過所屬州縣千百戶所災傷分數不致扶捏冊結繳報到道看得漢陽府所屬漢陽漢川二縣荆州府所屬江陵潛江監利公安石首五縣岳州府所屬華容安鄉二縣常德府所屬龍陽沅江二縣沔陽州并所屬景陵縣及荆州左右沔武等衛所地方邊臨川漢二江洞庭等湖勢俱低下往年水勢泛漲止及極下之地其稍高者俱各有收况夏月浸漫及秋即退民得佈種晚禾雜糧可備食用不以爲災今歲五月以來淫雨不止山河衝激江漢泛溢下地深及數丈瀰衍之處俱成大湖八月將終未見消退居民人口孳產漂流浸渰有一戶全沒者有一門半存者巢居舟遊數月未已驗其災數重者奚止十分輕者亦有八九及看得武昌府所屬江夏嘉魚武昌咸寧蒲圻五縣黄州府所屬蘄州黄岡廣濟黄梅黄陂五州縣德安府所屬雲夢孝感二縣荆州府所屬荆門夷陵枝江宜都當陽遠安松滋七州縣岳州府所屬巴陵臨湘二縣常德府所屬

武陵一縣襄陽府所屬襄陽棗陽光化南漳穀城宜城均州七州縣安陸州并所屬京山縣蘄黄岳常等衛所地方亦各邊臨江湖但地勢半高半下下者盡被漂流渰没其災不減漢沔等府州高者頗有成熟或遭冰雹打傷或被鼠蟲損食其辰靖長寶等府所屬州縣地方春夏雨澤頗均六月以後亢陽不雨晚禾亦皆枯焦不實通計其數或四五分或六七分輕重不等俱各爲災又查得本省額徵夏秋稅糧二百一十六萬六千八百餘石除常衡永寶靖郴襄岳長荆郴十一府州所屬州縣相近邊方間有山險難以運輸去處共糧一百七萬二千五百四十

九石九斗零俱派撥偏橋錦田安楊等邊倉及
本處祿米官軍師生俸月等糧廣西貴州等庫
折銀去訖惟武漢黃德荊襄岳長衡安沔一十
一府州所屬州縣水道頗便堪以達運共糧一
百九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石零內派起運兌軍
糧米二十五萬石京庫折銀米七萬二千石南
京倉米三十一萬石折布米一十萬石折花絨
米五千石安慶府倉米四萬石廬州府倉米五
千石餘米三十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一石零俱
派撥各府祿米官軍師生俸月等糧通行遵依
徵解外今照漢沔荊岳等府州所屬漢陽景陵
等縣俱各災重其兩京起運糧米銀兩例應通

融撥補卽今辰靖郴桂地方有事見在用兵軍
餉萬不及一而又旱暵爲災各府祿米供給膳
用例不該免官軍師生俸月等糧雖有存留之
數災荒又該停止卽今倉庫在在空虛別無餘
剩之數堪以撥補若復於被災州縣催徵見今
民逃將半間有存留者張口待哺强病登聲求
活於朝夕耳仍又益此則待望之心旣失轉逃
之計益決地方大害恐不可測查得正德四年
卷內一宗爲議處救荒事該湖廣鎭巡等官議
得地方災傷將兌軍糧米折銀解納該戶部
議擬今年該徵兌軍糧米旣是災傷亦合從寬
量折十五萬石每石折銀七錢行仰遵奉外今

前項府州縣人民貧困災傷重大田無禾存家
無產在視之往年甚而又甚加以採運大木動
調官兵起倩夫匠徵運軍餉比之他省苦而又
苦計其存安惟有寬減賑濟二策耳合無轉達
將起運兌軍糧米查照先年題
准事例每石連脚耗蓆折銀七錢其南京倉庫糧米
花絨亦乞比照遠近輕重每石連脚耗折銀五
錢解納安慶廬州府倉米與廣西庫折糧銀兩
暫與蠲免庶幾儲計之大數無虧而欲逃之小
民可以少留地方得免藍鄢復起之禍矣緣係
急處災荒錢糧以救地方事理爲此今將前項
緣由合咨前去煩爲會議轉達定奪施行等因

備咨准此理合呈乞照詳施行到臣據此案照
先據湖廣布政司呈據武漢黃德荊襄岳沔等
府衛所屬江夏嘉魚咸寧蒲圻漢川漢陽黃陂
孝感應城荊門華容安鄉等州縣各申爲乞憐
地方水災民患事轉呈到臣看係異常水災已
卽會本具
題及案仰布按二司定委各道守巡管糧撫民等
官親詣被災州縣查勘極貧軍民受害之家量
給倉糧賑濟安插一面分投委官逐一踏勘災
輕災重有收無收該免錢糧數目從實開造文
冊通行繳報續據鄖襄荊州安陸黃州常德等
府衛宜城均州南漳光化谷城襄陽麻城羅田

蘄水廣濟黃梅黃岡蘄州雲夢京山景陵公安
龍陽沅江宜都松滋巴陵上津鄖西竹山等州
縣施州枝江等衛所各陸續申報俱同前事隨
又分委布按二司守巡等官如前查勘賑恤未
報間照得叅議熊紀係專管糧儲官員又經案
仰本官作急分投差人前去被災府州縣衛所
守催委官上緊查勘從實造報仍要用心體察
其州縣邊臨江湖災傷實有幾分其州縣間或
低窪略有幾分務在較量高下斟酌重輕定擬
分數類造文冊通行繳報聽巡按御史覈實具
奏分豁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
馬監太監杜甫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得湖廣

地方累歲兵荒之餘加以營建採木委的民窮
財盡狼狽已不可支今又值此重大水災查得
勘報冊開漢岳荊常安沔等一十府州所屬漢
陽漢川潛江監利石首公安江陵華容安鄉龍
陽沅江景陵等四十五州縣災傷重自十分以
下輕至四五分以上無災有收秋糧米一十九
萬三千一百二十三石九斗七升四合三勺二
抄六圭三粒二粟成災無收秋糧米四十三萬
八千三十二石八升八合八勺六抄八撮四圭
八粟渰死人口一千四百九十五口漂流瓦草
房七千六百六十三間牲畜二千六百三十八
頭匹隻口民生疾苦至此極矣除區畫賑濟錢
糧臣仝另議具
奏外所據該年秋糧相應照數蠲免但起運兌軍
南京倉米例難一槩分豁欲通融改派撥補則
其餘府縣高阜地方又有蟲旱災傷况今辰沅
郴桂等處見議用兵軍餉十分緊急別無撥補
之處爲今之計若非照例折納斟酌免徵則被
災之民必至逼迫逃竄嘯聚爲盜益多地方之
患誠有不可測者管糧叅議熊紀目擊其患懇
切建言不得已爲此折納之計亦係一時權宜
臣等上惟
國計下恤民艱二者並行不敢偏廢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災傷重大軍民疲敝至極乞

勑戶部從長計議合無俯從本官所言將本省額派
兌軍糧米二十五萬石照例每石連腳耗蓆折
銀七錢其南京倉米三十一萬石幷折花絨米
五千石每石連腳耗折銀五錢仍各依期徵解
一則小民略堪措辦之易一則貧軍暫免轉輸
之勞至於放支之際亦可扣餘作正似爲一舉
三得其安慶廬州二府倉米四萬五千石廣西
折糧銀一萬五百兩雖是撥運與省實同本處
存留均乞照數蠲免如此庶錢糧得以通融徵
納民命可以須臾苟延而地方意外之虞或可
少定矣緣係急處災荒錢糧以救地方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會本正德十一年九月初四日順

差承差張拱極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爲傳奉事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九
日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差舍人高
雄自京奏事回還齎至
旨意公文一角内開本年六月二十四日司禮監太
監蕭敬等於
武英殿欽奉
聖旨恁司禮監寫帖子去說與湖廣鎮巡三司等官
太監杜甫等知道如帖到日本處所產之物并
鱘魚鰉魚秧著令魚戶人等用心採打有了合
用桶隻裝盛委的當人員沿途好生喂養管進
來京不許指此爲由因而生事擾害軍民如違
治罪不饒欽此欽遵臣等開緘捧讀駭愕殊甚
初窺
聖諭似爲止取土產魚秧一物覆詳文意中間更有
并之一字又似既取所產各色土物并取所產
鱘鰉魚秧文省義該物輕事重欲停之以俟徐
議則
綸命勢難久稽欲行之槩爲洒派而兵荒時不可取
思擬徬徨罔知攸措隨准鎮守太監杜甫會案
前事行間又據都布按三司掌印都指揮等官
文恭等亦爲前事備將地方兵荒不便採取等

七

情具呈到臣仍會同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度
及湖廣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布政司左布
政使周季鳳按察司按察使巫賢等議照治國
以恤民爲急安民以省事爲先各處地方俱有
災傷而湖廣之被災爲甚湖廣遞年節有災傷
而今歲之被災爲多川襄之水兩江泛溢荊岳
等處千里瀰漫無家者搭茅茨以棲身乏食者
採菱芡以充腹鬻兒賣女相繼流移男呻婦吟
聞塡溝壑上年雖經賑濟不過苟且支持今欲
再行誆無措手蓋倉廩無素積之粮儲庫藏無
空閒之銀兩臣等已經會議備將救災事宜上
瀆
宸聰未奉明示詎意賑恤之
命未下採取之
旨先來求欲恤之而反擾之臣等愚蒙不知所以伏
讀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詔書内一欵各處兵荒相仍軍民困苦今後非奉明
文一夫不許擅起一錢不許擅科巡按御史按
察司官嚴加訪察但有違者卽便拿問情重者
指實具奏從重治罪欽此欽遵蓋有以知我
皇上憫念兵荒之軍民洞察科差之奸弊禁例嚴切
詞旨簡明大哉皇言一哉皇心雖古之聖人泣
辜祝網惠困恩飢誠不是過實
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凡任臣鄰不勝慶幸今撫綏

八

之詔下未幾而採取之揭帖繼至先後乃相牴
牾謂之何哉況採取之令一出貪殘之吏爭趨
用一派十用百派千頭會箕斂科者不止一錢
行齎起送起者不止一夫以此而欲不擾平民
胡可得也且湖廣地方所產之物如乾魚果品
牲口葉茶菉笋段疋黃白蠟生漆牛皮等料俱
有
舊制額數節該戶工等部逐年坐派前來俱經遵依
或徵本色或徵折色解部轉送
內庫并光祿寺收貯此皆地方所產之物
內府皆得而有之不知今之所謂方物者更有隱
下何等精奇堪以充

九重服玩之需也及訪得鱘魚鰉魚出產湖廣地方
大者可重千觔小者不下四五百觔其涵淹卵
育俱在深洋大江之中身無鱗甲非冰霜寒冱
之地所能生口著腹間非波流滎洄之水不能
食本處塘堰號爲最多未聞畜此魚者本處旣
不能畜其移而之北難畜可知譬之豫章柟楠
巴蜀蹲鴟可愛悅而不通移植蓋方物之性大
抵然也縱使有此魚秧採打以進或中途不能
飼養或到彼不服水土雖榜笞解送之吏鉗劓
看守之人竟成無益反增憤怨終不如不取之
爲安靜也近來湖廣因營建
宮室採辦大木加以貴州鄖陽四川兵各項錢
糧不下數十餘萬毫釐絲忽俱取於民雖有一
二無災地方亦爲受災州縣之所仰給與無徵
物料之所加派一都一戶疊取數樣謀程一戶
一人重當幾般差役此皆臣等再四籌畫欲與
之減除而不得欲爲之補助而無措日夜盡心
盡力撫摩保護愈愛惜而愈見貧窮者也今以
此重徵疲耗之地乃爲此無名額外之求臣雖
至愚以爲不可書曰以萬民惟正之供未審今
所取者正乎否也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未
審今所取者益乎否也昔宋仁宗夜飢思食燒
羊恐後爲例遂忍飢而不取索後世以爲盛德
美談今以數千里難致之物而或貽百姓無窮

之憂似不止於燒羊而已不知者乃謂帖子旣
至姑且會行
朝廷意向禮宜將順臣等竊思近日被災之民半
逃山澤日夜延頸以望
聖旨賑恤之來此等窮民皆非法網之所能束縛惟
德意之可以招徠者今也採取之會案一行置
郵之傳命四達深山窮谷無遠弗周昔人謂人
心不同有如其面一爲赤子一爲龍蛇倘謂
朝廷不恤其飢寒而遠求奇異不拯其困憊而尤
事誅求萬一不軌之夫借辭携貳糾衆爲非其
害可勝旣哉則名爲將順適爲厲階名爲奉上
適爲病國此臣等之所以寢不安席食不下咽

望
帝閽而欲為叩頭流血以期回
天意者也伏望
皇上憫念小民之被災俯察地方之多事寢其成命
置之從容候年豊盜息再議別行地方不勝幸
甚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捷音事臣節該欽奉
勑茲特命爾等前去郴桂等處地方征勦前項徭賊
爾等宜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及該道兵備
守備守巡管糧參將等官整理兵糧協心幹濟
嚴督鎮溪等處土軍并馬湖陽山殺手人等并

各該軍衛有司見在官軍民兵衡州長沙茶陵
等衛上下班官軍附近鄉市勇敢奸漢分布無
城縣分通賊要害道路用心防禦設法勦捕官
軍人等臨陣之際敢有違誤者自都指揮以下
聽爾等以軍法從事凡事俱照兵部議擬奏准
事理施行欽此欽遵叅查先准兵部咨為乞
恩請兵征勦急救生靈以安地方事該吏部聽選官
鄭泰熙奏稱郴州桂陽縣地方正德三年以來
節被江西上猶廣東樂昌等縣山峒有名賊首
龔福全劉福興等突出本縣地方劫財殺人乞
要會兵征勦等因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是這所奏地方事情着鎮巡等官便議處了來
說欽此又准兵部咨為陳情乞
恩請兵征勦猺賊以安地方事該吏部聽選官朱隆
等奏稱郴州桂東縣自正德三年以來節被樂
昌上猶等縣所轄山峒賊首龔福全黎穩梁景
聰等糾合整千餘衆不次來縣流劫鄉村殺人
放火姦汚妻女乞行征勦等因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鎮守湖廣總兵
官楊英等會奏為地方賊情事本部叅酌議擬
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事宜都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該
臣等會奏為流賊攻縣殺人虜官劫財事本部
看得前項猺賊肆行剽掠安仁攸縣渠源地方

執辱縣官殺傷居民劫放囚犯燒燬衙門房屋
文卷跡其勢惡不在劉六劉七趙風子之下叅
照守巡兵備叅將守備等官俱合有罪等因議
擬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誤事官員都住了俸着戴罪殺賊防
禦勦捕等項事宜便寫敕與鎮巡等官都依擬
行兩廣總鎮等官并巡鎮南贑官也寫敕與他
每知道欽此備咨前來節經通行欽遵外隨准
兵部咨該臣等會題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本部
議擬限本年九月中集兵進勦覆題奉
聖旨是楊英著不妨鎮守征勦郴桂猺賊李璭着仍
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參僉杜甫王度陳

金王守仁各換勅寫勅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
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通行湖廣都行布按肆
司并該道守廵兵備叅將守備等官各遵照施
行及動調長衡永寳等衛所并永順鎮溪兩江
口桑植麻寮添平茅岡上下二峒等司所漢土
官軍及召募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各令照數
整搠侍報啓行隨准戸部咨同前事該本部議
擬扣留南京倉糧折銀五萬兩及動支司庫鹽
價等銀以充供軍糧賞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備行布政司遵照着落掌印左布政
使周季鳳動支庫銀造辦銀牌花紅布絹魚鹽
硝黃等件及專委右布政使方璘先詣長沙衡
州等府作急徵買糧米俱運赴軍前應用臣隨
奉前
勅除欽遵通行及節差指揮等官孫鉞許欽等齎文
約會兩廣南贛鎮廵官督兵把截刻期會勦間
不意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病故臣隨會議得
原擬合用兵糧俱各極力措辦頗有次第欲停
候
請命新任總兵官至日方纔行事奈何三省會兵勢
不容緩必須權宜處置一面差官督發原調漢
土官軍殺手人等敀限十月初旬俱赴衡州取
齊暫令叅將史春統領仍聽臣等節制調度按
圖分哨坐委都指揮副使等官統領監督至期

會合江廣官軍機兵夾攻進勦一面會本具
題及將取到本省賊巢圖本并尅定日期專差指
揮葛昇千戸段錬齎文分往兩廣南贛各鎮廵
官約會督兵如期並進攻勦續准兵部咨爲三
省接連猺賊聚萬稱王攻城刼縣殺虜生靈乞
恩請兵急救地方永除民患等事該吏部聽選官孫
潮宗奏稱賊首龔福全僭稱延溪大王與各峒
賊首高仲仁李斌黎穩梁景聰劉福興等各號
稱總兵都督將軍糾合同惡猺賊千衆節年出
刼各省地方攻城破縣先曾殺死湖廣守備郴
桂都指揮鄧旻近又捉虜安仁縣知縣韓宗堯
乞行會勦等情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本部看得前項賊情先該鎮廵
等官具奏前來已經題奉
欽依備行征勦去訖合咨前去煩爲會行嚴督各該
領兵官員依期會兵進勦等因准此又經通行
外隨准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
仁咨報彼中兵糧已齊依期進兵及准總督兩
廣軍務左都御史陳金咨并總兵官武定侯郭
勳手本各報行據廣東三司該道府州掌印守
廵等官整備兵糧緣由及坐委領哨叅將兵備
守廵等官職名前來行間隨准兵部咨該臣揭
帖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本部查得用兵機宜已
有

成命若改易進兵日期遲疑不決必致僨事備咨頫
照本部原擬題奉
欽依及欽奉
勑內事理欽遵施行請勿遲疑等因准此臣等為照
見今尅期已定官兵俱集別無遲疑照案通行
湖廣各該官員并移文江廣鎮巡各官查照行
事外臣等會將調到漢土官軍民兵殺手分哨
委官預期宴犒親詣教場宣諭
朝廷恩威殺伐利害及各給與印信軍令并招降
安插良民旗榜指授戰攻方略俱於本年十一
月初二日督發自衡州起程前哨坐委守備指
揮王翰副使陳璧各監統由桂東縣進至地名

東水後哨署都指揮劉宗仁僉事顧英自臨武
縣進至笆籬堡左哨署都指揮王廷爵參議黃
賢自桂陽縣進至地名魚黃熱水右哨守備指
揮李璋僉事王濟永順致仕宣慰彭世麒由郴
州進至地名紫溪各近賊地方隨宜立營又委
知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行事
尅期進勦獲功解報及劄行統兵參將史春贊
畫副使惲巍量帶軍兵於兩路口立營相機行
事并行督餉右布政使方璘分委官員嚴督運
糧隨軍供給臣等俱往郴州住劄居中調度續
據參將史春呈稱右後貳哨地廣賊衆兵力不
敷乞要添發等因隨會委署都指揮沈鸞趙明

指揮同知李輮分領中營存候官軍土兵各往
來策應及不次申嚴號令差官執旗飛票督催
并議定賞格懸示去後本年十一月并十二月
閏十二月各日期不等節據右哨監軍僉事王
濟呈報該領哨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宣慰彭世
麒等遵奉軍門案劄方略督率漢土官軍民兵
於本年十一月十三十五至二十等日四路進
攻對里平珠九峯逞落水口平石香山丫髻山
等寨各賊擁衆迎敵我軍奮勇鏖戰數合就陣
生擒劇從賊王聰等一十四名斬獲賊級一百
四十四顆內一顆審據王聰等識認是大賊首
藍友貴首級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七十

七名口奪獲牛馬二十隻疋兇器五十四件燒
燬賊屋一百餘間被傷軍兵五名陣亡土軍六
名本月二十一日各官差據健步探得大賊首
偽稱總兵李斌在於烏春山寨險固難入會合
策應署都指揮僉事沈鸞督兵進攻各賊分路
迎合敵殺數次我軍奮勇攀緣而上一擁夾攻
就陣生擒李斌親男李仲清并擒獲劇從賊陳
冬生等五名斬獲李斌等首級一百三十六顆
俘獲李斌妻洪氏妾王氏幼女三妹及各賊屬
老幼男婦女四十五名口奪獲兇器六十一件
燒燬賊屋七十餘間被傷軍兵一十二名陣亡
目兵三名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各官

督兵進攻蒙峒大小王山平尾馬溪了秀溪斜寮布洛角魯莊山平坑蛟峒曹家峒等處各起與賊對敵宣慰彭世麒等就陣生擒積年賊首黎穩并劇從賊李富等一十五名斬獲賊級一百七十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六名口奪獲牛馬一十一隻疋兇器一百三十三件燒燬賊屋七十餘間被傷軍兵一十名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督兵進攻大昌坑山溪西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雞寨栗子園等處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賴存仔等一十二名斬獲賊級二百二十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五十八名口奪獲兇器七十七件大紅紵絲旗帳一幅燒燬賊屋九十餘間被傷軍兵八名又節據左哨監軍左參議黃質呈報該領哨署都指揮僉事王廷爵等遵奉軍門案劄方略督發漢土官軍民兵於本年十一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分路進攻簑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東嶺等峒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余明等一十七名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九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八十六名口奪獲牛馬一十二隻疋器械一百五十六件燒燬賊屋八十餘間陣亡土兵二名被傷九名本月十八日該都指揮王廷爵差撥健步走報探得慣年有名大賊首偽稱總兵劉福興在於鵰

采寨坐乘四轎張打黃傘擡起黃黑大旗二面舉號練兵預備迎敵本官隨督土漢官軍於本日抵寨各賊逞兇對敵七次我兵奮勇上寨砍破牛皮包裹排栅峒長覃良佐等就陣生擒劉福興并劇賊劉鑑等六名斬獲賊級六十三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十七名口奪獲兇器五十件燒燬賊屋五十餘間陣亡土軍二名被傷一十一名十一月二十九日并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督兵進攻延壽扶溪麻溪等峒各起與賊對敵生擒劇從賊王才安梁洪等二十二名斬獲賊級八十八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六十名口奪獲兇器三十四件燒燬賊屋五十餘間被傷軍兵九名十二月十二至二十三等日督兵進攻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羅口等處山峒與賊對敵生擒有名賊首楊禮保并劇從賊藍才富等一十五名斬獲賊級三十六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二十名口奪獲兇器五十件燒燬賊屋五十餘間被傷軍人三名又節據後哨監軍僉事顧英呈報該領哨都指揮僉事劉宗仁等遵奉軍門案劄方略督發漢土官軍殺手人等於本年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分路進攻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金山茶山等寨峒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賊首李仁才龐海并劇賊龐大面等二十

五名斬獲賊級一百五十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一名口奪獲兇器九十件燒燬賊屋八十餘間陣傷軍兵五名又該都指揮劉宗仁并策應署都指揮僉事趙明等於十二月初二日至十四等日各起督兵進攻企山背碓坑扶峒良坑雞公精神鑼脚長灘頭橫水橫溪板前黃河冲乾溪等處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莫什廣等一十一名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三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一十八名口奪獲兇器一百二十件燒燬賊屋七十餘間陣亡土軍五名被傷一十一名十二月十五至二十七日并閏十二月初七等日督兵進攻地名盧田

栢木白水磜爛竹灣長江嶺溶家峒等處各起與賊對敵就陣斬獲賊級一百八十九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四名口奪獲牛馬七隻并兇器一百四十二件燒燬賊屋九十餘間被傷軍兵六名又節據前哨監軍副使陳璧呈報該領哨守備指揮使王翰遵奉軍門系劄方略督發土舍彭惠指揮胡章於本年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領兵進攻十八壘石硿峽新地扶峒上下樟溪青峒等處巢寨與賊對敵生擒積年賊首劉德才并劇從賊譚曰貞劉思保等四十四名斬獲賊級一十四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八名口奪獲招撫銀牌四面兇器三十

件燒燬賊屋三十餘間十一月二十九日并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督兵進攻上黃城背豬婆老虎延壽白雲等山寨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唐聰劉滿等四十二名斬獲賊級二十八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名口奪獲兇器三十件燒燬賊屋四十餘間陣亡土軍四名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六等日督兵進攻地名東寮東坑黃圃等處山峒與賊對敵就陣生擒有名賊首梁景聰并劇從賊陳通藍雷雄等九十三名斬獲賊級七十七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七名口奪獲兇器五十五件燒燬賊屋五十餘間被傷軍兵七名等因各差

官兵陸續解報前來據此臣等看得各哨擒斬功次雖多緣大賊首龔福全狡猾兇惡屢征漏網今進兵日久尚未就擒晝夜思慮議加重賞曉諭名該官旗目兵人等有能生擒賊首龔福全者賞銀五百兩斬首二百兩仍爲奏

請另加陞賞及差官齎送禮物花紅前去犒獎催督統兵宣慰彭世麒等設法擒獲解報本年閏十二月初七日據右哨監軍僉事王濟呈爲擒獲積年稔惡屢征難獲渠魁事據領哨指揮李璋協贊推官王瑞之等呈稱本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選差健步探得僞稱延溪大王龔福全帶領妻男并親信賊衆逃走馬山禾倉石據險立寨

職等親率土兵官軍殺手人等取路並進於本
月三十日直抵本寨與賊對敵數合我兵奮勇
向前殺敗賊勢宣慰彭世麒同弟彭世驄生擒
大賊首一名龔福全滿面鬍鬚徧身黑毛本職
生擒龔福全親姪男龔秀并各官軍人等生擒
劇賊劉仲宣梁景明等二十三名斬獲賊級九
十八顆俘獲龔福全妻唐氏并各賊屬老幼男
婦女二十五名口奪獲馬一疋兇器四十五件
燒燬賊巢六十餘間等因解報到哨審係真正
批差官目轉解到臣隨據廣東監軍僉事王大
用等稟報大賊首高仲仁已該本省仁化縣於
閏十二月初二日督兵擒獲是實及先准提督

南贛等處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咨稱江西
桶岡巷賊已該江廣二省官兵攻勦盡絕等因
到臣除將各哨陸續解到擒斬首從賊級俘獲
賊屬人口等項俱該紀功御史王度逐一審驗
真正紀錄造冊另行并將有功漢土官目人等
照依先後議定賞格犒給銀牌銀兩花紅殺傷
陣亡目兵量給棺木湯藥之資以示存恤仍嚴
督各該官兵將攻破巢寨潛藏賊徒再會廣東
官兵嚴行搜捕盡絕候班師之日另
奏外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巡
按監察御史王度議照有名大賊首龔福全劉
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本以梟獍之

雄嘯聚犬羊之衆據山寨之險固而僞稱大王
總兵視法度如弁髦而僭用黃傘坐轎殺官劫
庫倡亂已非一年破縣攻城流毒遂連三省雖
招而稔過不悛屢征而漏殄如故窮兇極惡
天地之所不容罪大貫盈神人之所共憤臣等奉
命徂征彼猶負固拒敵天戈一指渠魁束手成擒軍
令再申惡黨駢首就戮淨洗千山之瘴霧穴毀
巢空大雪萬姓之讎冤村歌巷舞是皆我
皇上聖武神威廟堂奇謀妙算及將士戮力用命所
致臣等方負瘝官之咎敢言靖寇之功切照見
在大賊首龔福全劉福興等惡既積乎滔天罪
豈容於待日必須速正典刑庶幾人心痛快合

無容令臣等就彼處決剉屍梟首以警地方惟
復
獻俘解京緣係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會本正德
十二年閏十二月二十日專差承差闞清親齎
謹題請
旨
計開
湖廣琳桂等處地方原分左右前後四哨監
軍等官呈報各該漢土官軍人等擒斬俘獲
功次共計三千六十八名顆口
生擒三百四十一名
斬首一千七百四十五顆

俘獲九百八十二名口
奪獲牛馬五十一隻疋
招撫銀牌四面
大紅段旗帳一幅
兇器一千一百一十二件
燒燬賊屋九百八十餘間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平苗寇以靖地方事正德十三年
正月初三日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湖北道右
參政張天相僉事汪玉會呈准協守湖廣鄖陽
地方副總兵李瑾手本為捷音事照得當職欽
奉
勅命統領原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及各衛所官軍
前進貴州清平地方會合彼處官兵分五哨進
至香爐山下劄營督同參將洛忠都指揮葉
許韶陶霖祝鎮等督發各哨漢土官軍多設方
略製造鐵猫飛梯拽兵上山架搭吊橋賊樓接
近賊寨四面攻圍於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勉破香爐山寨斬首一十七顆連日計擒苗賊
四名至本月十四日遇雷雨交作乘其不備調
發永保土兵乘夜緣崖而上大破賊寨連日生
擒苗王阿傍阿肉并苗賊首惡二十名及斬獲
賊級三百五顆俘獲幼男婦女一百一十三名
口餘逃進山頂本月二十六日該湖廣督餉參
政張天相監軍僉事汪玉各請清平營中官川
銀花彩段花紅獎勵領兵宣慰彭明輔彭九霄
并目把人等令其作興士氣攻取絕頂本月二
十八日職等嚴督各兵齊攻上頂連日生擒苗
賊二十七名斬獲首級二百八十三顆俘獲幼
男婦女一百名口爐山叛苗首惡俱已擒斬盡
絕又於本年十一月初二日移兵征勦原自為
惡龍頭都黎都蘭等寨苗賊於本月十六等日
至十二月二十日止節次生擒苗賊十名斬首
七百零三顆俘獲幼男婦女七十七名口共天
漂天坳黎從楊保苗坪谷千等寨苗賊畏懼兵
威情願誠心向化將先年殺占軍堡屯田九百
六十餘畝盡數還官給主招回復業軍民三千
八百二十七戶男婦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八名
口但各招安停當已該貴州鎮巡等官會議班
師外為照前事實係湖廣撫按衙門首先具奏
會議進兵處置俱已就緒當職今幸收功為此
合將擒斬俘獲功次數目合用手本前去煩請
查照轉達施行等因准此職等切念爐山天險
一旦克平皆本院悉心殫力調度兵糧已歷歲
餘後雖有事例掛仍奉
勅諭通行節蒙差官督催前進茲幸成功地方有賴
緣係捷音事理合就是報伏乞欽照施行到臣
據此查得臣節該欽奉

勅令命爾及總兵官楊英前去湖貴鄰近清浪等處
相應地方住劄會同貴州總兵官李昂都御史
鄒文盛各提督參將守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
相機撫勦中間動調官軍土兵等項事情務要
公同計議處置得宜毋或輕忽誤事其湖廣錢
糧照依該部奏准事理隨宜督理軍餉數內該
載未盡者亦聽爾等便宜而行欽此又節該欽
奉
敕特命爾不妨巡撫軍務兼督軍餉爾宜照依該部
題准事理督同三司管糧等官隨宜措置多備
糧草俱於緊要城堡收貯聽主客兵馬支用官
軍土兵所至隨宜供給欽此欽遵咨查先准兵
部咨該臣與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張翰等會奏
爲十分緊急賊情叛苗數萬晝夜設計攻打城
堡人命倒懸急請兵糧懸望解圍事據協守貴
州併提督清浪等處右參將洛忠等呈稱貴州
清平香爐山等處苗賊於正德十一年四月初
二三四等日烏合萬衆殺官攻堡阻截道路勢
甚猖獗具呈前來臣等據報看得貴州清平與
湖廣偏橋等處相爲脣齒誠恐諸苗同動爲患
非細況本省偏鎮地方本年二月間亦被苗賊
行劫合無會合川貴守臣調度兵糧相機撫勦
等因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苗賊猖獗着湖廣總兵官楊英都御

史秦金前去湖貴接境去處會同貴州鎮巡官
督同各該參將守備兵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
相機撫捕如果事情重大隨宜會調各省官軍
土兵協力征勦不許自分彼此失誤事機仍著
貴州巡按御史隨軍紀驗功次都寫敕與他其
餘事宜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貴州
右副都御史曹祥等題爲十分緊急賊情事本
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這處置用兵事宜恁每既議停當都依着行
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先一面預行湖廣布政
司動支司庫無礙官銀一萬兩責付分守湖北
道左參議王蓋齎發辰沅府州買米并將各年
拖欠稅糧嚴催解用及節行湖廣三司掌印該
道守巡管糧等官作急多備糧餉并嚴督所屬
軍衛并永保二宣慰司各整搠官軍土兵待報
啓行臣隨差官齎文前去期約貴州都御史鄒
文盛等前來兩省接境地方從長會處隨准戶
部咨亦爲前事該本部查議題
准行湖廣布政司將奏留貴州折糧銀動支二萬兩
差官解赴管糧官處交割糴買糧料草束聽上
客兵馬支用如有不敷再於十月銀內動支一
萬兩接濟等因准此照得先爲買糧參議王蓋
陞任人缺及照清平等衛旱災少收而辰沅一
帶溪河淺阻轉運艱難嚴行布政司着落掌印

左布政使周季鳳查發官銀三萬餘兩責付該
管分守右參政張天相齎發長岳常寶等府分
投買米穀撥船夫水陸二路運赴偏橋清鎮等
倉收備又令該司一面收買魚鹽造辦銀牌花
紅等項差人運解軍前聽用臣隨奉前
敕欽遵離省起程中途准都御史鄒文盛咨稱彼處
糧餉缺乏難便用兵姑候議處另行咨報案候
間隨該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統領武昌等衛
清浪上班官軍二千員名與臣俱至常德府暫
且住劄又經差官齎文催約貴州鎮巡各官會
議行事續准都御史鄒文盛咨稱會議得前項
苗賊相應征勦除候處置錢糧足用另行咨請
會議先希量調辰沅等衛精壯官軍并督催參
將洛忠作速統軍前來清平等衛遙振防守施
行准此臣與總兵官楊英會議就行辰沅二衛
調發靖州下班官軍一千員名及催參將洛忠
統領武昌等衛輪戍官軍速往清平等衛操振
防捕仍行永保二宣慰司并荊岳等衛整搠土
漢官軍聽調又會本具
題外隨准戶部咨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鄒文
盛等奏為十分緊急賊情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既地方用兵之際急缺軍餉恁所擬補借等
項事宜便着各該巡撫等官都依擬行不許遲
延誤事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行仰湖廣布政司

即於司庫那借軍器織造等銀四萬兩及原買
米銀一萬兩共湊戶部原擬五萬兩之數就差
指揮張銳等送貴州應用去訖續准兵部咨該
臣等會奏為
勑諭事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參金着照舊巡歷所屬撫安軍民楊英仍在
彼處地方往來操守待報進止欽此欽遵備咨
前來臣隨巡歷所屬長岳等處撫振流移督捕
盜賊間准都御史鄒文盛咨報貴州兵糧已備
煩將原擬官軍一萬六千員名永保二司土兵
各七千名差官起調定委謀勇風力文武職官
監督統領前來與隆偏鎮地方住劄聽候分哨
進勦等因臣即會同總兵官楊英選委指揮等
官齎執
旗牌將原調漢土官軍分投催調督發并行布按
二司轉行及徑催該道分守右參政張天相督
理糧餉等項聽候兵過辰沅等處支給犒勞及
委分巡僉事汪玉監督軍兵前進禁約騷擾地
方隨准兵部咨該臣等會奏為地方緊急賊情
事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楊英着不妨鎮守征勦郴桂猺賊李璉着仍
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參金桂甫王度王
守仁陳金各換勑寫勑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
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會案通行及將貴州事

情備行協守湖廣鄖陽副總兵李瑾并貴州鎮
巡等官各欽遵查照外臣隨奉
勑前去郴桂等處地方征勦猺賊其征進貴州事宜
亦須通理不必拘定欽此欽遵臣即離省前去
長沙等府居中住劄調度兩省兵糧不意總兵
官楊英病故臣又議照貴州剋期逼近湖廣官
軍催督已進但恐永保二司土軍各心不齊逗
遛僨事又經選差襄陽衛帶俸都指揮高嵩本
衛指揮王米分投前去催督各該宣慰土兵火
速兼程前進及又移文貴州巡撫鎮守總兵衙
門查照調度施行并行催湖廣副總兵李瑾與
該道原委守巡官各遵照統督如期進勦獲功

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
馬監太監杜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度議照
湖貴乃唇齒之邦偏鎮實襟喉之地故貴州之
苗一動則湖北之境弗寧顧此爐山寔維天險
連結乎車梘門樓之諸寨倡亂於阿傍阿肉之
臣酋妄言六十年氣數惑人動以萬同烈故事
猶曰敵殺官軍阻截夫通京道路攻圍城堡戕
虜乎偏地人財兇聲聯絡於蠻夷惡焰熏熾於
邊鄙是以
請兵討罪湖貴相繼交章督餉會期官民不遑駐足
至石頂分兵戈斯舉四面圍繞或架梯而攀登
五哨夾攻或造樓而接戰一登而戮其梟雄銳

鋒已挫再鼓而擒其首惡巢穴盡燔數十年巇
嵲之山一朝失險千百年逋逃之冦九族誅夷
故傳檄漂壩諸苗輸誠納欵加兵黎蘭等寨膽
落魂飛貴墨始見投戈湖人稍以奠枕是皆我
皇上聖武布昭於遐邇
廟謨默中乎機宜而各該將士戮力用命所致臣
等身雖滯於郴桂一隅心實馳於清偏諸境文
移往來信使旁午茲覩成功曷勝慶幸所據湖
廣漢土官軍擒斬俘獲功次已該貴州巡按紀
功御史逐一紀錄至於捷音班師等項事宜俱
該貴州鎮巡官會同湖廣副總兵李瑾具本先
行

奏報外臣等切照湖廣布按二司守巡湖北道右
叅政張天相責專整備糧餉隨處供犒得宜僉
事汪玉承委監督軍兵徃迴禁制如法驅馳邊
徼勞勩居多及照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周季
鳳綜理錢糧亦殫心力且俱有勞無過似應甄
錄如蒙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重事各官協力成功乞
勑兵部查議合無將張天相等量加陞賞以勵將來
惟復別有定奪不勝幸甚正德十三年正月初
十日具本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泰　題爲逆賊擁衆虜害守臣事正德十四
年七月十四日據原任湖廣鎮守太監杜甫下
舍人杜洪等告稱有杜太監於本年三月内奉
命轉鎮福建六月初四日自湖廣起程至十四日到
南康府不期陡被江西寧王差周典寶領集賊
兵約有二千張打旗號將太監船隻及原
欽賜蟒甲馬疋并跟隨人員行李盡數驅虜至十五
日到江西城下十六日差旗校將杜太監入府
就行非法囚禁行李衣物等件悉虜去訖及有
梁典寶言稱預有精壯三千分布南京城内外
潛住又說有一千在湖廣埋伏候彼機發裏應
外合攻取城池郎令杜太監在禁苦楚隔絶信

息身命未知存亡洪等見得事變非常於六月
二十四日只得負夜竊命逃走七月十三日方
到湖廣理合備情乞賜轉達便益等情據此隨
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武昌道右布政使方璘
僉事汪玉等禀報據興國州報據富池驛驛丞
呂傑報稱本年七月初七日未時據烏思藏番
僧通事宫葛說稱本月初五日親見湖口河船
約有一千五百餘隻黃船三隻當江口而下又
據快手陳三爪探得寧府初一日祭江祀祖初
二日寅時開船出湖口順流而下先將本府正
殿燒燬及將師僉事家眷盡數拘留僞命本官
到於九江與該府内官旗校人等集兵守把防

禦追兵又稱湖口望江等縣并安慶地方俱被
燒燬等因轉報到臣據此案照先爲緊急賊情
請兵益糧以安地方事已經會案行委右布政
使方璘僉事汪玉并都指揮劉真等統領官軍
民兵前去蘄州并興國州等處駐劄兼同本處
民兵操備道守續據湖廣都司呈據武昌衛運
糧千戶等官蔣睿等呈爲黨惡劫虜官糧船隻
事又據布按二司各呈緊急賊情事備由具呈
前來臣與鎮守湖廣太監總兵及巡按御史等
官會議得前項賊情大肆兇惡劫虜官軍糧船
阻絶往來路道又聞江西省城巡撫等官遇害
事變之起叵測不軌之迹已彰湖廣上游之地

誠宜加謹隄備臣等又經嚴督委官操兵過守
要路及行所屬軍衛并永保二司等土官衙門
整搠漢土官軍又推委副使惲巍多方召募義
勇好漢聽候調遣一面預行布政司措置糧餉
等項以備供億併將本省正德十三年兌軍糧
米除已發行過九江外其餘見在水次者行令
各該官軍般入附近堅完城内另厫收候以備
緊急支用一面會本具
題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内官監
太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柳文巡按監察御史
毛伯溫議照江西寧府謀爲不軌反逆已彰非
法肯害巡撫重臣無辜擅禁

欽命太監罪惡滔天神人共憤
祖訓之所不宥
天討之所必加仰惟
皇上大赫斯怒
廟堂訏定厥謀遣將出師必有
成命矣臣等切念湖廣地居上流禍誠迫切既而彼
知地方有備遂爾東下長驅第恐三路進兵勢
窮奔突我境實當其衝臣等先巳坐委知府等
官沈𣖄等將省城內外主客人戶逐一挨査給
帖執照及嚴督各門盤詰奸細以防他變但看
得湖廣所屬衛所官軍額數雖多消耗殆半且
因先運軍餘及哨守清靖郴桂廣西等邊十巳

去其七八目今守城不過老疾軍士幼小餘丁
而巳臣等節行督屬選募民兵義勇亦多不教
之徒至於永保等司土軍往年征調固有勞績
然水戰恐非所長況閩
國有也危其心又未可測故雖通行整捌聽調未
奏
勅旨不敢令其啓行伏望
聖明留意仍
勅該部議處合無分遣將領統兵一枝星夜前來九
江與臣等會合或直擣其虛或追躡其後或犄
角夾攻使大逆旦夕成擒庶宗金湯保固天下
幸甚臣等効忠報

國之心無任激切懇惻之至緣係逆賊擁衆虜害
守臣事理爲此會本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順差承差李大策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爲黨惡劫虜官糧船隻事正德十四
年七月初一日據湖廣都司呈據武昌衛呈據
本衛左右等所運糧千戶蔣容百戶舒金呈各
職奉委管駕淺船一十八隻前去江西吳城水
次領兌遵依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到彼十五日
與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眼同旗軍糧里較斛停
當十六日辰時忽有黑座船一隻帶領小哨船

百有餘隻鮮明器械銃砲連天稱係寧王差來
將帥熊內官二勇上船將安慶九江指揮千百
戶陳勳等綁縛各打銅鈚武昌黃州荊州德安
等衛所官軍船隻一同被虜各職不從被伊綁
虜至樵舍驛開放分付各職十九日早領紅圓
領帶軍朝見給散軍器發哨等語因見兇惡非
常十八日二更乘隙偷身逃命公文簿籍盤纏
衣服盡棄赤身回衛等因到衛呈司轉呈前來
隨據湖廣布按二司呈爲緊急賊情事各准守
巡武昌道右布政方璘僉事汪玉咨關節據黃
州府申呈據黃梅縣申准清江觜巡檢司飛報
江西强賊三四千人船隻百號馮兄數多自稱

寧府旗校紅阜號衣執持兇器劄住本鎮對江
土橋港安營九江府衛縣官軍民兵人等俱各
逃走彼賊進倉看米口稱虜船般裝等因及據
黃州知府鄭信禀稱兌軍糧船俱回上來共在
彼者俱被虜去欲將兌軍米般入城內隨便收
貯以備缺乏等因各轉呈到職據此案照先據
蘄州申爲緊急賊情請兵剿糧以安地方事開
稱本年六月十九日承准九江府印信飛報江
西西山盜賊突起聲勢猖獗九江城外居民被
賊焚劫誠恐上流禍將及蘄乞請兵糧急救等
因據此臣等看得江西九江與湖廣蘄州地界
逓接況係

荊王見居隨會案行委守巡武昌道右布政使方
璘僉事汪玉添委武昌衛都指揮僉事劉璟統
領武左二衛官軍并於蘄水羅田等縣起取民
兵前去蘄州住劄兼同本處民兵操守其興國
州等處亦委指揮李輅統領官軍民兵與該州
官吏人等協力保護會
奏間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內官監太
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柳文巡按監察御史毛
伯溫議照前賊稱係寧王差來將帥大肆兇惡
劫虜官軍糧船九江賊勢尤熾阻截往來道路
又聞江西省城巡撫等官亦且遇害事變之起
叵測不軌之迹愈彰湖廣上游誠宜加謹隄備

臣等一面嚴行所屬府衛州縣各整官軍民兵
召募義勇好漢操振聲威相機戰守一面預行
各該衛所并永保宣慰司等衙門一體整搠漢
土官軍聽候調遣一面行布政司措處糧餉以
備供億其本省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除襄陽
荊州左等衛先已發行過九江外其餘武岳安
沔等衛所見在水次并已行未遠者欲令前進
則阻於路梗欲令停泊恐徒爲盜資臣等再四
籌畫只得行令各該官軍就將糧米般入附近
府州堅完城內另廒收貯以備緊急支用候事
寧之日另行定奪外伏望
皇上俯念事變非常關係甚重獨奮乾剛大彰

天討乞
勑該衙門從長計處速賜施行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緣係黨惡劫虜官糧船隻事理
具本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專差承差黃恕
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爲緝詰姦細事正德十四年八月初
一日據湖廣按察司呈奉臣等牌發問得犯人
一名李甫招年三十九歲係江西寧府校尉狀
招寧府寧王要舉逆謀恐湖廣聞知發兵截
殺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八日着長史司批差會

帶銀十兩假作尋取說唱評話及天文地理晉
月今在白通為由前來湖廣探聽軍馬多少城
門緊慢消息會就不合在於江西城下僱倩今
在南昌縣民江富亦不合依聽跟隨為作本月
十八日到於湖廣省城尋獲白通當將前銀付
與接收白通不知前情留會在家安下會私自
往來探聽消息後聞寧王叛逆事發各路把截
難行未曾起身蒙鎮巡上司嚴謹門禁盤詰姦
細將會訪拏到鎮發仰鎮撫司監候取審前情
轉送巡撫恭都御史審供相同蒙發按察司取
招通行呈詳今蒙本司將白通等逅拘到官追
出前銀與會對審明白問擬會依境外姦細入

境內探聽事情者律斬江富不應事重滅等杖
罪等因備呈到臣據此案照先為前事已將盤
獲犯人李會等發審去後今據前因卷查先據
湖廣都司呈據武昌衛運糧千戶將容等呈為
黨惡劫虜官糧船隻事又據布按二司各呈為
緊急賊情事臣與鎮守湖廣太監總兵及巡按
御史等官會議得前項賊情大肆兇惡劫虜官
軍糧船阻截往來道路又聞江西省城巡撫等
官亦皆遇害不執之迹已彰湖廣地居上游誠
宜加謹隄備已經會案行委右布政使方良僉
事汪玉并都指揮劉璋等統領官軍民兵前去
蘄州興國等處駐劄兼同本處民兵操備遏守

及委推撫等官黃稽等齎執
欽牌前去處靖九永等衛整撥下班并間隨官軍
及差都事安洪等齎銀一千七百五十兩給犒
鎮溪茶園等司所土軍各催促前進又推委副
使悍魏多方召募義勇好漢俱聽候調遣殺賊
一面行布政司措處糧餉等項以備供億并將
本省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除已發行過九江
外其見在水次者行令各該官軍搬入附近城
內另廒收貯以備不虞一面會本具
題伏候
勅旨間又據原任湖廣鎮守太監杜甫下舍人杜洪
等告為逆賊擁衆事言守臣事隨據布按二司

守巡武昌道右布政使方良僉事汪玉等稟報
探得寧王於七月初一日祭江祀祖初二日寅
時開船約有一千五百隻出湖口順流而下又
探得湖口望江等縣并安慶城外俱被燒燬等
因據此臣等議照江西寧府謀逆已彰遣將出
師必有
成命第恐三路進兵彼賊奔突我境又慮彼中姦細
入探消息先委知府等官沈曄等用心挨查緝
訪并嚴督各門關防盤詰及看得湖廣衛所官
軍民兵寡弱未練又經會本具
題乞分遣將領統率邊軍一枝前來會合夾攻及
又選委武昌衛帶俸都指揮同知胡章領兵前

去蘄州會議分布要害大振軍威相機截殺外
本年七月二十八日等日節據分守武昌道禀
報原差兵快江宗柯昇伯等探得寧王頭幫人
船攻圍安慶府城不克回轉本月十七日午時
進鄱陽湖遭風打沉船四五隻淹死百十餘人
到南康泊二日船十九日到湖口縣對江地名
上洲頭灣作多人上岸放火燒燬柘溪遞運所
居民房屋候王船到齊二十日俱進湖到青山
女兒港一帶稍泊等因前來會
奏間本年八月初二日午時據分守武昌道右布
政使方璘禀報原差快手劉十二等取獲江西
奉新縣印信手本開稱七月二十日蒙南贛王
都御史督發各府州縣兵快攻破寧江門殺進
寧府擒斬賊人俱赴軍門驗記寧府婦人縊死
數多本日戌時又據分巡僉事汪玉禀報探得
七月二十六日王都御史在西湖樵舍已將寧
王用計擒獲有賊首林十一領三百人逃往華
林寨又有賊一百人走向德安縣去訖等因各
報到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內官監太監李鎮
總兵官安遠侯柳文巡按監察御史毛伯溫議
照寧賊寖滋悖理逆天不軌之謀醞釀已久首
害巡撫重臣次禁諸司大吏陷據南康九江攻
圍安慶日急都御史王守仁先與臣等約會進
兵誓滅此賊仰仗

祖宗神靈
皇上威德天誘其魄復回鄱陽故能乘虛克復南昌
奮力擒獲元惡寔天下臣民之慶
宗社無疆之休也但恐勦敗殘黨不無奔突之虞臣
等伏念湖廣地方先事頗知警備並無越境爲
孽惟武昌等衛所官軍運船在於江西兌糧者
被其虜去爲今之計一面嚴督守巡等官布政
方璘僉事汪玉都指揮胡章石璽等將先調見
在官軍民兵仍往來蘄州興國一帶地方嚴督
操振防遏窮寇及會合江西官兵相機夾勦用
收全功其起調各衛所官軍并茅岡鎮溪等處
土兵似不必用就行差官齎文停止免其沿途
騷擾一面行把總都指揮蘇淵查勘安沔等衛
所兌軍淺船見在有糧者責令官軍先儹前進
會經寄囤者照舊復載陸續啟行及查江西被
虜船隻下落另行議處但今時已過期天漸寒
沍本年糧運未免比常又加遲誤緣係盤詰姦
細及逆賊就擒止調漢土官軍及處置糧運事
理臣等未敢擅便除批按察司將輕犯江富等
先行發落重犯李會監候處決外爲此會本順
差冠帶舍人劉昇親齎謹具題

知

安楚録卷三

檄文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賛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為分兵勦賊事據湖廣布按二司整飭
郴桂兵備副使陳璧守巡上湖南道左叅議黄
質僉事王濟會呈繳據守備指揮李璋查訪過
各該應勦賊巢盡完貼說圖本及開立營哨地
方緣由轉繳到院據此案照先爲地方緊急賊
情事已經通行訪取去後今據繳到逐一閱視
叅詳明白會同
欽差鎭守湖廣太監杜　巡按監察御史王　議照
湖廣郴桂等處地方節被廣東江西所轄各山

峒寨猺賊越來虜掠鄉村攻破縣堡生靈恣其
荼毒邇因爲之繹騷醸禍數年人心積憤乃者
欽承
上命三省合兵剋期進勦官軍人等臨陣之際敢有
違誤者自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欽此除
欽遵外切照茲役之興勞費重大即今糧集兵
齊三省約期已定正當恭行
天討大振軍威惟欲殲厥渠魁掃平餘黨以圖久安
長治但巢寨散漫醜類衆多必須按圖分哨並
進夾攻隨處策應追搗巢穴根遏奔竄使其醜
類無遺庶得一勞永逸而照軍兵衆盛今在前
齊統領得人戰當克捷除軍門一應合行法令

指授方畧賞罰條格及編立各哨牌號幷招降
撫安旗榜與賊巢圖本等項事宜一一明白分
給宣布外所據立營分哨方向剋期進勦地方
擬合通行爲此劄仰各職照依劄付内事理率
領後開各該漢土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剋期於
本年十一月初二日俱自衡州起程各由所指
道路直抵各該地方隨宜立營住劄務在戮力
同心協謀定策備詢鄉導兼考地圖察賊之多
寡分合按路之遠近險夷某某處堪以伏兵某處
可以擣寨必先訐取賊首龔福全李斌高仲仁
藍友貴等務在生擒獻俘軍門依格重賞然後
相度機宜酌量將勢查看發去圖本賊住地名

分立小哨並進及立繼後督把截監軍領哨等
官各須申明號令謹嚴紀律鼓舞部下軍兵奮
揚威武或直擣其腹心或先剪其羽翼或趨其
所不意出其所不趨或守其所不攻攻其所不
守賊若據險負固以拒敵則督軍先登力戰不
可則暫進之而戒其深入賊若深藏遠遁以逃
生則分兵緝捕搜索不獲則暫止之而謹其窮
追當追則追不逡巡畏縮以坐誤事機當止則
止不輕率躁妄以墮損威重凡遇攻打巢寨賊
勢重大兵力不支者即照軍令所載條件一面
發急字號牌飛報鄰哨摘兵策應併力夾攻一
面飛報中營中軍施行若追賊越過廣東江西

境界仍遵照軍門往來咨議事理會合彼處官
兵執旗識認協力致勦務出萬全成筭用收一
切奇功斯副委任至意獲有功次候至三十功
以上者類解軍門審驗給賞如首先破賊及獲
賊首奇功隨即飛報不在此限其各營把總領
征管隊等官并土官頭目旗甲人等各要曉諭
士卒遵照軍令經過良民團集村舍給有旗榜
差人護守不許纖毫侵擾如有違犯悉聽監軍
官從實究問輕則細打一百重則割耳呈報敢
有妄殺無辜冒報功次及逗遛退怯縱軍虜掠
者綁送軍門定照欽奉
敕諭事理處以軍法決不輕貸俱毋違錯各共依准

同起程時刻呈來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行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為計謀擒斬積年慣惡名賊以靖地方
事准兵部咨本部題該都御史秦　題前事據
湖廣武昌府嘉魚縣申准本縣知縣陸槐關正
德十一年六月內先抄奉巡撫都御史秦　親
書鈞票客示劇賊賀璋廖琪薛鬍子等係積年
極惡人犯若不及時勦除他日必貽地方大患
務要設法擒捕獲報等因奉此照得卑職自正
德九年八月初九日到任切見縣係邊江裁滅
衝要上至岳州下抵江夏沿江共有五百餘里
本縣獨立其中抵界地方多係邊江峻嶺漫坡
野湖為各處流民嘯聚盜賊出沒之路查得正
德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二日節被劇
賊賀璋廖琪等進縣劫獄殺人放火燒燬官民
房屋申奉前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劉　案驗
行委都指揮潘勳本府通判繆璋等帶領軍兵
在於蒲圻臨湘等處住劄月久挨拏各賊逃遁
一名不獲為照賀璋原係本府蒲圻縣民廖琪
係崇陽縣人璋自十五歲以上出外夥同先拏
獲稱王賊首許進即許一王等在於崇通蒲圻
各處劫殺人財因後捉獲許進被璋又合蒲圻
縣見拏獲羅大洪本縣先獲張仲良廖琪各稱

大王名號糾集華林寨流來劇賊薛鬍子并李
隆劉來李良爵周定等一夥自臨湘縣地方鵲
庫等里嘯聚起上往洞庭長沙監利白螺山沔
陽茅埠巴湘下至漢陽田家口楊家灣并蒲崇
與本縣連界黃岡湖等村鄉流劫往來官商船
隻居民財物殺害人命正德十年二月內卑職
設法陸續擒獲首惡張仲良并餘黨雷蓬頭岳
公信王流陳鳳熊則鳴陳宿等六十三名解送
按察司并發武昌府監問惟賀璋等兇惡狡猾
莫敢與敵遁散日久不能遽勦各賊仍在江鄉
出沒揚言要得襲縣報讎本年五月內職因縣
小兵寡城築未完難以防禦只得出示招撫續

據廖玶薛𦕈子同夥李良爵即李珊廖文德卓
玉實張蓬頭王萬仁等七名及劇賊賀璋與劉
來李隆周定七名各具狀赴縣投順當即申請
省令地方民孫實等保領安插訖仍撥與逃亡
人戶遺下田地耕種每月朔望赴縣打卯遍結
市鄉地方稍靜不意慣惡李良爵王萬仁劉來
在鄉生事害人職欲擒拏恐致驚疑屢次案示
賀璋依令自將三惡誅訖以後不期賀璋廖玶
不改前非仍同平日夥從出入跟隨挾騙鄉民
財物騷擾地方本職晝夜慮籌欲得誅擒奈何
衆賊積慣遠難輕動却於正德十一年五月二
十四日被賀璋私自駕船前去漢陽縣地方小

林江邊以拏賊為由劫殺客船人財職訪得實
設謀問令蒙巡撫都御史秦　案示前因隨蒙
本院會同鎮守太監杜甫總兵官楊英巡按監
察御史張翰客議案行帶管分守武昌道右布
政使周季鳳帶管分巡武昌道副使惲巍明文
遵依客喚本縣素勇義官方宸來職定計相同
於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牌調賀璋廖玶等同典
史劉廷用假以前去黃岡湖拏賊為由於本月
二十四日方宸設邀賀璋廖玶等到家當即格
殺二兇并夥賊張歪子傅矮子斬獲首級共四
顆送縣轉達報功外彼被薛𦕈子周定李隆彭
治等見得兇賊已誅各擁拒敵殺死原差民快

背仲經等因見官兵追急各黨退散逃復原巢
方宸自知難保身家就行領兵奮勇前追陸續
督同地方劉長祿等擒斬有名劇賊薛𦕈子李
隆桂真保桂三兒廖汝德首級及拏獲同行夥
賊李良璽王九保即沐公溫繼芳即溫公彭治
李仕隆李仕虎李仕鸞覃雄萬勝金王欽義龔
必賢何伏受李仕林王准已死蕭完林老李等
案實申解止遺周定曾子兒等不獲本年八月
初六日方宸復行領兵拏追在於地方李株港
輕身獨進林內被周定曾子兒蕭孟江蕭孟華
突出拒敵將方宸并兵快馮大祿等殺死隨即
申禀軍蒙賞恤差調官兵來縣護助設法四處

挨拏本月二十九日督據臨湘縣快手吳伯聰
等捉獲蕭孟江蕭孟華斬獲周定曾子兒首級
并原奪方宸刀鞘到縣識認是實俱已解報續
該蒲圻縣拏獲賀璋夥賊卓玉實廖王子即文
德二名徑解外照得衆賊已除地方安靜原調
官兵乞請放回為此理合申乞施行等因據此
行間又據蒲圻縣申為地方賊情事准本縣知
縣張佩關據本縣原差醫生吳鍊齎捧巡撫湖
廣右副都御史秦　鈞牌前事仰作急多差兵
快務將賊首羅大洪羅貴等盡行拏獲解報等
因奉此又抄蒙分巡副使惲巍案驗奉巡撫右
副都御史秦　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

甫總兵官都督同知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
會案議得劇賊羅大洪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正
宜急捕以安地方等因節奉移關到職除遵依
捕獲賊甲胡三兒藍一僧榮并夥賊劉丢兒劉
卯子甘長兒宋福旺張九賢胡廷秀楊勝奇李
和戴明王興富等解報訖惟賊首羅大洪并羅
大貴兇惡狡猾東竄西移日久不獲又經咨設
方略嚴督原委捕盜鳳山驛驛丞李會陰陽學
訓術龔廷彩老人鄧伯家人鄧槐并民快楊奇
俟會同咸寧驛驛丞李伏安等將通賊處所分
兵把截本年九月初四日蒙鎮守總兵官都督
同知楊英等會差武昌衛指揮周雄水縣與本

職策計出給下帖招撫本賊出首免死令驛丞
李會軍旗艾祥等齎去招撫羅大洪田必貴郎
羅貴於本月初八日誘到艾緣家住宿仍不肯
見官當夜密令李會帶同兵房吏雷瑤鄧梢家
丁鄧槐陳淳家丁陳鈞兵快王申狗軍旗人等
於初九日子時分圍屋有艾祥陳鈞等與羅大
洪敵殺截中本賊二鎗并將羅貴生擒押送本
縣行至中途羅大洪氣絕身死等因呈送到職
審勘明白關送到縣為此令將本官關到拏獲
賊犯緣由理合具呈施行等因到臣隨據委官
指揮周雄亦呈相同據此案照先為飛報聲息
事准兵部咨該本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
草寇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發
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調發策應但係
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緩隱匿巡撫巡按
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
不係聚衆草寇但係有名強賊肆行劫掠賊勢
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
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
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
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決
不輕貸等因題奉
聖旨是通行各處禁約隱匿等項事宜都依擬行欽
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遵守外及查先為

申明賞罰以勵官兵事該兵部題內開各處捕
盜人員若有奮不顧身就陣身死者武職旗舍
子孫陞一級世襲文職官吏民人亦照此例其
間不願陞級與一人冠帶免其一應差役所在
官司仍給與棺殮以示優恤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該臣訪得嘉魚蒲圻二縣歛案
有名賊首賀璋廖琪齊貂子等先年劫殺人財
勢甚猖獗節經官兵捕拏拒敵未獲後該二縣
設諭招安各賊陽雖聽撫陰實肆旂今年五月
內為因省城被盜通行杼捕其賀璋等詐稱應
捕劫殺江上客船而羅大洪先犯越獄在逃今
復殺人為害官司莫敢禁治臣為此慮會同鎮

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總兵官都督同
知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得地方災傷民
貧盜起防微杜漸所宜亟圖且如先年叛賊丘
仁楊清止因姑息偷安遂成地方大患尋調官
兵勦除錢糧勞費無筭至於江西之徐九齡北
方之劉六劉七大率類此切照賀璋廖琪薛搗
子并羅大洪等罪大惡極不在前賊之下今不
及時殄除後悔噬臍無及各賊兇猾異常若大
兵攻勦彼必聞風遁逃糾聚為患非細以此臣
先親齎票帖密示知縣陸槐張佩各設法定計
擒捕及又會案通行守巡官嚴督把截務除此
患以靖地方後因羅大洪并羅貴日久不獲又
該總兵官楊英會委指揮周雄前去該縣設計
擒捕去後今據各申呈前因臣等切惟天下之
患防於方萌者易為力銷於既盛者難為功所
據劇賊賀璋廖琪羅大洪等積惡已踰數年殺
人不止百計江鄉被其騷擾軍民受其荼毒惡
貫滿盈神人共憤今幸仰仗
天威官司用命密謀擒斬已盡百姓歡呼一方慶幸
臣等叨享
國恩地方責重事皆分內豈敢言功除將承委效
謀知縣陸槐張佩指揮周雄并獲功官吏壯快
人等量加獎勞及將解到賊級驗發該縣梟掛
其生擒賊犯送按察司問報外臣等伏念義民

方宸本以一介緇黄奉例納粟冠帶既非守土
官員亦非應捕人數乃能不顧身家密謀捕賊
遂使數年渠魁一時授首勇敢當前死於賊難
忠義可嘉情實可憐臣等雖經厚賞助給歛葬
之資但本民乏嗣無以為優恤之地若非表彰
其名曷以昭示後勸如蒙
皇上軫念災盜地方恤憫義勇臣士乞
勅該部查照議擬以義起例合無將已死義民方宸
遥授巡檢職銜仍令該縣立石鐫名樹於墓所
以彰忠義使人心激勵於將來地方保守於無
患實為便益等因與鎮守湖廣地方總兵官平
蠻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各具本於
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奏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等奏稱湖廣地方災傷
民貧盜起防微杜漸所宜急圖劇賊賀璋等積
惡已踰數年殺人不止百計江鄉被其騷擾軍
民受其荼毒罪大惡極不在徐九齡劉六劉七
之下今密謀擒斬已盡百姓歡呼及稱花魚縣
義官方宸格殺賊首賀璋廖琪二名擒斬劇賊
薛搗子等二十一名奮不顧身死於賊難忠義
可嘉但本民乏嗣無以為優恤之地乞要遥授
土巡檢職銜立石於墓以彰忠義等因參照叛
賊賀璋廖琪薛搗子等屢年劫殺既招復叛罪

大惡極若不及早捕戮將來爲患不可勝言都
御史奏　乃能運謀督捕悉就擒戮潛消禍亂
憍服餘黨較之玩寇煩兵勢已猖獗攻破城邑
殺虜人民踰年而後消滅者其功似爲不少及
照總兵官楊英鎮守太監杜甫巡按御史張翰
協同謀議并右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惲巍嚴督
把截俱有勞績合無將參金楊英杜甫張翰俱
請
敕獎勵量加賞賚周季鳳惲巍亦量給賞知縣陸樾
張佩指揮周雄并獲功官吏人等行令鎮巡官
再加賞勞以勵將來義官方宸擒斬叛賊死於
賊難功勛忠義誠有可嘉既已無嗣合無量贈

一官立石表墓以示優恤但
恩典出自
朝廷本部難以擅擬伏乞
聖裁本部仍通行各處鎮巡官務要用心遵依前項
申明律例盜賊生發乘機勦捕毋致滋蔓有如
都御史奏　用心巡撫者一體獎勞若不能防
微預謀緝捕致賊猖獗遺患地方後雖捕滅僅
可贖罪亦不論功緣係計謀擒斬積年慣惡名
賊及奏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正德十一年十一月
初三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本月
初六日奉

聖旨是這剿賊賀璋等累年爲害地方不寧鎮巡等
官乃能協謀督捕悉就擒獲功可嘉尚杜甫參
金楊英各寫敕獎勵仍各賞銀二十兩紵絲四
表裏張翰周季鳳惲巍各賞銀十兩紵絲二表
裏都在彼處給與他陸樾張佩周雄并獲功官
吏人等着鎮巡官量加賞勞以勵將來方宸既
殺賊功多又身死無後准贈府檢校立石表墓
與祭一壇欽此欽遵抄呈到部合咨前去煩爲
查照施行備咨准此擬合通行仰都布按三司
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兵部題奉
聖旨欽依内事理欽遵施行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兵部爲地方緊急賊情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正
德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午時奉本部送准巡撫
湖廣都御史秦金揭帖案照先准兵部咨該職
與鎮守湖廣太監杜甫總兵官楊英巡按監察
御史王度會題前事本部逐一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楊英着不妨鎮守征勦郴桂猺賊李璋着仍
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秦金杜甫王度陳
金王守仁各換敕寫敕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
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都行布按四
司并該道守巡兵備參將守備等官各遵照施
行其勦調漢土官軍另案會行各該衛所及永
順鎮溪等衛門一體整搠及分行上下湖南道

守巡兵備召募殺手打手更款人等各照數整
點齊足待報啓行其貴州約於本年八月内進
兵當即行催副總兵李瑾統領原調漢土官軍
依期前進及坐委湖北道分守叅政張天相督
理供餉分巡僉事汪玉督軍禁約外隨准戶部
咨同前事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移咨到職又經備行該司遵照及專委右布政
使方璘左叅議黃質將原擬南京倉糧折銀五
萬兩設法糴買或仍徵本色星夜運送郴桂等
處倉分交收備用并動支司庫官銀造辦銀牌
花紅布絹魚鹽硝黃等件完畢差官轉解軍前
支給賞隨該欽奉

勅茲特命爾等前去郴桂等處地方征勦前項猺賊
爾等宜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及該道兵備守
備守巡管糧叅將等官整理兵糧協心幹濟嚴
督鎮溪等處土軍并馬湖陽山殺手人等并各
該軍衛有司見在官軍民兵衡州長沙茶陵等
衛上下班官軍附近鄉市勇敢好漢分布撫城
縣分通賊要害道路用心防禦設法勦捕官軍
人等臨陣之際敢有違誤者自都指揮以下聽
爾等以軍法從事其調到土軍人等經過及住
劄地方務須嚴加禁約敢有乘機騷擾凌辱官
司強奪財物姦汚妻女等項亦聽爾等從宜處
治所調三省官軍分道並進相機遏勦其兩廣

并南贛鎮巡等官或親臨邊境或差官領兵策
應事有應與計議者俱要會合計議毋得自分
彼此推托誤事凡事俱照兵部議擬奏准事理
施行欽此除欽遵通行及即差指揮等官孫鉞
許欽等齎文前去兩廣南贛鎮巡衙門約會督
兵把截夾攻及取進止機宜近准巡撫南贛等
處左僉都御史王　咨報前事已經議奏去後
及將賊巢圖本齎送前來案候兩廣路遠未報
職等因慮見調本省土兵素性貪殘難制又經
申嚴號令明示賞罰曾委清軍副使惲巍管屯
副使汪賜僉事顧英王濟分守左叅政葉相左
叅議黃質等分投前往辰常衡寶長沙慈利府

縣各住劄預備牛酒等項遇調土兵到彼逐一
點閘犒給并遣火牌前去曉諭土官峒長人等
知悉嚴加鈐束各遵紀律不致騷擾經過官司
地方剋期會勦間不意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
於本年八月十一日在途病故職至岳州倉卒
得報會同鎮守太監杜甫巡按監察御史王度
議照湖廣郴桂等處地方屢被廣東江西猺賊
越境殘破縣堡荼毒生靈已該職等會議奏
請兵糧約期三省攻勦節經兵部覆題蒙
皇上俞允職等奉
命以來夙夜戰兢不遑寢食原擬合用兵糧俱各極
力營辦頗有次第正當剋期征進之間忽得將

官物故之報地方不幸關係匪輕及探得前賊
自知罪大當誅目今必皆驚疑變詐篤狀職等
欲停候
請命新任鎮守總兵官至日方纔行事奈何三省合
兵勢不容緩誠恐日久變生地方仍前受害用
是再四籌畫必須權宜處置看得分守靖州參
將史春見調郴桂住劄頗堪將領職等除一面
差官分投前去各該衛所并土官衙門督發原
調漢土官軍殺手人等改限十月初旬俱赴衛
州取齊皆委參將史春統領仍委副使惲巍贊
畫俱聽職等節制調度按據賊圖分四大哨坐
委軍政都指揮劉宗仁守備都指揮王廷爵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李璋王翰分領又委兵
備副使陳璧分巡僉事王濟顧英分守參議黃
質督催前進會合江廣官軍機兵剋期夾攻搜
山擣巢相機截勦務使渠魁授首餘黨就平官
軍人等所獲功次解送巡按御史紀驗明白奏
報其沿邊一帶良民村舍先期分別處置出示
招安不令玉石俱焚有傷天地和氣臨陣之際
敢有違誤者悉照欽奉
敕內事理處治職等管見如斯利鈍未能逆料如蒙
乞
敕該部查照計議合無一面行令職等照依前擬施
行一面會推謀勇將官疏名
上請簡命一員仍充總兵官前來接管行事用收全
功以安地方不勝幸甚緣係欽奉
勅旨征勦猺賊及暫委參將統兵事理職等未敢擅
便爲此會本具
題等因送司查得先爲前事該巡撫湖廣副都御
史秦金會同鎮守太監杜甫總兵官楊英巡按
監察御史王度督同都布按三司都指揮僉事
文恭左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惲巍等議奏湖廣
郴桂與廣東江西接境猺峒有名賊首龔福全
等先年用兵征勦遺漏遂致禍延今日前此亦
曾撫處變詐不常陽雖聽招陰實肆劫攻打縣
堡虜官殺人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啓兵端衆

時度勢誠不容已乞要改留總兵官楊英在於
本省統制漢土官軍督發勦賊秦金等督同三
司掌印守巡守備管糧等官整理兵糧協心幹
濟官兵人等敢有玩違失誤者許以軍法從事
及請
勅巡按御史王度隨軍紀驗功次仍乞
勅兩廣南贛總督巡撫等官嚴督各該兵備守巡等
官一體整備兵糧俱於本年八月內齊集分布
把截夾攻追勦務使惡類無遺永絕後患其有
脅從良民至期斟酌區處如慮事干三省人不
一心惟復查照先年事理乞
勅兩廣總督都御史陳金仍充總制名目俾其便宜

行事及太監杜甫又奏要與楊英親督官軍勦
賊等因查得先該巡撫都御史秦金等奏稱郴
桂猺賊即今春深草木繁茂難進搗巢大舉之
期必在秋冬等因該本部前項議擬行令秦金
等嚴督各官軍設法勦捕應與南贛兩廣都御
史計議者會議而行仍將進兵方畧先期具奏
定奪及馬上齎文交與兩廣總督南贛巡撫各
都御史一體防禦免致奔逸爲害不可自分彼
此有誤事機等因已於今年四月二十六日題
奉
欽依通行遵守計至三月二十七日各官題本之時
前項公文事情未曾奏行已將進兵方畧會本

奏來臣等議得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
切忌遙制今郴桂猺賊爲害地方既湖廣鎮巡
三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剋期進勦
朝廷若復猶豫不決必致誤事但八月進兵天氣
尚炎况今五月將中八月進兵兩月之間期限
太迫及總兵官楊英見奉
敕會兵貴州征進事未寧息其原調貴州征進漢土
官軍三萬員名今奏征進郴桂又稱照舊不動
若准改楊英征進郴桂其征進貴州官軍不另
差官統領萬一貴州約會進兵必致失律僨事
查得見任協守鄖陽副總兵李瑾先該御史王
相奏稱地方無事裁革聽候有缺推用本官謀

勇素著又見在湖廣地方近便合無悉依秦金
等所議請
勅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不妨鎮守專一征進郴桂
地方猺賊原領
勅書差人奏繳再請
勅一道馬上差人齎與協守鄖陽副總兵都指揮使
李瑾更替楊英統領原調征進貴州苗賊漢土
官軍聽候征進中間事宜悉照楊英原奉
勅内事理欽遵施行事寧具奏回京仍乞
勅都御史秦金并太監杜甫依其所奏整理兵糧協
心幹濟敢有違誤聽以軍法從事貴州有事亦
須通理不必拘定與總兵官楊英躬親督兵前

請
勅一道齎付監察御史王度不妨巡按兼管紀功再
請
勅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
勅巡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今奏内議定
事理欽遵會合行事各不許違期失誤其左都
御史陳金仍照原奉
勅諭總督軍務行事及遵
大明律定制會合調遣策應不必踵襲近例改爲總
制變亂舊規致有掣肘彼此推托及照原擬今
年八月中衡州取齊分道進勦合無改擬九月
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今將所奏

動調土漢官軍數目措備供餉糧銀戰攻方畧
三事開坐議擬明白伏乞
聖明裁處等因正德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少保兼太
子太保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是楊英着不妨鎮守征勦郴桂徭賊李璡着仍
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參金杜甫王度陳
金王守仁各換敕寫敕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
行欽此已經欽遵通行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金揭帖內稱
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於本年八月十一日在
途病故改限十月初旬俱赴衡州取齊暫令史
參統領征勦乞要查照計議一面行令職等照
依前擬施行一面會推總兵官前來接管行事
等因查得先該湖廣鎮巡官奏要八月進兵本
部改擬九月中旬今又改擬十月進兵又要本
部計議轉行前去方纔依擬施行緣用兵機宜
已有
成命總兵官楊英雖是病故難以中止若改易進兵
日期進疑不決必致僨事為此除候抄呈至日
另行查覆外合咨前去煩照本部原擬題奏
欽依及欽奉
敕內事理欽遵施行請勿進疑備咨准此合就仰都
布按三司等官抄案一體遵奉施行
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行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為禁科擾以安生民事照得當職節該
欽奉
敕命調度一應兵糧會勦三省徭賊凡有違誤者自
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欽此除欽遵外為
照湖廣郴桂等處地方節被廣東江西異省賊
徒越境為害今春安攸等縣栗源等堡俱被焚
劫生靈恣其荼毒疆圉為之繹騷人心共憤
天討必加以此用兵實非得已但今糧餉之轉輸人
夫之起取土兵之經過公差之來往晝夜旁午
未有不勞於民者本院為此籌慮已經處置通
行其土兵所過去處遇府總支行糧遇縣止是
供給官目夫馬下程各有定數所費不多其起
取運糧人夫先該督餉右布政使方琇等呈報
分派各州縣夫數并酌量地方遠近給與腳價
緣由前去本院為念陸運艱難改行本官發銀
前去附近地方收買糧米以圖省便原派人夫
亦令減去三分之一又為選集民兵殺手案行
上下湖南守巡兵備官員各於該管有司先儘
民壯挑選不敷之數出令召集諸色人役勇敢
好漢自願報効記名在官與民兵輳足原數同
赴軍門聽用有功一體奏報陞賞再為軍前要
用馬匹本院牌行撫災偏僻州縣止於里甲走
遞或有操備馬內選解共不過一百餘匹其程

途盤費就令官錢量支到彼一體官給草料至
於軍中一應備用魚鹽牛酒布絹硝磺等項俱
已在於司府官庫支銀買辦並無一毫干及小
民但恐所司官員賢否不一中間循良公廉者
必能遵奉明文善爲處分不致勞擾其有欺枉
貪墨之徒或以前項事情爲由通同吏書乘機
科斂橫生奬害難保必無如近日長沙縣知縣
萬廷鑾輒聽下人浪傳預備太府果子爲名科
派里甲銀數動以百計似此妄爲官員非惟剥
下脂膏抑且玷上名節良可怪恨除事發拿問
重治外若不申明禁約是以除寇安民之圖而
反滋縱惡長貪之患深爲未便擬合通行爲此
一仰各道抄案仰本道官吏照依案內事理即
便轉行各府州縣遵照今後但因郴桂軍務事
情或土軍過往或上司經住惟夫馬二事及廩
糧等項照依舊規差撥答應其合用心紅紙劄
筆墨并犒勞土官之類俱查支庫貯預備軍餉
等銀買辦供送明白登記印信簿籍以備稽考
不許因而科派里甲靠損困窮原該督餉方布
政等派有運糧人夫州縣掌印官查照續減名
數務要公平編取撥用其選召民兵殺手及取
用馬匹所司各遵明文施行各府州縣一面備
云出給大字告示分發城鎮鋪舍橋梁鄉村人
煙輳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知悉官吏人等敢

有故違訪出告發通行拿問治以軍法決不輕
恕各將出給過告示日期張數徑申軍門查考
俱毋違錯抄案依准同轉行過日期呈來
一仰都布按三司抄案　仰各抄案回司著落
當該官吏照依案內事理即行各道轉行各
府州縣遵照云云布政司仍呈鎮守太監杜
按察司呈巡按監察御史王高各知會俱毋
違錯抄案依准同轉行過日期呈來
一仰衡州長沙永州常德岳州府郴州抄案
案仰本府州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內事理
即行所屬州縣分遵照云云取用馬匹所司各
遵明文施行府州及所屬州縣分一面備云出給
大字告示分發城鎮鋪舍橋梁鄉村人煙輳
集云云俱毋違錯抄案依准同轉行過日期
申來
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兵部咨爲懇辭俸廕以重
恩典事該户部左侍郎秦金奏前事臣先任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正德
十二年爲因郴桂猺賊猖獗攻劫縣堡殺害人
民臣奉
勅調度兵糧會合江西廣東進勦兩月之内幸而成
功臣與鎮守太監杜甫紀功御史王度具本
奏捷兵部議擬覆題節該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各官既勦賊成功地方有賴秦金
陞俸一級還廕子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續准
兵部咨該臣奏為乞
恩辭免陞俸廕子事奉
聖旨秦金奉命討賊勞績可嘉陞俸廕子已有成命
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外臣惟錄廕
酬勞固
朝廷勸下之典而竭忠盡瘁實臣子報
國之心顧茲郴桂地方徭賊倡亂已久臣欽奉
勅旨調度兵糧三省合謀一朝靖寇臣不過仰仗
天威恪遵
廟算以收全功而已雖曰親履瘴鄉而運謀設策
實非躬臨戰陣而破敵衝鋒乃荷
先朝誤加
恩典既陞臣俸一級復廕臣子一官祿以代耕秖益
素餐之誚賞延于世適貽武弁之羞
寵數異常臣竊負愧夙夜兢惕心自不安是以臣俸
雖嘗濫支臣子實未授職恭惟
皇上入正大統諸凡弊政釐革一新前項賞功之典
誠爲冒濫首宜裁削如蒙
聖慈采臣由衷之言將
先朝
恩典盡行改正不勝幸甚正德十六年八月二十三
日奏奉

聖旨秦金勦賊成功已經陞俸廕子乃累疏懇辭廕
退可嘉都准他辭該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外爲
此合咨前去煩請查照知會施行

安楚錄卷四

安楚錄卷五

文移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爲開條約以撫地方事切照當職猥以
庸虛叨承
簡命畀以拊循重寄且屬荊楚巨區涖任以來夙夜
惕厲顧惟地方廣闊政務浩繁諸司玩愒百事
因循倉庫日見空虛錢糧歲多侵負盜賊竊發
於江湖苗夷動擾於邊徼詞訟蝟集而刑獄不
清工役繁興而科需不止足
國裕民誠難爲力除奸革弊敢不究心所有合行
事宜擬合播告通行爲此除外合行出給告示
張掛曉諭撫屬官吏軍民人等一體遵奉施行
須至告示者　共目凡三十條詳載撫湖政要
今節審編均徭一條于左

一審編均徭之法前巡撫處之詳矣但其間論
糧者有詭寄論丁者有隱射論家道者里書
高下其手奸弊頗多未爲盡美況近來優免
之家太濫小民不蒙實惠爲今之計必須委
官得人先將三等戶則審定方與一例攢酌
均編除正德十年編過者不必紛更外合以
正德十一年爲始預於隔年八月以前通行
審編停當曉諭人戶遵行但州縣地方廣遠
守巡官未能遍歷其管糧管屯兵備撫民等
官俱堪分委姑候本院將各官酌量分定地
方另擬審編事宜申明優免事例開款責付
各官親詣該管州縣逐一查照施行如慮一
時難遍許各選委府州縣的當官員分理其
事審編畢日造冊呈報

計開

用在得人大抵任法誠不如任人審差
尤貴有心計原委二司官皆的當但
勢難於遍歷亦恐不能速完仰各訪
察所屬好官委用如知州賢能就審
本州知縣賢能就審本縣不必更調
若果無官可用方許別委如附郭就

委知府外處選委賢能府佐分投審
編二司官仍先將分管州縣上年審
過均徭文冊火速弔取到道逐一撿
閱比並較量如某處人戶丁糧本多
且在僻靜而差反輕亦應量增某處
人戶丁糧本少且居繁要而差反重
相應量減某處差雖輕而路衝民貧
相應照舊某處差雖重而地僻民富
不宜減少通融損益不失原額將上
年文冊親筆改削明白行文責付承
委官員遵照審編正德十一年均徭
若果利便永爲定規二司委官先將

分委過府州縣官員職名作急開報
本院查考
精審戶則大抵戶則高下關繫最爲緊
要均徭之審編里甲之科派解戶之
點僉飢貧之賑濟據此查行舛繆者
鮮承委官員務要先立限則出給告
示令日審某里在某里明日審某里
至某里官定期以審民刻期而至毋罷
地爲九略倣井田却令九則人戶各
居其一冊分三樣細查人集該年研
審某戶人丁若干田糧若干家道若
何堪爲上上某戶人丁若干田糧若
干家道若何堪爲上中某戶人丁若
干田糧若干家道若何堪爲上下其
餘中下二等六則倣此開如某戶丁
糧雖多而家道蕭條止堪爲中某戶
丁糧頗少而營財豐盛實堪居上不
憑里胥一面之詞必采前後衆人之
論某也比前增盛則由上中而陞爲
上上某也比前消乏則由上中而降
爲上下某戶寄莊丁糧若干晦寒何
人帶管某里逃移田糧何人種納亦
各定與戶則某也疾故則除某也隱
漏則收某年歲擦一則就令衆該陞
而未陞者以補之方准減擦其告開
除一丁就令衆該報而未報者以代
之方准開除每里每甲每門每丁互
相比方就令攀扯務使戶之高下稱
其力之厚薄中間陞減戶則開除人
丁俱要官親填註完畢印封收置固
密所在却令善書人役謄寫造成審
冊對同鈐縫不許付之吏胥以啓改
換之弊
定編均徭大抵審差之法貴在均平丁
糧家道必須兼論承委官員務要用
心將縣州縣舊派或新改差徭通共
計算若干內該力差若干約計工食
銀若干銀差若干實該用銀若干却
將原審戶則草冊逐一揭查縣州縣
人丁若干田糧若干九則人戶若干
除例該優免并逃亡人丁及下下極
貧無糧人戶不派外餘如上上戶人
每丁派銀若干糧每石派銀若干家
道另派銀若干以次入則人戶酌量
分派通融扣算數穀而止若慮丁多
而漏報却將每丁出銀比與糧石數
加一倍但力差難易不同亦須臨宜
區處如

王府斗級及各驛支應庫子等項繁難重差須
於上三則人戶內編僉或一名或二
名應當剩下丁糧却作柴薪齋膳馬
夫等項派銀其各衙門及城隍山川
社稷邑厲等廟壇門子與弓兵禁子
吏夫渡夫等役省易輕差却編下三
則人戶或一名獨當或二三名朋當
仍須定與近家去處便其應役剩下
丁糧亦作銀差其餘各則人戶并寄
莊畸零俱要銀力相兼酌量搭配勿
令偏累惟逃絶人戶止就於佃田人
名下論糧編銀審編畢日每戶出給

印信花闌票帖一紙內開本戶丁糧
戶則及編過銀力差數付與各人收
執該銀差者照票出銀上納該力差
者照票出力應當仍總寫大字榜文
張掛本衙門首曉諭知悉一面備查
造青冊存照繳報如或止憑吏書隱
瞞捏報賣富差貧許被害之人告發
從重問罪承委官員一體究懲
照例優免大抵免差太濫則利歸大戶
害及小民流移盜賊皆起于此查得
布政司原奉戶部劄付內開在外方
面以下大小官員人等既免人丁又

免田糧不無太濫合無通行各處今
後除隨朝文職內官內使戶內丁差
俱照舊例優免其餘見任方面官員
之家各免人丁十丁知府免八丁同
知以下至知縣各免人丁三丁八品
以下至雜職省祭聽選等官及衆人
監生生員吏典之家俱一例各免二
丁著爲定例今據各屬繳到正德十
年文冊遵例優免頗多貧民豈勝苦
累相應申明禁約仰各該審差官員務
要查照前項事例止免丁差不許徇
情冒濫准其糧免其京官之家如有

遠族親友瞞將田地私自詭寄戶內
隱蔽差徭者查訪得出一體究問審
與銀差如殷實之家有違例一戶充
吏三四名者亦就論其家道量編銀
差不必逐名免丁遂其脫避之計其
攢造戶則并均徭冊內就開該免人
戶若干人丁若干其係見任某官某
係見役吏典某係衆人監生生員俱
要明白填註于各戶之下以便查驗
派里甲銀兩大抵里甲之設十年輪當
一次如催徵錢糧勾攝公務出辦軍
需物料皆係正役京官大臣及貧難

丁戶亦不得免今後各州縣派徵里
甲銀兩就將今次審過戶則文冊逐
一揭查俱以丁糧多寡家道厚薄爲
準均派出銀庶革奸弊人心稍平如
藥材段疋軍器麂皮胖襖天鵝冬笋
等項額辦料價及春秋祭祀迎春鄉
飲酒禮孤老布花曆日紙價等項該
於當年里甲内派納若黄白蠟葉茶
芽茶銀硃二硃烏梅明礬百藥煎五
棓子紫草土茜草黄丹金箔桐油錫
黑鉛生漆紅熟銅黄熟銅生水牛皮
牛觔鹿角水牛底皮白黄牛皮白
硝麂皮虎皮脊竹笙竹黑紫竹笙竹
長節苗竹白長節苗竹長節苦竹筏
小竹織金大紅紵絲青素紵絲白素
銀絲紗大紅素線羅青羅深桃紅素
平羅綾紗紙劄蓮肉柿餅菱米笋
蜂蜜乾魚紅棗栗子核桃黄豆皂角
肥皂鐵線黑爆魚鰾膠生血黄牛皮
紅真黄牛皮黑真黄牛皮熊木軟竹
筏竹掃箒小楠木兜二板杉楠木連
三板枋楠木荒料枋杉木連二板枋
杉木荒料枋杣楠杉木平頭杉木李
其木等項及各

王府婚喪祭祀房墳等價與夫歲貢盤纏舉人
進士坊牌之類不係額辦之數須候
布政司派到方於該年里甲内照驗
丁糧分派不許毎里畢徵及遞年預
派柰煩里甲至於各項顏料解戶并
行取水手等項亦據審冊内編僉如
其項僉解戶一名或二名約計扛解
若干水手一名或二名約計工食若
干卽照丁糧家道各依年分挨次輪
僉起解應用
已上條件該載不盡各官別有革
弊便民良法聽自斟酌從宜施行
事有干礙及吏張太甚者呈來定
奪本道務將各委官審過戶則并均
徭紥草冊逐一查驗盡善無弊方
准謄發施行
酌處補遺仰布按二司卽便轉行各道
守巡管糧清軍撫民兵備管屯等官
各委廉能府州縣官將各該州縣該
年里老并應審甲圖人戶拘集到官
再查原審定戶則冊内丁糧家道三
等九則再加而審除下下無糧極貧
人戶免派外奸豪大戶潛報人丁一
一審出各項濫設差役酌量裁減以

與民困中間如有民情土俗不同亦
聽通融處置如營建并鄉飲祭祀等
銀相應於均徭内編派者就行改正
不許蒙損該年里甲各儒學齋膳夫
照柴薪皁隷每名一十二兩閏月加
一兩毋令過多務要斟酌戶則高下
編派差徭重輕若家道銀兩既於戶
則内加增不許任意另派其一年之
内有將田地典賣者許訴出得業之
人照數認當其各官員下應得柴薪
馬夫齋夫等銀共計算該若干就於
本州縣混編均派總收分送不許僉

定其人在於某官下致生逼勒多取
之弊若本處數有不敷方許於附近
州縣轉編人戶除例應優免外其廚
校民壯亦俱免二丁若重則官糧比
與輕則民糧亦要减去分數定編如
先次編定戶則官未用心精審今次
委官就行覆實改正務俾苦樂適均
毋得偏累靠損致民嗟怨大抵銀力
二差數盡而止不許違例多派餘銀
以滋奸弊審編畢日各出備細印信
票帖給與人戶執照應出力者照帖
出力應出銀者照票出銀仍出大字
榜文張掛諭衆通知
造繳文冊前項戶則審冊及均徭青冊
就仰該州縣備細開造用印鈐記每
冊一樣三本一本本州本縣一本本
府一本差人齎送本院閲過就發布
政司收架各備照其餘衙門並不許
濫送多費紙張工食以後有事就於
司府州縣弔查其二司委官止將戶
則均徭二項攢造略節總數文冊各
一本呈繳本院查考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為計處驛傳以便官民事正德十三年

八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車駕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本院題前事據
湖廣按察司管理屯田倉糧兼管水利帶管驛
傳副使江曝呈繳覆議過推官朱節等計處遞
驛傳事宜揭帖到院據此卷照先准兵部咨為
審編驛傳事内開每十年通行天下撫按衙門
轉行布按二司守巡官及各府州廉幹官員親
歷所屬督同州縣各掌印官弔取原編各驛
夫役文冊到官查照諸司職掌定例及令行委
准見行事例從公逐一查審磨勘更編丁糧相應者
作正消乏者作貼應僉替者即與僉替務使賦
役均平驛傳修舉自文書到日爲始限六箇月

以稟編完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備將總審通
緣由通類造冊奏繳施行仍造青冊一本送部
查考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布按二司轉行各道守巡
分投委官審編未報續准兵部咨為袪宿弊以
圖治安事該雲南道試監察御史甯欽奏前事
內一件改幫戶以均民力乞要行查衡州府所
屬各州縣丁糧各該若干各縣馬紅站船各該
若干每年小修各該用銀若干每十年大修各
該用銀若干隨其該用銀兩多寡將各縣丁糧
分派每成丁一丁田糧一石量徵三釐五釐或
一分二分定立成規但遇該大小修年分俱由

撫按衙門定奪轉行分巡分守查照原定數目
行該府州縣責令糧里隨糧徵收解府貯庫應
解部者解部應給發者給發委官修造仍將徵
收解給修造過銀兩船隻數目繳報撫按守巡
查考其前項馬紅等船夫役止自備工食及過
閘米銀撐駕船隻并行南京兵部但遇馬船修
造年分行委該衛掌印官領各府解納原價銀
修造各船夫役不許干預以革該司該衛扣減
官價之弊各縣幫戶盡行改正無則通融分派
幫㨾等因奏行到部前件查得各處驛遞馬驢
牛夫等項舊例俱就彼處各照土俗排定丁糧
每十年一次編僉今御史甯欽奏稱前因歷舉

時弊深切民隱是亦興利除害之意相應查處
合無本部備咨巡撫都御史秦　再行查勘所
奏前項事情因時裁損痛加禁革務要合於人
情宜於土俗官民兩便徑自依擬施行等因到
臣又經通行委官查審及節催造報間隨該臣
征進郴桂撫臨衡州催據該府將審編過驛傳
文冊送看及詢訪民情土俗多稱未便又經發
委黃州府推官朱節會同武昌府知府沈璉查
審計處及令帶管驛傳副使汪賜覆議去後今
據繳到臣照得湖廣地方接連七省驛遞之設
最為繁難先年舊規大小船隻每三年一小艙
五年一大艙十年一成造鋪陳五年馬匹三年

各一買補其水馬夫役皆係洪武年間免軍永
充之數後有消耗逃絕却將丁糧相應人戶僉
領凡一應修造買補之費俱於原驛傳冊內朋
糧正貼人戶驗糧徵給近年以來法久弊生在
驛遞則有往來勢要凌辱勒取之害在民間則
有包當大頭勾攬科斂之繁及至十年審編官
不經意夤緣為奸如馬驛繁難則改充水站本
係假實則捏作逃亡弊害多端難以枚舉為今
之計欲革驛傳之弊在絕科斂之源在行雇募
之令大抵各驛遍夫役除原係先年免軍額充
見在者難以更動其餘糧僉者若復坐定姓名
不無仍舊科索亦非穩便欲令臨期旋徵又恐

緩不及事且重併累民惟是槃將各州縣田糧
通融審派銀兩雇募夫役應當船隻鋪陳依限
置造庶幾有補所據御史甯欽先次建言及今
推官朱節副使汪賜等所議臣又從宜變通參
酌損益似為衆輕易舉官民兩便臣隨通行布
按二司并帶管驛傳副使汪賜查照先今案驗
內事理即行武漢安沔一十八府州著落各掌
印官一面將近日造報驛傳文冊逐一檢閱除
南京江濟二衛朋糧水夫近日編過者不必更
動彼中合用工食什物等項移咨南京兵部議
處至日另行外其本省驛遞水馬夫役且令照
冊應當正德十三年一年不許推避一面轉行

選定委官各將發到條件逐一遵照查審要見
各該州縣原額水馬夫若干其驛遞該馬紅站
船各若干上中下等馬匹各若干草料工食該
銀各若干鋪陳什物該銀各若干每船每馬通
計該銀若干以十年通算十分為率每年量徵
一分該銀若干就查審該州縣原額秋糧各若
干除例該優免官員并軍匠等戶量免若干其
餘通算每糧一石該銀若干比照江浙蘇松原
僉北方馬頭事例於派糧由帖內附寫帶徵各
州縣掌印官當堂秤收類解本府驗發貯庫每
年俱限十二月以裏完報違限者掌印管糧官
照例住俸提問各委官一面就於驛遞附近居

民選募稍有產業行止之人編為夫役籍其年
貌在官造成文冊一樣五本府州縣各存一本
巡撫并帶管驛傳衙門各送一本備照截自正
德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為始其夫照名給銀應
當如有事故者計工扣算銀兩在官隨缺隨募
仍將各船額充糧多者作為夫頭管船其餘并
雇募俱作散夫若免軍夫役內有情願出銀雇
募代當者亦聽其便仍存本名庶不紊亂版籍
仍照舊例十年一次審編如永充額僉夫役內
有逃絕者務要查究的實亦作雇募之數不許
聽信里書受財捏報如違事發連坐以罪其應
該修造買補并過關等項悉照開去條件施行

各府州仍備云出給大字牓文給發所屬州縣
驛遞衙門常川懸掛廳堂諭衆知悉緣前項事
宜先該兵部咨行查勘御史甯欽所奏事情因
時裁損痛加禁革務令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官
民兩便徑自依擬施行臣雖通融計處周悉備
行審編以為經久之圖但恐地廣驛多人心不
一將來不行遵守又至紛更煩擾如蒙伏望
皇上憐念湖廣地方衝要驛遞十分困累乞
敕該部查照再加參酌如果臣議相應就便依擬施
行著為定例永為遵守地方官民不勝幸甚緣
係計處驛傳以便官民及准兵部咨為審編驛
傳并祛宿弊以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為此今

將計處過驛傳事宜開坐具本正德十三年六
月二十七日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巡撫都御史秦　奏要比照江浙蘇松原僉北
方馬頭事例將湖廣所屬各驛遞夫役除原係
先年免軍額充見在者難以更動其餘糧僉者
隨糧帶徵銀兩雇夫應役著爲定例永遠遵守
并開議清夫役定規則均出辦嚴稽考四事皆
議處精詳關防周密事已施行難以別議但立
法雖善行之在人先年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
照蘇松事例將河南驛傳夫銀隨糧帶徵雇募
應當其後糧銀歲有逋欠兼以災免不能周給

所雇夫役率多逃亡旋議復舊今都御史秦
奏內開稱每年限十二月終徵完違限者掌印
管糧官住俸提問本官亦已預知有此弊矣合
無本部移咨都御史秦　督同布政司官再將
驛傳夫役每年合用銀兩通算見數却將各該
州縣田糧計算每年該徵銀兩若干務使一歲
所入足彀一歲所出之用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仍將驛傳銀兩前項徵收不在蠲免之例其所
收銀兩雇夫買馬置買鋪陳事干驛傳者動支
外其修理公廨等項不許那用其餘事宜悉依
都御史秦　所議施行正德十三年七月初八
日少傅兼太子太傅本部尚書王　等開坐具

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准此擬合就行爲此除
通行外誠恐所屬文移浩繁難於檢閱及照續
有議處事宜亦合併行開示仰武昌府刊刻書
本申送本院以憑發屬遵奉施行須至簿冊者
計開
一曰
清夫役
二曰
定規則
三曰

均出辦
四曰
嚴稽考
其文并冊式及續議事宜詳載驛傳
事宜刊本

告文
正德十二年丁丑十月十有七日巳未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謹具牲醴庶羞告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惟神靈峙鴻龐秀鍾荊楚位視
三公祀享千古祐我
國家運祚靈長雨暘時若物阜民康蠢爾奉徭胡

爾蹤漻殘我黎庶狃我天常罪惡貫盈神人共憤三省合兵威武斯奮具承

上命討茲不庭建旐設旄戎醜攸行兵過名山禮宜告祀尚冀神休默相成事殄除凶醜肅清邊陲班師振旅厥功赫如謹告

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二十有四日癸巳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謹以牲醴庶品遣按察司副使惲巍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惟神峯崇祝融職奠南土區薄海嶺暨神之蝦南疆弗靖予請討之維功有成神實相之其雲其雨其霰其雪時物釀康南醜用蹶春陽遲遲我旅其來俯蹈仰瞻瀟陰既開靈籥條舒弗偺弗違謂匪嶽神司此化機有憲臣巍實予臂指刲牲縮茅克代予事嶽神來止曰歆予誠殛兇佑良南土永平南土之平予仕神職

上德明明報祀無斁

敘卯文

總運戎機序

長沙易舒誥翰林院檢討

正德丙子郴桂徭人背犯境巡撫副都御史秦公方議請討適有事於貴州用夷人之言止踰年丁丑春正月徭復擁衆四劫破果源破安仁破攸縣勢甚熾湖湘之間驛然震動時公在岳聞告急遂趨衡督兵捕之賊聞公至乃遂解去公因留衡月餘鎮撫其地議

請必討諸屬吏進曰徭據險驁悍難破反啓釁不如撫而順之公乃怒曰徭惡至此尚羈不問無國法矣有復言勿討者叱之議乃定乃疏於

上請合江西廣東三省兵夾攻之

上乃命公同太監杜甫董師命總兵楊英統之命巡按御史王度紀功同謀和衷俱為一體至期楊道卒公曰今兵糧俱集若復待

請將則戎師老而賊且遁非策也遂擐兵以往十月次於長沙進次於郴州以參將史春代楊統師以右布政使方璘督餉以副使惲巍督貨以副使陳璧為前監軍以僉事顧英為後監軍以參議黃質為左監軍以僉事王濟為右監軍以知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而公居中以制之取若為千夫長某若為百夫長某若

騎某者步某者干某者戈某者矛某者㦸某者金某者
鼓某者爲先鋒某者爲後應某者探某者邏咸
既分列乃颺聲曰爾將士來聽予告汝從違賞
盈我
朝廷惘兹下民爰興大衆爾其體
上德意曰
朝廷養汝用在今日汝其宣力用命有厚賞不用
命有顯戮曰臨陣有進無退曰無妄殺曰坐作
進退其如律曰爾衆士其知孝弟忠信親上死
長之道不知此者吾弗用也曰壁其自桂東進
於東水軍焉凡樟溪延壽以東汝其擊之曰英
其自臨武進於邑雞軍焉凡牛頭天堂以南以
東汝其擊之曰贇其自桂陽進於魚黃熱水軍
焉凡朱廣以東以北汝其擊之曰濟其自郴州
進於紫溪軍焉凡九峯進落以東汝其擊之曰
巍春其軍於兩路口相機而動曰某處賊衆地
廣宜用兵幾何曰某處賊寡地小宜用兵幾何
曰某處宜騎其用騎兵曰某處宜步其用步兵
曰某可以計取曰某可以勇勝諸將上既聽指
授各就於軍令至則發地形險易賊虜情狀或
騎或步或計或勇或用兵多與少衆如所示不
差毫末右軍與賊數十戰破三十餘砦斬俘甚
衆獲其大首四左軍破三十餘寨斬俘甚衆獲
其大首二所破牛㘴裏硎後軍破二十餘尚斬

俘甚衆獲其大首二前軍破寨斬獲功如後軍
十二月報至公乃曰有冀福金者渠魁也今未
獲可以論功乎乃懸重賞且令於軍中曰此虜
不獲爾輩無還期越五日而縶冀福金之頸致
之幕下矣公曰未也此一時之利耳乃除其地
爲郡邑衞所移兵以實之使餘孽勿復潛於其
間仍命有司曰民財已困凱旋其無設饗於是
璘巍雅等約曰吾與若等得効微勞皆出我公
神謀廟算其謀所以昭示遐邇乃繪圖貌公以
征師羅賢命將選士出令之象而書
朝廷命征奬功敉詞其上而爲舒語序之夫諸寮
佐皆一時豪傑而公皆羅而用之聽公左右如
子弟之從於師保而今又爲之圖非有能服其
心而能若是哉兵固難言也近世之號爲儒者
多短之豈儒固不通於將邪公博通經史善著
文詞方弱冠已名動江左李西涯一見稱爲江
南才子楊邃菴稱爲當代名臣人聞其言遂以
公爲文士爲雍容端重坐鎭雅俗而不知精於
兵事雖將門弗逮昔爲河南參政以振軍却勁
賊楊虎以全封丘封丘人爲立生祠今又平貴
州之苗平郴桂之徭而兩省之人咸賴之夫無
所不通之謂儒公其所謂儒者非邪三代時伐
淮夷召穆公將之征玁狁尹吉甫將之討荊蠻
方叔將之此非儒者邪後又有張良鄧禹馮異

會爾杜預要師德雅皆號爲儒將然鄧禹以下
或雜於孫吳權詐之術而六韜之義微矣今公
之師出以正無事詭譎襲抑之知其召虎吉甫
方叔之徒歟時朝議將大拜公公行且釋兵革
之事論道調元於廟堂之上勳德其宏遠矣公
名侖字國聲別號鳳山常州無錫人其世行履
歷人共知之不列焉

平南偉績序

盧泉劉績鎮江府知府

湖廣連年水災決堤穎城封疆邑落盡爲魚鱉
據洲居者棲木杪以待援陸處者采危茈以爲
食積尸牛馬羊豕器物日蔽江下倉廩在在空
虛時不可爲也郴桂地當五嶺交蜿蜒磅礴連
亘江廣奇峯斗絕屬繹周遭自成關隘路若羊
腸登均魚貫前者攀緣進後者首躡其踵猺賊
棲居山巔斷木弗殊懸石比列俟過者推壓靳
繩雖千百人皆仆斃成齏東自龍泉萬安大庾
南自保昌曲江仁化樂昌乳源西自連州連山
寧遠藍山臨武北自桂陽常寧大肆剽掠來如
飄風去如急電賊不易克也歲戊辰奉
命征者不敢擣穴舐浪報捷遂蔓延莫支越九年丁
丑大中丞秦公鳳山巡撫駐長沙聞破安仁攸
縣賁夜馳湘潭拜命守備李璋屯興寧之新滸
扼其歸路賊還伏起擒斬首虜萬等獻公留三

月撫摩傷殘會三堂議合三省兵夾攻及借南
畿糧銀支司庫鹽價爲軍需
上命允是歲仲秋秉鉞南征總兵道卒上下疑恐公
曰彼地秋有黃茅瘴春有青草瘴撲人辣鼻眩
首不起惟冬可進兵若俟請帥則失時且成
命已頒可中止乎遂毅然自任不寢不食思險隱情
以虞仁而通者使督徵廉而密者使主餉謀而
斷者使贊畫勇而剛者使當矢石懼華盾不利
也縛巨竹爲之勁弩矢爲中虛挾墜木石爲鉤
滑溜古今名將所不知也分土漢軍爲四哨命
曰勿殺良民勿掠財物犯有常刑服者不俞格
者不赦犇命者不獲悉依榜旗招撫若折首有
重賞雖獷悍如土兵亦皆用命不三月獲元惡
盡搜諸寨四望翳木參天恐潛伏令搜邏相繼
書名於樹果獲自縊於柯者捷奏陞俸廕子是
役也去枝官省浮費課資人斷用巳殄殲殆盡
財用尚餘不可爲而能爲至難克而易克視韓
范當豐亭之時建功不倍矣方伯文玉方公與
贊襄述而求予銘予於二公舊寮深知爲之銘
曰
郴桂之間萬山連屬猺賊據險跳梁躑躅守臣
失馭戕官屠城暨暨秦公儒服提兵羽扇一揮
川流火爍如燎鴻毛如漂朽葉左文右武拯溺
亨屯霆紐耳見闇臺烝泯疆理經營厥功濯濯

我欲磨崖勒銘衡嶽

平南偉績詩後序

張邦奇 湖廣提學副使

南者何郴桂之夷也衡於五嶽爲南郴桂在衡南又數百里其地於湖藩亦南也何以平夷非靖也夷性狼貪豕踩出沒叵測邇者勢日益熾肆忠我赤子赤子徂亡籲天俟救於朝夕蓋若是其急也且我

國家土宇版章薄海內外罔不臣順郴桂雖南然際以幅幀於今日襟咽地也奈何愛方寸白刃使襟咽梗塞乎是其勢不容以不平也孰平之都憲鳳山秦公也公撫巡湖湘是役也實合江廣二省之兵而皆主於公是故平南之績皆歸焉稱績何夷紐於網踈之日久矣曾不自量劫燒我廬舍毀越我城郭妄稱大號煽黨長奔而將繹騷我天下勤兵而夷之固不可不謂之績矣然奚偉乎是績先嘗有攻之者頓兵數月漫以捷聞會未幾時而跳梁如故公之舉是也蓋將爲數十百年計矣且今湖湘非曩時比也征科繼需之餘歲洊大水而公私之耗已極方建議也僉曰時詘甚矣奈何乎舉贏公曰赤子焚溺誰能袖手戰既剋期總戎楊公卒於道人咸危焉曰必請將公曰是坐失機也督戰如期蓋若是其斷也量險易度便宜計財賦借京儲廣鹽利經營硁硁罔間宵晝蓋若是其勞也比聚事也不絲髮干民而大侵之歲如履豐而用之有贏調兵裹糧千里之外如股掌間而運量必中漫數百里險巇幽阻叅錯之地如平原小圃置而蒐之狡固猾驁之徒歷世以爲患僅再匝月而殄滅之無遺育蓋若是其神也君子謂是役也前古之所未聞故曰偉且公文事武功歷著齊梁之墟比在湖湘一舉於南嶽而渠魁授首散其黨而給之牛再舉於辰沅溆香爐之岑而剗其腹靖嶽其土先聲後實罔不赫焉而以底績郴桂其神奇卓偉奚疑也詩也者須成功也詠其實可以述揚其善可以勸詩之用也孰爲之湖之大夫士與仕於湖藩若臬者也仕者與其事而居焉者樂其成則皆不容以無言矣孰稱之方伯方君文玉憲副惲君功甫也君在公帷幄贊畫居多而知公之出謀發慮尤悉以爲是不可以無紀也昔者趙充國平先零人曰必遜其功充國曰何爲必陳吾功使可爲後人法也恤小嫌而溷大計非忠臣之所存也君子以爲善況視充國有艱且大焉者而可以默默也乎敘者敘所以作詩之意也是績也劉君用熙敘之既前乎諸詩矣復屬予後何古者獻功在泮泮予職之所司也而宜獻赫遂非予其誰宜抑公之意亦欲以文事終古之道也

禱雨有感志喜詩序

餘姚陳雍（工部右侍郎）

予自少業禮晩年又取詩讀之至大雅雲漢之篇有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又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此周宣王丁歲旱而禱祠于神寔遇烖而懼之意也因憶禮檀弓篇記魯穆公遇旱欲暴尫巫而縣子以為不可復欲徙市而縣子可之蓋旱而欲徙市者自責以喪君之禮所以可為也夫古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已外則求諸神宣王有周中興之令主固無容議矣穆公無足取者惟是徙市之舉為庶幾焉正德庚辰夏六月不雨四郊龜圻苗已就槁楚民憂懼倉皇無所於告巡撫中丞鳳山秦公憮然曰此吾之責也乃檄有司諏日沐浴齋戒徧禮諸神以禱之檄之詞則曰政事有乖歟刑獄未平歟民隱未宣歟官若吏奸貪酷虐歟有一于此皆足以致旱尚其深省而痛革之噫是卽周宣遇烖而懼魯穆遇旱而自責之意也時予督木于荊中丞東湖吳公撫夷于辰有司以公檄轉致之予亦焚香齋潔而默禱之吳公率屬致禱虔越翌日辰岳皆雨又翌日武昌諸郡皆報得雨在在霑足歲具有秋楚民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此吾秦公之雨公曰天雨也吾禱而應者偶爾然亦吾民之福乃作近體詩二首以志之僉有

司及楚

宗室大夫皆翕然和之公又嘗以志喜原倡示予與吳公予與吳公亦皆和之憲副張君世祥裴濱成冊送予登寫訖適公過予因覩是冊公初未之知也作而曰詩則美矣盛矣不有公言以弁其端可乎予應之曰諾嗚呼公之雨于楚也亦久矣夫公之涖楚也賦者均訟者理病者瘳仕者起顛連無告者咸得其所嘗潦水非常者連二歲民非堪命公極力拯救之復請于

朝命吳公乞鄰郡來賑恤之民獲更生又猺寇擾郴桂諸州苗賊叛貴陽寇邇偏鎮公皆請兵東西並擊之楚賴以寧去歲江右逆藩干紀楚寔上游衆皆洶洶公獨凝然不動惟遣方面一二人率鄉兵以守邊復稍稍調土兵以遥振之卒保無虞又值

王師親征戎馬紛紜芻糧供億之費不貲公亦區畫有方民無所擾然則茲雨之澤民也豈不旣優旣渥且霑且足乎哉公曰此吾所嘗致力者予又曰公之雨茲土也近六年矣

當宁之物色于公者亦非一日矣行將召而致之

廟堂之上寄之以阿衡之任如傳說之大旱作甘霖則公之雨天下而霑膏澤于斯民也又非特楚一隅而已公笑曰若此則吾豈敢然斯言已盡之矣請皆以為序於是乎書

平南碑

莆田林俊 右都御史

國家汛掃胡元還帝王之中國僮寵被冠裳橧巢
襲我廬宇航浮索引之國籠貢以歸職貢維南
猺牙互湖江廣之間姓名漏在民版乘間竊發
三邊罹其害今
天子方嚴內修攘外攘北平劉趙西平藍曹南平胡
徐及王黎猺之在東者平無虛歲備以爲略已
也寇郴桂仁化上猶數十縣俱震于是有平南
之師授都御史其柄詔陳公金主之贛王公守
仁主之衡則鳳山秦公金陳元老壯猶二公則
文武爲憲者也時方鎮香爐山之苗之征公擇

能授計而自解郴桂之急偕鎮守杜公甫巡按
王君度謀同以其兵屬參將春統之三司守巡
分之塊資之責餽餉鳳琳而覈其功賞於度璋
濟由郴進廷爵質由桂陽進宗仁英由臨武進
翰璧進自桂東公馭中責戰丁丑十一月至十
閏月連破其寨峒若柵九十而嚀擒其僞大王
龔福全斬其僞總兵劉福興李斌若首若從與
屬而俘者凡三千而餘焚賊屋千區牛馬器仗
無數二公詔贛之功稱是征首師亦成告捷聞
上璽書褒獎加公俸錄一子爲錦衣百戶邊人悅喜
願立石紀功德古者治夷宜略斯近土之夷出
入爲梗易之師旧行翕利執者也而決勝靡遺

是謂丈人之吉采芑美方叔以見周宣中興之
功平南碑不可已繫之詩曰
粤在禹服甸侯要荒綏處文武華夷之防維時
山徭入我障塞鴟義矯虔作我蟊賊王者無外
合是以容來柔來訓息其諄兇維昔有苗言格
干羽徐方其來亦戒師旅維徭罔念卒玩以狂
擇肉輔縣翼虎斯張
帝念邊人惟玆慘毒而燐焚焚宛鬼夜哭咨爾藎臣
其總朕師錫之弓矢玉書銀符公時征苗擇可
以莅選將練兵物馬弓器有赫申令宿戒其鄰
如雷如霆三方以征何神天至寇是大窘魂飛
計窮縮如蛭蝡外示猶鬪厥聲弗雄戮其魁酋

活其耗童會應機授策無遺算匪臣之能蔡功
之斷言釋其俘以訓以敕胡不藝樹偕我衣食
胡不貿販偕我經營胡不絃誦偕我太平維時
南荊文物上國胡襲獷頑以赤其族維
帝之威亦天之怒遏其亂源章我王度南荒既平八
方肅清歷服無疆
天皇聖明

安楚錄卷六

安楚錄卷七

詩詞

應城陳金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鐵冠光照柳營軍玉斧稜稜靖楚氛允濟信由威克
愛功成端頼武兼文榛棤臺憲昭 殊寵 恩到兒
孫奬大勳不譌 聖明崇報意丹書還見出紅雲
霜成秋凜氣豪雄生殺都歸掌握中謀到山頭兇類
滅計來心上惡巢空干戈分服看黎庶日月騰光照
老瘵我亦驅兵來 帝命慙無寸策贊元功
連雲劍戟旅如林熊虎桓桓勇氣森鼓吹喧聲遮道
去都臺仗節督兵臨伯平政善民懷惠叔寶功多
帝賚金夫醜寃心疆場靜軍中韓范古猶今

文相新持武將權貔貅親督事安邊全收奸宄歸三
尺力挽狂瀾障百川要使黎元熙綠野肯將忠義負
蒼天郴陽山上多情樹吹播清風不記年

吉水毛伯溫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

守臣鋟報郴陽急 天子親分閫外權一鼓豺狼空
野穴萬年生積春田瀟湘波靜狂氛動衡嶽屹高
姓字鎸四海即今多寇盜討平全仗濟時賢

長沙羅𤨏 右副都御史

才望如公世豈多李唐裴度漢蕭何雪風摧敵資華
策春日蘿師詠凱歌南上寡頑無復返北方豪傑有
誰過會看獻捷來 天寵青史芳名耿不磨
蔓城狐鼠肆民災兩歲煩公兩度來腹内甲兵齊范
略軍中威令並韓才土田分置全歸伍巢穴摧殘盡
作灰湘漢自今人樂業寵遷還擬近三台

巴陵柳應辰 右副都御史

南塵節鉞拯於生兵過閭閻夜不驚憲令昔如軍令
肅使星今並福星明犬羊曷敢干 皇怒帷幄先能
料虜情千古英雄同一志請看裴郭並成名
天戈遥投下雲房小虜胡為不自量識首蒿梟空虎
穴捷書入奏護龍儀寵當遲智偏生彩喜欲舒眉已
報黄令日平蠻誰作頌操觚莫訝老夫狂

莆田方璘 湖廣右布政使

江廣控五嶺郴桂當其衝山高萬仞望不極山深萬
壑入不窮倏條樓其間出沒肆厥兇獸奔豕突苦無
厭邇來民物多恟恟擾我農桑使不得以衣食焚燒
廬舍野火紅妻孥相携父子哭生離死別何匆匆正
德丁丑歲都臺來我公聞之憂心感懷怒氣塡胸一
夫不獲在我躬何況赤子塗炭中此賊不滅民不寧
賊雖恃險我以忠急臨衡潭撫傷殘仍以書疏達
聖聰臣心有成算成算多全功朝來得請即行事嗚
呼許國何其雄

右初建議

調兵經幾月羽檄日夜馳黄龍千萬艘大江列旌旗
行行止洞庭主帥忽問醫岳黄駐岳陽衆議方支離
公命亟鳴鼓進進不可遲兵事尚神速師老非所宜
號令忌不明賞罰貴不移持此御大衆成敗我任之

郴民亞倒懸誰克安其危我亦仗大義不計正與奇
丈人作其氣眞古寧復疑人人奮勇力排其以相隨

決用兵

露布飛輕來馬蹄疾如箭烽火報平安喜溢行路而
於惟鳳山公忠誠　帝所眷成此不世功天道酬小
變計慮本周悉臨事眞不眩公明濟有敵恩威均貫
賊則餉節浮費隼行有餘羨擇人備任使水鑑其先
見嗚呼休哉有口不足譽公謂更僕數之欲忘紛右
云文事必武備邪更大才小亦徧以是告公紀太常
何必雲龍蛇鳥話攻戰

右告成功

國家育民物致治邁商周邊夷忽倡儆伊誰獻謀猷

荊湖有明公吉甫以爲侍遲制香爐告先捷親督郴
桂全功收　廟堂都與俞頻釋南顧憂自從　高皇
大征後偉績不見如今優乃加公以祿榮祿光祿爲
專流而錫嗣以爵貂蟬今生光鑾龍章輝煌照南
服萬人稱羨久不休公拜稽首謝　聖恩身難酬惟
願我　皇宗聖德昇平之樂遍九州臣昔受　救敷
上意永收兵馬投戈矛

右嘉偉績

江夏雜練 捷府典儀

南望旌旗照眼明風雷號令坐中生　廟堂今日深
籌策肝膽平生盡甲兵戰罷塵塵三捷浮落郴花柳
五溪平關山戍馬歸來候笑拍春光送凱聲

平郴陽雅有序　沔陽童承敘儒學生

正德丁丑秋大中丞錫山秦公之有事於郴陽也三
越月而捷至其門下小生承敘拜手言曰於戲維
天子明聖鑑物簡用元老維公精誠體國克夷大憝
君臣同猷用集于成誠一代之奇勛也夫衆戎醜蹈
炎荒難必其全勝而服遠夷清異域難必其遽成公
師完而神速尤古所希者是不可以無述也於是作
雅曰撻武以揚厥休焉

明明我公有撻其武憬彼郴夷來歸無侮矢此王旅
以辟畬土

維彼郴陽徼于南邦既酗而酲蹠狄毀常肆其大憝

瀆于天章

彼宄負固竇穴其居有石嶄巖有山崎嶇綏之則驕
刑之則逝　赫赫　帝怒迺眷南粵誰其正之
迺授公鉞往行于罰郴夷是忽
公拜稽首　天子是副既類既禡維師旅是鞠公拜
稽首臣偈敢弗龥
公飄攸行濟于沅湘旟旐斯揚烝徒皇皇有萬其航
維水湯湯公服斯煌悤珩有鶬
我公莅止陳于南郊驍裹且閑中車孔膠虎士如虓
非偷厥子不媟以放郴人則咆
郴夷維喙來享來王式訛爾往南土允荒維郴之民
于理于疆維郴之士于焉徜徉

郴陽告成維義之正無煩干兵自昔周公荆舒是平
顯允方叔征伐蠻荆曰公與京
明明我公經營四域昔在中夏矢其文德耆定胥公
作屏王國於皇遐哉文武維則
公之歸兮咤挽其衣兮山平川兮厥巧巍巍兮 帝
錫公圭錦衣孔輝兮 天子聖神四方來威兮於萬
斯年維公功是依兮

右撻武十有一章五章章六句五章
章八句一章章十句

金陵沈景 楚府左長史

報國攄忠歷有年才堪任重握兵權一揮白羽綏三
省六出奇謀討萬全赫赫功應書汗簡堂堂像合繪
凌煙鳳山屹立高千仞撐拄江南半壁天

貴陽董嘉謨 嘉魚縣學訓導

泰山磐石天下重名望如公世所稀數萬貔貅遵號
令滿腔韜略握兵機天香錦袖泥封 誥彩色春羅
御賜衣補袞還期歸大手蒼生翹望翊龍飛

賀平蠻獻捷詩二首

西蜀田定 湘潭縣學教諭

韓范胸中百萬兵北猶先已震蠻川龍泉揮處光寒
斗虎穴探餘草帶腥畫角曉來風吹冷油幢午夜月
華明凱旋師旅歌春日始信書生舊有名
天威赫赫殄犀酋 命將專行下九霄文武兩全歌
吉甫英雄千古數嫖姚運籌決勝風霆迅講藝謀帝

日月昭竹帛于今新 國史袞衣同首相 清朝

讀平南生祠二碑

華容王儼 戶部左侍郎

舊時方岳此中臺河北荆南兩禦災八陣風雷清宿
霧七旬干羽滅氛埃呂侯祠宇宜生創裴相碑銘可
後裁最是報功 恩獨厚凌煙畫閣正崔嵬

餘姚陳雍 工部右侍郎

平南靖猺寇也巡撫鳳山秦公身斯役而偉績為莫
加焉
平南有策伊誰籌之維我鳳山寔首謀之
平南有役伊誰任之維我鳳山寔身以之
蠢爾有猺維犬維羊跳踉我疆場肆 天兵一臨勿
遺爾猖狂

蠢爾有猺維蛇維虺荼毒我民庶肆 天兵一臨勿
遺爾噍類
南既平矣厥績偉矣歸以告 明天子天子曰休哉
加豐汝廩餼世蔭汝後嗣以報汝勞勛於戲 君義
臣忠蓋於斯為至矣

右平南五章二章章四句二章章五
句一章章九句

東湖吳廷舉 右副都御史

狗猺干紀合專征都憲親承 帝命行筐下縱橫經
世學胸中多少屈人兵電不霜鉄森相向虎帳燕褒
生不驚一鼓歸清三省難馬前喝彩美書生 綿穴丁部侵犯

湖南衡桂江右南嶺是三省也

豫章周季鳳 湖廣左布政使

桂嶺風煙幾千丈儒冠汎掃一尋常旄倪載道呼天降山藪逢人慶日長捷奏總知心更赤　恩深何但紙惟黃穹碑未盡當年事看取青編耀八荒

姑蘇盧雍 監察御史

儒服雍容號令齊指麾精銳上巖梯火炎萬栅空巢穴雪騎千峯罷鼓鼙捷獻有書歸　廟筭兵銷無用樂耕犁蠻煙瘴霧俱清廓銅柱新看續舊題

太原張天相 湖廣左參政

楚地幅員長東南控三省山谿盤萬重深箐入幽境猺獠巢其間金錫之在礦乘間肆侵掠狼貪兼虎猛偵報亟追襲茂如奔電影怒茲在邊氓胡為罹此眚桓桓都憲公全才素脫穎方切內治修未遑攘外騁首建議專征　廟堂僉至請出師夜隕星慷慨任將領轉漕餽糧集指揮恭漢整先事奪人心神速變俄頃渠魁既就擒群黨無作梗頓令氛祲消廓清及五嶺捷奏　大明宮　聖心良耿耿功大賞宜隆世恩殊非倖況復貴陽役決勝特亦靖　優詔屢褒嘉雲龍煥彪炳恭惟經營勞仰仗謀猷併臨敵身代將安危衆心譽自非應變才汲深以短綆優游有餘地實用非畫餅願勒磨崖碑奇勳垂久永

古洪黃寶 湖廣右參議

登壇受鉞總戎兵　朝野安危仗老成陣上指揮天地轉幄中籌策鬼神驚幾年狐兎隨烟滅一統山河並日明殊賜貂裘恩萬里麒麟畫閣發馳名

長壽聶賢 湖廣按察使

一劍曾提百萬兵洗天風雨掃攙搶南方鎖鑰今司契北斗經綸久近衡士悅詩書敦禮讓農安畎畝樂耘耕麒麟高閣雲霄上拭目丹青炳炳明

仁和汪賜 湖廣按察司副使

幾年群獠肆縱橫　救我中丞握重兵六月不毛呼噪入三軍戰氣為誰生臣廬永享熙寧福田野惟稱公相名從此烽煙當絕跡咨諏再不及干城

平南曲六首

信陽孟洋 湖廣僉事

黃昏烽火動邊聯一夜徑兒滿桂陽勁弩長槍當虎穴垂髫赤脚繞羊腸

中丞仗鉞出湘關虎將熊師指顧間籌策發從帷幄定旌旗不待羽書還

江夜虹霓拂劍鋒蠻天霜雪淨軍容蛟螭遠走三湘水瘴癘全消五嶺峯

伐鼓鳴金唱凱歌爽分從此息干戈且看銅柱高千尺不是當年馬伏波

金殿傳呼賜錦袍漢庭今喜得蕭曹即知生像開麟閣已見恩波浴鳳毛

江草霏霏江水流青萍不用買黃牛桄榔樹下閒樵語天子今無南顧憂

晉江顧珀 湖廣布參議

方叔胸中有壯猷提兵三月靖蠻陬凱歌曲按陽春
奏露布竿擡霧收南顛 主憂平地釋北來 恩
賚自天優從今事業歸廊廟共羨明公正黑頭

開州王縉 湖廣按察司副使

兩階干羽散分北舊種作怒臂學虎狼清毒恣吞搏
明廷赫怛征壯猷坐幃幙白刃不染血纖僉爭面縛
洞庭彭蠡湖喧動凱旋樂七縱復七擒今失漢諸葛

武陵楊禔 太僕寺卿

霜檄炎荒下紅巾白羽麾控弦試鶩爲當道借狐熊
瘴嶺雲爲墨春江水泮漸平准勞後刻望峴肯遐思

崇陽汪必東 户部郎中

輕投臺省文章筆遠暨干城號令旗一掃鼠狐歸洞
穴載揚鷹隼漸雲逵華夷雨澤煙塵被荆楚咸名草
木知端此平准功不讓誰鐫金石續韓碑

耒陽胡文璧 山東按察司副使

捷書夜奏 大明宮喜溢 龍顏寵錫同五嶺祆氛
有欲淨三苗遺穴掃全空不消銅柱標殊界擬拂丹
崖紀駿功南嶽山高湘水碧中丞威德併無窮
春風初旋桂嶺兵旄倪隊裏凱歌聲羽干戡舞三苗
界蛇鳥分開八陣營捷國河山皆雨露漢家旌旗重
長平誰將文武分途看一介書生萬里城

阜城沈冬魁 都御史

肯報江西軍平陽明鳳山夾輔之功眞不可誣宗社
之福斯文之光敢併以爲賀忻忭有作更不計詞之
拙也錄上用紀歲月

故人千里報書來一騎南臺到北臺 宗社有靈昭
庇貺江湖無地着氛埃敢辭軍旅非吾學更許儒生
是將才回首五雲高處望文光夜夜燭三台

長沙易舒誥 翰林院檢討

平猺詩有序

桂陽之東有猺崗盤據千餘里乃湖廣江西廣東三
省之邊有高山大谷密林深塹可爲隱伏不服貢賦
自立帥長在昔時常竊發爲患今正德丁丑春正月
乃擁衆數千分道四劫勢甚熾其入湖廣攻破諸堡
燒安仁攸縣諸司承平日久兵事不整所過披靡

殘破 欽差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公曰
猺人恐極若不致討何以示遠乃疏於 朝請合湖
廣江西廣東三省兵夾攻之 皇帝曰可乃 命秦
公總督湖廣軍事十月公提軍三萬至郴州太監杜
公同視師巡按監察御史王公紀功督餉則布政司
右布政使方君監軍則按察司副使惲君蒞哨則兵
備副使陳君左參議黄君僉事顧君王君協贊則衡
州府知府計君而指揮節制悉惟秦公是聽是從公
乃卜日進兵所向皆克十二月渠魁授首黨與悉平
秦公乃曰兵法有之制夷之道殺戮不如防禦今巢
穴盡空曷若畫地爲郡邑衛所屯兵守備使諸猺自
今以後不敢西向此萬世之利也將區處件畫以奏

於是訃君告諸郴陽士人曰徭人之患衡之邊邑首當之今賴我秦公克承　上命底天之罰實生郴陽人吾與若等咸休其請文史氏紀公勞伐衆皆合辭曰是乃授簡於舒詣舒詣曰余非深於文詞其能述茲盛績雖然周平淮夷作江漢唐平蔡地作皇武皆以備一代之雅今旣不得逆之　朝廷庶幾播之聲音傳之湘漢之間觀風者或有采焉作平徭詩

王旅中丞秦公受　命平徭大有功也

王旅嘽嘽下于南鄙蠢茲徭人實干天紀　帝德如天冒于無極逆夷且綏矧此中國彼居非廸恭荔是敍剽我順民犯我逖塵　帝乃震怒爰　命中丞率厥將士專于徂征

惟中丞公受　命孔余智大心小勝於未戰旣望旣禡旣攻旣同寧執匪敵寒寒匪躬爰誓爾衆罔愆而度爾不用命于爾有戮凡百御事畏公宿德乃歩乃齊曷敢有越

燊公煌煌鏤膺碌碌高牙崇崇戟枝簇簇維驥維騋超于来游載旆載蔽郴之野武夫桓桓維千之特緣彼崖矣如猱斯捷載登載涉于叢于萃其赭尾百姓不讋

闉闍而止弗弗而起罔致而刑乃伐而討彼乃不悛持斧秉鉞我旅旣臨視如怒螳元惡大憝悉繫長纓凡三逾月積用告成殲彼之庭増爲郭式匪貪疆土去惡務絕

昔公來矣雨雪霏霏心乎棘矣哀我人斯今旣旋矣春日載陽振旅闐闐度衡浮湘老幼感泣載于路岐今日何日見漢旌旗昔也耕織非食非衣今無暴客近我藩籬

行矣獻馘于燕之京其馘旣襄　王心載寧　帝曰戎功實惟爾謀公拜稽首謙退不居　帝曰惠民實惟爾德公拜稽首曰　帝之力亦旣饗止亦旣賚止歌彼彤弓寬報宴止

徭人旣平　皇化斯同湘南之南桂東之東弛乃報矣翰乃折矣四夷咸來朝明堂矣允矣惟公勳望顯顯天下共覩卿雲在空願言天啓我　皇聖明坐公廟堂泰階永平

右王旅七章章十六句

安成劉丙工部右侍郎

伏以頑非仰工小醜動重華之念誰能受命良臣廑大禹之師慨自昔之難爲慶于今之盛事功非幸致歲從徒加恭惟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臺下敏識沉幾英猷絕物爬梳剔抉巳盡瀐溳溷於湖湘劫掠攻焚肯坐視創殘於郴桂犬羊之性方撫而遽離蛇豕之心易動而難測殺氣與烟嵐而橫塡谿谷黃茅之毒霧方噓怨聲與呻吟而遠接過都西伯之鈞援遏巳哀茲鰥寡報虐以威蠢彼之民無辭于罰況

九重命我以誅討三省視公爲安危蓋方當造命於
倒懸安得畏舉羸於時詘機發於戶庭之內事
集於旬月之間調發隨宜用變纖如何服征需
合度變大祲爲有年若茲叢脞之深智加以紛
拏之積雪乃聚米爲山谷虜已在於目中試投
醪于江流孰不爲之心醉一鼓而渠魁授首再
發而群醜就擒百穴皆披指揮雷電羣豪協贊
呼吸風雲清我幅幀
廊廟擬白麻之詔靖而仇敵閭閻歌破斧之詩
夙志罔在於
君民英武宜昭於夷夏丙等聞一月而三捷慶門方
之無虞桂陽之嘉績方成而郴嶺之凱歌隨繼

勳業嗣三苗之分北忠勤比五月而渡瀘帝省
其山已見
皇風之穆穆載橐我矢猶看子羽之憔憔惠風暢而
天宇澄輝生草木鼉鼓鳴而江光動春滃山川
用陳揚厲之辭少展歡愉之志
一聲傳報邊塵靖春風正吹江渼雪夜輕擒巔
烟淨洗眞是
廟堂神算湖山重換看矢不多遺馬無頻汗却頤
前朝伏波勳業未能平　功名誰是辛也腹藏
兵甲事業自然輝煥淮蔡裴公北門寇老豈是
邊方藩翰天心正眷光
朝野輿情倚公楨幹鸚鵡洲前錦衣留暫佇

長沙黃賓　柳御史
恭惟都臺泰老先生大人台座識蘊高明氣涵
剛大與學兼通於世務嘉猷允合於
帝心果自嶽伯峻秉閫憲方其撫綏於三楚豈特澤
加於萬民人蒙負枕之安國有長城之固迺者
前縫負險大肆陸梁吞噬居人嗥吼州邑
皇赫斯怒爰　命專征進剿有名師輿以律不旬月
間渠魁繫頸餘孽獻俘大捷上　聞群黎按堵
雖田野鄙夫猶謳歌而志喜矧僭郡下僚可揄
揚而無詞設成俚語愧無烝民誦山甫之詩徼
致心香惟有師道爲南豐之意謹疏短引用綴
蕪詞詞曰

峻節清風奉專征命出掃犂庭看倚天長劍胸
懷數萬甲兵螢爝敢與爭衡吉甫英聲子房籌
策
當代忠良第一人師出迅於雷霆瞬息倒戈如崩
凱歌喜動
巖宸合擬周之維翰維屏把炎荒煙瘴即時收捲
剷平山寨屯守軍營再榮枯朽剔除淤蠹箇是
人間有腳陽春蓋世功
優詔起入侍
龍袞麒麟
右調沁園春
安楚錄卷七

安楚錄卷八

歌頌賦

金陵沈鍾（湖廣按察司提學副使）

粤若三危三苗夙棲泊嚙鼠啗蛇伴猿鶴非我族類
自相羣聚巘嶝巒增式廓燎原飲澗狠耕縈迷茅纖
橫戶聯絡村歌野唱嫦婚姻合巹儀禮都停闔百圍
老木攢尖岑　朝家採擣營離宮千夫斬伐雲根斷
萬牛挽拽水道通伊誰督迫供斯役俄頃嘯聚紛成
風長鋋勁弩競跳浪丁壯奚翅倪與翁當途變梗文
武彥謅遣甲兵萬之半理直詞壯膽氣豪羽書亟走
如飛翰破竹壓卵勢詎當返報捷音便須見殄殲渠
魁宥脅從雷厲風行威滿面尚將蜂蠆毒預防老成
斷斷今精練周時召虎見于今會復詠詩配江漢

合肥黃金（四川右參將）

昔人采芑歌南征蠢玆犬羊嗟蠻荆王猷克壯大方
叔執訊獲醜雷霆驚君不見武陵覆轍爭池潢援當
巢穴擣鼠驅狐豼又不見老羌有獲竟弗律臥龍一
鼓七縱擒縱滔心盟千載之下今之秦　滿書南下
都延評多袍束鐵專誅伐十萬虎豹虬龍皆練兵責
犢銅馬鬪之碎心膽走撒布令鯱鯱驅甲丁運籌機
變鬼神不可測白羽一揮天風破浪摧長鯨捷音飛
報　奉天殿開封熟視金甌名　宸衷斯慰叢生清
殊恩蔭及　天語褒丁寧我當侍帷幄慣識公精誠
蹇蹇忘家仍忘食猶操石礪金鐵鉢經理江漢値多
事腹心萬里當干城居勢頻年一旦負柱飭黃童白
叟貫魚龍漿迎村雁不吠烽火息寒草膩添農耨耕
霹靂千隊山露澤楚圖豫學之術民更生鼎彝陶鑄
不世銘奇勳耆衛吉贊征埋僧芳聲領早入相盡洗
八荒腥與穢山人得所鼓腹擊壤歌昇平

永興李永敷（兵部武選司郎中）

用洗兵馬行韻

重關複嶺連西東巑岏險絕無與同蛇豕豺狼數莫
記朋呼類引穴此中可憐縣城幾被掠浪說我師曾
奏功（庚午嘗大征）邊聲猶傳白晝燧捷書已上明光宮恨
宿寒煙嘘楚澤蒼論長劒倚崆峒千山瘴散寒雨
八載星揚獮獮風伊誰怡禍誠匪小報國丹衷似應
少王公寧減楊郎黃織情欲控　天門杳後來專意
事招撫架漏安身幾時了延頸長憶武侯龍驚魂共
唳傷弓鳥將軍靜環戎旅臥耳邊任報蠻戎統戶鑰
門扃寬老稚孩啼虎嘯愁昏曉中丞軫念不可當一
月累疏陳　君王水晚陸飛登醜餉士兵漢卒搜精
強英名秪饒歌范老廟勝不用需于房才逢險艱應
好展鬟緣世故俱成蒼深入直擬殲羣兇盡圖要先
分善良天心也信禍應悔赤子須知運已回翹首望
風如致貢諸巢降款隨爭送鉦鐃聲沸奏凱歌燕喜
筵高泛春甕棠樹常留召公愛賢臣合撰王褒頌煙
村再見百物熙雨笠自足三農種裘相事功渾被簡
商巖形貌何須夢微詔佇待下　龍墀黃閣便登台

鼎用

江陰夏從壽湖廣布政司參議

郴山蜿蜒盤五嶺江廣湖藩遥接境賊徭竊據不計年荼毒一肆連三省太平赤子不知兵東竄西奔皆擭穽巨滌爲災復荐臻焚香待救溺待拯試令兼濟非全才譬之汲深以短綆赫赫中丞淮海公致身不與碌碌等胸中豈獨五車書數萬甲兵尤炯炯當年一戰全封丘力挽王師在俄頃矧今地望日彌隆兵民柄重身兼秉一封先爲歲饑陳再疏尋將天討請南顧　主憂方耿耿食肝衣宵還枕丙覽奏若曰往欽哉便宜惟爾不中梗盡返流移起瘠瘠賑貸恩推遍鄉井坐令菜色生歡顏潛格天心變災眚共看荒政纔朝陳又報戎行已暮整廟謨神筭何其雄轉漕不讓蕭文終肯同肯協紀勳使不撓不沮觀軍容桓桓虎臣作元帥大星一夕墜營中偏裨以下皆失色明公號令如雷風王事多難眞孔棘周師六月令三冬兵戎逗遛責神速有進無退誰敢訌有言駐兵請將者師老財匱罪厥躬軍法從事得專制誅不受命錄有功造攻堂堂親布陣誰左誰右誰先鋒援桴一鼓咸作氣爭先馳上陡絶峯殲厥渠魁搜黨與旬月一掃從巢空已辦脅從解俘縶盡招逋播歸明農功成尺寸不自與振旅人人挾纊同閭閻不覺秋毫犯謳如采烈回冲融況復賁暘先告警　詔令兼制由隣封遣兵適報香爐捷信哉千里能折衝兩軍餉犒多餘羨歸來更爵飮至宴一時露布手親獻彤弓寵錫　金鑾殿古來文武難兼擅詩稱吉甫堪爲憲宋家人物誰與儔韓范之餘不多見行看調燮位三台暫借捬循當一面大旱終當作傅霖于今正合稱周翰太常須紀竹帛垂勺水隙光若自衒有石不樹燕然碑生祠已謝土人建惟有平南偉績詩萬口三湘歌頌徧

西蜀呂尚功楚府右長史

荆南猺獞亂天紀泥塗肝腦血如水猖獗頑兇草木昏流毒生靈數千里天兵默有神鬼尸沉幾先物無人知山甫相周稱國老孔明輿漢作兵師君不見指揮談笑收全貲食狼突豕無逃竄又不見風雷翕忽掌中生頃刻銷爍天地清文武才忠孝烈桓桓部落皆豪傑三軍用命氣橫雲萬馬不嘶看仗節剿馘擒捕擣穴空捷書飛奏　大明宮勛名今代麒麟閣不說褒公與鄂公

平郴歌有序

武進梁䲶河陽州學正

正德十二年丁丑郴苗𤞤猖事聞　上特命大中丞秦公總戎征勦時公以巡撫重任奉　命供事甫軍伍明號令運籌決勝雖古老將不是過積年逋寇逾月悉平上舒　九重之憂下奠三湘之衆功在社稷名在天下自古有豐功茂烈者必形諸歌頌以昭示將來今餘目覩大功之成心祈盛德之久焉敢畏默

而不鳴其慶幸之萬一乎謹忘陋稽首而獻頌曰
赤子盜弄潢池兵寇我國紀破我城依山負嵎如虎
豫蠢茲兇性終莫更罪惡由來已貫盈釜中游魚豈
久生邊書入奏於大庭　九重震怒雷霆轟率師誅
討任非輕簡命特敕大中丞我公仗鉞以專征兵威
千里先加聲蕞爾小醜聞其名魂魄已褫心膽驚六
軍四集勇且精賞罰必信號令明風凛凛兮氣英英
馬駸駸兮車彭彭光閃爍兮劍戟鐃鉦勢飛揚兮旗
旐旟旌謀猶審固兮孰敢我攖犬豕逃命兮無路可
奔螳蜋攘臂兮竟亦何能犂庭掃穴兮倏爾肅清從
今救此一方氓無復作孽猶縱橫班師遂命促歸程
凱歌聲雜鶬鶊鳴遠近父老壺漿迎三農就緒皆服
耕露布飛報到　神京　帝曰嘉哉公功成策勳行

賞賜賚并恩及偏裨無有爭出將入相公寵榮豈徒
繪像登麒麟南顧無憂　王心寧千秋萬歲歌太平

平南頌有序

金陵沈寶捷府儀賓

惟郴東南鄙溪洞阻絕聯亘五嶺幽曠遐僻草木之
所蒙翳蛇虺之所結蟠自古逮今未始漸於治化然
其壤地肥沃火種刀耕歲夏秋禾則再稔人生其間
曰猺陰狠剽悍俗尨習矯孳育繁庶不安故常他日
偵伺邊防小有懈弛輒出犯疆埸劫攘虔劉靡所畏
憚興自近歲始兆魁置帥僭有名號蜂屯蟻集相煽
以變遂剪藍山戍臨武縣焚公私室
盧大肆虜掠所過荼毒莫嬰其鋒我氓倉皇爭亦水
濱多致覆溺正德十二年丁丑賊勢益熾將瞰衡潭
以拓巢穴惟巡撫湖廣都憲鳳山秦公力分　宸憂
思殄民害迺建議徂征聞于　天子既而恭承
上命調兵三萬奉行　天罰閫外事宜由公專制時
嶺南江右兩公亦各祗　命合約提師駐于彼界遏
衝窒隘俾賊無出路我戰則克爰以冬十一月進師
公臨事而懼握機俟發仗大順以申號令而士心一
履重險以事殺伐而賊膽寒遣所部剋期並會推仁
闡誠招降誘脅刃不妄加困獸猶鬭越數日公督戰
益急秣馬蓐食丕揚我武爪牙爭力人倍其勇呼聲
動天賊衆大潰於是移營深入因糧於敵無飢無殍

以既厥事疏林垌蕩阬谷草薙禽獮痛斷禍本拔其
渠以爲大戮功既上　天子以告于　太廟降敕褒
嘉任公一子世爲右職凡在行者論功陞賚罔有攸
僭是役也鎮守中貴杜公與公共事巡按侍御王公
寔紀是功以公動合兵法樂於協贊而公竭忠殫智
謙以受益用能振薄伐之威成敵愾之美而可垂號
于無窮也寶世辱通家無能爲役敢在下風作頌以
獻頌曰
於昭　帝德丕冒海隅郴嶺伊阻有猺之居猺何人
斯鴃舌侏僞衣以斑斕短袖長裾萬山劒攢鳥道回
迂政理靡及俗習尤殊自樹魁帥常懷異圖邊備少
弛彼因嘯呼亂之初生下邑創夷荼流太苦人遭剽

盧潭部告急衡戍防虞願允泰公京此無辜上言小
醜請正王誅　帝命征之欽哉汝徂凡玆閫外事從
便宜公檄藩臬其能助予監哨董餉無忘簡書迺帥
我師迺陟彼岨共武之服弓矢戈殳先偏後伍陳爲
魚麗擊鼓其鏜朝戰至晡公徒如虎賊壘有烏始料
其逋南東有途鄰兵拒守其何能踰大軍旣進斾斾
旐旟是致是附吾仁誕孚敵糧露積伊我之資鼠技
方窮蠹伏且窺熏之濯之智力並施執訊連連振旅
以歸亘險底平無復崎嶇奏捷于朝　皇情以愉
帝曰臣哉功由汝謨任官一子異數攸推有勞行閒
陞賚有差公拜稽首臣心不渝　天子萬年敷時繹
思烈烈武功成於文儒勞而不伐公遜碩膚　帝將

召公廷內都俞何如在外患鮮鮮拡湘水上遊祝融
之墟其永鑒亂安我耕鋤會僣淮夷千載同符頌聲
孔揚敢告征夫

神武崇勳頌有序

西蜀劉武臣鎮遠府知府

古帝王征伐之勳惟湯武爲不可及前元以夷虜作
慝域中我　太祖攘去之其征伐與湯武參而其勳
當並傳於萬世肆我　太祖以神謀佑啓來裔俾世
執其勳四夷震讋來庭來同無敢或後永樂初
太宗以北夷不庭自將問罪　宣宗以南夷不同遣
將問罪俱克有勳故我　朝南郊行事　三帝王之
勳褒揚大樂中者肅肅在聞赫赫在見眞可以永配

皇天於無極矣武臣蓋嘗叨驟奔之列躬親際之非
敢爲佞也乃者正德丁丑湖省猺民叛於九峯山等
寨擾桂陽等州以至長沙府諸屬縣貴省苗民叛於
香爐山等寨擾清平等衛以至思南府諸屬縣湖貴
雖鄰省而清平等衛非接壤至桂陽等州則廣江暨
湖爲三省交會之地先是清平告急　帝命巡撫湖
省副都御史秦金與巡撫貴省副都御史鄒文盛合
兵討焉金檄左布政使周季鳳擘畫兵餉督以右參
政張天相提兵常德以按察僉事汪玉等領之進壓
辰沅境清平虜少却郴桂虜遂大肆殺掠告急加於
清平　皇帝曰問兩廣罪當先郴桂而清平亦不可
後下兵部議僉曰　陛下必欲大彰天討無踰金者

或恐金一身當兩虜以爲難已而　皇帝顧廷臣曰
荊岳諸黠就擒朕降敕旌奬者金得非其人乎對曰
然　皇帝曰兩虜不足平矣　命下金乃以兵付天
相王副總兵官李堂參將洛忠都指揮葉宗許韶指
揮祝鏜等授以節制暨方略俾趨清平金又屬季鳳
擘畫郴桂兵餉督以右布政使方璘而調兵趨之璘
設策飛輓水陸並進與兵皆如期集金自坐中軍營
而分哨於按察副使陳璧僉事徹英王濟左參議黃
貲參將史春都指揮王廷爵李璋王翰等各授以方
略目贊以按察副使惲巍俾參會各哨往來督戰與
巡撫兩廣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金巡撫江西副都
御史王守仁等刻期進圍九峯山等寨大破之湖省

兵俘獲猺偽王龔禍全等并斬首踰三千而覈其實
則御史王度天相玉等領兵至清平與貴省兵合剿
期進園香爐山等寨亦大破之湖省兵俘獲苗偽王
阿傍阿肉等并斬首幾三千而覈其實則御史周文
光方內無事凱還奏功　皇帝下詔曰我國家以撫
夷肇基爾金乃能相我以就茲勳永念克咸宜隆懋
賞是用加爾金俸一級仍官爾一子錦衣百戶以稱
我國家報功之典餘官軍功賞兵部其差議以聞賞
典頒訖四省交賀太平武臣伏思之越茲諸醜自底
不宥謂金一身兼治兩敵西牽於苗東牽於猺而不
知　皇帝神謨妙絕文武人卒承　廟筭將天威者
復若是乎其神也武臣聞金用　皇帝命誓師一以

不殺為主故苗民之伏誅者幾三千而安集之衆至
於二三萬猺民之伏誅者踰三千而安集之衆至於
四五萬其遏無窮之殺而開無窮之生者蓋不可以
萬萬計也於乎盛矣湖省諸父老謂省宅諸夷中請
為　神武崇勳頌以威之武臣曰昔唐玄宗父子播
越還長安其臣元結尚詔其有盛德大業為中興頌
以侈之今我　君獨奮神斷命一毫臣就此大勳顧
武臣無似既從事文學又分在臣子其能已於言哉
夫惟莫測而後謂之神惟止殺而後謂之武崇者積
而高大之謂　皇帝茲克有勳實神會我　祖宗授
受之妙武臣志在以頌寓規故敢效周頌之於鑠商
頌之撻武為詩而中以江漢亂章矢文德之意頌本

湖省父老請故略三省功獲然舉湖亦自可旁見諸
餘非有軒輊也章凡三十有九俟異時觀風者采而
致之　闕下宣付太常官褒揚大樂中以奏於
皇天以彰我　君功德之盛以震聾薄海之夷以恭
於我　太祖　太宗　宣宗為　聖朝四帝王勿使
湯武獨擅其休於萬世武臣仍用結三句為章一韻
體但武臣言梘結加多間亦有數章通用一韻者獨
亂章為句四蓋志之所到不復能拘惟其暢而已其
詩曰

皇明天開皇祖神哉湯武重來
蠻夷為華環海為家乾昌坤遐
昔　文宣朝狄蠻肆驕抗我邦條

二宗整兵北討南征膽喪魂驚
旣庭且同偉實為賓永矢來供
苗欲伊何猺欲伊何作疢弘多
山有香爐苗曰誰圖茲吾後車
山有九峯猺曰誰攻茲吾前鋒
狐狸妖昏豺狼噬吞納牖無門
殺人碎死虜人碎資生死流離
血積成川怨積成煙動歲經年
帝軫于心曰宣付金　朕知爾深
爾金撫湖累殲兇徒茲虜當誅
爾總　朕師聲罪討之罔俾其滋
虜穴難探爾金獨諳非爾誰堪

往慎爾謀其秘其周爲民復讐
脩金臺臣聽爾擇人惟忠惟純
朕憂無辜貪功横屠爾戒爾徒
金曰　皇仁大造無垠臣奉　絲綸
東奮伐徭西奮伐苗横絶雄梟
五色翻飛閃閃靈旟千旂萬旂
五金鏗鏘凛凛嚴霜千鎗萬鎗
擊鼓擊鐃繼以呼號坤輿動揺
火發箭中天助雄風一燎而空
九峯既摧香罏亦頽餘燼餘灰
血首纍垂血肉紛披掛壑淪蹊
元惡討窮匿于薄叢入于牢籠

械送省城狀其罪情獻俘天京
諭民勿逋逋荒爾居歸乎來與
諭民勿延延荒爾田耕哉耨焉
我民靡愁我師靡憂云誰之休
匪天神威匪　帝神機其曷臻斯
帝曰師還方内其安賞典其頒
金曰　皇武神哉不羣曷濟以文
乾舜隆平文思文明德純粹精
帝曰昌言朕濬其源以究義軒
羣臣對揚咸曰元良德維其常
浹於萬方進之無疆駿發馨香
於穆於皇達彼穹蒼參三帝王湯光武光

平南賦

建康沈貫　　邑人

繄荆南之峒徭據山水之險巇執種類之可辨定盤
瓠之所遺戴鬼面以獰惡掉鴃舌而支離若其深藏
遠徙危獲側耕含哺很戾鼓腹彭將嬉嬉婦子擾擾
稗嬰聚贏蟲之異物與斯人而並生彷彿華胥之治
依稀渾沌之泯此可見邊境之寢兵也其或睢盱䌰
發讙譊未已長戟短鋋勁弩毒矢侵凌我疆埸攻圍
我城壘兆害我丁夫焼殘我閭里任民社者亦安忍
坐視而不理哉應兵之起蓋有大不得已焉者耳於
惟　皇明九葉凝　命内修外攘　文武神聖德明
德威萬邦以正何蠢兹之不恭敢稱亂而暴横當丁

丑之孟春値郴桂之大讐安仁既蕩而成灰攸輿復
陷而爲穽肆求逞于衡潭誕震驚乎湖省維我鳳山
秦公位秉鈞衡職兼撫贊大得江漢之和多具
廟堂之算因建議以平徭願奉　辭而討叛於是
皇帝曰吁乃　命秦公奉行　天誅凡在軍旅恣其
所需羌嘉謨之入告兮將偉績之究圖也抑比跡于
伯禹兮庸致君于有虞也公式克欽承不遑啓處率
衆徂征分方禦侮操乃弓刀執乃旗鼓既稱干而比
戈亦崇牙而樹羽列笙吹之喧闐⽃輜車之旁午定
賞格于轅門詘羣策于幕府于斯時也營陣如蛇師
徒如虎米粟如山玉帛如土號令如霆馳驟如雨騰
殺氣兮崚嶒甯軍容兮俁俁爾乃攀危崖絶深澗緣

枯藤穿窗皆冒嵐氛而不凝傷虺毒而不沮渦魁
而不驚離寒凍而不渝直批其亢衆入其阻掃巢穴
以無餘燔積聚之莫數破砦柵而弗支奪馬牛其焉
拒渠魁既殪窮寇咸俯骸析兮炊烟血流兮漂鹵紛
凡兵兮公痛忽猿號兮高樹於是先聲遠揚仁恩覃
布招彼奔逃絷茲俘虜逆命者殲來格者撫地用井
牧人爲什伍捷音上聞紓憂 當宁 帝乃誕敷文
德班師振旅三危奠居兩階載舞曰迪朕德時乃功
惟叙予惟嘉乃丕績咨汝往欽哉惟汝予輔大賚爾
衆士厥施惟溥賞乃世延食邑百戸公謙不伐再拜
興頫曰都 帝予何功作耳目肱股黎獻共惟
帝時舉時有史氏謂平南之役有以見 帝德之光
輝公功之勞苦百代榮談萬民快覩效罔逾于七旬
事有曠於千古以是而知懲荆舒者作周乎先威荆
蠻者在禹功下乃若貫循之謬爲建白而棄珠崖馬
伏波徒示矜誇而立銅柱繼白今紀公之績殆不可
同年而語也已

安楚錄卷九

啓劄

長沙李東陽大學士

人來備述政務公勤激揚有體湖湘士民之慶亦斯
文埸屋之光也黄鶴樓詩聞去冬尚未到鶴書之遲
誠有足怪近得手札知不沉浮如山少參新刻數幅
亦止見其一二未審曾了得否也便回草草奉復對
客不能多布惟情照萬萬

新都楊廷和大學士

比來連奉教問足見舊愛感感敝縣尹柳槐貫治巴
陵人每相見亟稱都府之政如擒捕劇賊羅大洪賀
璋輩惠行江表消患未萌諸如此類不可悉數走辱
知愛喜聞之輒以白于左右非佞也率爾上狀不盡
所欲言伏惟炤亮幸甚

順德梁儲大學士

湖廣地方連年旱潦今歲又值此異常水災使非吾
執事以誠心懇惻實有以斡旋於上下則固未知攸
濟之所茲固兒童走卒之所以捫心而知感者也奚
獻臣平日以忠義自處今聞賑濟 命下究必能是
言就道以濟時艱吾執事惓惓上請之願庶幾其少
遂矣餘情未由多布惟以時倍爲 國加愛是祝不
宣

鈆山費宏大學士

春間停杖傾甚感斯文契誼之厚恨林間之寂未能

少滄從者以盡一日之歡耳遂惟踐任以來全楚之人多被惠澤但恐　廟堂之計不肯先一方而後天下則北上之傳匪朝伊夕而湖東釣叟幸再泰笑談於江樓之側矣小詩一首坐無便不能奉上鄉人周全者知城步在趨走之下因附頁焉諸惟亮之不宣

丹徒靳貴大學士

比承建白地方災傷事宜足見通儒經濟之略如此執事非特吾鄉人物真天下之英才也其間雖有一二事未盡如志然所從者亦多湖南之民其可蘇乎萬萬爲　國自愛以俟　寵召餘不一

湘源蔣冕大學士

魚苗疏雖留中不出彼必不敢徑行當不禁而自戢

矣郴桂賊恐大兵一臨積年兇徒先已遁避鋒刃之下不無玉石俱焚之慮萬冀詳審慎重廣詢博訪庶幾不貽後悔非執事區區安敢以此言進也幸亮之

東萊毛紀大學士

湖南水患近歲所無非得執事經濟之才斯人奚賴焉凡所論建　上皆嘉納之亦足以慰執事憂民之懷矣疊辱手翰多荷使回敬此奉謝匆匆不盡

太原喬宇吏部尚書

往歲承翰教并佳惠已嘗具緘申謝想徹左右矣即辰初夏遠辱台候納福德民之政平蠻之功赫赫湖湘間豈直憲度修明而已哉欽慰欽仰守淺薄謬膺重任惟與早遂乞休之願庶可以追厥愆稱知己處故漫及之使者旋謹具扇二柄書二冊少將遠懷餘不悉備

蒙城石玠戶部尚書

使來遠辱德音佳疏之示不勝感激且知憂　國憂民之念汲汲未遑使列鎮俱如此勞瘁則自可成治矣已俱覆奏施行休翁先生昔來甚道鈞候并政及禮遇之厚此固高明垂鑒而生亦與有光也感荷感荷蒙寄涯翁黃鶴樓原倡及佳作白雪陽春更難屬和企羨之下殊此較合成篇錄上惟教例幸甚

太原王瓊兵部尚書

迭承翰教備悉雅情弭盜安民惟執事能加之意所以巨盜就擒荷蒙　褒獎非偶然也本部通行天下

一以揚執事之賢能一以勵不能者此區區之見也蒙沈老先生書示極稱執事清操公慎地方倚重之意縷縷不置此公清忠直諒博學能文執事肯敬老優賢一加重焉係於風化非淺淺矣冗中呵凍草草惟情鑒不宣

太倉毛澄吏部左侍郎

水災之重前此罕聞此方之民何辜被此禍也賴有仁人在上極力撫摩死者已矣生者尚可救也告急之章懇惻之意溢於言表非誠於體　國者能然乎廟堂之上雖欲爲正途惜不可得已文中子曰天下皆憂吾安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何足憂執事固文中子之儔也澄故始以執事之深於憂民者終以執

事之有以自樂者樂也不才於世無纖毫補益頗其
秋日增有愧於執事多矣使還聊寄此述數日有勞
苦事執錐如小兒初學書者甚難也惟情亮之不宣

泰和羅欽順 吏部侍郎

奉別極久日勤瞻仰之懷惟是修敬不時爲愧爲罪
伏惟高才清德道以時行荊湖千里之間民無不受
其賜者忝在年末蒙被光耀多矣指日還　朝弘濟
四海實惟區區之深望焉欽順無似方圖引退而乃
濫獲轉遷殊用貺愓惟高明篤誼有以教之俾不至
爲同年之玷幸甚草草伏惟照察不備

丹涇邵寶 戶部左侍郎

家僮還自鄂渚領手教并蒙踰佳作且聞親睹風采
慰藉深至平生契誼於是乎見之矣執事功在南服
爲吾道出色所謂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者實雖山
林之下爲公歎梓者多矣今之時何時哉　廟堂之
高江湖之遠山林之僻其安危等耳老朽春來衰病
日侵實也不肖無能爲力惟惴惴日夕而已餘非所
敢聞也毛侍御風采振徵得巡按體實與有光焉相
見煩爲我致惓惓也東山祭帖開爲黎典實所率致
乃勞執事補其闕略感感孫司徒感厚愛託爲代謝
餘惟爲天下愛重謹狀不宣

古雄侯觀 戶部侍郎

仰聞忽承手翰見示足感衿顧至情緬惟湖南年來
郴桂之寇悉已掃盡江上之賊又皆就擒地方軍民
得以安上樂業厥功不小非有雄才大略過人遠甚
者疇克爾邪欽羨欽羨使旋匆匆言不盡意餘情照
不具

任丘鄭宗仁 戶部侍郎

久違光霽恒切瞻仰邇者兩辱台翰披閱如遂睹言
感荷無已遂閩臺綱振肅上下凜然且地方之事迤
章累疏剖切事宜計處周悉足見經濟宏猷誠地方
之幸也部中悉爲計處而行使回忽忽謹此奉復乘
致遠意未間惟蕎蕎加愛不宣

熊峯石珤 禮部右侍郎

累辱書教仰知爲　國爲民憂勤備至赤子性命幸
有所託區畫賑濟以今日言之頗難於前將藏空虛
無所發名器狼藉已甚執事者又憚於開端則將如
之何所恃者　上有恤民之心百姓死不敢爲亂耳
頃年各處往往以捷殺爲功上下利之此大傷元氣
而受賞者方有喜色如此不已恐將來不可救更有
難於今日者矣此則大人君子之責亦僕之所欲告
於知已者也偶冗不及備論伏惟體察不宣

華亭顧清 禮部侍郎

清頓首屢聞建白皆根本要論雖以此獲咎固無傲
矣惟不替此心生民之幸也令親彭君在江夏極荷
垂盼茲以公事還敢附此申謝令親將滿考凡百幸
希終惠是望衛服疾疲困作字草草幸不罪

新都楊廷儀 兵部侍郎

比得手書甚感慰地方事處置得宜平靖之功澤在軍民晉溪老先生甚是珍重昨見來文鎮守者亦能相體又見老先生高材盛德之所及也使旋草此奉布冬寒千萬珍重以膺 寵命幸甚

東平王憲 兵部侍郎

屢辱書教感刻感刻竊惟郴桂猖賊爲害年久幸賴執事督勵將士親冒矢石兵威四臨元惡授首餘黨悉擒捷音 命下朝野歡騰地方不勝慶幸部司論功上請 恩德隆重有加往昔此遭際 明時出常格萬萬也生値斯時亦與有光便中逋具以聞

東沂陳玉 兵部右侍郎

郴桂事每每掛懷忽聞報至甚慰可勝論耶數年間此方人可安生矣因念督調之勞憂煩之苦干係之重俱可想見也 綸言崇報僉論稱宜生輩乃沾波潤愧哉使回聊此具復匆匆鄙忱不盡惟高明亮之不具

鄱陽胡韶 刑部侍郎

生不敢奉問于下執事久矣而傾仰西曹道愛之舊豈勝遠懷近聞江右大逆先聲九江臨逼蘄黄之地得吾執事首爲上流之防以嚴天塹之險卒成奇功用綿 昌祚拱聽論功之懋以隆 封拜之階纖惟賢郎高捷京闈紹承家學之懿士論籍籍傳爲美談忝辱愛餘慶慰何量生苟延如昨更無足爲知己道大禍箋草草伏乞台照不宣

安成趙璜 工部右侍郎

思仰中忽承教翰慰荷如何恭喜撫巡以來賢勞茂著救荒則澤實惠靖寇則收全功此尤斯文知己之光生適以督運大木公出無可爲賀所恃平日道義之交固在情不在物也文煥先生清苦中外所知今齎志以歿公卿甚惜之 恤典必厚代之者想在吳公否多仰旋謹此奉賀餘惟爲 國自玉不具

內江李充嗣 都御史

充嗣居臨淸時累承規誨轉官滇南懷念德誼未嘗去心久稽裁謝者以滇絶域不得良便故也遠伏雲底忽有今除聡言思之實出望外可愧可愧充嗣以疾作不能就道尚淹於澧已具疏乞休前途得旨即南還矣側聞執事下車銳有興革一轉移間風采頓異如脩儲蓄修武備懲吏奸三者皆湖藩今日之要務也雖然此三者非特湖藩今日之要務也天下今日之要務也今時則當傳以爲他藩之法異時入相推而行之太平可冀矣以充嗣私窺之要皆自執事學術中來而充嗣故叨廁愛下之人也爲之喜極力疾一言幸鑒感感不宣

郴州何孟春 都御史

往歲人回具啓附問郴桂兵捷竊計唾手有期入春果見露布之至 璽書優勞獎非止[illegible]祿陞 恩典實前此數十年中不能一二再見者也欽羨欽羨去手復命謹此敘意辰下春深惟茂爲 國自愛以膺

鈞軸之　召不宣

巴陵彭頤 都御史

屢荷教音感佩殊甚恭審憲體清嘉成惠並著巨寇之除一方賴以安枕執事之功偉矣蓋此寇兇横積惡已非一日生知之不敢言言之不能制之則奇禍至矣竊恐往歲江右西蜀之事又將見於吾省玆乃一旦消之於未形兵不勞而民不擾非神謀英斷出於尋常萬萬諒不及此也　朝紳聞之咸喜而本兵書尤甚焉則玆旌勞之典賞不足償其勞也愚忭慰忭聞又有撫夷之行近傳夷情已聽撫咸謂撫之爲上策也誰生厲階一至於此亮察亮察使還迫甚不充悉所欲言隆寒惟爲　國珍重不宣

公安鄒文盛 都御史

共惟台候納祐造福湖湘當此征斂繁劇之際災盜饑饉之秋得仁人長者爲之周防保愛故楚人恃之以免於溝壑歌頌之聲傳播邊徼況荆衡之域耶仰企仰企生以駑駘之資承疲凋敝之後官無可託民無可使財無可用彷徨勞悴計無一施先年倉庫之蓄各假征苗征猺至於凱口之征則掃盡矣清平之役欲待桑榆之功以掩東隅之失指望外之物爲必有之資失之太易以致罰之甚難今欲撫則賊情反側欲剿則糧餉空虛延訪集議皆云必欲萬全姑宜分兵防禦且守且撫以俟儲備舍此更無長策如撫可成即當馳報會本題知若其執迷必待糧有次弟

方敢議請兵二端之外絶無欺隱其詳已具先後來文私憂過慮惟欲少圖地方之安至於軍功則非所敢知也幸照察荷甚

沂州王璟 都御史

緬憶老先生在齊魯無瑕冰鑑有腳陽春迄今四民尚慕善政餘澤淪肌浹髓迺者來自湖大夫士萬口一詞稱頌執事爲　國爲民良籌嘉策膏澤誕敷黔首蒙惠將來杜石　巖廊霖雨寰區不卜可知矣走景過桑榆鐘鳴漏盡髮疏乞休不蒙　聖皇放退昔人情遲殆若魚之飲水冷暖自知玆因人便漫布衷襟不宣

姚江孫燧 都御史

恭聞大兵所至元兇授首黨類不遺三省之民從此皆獲更生矣自非執事經畫指示倡義興師何以有此生等與從執戈之後亦得以附驥尾而希末光其爲欣幸如何可言但遂無由趨賀淛具非儀用將微忱爲有行役具啓欠莊伏惟鑒納榮幸榮幸

嘉魚吳廷舉 都御史

廷舉拜啓承臘月望日二十日閏月二日三示手書再拜領教外厚饋食亦領思矣賢勞大夫而顧念輕屁介使慮何淺哉仰惟節下提兵深入得儁成功以張楚勇士民千百家深怨一勞永逸一范群驚儒者遭時有爲其效如此廷舉此月七日入省濟荒無術殊愧素飡俟公回帳必多善後之策容一一面請也

人去便草草附謝不宣
餘姚王守仁 都御史
昨者貴省士兵以綁柱不靖之故千里遠涉生與有
地方之責而不獲少致慰勞之意歉然若有歉焉故
薄具牛酒之犒聊以輸此心焉爾乃蒙厚賜遠頒并
及從征官屬發開之餘感愧何已喜聞大兵之出所
向克捷渠魁授首黨類無遺茲實地方之慶生亦自
此得免於覆餗之戮矣欣幸欣幸旬日後撤當專人
往謝并申賀私使還冗中草草先布下悃伏惟亮照
不具
崑山顧鼎臣 翰林學士
潮襄大漲為天下胸腹而師旅饑饉頻仍告困向非

文經武略如執事者為之旬宣塡撫寧不匱 九重
南顧之憂也至若勘烈之際十倍它所而不務為張
皇欺罔以私已地方此古人忠誠謀國之盛節非淺
薄鄙陋之士所能窺也敬仰敬仰南中薦紳來詢知
台候多福殊為蒼生慶幸不獨鄉井之故私心自忭
而已鼎臣竊祿懷慚無可為執事道茲以公差人便
謹具短啓附上用代叅晤惟鈞照不宣
弋陽汪俊 翰林學士
領教荷不棄感愧感愧伏承起居多福平南之績赫
然聞于中朝宏材偉識其所樹立固當過人若孫年
兄之在吾江右與執事相望皆以盤錯見別者功業
紓 九重南顧之憂其為同年之光斯文之重可勝
道哉欣忭無量若區區輩眞竊祿耳文玉年兄作平
南偉績卷將以述盛德而揚休光誠宜執筆率先頓
題大才弱尚未能請教也匆匆奉復殊不盡欲言希
照察之幸幸
莆田黃瀾 南京翰林學士
恭聞修撰並舉方岳凜然海內推重早晚當內徵也
俟賀俟賀生備員南都了前件而已無足為故人道
也已於三月二十五日到任因便敬告有來南者無
惜教音幸幸小書香帕侑緘乞留納是禱
光山王相 監察御史
近者承差趙琮來辱賜教劄捧誦之餘益深勤企恭
惟臺下運謀決策擒剿盜平遂苗而全楚之民得以

安堵者臺下莫大之賜也功在天下名重一時韓范
事業豈容專美于昔哉顒顒賀賀相無似承乏山東
之行才力淺薄恐不勝任深自憂赧三月望後離都
下四月初旬期到地方知我者必有以愛我教我也
千萬千萬伻還謹此奉啓用伸仰忱餘冀道體加愛
以為 國為民不宣
澧州李如圭 監察御史
承違清誨倏忽踰年有稽裁問負罪奚逭伊聆晉政
澤民未嘗不斂衽敬慕也近日分臬南司重臣督率
士兵恩威並施深為得策此固臺下愛民之盛心而
高才遠識有非尋常之所能及者慶幸慶幸行將入
門 瞻望霖雨天下矣茲因便便謹此申悃伏冀鑒

照幸甚

永興李永敷 兵部郎中

昨承台翰鄙作辱過奬益增厚顏地方事重煩執事坐籌諸渠魁黨與擒剪無遺郴民從此可千百載奠枕矣豈但數年而已哉豐功偉績當與山川同悠久也何日可忘第無地可圖報耳生以服拘不獲趨展慶私拙作二章敢併奉覽非恃愛末不敢僣易至此統希鈞照不宣

四明張邦奇 提學副使

恭惟臺下才高海內心切 君民出謀於衆所必避之時用力於人所不知之地迺者郴猺扇亂勢如焚溺雉獮之師不可復緩人所易知而水潦荐臻之餘

公私匱竭方是時也而興大衆以遥征固常情之所必不敢爲也故曰出謀於衆所必避功既成矣人知其成之易而不知所以爲之之難蓋十倍於平府不啻也且衝冒煙嵐驅馳嶺坂矢石之間憂勞萬狀餐寢或廢啓居不遑凡六七踰月于此矣功既成矣頌聲作矣而猶遲遲振旅務欲盡殄其根株以爲數十百年之計此又豈與人智慮之所及而亦孰識其微哉故曰用力於所不知始也排羣議以興師終則協羣謀而濟事綜理經畫事集而民不知所謂以萬全之策收不世之功也今聞班師有日村巷烝黔咸知戴慶職叨屬下奉教令于茲有年寧獨無民生之念哉歡忭宜如何也誠欲從三司後迎馬足之清塵而

覩太平之盛事但以湖南地里西極辰沅東至郴桂中間遼遠偏方往復道路將以萬計恐天時漸熱軍徒不便輒於正月二十有七自省城南行將趨元靖等處伏念臺下遠處邊方勤勞日久不及瞻望台顏奉承約束翹企之餘兢惶無地且西蔡功成而中書之命隨下則歸 闕有日而瞻見之期益遠臨楮無任戰悚瞻慕之至

餘姚陸相 長沙知府

欽惟臺下奉 命征苗矢心報 國師同時雨曾何鋒刃之横罹今若雷霆豈彼鯨鯢之足翦破平巢穴掃蕩妖氛追漢馬伏波之平蠻陋唐裴晉國之擒蔡數十年跳梁之寇殲其渠魁千百里汙染之疆轉爲

樂土黔黎不臣之罪失其負固之謀凱奏天山尚留神於保障地連雲海又銳意以經營澤溥湘流功高衡嶽此皆由臺下神算足以測夷情赤心足以置人腹之所致也卽日奏捷 明宮獻俘 太廟惟濮從極褒膺九錫之 洪恩名勒旂常光照萬年之青史相官末屬躬覩華勳喜猺獠之消除幸生靈而鼓舞未由叩賀先此問安相不勝戰慄惶懼之至

安楚錄卷十

附錄封丘遺事

河南左參政秦公生祠集序

盧陵陳鳳梧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生祠非古也後世以義起者也古者尚封建侯有定國官有定守故居位者有勳德於民民終身得瞻仰之若父母然生固無待於祠矣後世罷侯置守郡邑藩臬守土之臣往往朝遷暮改更代不常民懷其德者無以致其瞻仰之私此生祠之所由建焉故曰以義起者也有勳德於民者莫大於禦災捍患而災患之大者莫甚於攻城殺人之寇至於千百爲群毒流天下則災

患之尤大者也正德辛未巨寇起畿内遂痡及山之東西河之南北攻城屠邑肆行無忌虐燄蔽空海内震恐軍師暨守令目敵而死棄城而逃者率什之七八上厪

宸慮屢遣文武大臣督勦之時吾友無錫鳳山秦公國聲以汴藩左參政分守大梁重以地方之寄迺巡郡邑繕城隍詰戎兵峙糧餉以安民心以伺賊警軺車徃來日無停軌夏四月巨寇自山東奄至距封丘僅百餘里時公方在延津亟以蠟書白巡撫留宋參將守封丘公亦單騎而往延津父老遮道固留公麾之直趨封丘吏民出迎爭欲擁公宵遁公不可衆伏哭弗起公奮曰吾足一移則無封丘無封丘則無汴城矣吾與若等誼與城同存亡敢有異議者斬之遂分部民兵嚴陣以待頃之賊距城僅十里公促宋參將逆戰以民兵尾之宋率輕騎衝其中堅賊衆大敗斬首俘獲者不可勝數公入營大犒諸軍仍遣乘勝追之賊遂遠遁封丘老稚聚首相慶以爲更生咸曰我公之功也其曷敢忘捷音至汴撫巡欲議其功公遜避不敢當明年公遷山東布政使封丘之民以瞻仰無所迺立生祠於學宮之旁歲以誕辰祝公壽祉四方士夫聞其事者形諸著作以揄揚盛美若碑若記若賦若詩凡若干篇彙成一帙題曰秦公生祠集予惟

公以名進士起家戶曹擢陝憲副督學汴藩文學政事已名動一時暨由方伯擢御史中丞今巡撫湖南威惠並流尤膾炙人口是封丘一役特參藩之政績耳尚能感人若此他日晉

廟堂秉鈞軸霖雨蒼生弘濟艱難其豐功盛德當勒金石而被絃歌蓋不言可知也鳳梧辱公爲道義交敬采輿人之誦僭爲序之蓋將迓公於遠大云

河南左參政秦公生祠記

麻城曾大有 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

聖王建萬國以親諸侯凡岳牧之臣於君爲屏翰於民爲師帥勢分雖殊而安危相繫其勤民

也有禦災捍患之仁則其得民也有存愛去思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正德辛未草寇劉六劉七崛起霸州與其黨齊彥明楊虎輩橫行畿甸而旁午於山東河南荼毒生靈涸汗良與遠邇騷動春二月賊騎數百突至延津縱火焚燬樓勢益猖獗民無鬬志人自危之夏四月赤幟翱翔自陳橋鎮西上驚塵蔽野封丘有剩林之漸河南布政司分守叅政無錫泰公力以爲己任挈舟北渡亟至封丘則主簿賈泉子然孤立保障無具井邑可屠岌岌乎其殆哉公乃申法令繕軍器募壯勇固保甲飛芻輓粟於鄰疆堅壁清野四境戒嚴時有宋叅將者以

驍勇稱奉
命討賊傳檄已過延津將渡河而南公邀之弗果來復以忠義激之始移兵至賊火已舉於城東之三里公與叅將協謀決策誓師振旅而以鄉兵援之公自登陴桴鼓以作士氣俄頃遇賊于潮脚村我武維揚再戰再捷逐北五十里斬獲甚衆公曰烏合之徒可以殲之前禽之逸無幾矣奔竄者益要擊之由是生擒孟林等二十餘賊奪回婦女馬牛數百計獻俘訊馘鐃歌載路瘠疲之民稍得安枕公復論功賞訓練精明邑令張守繼至受成於公戰守有備賊三至三却民無恙矣平寧之後闔邑老稚扶攜相慶感公之再造而不能以忘報乃以生祠請於令令曰茲義舉也闢地於泮宮之右斤木於鄧林之野邪許之聲不令而集建祠四楹鐘鼓考之歲時壽祝終矣弗諼庠生高雲漢以張守之命屬予爲記夫君子匡濟素養於平時而勳烈每成於事變方賊寇鴟張人心洶洶百里之命危如累卵而公乃能周旋捍禦以成康濟之功非胸中有甲兵者其能然乎至若虎將提兵赴幾響應則公之忠誠有孚外比於賢從之吉也否則猜忌自用而訑訑然曰吾有完畫矣奚必因人以成事若是者適足以僨事而已公之役志匪躬宣勞屏翰與民立命而天下莫與爭功與人立

功而天下莫與爭能可謂盛德事也已宜封丘之人義公之仁而生祠之公之勳名駿發且方興而未艾也公名金字國聲別號鳳山起家進士歷中外今轉遷山東右布政使而斯民去思若是利澤之入人者深矣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他日施旂常勒鐘鼎當益信於斯祠之創始以癸酉冬末落成於明年甲戌夏五月秋七月朔日記

生祠碑

西蜀劉武臣

君子籌天下之務至於兵類皆難之乃若舉偏師以加勍敵焉又其難之難者也奚而斯濟機

事乎必也之其先而正焉爾之其後而固焉爾
蓋先之不正則聞敵而怯怯則有走而已矣後
之不固則見敵而潰潰則有敗而已矣是故正
之乎其先者忠也固之乎其後者才也忠以正
其先才以固其後機事濟矣夫然後大有功焉
此易之師貞所以爲君子行師之律令也易之
師曰師貞丈人吉無咎象曰貞者正也釋之者
曰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可以
得吉而無咎老成之人必名世之通儒矣於乎
儒者博學而多術兵亦吾儒之術也非夫人其
孰克勝斯哉河南左參政秦公早歲以儒者行
業聞由甲科歷戸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吏禮兩
部調公行業宜總風教交薦於
朝出爲河南按察副使董學政用陶鑄士類功晉
前秩正德辛未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鄧庠觸
公分守大梁道先是巨盜劉六等起畿内流劫
山東時孽瑾虐焰之餘軍疲民困賊緣此蕩然
長驅恣意屠戮郡縣力不能支至有開門延敵
者遂蔓延河北頃之渡河而南破鄭城進掠信
陽都指揮馬振戰不克死之賊席勝而驕所過
俱被蹂躪兩河煙塵障天遠近騷動鄧以聞
上命參將宋振率師禦之以戸部郎中董旭督軍餉
四月公往延津閲戎務日詗賊情得諜者言劉
六等黨欲糾揚虎者自山東敗走分道掠魚臺

金鄉而西公急以蠟書白鄧詳陡備董邀公赴
省城舉畫軍餉會暴風作河不可渡乃止于家
店宿焉明旦公聞宋將至遂辭董逆之五里許
忽報賊已踰曹縣距封丘僅百餘里公憂甚忽
自念曰虜之衆勞而宋之衆逸況虜驕而吾愼
此勝負之機也吾得宋爲用破之必矣復以蠟
書白鄧留宋既而宋至延津公留之宋不可曰
吾奉
命討劉六等非爲虎也徑帥師趨省城以聽於鄧公
恚曰封丘逼近省城此地其可棄哉遂單騎趨
封丘延津父老遮道留曰賊至矣公將焉往公
麾之策馬直趨封丘士民聞公來皆出迓擁主
簿賈泉訓導陳傑等而前泣跪道左曰賊挾孔
熾宜亟遁以避其鋒我等夙荷公德請給驛役
公斥大義折之衆伏地慟哭不肯起公曰吾足
一移則無封丘矣爾曹奈何導我以非義乎立
呼民兵分部以待鄧既又用公言留宋使駐師
封丘公喜曰鄧公此亦通見機事乎哉往視宋
有頃諜往至潤麟村距城僅十里聞者皆震恐
獨公神色自若徐促宋逆戰宋上馬公抗手曰
此行但有應援者否其銳然先之遂覘督民兵
乞其後宋因力戰率輕騎衝其中堅賊衆大敗
斬首若干級俘獲若干人公即督諸將擒諸軍賊
收餘衆退保腦裏村明旦圍陳橋鎮時鄧已遣

都指揮趙玉率師千人居守玉不虞賊遽來倉
皇無備士卒皆束手就戮居民死者相枕玉僅
以身免日中宋援師至前後數十合刃賊解圍
去宋乘勝逐北斬首俘獲倍於初比還封丘
漏下二鼓矣諜者言賊屯黃陵岡謀復讎公復
促宋追至大名之長垣山東參將李瑾知公謀
成喜曰會須共殪此虜帥師千人倍道來策應
追至滑縣境刃方接大雨如注弓矢膠液賊遂
引去宋休兵長垣李亦引兵來封丘士民望見
旗幟以爲賊果復讎男女哭聲震天公登城諦
視則發笑曰此我軍也分遣人曉之乃收淚相
慶以爲更生捷音至省城鄧大悅且命有司飭

迎勞具公聞之不敢當乃之傍郡邑料理隄備
事既竣而還諸寮寀稱賀公曰將卒之功也其
何與焉論者嘉其不伐明年公遷山東右布政
使封丘士民合詞言曰曩昔微秦公我輩皆魚
肉矣乃立祠於學宮之西肖像其中事之歲以
公生辰刲牲釃酒爲壽籲天祝公多祜焉祠成
且久士民言於左布政使黃公世奇謀樹碑以
垂永世世奇公謂予嘗從事於文乃遣伻走千
餘里來求予文之惟兵家之要勇與謀而已矣
忠不足則不能勇故勇者忠之發忠之發也其
勇雖千萬人而必往孔子之語曾子者是已才
不足則不能謀故謀者才之發才之發也其謀

雖百千戰而必勝孔子之語子路者是已不勇
而謀欲集細事且不可而況於兵乎公名世之
通儒也兵家之說閑於胸中矣封丘之役以公
當之信如易所謂大人矣乎是役也易之能以
衆正公有之易之出師以律公有之易之在師
中吉公有之故延津怵以危言而欲留封丘誘
以甘言而欲避公皆不爲動者可知公之勇矣
宋參將踰河南而往李參將越山東而來公皆
得其死力者可知公之謀矣勇而謀正而固可
知公所以全封丘矣然當時之人皆知公之全
封丘而未必知其全省城或知公之全省城而
未必知批他方群盜之吭鼓我軍萬衆之威使

劉六等以次伏誅者皆緣公此一舉也雖然此
偏師也公分守大梁猝遇機事而權宜濟焉者
也當是時也脫有人言之於
上假河南全師而操縱之則諸盜魁不煩歲月皆在
檻車中矣奈何公功成不居痛爲掩覆而人鮮
能知之雖能知之而亦鮮能言之也厥後群盜
雖亦衰息而玩愒滋久百餘年來休養生聚者
舉皆凋耗迨今尚未還舊於乎豈非生人之厄
歟祭法云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封丘士民興
時不容不祀公矣惟其志切於圖報故不能違
公之身後而於公之生前此祠之所由作也公
行其將保衛乘機要運徽猷樹偉烈以勸相我

高皇光宅天下萬億年無疆之休
天子方將寵錫華額以褒揚之矣以予文爲哉而世
奇公用意乃爾蓋以俟夫籌天下之務者考焉
而亦因以成封丘士民之志也公名金字國聲
別號鳳山無錫人山東布政使自右而左乃管
右副都御史今巡撫湖廣其績緒非涉封丘者
不附見云予既述此還世奇公復申之韻語俾
士民有事於祠者歌焉其詞曰
天命高皇握赤符乘龍陟降淸九區雲將蕩滌腥羶
汙
乾德融朗揚華胑寶祚永永幽明扶何物敢爾爲榛
蕪劉六楊虎等賊倂鼓倡兇黨爭吞屠郡殘縣
破毒亦痡越奮窺梁安所圖危哉封丘林剩虛
士民慟哭聞天衢
高皇赫怒臨十樞曰玆草竊干天誅吾有蓋臣聊試
雷摧爾拉爾儕朽枯鳳山秦公名世儒蓋臣之
倬偉大夫謀勇兼濟誰則踰萬衆翕闢談笑呼
兵機徂處天機徂神乎神乎焉可誣猛將精卒
何魁殊堂堂殺氣雷霆驅群虜自悔涙迷辛肯
將肝腸供鑕鈇煙飛霧走淪土塗冥頑乃知
天妣未封丘戚戚成丁于淸風依舊搖柔楡嗟公有
功渾若無掩覆曾不留錙銖俄而
天寵來神都星帽望山東途士民愿欸無地輸作
祠夫子宮牆隅中庭高擁花氈能儼然揮長袂
碧梧香燈瑞靄相縈紆歲時老稚紛踏趨宋疏
滿案酒滿觚心事稽首勤披敷願公作相畢傅
徒追蹤兩相陳訏謨隆我主道齊唐虞法宮深
處時都俞玄化銷盡金鐵姑
高皇寶祚天壤俱

重建鳳山秦公生祠碑記

江陰張袞監察御史

嘉靖丙戌秋七月前河南左參政今戶部尚書
鳳山秦公生祠成公名金字國聲常州之無錫
人學者稱爲鳳山先生故號云祠在封丘縣學
宮之傍由櫺星門而入西折五步則祠在焉門
東向後爲堂四楹中奉先生之像寔丘民昔所
自建出廟門東望三里則公提戈斬級處也縣
令龍君治玆復增大之前亭後寢規制宏敞後
于舊觀矣君子曰禮也當
武廟之初小人繼續用政天下日入于敝歲辛未劉
齊寇發聲搖幾輔遂近傳開居師震恐莫知爲
命中州之地數千里環州縣而治者以百計賊
鋒所過焚廬舍殺長吏馳突齊魯傲然不復知
有東吳矣是歲之春二月遂攻延津兵火大舉
先生度封丘必不免也匹馬來救登陴大呼誓
與城俱晨夜展盡計軍實倡死力而申儆之以
禦危急曰有吾在爾無恙也爾民不用吾命者
死于是民知感奮肆有鬬心會宋參將某出師

河北先生移檄分兵貝得強弓數百佐吾吏士
詰朝出擊劇鄉之野生擒渠魁二十有奇由是
賊徒宵遁不敢直窺封丘孤城賴以獨完先生
書生也杖劍一呼生全萬戶雖虎臣謀將之所
不能若干以知儒者之學果適於用而藜糗鉛
槧非二道也先生既去河南之十有五年入佐
天子歷禮兵戶三部尚書去民日益遠民之思之猶
叅政時也是豈可以強而得之哉縣學諸生以
令之命詣行臺請余文之以識祠成之歲月余
觀是役也有三善焉恩懋茲士民不能忘又從
而俎豆之是故得祭法有功則祀之義祠不他
度必於學宮以風示先生之道是故得詩人獻
馘之意伐木爲材程民之力而民不告病時不
書勞若魯僖公修泮復閟之爲者是故得春秋
爲教之指具是三善而恃此以觀人心百世可
知也予乃復進諸生以告之曰爾民不忘先生
之恩謂其救汝之死也爾士嘗聞先生提學于
茲尊孔孟黜百家以端本範俗爲賢至今梁之
士出先生之門者號多賢人君子而大道賴以
不顯則夫保爾之身與淑爾之性其恩之大小
宜何如也諸生皆頓首謝曰命之矣永不忘於
孔氏之庭

重建大司徒秦公封丘生祠碑文

吳郡徐縉翰林院學士

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而王制亦有受成於學
之文反則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泮水曰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是也前河南左叅政今戶部尚
書鳳山秦公裒兵鞠旅與劇賊遻嘬殰之封丘
以奠洛師在封丘宜有廟祀宜在學宮左右先
是丘民感慕功德創祠繪像以奉烝嘗久矣龔
君來尹茲邑復謀所以廓而大之門庭堂寢百
用具修巡按監察御史張君補之請縉文其事
於碑以示永久在
武廟初閹豎專恣濁亂煽虐流毒海內群盜竊發霸
州人劉齊等招集亡命斬竿揭木出入齊魯間
有楊虎者爲之爪牙所過隳突殘破城邑戕殺
長吏燔燒剽掠流血成川積屍爲丘兩河南北
悉被蹂躪不復能制遠近驛騷撼搖畿輔鉦鼓
之聲震動數千里已而長驅京洛攻延津逼封
丘公時任叅藩而率先捍禦群議洶洶謂宜脅
遁以避其鋒公曰封丘扞蔽省城吾皆與之生
死耳獨策馬登陴急選車徒鍛矛矢申嚴誓伍
訓厲勇敢爲抗守之狀則又移書臺臣陳說利
害要駐闔帥合謀勠力相與冒鋒鏑蒙矢石擊
賊於劇岡之野一鼓而殲其渠魁俘其囚虜復
追至長垣捷奏
天子由是賊徒駭散奔伏他郡勢衰沮不復振逾月
而賊殲於狼山卒以蕩平噫祭法所謂能捍大患

若非公其孰人哉當賊勢方劇郡縣披靡狐鼠進退莫敢枝梧至有迎降納款者遂使草莽逆豎橫行六州無辜之民備受慘毒

當宁旰食張皇邊戍僅乃克之向使與領方面宰制郡邑得如公者分據盤錯其間式遏亂略懲之於始蓋不待狼山而後息肩矣公之功於是為大廟食之宜與國咸休可也乃紀之以告來者

詞曰

武廟嗣服昊天降疵君側弗靖寺人薇之擾竊威福濁亂綱紀高下臆決僭儗

天子淫刑峻罰動觸機罟神恫瘝顰階禍罥怒頷頷群宄嘯聚驛騷封豕猰貐淵藪逋逃隙穴齊魯

憑陵河華吞噬咆哮長驅中夏屍丘血渠殘破邑居焚掠剽炙蕩為丘墟幾甸震驚宛洛懸背宛我延津得之詗諜顯允司徒系落于梁秉鉞褰帷隳其彼倡俾彼封丘洛邑之屏扼其吭咽捍我要領我鋸我戈我服我矢王事孔棘示以必死群譁弗臧神機潛握遮留闌帥相為掎角虎臣桓桓蛇矛如湍執訊獲醜截腦裂肝奔潰頓踣鹿駭狼竄大憝肅清緌章有粲迺慰迺止梁有厚喜家室謳吟荷鋤負耒梁有城隍維公殿之爾耕爾蠶維公晏之以創以築爰卜斯食於樂泮水作廟翼翼禮脩殺腯坎坎擊鼓稽首拜舞願言多祐考茲新宮丹雘攸崇史臣勒辭以紀膚公

讀生祠碑詩 用商隱讀淮西碑韻

江夏劉綬 舉人

鳳山破賊雄武姿手挽落日羌和羲貞眷作碑古文字每讀使我心孔夷往年群盜起河北空有將帥如熊羆一朝封丘危且亟無人白羽效一麾公乘單騎奮不顧誓以忠義天扶持身為長城扞宗社手把寸挺豎旌旗更招兩帥來掎角經綸節卷雷雨隨人心效順賊膽破坐我堂上驅虎貔奪回輜重苦難算斬馘澤蕉量不訾馬前壺漿父老拜少佇聽我父老詞將官怕死武不競此事乃出儒者為戰而死綏官死職追

曠幾見欽攸司肘後金印大如斗腰下長劍高拄頤肥肉大酒時往饋醉吐茵褥多淋漓誰能向賊發一矢我欲詈汝陳于詩小民無路

君門遠安得此語聞天墀時來空山打巨石萬丈磨出巉天碑戴趺贔屭壓厚壤冒首屈曲蟠雙螭大書公功垂不朽歲時報享仲吾私得全首領保妻子千載一日思公治綠蕉丹荔進堂下非薄少鑒吾肝脾兒童歌舞廟史祝迎送但可歌此辭方今

天子建皇極敷錫海宇同春熙淮西之功韓若筆禁林清署咸能追公功不賞賞將士勞在手足分繭胝碑陰待我書一語豈弟君子邦家基

封丘生祠賦并序

永興李永敷

郴憲公鳳山秦先生任河南大叅時適流賊煽亂窮兇鞠頑所過蹂躪勢且逼封丘公嘗壘犒軍冒險却賊城賴以完封人圖報公之惠也建生祠以饗之頃者大征峒猺公提兵來郴予竊慶吾人之永逸將賴公如封人矣因閱劉宜賓祠碑遂賦其事非但以廣封人之愛而預以著予郴人之感詞荒意澀有弗計云辭曰

茲惟郴桂惡稔山夷憂㢟當道大集征師鶴峯子棲雲岩谷掃軌柴扉念戎事之孔艱方孤坐而顰眉客有叩門而過者曰子知之乎今之董

師爾土之中丞即昔之退賊封丘之大叅籌邊才雄許

國心丹何謀弗戌何亂弗戡子試我聽我爲子談歲重光之協洽兮妖星耀乎天狼逆璫旣伏乎斧鑕兮餘枿敢於跳踉擁強弓與利刃兮直越嶒以窺梁聚蠭屯而蟻結兮勢豕突而鴟張指封丘之孤城兮似不煩於交鋒分羽書以飈馳兮事岌岌乎其恐悚潄四顧而援絶兮道寥寥乎其絶踵孰閉帷以定計兮孰臨陣而賈勇黑山爲之震撼兮黄池爲之洶湧民竄伏而無所兮紛待縛而手拱獨秦公之簡戎兮方駐節乎延津軫民患之孔棘兮奮將不顧厥身麾父老之遮留兮策單騎以遄臻駁群議其嘵嘵兮胡此鋒之可嬰聲大義以痛折兮吾不返乎茲輪恢戰守之機智兮仗忠慮之忠純俄而宋帥被檄以來援我軍持梃而作氣遂邀衡擊之鋒共張犄角之勢一鼓而中堅靡再接而兩翼蹶举擭解而枯摧競鳥驚而魚潰或旄頭之首是梟或馬足之仔斯縶致使豺虎雖驕牙不得齧蜂蠆雖毒尾不得螫走長垣以息喘望故壘而褫魄河隍無恙風景猶昔方是賊也寨衆北渡攖臂南趨煙塵蔽空旌旐塞途東闡城陷西報村屠公爲公廩彼饕彼爲王民王官彼肉彼魚屍膢原野血丹河渠行且垂涎乎藩府而豈但封

丘之一區嗚呼如火燎原如水決防何心不寒何足不慌向微我公孰捡其吭迴煎焰之炎炎障狂瀾之湯湯蓋不獨脫封丘於塗炭而寔以重藩府之垣牆固大道之助順信人謀之孔臧於是老長諗於衆曰我有婦子維公生之我有室廬維公寧之我民德公九鼎輕之我民懷公百世銘之乃白縣吏乃鳩衆力乃飭良材乃陶文甓乃祠學畔前堂後室乃肖公像亦肖金爲以誕公之辰爲饗公之日羞澗藻潞雲液封燕豚薦㸑炙群我老倪齠我中年歡呼拜舞鍾考鼓擊祝公之貴兮台司鼎司祝公之壽兮千斯萬斯後我子而我孫虔祀事以無隳是豈足以

報公而特以繫吾民之思也言既遂出戶而歌
曰封之山兮高孰增之封之水兮清孰澄之嗟
我公之績兮何日渝之又歌曰封之原兮有沃
其桑封之渠兮有巨其魴嗟我民之祠公兮仍
維其志鶴峯子聞之於是灑然而醒躍然而起
曰今而知公之爲天下之奇男子一掃狐穴以
永綏我郴人胥跂足以俟矣

桂陽曹琚 工部郎中

日照單騎促程忙父老相迎擁道傍賊虜豈能
當義大道民端合賴城長青編身後千年筆亦
子生前一瓣香當日益州留畫像封丘祠宇並
輝光

七澤三湘惠已優謾將餘力及邊籌掃除淵藪
千年患貽與封疆百世謀到處我公皆偉績千
今新廟始封丘郴人懷德知何報樵牧春山滿
耳謳

安楚錄卷十終

安楚錄後序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前吏部郎中齊安王濟撰

古者天子以中丞督領官僚而我
朝之制遣御史大夫巡視方伯之國國一人
自方伯而下悉聽節制任大而責難得其人
則福否則亦贅疣耳顧在司銓者簡而用之
若夫循資累秩惟例簿是拘間亦有克副厥
責者而虛廩曠職或亦多矣正德甲戌吾楚
巡撫告闕遂翁以某請

命已下矣翁問曰其人何如濟以太時對復
問鳳山濟曰文章政事後輩罕及翁素重公
肯濟言有徵遴公代之一二日間吏變若此
衆固不知所爲也時楚水旱頻仍百度廢弛
而盜賊蠭起公乃銳意振作訪察屬吏賢否
而黜陟之閱簿書至夜分終歲勤勞於外問
俗觀風有害必除力且盡有利必興速且決
大意一以安民爲主以故楚之諸司及閭閻
頑梗及邊夷酋長皆革故而鼎新無復撓法

而干順者濟以病告家居皆稔於耳目而憲副惲東麓嘗從公行事從而筆札之取其大者九類爲一帙題曰安楚錄舉一以例其餘錄其大者而節目在其中固不能盡錄安楚之政也濟嘗以官事過公之廬知公孝行移孝爲忠故其忠也實而不浮而非乘親廉祿者比嘗於大篇短什中見公文章以儒飾吏事故其設施也酌古準今爲經常久遠之規而非矯焉而過當俗焉而無傳者比仕路尚

通通斯俗公撫湖六年尚未一遷轉必其中有定見而非隨時苟功名者比吾鄉有後進挾要以干公拒之而尤懲其託者世態阿炎而畏要而公固違之而君子難之郡吏從爪牙殺人吾憐其冤爲文以祭公得焉悉置之於法夫貢直者忌自用者昏公脫陋時說而樂聞善言求之古人亦不易得茲皆錄之所遺而濟之所補者也然特一邑之事一人之知而其他奚翅十百而已哉抑諸君子錄公事業末也濟錄公德行本也執此以往豈徒楚人安天下之民安矣何也有本故也

書安楚錄後

前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黄岡王廷陳撰

予讀鳳山翁安楚錄見善六焉一曰仁二曰省三曰任四曰和五曰知六曰遜成夫苗患自昔恃而悍逞無期夫悍且恃弗易攻也弗期而逞弗易備也不攻而備民之病也弛而病民國何賴焉於是乎見仁矣無之歲殺舉慮匱矧戎實侈虞侈而輟寇之利也無以充侈將自屈也於是乎見省矣聽而無擅臣職則然及而將亡戎之變也請則踰期已則棄會是而避擅害不滋多權而遣之衆皆厭焉後莫疵也於是乎見任矣害一而三徼蒙一舉而衆攝焉均而議之莫或主也遺而自庸疑之本也疑而不協亂且中生何能靖戎協以祛疑其何不集於是乎見和衷矣未試而授授當其才未彼而虞虞當其勢婉出則曲比直發而徑中於是乎見知矣績成不據拜錫若畏引儕分譽於是乎見遜成矣抑兹

淺之言公者也恤殺釀厲仁人不有重費隱圖儉者不爲忌專失會恭臣不事專一而議貞夫不隨計務已出大智所黜退以居功老成艱焉故殺以已殺之謂仁費以止費之謂省專而不害莫指其專之謂任不一而圖卒趣於一之謂和用已亦用人之謂知惟以益國力而無已之謂遜成於斯有覯焉斯爲見公者深矣

跋安楚錄後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無錫事八桂胡倬著

安楚錄者鳳山秦公督楚之績君子紀之昭不忘也其詳則景陵魯公黃岡王先生已序之矣不敢贅雖然諸君之言迹也倬辱官錫沐公之愛公不遐棄毎俯敎焉故公之心倬獲窺其萬一矣光明正大樂易和平雖三尺之童皆愛慕之至於界限之嚴智巧所不敢欺者若夫文章政事特公之餘事耳存體之大發用之周有不可誣者是宜其督學也士林安之督楚也楚人安之其爲司徒掌

國計也天下安之

綸綍之嘉奬縉紳之頌揚閭里之歌謡亦秉彝好德之自致豈公有求於人人有私於公哉錄始成於楚唯楚人得之間亦略而未備倬求備梓以廣其傳俾後之覩此者因迹以求心豈特安楚已也

安楚錄十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秦金撰金字國聲無錫人宏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謚端敏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其以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討平猺寇所作也卷一爲勅諭卷二卷三爲奏疏卷四卷五爲檄文卷六至卷九爲題贈詩文卷十附錄封邱遺事葢金曾任河南左參政禦流寇有功土人爲立生祠併輯其詩爲天成集以紀金之戰績故以類附見焉

治世餘聞錄八卷

〔明〕陳洪謨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治世餘聞二卷》提要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三

治世餘聞錄上篇卷之一

茳沅箬陂微臣

丁未歲鳳陽亳州并淮安等處皆報黃河清一月及秋　今上即位先是庚寅春甘露降于郊壇松栢時　憲廟親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翰林院進甘露頌然是瑞實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朏乃誕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蓋必有禎祥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况　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

內監畜蟻房畜養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甚多弘治改元首議放省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爲疑　上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

戊申歲縣丞徐頊上疏請理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疏下內閣擬　旨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俱在萬劉皆不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內臣將本去尹復謂曰非不准行只請　上示寬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踰三日詢知本在御前尹語萬劉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

來問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內臣將本來擬尹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禮部尹曰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萬卽依劉擬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家實與吉通好懼甚私謂尹曰我與萬家多不往來尹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興大獄株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之言也少頃太監覃安等將禮部覆本來議擬旨萬曰何如劉曰先帝存日云云覃搖首不然久之目尹曰先生如何說尹徐應之云宮闈往事朕承

皇太后洎母后宣慰明白恁　說的都是外面浮議難憑訪究姑從輕處云云覃曰好好初成化中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旣覺恚而苦楚之憲廟乃密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旣誕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薨後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一二近臣嘗請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而大學士彭時又嘗託太監黃賜達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嫌而諱又有太監張敏固厚結貴妃

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時乙未年五月也卽於十九日下勅定名徙紀氏處西內永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後紀妃有病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閒自是不復令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詳見大學士尹直瑣綴錄

是歲追尊　皇妣紀爲孝穆皇太后哀冊有云覩漢

家堯母之門增宋室眞皇之慟　上常謂其語語左右曰此尹直所撰　上曰朕固知之矣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陝西三原人　上在東宮時已聞其名至是首降　勅召之改吏部加太子太保未幾言官刻各處巡撫及藩臬官內批黜華恕以爲不得其職力求去不許旣而南臺薦入內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三原爲吏書署于門曰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耻哉

一時帖然無異議者使非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憎多口矣

戊申陝西守臣奏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浙江處州府亦報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啣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

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黜闒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昺給事中周紘往黜亡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摭拾掩飾

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

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王太宰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己酉西番貢獅子其性勁險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異變始作威矣一人因近視之其舌畧黏則面皮已去其半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兎兩耳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葢吼作溺着其體肉即腐爛吼猖獗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有如此

西域土魯番阿黑麻是年誘殺哈密國王罕慎并虜王母奪去金印因求封主哈密事下兵部議稱初

太宗朝以西域番夷入貢者多乃即哈密地封元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凡諸夷入貢悉令譯文以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故無嗣王母主國事被吐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甘州守臣奏報　朝廷差官撫處適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守臣乘閒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後阿麟復以罕慎非貴族假以諸親殺之遣使入貢求封且乞大通使往和番尚書馬公文升謂今迤北大虜亦

不遣使通好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爲王彼若入貢亦所不拒請降　勅責諭之後因王母故本酋乃以金印城池來歸馬公奏請訪求貴族元遺孽安定王族姪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諸番夷以陝巴無所犒賜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在京師大學士丘公濬謂馬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馬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惟圖窺

利不善射騎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者徐當
靜之丘曰有識言不可不慮因集議請自往衆曰
哈密一方事耳今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凉四
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
督僉事侯謙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畧之既抵甘
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數人并遣在邊通事先以
勅諭阿黑麻順大道歸陜巴金印久未回報阿
黑麻愈肆驕橫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
城并擄甘州報至朝野頗驚馬公以爲彼張虛聲
以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

俱無水草哈密至峪谷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
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
使疋馬不返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伐
彼邪謀自此阿黑麻不敢復言攻肅州矣無何阿
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兵二百餘據哈密馬公
請用漢兵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爲前鋒各
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乃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
清統領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
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
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不至牙蘭預知

之皆遁去洎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僅斬首六百
餘然自是威震西域阿黑麻以是悔過遂遣使入
貢并以陜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乃降
勅賜陜巴蟒衣綵段冠服護入哈密其三種大
頭目都督寫亦滿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
并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皆翼佐陜巴者馬公
又慮哈剌灰以獵生爲生各番頗憚多不樂居哈
密城請量留其家室之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繫
其心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具種
子衣糧布疋遣撫夷千户數人護入哈密自是阿

黑麻甚感　朝廷恩威并黑樓國等處咸遣使入
貢邊方底寧　九重無西顧之憂矣
庚戌三月陜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鵞鴨卵小者
如雞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奏詞云云
初北虜進貢三年一次至庚戌又欲一年兩次入貢
心雖貪利姦或難測番文自稱大元可汗及稱去
年差了三千餘人進貢止准一半阻回一半都生
歹心有小王子死生定了今再差四千人進貢若
都准了便罷若只准一二千呵也不進貢都生起
歹心了王子那時也主張不得你也難怪我們等

語事下兵部時馬尚書文升查議宜以容彼進貢爲權以飾我戰守爲正且近年例止許一千五百人進貢雖成化年間亦不過一千七百人於是止許照成化年間例仍行大同鎮巡官差人伴送一千五百名進京其餘存留大同聽候給賞其謀稍沮

庚戌歲南昌府城隍廟殿下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月已長尺餘以後日日漸長既數日已三四尺其初生時無人覺之是石偶一人見曰此處想生出山矣因此語遂不復長其生者至今存焉

華亭錢福性敏甚爲文不屬草是春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三千餘言詞理精確若宿構者彌封官以無稿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具稿者防代作之弊今殿陛間衆目所矚何嫌之避時劉閣老得其策嘖嘖不容口乃請于 上賜第一福幼時遘疾齊甚殆其父夢一人語曰乃子吳寬也時吳尚未第後連第舉省元殿元福亦果然但爲人落魄不自珍重卒以行檢不立考察作有疾黜退世多惜之

癸丑五月京師大風東廠地忽陷深三二丈廣亦如之明時坊内荳間二人入巡警鋪久不出晉鋪者疑之推戶覘但見衣二領委壁下衣傷各有積血而已二人皆不知何在

是年薊州守臣奏閏五月既望辰巳之際本州忽然晝晦大雷迅烈室廬撼動風勢狂猛瓦石皆飛電光交掣紅紫奪目見空中雷神無數形狀不一頟辮皆披甲冑各執兵械或劒斧鎚鑿或鎗刀旗戟或縲絏枷鎖攝人起空中移時復擲下其震死者身手足分裂異處凡九人又震牛十九頭亦皆身足分裂復拔去舌又在地震死者人牛復有十數攝上而復擲下者八九十人皆無恙皇天震怒誅

譴慘烈州人戰栗駭隕不知何以獲罪于天也

或曰被擲下者甦云神攝人至則審

甲寅蘇州府治西南太湖之濱有山自移徙初猶緩緩移動漸次甚急望太湖而趨偶一村民過之大驚疾呼曰此山要走下湖也聞者皆愕然而呼山隨呼卽止已離舊址數𠀋餘矣

是年朝鮮之海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浮板得半不死隨漂至烏嶼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米盡失歸不能自明罪必死乃

差通事二人送之仍　勅其國王懲其情毋事苛
責此真柔遠之道也
岐府等王出閣例該除輔導官耿太宰裕一日除庚
戌進士六人為檢討侯出府授長史衆人不樂此
選共約詣部堂譁然辨論不肯就職極言偏私選
推不當耿安慰之衆愈侵侮耿復正色叱之衆亦
詆斥時吳少宰寬乃言曰汝諸子務進取常擬董
生賈傅向二人亦曾為王傅然後名高百世而諸
子縱傲輒毀主司厭棄斯職使選舉從人自擇可
乎不思汝輩皆其所取士也所學何事衆方退耿

同吳遂奏諸人恣肆甚傷治體請以法處之明日
疏入奉　旨以為首者從軍餘皆從吏紀綱乃振
中宮張后欲製珠袍乘間語　上曰須差官實藏庫
太監王禮廣東珠池採取則整齊可觀　上不聽
乃宣禮敕敬同檢內帑所藏蕭以
太祖所蓄不敢動
太宗　而下儲物悉取來視因擇其光澤明
瑩者若干顆製為袍餘復發回原藏貯之他日顧
禮責之曰內帑儘有好珠汝却藉此欲往廣東生
事壞法擾害百姓彼何以堪這遭且將就罷今後

再敢來說必剝皮示衆先是禮進銀數千兩晩金
夫人啓此獻端禮闈
上言心甚驚怖更不敢有失
上好寫沈字益沈學士名度字民則松江人以善書
名於　先朝某筮仕時自左順門授出題本竊覩
硃批清逸豐潤詢之先達云此　御筆也實類沈
體又聞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四世孫世隆特
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其遺像卷因撫而歎
曰沈先生出矣卷有楊文定溥所著傳文貞士奇
文敏榮金文肅幼孜胡祭酒儼曾學士棨諸贊並

留內府不復降出
上嘗遣中官至內閣問龍生九子名目皆莫能對惟
李閣老東陽記其畧倉卒不敢對復出詢諸羅編
脩玘劉稽勳績乃備得其詳因據以聞九子者一
曰囚牛龍種性好音樂今胡琴額上刻獸是其遺
像一曰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一曰嘲風
好險今殿閣上走獸是一曰蒲牢好鳴今鐘上紐
是一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一曰狴犴好訟
今獄門上獅子是一曰贔屭好文今石碑兩旁龍
是一曰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

上體稍不佳即誦詩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
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其善
於頤養如此嘗因重陽出一對曰今朝重九九重
又過一重陽命太監蕭敬等對之皆不能應至今
亦未聞有能對者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四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二

芷沅箬陂徵臣

丁巳三月宣內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
殿　上曰近前於是直叩　御榻司禮監諸太監
環跪於案側　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溥等
又分置硃硯筆授片紙數幅　上曰與先生輩計
較溥等看畢相與議定批辭以次陳奏得允乃錄
於紙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而或更二三字或
刪去二三句皆應手疾書宸翰清逸畧無疑滯有山西

巡撫官本　上顧曰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溥
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
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
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
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取本閱之
則曰是只須一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
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看
下去也是閑就此商量豈不好皆應曰諾　上指
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
乃皆叩頭退　上復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

膳官監捧茶以俟畢太監喜曰茶已具矣蓋時出
忽召未有宿辦也東陽燕對錄曰自天順至今四
十年 先帝及 今上之初間嘗召內閣不過一
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 天質之明
睿 廟筭之周詳 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
如此

戊午六月南京并蘇松常鎮嘉湖杭州徽州諸處河
港潭池井沼水急泛溢二三尺許似潮非潮天亦
無雨沿海去處約有四尺千里相應豈蛟龍妖異
所致抑水爲陰物過多失常爲災也

庚申六月陝西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士毛志學於
本里趙綸村泥水河邊漂浴得古玉其色純白無
瑕光彩異常厚一寸背有璃紐紐高二寸方圓一
尺四寸稜角完好無損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巡撫都御史熊翀等以獻于 朝議欲稱賀
郎中陳仁等建言此不足信況亡秦之物不足爲
重遂已之

庚申六月召內閣諸臣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
辭任本各議去留大學士劉健請 上裁決 上
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
安伯朱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
辭退問曰何如劉健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擬
旨訖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
有言其短長者李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
劉福 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
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
劉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李東陽曰況新有
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管神機營李東陽曰譚祐
掌神機營久但繫伯爵若與溥同營即當爲副溥
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

而令張偉似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手勅
稿是日司禮惟二太監在侍餘無一人在左右者
於是扶安李璋舉小紅卓具硃筆硯李東陽錄稿
以進 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禮監官李東陽復奏
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
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召兵部尚書馬文升等
候於左順門候勅出行之

舊例通政司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同爲
一法司竝立聽候如 旨云法司知道兩衙門俱
跪而應若止云刑部知道惟刑部堂上官承旨云

都察院知道惟都察院官承旨　王音微低不免
混聽則具本認罪時白司寇昂殊次不差閔都御
史珪屢差俱蒙　溫旨不究李閣老東陽與閔俱
甲申進士因會同年席上謂閔曰今早年兄何以
又差閔荅曰某一時聽不真李曰白公只有一耳
何以聽真年兄有兩耳何聽不真衆皆愕然李徐
笑曰刑部字止一耳都察院非兩耳而何一座驩
然稱善

上厭閣臣專擅將責任大臣乃御　文華殿召吏部
尚書屠滽謂曰治國以禦邊爲急禦邊以糧餉爲

要今各邊總督糧草官若侍郎參政都指揮各一
員都是混肴不分勤惰以致功罪賞罰往往失
當老尚書與朕分派地方使各有所總而勤惰功
罪因有可考賞罰亦可施行即授簡與滽滽魁報
久不能對閣臣皆掩口竊笑　上復謂滽曰汝畏
人怨耶朕將自定之卽將戶部侍郎使統千里參
政都指揮各統數百里命自大同宣府抵寧夏溪
山險阻某處則搭木乘渡某處則作梯飛輓庶士
卒不疲而糧餉易集籌筭井井若目中事而侍郎
等皆悅服領勅而去滽亦賜茶命還部　上旣入
內以滽不副旨怏怏終夕至是召見大臣鮮矣凡
遇大事上徑自裁之

辛酉冬馬司馬文升轉太宰御史張津文森曾大有
論馬宜在兵部且熟知邊事吏部宜愼擇正人居
之奏上奉　旨進退大臣朝廷自有公道這御史
每如何輒擅銓衡皆下獄送法司擬罪僉謂輒擅
銓衡准律文其罪不小皆爲危之後得　旨如擬
運炭還職方知　上意初未嘗怒言者恐論列者
衆故先批如此　聖人之度何嘗有所適莫哉方
太宰缺時馬與刑部閔珪皆以資望相應北人主

于馬南人主閔推者以馬爲首遂相嫌馬在部移
怒於屬司一年之間刑部十三司無一轉官者可
謂隘矣弘治末爲何御史天衢所劾遂罷去

京師好事者扶鸞有降筆詩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
青林事可哀吾黨莫言淸興返海東東更有蓬萊
又云斯文古今一堪哀道學眞傳已作灰鴻鴈未
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啓金縢惑紫
電誰憐武庫才于此可知同氣數渾淪來往共盈
虧莫知爲何人作抑之復書曰予篁墩學士也是
時程巳沒久其詩類其早年所爲盖其拂鬱不平

之氣猶有未散焉者先是已未春程敏政與李西
涯同主考禮闈其第三問策題程所出以四子造
詣爲問許魯齋一段出劉靜修退齋記士子多不
通曉程得一卷甚異之將以爲魁而京城内外盛
傳其人先得題意乃程有所私爲華給事中泉等
所劾謂私徐經唐寅等　上命李公覆閱遲三日
始揭曉言路復論列欲窮治之　上怒下都給事
中林廷玉等于獄落言官數人職而程亦致仕以
去亦一時文運之玷云
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

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後適一小公
主患痘瘡衆醫莫効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
咎于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
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
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
燼廣懼飲鴆死　上意其藏必有奇方秘書即令
内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
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
千石通計數百萬石黃米即金白米即銀　上因
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究問　凡

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昏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
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轎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
轎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
醜顏雖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時若屠太宰
滽徐宗伯瓊白司寇昂沈通政祿陳瑶諸人爲尤
著　上英明終漸去之
北虜火篩寇邊勢甚猖獗馬鈞陽文升以少傅兼太
子太傅爲兵書　朝廷特所倚重命閱兵於教場
又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同閱馬欲與李並坐往返
言再三榮竟不允遂各居一幕而遮閲之夫以保

傅之官掌本兵之柄又値弘治之世而宦官乃若
此其可駭也矣
太皇太后一日諭　上欲召崇王入朝　上意以太
后注念將從之復以事體重大乃令禮部會九卿
科道等官集議時議者不一展轉久之給事中屈
伸援引故事謂不宜擅離封守遂已之
上勤政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則免仍令有事衙門堂
上官由廊廡升奉天門奏事或因泥急滑跌　上
多不問嘗以通政司鴻臚寺官奏事繁難若差錯
一二字者有旨不必糾奏經筵諸講官失儀尤加

寬慰間朝有不到者多從寬宥不得已罰俸一月
其體念臣下之仁至矣
辛酉秋華容劉大夏自兩廣　召至京陞兵部尚書
旣受職一日　上召至幄中問曰朕累召用爾爾
因何累以疾辭大夏對曰臣待罪兩廣叅的年老
多病况見近年四方人窮財盡易於生變兵部掌
朝廷機務萬一變生臣才不足以了此事憂懼
不敢來　上默然久之曰爾乃盡心辦事大夏叩
頭退越數日又　召問曰爾言天下民窮財盡自
祖宗以來徵科賦斂俱有常制何以近年民窮

財盡大夏對曰近年征斂恐不止於常制姑以臣
巡撫地方言之如廣西取鐸木廣東取香料費用
錢糧動以萬計　上曰鐸木是軍中要用的急務
不得已取之爾嘗奏來已令停止了今後但有分
外的徵斂便令該衙門來說再斟酌定奪
北虜驕橫各邊俱有警報時　上以兵事屬意於太
監苗逵與遠謀欲舉兵出塞刼虜營謀已决而英
國公張懋兵部尚書劉大夏俱不知苗逵先與劉
大夏在教場論兵事不合心知二人不欲此舉密
告于　上乃召大夏論曰爾在兩廣來時苗逵等
於延綏河套陰刼虜營由是虜不敢犯邊爾知之
否大夏對云嘗聞從征將士言刼虜營時事當時
全仗　朝廷威德幸而逃脫不然全軍覆没於境
外未可以爲善　上曰永樂中頻年出塞破虜今
何不可大夏對曰　皇上神武固同於　太宗皇
帝柰今之將領兵力遠有所不逮且在當時如國
公丘福稍違節制遂令數萬兵俱陷虜地况今之
將又在丘福之下不若令各邊將料敵戰守猶似
得策時左都御史戴珊在側極贊大夏言爲是
上遽曰微爾二人之言朕幾爲人所誤遂寢其謀

大夏等歎曰　上之聽言從善如轉環若是前代
英君誼主所不能及也
上無日不視朝或三五日朝罷鞭響　上起立寶座
上高聲兵部來於是尚書劉大夏跪承旨由西陛
以進　上退立寶座後大夏逕造　上前語移時
羣臣侍班觀望人人欣戴間或宣都察院於是左
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陛而登　上立寶座後
或坐輦中與二臣相與商榷大事多或移一二時
方退間亦召吏書馬文升與語然比二公稍踈其
與劉公語嘗令左右却立有欲盡削內官權柄當

時歳九門監門官及禁革過取商稅皆本於此其
朝臣無大小皆樂趨朝以仰承　德意間有語及
早朝事不能荅者就知其懶於朝矣人自愧悔益
有不令而自不能安寢者也
刑部尚書閔珪讞獄不稱旨　上怒甚一日與尚書
劉大夏論及之劉與閔同年交厚且知其爲人欲
解救之而未敢言俟　上諭畢對曰法司執法恩
歸　朝廷似未可深怪　上曰爾第云古昔何人
如此執法大夏見　聖怒莫知所對　上詰之對
曰嘗聞孟子云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執之而已

上默然久之怒意未解大夏竊意所對欠避諱心
悔其失　上徐曰朕亦知閔珪是老成人物欲求
一人以易之不可得但此事執之太過耳明日奏
下允刑部之議吁　上之明燭人心而强於從善
如此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與民一般
窮安得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俱有月糧征戍又
有行糧何以也窮大夏對曰自江南衛所困於運
糧江北衛所困於京操運糧有脚價還債之費京
操有做工部料之費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可知
者所以俱窮　上曰朕在位許多年不知天下軍
民都這等窮歎息久之越數日詔令各衛門凢損
於軍民弊政俱備查奏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五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三

芷沅箬陂微臣

上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論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

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珊承命叩頭謝罪退與劉公俱歎曰　聖論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耳戴卽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云　欽遵嗚呼聖言及此其精練政體豈尋常所能到哉

江西寧府乞換殿宇琉璃瓦奏准於引錢內支銀二萬兩時林見素俊以都御史巡視其地具疏言該府初無琉璃之制請止之且云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毋成叔段京鄙之求寧深嘀之乃以林出巡外郡爲迂避　聖節不於省城慶賀賺朧奏令回話賴　上洞知不究彼寧又向勘事邵郎中費言說林都堂指我是叔段則以莊公待朝廷矣其黠如此後果爲反逆林其有先機之見哉

上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論曰聞今軍民都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都如近日與內閣近臣講議必求其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　上曰內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大雜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所薦之

人姓名大夏等亦不知既而向劉公等言曰劉先生曾說見任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荅先生疑　上聽之未直重舉其人言之　上竟未之荅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宇之姦惡　聖明已知之正德初年宇果大壞朝政天下益信　堯舜之資迴出尋常物表也彼薦之者寧不愧死耶

貴州普安土官隆暢妾米魯米朵等因其夫故乃與姦人福佑等乘釁謀襲官職因而糾集賊衆攻劫城堡拒敵官軍將骨糧石布政閻鉦及雲南進表布政梁方圍困安南城內不放鎮守太監楊友慮

陷城池乃與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雄等領兵前去盤江地名寶鈿鋪屯劄及取梁方間鉦到營梁方次日即行衆議以寶鈿地方不可久住請過盤江東岸下營楊友等不從又張宴設戲爲樂米魯夤夜添合蠻賊阿方東等强兵萬餘劫營當殺死閆鉦劉福等并都指揮以下千百餘人又將楊友虜去送寨拘住時辛酉年四月也守臣以聞兵部請　命南京户部尚書公安王軾提督軍務合雲南川廣之兵夾攻至壬戌春以捷聞地方雖獲平定而官軍損傷者亦多矣况當時啟釁不過一二

夷婦耳守土者誠能先事預防隨機應變决不致猖獗如是邦乃貪功好勝不恤人言以致滋蔓重貽地方之患誰之罪耶

上召劉尚書大夏與戴都御史珊議論人物大夏言及某一時人物　上曰内閣學士劉健原來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好作威福好虚名無誠心爲國家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内臣同遊秦王内苑厮打隧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户部侍郎令他叅贊北征官軍惟以叅奏總兵等官爲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這等何以稱爲人物大夏等叩頭不復敢言

司禮監太監陳寛等奉　命揀選坐營近侍内官上命劉尚書大夏往預其事大夏對曰國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預此事候久不退　上笑曰豈憂此曹他日害卿耶有朕在上何憂之有竟令英國公張懋與大夏同往内有太監岑璋者久侍寵眷私乞不欲預選　上已許之既而諭大夏曰若岑璋臨期不至當據法處置大夏等對曰既已有　旨見容難再别議　上曰朕雖一時情不能已許伊然未嘗傳出令爾曹補本何謂有旨及期璋果不

至遂與陳寛等叅伊方命須刻即批出云本當拿問且饒這遭璋聞之恐懼衆近侍皆自此檢束不敢肆

都御史戴珊累以疾辭不允　上一日召劉大夏并戴同入行間戴懇劉曰少項進見當舍已爲我言之及見議論公事畢　上諭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老疾求去珊顧劉未敢對遂進曰都御史與各道係互相糾劾衙門若堂上官以病不出恐爲御史所劾不得不奏珊實有病不敢假　上曰賓客在人家告歸主人懇留之亦置家事而止爾何忍

咈朕意如是耶珊感而流涕　上亦爲之感動上
下相對不能言者久之　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謂
劉曰自此以後雖死不敢言去矣
甲子閏四月　上命大學士李東陽往闕里祭告其
勑諭云近因闕里燬于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功
既成兹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
鼎新廟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禋告之禮特委輔弼
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假以
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畢星馳回京欽哉故勑其
祭文云　皇帝遣太子太保户部尚書兼謹身殿

大學士李東陽致祭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
曰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
在兹廟貌自古頃罹災變實警予衷爰勑有司命
工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陳宇棟鼎新器物咸備
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期歆
格來享明禋謹告
先是兖州知府龔弘一夕夢謁孔廟宣聖對之泣下
既寤不知何祥次日適當謁廟禮畢弘升殿命諸
生揭幔瞻視正見塑像龕傾損裂殿瓦穿漏當其
上有水迹下被像面帷幔亦且弊腐弘惕然亟爲
整飭完好未幾廟災時庚申七月八日也初其日
未申間廟庭烟氣鬱勃既而火起樹杪延及廊廡
室宇梵蕩樹木甚多前代碑刻咸在煨燼是年建
寧書坊及廣信張天師家一時俱罹鬱攸之厄亦
可怪也
上一日退朝宣劉尚書大夏議論國事久之言及左
右大夏未及對　上曰爾趦趄不言者豈尚疑我
是聽左右人言語之皇帝耶大夏叩頭謝
癸亥正月郊　上以微恙不果行有旨俟平復親舉
至二月中旬始克行蓋　上謂天子祭天地不可

假諸臣下必俟疾愈方躬此見義精也故鑾輿出
郊遠近快睹皆呼萬歲李閣老東陽有詩云
聖躬已豫思蠲潔願達平安上紫宸紀其實也
淮揚大饑巡撫等官累上疏告急　上召劉大夏諭
曰淮揚饑荒十分狼狽雖嘗令有司賑濟撫按不
知近來何如爾曾用心此事否大夏對曰臣待罪
兵部才短憂亂實嘗用心深訪此時可無憂矣
上曰何以無憂對曰臣聞淮民窮極思變倘偶遇
聖旨文書行到遂寢其謀　上曰是何文書對
曰即近日准各衙門所陳弊政行去的勘合　上

曰朝廷政事得失若非各官陳奏朕何以知之今
後爾等有所奏言皆不可避諱
張學士元禎南昌人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就而
聽之蓋張短小不及四尺且貌寢然聲音朗徹聞
者竦然　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自七歲
能屬文稱爲奇童嘗請　上讀太極圖西銘諸書
上亟索之內閣以圖本進　上覽而歎之曰天
生斯人以開朕也可謂不偶矣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大同部
落甚衆至麟有才智而性頗驕傲結納嬖近求爲

甘肅掛印總兵官不得遂棄官西回大同假托以
子幼奏願歸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於京奏
至公卿私議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有欲
召至京師處以散地者　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
若就令魯麟掛印是遂彼要君之心不可召之何
如大夏對曰無遂彼要君之心誠如聖諭但使其
不得遂願卽棄任走歸則恐召之不至難於處置
莫若從彼撫部落之奏不逆其心而陰奪其副將
兵權　上曰朕意欲如此惟恐彼恃其部落胡
爲大夏對曰聞此人貪酷失部落之心若失兵權

安能獨爲明日覆奏遂降勅奬伊上世忠順而從
其請麟竟怏怏成病不踰年而死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嬖近每於　上前譽其才
能一日　上諭劉大夏曰聞某極有才調大夏未
敢對　上疑大夏聽之未眞復大聲曰工部尚書
李某爾知之否大夏仍未敢對　上諭其意遽笑
曰朕惟聞其人能幹辦耳未暇知其爲人也大夏
叩頭曰誠如　聖諭
一日早朝通政司奏事無兵部事劉尚書大夏止在
大班中未出班聽候　上未及見候朝退召劉尚

書諭曰今早意欲召爾因不見而罷恐爲侍班御
史劾爾故也且爾同類中亦有不樂爾者自今宜
愼之大夏叩頭謝罪而退蓋時大臣不平劉獨蒙
眷顧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語因左右聞于
上故有此論
劉大夏承　上眷顧思欲薦才報國于同年王綸陝
西人因王親除松江推官爲人譎詐務名自負兵
曆醫卜諸事無不精曉欲求爲京官乃託人延譽
于朝時考滿來京劉眞以綸爲知兵遂破例薦爲
職方主事　命下吏部馬鈞陽以爲王親不得任

京職此　祖宗舊例似難輒改　上意向劉又批云你每還會兵部議了來說馬恐劉在　上前有別詞乃曲從其請綸得職方主事其志洋洋矣劉常對人言我非欲破例但部中多事得一知兵者在司屬可以備緩急之用然綸實非知兵徒能言耳楊都御史一清以其門人故力薦之於劉劉亦不察覩其後從宸濠反逆為其行軍一敗塗地可見矣人之難知有如此

各邊有警守臣求增兵餉户部奏稱錢糧不給　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永樂間頻年舉兵北征況大

興營造費用無算當時未聞告乏今百凡俱從減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大夏對曰　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倍而實入官者或僅二三　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奏　上曰正欲與爾面論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乃舉所知一事對曰臣往年在兩廣時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給與某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以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鎮守內官　上曰曾有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自　祖宗來設置已久勢難遽革況中間如某某亦儘有益於地方莫若今後有缺必求如某者用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　幄中從容講論　天顏和悅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六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四

芷沅籍陂微臣

上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朕嘗欲於附近東西地方各操人馬一枝以爲京師左右掖何如大夏對曰保定止是一府地方獨設一都司統五衛在彼仰思　祖宗之心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議欲發回各處輪班京操官軍因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之遂敕令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人不知此出自　上意遂有

造飛語者揭帖子於宮門相誣　上取帖子付太監茁達令出以示大夏明日　上復召面諭之曰宮門前豈外人可到必是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大夏叩頭謝時京東軍亦於密雲薊州責成巡撫官城堡已備因兵力未集其事竟廢

問刑條例成於弘治庚申先是有　詔謂近例太多人難遵守三法司查議停當刊布於是尚書白昂侍郎屠勳何鑑都御史閔珪侶鍾大理卿王軾等會委御史王鼎王恩郎中楊茂仁等查出會議開例以　上再命會同吏部等衙門覆議皆已停當

白刑書又題請刊行永爲遵守未幾白去位閔代之議者紛紛給事中孫禎葛嵩徐昂等則謂私役軍伴立嗣擇立賢能及所親愛典當田地已勾本利交還原主等項是起爭端而王府又奏郡王將軍妾媵定數及冒支官糧之類皆非所以待宗室將示與庶民無異要行革去奏下多以爲宜改而致仕閣老尹直復貽書當道以爲前日諸臣刑名欠精率多窒礙徒爲誨淫長姦之地時諸司議亦不同予同年沈員外文華時管章奏爲閔所重予謂沈曰今若改一條其餘皆不可存矣豈永爲遵

守之意哉衆以爲然乃質諸閔公遂覆奏云前例數條委皆停當但近年奉法者率多拘泥牽合以致有言乃申明數語稍加增潤上請遂得　俞允其覆宗支繁衍與國初不同與其犯之而後治以法非惟無益於事而傷恩亦多矣固欲先事豫防其保全敦睦皆深意所存是古先宮中府中一體之義尤爲親切群議乃寢

上一日宣內閣臣諭曰遼東張天祥事東廠緝事揭帖云當時御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告誘殺情詞吳一貫等亦不曾親到彼處止憑叅政高舉等勘

報事多不實今欲一干人犯提解來京令錦衣衛
於午門前會問方見端的大學士劉健等皆對曰
如此固好　上以揭帖付健曰先生輩將去整理
健等退具揭帖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
又不可批行須待會勘至日再議次日　上又召
內閣兵部來至門上兵部選鎮撫司理刑官畢健
等入至暖閣　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秘密未行先
生輩昨所進揭帖祗合親書密進如何令書辦官
代寫健等皆叩頭曰東廠揭帖已封定不曾令書
辦官見之　上曰閣下揭帖內乃有提解來京等

語此事尚未行且欲解京者正欲明白其事先生
輩固以為不可行何也健等對曰臣等非敢阻解
京但無故傳旨事體未便故欲少待會勘耳　上
曰此事已兩番三次何為非阻皆對曰此事已經
法司勘問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信　上曰先生
輩且未可如此說法司官若不停當其身家尚未
可保又可信乎大學士李東陽對曰士大夫未必
可盡信但可信者多其負朝廷者不過十中一二
耳大學士謝遷對曰事須從衆論一二人之言恐
未可深信　上曰先生輩此言皆說不得此事密

切令人到彼處體訪得來誰敢欺也皆對曰此事
干證皆在彼處恐勞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
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效死健等
皆對曰賞罰朝廷大典臣等愚見正欲　皇上明
賞耳　上曰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實情
若果係撲殺貪功豈可從之若果有功被誣
須為伸雪語久龍顏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應而
出後又復召　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
輩言文職官不負　朝廷亦不應如此說文官雖
是讀書明理亦儘有不守法度者健等皆對曰臣

等一時愚昧千冒　天威東陽曰臣等非敢謂其
皆不負國但負國者亦少遷曰文官負國者臣等
亦不敢庇護必欲從公處置　上笑曰亦非謂庇
護但言其皆能守法則不可耳因謂此事當如何
發初欲傳旨先生輩謂別無事由猝然改命猝者
暴疾之意此亦未為猝也如是者再皆應聲曰臣
等見都察院本已批出無行只欲事安穩耳　上
曰緝訪之事祖宗以來亦有舊規今令東廠具所
緝事題本批行皆對曰不如傳旨　上乃命擬旨
提解至京　上親御午門城上錦衣衛引囚至上

令三法司都御史戴珊等鞫問回奏大槩謂前事乃以匿名文書而行　上遽曰匿名文書見者卽當燒毀此係律文如何輒以施行群臣皆惕伏莫敢仰對遂決其獄重輕有差吳一貫等皆落職

上銳意興革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幄中諭曰各衙門應詔查出弊政雖具准行然未有及內府事者朕聞在內弊政莫甚於御馬監光祿寺且言官亦嘗論及朕將親理焉大夏對曰此皆干係內府必須　皇上見定而自主之異日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員奉　敕往清其事旣而二處減去浪

費每月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餘萬兩

上復慮天下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劉尚書大夏同至幄中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未必不爲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當細思之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二司官先當以此輩黜陟停當爾珊更愼擇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責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幾行去的說話不爲文具也二人叩頭退因與同列共歎曰　堯舜知人安民之德不過如此　户部主事李夢陽言事語侵官禁左右太迫下錦衣獄越數日　上召劉尚書大夏議邊事言畢諭曰李夢陽後生無涵養進言大戇因令下獄有告朕避罪諫官之名免付法司議擬止欲杖而放之爾以爲何如劉倉卒未及對　上遽曰此言豈眞愛

朝廷之好心不過致彼於死以快私忿耳大夏叩頭謝曰　聖明洞見人心如此豈徒言事之臣之幸旣而卽有旨釋放復職此　乾坤包含之仁今

古鮮儷也夢陽初爲户曹怏怏不樂考滿日尚書佀公鍾署其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人以爲然夢陽之疏蓋有所激之耳然其負才使氣習與性成後遷提學副使乃挾制撫按凌軋僚友又與逆藩交通蝟與大獄勘官叅其士行有虧亦不誣也

乙丑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早司禮監太監戴義宣內閣臣直至御榻　上著黃袍便服坐榻中南面大學士劉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旣近榻又曰上來於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

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
故與先生每相見時　上玉色發赤火聲盛氣徤
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
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
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取金盂盛水
以青布拭舌勸　上進藥不答愉曰再進此一服
即無事矣　上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玩凢
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徤手若將求
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爲　皇
后成化二十三年　月　日成昏至弘治四年九

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　社
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
監陳寬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羅跪榻外　上
曰授遺　旨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請他
出來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徤等皆叩頭仰奏
曰臣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其詳具李東陽燕對錄）

乙丑冬初建　泰陵時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楊
主事子器直言其事時督工太監李興素有殊寵
勢熖薫灼遂下楊錦衣獄莫敢救適有起復知縣
丘泰莆田人到京上疏言楊某此奏甚有益益泰
陵有水適京師皆云使此時畏而不言萬一梓宫
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洩靈氣不開則抱終天今開
看無水此疑遂釋故云有益尋遣司禮監押楊往
衆謂楊必遭興毒手及至興率奴客罵詈欲捶楊
司禮監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即見李歌
何必粗躁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他
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回奏實無水楊榜甚
重衆又謂楊必至降謫刑部擬奏　太皇太后聞

之曰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意如今没水便
罷如何只要擺布他遂得免罪可謂不偶然矣楊
慈谿人好古而有文學嘗三作縣俱有異政但性
稍偏雖數言事鮮知大體惟此奏爲人所難也
時擬上尊謚廟號禮官集議以　上仁聖近代罕比
難於模寫欲擬上敬字廟上孝字或以爲未足內
閣有云孝爲百行之首敬爲萬善之源實不可易
也議遂定亦實錄云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七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一

芷沅箬陂微臣

建昌何公喬新素有重名成化末蜀人杜銘欲求爲刑書萬閣老預薦何爲南京刑書恐妨銘耳及太監懷恩起自謫所一日詣内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以何喬新陞去南京時尹閣老徐對云初以其年深暫且陞去今有此闕又何難取劉閣老遽曰纔到南部如何可取尹曰取屠滽亦可劉曰在廣東未歸尹曰昨具題本已復南臺矣劉曰年亦淺

蓋劉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其位乃薦彭韶爲右侍郎戊申春冢宰王公首舉何爲司寇士夫翕然稱快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常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常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止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從奉承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僱兩人小轎嘗以銀二

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弘治改元　今上即位例該頒　詔外國江西劉景元戩以侍講使交南時交人呑占城侵緬甸頗難其行劉毅然上道携二僕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人皆航海來颷檣蔽洋貿重易奇今公登天人耶何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覘昔倍恭陪臣拜跪劉據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　詔明日宴畢即行王大驚曰一國生靈命緣天使致饋遺豐腆倍昔金珠犀象珎玩甚多劉

一不顧即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劉復書示以初入關詩曰咫尺天威拜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悚遣陪臣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云

鄒智蜀人甫冠中甲科改庶吉士即言事直斥内外執政人多忌之己酉春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忌者遂指爲妖言併捕鄒下獄苦楚不可言鄒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

或論生靈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虛空無儲
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彭侍郎韶辭疾不爲判案
乃得末減左遷石城吏目
鄒智嘗因三原公徵起至京師往見之曰三代而下
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
請見君凢時政之不善者歷陳於上庶其有濟一
受官職再無可見時矣公雖善其言而莫能從
山東秦公紘以都御史總督漕運以巡按御史事關
巡撫者多會案不肯徑呈因會議言其非制王三
原公深然之議稱巡按巡撫事有相關者悉照行

移體式而行已著爲令然遵行者亦鮮初巡撫官
以六部卿佐奉　勑以往按察司以非統攝文移
偃蹇不受約河南耿公九疇以侍郎鎮關中特奏
下之至今遵行以後巡撫官俱改都御史正緣是
耳然與御史自有堂屬體何又偃蹇如是哉
江西蕭子鵬僞道學藩臬以其虛名時往候之弘治
初應懷材抱德之詔起赴京師冢宰三原公亦以
禮遇之後循例撥工部辦事上廳事直印堂官還
第子鵬則負印前馳京師人戲之曰蕭先生於材
未有所試其抱負則有之矣聞者爲之絕倒

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
醫劉文泰訐奏三原公令人作傳事可見其槩矣
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
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荊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
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拌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
麪一分搜和團爲餅其中餡隨用糖熟爲供軟膩
甚適口以此餅托中官進　上上食之嘉命尚膳
監效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蓋不知丘
之法制耳因請之丘不告以故中官歎曰以飲食
服飾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吾内臣供奉之職

非宰相事也識者貴其言而鄙丘由是京師傳爲
閣老餅又所進衍義補中間並無斥及内臣一言
説者謂其書必欲進進必擕近侍喜斯刻之此其
心術之微也
劉閣老吉博野人屢干清議言官論之輒得溫　旨
人謂之劉綿花以愈彈愈好也
莆田彭公韶爲吏部侍郎時人不見其笑容殆可比
宋包拯及遷刑書尤能執法嘗奏裁百官柴薪皂
隸之半朝士爲之一喧以爲今俸不實支較前代
已薄所仰給者在此而欲遞裁其何以養廉事下

兵部尚書馬公奏不可減遂如舊說者謂彭公老于治書豈不識既富方穀之義詢其由蓋欲論內臣一二事故先言此以示無偏也然大臣行其所無事似不當容心如此

天台夏鍭進士放回違限例當送刑部問罪鍭以爲母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欽不懌據法白于三原王公欲送問鍭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鍭嘗以所作文獻三原公公因停其事命其屬官勸鍭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張主事志淳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以中進士則

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其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今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遣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鍭送刑部又叮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張引官而問曰鍭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鍭發歎而易衣以進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又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委曲成之張公嘗與予言三原公於一進士猶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少屈可謂難矣

何司寇喬新精於吏事文學尤長屬官凜凜奉法先是大理寺丞缺率以刑科及御史爲之適南京缺丞何力薦其屬魏郎中紳補焉御史鄒魯在道年深欲得此缺心甚啣之會何外氏來京主其家與鄉人訐奏魯遂誣劾何受賄主使何不辯乞歸然實不與知也何在部聲望與彭鳳儀部相埒皆學有經緯彭先卒謚惠安士論不滿林見素俊巡撫江西并論其事何因得謚文肅亦奇遇也

巡按御史與三司官相遇憲綱所載明甚但近來御史張勢太過諸司亦曲意奉承習以爲常李興者

河南人性尤躁暴巡按陝西凡三司官進見令聽事吏在於大門高聲叫三司官作揖門子傳說進來皂隸齊聲喝說進來又打死平人數多又與巡撫都御史新城韓文相忤文劾奏差官勘實寘於大辟三原王公恕疏解之得免死自是三司官無報門之例然威福尚猶然也嘗聞先年一老監生任左都掌院群屬忽之乃與二三新差巡按者相約入辭且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群屬凜然固名言也

李興在陝曾辯一獄人亦稱之有楊二官人者係大

辟久不決引稱係寃不已查得本犯先年方十餘
歲與一女子通奸因殺死巡檢夫婦連其父及其
嫂錄之嫂訴舅姑及夫俱亾止遺妾與夫妹同居
夫妹年方一十六歲一日與妾閒步後園忽見墻
外一少年騎馬過此人貌美妾不合稱之曰姑若
得此爲配一生足矣夫妹與妾曰斯何人也妾曰
此卽東門楊二官人旣還室越月餘有故翁舊識
一巡檢任滿携妻孥回遇日暮來投宿妾以翁故
留之以夫妹併宿妾室却以姑室居巡檢而以其
子居於外不意是夕爲人殺死巡檢夫婦今蒙審

敢吐實以告李審其語亦如嫂言李又審楊二官
人汝何彼時已伏今又稱寃楊二官人訴曰某一
時年幼素亦未嘗桎梏又不勝箠楚含寃承認實
不知情復問女曰汝與彼相處月餘何無暗識女
曰貌固不能識但曾捫其左膊上一肉瘤李乃驗
楊無有吡衆且退乃囑有司集女家左右前後四
鄰四十户共取結狀供楊有無通姦殺人情詞連
人解院有司卽集衆鄰取供呈解李覽俱正楊二
因姦殺死人命李怒衆曰汝等扶同不詢源委彼
既行姦黒夜豈由告報諸鄰汝等何據而知卽吡

左右去衆之衣面縛令鞭其背密視之見一屠者
左膊有塊李遽呼之前曰汝知死乎殺人者汝也
屠知情眞事實泣曰已知李曰汝何殺死巡檢又
何得而姦其女屠曰是日其姑嫂在園相戲時我
因盜彼園中笋耳聞其聲卽潛伏於草莽中俟其
既回至夕因假楊二官之名入以求姦相處月餘
一夕復至其處見二人同宿于牀甚不勝忿怒謂
其又私他人歸取屠刀殺之初不知其爲巡檢夫
婦也李曰何不當時自首屠曰固畏縮苟延耳乃
坐法而出楊二此亦折獄龜鑑故記其畧不以人

廢之也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八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二

芷沅著陂

世家多蓄異姓爲繼子卒之視如土芥者多三原王公少有一子命名承祚後生五子命名字中亦同幼子承裕公弟進士其登科錄書兄弟行承祚居長下註釋義官忠厚之風于今僅見

南京守備太監錢能與太監王賜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五日令守事者舁書畫二櫃至公堂展玩畢復循環而來中有王右軍親筆字王維雪景韓

滉題扇惠崇鬪牛韓幹馬黄筌醉錦卷皆極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爲異蘇漢臣周昉對鏡仕女韓滉班姬題扇李景高宗瑞應圖壼道文會黄筌聚禽卷閻立本鎖諫卷如牛腰書如領龍諫松卷偃松軸蘇黄米蔡各爲卷者不可勝計掛軸若山水名翰俱多晉唐宋物元氏不服論矣皆神品之物前後題識鈐記具多錢併收雲南沐都閫家物次第得之價迨七千餘兩計所直四萬餘兩王家多内帑物時南都縉紳多得觀之以爲極盛然皆尤物不宜專於一處也

甲寅張秋隄决　上命中官李榮平江伯陳銳提督工役祀神焚帛忽見火俄變人形眼耳鼻口皆備後壽寧戚畹生事害人楊憲副茂元建言之乃以此爲陰盛所致

乙卯謝木齋遷以詹事入閣我朝狀元入閣者自洪武開科至今三十八科惟六人若胡文穆廣曹文忠鼐陳芳洲循商文毅彭文憲與木齋而已時人有詩云　皇朝三十八龍首身到黄扉巳六人後又增費文憲顧未齋二人

三原王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考滿援例請授柱國階勳時安陸孫公交時爲屬司受知王公最深對人云文官柱國以上不許請授制載諸司職掌甚明成化末萬閣老安一品考滿始封吏部請給尹公旻以太子太傅爲吏書將滿遂創爲萬請而循之今王公正人必矯前弊將伺閒言之見公已刻有柱國圖書乃止後屠公滽以太子太傅爲吏書亦自請給時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爲兵書考滿當給二公不協因固執惟内閣與吏書有請給之例兵部不當請尤爲無謂馬乃言之於

內給之張公志淳時爲吏部郎中嘗歎曰此無法守矣

雍王之國舟經岳陽土人傳岳陽樓自純陽降靈之後往往多仙逸迹往年有仕者大作道曲事畢徹筵場翌日命從人再登樓灑掃忽見案上有大字兩行曰岸嘴長狀元出城巢鶴藩王過字勢飛逸不類人手眞神仙書也亟下報郡邑咸往觀之已不見矣因記其語邦人盛傳之嘴在洞庭湖濱久没于洪波至天順丙子忽沙泥頓漲岸嘴遂出湖中明年丁丑華容黎尚書淳果魁天下又數年忽

有群雀作露巢于城顛衆皆異之已而有王府建國于衡道出城下焉至是始信呂翁降筆也

馬公文升爲兵書時建言北岳當祀于山西渾源州之恒山今南祭于曲陽縣者蓋始於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不及北岳所在故志有恒山飛來之說今京師在北恒山在境內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祀於恒山爲允事下禮部時倪公岳爲禮書固執舊志言不可事遂寢馬公嘗語人倪非以志必可信也其父謙尚書公初無子因嘗遣祀曲陽之北岳私禱于神求子夜夢岳神指旁侍一人與之遂生倪公因名曰岳以是渠固執不改祀然舜巡狩所祀北岳見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彼人猶知奉祀而顧可往曲陽縣西一百四十里祭乎殊非禮矣

丙辰春予會試至京師聞喧傳今年狀元仍在蘇州蓋先是有一舉子夢蘇州城大街盛張鼓樂兩人夾持二旗上大書狀元二字二人持竿遍身流血先是癸丑太倉毛公澄爲狀元亦夢蘇城迎狀元令必驗矣後果崑山朱公希周爲狀元方悟二人被血通紅乃朱也朱初中會試有人送宋鑑云司

馬公五規不可不看朱遂熟讀全文後制策果有此段朱遂備書之閣老徐劉二公得其卷稱爲博學薦爲第一

陸御史完丙辰巡按汴梁一日行湯陰偶見道傍間有石刻書盡忠報國四大字陸意謂岳武穆所書蓋湯陰武穆故鄉也是日駐節行臺夜寢夢入岳祠瞻拜王起延陸坐語之曰我解兵事時在杭之西湖其得山水之樂今棲于此祠宇傾圮甚不安之願君爲我料理陸答曰恐某力不能終工也王曰君毋固辭陸復問曰素聞王爲秦檜所害有諸

王曰聞有是言然終害者張希嶽也陸又曰今有子孫存者否王曰惟雷見有一子其後竟絕矣言之令人可悲陸熟視王貌蘭室聞有四瘡既覺明日即謁王祠瞻拜畢見王貌與夢中不爽詞宇卑隘傾頹王貌果為風雨所侵鼻間剝落四處陸異之即以本縣羨餘銀百兩命新之不半載廟貌殿宇煥然一新此亦陸公與王感遇之深陸後亦官太宰乃為王瓊所害

丙辰春吏部缺尚書衆推兵部尚書馬公文升左都御史屠公滽及一二侍郎堪補馬自以部次年勞

當得之不意竟歸於屠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朝罷凭闌一點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無心着錦鞭天下浮雲偏晻靄地中陰氣已凝堅云云屠既得吏部當班於馬之上固辭居下是雖謙讓然亦其中有未安也

丙辰進士未開選時忽傳要選十一人同舊進士一人分撥五府錦衣衛脩書人皆不測其由復訪知乃一上科進士以養病應外選欲求內補百謀未遂聞徐首相溥好古貨可通其人素雄于貲乃購古琴古畫并珍品投之首相遂許乃與太宰屠公謀令各衙門纂修會典緣府衛皆武職恐采輯不備不若於在部聽選進士內擇其有文學者分撥前項衙門俟成書皆准授京職屠以為然初進士登科不樂外選多幹公差或養病回因以為後圖至庚戌以後執政建議除丁憂外凡養病公差回或內外選以下手一人為主其人下手實外選者設謀如此可謂巧宦者矣後得授禮部主事眾經彈劾固不足深論但宰臣如此可謂亦將焉用彼相者也

予同年一人南京人精於文義中弘治壬子書魁乙

卯代貴官子入試浙場貴官子高第又與其人同中甲科時人有詩云有錢買得鬼推磨無力却教人頂缸某也位高身子厚某也衣短手兒長其詩盛傳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僉一止太僕丞今科場要令批首立貢院門內辨閱同試者面貌方入蓋由此始聞其人入試日亦甚秘密惟有一人見其鬚不類心頗疑之始傳其事云

予同年吳江字從岷為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語之曰聲音要洪大正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早吳果努力高聲亦無音節又横走

下御街西　上爲之解頤時同僚楊郎中茂仁作
一對句云高叫數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
回萬乘君王一時盛傳資謔云
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間有被傷
者大司馬鈞陽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旣怒問守衛
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時郴陽何主事孟春在
職方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須愼火同
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謂何
此於占出何書何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
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

世則謂其倅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愼火
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予憶此事而云然不意
其亦驗也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
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往行謂伴者吾欲買此
泉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焉有此買
水何用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毋計我事弟請言
價民笑漫言須千金回回曰諾即與之民曰戲耳
焉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於縣縣令亦
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復

言之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
守令語之曰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
官府皆許我我以此逗留數日今悉以貨物充價
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
之回回即取斧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
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舁出將去守令問事旣成
無番變試問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
幾衆曰不知回回曰今具珠玉萬寶皆虛天下惟
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二寶自
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

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
竭時語畢欣持以往
已未朝覲考察畢科道建言天下方面知府等官有
治行表卓者宜加褒異如古車服以庸之義於是
吏部訪舉數人宜奬疏上中止壬戌春言者又舉
故事吏部亦訪舉六人而布政周孟中朱欽皆在
優列亦不果行意者或以所舉者未盡當而止然
此實風厲臣工之大要前代賜金果皆盡其人乎
亦舉一勸百之典耳
王古直黃巖人有奇氣不爲人屈嘗與黃侍郎孔昭

謝侍郎鐸友善一日遊京師鄉人有坐事者古直係諸官官併捕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問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自是得名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罏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酒壺辰出飲一兩勺巳復鐍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瓶以貯水蓄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炮燈古直買置于館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值

椽吏至曰遽敗吾興椽欲毆之或俾自爲計古直曰我固可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爲爵祿圖耶盍科舉乎則歎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歎曰此亦功名事業也蓋亦一世奇士云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九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三

芷沅箬陂

錢塘倪公岳庚申夏以南京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一時極有風裁人畏奉之恐後惟爲都御史張公數華一沮蓋公從南來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欲償以值堅不受云有鹽在淮乞一書與張獲支則巳矣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當奉承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人也大悔沮

庚申夏彗星出虜犯大同析長城入關兵出屢不利京師童謠云天上有掃星地下有達兵若要須殺馬文升蓋馬父居兵部局幹不遠惟恃險刻爲事朝廷有時賞賚各邊多奏裁之京軍布糧亦從減削遼東朶顏三衛朝廷恃爲藩屏設都督一員指揮四員統之近年某都督死其子來襲舊例惟命有文憑驗過則與之襲馬欺爲遠人收其諸憑延捱歲月不與奏請其子發忿以歸示統部落以其無職署皆不可順使馬又奏沙汰天下武職其連歲賞賚鮮薄上下易心遂致大衆寇邊而爲之聚

怨中外騷然由是因冢宰闕位營遷以避禍言官
吳人杜敬弾其臨難避禍不學無術衆是其言古
語云軍不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馬益不聞此
耳
御史車梁石州人好飲而性闇嘗奉文點閘郊祀齋
宿衙門導至工部梁由中道入司務在二門候亦
不顧至後堂見尚書曾公鑑始知其爲部也猶帶
醉再三央說御史只說此是鴻臚寺人皆嗤之以
年資陞參議明年朝覲黜退予嘗記陳翰林音初
以編脩考蒲到於户部二司務訝其來扣之始知

其誤認爲吏部也此二事相類然人於陳公多恕
之以其文學之士且近於朴實故耳若夫御史之
官豈應如是耶
通政司奏事春秋凡七起盛寒暑則省其二自 今
上即位無日不視朝供職頗難時元公守直爲通
政使王公敞爲左通政姜公清李公浩新選爲參
議聲音俱不甚稱時有謠云元哭王唱姜辣李苦
參元重濁王尖麗姜則急燥李則氣短亦切中云
時朝政寛大廷臣多事遊宴京師富家攬頭諸色之
人亦伺節令習儀於朝天宮隆福寺諸處輒設盛
饌托一二知己轉邀席間出教坊子弟歌唱内不
檢者私以比頑童爲樂富豪因以内交子官刑曹
與同年陳文鳴鳳梧輒不欲往諸同寅皆笑爲迂
亦不相約既而果有郎中黄瑋等事發益黄與同
寅顧謐等俱在西角頭張通家飲酒與頑童相狎
被緝事衙門訪出拏問而西曹爲之一玷然若此
類幸而不發者亦多矣
御史張智涞水人稱貨於鹽商某頗多因同道御史
陝人劉堯往淮揚囑其支鹽劉未允智乃與鹽商
謀置酒於城外鄭家花園請堯餞別且宿戒伺酒

酣出妓令二三光棍作緝事校尉緝出挾其必從
後如其謀逼勒要銀千兩方免聞官堯無計智佯
曰我與某處商人相厚令其出銀准楊准其支鹽
就了堯以爲然遂出銀千兩得釋智分其半商人
至淮倍獲且出入無忌堯慮有礙前程遂引刀自
刎而死科道交章劾其故乃寘智等於法
壬戌 廷試策問任輔相以脩庶政之意時洛陽劉
公健爲首相主通書心純二字武功康狀元海起
句云天下有不易之事人君有不可易之心遂擢
第一嘗聞宋淳熙間試上孝宗受之光堯主堅忍

二字對答者得上第一人起句云天下未嘗有難
成之事人君不可無堅忍之心遂薦第一
壬戌春闈有一士未試前頗有議其事關節者譁然
以爲第觀揭榜若誠登第則將有擊之者已而其
人不終場而罷後有知者問之乃曰其日方作文
忽見其號舍前陡黑不見天日視之乃一人形色
衣服正純黑色軀偉且碩當舍背立遮遮其光士
亦悟安得此等人託以如厠强出舍出則天日皎
然回顧黑人無有少選復入甫坐定又遮之矣出
入數四皆然雖强握管不能作一字其士因思此

必寃纏作梗竟舍而出比出目觀爽然卒無他故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壬戌秋閣老洛陽
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德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
人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公遷以在內閣張公
昇爲禮書掌部事元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
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
幷南京爲六人崔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之語曰
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一
時盛傳以爲的對且有譏譽蓋此五人謂山西張
陝西楊　大興劉　幷某某皆成化戊戌閣老

萬公安以私意選爲庶吉士者在翰林未嘗讀書
其詩文一出人皆嗤之可見公論終不掩矣
翰林院素稱清貴無簿書之擾舊有語曰一生事業
惟公會半世功名在早朝所謂清者如此李西涯
時爲學士因衆失朝罰運灰炭續兩句云更有運
灰并運炭翰林身上不曾饒一時閧然又聞有一
檢討裹河之夫又驛丞不接甚不平或謂之曰
人多不知檢討何官可只呼學士就好次日果稱
學士仍前不出乃賦詩云翰林檢討被人輕却冒
瀛洲學士名依舊所司全不理由來知要不知清

癸亥春例該考察京官給事中王蓋寧國人吳舜浙
江人俱爲鄉人訐奏不法事情自慮公道難廢乃
先撫拾劾馬冢宰文升又刑部主事張敷亦爲帷
薄事見在都察院問理乃以女謁通戴都憲之內
戴公不知竟寘敷於法敷亦誣奏他事俱爲言官
論列二公正部院當事因回避只延至秋方行考
察王蓋吳舜皆坐不謹亦從末減云
內臣何文鼎言事切直內有干宮闈戚畹者　上
怒撻之死御史黃山等上疏訟其冤雖不之省而
亦不之罪也

近時官官如蕭敬之文雅陳寬之謹厚何文鼎之忠
讜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
知人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王高之雅飾後乎
此若芮景賢之安靜皆有取焉至如馬騏之激變
交南吉祥之怨望啟叛將晃之譏亂宮闈李廣之
納賂干政又其輩中之罪人也至於王振之專恣
陷駕比狩汪直之驕横西廠害人後乎此若劉瑾
之亂政謀叛則又甚矣
給事中張維新已未進士京師人考蒲受封以其父
未仕請具冠服同入朝謝恩預約親友候朝畢由
東長安門鼓樂迎至家其父夜不睡在廊下假寐
偶聞鍾響促入班叩頭畢慌忙丞過御街西因憶
前事復横過東爲序班所執面糾奉旨拏就於卅
陛下揪縶出午門外跪候冠服皆褫於地朝退迎
送本所以榮親而瞬息至此事變真不可料皆爲
之嗟悼予因憶昔年吳康齋與弼徵聘至京有
旨次日早文華殿引見康齋預擬數事將口陳夜
宿於朝房掛其巾於壁熟寐因起遲倉皇戴其巾
以入及見　上詢問再三與弼俛首不能對叩頭
而已令左右送出左順門朝士謂曰此正敷陳時

也何以不言與弼皺眉乃去巾觀之有二三大蝎
子嚙其頂腫痛不可忍又彭閣老時以狀元及第
次日該上表謝恩演習已熟因先夜勞倦次早在
直房睡熟忽聞鍾響趨走不及鴻臚寺糾奏狀元
謝恩不到奉旨追究幾危賴李閣老諸公救之乃
免此二事與張頗相類噫徵君之奏對狀元之面
恩皆尋常事也乃至於此古謂天威不違咫尺信
矣
近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欵京城士人多好
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鬉尾落臕
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又一給事中上疏
爲急救社稷事曰見今北虜欵塞社稷危甚急招
人納粟以救社稷如此二疏可謂之通達治體者
乎一時騰笑於人多矣嘗聞識者謂考選科道須
要察其文行不可只拘人物京師謠云選科全不
在文章但要鬚鬍與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
漿得硬幇幇蓋所由來漸矣
甲子科因言官建議欲令京官出主考各省鄉試惟
浙江聘楊月湖廉山東聘王陽明守仁時楊爲南
光祿以終養王爲主事以養病俱在告聞聘皆欣

然往兩省亦頗稱得人然亦不免南臺論劾予嘗
謂校文得士自古爲難唐惟稱陸敬輿得韓子宋
惟稱歐陽公得二蘇此外若呂東萊之知陸子靜
王應麟之知文山亦絕無而僅有者我　朝如胡
頤菴之知南陽姚文敏之知一峯亦爲罕見又聞
周宗伯洪謨初中解元以械場時考官彭弼江西
人批云七篇之多不如五篇之純周果知名於時
又憶宋末太常蕭達主考嘗於落卷中拔真西山
不知二公亦有是否乎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四

芷沅箸陂

本朝狀元惟錢與謙無足取延世如羅一峯尚矣前
此若商文毅輅彭文憲時亦有可觀若曾公棨曹
公鼐之才劉公儼任公亨泰之介張公顯宗許公
觀之節皆無忝大科其他則碌碌無述焉若彭公
教則奪於壽曾公彥則限於年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
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

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聳
其財無筭瑯有玉絛環值價百鎰術士紿令獻於
玉皇因遂竊之而出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
山又向仙門學煉册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
繫絛環

李閣老西涯子兆先幼頴敏絕人爲文下筆立就每
科場入試輒病久不中至是卒年未三十西涯公
哭之慟自爲墓志人甚哀之士夫傳云昔公之父
名淳金吾衛軍餘微時爲渡子日嘗見一婦人早
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故婦

日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又復歸膳翁姑耳所以不憚勞苦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却其直早晚任其渡他一日叟見李告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爲擇吉地瘞之後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卧處卽佳壤也汝可潛舁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見白狐稔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卽其穴埋之明日叟來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俟狐自起乃爲妙爾今驚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爲三公今其言果驗公竟至無嗣

兆先文名甚高然遊俠無度以是致病公一日過其書館中書其几云今日柳陌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齋書案云今日黃風明日黑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傳之以爲笑談然予聞之成化中眉州萬閣老亦題其子翼書館翼亦答之同前曾兆先有所聞或亦偶然同之乎左都御史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擔怨公不然私謂張考功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肯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至公無私者矣予聞之張南園云

崇仁洪鍾生四歲隨父朝京以訓導考滿之京舟中朝京與客奕鍾在旁諦視久之悟其行勢爲父行變累勝客局比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題額則爲父索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卽設肆鬻字京師異爲神童　憲宗聞之召見命書卽地連書數十字又命書聖壽無疆鍾握筆久之不動　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字第爲此字不敢於地上書耳　上嘉其言卽命内侍舁几復以

踢鐙立其上書之鍾一揮而就　上喜命翰林給廩讀書其父陞國子助教以便其子弘治庚戌年十八登進士第授中書至是不幸嬰疾未三十而卒

蕭山何孝子競其父舜賓原任南道御史以事謫戍廣西後遇宥回藉頗事武斷當塗鄒魯以御史謫官縣丞陞任知蕭山恃勢妄爲自號蕭然逐客又改牧愛堂爲寄豸堂時常仍服豸繡舜賓譏之成仇魯欲戕害乃與二三吏卒謀作廣西移文勾取遂差强徒十數人押舜賓起解仍捜捕其子姓寘

之獄及押舜賔行至江西其吏卒受魯密囑百般苦楚之至夜候舜賔睡熟乃用沙袋掩口身死其人還報魯受賞競逃匿日夜思報父冤一日聞魯已陞山西僉事伺其日出接憑暗結親鄰伏於道左將魯拖扯下轎用石灰擦瞎雙眼用船裝至浙江臬司當將競監候上其事法司題奉 欽依差給事中李舉刑部郎中李時往勘其事擬魯屏去人服食因而致死為首絞罪係篤疾奏 請何競毆本官五品以上官照例發口外為民士論不平競復具奏再差大理寺正曹廉勘問乃擬魯謀殺

人造意斬罪餘俱為從者絞何競為親報仇情有可矜奉 聞可之輿論稱快遂稱競為孝子云

近來士夫多信地理程篁墩學士代謝于朝註雪心賦林見素都憲偕謝評事廷柱徧游閩中則自朱晦菴已深信之蓋其天分之高又與胡五峯蔡西山陳北溪諸賢相與講明益精其說事多奇中相傳其墓下有讖書曰某橋水漂子孫入朝景泰癸酉歲 上問朱子有功聖門子孫世祿否禮部奏云未蒙恩典詔錄其嫡長子孫一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永奉祀事其裔孫某入朝之日墓前水發橋為之傾

工部吳主事某湖州人家素饒號呂山吳家初中進士欲壽其父縅幣求於西涯公時公為學士鄙其為人不許吳問其友人曰今朝中爵位極大者為誰友人云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乃以幣求英公英不知來意遂受其幣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耀於人云說甚麼李學士英國當朝第一人乃為我做詩人皆掩口而笑後因考察調外將歸乃以其父好騎驢且年老為搆壽材一副買驢一頭到家之日適其父初度開宴集賔朋為樂聞其

子至甚喜客曰公子遠來必有奇物為壽詢其子乃曰壽器一副驢一頭衆皆失色其父亦愠懊數日其呆如此

王編脩瓚一日自司禮監教書出謂一二同年曰今早在左順門見紅氊衫裹一婦人不見其面只見二小足有人隨去見二內使押送赴浣衣局守者俱起立迎入待之異常不知其由後數日乃聞恭送數人至西曹問罪內鄭旺招係壩上人有女名某先年選入掖庭近聞生有 皇子見在 太后宮內依住旺每歲來西華門內臣劉林探問但有

新畤麵麥瓜菓卽托林送入與本官使女黃女兒
說知遞進悉回有衣服針線等物旺回家誇耀鄉
人稱爲鄭皇親京城內外人爭趨赴已二三年矣
近被緝事衙門以妖言訪獲說者以爲有所受也
後內批劉林使依律決了黃女兒送浣衣局鄭某
已發落了鄭旺且監着時論以爲　旨意發落意
自可見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卽加刑又鄭氏止
云已發落了尤爲可疑其卷案在刑部福建司人
多錄出以爲或有所待後乙丑五月大赦閔司寇
卽將旺放出該司執言事大須　請閔以爲　詔

書不載者卽宜釋放葢亦意有在云
湖州人以養蠶爲生然蠶神甚異弘治中太倉孫廷
愼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
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蠶因蠶多
桑薄飼之不繼乃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
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躍入
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皂
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
檢其外見頭倉有人腿一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卽
縛解浙江按察司拷掠甚至詰其身屍所在三人
不勝煅煉訴辨得魚之故變易之端主司不信三
人者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
內主司卽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
正是瘞蠶之處蠶皆不見惟見一死屍身軀完全
乃少一腿事之符合併家主俱抵罪此事江南人
盛傳其事到京豈其家害蠶命數多有此冤報然
司刑者不可不審也
乙丑松江劉知府琬上疏旌表一節婦乃華亭張尚
書鎣少子未婚之婦也少子某事遊蕩與娼狎被
驚得心疾遂不起某原聘京衛趙指揮某女没時

張爲御史居憂于家卽具書慰報於趙令其別議
趙得訃報其女女曰千里之音眞僞未可知縱有
凶說而此身已生死係於張氏矣趙夫婦素知其
女至信雖有媒妁來議然不敢許踰年公服闋之
京趙往探之且告以女之言公恐負其女備儀令
夫人往慰之女但唯唯越數日女告其母曰彼旣
來慰我則盡禮母親可率兒往展謝之雖未及覯
夫儀容得拜翁姑亦名分中事父母是其言卽具
禮母子偕往女留張舍卒不肯歸曰旣已身許張
氏夫死命也决無他議留此以事舅姑盡婦之道

謂母但歸母不咈其言如其志女時年十八張與
夫人別設一室令夫人與俱既而足不外履慈惠
婉順張夫人亦嘗論其可嫁之意女曰有死而已
是夕自縊幾絕賴救免自是絕不敢道四方士夫
多爲文以紀之近時戲文盛傳商三元輅事頗類
此然彼是虛誣而此則實事也因記于此以風世
西曹有一對云一雙狀元子兩箇探花爺是雖資詭
然亦奇事盖主事有張恩王守仁其父尚書昇學
士華皆狀元也又有劉鳳儀李瓚其子內翰廷相
內翰龍皆探花也又一對魯鐸分南北朱衮別妍

媸盖壬戌進士有兩魯鐸二朱衮一湖廣人一永
平人一貌美一不揚故云又丙辰進士有孟春李
春夏鼎周鼎西涯閣老嘗卽席命對孟春季春惟
少仲已而卽應聲云夏商周鼎獨無商皆天然奇
句也

乙丑賜崑山顧鼎臣爲狀元尹閣老直家居謂人曰
此名未善盖臣字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
諱至五月果然人謂尹之言亦有自也盖景泰辛
未狀元乃柯潛時人云柯與哥同字未幾　英廟
還自北退居南宮固哥潛之讖又天順癸未春御
史焦顯監試有火災時人語曰御史原姓焦科場
被火燒盖宋末亦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
語當時或未之避然亦偶湊合耳初顧之父恂得
一夢云鼎臣爲狀元初欲以此名其孫潛未果乃
命其少子卽鼎臣也果然

是錄分上下篇昉自弘治改元至乙丑冬而止上篇事關
廟朝下篇則臣下事也皆即一時所聞或因一言一行之微漫書之初非有所擇也若夫
聖政之宏綱大紀及諸臣言行之詳自有國史與諸家文集在焉茲固其餘焉耳嗚呼惟我
敬皇在御十有八載明作之功惇大之化比隆三代而又克勤于政無日不視朝雖值雨雪傳免而
鑾輿猶御正衙呼二三大臣參決政務故當時在朝諸縉紳下迨蟣蝨之微無一人不欲趨朝以仰承

休德而聞夫所未聞也愚臣自叨第後獲綴班行之末無一日不睹
聖顏聆　天語有所聞見即銘諸心臆退從諸鄉先生遊復悉其顛末益聞其所未聞即以片紙敬書投之緗笥
鼎湖龍遠攀髯靡及乃取而諦覩之未嘗不泫然流涕悵然增感也遂繕寫成帙釐爲四卷以備遺忘亦將自附於神官氏之末云耳
重光大荒落之歲陬月既望謹識

治世餘聞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明孝宗時事考明史藝文志有陳洪謨治世餘聞四卷此書止分上下二卷而卷上標目又闕焉蓋即洪謨之書傳鈔者合併其卷帙耳其題曰治世餘聞錄錄字亦後人所增也洪謨字宗禹武陵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繼世紀聞六卷

〔明〕陳洪謨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繼世紀聞五卷》提要

繼世紀聞卷之一

著陂

弘治十八年乙丑五月　武宗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改元正德人謂正德號前代有之宋世西夏乾順嘗建此號也時内閣大學士則劉少師健李宫保東陽謝宫保遷與禮部官皆未之深考耳馬冢宰文升因考科道出題宰相須用讀書人蓋指此也出是内閣啣之未幾馬被御史何天衢論劾遂去位似有由也乃以禮部焦芳代之焦亦河南人

立夏氏爲中宫京師人儒之女又立沈氏吳氏爲妃皆由大明門入受冊

正德元年丙寅　上嗣位尚在童年左右嬖幸内臣日導引以遊戲之事由是視朝寢遲頻幸各監局爲樂或單騎挾弓矢徑出禁門弾射鳥雀或開張市肆貨賣物件内侍獻酒食不擇粗細俱納大臣科道累有章疏皆不省

是歲六月雷震　奉天殿鴟吻及　太廟脊獸　天壇樹木宫門房柱多有摧折焚燬前此太白晝見人皆異之

逆臣太監劉瑾并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羅祥張興七人皆東宮舊侍御時稱爲黨内劉瑾尤姦險粗知文事遂干大政素嫉文臣與同類屢在　上前言弘治年間朝權俱爲内閣文臣所掌朝廷虛名而已毎形諸戲劇又說司禮監亦攬權納賄如各處鎭守出去皆司禮監舉用受錢至多如不信只將司禮監見掌印李榮抄了就有金銀可蒲三間房今若將各處鎭守内官取回另換一番人着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送上謝　恩恰不勝如司禮監要了由是　上信之傳旨將天下鎭守取回新

用者論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獻卽得差用如内官韋興齊玄等皆先朝犯贓問發亦夤緣差出分守所至剝削民財全無顧忌

太監王瓚崔通差往南京蘇松織造段疋乞支長蘆官鹽一萬一千引爲路費蓋逆瑾等主之也戶部韓尚書文執奏再三止給其半　上召内閣問故劉李謝三閣老對云内官裝載官鹽夾帶私鹽沿路害人　上曰彼若有犯朝廷自有法治之李對曰彼旣得　旨卽揭黃旗稱欽賜皇鹽沿途官吏應答稍遲便加箠撻甘心忍受誰敢來奏　朝廷豈得聞知戶部欲少與鹽引者少一引則省一分之弊　上色不樂辯析愈厲忽云豈獨此數人壞事文官亦有不好的譬諸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耳旣退韓尚書文令司屬官徐廷用李夢陽王崇文等草疏再沮之内有云自閹宦誤國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至今言之痛心英宗狎一王振致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拏問置之俎醢韓文又率九卿共劾之時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亦厭七人所爲相與爲内應劉健等助之然王岳亦爲　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

奏劉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左右有以其事密告瑾者瑾素與李閣老東陽有舊重其詩文密以韓文等所劾詢之東陽得其大畧瑾等驚覺遂趨至　御前俯伏哀號訴岳等内外交通欲害我等　上以爲無此事瑾等曰若待明旦臣等再不得見　天顏矣須今晚拏岳等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得已頷之瑾等卽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内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

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殺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王岳之死人頗惜之巡撫山東朱都御史欽上言岳謫守　祖陵既不白其罪狀賜死道中尤未厭乎人心臣驗岳爲劉瑾所忌必瑾讒毀以惑　陛下啟妄殺之端伏望察岳之非辜誅瑾之讒賊等因瑾不以聞乃以朱禁醸非法逮至京免官罰米三百石輸運大同人心益懼不敢言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見時勢難爲屢疏乞致仕至是乃令劉謝二人致仕李獨留李不自安上言

臣等三人事同一體而臣獨留何以自容不知何以爲處章亦屢上竟不允東陽門徒最盛相傳以瑾素重其文名故得不去後人傳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前日泄捕瑾等之事爲不誣也

逆瑾亟欲陷韓尚書文等時有進納內府折銀內有假銀驗出遂傳旨以韓文不能防姦罷職爲民仍令邏卒伺察于途文知之止乘一騾宿野店而歸邏卒無所得適郎中張瑋尚寶卿崔璿各以公差御史姚祥以陞任在途各乘轎及帶家小馳驛邏卒面奏其事逆瑾方欲竊柄張威遂差官校逮捕下獄崔姚枷于西長安門外張瑋枷于張家灣數日垂死公卿奏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自是內外臣工皆重足而立欲謝政以去不可得矣

焦芳先爲翰林謫出後漸陞用爲禮部侍郎與瑾相善嘗建言禦虜方畧四事劉閣老健票旨道本所言窒礙難行芳遂嗛之屢於瑾處譖劉所短因善瑾遂代馬太宰文升未幾同侍郎王鏊皆入內閣芳仍欲兼部事瑾累遣人來與李閣老東陽商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

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翺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蹇義爲吏部尚書與戶部尚書夏原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大學士也次日吏部請印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今自擬議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即當廷跪承旨內閣班皆立聽今亦將出跪而更起立邪又部事差繆或章奏錯誤小則面詰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

辞部事

初李夢陽草疏亟欲誅逆瑾等而謀慮不審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爲言而又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傑士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于世者乃翕然和之蓋夢陽素爲李閣老東陽所重所爲詩文輒加稱賞韓尸書素厚李閣老故亦重夢陽且其疏一出而九卿大臣亦皆景從不敢畧出商量萬全之策後文因事繫獄罰米千石輸邊二子皆罷官夢陽累之也夢陽

亦下獄人以爲禍出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時肯𣅜平倉會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志乃忌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仍贈以物曰後當復用之

李閣老東陽四歲即能寫大字順天府以神童薦召入内庭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脚短李高聲答云天子門高即聞于上抱置懷中令翰林院作養與程敏政齊名後至大位然專以詩文延引後進海内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寖成黨比之風而不能廻知忱恂舉用具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爲數年後東陽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事變將作矣初劉閣老徒爲首相信陽何景明十三歲登鄉舉博學有詩文名十七歲中進士人以爲必居翰林後不與選或以爲疑劉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竟除中書舍人後至提學副使未四十而卒人謂劉公知人李代劉爲首相事多依附有一監生以詩獻之云文名應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蓋譏其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之意及瑾誅御史張芹劾稱當瑾擅權亂

政之時東陽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貪位慕祿不顧名節等語人頗然之李至丙子年卒贈太師恩禮極厚又得謚文正是歟否歟

正德二年丁卯一日朝罷内降勅諭留百官於金水橋南跪聽宣讀指摘公卿臺諫數十人未退者勒令致仕

逆瑾性極貪殘而假竊大義沮抑同列馬永成欲陞百户邵琪已得旨瑾力拒以爲不可爭於　上前谷大用得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於法東廠太監丘聚忤瑾

意瑾密奏聚交通外臣謫南京　孝陵太監王琇
於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攬納户數人
專一包納銀草所得利進於内琇自爲告示送户
部出榜尚書顧佐等白于瑾及谷大用瑾大怒同
谷大用直至　御前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
之理　上以爲不知瑾遂枷其攬納户于户部門
外命矬其枷不得屈伸皆即日死然亦不能加琇
罪也
河南鎮守太監廖堂挾勢奏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
職者乃傳旨令吏部許尚書進祭稱鎮守太監舉

劾三司非其舊例遂票旨禁之後許尚書與瑾不
協辭去歸家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以挾其財
物深被其害瑾之得罪同列者多類此以是速敗
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爲禍又豈有涯哉
逆瑾威權日盛口啣　天憲陰養松江人罷學生員
張文冕及其姪婿罷職司務孫聰于私宅凡一應
章奏初猶送内閣票旨至是瑾任意批答或增減
字樣或別爲創造真僞混出而文理亦多不通都
察院一日奏審錄重囚本内寫劉瑾傳奉字樣重
復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

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自
是科道部屬官皆行跪禮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
見畢皆赴瑾宅見辭用宛紅箋紙寫官銜稱頂上
字樣以爲常瑾或有本建白其事或辭陞賞則送
内閣票旨内閣官爭出己見稱美有曰爾剛明正
直爲國除弊瑾既奪内閣之權而李東陽焦芳等
皆其所任引用坐保富貴一聽其所爲芳初爲編
修閣老萬安惡之謫夷陵判官深恨于心與南人
相處如氷炭然及得柄用遂附劉瑾假以復舊章
革時弊爲言多陰助其謀瑾自以内閣官聽己用

不復短之矣
朱恩松江人與瑾有舊自河南按察使超陞僉都御
史撫江未幾陞南京侍郎尚書事瑾極恭凡拜帖
寫頂上不敢云拜上頂上之稱自此起嘗觀海語
謂暹羅國凡臣下見其君先捫其足者三復自捫
其首者三謂之頂上恩其有取諸此邪甚可恥也
户部主事莊繹公差廣東奏稱官庫錢糧數十萬多
爲有司侵費瑾正欲藉此媚上乃奏差司禮監官
同給事中盤勘且令各盡數解京由是各省事緒
紛紜不免横斂民財餽送内外以圖免禍

正德三年戊辰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則必獻諷諫之語是日少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皆舊東宮官乃奏曰此二人嘗打發南京去於是陞二人南京侍郎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陞之實遠之也廷和後陞南户部尚書召還入内閣忠陞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甚有風裁科道部屬皆欽畏不敢縱恣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二

繼世紀聞卷之二

箬陂

焦芳既入閣後以許進爲吏部尚書劉宇爲兵部尚書皆河南人宇素暴横先任左都御史恃與瑾厚責打御史又與保國公家人朱瀛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郎中楊廷儀每伺瀛出必邀入司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宇者必令瀛言於瑾傳旨外補廷儀獨諂宇盡妾婦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凡有奏章皆其屬草後焦芳致仕即以宇代

之又有布政曹元與劉瑾親舊驟陞至兵部尚書後有代宇入閣皆其黨也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查盤錢粮還瑾索賂不足以爲察官不當輒發怒用一百五十斤枷枷于東西公生門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遲延亦逮至京枷于吏部門外御史王時中枷于三法司牌樓下遠近聚觀垂淚文臣垂首喪氣莫敢近覘給事中許天錫郗夔皆因事自殺兵部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矯旨撻于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猶恐不免

其死遂詭秘其蹤跡以遠害大理評事羅僑亦劾
瑾杖之不死亦遠謫
許進初以户部侍郎致仕家居正德初起用爲兵部
侍郎尋陞本部尚書與瑾同提督團營焦芳入閣
進遂代芳爲吏部許外若不附瑾而内實不與抗
初進致仕時馬尚書文升在吏部陝西張綵爲文
選郎中進子許誥爲給事中屢劾綵過馬以綵有
才力救之不得綵以病乞歸及瑾用事京官養病
久者悉革爲民未久者令赴京聽用綵不得已赴
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爲侍郎令其子焦黄中薦

于瑾以爲綵乃公之鄉里極有可用會文選郎中
劉永陞通政進已議調驗封郎中石確疏已具而
復以綵易之進雖用綵而心甚啣之進素與陝西
雍泰相善泰已致仕進欲起用屢薦于瑾改南京
操江都御史尋陞南京户部尚書朱瀛每欲謀傾
進而轉劉宇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
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爲山西按察使辱打
知府爲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叅將朝廷屢貶謫
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同鄉
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綵入内詰問雍泰

貶謫來歷如何不備入奏内綵曰奏稿備載許尚
書塗之瑾索原奏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爲許直
票　旨屢以欺罔斥之進懼遂乞歸
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己者一日伺隙言于　上調張
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
放入永知覺直趨至　御前訴己無罪爲瑾所害
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
諸近臣具疏酒和解由是永得不去遂深憾之
戊辰春天下諸司赴京朝覲逆瑾令每布政司送銀
二萬兩方放回瑾等分用各官皆貸於京師巨家

及回任括斂民財倍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又
有荆州知府王綬武昌知府陳晦俱在黜列乃廣
賂瑾復留綬晦皆陞叅政仍掌府事如此者尚多
此其尤甚者也
是年春殿試賜吕柟爲狀元景暘第二戴大賓第三
大賓莆田人少有文名甫二十登第初聘高氏未
娶瑾欲納爲姪婿於是僕從鞍馬衣服之類極其
侈靡大賓偃然自居意氣揚揚復縱酒不檢瑾薄
之常笑曰我不可做牛丞相大賓知之遂請假歸
卒于途吕柟亦陝西人内閣不無迎合之意然吕

實無預耳又傳奉取焦黄中劉仁并黄芳等數十
人爲庶吉士不由館試人皆以爲愧然黄芳數人
實由焦黄中等貽累後亦不免謫降焉
逆瑾擅政禁臣民不許用天等字爲名如郎中方天
雨但令名雨衆議倪天民爲倪民御史劉天和爲
劉和中外紛紛尤爲可異嘗記北朝周宣帝自稱
天元皇不許人有天高上天之稱宋宣和中丞相
蔡京用給事中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爲
名稱者悉皆禁革共禁人字犯天者方天任改大
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仁能寺當時

有識者憂之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元天字皆作
戟云出内閣意景泰中辛大學士謝表内閣自爲
之中骨窺霄蠢測海何蓋亦避天字也識者嘗訝
其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有所襲明年瑾以逆誅
無天之罪其兆如是乎瑾誅而禁廢人皆復其舊
名矣
殿試畢焦黄中劉仁等自以不得及第嗾瑾云鄉試
解額南方太多北方太少乃昔楊士奇私其鄉里
蓋其宿憤已多待此而發給事中任姓者承風
旨上疏請釐正乃命諸司集議東閣焦芳盛怒數

前人罪惡且言陝西地幾半天下當增之和者一
口李閣老東陽從容問曰且謂今當如何往事不
必論已禮部不得已因言陝西可增作九十五名
與江西等焦忽大聲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河南
山東山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曰湖廣亦地濶當增
李不肯從後不二年悉改正逆瑾用事賄賂公行
凡有干謁者云饋一千即一千之謂云一方即一
萬之謂後漸增至幾千幾方世道益頹矣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由是各
處鎮守皆比例奏要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

名諸政劉瑾揑旨批出皆許便宜而行河南太
監廖堂亦奏兼管修河剝取民財徧于鄉野輦送
數千餘萬于京師太監畢真初差天津取海鮮斂
財數萬請換　勑起自天津歷山東沿海達于蘇
松福建所至括取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聲言先朝
故事奏准六部差官則該部請　勑必具事由送
内閣寫勑未有不由六部而内閣自出　勑者也
畢真輩之　勑并近日内官賜祠額護勑皆瑾與
内閣李焦輩創爲之時李公爲首相若肯執奏請
勑必由六部具由此祖宗故事我輩不敢違况大

明律有結黨亂政之法甚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謝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誰之過歟

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瑾素知其故一日因户部奏差給事中三年一次査盤奏内有粮粗粃草浥爛者瑾遂票　旨逮繫各年廵撫都御史管粮郎中數人下獄既而鎖杻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陪償又商人納過粮草拖欠價銀亦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重困邊儲漸乏

劉瑾因户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爲先朝無此例令户部査天順以前年例銀數顧尚書佐以天

順年前無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户部官逼同邊方廵撫都御史共盗内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葢自成化八年間設楡林鎮廵撫余都御史子俊增置城砦陜西民供餽不繼奏送江南折粮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間户部葉尚書淇淮安人鹽商皆淇親識因與淇議商人赴邊納銀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便時内閣徐　與淇同年交好遂從其議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户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積至一百餘萬人爲利便而不知壞舊法也葢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令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價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遂致騰湧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陜西邊儲遂令百姓每石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葢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顧尚

書當劉瑾査例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淇其不免矣

逆瑾以富國爲名每欲巧取横斂且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詿誤者輒揑　旨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粟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坐此破家者甚衆

自逆瑾用事文臣裁抑至甚内官武弁縱横而行瑾等數人皆贈父祖爲都督都指揮母爲夫人造墳

祭葬該部不敢執科道不敢言其誥命祭文皆內閣所撰議者以當時內閣諸公結黨亂政之罪不可掩也至文臣三品以上祭葬却沮格不與如侍郎郝志義故其子援例乞祭葬瑾以爲洪武禮制文臣無祭葬之例皆後來文臣專權擅加傳　旨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學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獄其弄權裁抑文臣如此

繼世紀聞卷之三

箬陂

初大明會典成內閣自李東陽而下至翰林春坊皆陞職瑾以爲破壞祖宗制書妄增新例毀其書悉追奪各官陞職惟東陽不奪瑾又欲挫抑文學官乃揑　旨謂翰林官不識事體摘十餘人姓名陞調兩京各部屬官令其拓充政事朝野閧然

逆瑾又欲革天下巡撫官云舊制所無天順間亦曾革罷遂將各處巡撫都御史取回後與內閣議不

可止將腹裏巡撫革去其漕運及邊方都御史俱不革又欲將各衙門添設官及提學兵備悉行裁革後內閣議提學不可革從之

華容劉尚書大夏旣致仕逆瑾知其受知先　朝常欲按致于法又被同年焦芳忌嫉會廣西土官岑猛先年被大夏與都御史潘蕃奏遷福建至是厚賂得復瑾遂以遷徙土官爲非法逮至京欲寘劉等重辟下之廷議諸大臣不敢吐一語獨屠都御史滽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致之死當擬不應瑾怒罵屠惡語汝黨劉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

謀於焦芳并劉宇宇又素嫉劉者乃劾劉某輕將
夷人遷徙與潘蕃俱發邊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
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衛劉赴肅州時故舊
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之過六盤
山寄李閣老末句云寄謝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
幾時還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
子前度劉郎今已還中州子指芳宇二人也
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
因詢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為國初屯田脩舉
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

慨然脩舉屯田分遣郎中胡汝礪御史楊武少卿
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
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
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
不聊生其增屯田每致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大理
少卿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嚴
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千户何錦等遂與安
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是起矣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三人逆
瑾以為謝閣老遷所私執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
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劉瑾以為奇貨可騁
宿忿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于　上必欲置謝于
邊戍賴李閣老曲為辨析令其為民
江西南城萬安二縣人蕭明舉等因事叛歸滿剌加
國充本國通事伴送進貢番夷道殺其數人而私
貨財為邏者所得瑾寘之極典因其黨以江西事
激之者乃將二縣人俱照餘姚縣例不與做京朝
官又欲將江西科舉解額止與三十名後不果行
逆瑾用事中外憤怨有託名黔國公及魏國公檄書
皆以誅瑾為名又有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

出名指斥瑾罪惡數事吏人謄寫于公生門下劉
之為瑾邏卒捕得下獄栲訊所從展轉攀指竟不
知其由乃遣官校詣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
說者以為狄者夷狄胡元也寓意如此耳又一日
早　朝罷有文書一卷書瑾等數人過惡委于册
墀侍班御史奏請查究　上退坐東角門內留百
官不放班瑾等自下陛面詰何人所為俱不承認
諸人冒暑忍餓跪久有仆地者瑾謂卷在五品以
下官班內卽令常校將下班三百餘人送鎮撫司
究問亦無所得時曬死者已三四人矣

正德五年庚午逆瑾日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
嚮馬强賊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
史有能幹者專理捕盜事許帶家小隨任甯杲遂
東人於真定柳尚義湖廣人於天津薛鳳鳴南直
隸人於淮陽責以殄除賊寇保障地方有功陞賞
薛鳳鳴尤善射嘗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
用伶人歌舞爲樂瑾之邏卒奏之即傳 旨降鳳
鳴爲徐州弓手辱之尚義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
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
於真定城輒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

是奸究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爲大賊窩主杲親
往捕獲斬之啖其心以取媚權勢霸州人劉六劉
七齊彥名等因是鼓衆爲亂後杲與尚義皆陞僉
都御史仍管捕盜事
陝西寧夏指揮何錦千户周昂丁廣等謀作亂殺死
巡撫都御史安惟學鎮守太監趙弼總兵姜漢等
謀立安化王寘鐇爲主出給印信票帖招誘諸路
軍馬以誅劉瑾爲名且曰非敢竊窺神器也事聞
特起致仕左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都督神英
領兵太監張永總督永至中途即聞遊擊將軍都

指揮仇鉞已入城將寘鐇擒獲及斬殺周昂丁廣
等事聞即勅神英班師仍令張永往寧夏安輯永
既回欲因是以傾瑾八月初永將至京獻俘瑾令
且止良鄉揀日迎接不從輕騎來京至十三日永
入自東長安門 上親宴勞永乘間出懷中疏奏
逆瑾一十七事 上猶豫未决永又因太監張雄
張忠共訴于 上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
不軌其形已具若少遲我等皆爲虀粉 陛下安
所之乎 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衆勸 上
親行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

牌子頭先入瑾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
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
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獄會集廷臣拷出瑾包藏
禍心私製兵器僞造寶印改制牙牌袖中藏刀等
項違法事情及搜出暗封同謀吏部尚書張綵錦
衣都指揮楊玉石文義等王爵文薄乃坐瑾極刑
凌遲三日仇家爭食其肉須臾而盡悉誅其黨抄
沒財產若干京師內外咸頌永功內閣李東陽楊
廷和亦奏瑾惡以爲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底于
平且歸功于永等遂封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容

爲安定伯魏彬弟英爲鎭安伯馬永成弟山爲平
梁伯谷大用弟大𤣱爲永淸伯封義子朱德爲永
壽伯各給劵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廕李東陽楊
廷和梁儲楊一淸子各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正千
戶俱䟽辭改中書舍人楊一淸陞戶部尚書加太
子太保廕兵部尚書王敞子爲錦衣衛百戶時劉
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次大
政馬永成等又奏有　旨凡　朝廷大事須彬等
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無
萊四字爲題各作長詩以獻永東陽爲窮字詩折

點畫爲句極巧永大悅命工刋裝錦軸送入未久
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遂祕不以示人東陽
又屬楊一淸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亦不復
作
劉瑾旣誅有　旨凡瑾所壞事情着科道官指實來
說悉與改正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且干
人衆都不査究楊一淸旋改吏部孫交爲戶部尚
書何鑑自刑部改兵部尚書魏彬奏起李鐩復爲
工部尚書劉瑾流毒尚在天下盜賊蜂起而　朝
政乖宜賞罰未當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

並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張綵素負才名爲劉尚書大夏所愛嘗稱爲可當邊
方巡撫及焦芳薦于逆瑾每見瑾必談論移時瑾
皆喜納之驟陞僉都御史坐院尋陞吏部左侍郎
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
官有饋送公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
怨貽患所當知之瑾大開納遂禁察饋遺者適山
東巡按御史胡節回斂饋未至瑾偵知之擿下錦
衣獄捶死少監李査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
建回斂銀二萬饋于瑾瑾收其銀於承運庫李査

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鸞以不知斂銀令致
仕其銀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
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
逐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亦爲少減然綵
在吏部惟知敬瑾其共謀同事者以爲瑾疎同類
皆綵教之心多嘶嫉初劉宇在兵部武選郎中楊
廷儀爲心腹宇遷吏部郎調廷儀爲考功郎中親
信之及宇入閣廷儀不爲綵所親有所私求綵皆
不聽廷儀深憾乃譖之于其兄廷和又故事吏部
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以事權在瑾內閣不

得預多忽之李閣老東陽等以爲廢內閣之權共
爲不平及瑾被繫亦捕下都察院獄議以交結近
侍符同奏做斬罪適赦免死內閣後令改擬同劉
瑾謀反罪綵竟死獄中仍令挫其屍然以非其謀
及止流其子弟母妻于嶺南不誅綵爲郎中時楊
一清嘗薦綵諳曉韜略堪任邊方都御史及寧夏
之變一清致仕居鎭江綵薦于瑾起用同張永征
寧夏及綵被罪一清心憐亦不能救
抄沒逆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
元寶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二百五十八萬三千六

百兩寶石二斗金鈀二千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
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盅五百蟒衣四
百七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
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寶印一顆以上金共
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
五十八萬三千八百兩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四

繼世紀聞卷之四

缺陂

正德六年辛未林都御史俊征勦四川妖賊劉臬及
流寇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以捷聞林素負忠義
名致仕在閩特起征征林至夔州先毀白帝祠以
勵人心傳檄郡縣威令大振後又有曹甫方四等
煽亂復　命洪尚書鍾總制同林勦平兩川方定
林遂乞致仕歸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

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獲
人號爲放響馬賊近來內官用事谷大用馬永成
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
官家人混入禁內豹房覩　上遊幸之所及爲甯
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後瑾誅杲亦得罪繫獄因而
作亂當時本兵者議遣驍將數人各統勁兵一千
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爲功不論首
級多寡不過旬日而平矣兵部尚書王敞素不諳
世務徒事虛譽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
獄被劉七等十餘人劫出旬日之間聚至數百人

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敞東手無策吏部楊尚
書一清建議須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
提督軍務又着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
李閣老東陽從中票　旨褒美悉從所言但故事
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捕盜不關
白兵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論王敞不職遂罷
去
四月講畢　召內閣至暖閣叩頭畢　上手取會試
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內閣李東陽等內
有白紙票黏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錯誤

處　上曰今欲有施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
但與先生輩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至暖閣門
外留寘案上少頃太監張永送至閣是年大學士
劉忠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考事出院後即乞省
墓已得請是日　陛辭聞此事而去抵家復具疏
乞致仕葢已有先入之言矣
辛未八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合夥為亂擁衆
向北京師戒嚴貼張二旗上書虎賁三千直搗幽
燕之境龍飛九五重興湯武之師時已命兵部侍
郎陸完代馬中錫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

在固安甚急　上召內閣李東陽等至左順門內
上南向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
令兵部追還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等對曰甚當
且行未遠一二日可至東陽後奏曰聞賊船在氷
套自陷危地似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不難但恐
人心不能齊一向來畧失事機正坐此故今官軍
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
料亦無害東陽對曰令須亟　勅東南諸將令嚴
謹隄備以防奔潰若有意外查照地方連坐鄰境
不許互相推調務在萬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

心辦事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烏合之徒但願
朝廷賞罰明諸將效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退
初都御史馬中錫巡撫大同楊尚書一清等舉中
錫堪以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同征流
賊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
遂下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
兵師既出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
官司不許捕促與供飯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
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
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城撫之劉六欲降劉

七日令內臣主事馬老爺豈能自毀其言乎潛使
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
銀籠載赴京饋權倖求　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
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
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
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罪論
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革爵閑住中官因是謂此
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侍
郎陸完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掛平賊將軍印充
總兵官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完雖通達亦不知

兵銳已衰老而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
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
輜重無筭又失大將軍印時駙馬游泰子隨毛銳
冒功亦被殺死適宣府遊擊將軍許泰領兵至救
之毛銳僅以身免罷回京因與谷大用同事得不
坐失律喪師之罪銳甘肅人及彭澤爲兵部尚書
以鄉里素厚特起掛印鎮守湖廣被御史張翰論
劾斥及澤焉時有廵捕指揮桑王與賊交通劉六
劉七嘗被圍困于村舍桑王自外救之遂逸去桑
王以近倖　庇乂不寘于法劉六劉七齊彥名并

楊虎趙風子等擾亂南北直隷山東河南等處地
方聚衆數十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
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因內閣及兵部准行首功之
令官軍毎追及賊賊即先驅逐脅從良民與官軍
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斬首報功
并取棄財帛以致劇賊脫走妄殺平人報功以萬
計毎一遇賊斬獲脅從人首級輒報捷音降　勑
奬勵谷大用陸完得奬勵　勑十餘次而賊首無
一顆者甚至賊已過官軍遇被賊擄平民亦殺之
以報功遊擊將軍江彬過薊州入人家殺三十三

人有司申狀詰陸完皆不問自出兵後賊攻破城
池殺擄人民不可勝數皆不責問提兵者失律之
罪雖劇賊縱橫但得脅從首級則輒紀其功後賊
遇大掠吳楚之間至蘇州遇颶風覆舟始滅歸而
論功谷大用并代大用者太監陸誾皆封其弟爲
伯陸完加太子少保一子爲錦衣衛百户其餘權
勢所託奏帶之人以首級論陞者千餘人紀功御
史皆陞京堂名爵之濫始於此
起復陳都御史陳金征江西流賊先是江西饒州撫
州瑞州姚源洞諸處强民王浩八等聚衆爲亂殺

死副使周憲僉事李情拘禁參政吳廷舉不放陳
公至撫勦兼施以漸平定後有殘黨復作而新淦
樂安又有强民張元二等爲亂乃　命俞都御史
諫南征之方平
十二月朔　駕當出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五

繼世紀聞卷之五

箬陂

上居豹房惟錢寧在左右候有言則從錢寧本雲南
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爲家人年十五姓
大機警能愛之帶回京至是見　上賜姓朱氏累
官都督掌錦衣衛事寧幼時有參將盧和者善相
謂其將來必大貴顯遂深結納後和坐死罪寧貽
書當路欲脫其獄竟不果行然寧亦不深憾可謂
難矣他如被方布政良永奏其縱家人賣鈔事亦

不報害及優恤胡副使世寧于獄中事皆非他推
惡之所爲也然終蹈誅夷之慘所謂人妖服妖其
能免乎

正德九年甲戌正月十六日夜乾清宮火　上親御
午門傳　旨侍衛官兵入救次日火煙尚熾宮中
累　朝所積皆爲煨燼下詔責咎深切時病

八月一日日食晝晦星見愚時官江藩午未間救護
少頃即昏黑咫尺不辨人皆驚懼後詢之各處皆
同

正德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

一叢若相鬪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又明年宸濠謀反南贛之兵自外攻入是其象也

正德十二年丁丑九月　上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猶天雨氷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　駕赴大同城又明日達賊統衆圍陽和向無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上幸延安守臣具膳送行常規鎭守太監捧酒巡撫下跪是日　上來遲巡撫都御史鄭陽將跪收在袖恐失落也須臾　上至隨從兵衛擾攘將巡撫

擠下蓋是時皆戎服莫可辨　上御席無筯急呼送筯來倉卒無處尋　上笑曰使我若做撫按官决不如此怠慢是雖戲言亦可以仰見其弘人之度矣

江西寧王宸濠性素貪殘僭侈以文行自飾交結士流自弘治之世已有欺世盜名陰爲不軌之漸矣迨正德中厚賂錢寧臧賢等爲內應益肆毒虐雅制藩臬剝削軍民又時常設宴邀請兩司官入府擇有時名及阿順者留至夜深方散或與聯詩或與論事曲加禮待時若左布政鄭岳提學副使李夢陽皆有文名濠尤重之鄭初爲按察使與李不合李因鄭遷方伯帶去舊門子二人乃誣鄭多收柴薪銀兩及其子侵尅庫銀虛情自拏其門子取供又譖于濠云鄭布政輕侮王府等語由是濠掇拾虛供奏行總制撫按勘問鄭與李俱下獄鄭備受凌辱後奏差大理寺卿燕忠等來勘鄭爲民李冠帶閑住而濠之志益張矣時則有若叅議王泰白金僉事李淳王奎尤善阿附受其重賂爲其出力各官每留至夜分方回各司大門留之以待副吏胡世寧不平乃疏濠不法數事及稱二司問刑

叅吏聽其指麾及半夜開門等語由是科道官劾稱王泰等惟知王府外莫之勸不顧人臣私交之戒四人皆回籍聽勘濠賂錢寧差官校將胡拏問時胡已遷福建按察慮其陷害徑赴都察院跪門投到奏送鎭撫司勘問行江西撫按查勘遷延年餘方纔回報而胡竟謫戍遼東方胡就獄人謂之必死不意錢寧曲加矜念遣人饋以米炭不絕由是得以保其軀命雖天之默相忠直而寧一念好德之美不可誣也時寧府奏准復蓋琉璃瓦該用銀兩許于引錢內支給濠累逼二司會議引錢數

少欲派之民間時巡撫僉都御史諫會同巡按徐
御史讚謂地方兵荒之後難以科派往返再三復
用計挾逼乃議作夫價五十五萬兩五年之內遞
徵濠得此卽差其府內官校下各府縣坐併遠近
騷然而守巡官畏其勢亦有爲之督催者矣時予
爲叅政與按察司胡副使錠獨不敢阿附濠每欲
招致之予二人亦不敢應濠遂奏稱蒙　恩准葢
琉璃瓦緣工程浩大必得才能方面官督工方爲
易完訪得叅政陳某副使胡某俱有才幹乞　勅
該部轉行委任等因本行數日予與胡方知心甚

愠懊然亦無能爲也不意工部李尚書鐩覆本云
叅政等官俱有守巡地方之責難以遙定合咨巡
撫從宜徑委該道官督理時予分守湖西胡管清
軍正不係該道也使當時一爲其管工不免朝夕
相見非得罪于目前則不免巳卯之大變矣人之
禍福自有數存也如此

逆府宸濠於正德二年知政歸宦官陰賂劉瑾以希
寵幸使南昌儒學生徒頌巳孝行遞相呈達巡撫
巡按官奏聞降　勅褒奬刑部侍郎李士實字若
虛南昌人素有詩名及善書與李東陽交厚及致
仕避宸濠之害居別郡濠必欲招致來南昌因厚
遇之遂爲知巳陸完字全卿蘇州人初爲江西按
察使獨爲濠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爲公卿
士實完皆以心附濠寧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順
間以事革罷濠賂瑾復得之人知不可畏瑾威不
敢言時天下藩臬畏瑾虐害求退不得濠因納賂
于瑾薦完與士實可當巡撫都御史之任瑾令吏
部舉完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士實以侍郎改都御
史巡撫鄖陽完至京見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爲不
稱任改爲僉都御史巡撫完家巨富厚賂瑾復得

陞兵部侍郎瑾敗言官論劾完首開賄賂之門驟
遷風憲之職內閣庇之得全李士實亦得陞右都
御史都察院管事陸完官至兵部尚書士實以年
老致仕及瑾伏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罷完爲兵
部尚書王酹酒于地曰全卿爲司馬護衛可復得
矣自是彼此歲時問遺不絕濠覓完欲乞復護衛
完答書曰須以　祖訓爲言伶人臧賢者有寵于
上左右近習內臣如張銳張雄錦衣錢寧文臣
如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臧賢之
壻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濠令鉞教演江西伶人

泰宏等歌樂因鉞以通於賢無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輦載金銀寶器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內閣大學士費宏素知其故乃大言曰寧府以金銀巨萬打點護衛若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錢寧臧賢再三懇浼陸完題覆稱寧王乞護衛以典章為言事體重大合會多官議中官盧明以本來內閣擬 旨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行濠以宏作梗恐其更改乃託賢等譖于 上曰宏私鄉里取進士黃初

及第且曰乾清宮災下詔旨宏視草歸咎 朝廷時御史余珊劾宏私其弟費寀選入翰林久不認罪遂罷宏致仕濠既得護衛益驕橫開 上巡各邊境納都督馬昂已嫁妹馬氏于宮中心懷異謀陰養盜賊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恃王墳廠為巢窟肆行劫掠與民爭田不得令賊屠其家官司莫敢問劉六劉七擾中原之後兵部申明律禁不許隱蔽賊情釀成大患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復繫南昌府獄復為賊劫出兵部奏責孫燧行偪責限緝捕濠恐賊獲

干已謀欲去孫燧以息事乃令南昌三學教官達賓等率領生徒裝飾孝行捏文具呈撫按三司保舉孝行逼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等轉奏意欲 朝廷嘉獎以固寵眷以釋嫌疑差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饋權要續以書諭差人曰事在司禮監可與蕭敬言之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梁辰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遇日隆太監張忠與錢寧有隙常附彬欲借以傾寧及是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 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為不軌 爺

爺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譏 爺爺不孝也稱王早朝勤譏 爺爺不朝也時謝儀者南昌人避寧王害補校尉赴京投太監張銳送入東廠緝察奸事銳信任之因得往來內閣部院諸大臣家寧王之謀復護衛也銳實受賄後見寧王益驕橫方絕之御史熊蘭亦南昌人其父為寧王拘繫甚苦聞孫燧等奏保其孝行不勝忿恨播言王必反密謀于謝儀求張銳為內助諷言官論王不法事儀言于銳曰寧王必反將累公盍不早附張忠江彬禁治寧王為自全計銳深然之儀見內閣楊廷和等以

此告之廷和亦欲復革寧府護衛以免後患今儀
與熊蘭密以張銳意託御史蕭淮論之張銳張忠
江彬等共言于　上曰寧王求勑褒獎不可從楊
廷和遂票　旨曰　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
巡官如何輒來保奏時科道因蕭淮奏發及有
旨不從鎮巡之請方交章論之廷和欲照先　朝
故事遣官責諭及革罷護衛恐其謀洩乃從中密
處不令外庭知之兵部尚書王瓊剛愎自用一日
在部晡時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部問曰
適間錦衣衛校尉宣召駙馬明日趨闕不審何事

瓊曰不知乃過廷和宅入見問曰適間宣召崔駙
馬何事廷和應不知瓊笑曰先生欺我邪廷和曰
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
崔公意亦如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洩瓊曰止此而
已乎曰然明旦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　勑旨曰
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
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
還革護衛等語王瓊欲爲異議乃言曰此大事宜
宣諭文武群臣而後遣況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
意不平乃留崔元等不行昰日宣文武百官傳諭

遣官　旨意然後行時巳卯年五月二十五日也
廷和又欲召兵部議發兵事瓊曰此可議而不可
洩者前因給事中孫懋易瓚之言議選精兵操江
爲江西盜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不出盡力求批
出前議備兵之方無過此矣由是廷和與瓊益不
相協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
以爲必擒濠適王府偵卒徐華等在京即飛報于
濠至六月十三日到南昌見濠值濠生日宴鎮巡
三司報曰駙馬等官兼程來矣後又聞宣兵部不
知何事濠大驚因憶昔日擒荊王時差太監蕭敬

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曾過南昌今此來爲擒我
也罷宴夜召李士實議所處士實曰事急矣明早
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
賊吳十三等各飾兵器明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
露刃數百人侍衛拜畢濠呼曰汝等知大義否孫
燧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　旨令我赴京燧曰請
密　旨看按察副使許逵曰天無二日此是大義
濠怒曰尚敢如此無禮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
仍盡拏三司諸官鎖杻繫獄令布政梁宸等用印
信咨文差人遍行天下布政司告諭親王三司舉

兵之意大槩誣稱祖宗不血食者十五年等語乃
分給銀米募兵修理戰具以夜繼日十七日濠留
中官萬銳等守城自以妃婁世子登舟北出鄱陽
湖令僉事潘鵬持檄諭降安慶諸郡命參政王綸
提督軍務爲兵部尚書李士實爲軍師衆人劉養
正副之督率護衛軍并閔念四吳十三等賊黨五
六萬人盡奪官民舟船萬餘艘蔽江而下九江府
開門迎納遂趨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
偕知府張文錦竭力禦之寧兵不徑下南京而守
安慶者十餘日不克又聞南昌被王都御史守仁

進兵攻破遂寖安慶復回援救初南贛缺都御史
吏部會推蘇人文森堪任森因江西有難處之事
力以病辭王守仁餘姚人曾奏劉瑾專權被撻幾
死謫遠方驛丞歷任南京鴻臚卿陞僉都御史巡
撫南贛守仁素知其地界連三省事權不一發兵
攻討則賊遁入山谷罷兵招撫又肆出剽掠且兵
糧無處乃上疏乞假以重權及聽臣募兵積糧便
宜區處庶賊盜可息疏下兵部王瓊以爲然乃覆
奏乞改守仁職任爲提督軍務　欽降令旗令牌
八面副軍前得便宜斬殺所在賦稅官錢聽其自
用守仁由是得以展布數月得精兵數萬餘襲破
窟賊斬首無算民得安生復建議添設縣治爲久
長計民立生祠祀之鎮守江西太監畢真見守仁
累獲軍功欲與同事通於近侍奏下兵部議稱兵
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謀於江西鎮守
斷乎不可爲惟江西有警則聽南贛兵徑往策應
朝廷從之特　勅守仁得以策應江西蓋　廟
堂之上亦素聞宸濠畜有異謀陰欲爲之備也至
是福建軍士作亂乃　勅守仁往福建勘處守仁
啟行由江路過吉安將至南昌濠差人迎之豐城

知縣顧佖密以寧賊反狀告之且勸勿徑下南昌
守仁即變服返舟值風順徑至吉安乃與知府伍
文定計議仍徧行諸路舉義兵徵調南贛京臨兵
四萬餘人令知府徐璉邢珣戴德孺統領而伍文
定總之兵至南昌破城入寧府其守城內官并宮
人皆自焚縊而死　遂統衆入鄱陽湖襲濠遇於
湖中王盡散金寶犒軍死戰伍文定爲前鋒軍少
挫守仁命立斬退者二十餘人伍文定立舟上火
焚其鬚不動守仁令小舟載柴燃火焚之乘風直
入寧軍大軍繼之濠敗先驅其妃婁氏并世子皆

投水中濠爲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萬餘人李士實亦被獲爲南昌人亂捶而死守仁因宸濠於南昌奏捷候　旨有曰人徒見宼雖之多獲而不知王良爲之御益前此守仁報捷皆爲此語以歸功內閣及本兵之意故此疏亦云然

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卽馳奏兵部會官議於左順門尚書王瓊首曰寧王素行不義今倉卒反不足慮宜急降　勅令王守仁自南贛提兵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嗣守安慶仍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釜中之魚

安能爲乎吏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天討時將官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策　上聞此又欲親征以幸南京時張忠江彬擅權奏差都督許泰往南京把截都督劉暉直抵江西未幾守仁捷至時　車駕已駐良鄉太監張永隨行令追回捷奏待至南京而行時有御史王佩劾奏王瓊綏兵不舉通謀宸濠疏上不果行

上在南京命張永復至江西撫安地方查盤庫藏等項許泰等因怪守仁不候伊等至先將宸濠等解由浙江水路而去挾私指稱守仁先與濠通謀將伊門徒用事者皆捕獲逼供張永獨知守仁有功不肯依從由是賴保無虞逆濠衆犯解至南京江口月久候　廻鑾至次年春　駕至通州乃令逆濠等自盡揚灰江中不與埋瘞又緝得臧賢錢寧泰用盧明升蕭敬陸完等與濠往來書簡逼捕獲下獄　駕回將臧賢等綁縛前導獻俘議坐重典籍沒家產後得末減陸完充福建軍蕭敬以老罰銀二萬兩贖罪王守仁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伍文定操江都御史徐璉等各陞職有差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

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餘吏伍萬五千餘各項俸粮約數十萬石

是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韈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及是年至七十二萬矣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六

繼世紀聞卷之六

箬陂

十五年庚辰　朝覲考察已畢時　聖駕尚在南京未還吏部奏請至秋方得　旨照例黜罷來　朝官至是方放囬任

二月會試取中式舉人三百三十名禮部請　殿試時楊閣老廷和議稱　臨軒策問必　天子親御且因是或且有　廻鑾之機一向未聚延至冬末同次年辛巳　今上即位方　御西角門賜策問

乃五月十五日也又次日放榜賜楊維聰爲狀元餘如制内淅人史立模嘗得夢云汝巳年進士衆以爲寅申巳亥非開科之年恐無分耳至是始驗云

江彬誘惑　聖聰巡遊邊境寵遇日盛位至都督掌錦衣衛事提督廠衛官校行事所過科索官民財物無筭人皆畏禍不敢咈随　駕至南京禁天下宰猪遠邇閧然回至通州延住月餘方入京時上巳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統邊軍把守皇城諸門意出叵測人心洶洶時楊内閣廷和亟與張永及兵部議稱團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邊軍離家日久不可久留即放出城不許停住實削其羽翼也楊内閣以彬手握重兵恐其驚覺乃與張永密議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上崩即啟　皇太后傳　懿旨將彬擒拏并黨與男婦不走脫一人逆彬坐凌遲人皆稱快時　武宗晏　駕迎立　今上未至逆彬手握重兵使當國者爲謀不審幾不密非但適以殺身而貽　宗社之禍亦不細矣顧乃從容周悉不勞餘力而致中外晏然雖其　祖宗在天之靈而當國者之有功于　社稷亦

不可誣也

漢時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絶匈奴與羌酋通路至宋俱爲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爲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内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推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爲忠順王降金印

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　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飾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坐視啟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初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乜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尅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刀刺死阿木郎彼有陝巴係元遺孽安定王子不知阿木郎所為土魯番不忍殺携歸其國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下諸兵部馬尚書文升議請　合右侍

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夷阿孛剌等怨陝巴掊尅陰附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攻哈密陝巴棄城丞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巡官差官舍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至哈密撫諭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孛剌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

兒守城奄克孛剌等將阿孛剌等六人擒殺餘黨方纔貫服董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回願依奄克孛剌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往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夷哈郎欲訴害之　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領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銀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

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奏　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經畧時都御史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澤在四川征勦流賊事完回京無缺兵部尚書陸完乃與楊廷和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彭澤素有才望請　命澤調延寧人馬外通番夷內逐達賊請　勅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　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

力捍禦　命下御史張麒上言鄧璋見在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籍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給事中伍江上言治病藥無二君奕碁局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制皆不聽澤至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盜取爲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貲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闒茸任情以爲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　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千銀酒器一副贖取哈密

城印哈密都督奄克孛剌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剌何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訓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甚麽希罕我奏　朝廷蟒衣麒襴織金段紗羅銀器珍珠都討發與爾　正德七年二月初二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候土魯番未至澤遽奏西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御史燕澄真定人澤先爲真定知府相善澤陰託澄奏言陝西一省璋澤二人總統戎務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任澤書囑靳貴陸完轉賂錦衣掌印錢寧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長薦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報復遣使講好大開溪壑之慾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覩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

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至土魯番之地得見速壇滿速兒計議不協陸完故吏部戶部尚書王瓊代完瓊素以馮時雍所奏爲是乃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方許回京靳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之憾瓊始此是年閏四月彭澤回京八月寫亦虎仙等方到土魯番交割綵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金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夷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十二名騐放入嘉峪關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斬貴俱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時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自稱有才亦輕率寡謀印來以雜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剌朶思遣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

令其送忠順王密復回國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爲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何復面月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倒剌火者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於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好不從監禁責打如箭射石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爲奸細

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候斬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粮乏止之及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叅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没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九疇初亦遣出禦土魯番旣而疑其爲變捶撻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巴思等皆以爲奸細捶死虎

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爲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匹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于內閣大學士梁儲事未下兵部傳　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　上請儲言于吏部工部還須彭濟物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暨兵科都給事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

養成囬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　勅切責
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黄臣
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黄臣未至趙春
遽奏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
部不從及黄臣至與趙春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
回奏無一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
疏　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
力庇之票　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密囑付譯者沮
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素與澤厚託禮部尚書
毛澄户部尚書石玠依阿內閣議稱大夫出使於

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王
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遺後患於國家利乎
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
一人復爲曲庇者奏　上彭澤罷免爲民李昆陳
九疇等提赴刑部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
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匹復又審
彭澤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
皆無異詞楊廷和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票　旨
澤已罷免不罪李昆降級陳九疇爲民黄臣趙春
調外任因是內閣與王瓊不協　正德辛巳四月

頒　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黄臣趙春原
擬問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票　旨以瓊爲勾引
奸夷令法司查問法司以事關重大不敢從後乃
以寫亦虎仙問結後事入罪死于獄連及彭澤所
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及辦寃供明米兒馬黑
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之未幾御史楊秉中
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澤乃催取彭澤赴京
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
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寫亦虎仙
等皆被殺復聚兵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

州寇掠以殺除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禍甚
慘王瓊繫獄比黨頗多給事中史道因劾楊廷和
彭澤累稱史道巧詆元臣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乞
下法司治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
中于桂及御史曹嘉相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
扶同奏啟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劾澤沮塞言路
由是謫曹嘉外知縣于桂亦陞淮安知府廷和屢
疏乞休吏科都給事中楊一渶上言廷和孤忠時
望所屬而史道開誣詆之源于桂則導其流曹嘉
則楊其波奏乞暴白是非懇留以慰中外之望

朝廷降　旨是其說慰安廷和令速起視事給事中閔楷平日與曹嘉史道議論相合欲攻擊內閣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簠遂劾史道曹嘉閔楷危疑忠良變亂國事由是史道再謫陝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閔楷已陞僉事復降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鎧等十九人相繼論救不得遊擊將軍靳英以贓敗御史郭浦劾兵部用人狥私給事中曹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遂致仕而去

繼世紀聞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據明史藝文志亦陳洪謨撰然此書與治世餘聞史皆作四卷此本乃有五卷其第三卷僅一頁有奇疑又爲傳寫者誤分也其書皆記武宗時事謂韓文等劾劉瑾司禮監太監王岳等佐之瑾已垂誅李東陽黨於瑾先期漏言遂不可制卒成擅權之禍所以罪東陽者甚至其事容或有之至謂張綵於瑾多所匡正反覆爲辨其枉則公論具在安能以一手掩乎

壬午功臣爵賞錄一卷壬午功賞別錄一卷

〔明〕都穆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壬午功臣爵賞錄一卷壬午功臣別錄一卷》提要

公爵加錄受賞者一人

李景隆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加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四百兩文綺四十表裏鈔四十貫

都督僉事封公受賞者二人

朱能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成國公食祿五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四百兩文綺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并貂蟬冠服

丘福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四百兩文綺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并貂蟬冠服

附馬都尉封侯受賞者一人

王寧

奉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附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

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右都督封侯受賞者一人

顧成

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封侯受賞者十一人

徐忠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鄭亨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張武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火真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同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陳圭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孟善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郭亮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誠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成定伯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張信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隆平侯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
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王忠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
督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
白金三百五拾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李遠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
督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并貂蟬冠服

房寬

思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白金三
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二百貫并貂蟬冠服

都指揮使封侯受賞者一人

王聰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
督府都督僉事武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
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都督同知封伯受賞者一人

王佐

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
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
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都督僉事封伯受賞者五人

陳旭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雲陽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
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徐理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康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
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陳瑄

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
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唐雲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昌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

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劉才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恩伯食祿玖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其賞白金貳百五十兩文綺十六表裏鈔二千貫并貂蟬冠服

尚書封伯受賞者一人

茹瑺

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都指揮使封伯受賞者三人

徐祥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孫巖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應成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趙彝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忻成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封伯受賞者二人

張輔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李濬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男封伯受賞者一人

譚忠 華渭男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指揮使封伯受賞者一人

房勝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

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指揮僉事陞官受賞者一人

張興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其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十六表
裏鈔二千貫

儀衛正陞官受賞者一人

張成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其賞白金二百兩文綺十二表裏鈔
一千五百貫

賞賜國之盛典禮部主客司寔掌其事正德壬
申秋拱爲主客郎中理故牘得洪武壬午九月
爵賞功臣名數備具繕寫失次因略爲修整勒
成一卷名之曰壬午功臣爵賞錄蓋將以備私家
之閱若夫諸臣事功則有史氏之筆在焉是歲
九月十日姑蘇拱謹書

壬午功賞別錄

五軍功賞

奇功

領隊指揮其陞二級其賞白金五十兩文綺八表裏鈔六
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陞俱二級其賞俱白金三
十兩文綺六表裏鈔五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陞俱二
級其賞俱白金二十五兩文綺四表裏鈔四百貫總旗其陞
二級其賞白金十八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三百貫
小旗其陞二級其賞白金十五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三
百貫隨伍指揮千百戶旗軍其陞俱二級其賞俱白金三
十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五十貫

首功

領隊指揮其陞一級其賞白金二十兩文綺六表裏鈔貳百
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陞俱一級其賞俱白金十
五兩文綺四表裏鈔三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陞俱
一級其賞俱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
總旗其陞一級其賞白金十二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
鈔二百五十貫小旗其陞一級其賞白金十兩絹三疋布四
疋綿花五斤鈔二百貫
隨伍指揮千百戶旗軍其陞俱一級其賞俱白金八兩
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

次功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十五兩文綺四表裏鈔三百貫千戶

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十二兩文綺二表裏鈔二百五十貫總旗其賞白金七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貫小旗其賞白金五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隨伍指揮千百戶旗軍其賞白金四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

大旗下功賞

把總都指揮視都督其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十六表裏鈔二千貫散都指揮視五軍把總都指揮其賞白金二百兩文綺十二表裏鈔一千五百貫

奇功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一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一千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六十兩文綺八表裏鈔九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五兩文綺六表裏鈔八百貫

隨伍官旗軍其賞俱白金四十五兩文綺四表裏絹四疋綿花五斤布五疋鈔七百貫

首功

領隊指揮視奇功千戶其賞白金六十兩文綺八表裏鈔九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視奇功百戶其賞俱白金五十兩文綺六表裏鈔八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鈔七百貫隨伍官旗軍其賞俱白金三十兩文綺二表裏絹三疋布三疋綿花五斤鈔五百貫

次功

領隊指揮視首功千戶其賞白金五十兩文綺六表裏鈔八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視首功百戶其賞俱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鈔七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三十五兩文綺三表裏鈔六百貫

隨伍官旗軍其賞俱白金三十五兩文綺一表裏絹二疋布二疋綿花伍斤鈔肆百貫

哨馬營功賞

奇功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四十五兩文綺七表裏鈔五百四十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三十一兩文綺五表裏鈔四百五十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二十二兩文綺三表裏絹一疋鈔三百六十貫總旗其賞白金十六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四十貫小旗其賞白金十三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七十貫

隨伍指揮千百戶旗軍其賞俱白金十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十五貫

首功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十八兩文綺五表裏鈔三百六十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絹一疋鈔二百七十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十一兩文綺二表裏絹一疋鈔二百二十五貫總旗其賞白金十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二十五貫小旗其賞白金九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一百八十貫

隨伍指揮千百戶旗軍其賞俱白金七兩絹二疋布三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一百三十五貫

北京等處守城功賞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其賞白金五十兩文綺八表裏鈔八百貫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十五兩文綺四表裏鈔三百貫其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二表裏鈔一百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十二兩文綺二表裏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一表裏鈔伍十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總旗其賞白金七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一百貫小旗其賞白金五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一百貫

隨伍官其賞白金四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文綺一表裏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五十貫旗軍其賞白金四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五十貫編五舍餘人等其賞俱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鈔五十貫首功加賞鈔三十貫

洪武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其賞白金四十兩文綺陸表裏鈔六百貫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二表裏鈔一百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加賞俱白金十二兩文綺二表裏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十一兩文綺一表裏鈔二百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一表裏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總旗其賞白金五兩絹二疋布二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其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一百貫小旗其賞

白金一兩絹一疋布四疋綿花三斤鈔一百貫奇功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一百貫隨伍官其賞絹一疋布一疋綿花三斤鈔一百貫文綺一表裏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五十貫旗軍其賞絹一疋布一疋綿花三斤鈔一百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五十貫編爲舍餘人等其賞俱鈔一百貫奇功加賞鈔五十貫首功加賞鈔三十貫優給幼官其賞白金一兩五錢鈔五十貫文綺一表裏綿花二斤旗軍其賞白金一兩五錢鈔五十貫布二疋綿花二斤

運磚人役

保定運磚石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一疋綿花三斤

麗正等門運石并運木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白金四兩准鈔十五貫通州運磚并運木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一疋布三疋綿花四斤

守城文職

府州縣官守城者其賞四品視指揮五品視千戶六品九品視百戶有奇功首功者加賞未入流官其賞視領隊總旗仍加文綺一表裏有奇功者加賞同守城者其賞視隨伍軍官有奇功首功者加賞生員吏典知印承差其賞視隨伍旗軍有奇功首功者加賞

督辦糧餉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一百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八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叄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九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七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八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六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五年官賞鈔七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五十貫布二疋

差遣生員

一度二度賞鈔五十貫布二疋三度賞鈔六十貫布二疋四度賞鈔七十貫布二疋五度以上賞鈔八十貫布二疋

保定運磚石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一疋綿花三斤

麗正等門運石并運木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白金四兩准鈔十五貫通州運磚并運木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一疋布三疋綿花四斤

守城文職

府州縣官守城者其賞四品視指揮五品視千戶六品九品視百戶有奇功首功者加賞未入流官其賞視領隊總旗仍加文綺一表裏有奇功者加賞同守城者其賞視隨伍軍官有奇功首功者加賞生員吏典知印承差其賞視隨伍旗軍有奇功首功者加賞

督辦糧餉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一百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八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叁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九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七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八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六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五年官賞鈔七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五十貫布二疋

差遣生員

一度二度賞鈔五十貫布二疋三度賞鈔六十貫布二疋四度賞鈔七十貫布二疋五度以上賞鈔八十貫布二疋

晏賞將士

隨伍官每員朝服冠帶椎鈔二百五十貫針工錢椎鈔五十貫指揮文綺三表裏千百户文綺二表裏旗軍每名茶飯錢椎鈔十錠并衣服靴鞋

領隊指揮千百户俱文綺一表裏朝服椎鈔一百五十貫

稼為主客郎中之一月於故牘得　武壬午功臣受爵賞者三十有三人既次第之為錄後二月復得指揮而下功賞之數仍為次第筆而藏之名曰壬午功賞别錄用補前錄之闕後之欲知當時之事者或於是乎有考正德壬申仲冬二十日姑蘇都穆謹書

壬午功賞别錄終

國朝典故

壬午功臣爵賞錄一卷壬午功臣別錄一卷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字元敬吳縣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禮部主客司郎中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燕王篡立以後封賞功臣燕其籍於有司正德壬申九月穆官禮部備視故牘得其名數而繕寫失次因畧加修整編成爵賞錄一卷凡三十三人後二月復得指揮而下功賞之數又次第爲別錄一卷以補前錄之闕建文五年歲在壬午革除以後稱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乃改元永樂云

平藩始末一卷

〔明〕許進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繼美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番始末一卷》提要

平藩始末

西域自漢武通後歷代廢置不一

太祖革元命統一寰宇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兵至河西元守臣掠人民遁入沙漠遂略地至嘉谷關而置甘州肅州等衛是即漢人斷匈奴右臂之策也洪武永樂中因關外諸番內附復置哈密赤斤罕東阿端曲先安定等衛授以指揮等官俱給誥印羈縻不絕使為甘肅藩蔽復因諸藩入貢者衆皆取道哈密乃即其地封元之遺孽脫脫者為忠順王賜以金印使為西域襟喉凡夷使入貢者悉令哈密譯語以聞而諸國之虛實向背因賴其傳報由是諸番㞐蔭之勢成而華夷內外之力合邊境寧謐餘八十年哈密之人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剌灰皆務耕織不尚戰鬬脫脫善撫之國殷富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毋弩溫荅力理國事嚴毅有威國人畏服有謀弑之者見其面則戰慄失措皆墮戍化九年土魯番速檀阿力王侵哈密與戰不勝遂虜王毋金印以去三種夷人皆逃來甘州朝廷慮其有變移置苦峪赤斤等處而命高陽伯李

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至則調集諸軍駐苦峪聲
方徒張聲勢土魯番聞之堅陣以待而諸軍竟不
敢前遂無功而還自是土魯番謂中國兵易與志頗
驕橫
朝廷累敕守臣經畧而夷情變詐猝未易定成化十
四年鎖檀阿力王死其子立是爲速檀阿黑麻守
臣謂其國已易主請乘間封王遣之國乃選畏兀
兒種都督罕慎者係王母外甥遂封爲忠順王遣
使送入哈密守臣洎諸與事者皆賞賜金段有差
時成化二十年也未幾阿黑麻怒曰罕慎賤族也

安得爲王弘治元年乃悉衆假以欲結親罕慎執
而殺之尋遣使稱貢且乞天使和番拜求爲哈密
王時鈞陽馬公在兵部議謂遣使和好雖迤北大
虜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主哈密至
於入貢則有常例在所不拒請下
璽書切責阿黑麻阿黑麻得書怒謀欲勒兵近塞要
求之其酋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
遠出已難況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則夷漢之
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
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爲然弘治四年乃以

城池金印來歸守臣具
聞下兵部議大臣欲求忠順王子孫襲封詢諸夷使
得安定王姪名陝巴者係其裔弘治五年二月封
爲忠順王遣使護送之國其實未妥也阿黑麻果
怒假以都督阿木郎嘗剋其茶物又嘗虜其人畜
爲辭遂侵哈密殺阿木郎復虜陝巴金印以去時
弘治六年也事聞
上命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僉事緱謙往經畧之時阿
黑麻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適
在京師遂

勅同張緱以徙阿黑麻得
勅不報而但整飭士馬聲言欲東向張緱計無所出乃
修嘉峪關等處清查各衛寄居哈密夷人名數遂
歸
上怒其經畧無狀又不聞
命擅回下錦衣獄從重治既皆宥減張諸外任緱閒
住巡撫都御史馮續取回夷使寫亦滿速兒等議
發遣兩廣安置無何阿黑麻復侵哈密據之轉掠
罕東等衛詐稱精兵一萬欲取甘州城以居北虜
復大寇昌平等處報至中外震恐大臣議遣巡撫

頗難其人乃以予名上
制報可遂賜
勑陞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與太監陸誾總兵官都督
劉寧恊恭經畧予時因劾太監石岩掊尅謫知兗
州府甫轉陝西按察使未行而有是
命頗不自安問之北來人皆曰無他故哈密事大北虜
復逞急欲用公耳弘治八年正月至甘州時阿黑
麻已去留其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
人守哈密牙蘭機警有勇力能弃開六石夜宿十
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恊從者皆懾服不敢動

其雄黠老反投之教以撓中國之術僚佐頗以為
憂問予所圖予曰已有拙見徐當議之乃訪撫夷
官熟知夷情道路者得指揮楊翥令其假以他事
深入探聽既而得其情狀緩急甚悉衆復以為問
予曰哈密事未易言也昔我
太宗建立此國為扈最悉外連罕東赤斤苦峪等衛使
為唇齒內連甘肅等衛使為應援若哈密有警則
夷夏共救之此非為哈密為藩籬計耳土魯番去
哈密千餘里中經黑風川等處俱無水草雖其人
慣戰習兵使哈密有備諸番犄角我兵乘之豈易

破其王母之虜也實以哈密久安忘備土番[illegible]
襲之耳既而哈密逃散者不能自歸一切仰我給
畧我邊又不肯身任其責令其暫住苦峪等處蓄
精養銳以圖恢復是以日月坐遷愈久愈廢罕甚
之封也天兵之威未加土番之情未服哈密之勢
未振赤斤等衛之援未合苟簡為之能不取敗罕
慎既死賊勢益橫謂我兵不能遠制遂求為王以
主哈密迨
皇上震怒下
勑切責則又佯歸城印以款我謀而其實王哈密之

心無日不在也大臣急欲成功遽封陝巴而不思
土番何畏而不再來哈密何恃而能死守輕信寡
謀致有今日且今牙蘭憑其累勝之威據有堅城
內外連結大勢已定非復昔日或出或入專事剽
掠之舉而哈密三遭殘破銳氣已盡近聞苦峪遺
民種瓜放債生理百出皆不顧回本國此豈有恢
復之志哉其赤斤等衛則又劫於土番之餘威心
懷疑二蹤跡不定然則獨欲以我兵與之千里爭
鋒誅寇立王此談兵之士所以為之束手無策也
衆曰公何如予曰不襲斬牙蘭則天威不振而土

番終不知慎不懷來諸夷則壁援不合而我兵終
不敢入今日之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番收赤斤等
衛未一之心作苦峪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
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牙蘭既擒賊計
沮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爲姻好分守要害以
防報復少遷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守哈密以理
舊業整飭我兵聯絡聲勢以爲諸夷應援如是則
上番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窮稱款有日矣
二月予乃以用兵方畧聞
上可其奏未幾阿黑麻貽書於罕東都督只克自稱速

壇阿黑麻可汗勅書與只克都督倉阿尕兒只剌
麻尕兒只衆頭目在前我祖宗拜答兒主人的子
孫在哈密住來你沙州瓜州大小人民皆屬管東
進貢好物和氣往坐此地原是我祖宗住的地方
如今我得了緣何不照前例進貢因這等氣惱所
以來搶你今後着差人投順與我進駝馬便了不
然便動人馬來問罪也只克得書驚惧失措乃自
馳上肅州予曰事急矣無赤斤罕東是無哈密也
無哈密甘肅受禍矣乃疏其事於
朝曰速壇阿黑麻冒認殘元之裔僭稱可汗之號既

已占奪哈密殺其國王却又侵擾屬番逼令從順
揆其動靜爲志非小且罕東赤斤等衛屬番住牧
地方實爲甘肅西北藩蔽若不早爲區處倘被土
番侵掠不支致令脅從將來邊患有不可言除將
罕東左衛都督只克以禮優待量給綵段梭布食
粮等件善加撫諭令知
朝廷恩威順逆生死之理照舊住牧地方勿聽哄誘
自貽後悔其阿黑麻若果復來侵擾一面馳報我
邊餐兵議討一面調集各衛夷兵併力勦殺更乞
勅哈密赤斤罕東三衛管事大頭目奄克孛剌只克等

預先調定夷兵遇有可乘之機尅期進取仍量給
各衛夷人賞賜以結其心庶幾番夷用命成功有
日矣書奏乃厚賞只克令還而復遣人賷段布食
物分投赤斤罕東等衛撫諭之爲言土番無道
朝廷已出兵尅期聲討爾等皆累朝有職臣子宜堅
守臣節整兵以待調發勿生異心自取滅亡若各
衛軍餉不足許即來告爲爾轉奏量給協濟事成
朝廷自有陞賞只克等大喜即覆書曰先年設立哈
密赤斤罕東三衛如一家一般阿黑麻他把哈密
奪了我每誰不懷恨他昨日又差虎剌黑麻剳[illegible]

力丁兩箇人來我罕東地方來說也要我每投順
他我只克等衆頭目只是不敢忘了
皇帝主人洪恩不肯投順他去年將我大小人口女兒
都搶了此讐幾時報得如衆大人可憐見時調罕
東赤斤哈密三衛人馬同到哈密將牙蘭頭割了
也是報了我每讐恨若不去時恰似害怕他一般
時住守苦峪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亦遣其頭目
脫脫忽寫亦虎仙等至稱言本國失火延燒財產
畧盡又被西番搶掠大多欲求賑貸辭甚哀切僚
佐皆曰此輩自寄居以來即仰給於我迄今所費

不下數萬彼方以此為得計不復以恢復為念少
有不足輒來告擾我邊豈能一一應之余曰不然
哈密三遭殘破人無固志若非我邊撫綏稱降土
番久矣今為彼圖恢復而先失其心事何由濟且
養之二十餘年而一旦棄之何為也乃悉為奏請
令都督奄克孛剌鈐東部落照舊於苦峪地方耕
牧所缺種子令人於肅州閑領趁時布種無致流
移其西番擄去財物仍差撫夷官員拘集西番頭
目速魯都思到官撫追原搶行李一一給還原主
余復呼脫脫忽於廳事親慰勞之因謂之曰土魯

無故滅爾國致爾播遷窘辱至此誰不憤恨
朝廷憂念爾等時勑甘州守臣厚加優恤思欲為爾
報讐興復舊業爾等為人臣子惟知窺利反不動
心豈不貽咲四夷今
朝廷知爾等終無大志自欲為爾出兵襲殺牙蘭興
復舊國爾等宜堅守臣節協力進勦常差人密切
哨探遇有可乘之機即便來報勿執狐疑自取後
悔脫脫忽等曰哈密不幸遭土魯番害國破人亡
皇天可憐見留下些殘民住坐苦峪若非
皇帝主人與些口粮賞賜也都餓死了不能勾有今日

我每但說起此事恨不得把阿黑麻碎割了纔報
得此讐只是人少不敢向前又遭火把行李燒了
過不得日子只等天兵征進我們隨着出氣力天
兵又不出來延遲到如今如今
朝廷可憐見我每與了大賑濟又要出兵與我們復
讐我們就死合先去做頭哨馬如何敢把
朝廷的恩背了言畢泣下余悉犒以羊酒令回而遣
人巡視火災之家徧加撫慰此後凡有求討稱貢
等項余悉為斟酌緩急輕重應之由是三衛夷人
皆感激思奮又令撫夷官凡遇西域夷使入貢者

密切爲言
朝廷方有事於哈密有能傾心向化同力進取者皆
結爲盟好厚加賞賜許其歳歳進貢爲國藩籬其
迤北虜使入貢者亦皆以此意曉之未幾肅州夜
不收楊榮等四人至報稱在大倉墩瞭望被達賊
僕捉到營見他頭目稱說我是野乜克力人馬先
前有我瀚可王等去甘肅見衆大人蒙
朝廷與了大賞賜回來今有亦剌思王亦上因王瀚
可王奴禿卜花太師哈剌忽平章等從哈密地方
上領着部下人口來到亦集乃地方住着要與

朝廷出氣力有大達子人馬合我們去搶肅州我們
不肯依他差我們來到這里住了十七箇日子令
日幾等着你把你這八箇馬當下另與你四箇馬
騎去甘肅見衆大人告討買賣就差通事來說話
我們在這里住着若外邊有歹人來我替你堵着
殺因此將榮等放回邊哈密都督奄克孛剌亦遣
其頭目脫脫忽以野乜事來報余曰此虜素詐不
宜輕信然方有事而姑且誘致之以孤土番之勢
不然又生一敵也乃遣撫夷千户陳傑同夜不收
楊榮泊哈密哈剌灰夷人二名厚賫羊酒米麪出
境往諭之果有誠心歸附便撫令前來未數日
傑果以野乜克力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至譯
其辭云我川哥等俱係野乜克力並營大頭目亦
剌思王部下頭目有亦剌思王因是有外邊大達
子常要來搶逼脅我們投順與他領路來犯肅州
我們不肯依他將我們搶了一遭說再不肯時還
要來搶因此我們亦剌思王將帶馬一千駝二百
羊一千與他陪話去了我們在亦乃集地方上住
着害怕漢人把我們錯認做歹人在外邊住着又
怕大達子來搶我們心里十分艱難過不得因此

要討箇水草便利地方住着與
朝廷進貢出氣力就在甘肅城邊做些買賣過日別
無歹意再令通事覆審無異悉厚犒之而爲之請
於
上曰野乜兒原係北虜乩加思蘭暨思亦馬因遺落部
種一向潛住甘肅迤北亦集乃等處地方自成化
以來時引外寇突出山丹甘州高臺鎮夷等處擄
掠前後賊殺官軍不下二百員名在邊窺利積有
歳年山川險易道路遠近及城池虚實軍馬衆寡
彼盡竊知今在外邊住則恐大達子擒在內住則

又恐我邊勦捕欲求近邊住牧及進貢買賣察其
動靜雖非真誠似見勢不容已將有向化之意若
不俯從其請恐失虜心致生他變況今方有事於
哈密聲援甚寡若羈縻此虜使居西北一則足以
牽制土番東向之兵一則足以沮塞吐番烏合之
計除將達人川哥兒等以禮撫待官為措辦段布
等物給付犒勞使彼感激効順外伏望即
勑該部計議準令北虜過有大達子搶殺暫於天倉境
外威遠地方躲避無事之時仍在亦集乃一帶往
來住牧及照哈密事例準令進貢照赤斤罕東事
例每季許來互市一次不該互市之日不許擅越
境界行走如有外寇侵犯聽其戮力勦殺如此則
邊患少息得以并力西事而成功有日矣川哥兒
等聞之喜慰而去時又有小列禿者北虜尾剌部
落舊駐哈密迤北把思潤之地因與哈密結親妻
罕慎以妹阿黑麻之襲罕慎也小列禿實救之既
而并殺其妹與其兄小列禿由是啣之凡與讐殺
者數年余遣人蹤跡其所在云尚在舊地乃屡因
虜使招之至是遣其頭目脫脫迷力脫忽麻稱款
七月至自甘州譯其語曰我們小列禿見在把思

潤地方住坐今年三月裏有小列禿[illegible]
羅罕等四人往速檀阿黑麻根前講和去[illegible]
聽得阿黑麻說我們已搶了沙州沙州人都要投
順哩每要去搶瓜州等處卻怕小列禿路上打
攔不如先把小列禿搶了然後去搶瓜州等處將
這差來四箇人不要放回留下與我們領路我們
聽得說這等話暗行逃回見小列禿絮說了這話
阿黑麻隨即差了四箇人來到小列禿根前說你
這裏差人到我阿黑麻一般管待不知因何走回
來了有小列禿說阿黑麻在前把罕慎阿木郎哄
着殺了家人今又來哄我我至死也不信和他元是
讐人有甚好處把來的人殺了三箇留一箇領路
與他廝殺有小列禿收拾人馬中間有野乜克力
頭目奄克合三十箇人也到了向小列禿說我們
往漢人地方上去蒙甘肅衆大人與了大賞賜好
筵席打發回了小列禿聞的喜歡不盡說我兩下
裏差人往甘州去情愿與
朝廷出氣力因此差我同脫忽麻來邊上報知余得
之甚喜加厚勞之適阿黑麻復遣人至沙州諭只
克等使降且令其掠赤斤苦峪肅州以自効又傳

其已調兵可速若地方魁期大舉入寇衆方以爲
憂余曰小列禿請附吾事濟矣阿黑麻不復能來
也衆曰何知余曰小列禿與野乜克力不同野乜
克力之稱款也特欲窺利於我我邊撫致之亦不
過欲孤土番之勢耳豈能得其死力若小列禿則
與土番世讐志在報復觀其此來絶無告討狗利
之言其情可知且其人精悍善戰若撫而用之夷
夏并進牙蘭不足圖也今當遣人令其速發以撓
阿黑麻東向之計勿先爲人制則計得矣皆曰善
余乃奏請令哈剌灰頭目拜迭力迷失量帶本衛

夷人十名厚齎段布及番字書同小列禿差來頭
目脫脫迷失等容從背道前去把思濶地方尋見
小列禿并野乜克力頭目奄克台等宣布
朝廷恩威曲加獎勵務在同心協力共滅逆虜興復
哈密以成不世之功事畢
朝廷自有重大陞賞及告以阿黑麻將欲東掠消息
省令速發迎敵勿先爲人制仍行副揔兵彭清分
投差委撫夷通事官舍戒諭罕東左衛都督只克
等頭目倉阿孫兒只等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等
及蒙古亦斤衛都督卜剌召把麻奔等并苦峪臨

遂住扰番達人等各要[illegible][illegible]節固守境土令隱
哄誘自取後悔仍須整飭各部人馬晝夜哨探以
防寇兵務在聲勢聯絡不許自分彼此坐失事機
七月拜迭力迷失等至把思濶小列禿大喜曰正
欲報讐况又有助者乎乃率其部下并糾其鄰夷
小察罕都大察罕都共四千騎而西阿黑麻拒之
於乞合哈剌兀之地土番大敗死者數百人小列
禿與其頭目脫羅台亦中流矢死其子卜六阿歹
襲爲太師移住哈密北哈黑察之地八月報至甘
州余乃與僚屬議曰自土番倡亂以來西鄙用兵

餘二十年凱音未奏主憂臣辱余東兖讁臣誤蒙
皇上錄用委以經畧受命以來深惟闇劣不獲圖報爲
夙夜幸頼
朝廷之福諸君之筭謀之半年頗有次第且牙蘭遠
守孤城所恃者阿黑麻之援耳今阿黑麻已爲小
列禿所敗狼狽歸國東向之謀急難再舉此可乘
之時也卜六阿歹斷其殺父之讐痛入骨髓若往
諭使之提兵西向以斷土番援路而我輕兵倍道
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縱阿黑麻聞之必不敢
越小列禿而援牙蘭於哈密况野乜克力精兵皆

駐北邊亦足以牽制阿黑麻東向之計而苦峪等
民與夫罕東赤斤等衛精銳凡數千自懷韓以來
咸感激思奮合勢而前必勝之道也又見我邊遠
無北虜之警得以并力西事失此幾會後難再圖
諸君以為何如衆皆以深入為難余曰奇功由險
得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耶吾非貪功生事
持以土番蕞爾之地敢肆侵侮如此堂堂
天朝反不能發一鏃於關外何以威示四夷又赤斤苦
峪等衛夷人其所以隱忍遲回而不肯叛者所望
在此一舉今又中止彼將謂我專事籠絡終難依

倚夷心改圖他變生矣且哈密不欲復則因循可
矣必欲復舍此何為况天下事未有不用實力而
能成者一勞永逸古人有言諸君試思之時猶有
異議者都督劉公寧厲聲贊之曰許公言是保為
諸君破之議遂定乃以狀聞
上降 勑曰近得爾等奏據罕東衛都督只克等報虜
酋阿黑麻戕破哈密令其頭目牙蘭占據至再至
三近又搶殺沙州退貿各衛歸順及僭稱可汗名
號為患不已欲動調番兵擒斬牙蘭克復哈密等
因事下兵部會多官議僉以爾等之言為是勑調

罕東等三衛番兵往勦但北虜素稱強悍而三衛
兵無紀律人無固志必須兼用漢兵始克濟事勑
至爾等即選委素為諸番信服的當官員賫賜罕
東等衛勑書各一道及量支官錢措辦表裡布絹
等物就令帶去交與只克疋剌達兒奄克孛剌并
部下大小頭目諭令察探牙蘭動靜各將所部慣
戰精兵盡數選出見數密切授以方畧立以期會
分以地方聽候調發爾等先將本鎮漢土官兵揀
選十分精壯者給與堅利器械及精壯正馱馬疋
預先領兵領哨之人嚴加練習餵養馬疋如有瘦

損即將兌補粮料草束及犒勞物件俱要充扨羸
餘至相應時月遠為哨探如無北虜西番聲息及
訪察向背審度強弱果備無不周機有可乘功可
必就事無所失一面應機速發仍令副總兵彭清
親臨節制番兵分路進攻漢兵按壘遥振使聲勢
聯絡諸番有所顧藉不至膽寒氣餒一面星馳具
奏其行兵之際務要計慮周悉不宜先時泄露自
取敗衂功成之日陞賞不吝如無可乘之機不宜
輕易而動尔等其慎之慎之勑至余乃先遣撫夷
指揮楊翥往諭哈密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令

其差人潛入哈密探聽阿黑麻及牙蘭消息[illegible]至
赤斤奄克孛剌即遣頭目拜迭力迷失凡十八人
以往未幾擒一虜臣譯云我也的骨是牙蘭伴當
這八月十九日牙蘭使我同討剌骨等六人出城
南邊墩分駄麥子因晚被拜失力迷失等十八人
將我擈住拿來我在哈密時聽見人說速檀阿黑
麻調了四千人馬要往漢人地方上去搶中間有
小列秃領了四千人馬來到土魯番地名乞台哈
剌兀和阿黑麻廝殺把阿黑麻人殺了許多小列
秃也折了些人小列秃如今在哈密北邊離四五

日路程哈黑麻地方住哩阿黑麻到敏昌住了幾
日這八月裏往土魯番做虎兒班節去了又聽得
小列秃還要領人馬和阿黑麻廝殺哩阿黑麻害
怕不敢離土魯番今年漢人地方上也是來不成
問以牙蘭消息曰牙蘭如今在哈密坐里他根前
上馬的好漢不上三四百其餘都是老小男婦同
牙蘭守城的頭目撒他兒前日往土魯番去了還
要來哩時罕東人亦自土魯番逃回者畏兀兒指
揮苦峪亦遣其來報其辭與也的骨所傳無異予
審其不妄即遣指揮楊翥馳赴赤斤罕東苦峪[illegible]

集各衛頭目來聽方畧數日皆至犒宴既畢乃[illegible]
陳說順逆安危之理及
朝廷恩德與牙蘭可圖狀令其各選精兵於住牧地
方伺候待調發
勑至即照數馳赴軍門并密遣人諭小列秃只於舊住
地方按兵不動諸頭目踴躍而去十月予乃以趙
協副守甘州而身同劉公寧陸公誾至肅州調集
各衛官軍簡其精銳者凡四千員名議以副總兵
彭清為前部予兵一千五百人先期出嘉峪關沿
途候調赤斤等衛夷兵親臨節制俱會於羽集乜

川以待分遣以指揮楊翥賚
勑親諳番族撫調赤斤等衛夷兵共一千五百員名與
彭清會以候大軍以少監沈讓整飭在營一應神
鎗神銃火器火藥等件器械以戶部郎中楊奇提
督倉場以僉事孟準隨營督運糧草以兵備副使
李旻趲運軍餉以分巡西寧僉事葛萱預備接濟
以百戶何禎鎮撫劉寶賚執旗牌統領官軍都指
揮李清等一千五百員名騎操正駄馬匹各帶軍
火器械粮料什物沿途巡點勿致遺落而余與劉
陸二公躬統大軍續發與彭清等及番兵俱會於

羽集乜川以議進攻分布既定十一月初五日[illegible]
衆於肅州演武場初六日發嘉峪關歷扇馬城亦
斤苦峪王子庄等處乚八日至羽集乜川營於卜
隆吉兒之地是夜大風作驚沙轉徙須臾平地成
阜軍士寒不支僵卧馬旁余重裘尚不堪乃環走
帳外問慰諸軍胡地有烏夜鳴聲極悲切僚佐有
垂泣者余曰此正臣子報圖之日死沙場亦幸矣
何泣為夜半風止而雪軍士少安翌日小列秃遣
其弟小六賽罕王等十六人至營曰前日脫脫迷
失徃甘州見衆大人報信與了大賞賜又差哈剌

灰人矮胖到我營着我與
朝廷出力土魯番原與我們讐家我老子因此與阿
黒麻厮殺中箭死了如今我哥哥卜六阿歹做了
太師的職事終日要報此讐想起
朝廷洪恩不敢有忘差我卜六賽罕等來邊上謝禮
就告禀衆大人知道我兄弟每連我叔叔孛羅罕
同領人馬情愿與
朝廷出氣力如今人馬見堵着土魯番路里余嘉其
意犒以牛酒令隨中軍時彭清兵與各衛番兵俱
集惟罕東未至衆欲待之余曰潛師遠襲貴在神

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乃令彭清精選番漢兵共
一千九百伍十員名授以方畧即日進發别遣指
揮楊禧領兵三百分布北路坦力一帶指揮朱玉
領兵三百分布南路養威一帶俱為彭清聲援以
防不測余與劉陸二公以大軍繼之令番兵三百
往来哨探聯絡聲勢苦峪去哈密凡三程無水入
貢者皆馱水往來至是得雪余遂得以兼程西向
十八日黎明我兵奄至城下以都指揮李清所領
甘州官軍六百一十餘員名分為左哨令百户何
禎冠帶舍人劉寧執旗牌督之以指揮楊翥所領

肅州官軍六百七十員名分為右哨令將才所鎮
撫劉寶冠帶舍人蕭紀執旗牌督之與番兵六百
三十餘名四面合勢進攻賊亦悉力拒戰自寅至
辰賊氣漸衰我兵呼譟並進鑿城為坎蟻附而登
賊衆崩潰退保土剌土剌者猶華言大臺也我兵
乘勝直入與賊首撒他兒復戰於土剌下指揮何
王李琢等奮不顧身登先陷陣賊敗走斬首六十
餘級攻破土剌五座燒毀房屋三百間奪獲已故
忠順王妻女獲到牛馬羊隻三千有奇牙蘭撒他
兒乘間逸出餘賊四散逃匿山林城中震慴不敢

動惟餘大土剌一座守者幾千人我兵以鎗砲矢
石攻之殺百數十人尚未下問其俘則言皆哈密
人爲牙蘭脅從非敢拒命恐一槩被誅耳予聞其
說急遣人傳令勿攻時有貪功者冀欲封侯乃詰
余耳語曰此輩既從牙蘭即是逆賊且面皃不異
土番若誅之得八百首級真奇功也且我等忘身
犯險千里争鋒而以數十百級歸何以爲辭余曰
朝廷用我輩專爲恢復我輩圖恢復當務安定安殺
一人尚恐遠人不服況八百乎且得其城而屠其
人其誰與守吾寧無功決不爲此汝今尚未有嗣

第從吾言天必令生佳兒不然吾刻汝矣乃止令
官執信牌往諭之遂下咸給牛種撫令寧家并諭
以時寒天兵不能遠留各改心滌慮謹守舊土春
來當爲爾等修築城壘遷發流人以圖久安之計
二十三日乃以獲到牛隻賞犒將士分哨結營全
勝而回遂遣人以捷音聞而合軍由嘉峪關入諸
番兵令各還本衛其頭目皆赴肅州議功行賞十
一月捷至京
上乃下
勅奬勵有俱爾運謀協力士卒用命致此克捷良足嘉

尚之語巡按御史張恕覆以功[illegible]乃加陞[illegible]從
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余陞右
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與少監沈讓郎
中楊奇副使李旻僉事孟準葛萱指揮王澄李清
何玉楊禧李琇楊翥及官舍[illegible]等各陞賞有
差至於哈密赤斤從征頭目及尾剌卜六賓罕王
等余皆厚加犒宴而倍賞之是役也初議從罕東
捷徑以趨哈密既而大雪道不通乃由常道以往
而罕東兵亦因雪阻不至
上怒其失期欲加究治余爲奏請原其罪令圖後効

上納之時衆交議發遣哈密居人及[illegible]王事宜予曰此
行雖足以申威絶域顧此虜負固已久奮其餘兇
必來擾我邊彊尋殺罕東赤斤等衛還攻哈密以
爲復讐之計若以哈密新遷之衆當之勢必不支
再受其禍則生意盡矣前日之事正爲急於成功
不計萬全所以不妥耳柰何欲効之今當一面先
行嚴飭我邊簡閲士馬分布要害以防内侵以示
外援一面省諭罕東等衛各選精兵與苦峪居人
相爲依倚以防襲取一面諭令都督奄克孛剌與
小列秃約爲婚姻以堅和好及令差人與小列秃

從軍使臣先回哈密探聽牙蘭撒他兒去向及土番動靜并賚犒賜小列禿諸物省令以精騎布伏要地遏絕土番逆賊尤行跟襲截殺仍速報我邊及亦斤等衛并力追剿若阿黑麻果未悔禍東出爲逆小列禿襲其後我兵犯其前赤斤等衛之兵衝脇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倘兩三出不逞智力自困强弱之形判而主賓之勢成然後可以隨機應變爲哈密永遠之圖今虜心叵測諸事未定不計其害而圖其利恐非計也衆乃從余議遂令哈剌灰頭目撒力巴兒等七名及卜六賽罕王等

十三人先入哈密以覘之先是牙蘭撒他兒之被襲也牙蘭有名馬日行七百里越宿至土魯番阿黑麻聞之大驚欲遣牙蘭還追我兵牙蘭難之復遣其酋克克可失率八百騎而出過哈密見城巳殘破乃不攻而東至哈剌禿以掠罕東并窺我邊時余所遣卜六賽罕王遂至哈密乃以克克可失之事語其太師卜六阿歹并致我邊款厚之意卜六阿歹喜率精騎騁之於也力帖木兒之地斬首數十百級所掠人畜盡得之克克可失遁歸阿黑麻聞之惧丙辰正月卜六阿歹遣其頭目孛羅

罕拜烟歹二十人及哈剌灰撒力巴兒七人至自肅州以報予既厚爲犒宴而又奏令與奄克孛剌仍申前約結親畢令還其罕東被掠之衆亦令通事張海厚賚衣物撫諭夷心自是益固三月阿黑麻與牙蘭謀曰我經營哈密二十年中國巳不復望不意尾剌餘孽相與爲梗如此豈天意耶今中國諸衛之兵皆養銳不動而但令此虜日與吾搏深入則恐彼夾攻近則無所得哈密行且休矣若與求和還我使臣復通貢路何如牙蘭勸令勿求和阿黑麻乃自将其衆與其酋撒他兒復襲哈密

彼之報至僚佐愕然余曰哈密經我兵之後居者皆移住小城城中止有老羸數百食且垂盡而小列禿兵方往來其地阿黑麻豈能持久乎行且退矣無何小列禿復遣其頭目朶羅都王阿失乃等二十六人至報稱有我們人馬都在把思闊地方住坐這三月裏有孛羅罕王俺各孩平章從漢人地方上回到我們住處與卜六阿歹太師哈剌撒罕王說有肅州衆大人們又與了賞賜好筵席吃了着與奄克孛剌做親替

朝廷出氣力有太師聽了這話就聚了頭目計較先

差了奄克孛羅忽領一千人馬去到哈密[illegible]
烟苔城殺了二十箇漢子搶了二十箇女人又把
九箇小城兒都搶了又活捉了兩箇人也殺了如
今還要差卜六賽罕王倆苔孩平章往吐魯番去
搶先着我們來報我們來時又有土魯番走出來
人說阿黑麻如今要來哈密哩太師問了這話也
要領人馬往哈密搶去搶了時再來報苦峪亦開
送逃回夷人斬迭力迷失自言原隨陝巴守城後
被阿黑麻搶了一向不得歸舊年十一月看見漢
人軍馬到來斷殺了幾日回去聽得土魯番人說

只說漢兒人無用看了他一箇箇都是捨命的好
漢雖說先年亂加思蘭的人有好漢今漢兒人又
强似他今年三月裏有速壇阿黑麻又領人来到
哈密要把大城㘴基折着另砌一箇小城兒住城
裏又沒多的人計較中間聽見小列禿人馬有些
在把思濶地方住坐又有些在他失把力地方住
坐因這等害怕又見哈密壞了住不得阿黑麻領
着人馬就回去了有小列禿九太師兒子領了人馬
跟着將後頭走的趕上殺了十四箇人又活捉了
一箇名叫阿癱打剌罕阿黑麻留下撒他兒着守

哈密撒他兒不敢来如今那在剌木城坐着他土
魯番人不上二百其余都是我們人又聽見說漢
人大勢軍馬還要出來撒他兒十分害怕又不敢
回去昨日差了哈只兒往土魯番報去了如今小
列禿人馬都在這邊堵着路坐哩這四月十一日
撒他兒差了我們五十箇人来哈密探聽消息到
了哈密聽見人說小列禿達子來哈密搶了兩遭
又聽的小列禿的人說與
朝廷出氣力如同靠着金山一般吃的穿的都有我
住了五日艱難難過又怕漢朝人馬來因此乘空

逃回來了衆聞其說皆以爲余善料余令行都司
措辦采幣羊酒以犒朶羅都王等而奏請譯寫番
文令其賫去奬諭卜六阿歹太師及衆部落令知
朝廷大恩盖堅臣節務將速壇阿黑麻及逃酋牙蘭
撒他兒設法斬捕及將哈密城池潛住反夷搶赶
盡絶以靖地方以除後患果若成功
朝廷断不負爾之勞朶羅都王既行余復與僚佐議
以爲哈密湮沒中國不復望者幾二十年阿黑麻
亦自分以爲不拔之基天佑我
國家得小列禿諸夷之助一戰而走牙蘭再戰而走

克克可失三戰而阿黑麻僅以身免人心兵力同
時俱振哈密大勢畧已平矣雖撒他兒尚在然不
敢據哈密而移住剌术城其膽落可知且其本兵
不滿三百餘皆脅從近聞我師與小列秃犄角累
勝心皆攺圖日有逃者其散處各城遺民又皆日
傳番漢人馬將至聞撒他兒在剌术夜凡數驚時
走城外此不終日之計也復何足患今若令哈密
三種夷人每月遞遣數十精騎入哈密小列秃之
地往來招諭聲勢不絕使知我大勢已復兵威四
集以聳動其心又時縱反間於哈密爲言阿黑麻

見哈密反復欲盡坑其衆使脅從諸人疑阻生變
我邊亦簡閱士馬聲言欲合小列秃赤斤等衛執
期進討以奪其氣如是則撒他兒授首有日矣撒
他兒死大勢自定然後於城堡廣種植議遷發爲
防守一面閉關謝絕西域使激怒於諸夷一面遣
罷羈留使臣使挑怨於部落阿黑麻進無所得退
有後悔不敢寒求通將何爲乎衆曰是乃遣書於
鈞陽馬公馬極以爲然奏行之阿黑麻自是益窘
六月二十一日余方寢起櫛髮忽傳赤斤城夜不
收伴送夷人四名来獻土魯番王首級余大驚以
爲阿黑麻死矣亟出視之乃撒他兒首也僚佐皆
來稱賀余咲曰昨與諸君言此虜行當授首今何
如耶乃譯来人云我名奄克孛剌係哈密已故忠
順王部下人後被阿黑麻搶了逼着順了他舊年
十一月裏有漢人軍馬来到哈密把牙蘭赶的走
了隨後有撒他兒来害怕把我們領在剌术城住
坐這今年四月裏有人聽見撒他兒和他手下人
商說有牙蘭害怕回去了只着我們在這里怎麼
坐的要好時把哈密好人馬都殺了其別的娃娃
男婦我們起着回土魯番去罷他說了這話領着

三十多人往哈密哨探去了我們聞知這話慌了
做了箇計較對衆人揚說漢人大勢軍馬并奄克
孛剌拜迭力迷失的人馬如今又都來了聽見人
說哈密人若順
大明皇帝去的都饒了不順的就殺哩我們說了這話
有哈密人就都來一處商量了起身那到阿思他
納城裏坐下先着兩箇人黑夜往哈密城裏對哈
密人把這話也說了有先跟撒他兒去的十箇人
也是哈密人知的這話就偷了撒他兒二十四馬
回來與我們都會在一處有撒他兒聽見我們[illegible]

這裏收拾了二百人馬到阿思他納城裏與我們
厮殺了三日兩下裏都不曾得羸我們差了亦撒
失黑迭力迷失兩箇去往把思潤地方上把小列
秃五百人馬調来了着頭目孛倫哈失哈領着同
我們一處和撒他兒厮殺有小列秃人馬將撒他
兒人馬殺了一百四十五撒他敗了走到城門下
有火者哈只脱火乃苦把撒他兒哄着拿住割了
頭其余的走脱了幾箇我們殺罷和小列秃人馬
又到哈剌帖乩城圍着城裏只有兩箇是土魯番
人走了其余都是哈密人我們就會了話和小列

秃人馬一同来了有小列秃人說你們不要在這
裏只往哈密守着城去我們在外邊哨着分付了
這話回他把思潤地方去了我們起了男婦四百
人馬就到哈密同城裏人在土剌上守着哩先差
我和火者哈只脱火乃苦滿可三人拿撒他兒頭
來報哈密都督奄克孛剌亦遣人遞番字報撒他
兒事并討大兵乘勢以攻土番余乃先令都督奄
克孛剌先遣人入哈密探聽彼中事勢緩急以覕
而復請於
上曰

聖朝建立哈密地方外以控制諸番內以藩屏甘肅勤
王効順積有歲年先被逆虜速擅阿黑麻悖逆天道占
奪城池迫降屬番阻絕貢路我
皇上明見萬里特降
綸音令臣等潛師克復臣等謹遵
成命率兵往討仰仗
天威一鼓而拔夷其巢穴毀其積聚撫安恊從全勝而
回阿黑麻執迷不悟自棄其天後復兩出爲逆率
皆敗衂歸國雖留撒他兒統領余孽在彼住守勢
崩力折無所底定今瓦剌卜六阿歹并哈密奄克

孛剌等尊事
聖朝堅守臣節乃能聽我指揮同謀協力將撒他兒擒
斬以獻所領部落殺戮無遺又令哈密夷衆占守
土剌身爲衛蔽以此觀之哈密故疆似有可復之
狀原其所自非臣等愚昧能然實我
皇上神謨睿算之所致也臣等竊慮牙蘭遁迹於前撒
他兒授首於後固爲哈密之幸但今住守哈密夷
人兵力寡弱城池空虛正在急於安處之時倘若
遲緩誠恐土魯番糾衆復来外援未合內心不定
勢豈能支臣等欲將赤斤住種三種夷人盡數發

遣前去哈密併力住守奈事出倉卒[illegible]
彼中事体緩急尚未的知難如前議若不隨宜區
處又恐有悞事機除行左副総兵彭清速使差人
前去招諭哈密都督奄克孛剌等前来令其挑選
精壯本部夷人三十五名谷剌灰五十名畏兀兒
一十五名俱量加賞犒着令前去哈密與彼見在
夷衆併力占守以壯
國威仍差人賫賞前去卜六阿歹處諭以
朝廷嘉爾復讐恤患之功誘令往来和好聯絡聲勢
以懾虜心一面差人星夜来報以憑另行奏請處

置無何阿黑麻復遣其酋率五百騎襲哈密期欲
盡屠其衆都督奄克孛剌差人以報譯云前日有
衆大人着都督奄克孛剌差人去哈密探聽消息
都督就差了我脫脫若木等十一人去到了哈密
城邊撞見一箇人問他哈密聲息他說如今哈密
城裏都是我們人土魯番一箇也沒有我就和他
進到城裏到第二日有五百人馬來到哈密城下
就把土剌圍了我們認的是土魯番人往下射箭
射死了他一箇人我們土剌上就放火煨烟有小
列禿的人看見烟起有卜六賽罕王領了六百人

馬來了土魯番人見了人馬灰起都回去了有卜
六賽罕王到了城下我們下土剌同他赶到速木
哈剌灰地方上和他廝殺把土魯番人殺了九箇
我們也折了五箇人有土魯番回去了我們和小
列禿来到哈密小列禿隨往他地方去了我們原
打聽事的人他們留下九箇在哈密守城着我四
箇來報信問以彼中意向真僞曰如今哈密都是
一箇心來時對我們說快着人来守城恐那裏人
少支特不住問以阿黑麻消息曰阿黑麻自從敗
了這一遭十分害怕又見舊時順他的人如今都

隨了我們他来這裏也無處安揷多管是再不敢
出時余所遣拜迭力迷失等百人尚未行急遣人
促之乃递番文告稱艱難求討盤纏口粮修城兆
具及哈密守城有功人賞賜并謝小列禿禮物○
余皆爲奏請給付而令都督奄克孛剌諭使即發
後寫番文付與拜迭力迷六賫去與小列禿太師
并領兵擒斬撒他兒有功頭目諭令務與哈密在
城夷人叙親和好同心協力防護地方事平之日
不靳陞賞又行兵備副使李旻查勘入哈密防守
家属各爲量給口粮勿致凍餒拜迭力迷失先行

適苦峪原差探聽夷人奄克等復至言哈密城堡
已固但不敢遠出耕種問以小列秃動靜曰小列
秃人常来哈密與我們做買賣昨日我来時卜六
阿歹又與我們說你去與衆大人說如今事已定
了將苦峪人都着来守城能我到八月盡間望着
你們條佐聞其說皆以為盡遣之便余曰哈密國
勢雖復第累經兵發室廬積聚蕩然一空若驟以
苦峪二千之衆遣之歸何以自贍阿黑麻雖屡遣
挫衄包藏禍心尚未可測為今日計莫若再簡精
壯者二百余人令入哈密修復室廬多放冬水候

来春無警則盡遣苦峪壯丁入田果蔘粮既備守
具不缺然後盡其家屬查照起發俱罕事例量為
周給委副參將官以至赤斤等處駐劄遙振軍威
相機發遣令安故土若阿黑麻悔過則已不然戰守
余力守有余備吾無患矣議既定乃以
聞
制悉報可阿黑麻聞之計無所出乃怨牙蘭而歸罪
諸䧟教誘者弘治丁巳遂以陝巴金印来歸且遣
使入貢并求安置兩廣使臣寫亦滿速兒等
上皆許之降

勅於阿黑麻令滌慮自新而差官護送陝巴及苦峪人
入國於是哈密復興番衛底定邊關無警西域咸
通
九重紓西顧之憂而予亦遷官去陝矣八月陞戶部右
侍郎庚申北虜寇大同乞休
廷議復以予為提督用至一月奉
旨以參劾將官不與監督同議致仕歸家邑路通陝哈
密人入貢者感予疇昔之意過必求見羅拜為壽
而後去問以彼中事則已生聚富强與舊日同矣
因思予昔冒雪以襲牙蘭食乾粮飲氷水蒙犯矢

石肌膚毀裂返往沙漠盖三千里不解甲而卧者
四十余日當時已分無此身矣幸而成功得保首
領復叨
寵命再轉崇階及今優游林下者又且數年此非
吾皇之恩望外之福乎顧予老矣顓直多忤無益時用
幸際太平之盛得安草莽苟度餘生若不幸而有
彊埸之虞尚當荷一戈先士卒而死以報
國恩焉能就牖下與兒女子永訣耶閒居對客偶談
及此因記其興復始末一以示人臣報
國之義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以俟後之籌邊者

知兵責任之重成功之難如此云

弘治十六年歲在癸亥八月望日東㟂道人靈寶許進

書

平番始末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許進撰進字秀升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諡襄毅事迹具明史本傳初宏治七年土魯番阿黑麻攻陷哈密執忠順王陝巴去進爲甘肅巡撫潛師襲復其城致仕後因檢閲奏稿案牘編爲此書嘉靖九年其子誥疏進於朝詔付史館其述用兵始末及西番情事頗詳今明史土魯番哈密諸傳大畧本之於此

南城召對一卷

〔明〕李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燕京大學圖書館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城召對録一卷》提要

南城召對

八月二十九日司禮監官麿捧

聖諭到部諭臣時曰明日朕親至永太門視 祈嗣壇以禮

上帝之所卿可與鍅等三臣來同看翌日早朝畢時偕大學

士臣鑾尚書臣鍅侍郎臣言同候於東上南門須臾

駕至 上乘白馬時等隨行至南城 重華樓

上御殿東室 召臣時等入 上立時等叩頭訖

上曰祈嗣壇位照

大祀殿安設在此殿中卿等可看臣時奏曰石臺可做否

上曰已命所司做臣鑾曰 高堞設於地上

上曰即地太早時等乃趍出視𥁞畢入見臣時奏曰臣等恭視

壇位規制甚好

上問曰卿等看永太門如何臣時對曰臣看永太門北少俠

不如門南寬廣 上曰即與

世廟對了東上北門北有一處卿等可往看

命賜酒飯時等叩頭出司禮監太監韋霦陪宴於南城之

膳房宴畢 上命近侍太監麥福來諭曰

駕已先往命各位先生可慢慢來于是時等出趍北門至暖閣

廠前 上坐黃幄時等至前

上曰此處如何衆對曰好臣時奏此處街路終是覓雜恐

詣祭天之所　上曰無有相應地方臣時對曰實善
門不知可否　上曰後面是
祖廟臣鑾曰還用永太門北臣言曰南城不知有空地否
上曰是巽方此處正與
乾清宮對且震方暫時設祭亦不妨時對曰但地面平
平臣鋐曰鋪氈鑾曰鋪蓆
上曰不若竟以黃土有生旺之氣卿等可再看時等起
看畢復命時奏曰方位於　乾清宮甚正最好但
兩面都用蓆墳地用黃土　上曰卿便行文書與
工部搭牆運土于是時等各承　旨而退

九月初二日先有　聖諭與臣時曰初六日朕與卿等恭視
壇位并習禮六日早朝畢時偕臣鑾臣鋐臣言恭赴
祈嗣壇候　駕本部左侍郎嚴嵩右侍郎湛若水祠
祭司郎中田汝成工部尚書蔣瑤亦各赴
壇所頃之　駕至南天門駐輿西向　召時等至輿前曰
朕今日習禮以盡事　天之誠召卿等同觀時等承
旨畢時因奏曰本部兩侍郎并該司郎中與工部尚書
蔣瑤俱在此伺候觀禮　上命進見少頃宣太監鮑
忠等命曰侍郎等俱待習禮畢來南城見禮畢隨
駕至南城　重華殿時等行叩頭礼　命賜酒飯少頃

上御殿東室　特召臣時臣鑾臣鋐臣言進曰適間習禮
如何臣時對曰臣等仰觀　皇上習禮事
天之誠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真可謂情文兼備臣等不
勝懽忭欽戴之至臣等各叩頭而出
九月十五日　上御南城重華殿暖閣　召臣時臣鋐
臣瑤臣言進見　上持黃紙揭帖曰此是
大神殿正位配位龕匱尺寸乃手授臣時因
諭曰卿等明日可會同武定侯郭勛至
南郊計議相度製造石座畫圖進來座成之日朕親來
安卿部具儀來看時等承　旨訖時又奏不曾見

所制龕匱　上曰此即是龕匱尺寸乃
命賜湯飯時等叩頭訖須臾　上命御用監取龕匱設于
重華殿正中時等觀看而出　九月十七日
上御文華殿西室時等入見　上曰
上曰神牌用沉香木如何鋐對曰沉香木最好
上又曰但有闇色臣時對曰以蒼色飾之亦無碍
上曰青地金書外面有香數根卿等可出看時等出看
畢時奏曰臣等恭視諸香惟上一路第二根好但臣等
不識是何香　上曰此香都不見好庫中還有好
沉香至十九日再來看時等方欲辭去

上曰吏部事重唐龍去了一侍郎豈能勝任方獻夫不知來否
說他病重朕欲用一人為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
臣時對曰在廷諸臣才識短長俱在
皇上洞察之下　上曰雖然朕在宮中賢否豈能周知臣鑾曰
九卿中隨　皇上選用
上曰這等是挨次用了鑾又曰獻夫　皇上前日有旨他當即來
上向臣時曰他有信否臣時對曰路遠不知臣時又曰冢宰之任久
虛外面人心不安　上曰從去年九月到如今缺一年了臣
時又奏曰朝　覲在邇考察百官誠不宜久虛
上曰考察百官必須先看揭帖知道賢否方好臨時黜陟

臣時對曰誠如　聖諭
上又曰吏部考察必須會同都察院總司風紀其任至重
卿鋐不宜輕改吏部何人可任臣鋐對曰尚書李時
侍郎夏言俱好臣時對曰臣不能勝任
上曰卿時朕留別用臣時因奏曰吏部俱有定規但是公心的
人就可委任
上曰可知要公道守法的時又奏曰且用一人暫守吏部待獻夫來
祖宗時一人常管兩三部　上曰
皇祖太宗時內閣兼管禮部後來分用所以事體生疎了獻
夫等他來別用時因奏曰戶部尚書許讚小心不敢壞

法可以任此　上曰戶部也要人況他總轄過來又曰刑部
也缺尚書朕欲用王時中為刑部取王憲為兵部衆
對曰甚好　上又曰王時中也不是左遷他又曰王憲他
在兵部最好臣時對曰　皇上明見萬里
上又曰吏部朕欲取王瓊來用臣時對曰瓊舊在吏部甚好
上又曰就着唐龍在彼替他總制臣時對曰
聖見允當　上又曰是好亟行時等承　旨
上命賜茶四臣叩頭而出　九月二十日
駕詣南城召臣時臣鋐臣鑾臣言四人候于東上南門隨
駕至崇政殿　召見於西室

上曰季秋大享之禮一向未有禮不可無報臣時對曰古禮
當舉但不可行于　大祀殿　上曰朕欲行于
奉天殿臣鑾對曰好　奉天殿即古之明堂乃布政之所
上曰俞雩祭亦未舉卿言嘗說雨暘時若亢行若雨暘愆
期當祭言又嘗說在
南郊之旁但出郊又未免勞擾朕欲於此地建壇如何臣時
對曰臣亦嘗說祭于　社稷壇此處最好
上命率時等四人騎至河樓之東以定方位事畢
上至錦芳亭　召時等四人至前曰前日所刻
祖德詩并欽　天記頌碑俱未有亭朕欲此處建一亭臣

鑾曰二碑一亭兩亭
上曰共為一亭卿等可各薦一亭名臣時對曰臣等未敢擅
使伏乞　皇上欽定
上曰朕不能遍卿等還擬了進來　駕起至　重華殿
召時等四人至東室講　南郊太神殿碑石座良久畢
命賜酒飯畢復　召入見
上以欽定尺寸并部中原進圖式授時曰
神座成朕當親行奉安禮部還具儀來看臣時奏曰
皇上只可行禮　太神殿窄狹不便周旋可命太常官奉安
上曰俞又曰明日西苑習礼不得閑從容看議了進來時因

奏二十二日無逸殿進講宴樂乃賡古戚典侍經筵官
恐俱當與郭勛共有八人
上曰是知經筵官都與時等叩頭而出　九月二十九日
上御重華殿東室　召三臣入叩頭畢
上曰如今　郊祀百神之禮已正惟
宗廟之禮尚未盡善臣時對曰時享祫祭
皇上皆已舉行　上曰此皆未盡我
太祖立四親廟後因合祭
天地方總改了存心録俱在臣時對曰
皇上曾有　聖諭祀典當正

廟制難更臣等常私議　九廟之禮勢不能行
上曰一日行一廟臣時等對曰立濟行義十八日行中間恐有
陰雨臣鑾曰一日恐
皇上不能徧行若十八日又恐誠意散了
上曰此只春首一行其餘三時皆祫享遣大臣行禮可凡
此只論禮之是非且事貴師古况此是我
皇祖曾行的若宋大儒朱子有議論甚好臣鑾曰是
論同堂異室之制
上曰這文字作得甚好臣時臣鑾默然未對
上曰朕亦不動大殿只用兩廡可也臣時曰兩廡無地方臣

鑾曰兩廡南北甚短豈能容　都宮寢廟
上曰不必如此只存其義可也
上又促之使議臣鋐等曰礼樂征伐自天子出
皇上說的是
上曰然我一人豈可自專臣時曰還着礼部會議多官議奏
上曰事有當禮者就可行了人言紛雜不必盡同須臾
臣言至
上問曰宗廟之事如何臣鑾曰夏言猶未家
聖諭　上遂語以建廟之事言曰
皇上非欲建九廟爭事亦不必盡合古

上曰天地百神之禮俱正獨
宗廟之禮未正亦不得為孝況父子兄弟同在一堂豈成
道禮言曰今春
皇上制為黃幄就是各全其尊矣
上曰此制亦未盡善言曰古人
廟皆向東
上曰不必盡合古朕欲不動大殿言曰不動大殿却好臣時曰
寢殿亦不動
上曰三殿俱不動朕又思
皇考獨享一廟南向

太宗皇帝封西向况書曰主祀無豐于昵今時人多不知殊
不知非禮之禮大人弗為卿是禮官當進言言曰
皇上所言是矣所當遵行此議一行則稽古者無遺論矣
臣時曰古禮至於
皇上可謂大備矣
上曰只有宗廟禮未盡
上又曰卿等前去看了來說明春又係東作之時古人云使民
以時如今正是也春隙之時來春就要行鄉部裏即行
題奏言又叩頭曰適蒙
宣喚臣送唐龍來遲

上曰卿不必介意又問唐龍幾時得到陝西臣時曰二十日可到
上曰早到一日百姓早蒙恵一日臣時曰龍先行文與兩司去了
臣鋐曰巡撫都御史劉天和已經造冊完備何者極貧戶
何者為中貧戶
上曰恐與唐龍意思不同鋐曰唐龍至便可給銀矣
上曰各處災傷罪在朕躬臣時曰
皇上事天敬神脩身講學三代以下史冊所載不能多見
四方災異皆臣下不能体
聖心所致
上曰朕不德所致四方災異如此臣鑾曰

皇上只此一念便可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臣時曰近日和
氣漸復了臣言曰近日四方皆有祥瑞
上曰這祥瑞亦不必論只在牧民官任職如何臣時曰只
在知府知州知縣臣時曰又在巡撫巡按得人
上曰巡按尤為要緊若巡撫巡按不相得顛倒不好臣鑾曰
撫巡相爭只是小小禮節
上曰爭禮猶可還要爭利臣時曰巡撫官舊時無有是
正統年間添設
上曰然有事方差去就如唐龍一般言曰後因地方有
事就留住管事如今久了不必更改

上曰時享之祭古人用此何日臣時曰
太祖初用節日三年之後改用四孟上旬
上曰與祫祭日同朕欲用迎氣之始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端午太熱了前日夏至祭
方澤人情已不能堪臣鑾曰禮記載霜露既降雨露既
濡君子履之有怵惕悽愴之心正謂是也
上命賜酒飯諸臣叩頭而出

十

第三頁後半頁四行上曰二字衍文第八頁後半頁一行[illegible]

南城召對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李時撰時字宗易號松溪任邱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謚文康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世宗親祀祈穀壇時與大學士翟鑾尚書汪鋐侍郎夏言等侍於南城御殿召見論郊廟禮制兼及用人賑災之事時因錄諸臣問答之詞史稱時恒召對便殿接膝諮詢雖無大匡救而議論多本於厚於是編亦畧見一斑云

聖駕南巡日錄一卷大駕北還錄一卷

〔明〕陸深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儼山外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巡日錄一卷北還錄一卷》提要

聖駕南巡日錄　　儼山外集

嘉靖十有八年已亥春二月望　聖[illegible]
度　顯陵遷合是行也秉於　上心[illegible]諸凡機
務咸躬親裁決若　冊立東宮分王　裕　景　祭
告　郊廟兆置留守遣使行邊特設都護將軍左右
副將皆由是臨　軒掛印內剌前驅雷動風行雅尚
整峻至於車旗輦服之制一一新皆出宸辦非臣工之
所能與嗚呼大矣哉　聖人之作為也諸司印信次
第掌署乃發舊鑄行在印以從特諭輔臣以深掌行
在翰林院充　扈從　御筆親署為翰林學士抹落

侍讀　聖眷厚矣二月九日禮部送至印文完好作
九疊三行曰行在翰林院印直橫為紐旁鑿小楷字
曰永樂十一年正月　日禮部造行在翰林院印自
左向右作三行書比今院印差大云既有　旨十四
日從官分程前行全則適宮僚　命下深得改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是晚報名明晨入　謝畢謁
內閣出由宣武門西行十五日甲寅也午過盧溝橋
初作一詩南行野田村落中悠然有鄉思未至良鄉
吏導入民舍署曰公館從官所[illegible]器具一飯從權宜
也日晡過舊店夜向陰乘月行[illegible]涿已二鼓矣亦入

民舍乃吾鄉崑山顧氏父子出拜候甚謹宿十六日
乙卯曉發涿出南郭初望　常殿甚輕行二十里餘
遇兵部右侍郎方山張公衍慶仲承邀入寓次時戶
部尚書浙汀先生李公廷相吏部尚書松皋許公讚
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儒繼至方山置小酌松皋
先去四人飯畢同行巳刻細雨入定興循例寓次一
飯而發過同年王司徒南皋堯封家不過出南門行
五十餘里過麒麟店又南上丘隆然道旁刻石曰麒
麟塚云門抵安肅北門有吏持木牌上書翰林院講
讀三位來迎寓次甚陋又吏持牌曰詹事府一位予

曰此是也返顧屋主曰屠胡陳三翰林至善事之入
城寓楊生家初禮部儀注止定翰林講讀三員堂上
不具予以別　諭從故兵部文移有司者亦不具迎
候多誤惟詹事府元不與　是從不知此縣何據有
此牌予頗以為訝燈下安州同知何城來候城嘗為
庶吉士以刑官謫此予禮而慰之因餽品物曰下程
予曰此有　題准事例彼此無從峻卻之而去遂宿
十七日丙辰早發白溝驛白溝在雄縣北人云東去
尚三十餘里是日天氣和朗四望郎山諸峯甚秀爽
南出郭松皋自後來予遜之先松皋但曰悶悶強拉

同行並與待尚確古今數事酬答縷縷予曰我輩此
行惟有早歸　廻鑾爾松皋首肯曰然然又南度蕭
河石橋始有水木之觀抵保定北門與松皋別候吏
導行深上自西而南寓傅文毅公莊門榜曰少冢宰
公名珪　武宗朝禮書有氣節予會試本房座主也
嘗許為序其文集未脫稿為之憮然倦甚就南廡下
偃息午飯後漸山居文升前岡胡用夫至頃之方山
陳應和亦至矣前後房宿十八日丁巳早赴　行宮
候　駕巳刻　上乘馬入　宮眷從從官朝于　行
殿奏事如儀退偕三春坊過　內閣直廬起居桂洲

公云明早當朝後發先是　行宮前見傳帖書保定
真定鈞州襄陽四處駐蹕初定十處者改矣午仍飯
傅莊唐甥楚來候以中書供事　刱房後至乃出湯
餅食之將行李車巳先發是夜臥土炕夜半報免
朝遂發五更騎至涇陽驛二門閉官吏皆避與工部
尚書石菴蔣公坐簷下燎火而出並馬行曉月中十
九日戊午晨抵慶都寓次博野知縣張鳴岐來候外
姪也騎行途中馬為車傷午入定州北門寓軍衛家
暫憩向晚三春坊至予就寢矣二十日巳未以漸衛
再發行脚為應付多錯也乘月南發懷表弟顧世安

抱痾有詩是晓寒甚行二十五里入村店燎薪吸湯
而去卯至新樂寓次午過伏城過刑部尚書五華楊
公志學同行未至眞定入北門寓次晚三春坊見過
酉小酌而去是夜與方山中允同宿二十一日庚申
晨出　行宮候　駕巳刻　朝于　行殿從官各有
蓆次頗可居午後復入城過大佛寺登高閣觀宋太
祖塑像與一老僧相對若問道狀在西閣之東壁壁
已頽圮閣後觀八角井殿前開皇碑字帶隸體尚完
好可搨東亭有端拱碑已横裂皆不及細讀而出西
過開元寺寺已荒落惟一殿是十八石柱皆中斷木

作斗栱甚奇古殿中東柱上刻寺始於元魏似唐人
書跡西柱上有楷書心經望之亦佳遂與屠陳南過
陽和樓樓下兩複道通衢頗有偉觀漸山云此樓兩
不露漉四面隨風若避故曰陽和問之七人曰然遂
相與飲王鎬家鎬舊識也迎送甚謹予復至蓆寓宿
候　朝二十二日庚申晨起燈下見　御札三侍郎
高三峯張方山工部江瑞石聽以剛供先去各取回
行在午易吉服隨祭北嶽祭所復覩一札三更起
行樂皆欣躍　上欲兼程速回甚盛德也因　命從
官三品以上乘轎　聖恩厚矣別定儀注從事予騎

行南渡滹沱數里見校尉馳馬宣吏部松阜返騎而
北晚至欒城馮御史汝學彰過寓次坐語別去二十
三日辛酉月初出卽上車嚴介谿宗伯向予說坐車
可抵按摩予憶弘治辛酉冬同介谿赴會試車行屆
指三十八年矣曉抵趙州次劉編修世盛家世盛字
子謙丁丑進士場屋舊識也以心疾歿死過栢林寺
趙州和尚道場也殿後壁上有畫水二堵作波濤狀
其起伏之勢筆底凹凸渦回流動自側視之平壁也
亦似近時手跡西有古佛堂東南所樹名透靈碑石
甚光潤而黝黑一搨而出南過石橋車馬闐擁又南

二十里入鋪舍小憩過右副都御史顏東党公守衡
以平與並行過三十里鋪高邑縣協濟吏治具帳次
同顏東小酌而出又南過王非城午抵栢鄉寓次自
此見西山發脉起伏嵴嵴南望白浮横截一綫如雲
頃至乃河沙爾復過松阜知作宣爲散賞故也夜至
內丘宿南城樓居是夜大風有聲二十四日癸亥發
內丘地多浮沙途中風塵甚高午抵順德覓寓不得
暫寄濟軍御史寓次屠胡至小酌旣而遷寓市樓小
憩騎出東門　行宮候　駕燈下還雅照磨寓九皋
來謁少敘而去三更復上車二十五日甲子曉過沙

河間軍人苦沙深而車中乃少安辰抵臨洺寓次午
過邯鄲南行西望趙王城叢臺故址過通政使鄭敬
菴公佩紳同行道傍見兩人折柳枝而捋之云以充
饑入河南地界見姚布政文清樂參政設麗廉使浩
王副使納言胡都司永錫皆舊識也稍南過都憲可
泉胡孝思繼宗以治河至敬菴易延用讃以巡撫至
巡按馮御史渡宋御史大本偕入逆旅茶話而別暮
至磁州寓次宿二十六日乙丑曉發月中辰臨漳河
渡自新橋旁結浮梁亦可渡南岸行數里過　趙王
樓輿拱候道左而過巳抵彰德過安陽石橋河水洧

洧流即洹水是巳寓倉司午飯過學宮訪三春坊出
自南門候　駕燈火下與同年崔后渠子鍾立敘契
闊子鍾名銑以南祭酒致仕家居十餘年昨還宮僚
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於此朝見會介谿講造親王
還國之禮始知深亦與焉顧不知有　御札爾介谿
第囑之曰從行三學士須不遠亦不知有宣　召之
事過內閣直廬桂洲云有　御札笑且賀曰昨　御
筆特稱卿先生當又遷矣還寓次復辦車行二更遂
發二十七日丙寅曉至湯陰寓察院早飯發抵宜溝
入市居供湯餅遂行過高三峯知張方山奪俸六月

騎行申抵淇縣寓次出東門候　駕會鄔都尉景和
始見　御筆稱卿事蓋因戶書禮侍似以舊官入銜
案　上記憶若此敢不圖報謹識之會蒲汀陽峯於
內閣直廬知　勅止　汝王遠迓寓孫生家宿三更
車行二十八日丁卯曉至衛源寓次出邀蒲汀同至
行宮候　駕午後　駕至　汝王來朝司禮監太
監張佐自　行宮東門引王入東廂殿　上升座文
武官僚侍班王由行殿東門入至　御前行五拜三
叩頭禮　上避座受之王叔行也王退復入東廂
殿從官　朝參如儀后渠面見賜酒飯鴻臚劾彰德

知府王旒失　朝有　旨逮治　上退王入內行禮
高三峯亦奪俸半年怒　旨參詰撫按官甚嚴以闕
乏也既乃命宗伯送　王于龍候得亢村祭河之
命還寓次三更車行途中望火光巳而知　行殿災
二十九日戊辰曉抵新鄉不下車而行午至亢村候
駕鄭王　朝于　行殿初儀注以是日酉時亢村祭
河瀆臨時太常牲品先往河濱既有　旨以明日寅
時臨河而祭　駕發遂車行以從深夜始近　行宮
乃騎行昏黑失道走至河濱還覓得席寓小憩三月
一日巳巳質明陪祭禮畢隨　駕至河堧奉　上升

舟子得胡可泉官舫與陳尚寶虎胡御史守中同濟
觀龍舟少泊南岸乃騎至滎澤寓次宿小樓河濱
行殿亦災衛輝之變焚燬法物甚多後宮中貴受禍
數輩　上怒河南撫按二司皆下　詔獄張方山亦
就逮有司有綁縛示衆者兵書院長浚川王公子衡
廷相被命於災所檢括二日庚午發滎澤午抵鄭州
周世孫　伊王來朝申過郭店少息樹陰夜深抵
新鄭寓次三更旧　行宮候　駕免　朝還寓宿三
日辛巳曉發午過姚店入斗室中朱署正守宣來謁
爲設豆飯行途見饑民跪號者相續未至鈞州　徽
王來朝從官朝于行　殿如儀前少保閤老南塢先
生賈公詠迎　駕失朝可泉面謝河南巡撫之　命
禮畢陪祭中嶽夜入鈞州城寓次　駕即發乃騎從
自出京是夕始隨　駕後行四日壬申曉過鹹寨已
至襄城　行宮候　駕會南塢乙丑經房座主也慰
藉久之乃有鐫落散官之命視介谿疾入城發是日
始行山麓林木向榮晚至葉縣寓次宿五日癸酉五
更發曉過袁靜菴同行卯過昆陽城是日大風午抵
保安寓次未抵裕州寓王生家茅堂土壁窗欞朴雅
庭中有竹篠松檜雜闌花塢耳目頗適疏食後出

行宮候　駕免朝遂宿是夜夫隸俱逃散中宵車行
聞雨聲初六日甲戌曉抵博望寓次朝飯騎行途中
濃陰細雨復車行過博望未至南陽東關寓次出候
　駕過松皐席寓聞　回鑾有期促工大峪夜深
駕至從官俱候於門屏待旦七日乙亥辰　唐王來
朝免從官以出有　旨從官先行遂發是日風陰途
中遇京山侯崔公元同行聞松皐奪俸三月該司六
月以推補有忤也午抵林水暮至新野縣寓次宿八
日丙子發新野過呂堰寓次晚至樊城候　駕得旨
切責以失送　親王也與蒲汀陽峯俱待罪二更發
襄陽午過宜城不及下車既而蒲汀來約乃騎追三
十里及之議上疏認罪中夜行車至豐樂投進吏禮
參處亦上九日丁丑曉至承天　藩邸西門會工部
侍郎東橋顧公華玉璘與叙契闊同飯午後始得東
關寓次宿十日戊寅辰出南郭候　駕不至還寓宿
十一日己卯申刻　駕至入舊　邸免朝十二日庚
辰黎明入　朝待罪工部左侍郎方塘潘公希古鑑
以督木至來訪出答之十三日辛巳入朝仍待罪巳
刻始得降俸兩級之　命喜懼交并報名謝　恩是
舉也浮資次稍後追趨難前可謂自負　聖恩矣及

捸　聖諭嚴詞峻督皆有至愛存焉愧心之痛惓於
朔㦸其間難處率邑從諸公或有能知之者是日聞
上有擇地之行抵夜有　旨龍之得閣老未齋顧
公致北信并發封得黃㓮㯓手書知京邸粗安十四
日壬午入　謝禮成瀏廣撫按來訪巳刻　駕謁顯
陵同瀞汀𥁞從謁松皋三人隨　駕樱轎聯接平生
亂元未有如此日者既而退息柳陰下以俟暮還寓
次二更入陪祭　龍飛殿　社稷　山川禮成還寓
就寢十五日癸未入朝須　賞銀五兩十六日甲申
雨　謝過內閣直廬誤表賀還過介谿西酌觀賜衣

酒杯適䌽工至奏伎東橋陽峯同席盡情冒雨暮還
風雨益甚更餘得　旨明晨午前後候　旨上陵十
七日乙酉入朝須　賞銀七兩未刻雨止　駕出子
龍從閒道至　陵夜還宿十八日丙戌　楚王來朝
上御龍飛殿受之出赴廖學士道南招過孫尚書
九峯先生交東城別業遂訪孫憲副從一元敘舊子
丁酉春過承天訪從一于里第從一適檢得本朝
內閣諸老歷官年月云九峯所遺復訪得之漫錄于
此
解學士縉永樂元年入四年放

黃文簡公淮永樂元年入十三年罷洪熙元年復入尋卒
胡文穆公廣永樂元年入十七年故
胡祭酒儼永樂元年入十四年出
楊文敏公榮永樂元年入正統五年故
楊文貞公士奇永樂元年入正統九年故
金文靖公幼孜永樂元年入
楊文定公溥正統十一年故
陳尚書山宣德九年入四年去
張尚書瑛宣德九年入四年去
馬學士愉正統五年入十四年故

曹文忠公鼐正統五年入十四年故
陳少保循正統八年入景泰七年去
高文義公穀正統十四年入天順元年去
王學士一寧
蕭尚書鎡景泰年入天順元年去
苗文康公衷景泰元年入
商文毅公輅景泰元年入天順元年去成化三年復入十三年去
彭文憲公時景泰元年入本年去天順元年復入成化十年故
王毅愍公文景泰三年入
俞侍郎綱正統十四年辭未入

江學士淵 正統十四年入
張學士益
徐武功伯有貞 天順元年入本年去
許侍郎彬 天順元年入二年去
薛文清公瑄 天順元年入本年去
李文達公賢 天順元年入成化二年故
呂文懿公原 天順元年入六年去
陳莊靖公文 天順七年入成化三年去
岳修撰正 天順二年入五年去
劉文安公定之 成化二年入五年故

萬文康公安 成化五年入二十三年去
劉文和公珝 成化十一年入二十一年去
劉文穆公吉 成化十一年入弘治五年去
尹文和公直 成化二年入二十三年去
彭文思公華 成化年入
徐文靖公溥 成化二十三年入弘治十一年去
劉文靖公健 成化二十三年入正德元年去
丘文莊公濬 弘治四年入八年故
李文正公東陽 弘治八年入正德七年去
謝文正公遷 弘治八年入正德元年去

焦守靜芳 正德元年入五年去
王文恪公鏊 正德元年入四年去
楊石齋廷和 正德二年入十年守制十二年復入
劉尚書宇 正德四年入數日去
曹尚書元 正德五年入本年去
劉野亭忠 正德五年入六年去
梁厚齋儲 正德五年入十六年去
費文憲公宏 正德六年入九年去十六年復入本年去嘉靖十四年復入
靳文僖公貴 正德元年入十二年去
楊邃菴一清 正德十年入十一年去

蔣敬所冕 正德十一年入
毛礪菴紀 正德十二年入
袁榮襄公宗皐 正德十六年入尋故
石文隱公珤 年入
賈南塢詠 嘉靖三年入
張羅峯璁 嘉靖六年入
李序菴時 嘉靖十年入
翟石門鑾 嘉靖六年入
桂見山萼 嘉靖八年入
方西樵獻夫 嘉靖十一年入

夏桂洲言 嘉靖十六年入

十九日丁亥出答拜撫治鄖陽石岡王公以旂巡撫湖廣石涇陸公杰巡按御史朱君寵因答 榮府王長史正宗書正宗字嫡夫寻丁丑會試所取士以御史謫遷遣人候問至二十日戊子 上御龍飛殿受賀宣 表禮成午從 上幸 顯陵恭還二十一日巳丑有 旨從官先發 上以二十三日 大駕北還

大駕北還録

儼山外集卷七

四月二十一日巳丑早入謝賞 上御麗正門受朝學士張君治以奉命侍講學士廖君道南以接 駕面 見退寻過 內閣直廬桂洲留飯因示 御製宣諭文相與歎 聖作高古非近代帝王所及因告先行遂發出循漢江而北申抵豐樂宿二十二日庚寅曉發循輿步柳巷中旭日清風鶯花燕麥殊令人忘疲春衣映草色脉沐若浮亦歸途一樂也辰度浮橋逾北涉小澗有側馬而告者曰公非學士儼山翁乎予方欲答輒揚鞭言吾師宗林化去矣林僧號朽菴涉文藝以詩鳴于時予嘗與游爲之憮然問復通姓名曰呂淮與日修謁當呈師偈頌文業舉手而過午入道傍民舍飯脫粟復跨馬行二十里少憩柳陰秦生兄弟供茶指對面土坡而問曰此顧襄城豈所謂鄀都者耶又北有古城名鄀縣又北過宋玉墓未抵宜城寓學宮二教官洪儒陳生寻前歲赴京時識之佃指丁酉三月今復以三月過此亦數也宿二十三日辛卯乘月北發行二十里餘過貨燕墓又北過淳于髡墓巳抵潼口入市僧邀憩蠻城少憩同飯而別蠻城名思光禄舊縣也巳而追及於峴山之麓與

同過習池少憩出經羊叔子祠遂登祭江亭憐城不能從焉亭據江山之會甚勝下由襄陽南門轉西門渡浮橋次樊城舊寓宿襄陽形勢自蜀山一枝盤於北三面阻江而西峴結穴雄鎮也本在漢南而稱陽夫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對岸鹿門諸山自嵩嶽發脉一枝盤于安陸今　潛邸也南爲河陽漢陽皆在漢水之北河方言漢也二十四日壬辰晨起出候　駕過浙汀知龍湖張學士文邦鍋体二級遲至也大雨暮還會龍湖同三森坊小酌宿二十五日癸巳晴曉出候　駕登挹秀樓以俟漢江新晴洲渚出没青山

城郭宛宛在目慨想宋元攻守之際何其慘也顧襄樊脣齒而樊城奢華尤勝金湯設險正當今急務聊志之得　旨免朝先行　晩抵呂堰與龍湖漸山同飯有贈龍湖詩次趙光祿信臣韻夜發路旁燈火星聯一望數十里亦奇觀也二十六日甲午曉至新野寓次不暇梳沐而發北緣白水江江以光武名所謂白水眞人者即此午飯林水晩至南陽渡江而北宿舊寓中夜聞　駕行跨馬馳三十餘里二十七日乙未曉發博望遇介谿於途袖出武當筍分贈云　上賜也品格俱絶佳辰後隨　駕騎行午至裕州候朝

旨免　崇王來有　詔止之午發裕州過張驛之墓抵至保安宿二十八日丙申五更北發辰至昆陽鋪舍小坐以俟飯夫秣馬蓋古葉地又舊縣基有葉公問政遺跡又光武戰勝處城址猶存外多土丘高圓纍纍土人謂之虎糧塚東北有水南流謂之淵河合於淮土人又謂之裹河是日早晴望四山皆有白雲擁其巔如盡頂之風甚急趨葉縣寓萬安寺僧作筍蕨供遡風北行二十餘里過沙河風水相激凝沙里許殊妨行北岸鋪舍榜曰汝墳云途中見芍藥花巳盛開中至襄城旋發深夜少休村店中三更起行

二十九日丁酉黎明至鈞州直抵　行宮接　駕免朝得　旨限月朔渡河次日新鄭受朝飯介谿蕭寓不入城而行夾路饑民老稚號乞輒以錢與之勢不能偏有瞑目而過者午至新鄭過歐陽文忠墓涉溱洧時新雨斷橋乃知子産亦以地勢不能梁故至今猶爾入城寓董氏飯後行細雨中過吳正肅公墓又北過陳文惠公墓憩得正肅爲奎文惠爲堯佐皆宋名臣也匆匆迫暝雨不及瞻禮昏黑抵村店投宿再定寓次聞桂洲諸公咸止此是夜雨不歇以一鋤假寐四月一日戊戌曉發北出北門過浙汀云候松皐同

行間　駕所在遂冒雨走四十餘里入鄭州南郭會
朱銀臺小川云適過裴晉公墓乎苦雨而行遂不知
相與慰藉小川名繼忠通政叅議也寓南門沈周氏
午發鄭州申至滎澤借寓巡撫公館晚晴渡河抵北
岸甚快見松阜議當接　駕隨宿舟中二日巳亥晴
巳刻　上自滎澤渡北濟從官候　升輿騎從趨亢
村中入　席寓飯畢先行夜深至新鄉　行宮候　駕
免朝入自東關抵北門宿王氏三日庚子晨發詣
行宮免朝會巡撫可泉胡公纘宗爲言鈞州迤北至
河饑荒如許速宜賑濟可泉唯唯京山侯崔公元邀

入　席寓吏戶刑工四尚書高戶侍同飯因及昨侍
上舟中與輔臣同以此事面聞　上爲之動容傳發
銀二萬兩備賑　天語復云活得萬人之命否　上
之感德若此又道　伊王來見事由辰發午至衛輝
寓次得少宰學士甬川張公比信知世安病愈有詩
至暮報諸公俱北去乎遂發冒雨行二十里聞前途
叫號聲甚苦即驅衆往乃一內侍爲賊所刼速令護
應當擒一人衆皆奔散內侍捭傷哀訴不已縛賊於
馬前至頓坊鋪投村店適次行李車命止呼地方與
賊使根究之遂宿四日辛丑曉發冒雨行雨甚少憇

村店秣馬飯夫復即淳趨入一古祠避雨覩其榜聯
似是張騫香火以衆維復出雨行向午入淇城南門
寓郭氏雨中廖淅汀惠縛賊歌和答遂宿五日壬寅
發淇縣淳深從間道行過響河上橋石岸屈曲盤轉
水流有聲青山在目頗似閩浙中山行過龍湖輩三
四人於道旁趙洪洋東指三山而告之曰此濬縣地
矣此山出花板石大工採之申抵宜溝同飯於席寓
北發晚至湯陰過李司空家知后渠巳北上李主事
繼先留酌還寓次與龍湖同宿六日癸卯雨發湯陰
辰抵彰德寓次城隍廟北發午涉漳河覩疑塚自漳

岸抵磁州二三十里間土丘星散可數相傳曹操爲
此以誑人耳恐操未必葬此一塚也按銅雀妓望西
陵松柏想魏陵亦不遠但河南北類此亦多俱不若
磁之密也午抵磁寓次過學宮訪鄉人張學正抑而
出暮過恒家關見北直隸新撫按諸君一敘而別夜
深至邯鄲寓次宿七日甲辰曉發邯鄲辰過沙河縣
寓壁懸宋文貞公璟墓碑顏魯公書敘唐元宗東駕
幸洛陽文貞拜迎道左時已致仕年七十矣遂渡沙
河渺瀰經數里杠梁舟楫皆不易施大抵河南北諸
水源高而漲暴毎過發時浪頭高數丈有排山倒嶽

之勢雖然可立而待故俗以徒涉爲便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蓋自古然矣松阜嘗謂孟子不知予產乘輿之事固亦有理午抵順德寓西天寧寺瞿照磨松阜治具陪飯而别未趨內丘道中見土阜纍如磁甃亦隱翳耶意此中原古地顯達富貴之人必多卜葬崇高殿厚一時鄰比世遠而不知爲誰爾曉過內丘乘月比趨三更抵栢鄉宿八日乙巳晴發北郭遇錦衣指揮趙君佐袁君天章云已有旨令日少駐栢鄉　上欲養人馬足力有此蓋自湯陰起　駕兩日行五百餘里矣巳抵趙州橋寓次過

石橋觀驢跡恐亦是石工所爲或石上偶有此痕爾入城午過栢林寺觀透靈碑者亦無甚異蓋元貞乙未棘人王謝撰寺記云復觀畫水愈奇一老僧云是宣德間定州何生所作今何氏尚有能畫者其言頗可信定州有東坡雪浪石銘具論畫水之法生豈有得於是耶中抵欒城寓孫生西郭園居韮畦黍稟城堞井轤頗有野趣宿九日丙午晴曉發孫生守正送之北郭遇高三峰聞　御札玫程甚有惻怛之意巳渡滹沱入真定城北出候　駕午刻　行殿如儀鴻臚面劾失儀官有　旨逮治退會松阜慰予擒賊事亦作長歌口誦之予欲謝過　內閣古廬曾桂洲遂發申過伏城小憩卽發嵜渡水亦名沙河至新樂寓次宿十日丁未陰而發新樂辰抵定州寓次桂洲致書予巳發午後至慶都申過浮陽吏徐至保定復寓傅莊宿十一日戊申曉出　行宮候　駕過　內閣直廬議　廻鑾　表　賀桂洲留飯遂過介谿午　駕至免朝遂發過劉伶墓申至安肅卽發乘月行三鼓至定興過南皐戶書家少敘而别宿蕭氏十二日己酉曉發定興巳至涿寓次午發過定國公徐公延德禮部尚書託齋溫公仁和於道立敘云　令旨迎

駕北過琉璃河石橋暮抵良鄉寓次宿十三日庚戌良鄉新作　行宮成出候　駕月向午　駕入得旨免朝還宿十四日辛亥曉先發午抵彰義門光祿少卿草亭彭道顯邀於江氏園亭候、駕治具留宿十五日壬子五更出候　駕居守來迎如儀自宜武門入過大明門旭日初升而　車駕還宮矣是行也往返凡六十日驛路五千四百餘里云

大駕北還録終　　儼山外集卷七

南巡日錄一卷北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陸深撰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卒諡文裕事迹具明史文苑傳世宗嘉靖十八年南幸承天相度顯陵深時官學士命掌行在翰林院印扈行是編乃紀其往返程頓自二月癸丑至四月壬子凡六十日之事南巡日錄中載有永樂後內閣諸老歷官年月一篇乃得之於孫元者深最留心史學故隨所見而錄之云

革除編年不分卷

不著撰者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革除編年無卷數》提要

革除遺事編年

建文皇帝諱　字

太祖高皇帝嫡長孫

初　太祖從滁陽王曰侍左右王夫人喜觀人謂

太祖風格異常謂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兵間

生五子長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豁如也

稍長師事宋濂通經史大旨洪武戊申

太祖即位于南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

四祖爲皇帝冊立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

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十五年　高后崩　太

祖倦勤命皇太子裁决庶政惟軍國重務以聞

于是皇太子日御文華殿百官啓事寬仁有

断臣工盡服歲餘

太祖復親政時有告忞者以晉王棡逆謀聞

太祖遣人察之藏兵五臺山及刑已具　太祖大怒欲發

兵討皇太子曰棡反期尚遲告密者棡未必知今兵往

萬一相拒命是父子爲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因與俱來

太祖大悅於是皇太子出巡立燕代及晉居浹旬歡甚皇

太子行晉王送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汝可偕行晉

王倉皇受命遂從至京　太祖欲賜之死皇太子叩頭乞

哀乃降爲庶人居京師皇太子友愛弥篤日誨諭之晉王
太悟日夜號泣悔罪　太祖憐之赦復爵晉王于是改行
爲善令譽日著比還國卒爲賢王皇太子之教也貴妃薨
太祖既裁定喪礼太子當服齊衰杖朞太子曰在礼惟士
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
麻衣既葬除之盖諸侯絶朞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爲
其母亦厭於嫡母不得伸其私故權爲此制也然則諸侯
之世庶子不爲庶母服也明矣今　陛下貴爲天子臣
雖不肖也居嫡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爲庶母服朞非所
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継世也上必欲太子服之太子終不
奉詔上大怒親取劍太子走上逐之群臣震讋皆不知
所爲特有桂彦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　陛下之於太子
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爲之止彦良乃追太子及之諫
曰貴如建事至尊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爲之制服不可
執小禮以虧大孝也因持哀衣之太子不得已乃服
以拜謝　上怒解擲劍於地曰老桂尒今日竟能和
朕父子者矣洪武二十四年　太祖以江南地薄頗有
迁都意八月命皇太子往視関洛皇太子志欲定都
洛陽帰而献圖明年四月以疾薨　太祖哭之慟追
謚爲懿文皇太子　瘞孝陵之次時春秋六十有

五日御東角門向群臣泣翰林學士劉三五進曰皇適
長孫富于年春定大計天下孰不帰心初皇太子生六
子長曰英雄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謚曰懷次曰允
炆洪武九年生聰明英達二十九年九月立允炆爲
皇太孫詔曰曩古列聖継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
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操将練兵平天
下乱偃天下兵奠萬民於田里用心多矣及統一以来
除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近来蒼顔皓首儲嗣爲重
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立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
民庶詔誥臣民想宜知悉于是命礼部定親王相見
儀凡親王係尊属於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礼皇太孫坐
受礼畢入室乃叙家人礼制既定親王從之多不悦特
太祖春秋高政務常付太孫裁决太孫頗尚寛仁兆民
忻忻罔不受戴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酉　太祖崩遺詔皇太孫嗣位詔曰朕
受皇天之命膺大命於是定禍乱而偃兵安民生于市
野謹撫馭以應天命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克勤不怠
専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志好善悪
過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惧惟恐
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

明孝友天下帰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
同心輔佐以福吾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勿異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一因其故無有所改　一天下臣民
令到出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皆無禁　一無發民哭臨
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餔十五舉哀礼畢罷非旦餔臨
無得擅哭　一當給喪事及哭臨者皆無跣經帯無過
三寸無布車兵器　一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
外管軍戍守官員無擅離信地許遣人至京　一王國
所在文武衙門官民軍士今後一聽朝廷節制護衛官
軍王自處分　一諸王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明日皇太孫令礼部定喪儀群臣上議曰在京府部管
官聞喪次日素服烏帽黑帯赴聴遺詔遂於本衙門
素服斎宿朝餔詣几筵哭臨仍各置素服第四日成
服朝餔哭臨埜畢乃上自成服始二十七日除命婦
亦以第四日具衷服由西華門入哭不許金銀首餙諸王
世子郡王妃及群王内使宮人等倶斬衰三年自服二十
七月除凡臨朝視事素服烏帽黑帯退朝服衰冠麻衫
大袖員領不緝紗帽麻布裹之去翅垂帯麻絰鞋命婦
麻衫衣大員領麻布蓋頭器依鹵簿名數工部及司
設監等處造神主用栗木制依家礼遣人捧詔于各

布政司及直隷府州開讀詔書文武官員人等素服
烏帽黑帯四拜跪聴舉哀四拜礼畢各置衰服第四日
成服毎旦官僚人等於本衙門朝闕設香案哭臨三
日除大小衙門各令官一員赴京致祭物礼部備辦
皇太孫從之庚寅埜孝陵十六皇太孫允炆即皇帝
位十八日詔以
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師我皇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
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
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

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
惧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
永為寛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為
建文元年大赦天下自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昧爽
以前大辟罪以下已發覚未發覚者已結証未結証
常赦所有原者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罪相告言者以
其罪罪之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天下布政司府州縣
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錢粮塩運司塩課提挙司自
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塩課盡行蠲免　一天下軍民所
養孳牲馬匹羊隻自洪武三十年以前逓年拖欠孳

牲馬駒羊隻者盡皆免追　一天下田土或有人戶
為事全家起發充軍者或有死絶者或因飢窮逃移者
以致拋荒數多稅粮拖欠詔書到日將拋荒數目從實取勘
報官開除其逃移人戶復業耕種者優免雜泛差役三年
○一水旱災傷何代無之今天下人民其有因而失所
者當官有司將預備粮賑給　一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
一依大明律科斷法司遵守無得深文　一軍民詞訟今
後務要自下而上陳告敢有越訴紊乱者罪之　一因徒
已行宥罪發各衛所充軍守禦者及已編定衛所有官
管領未曾到衛所者不在赦例　一天下衛所軍人在
逃者詔書到日限三箇月以裹赴所在官司首告者
與免本罪所在官司仍給口粮遞送原衛所著役過
違此月仍罪知初於戲得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
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十九日立宜山縣得勝馬驛河池縣馬安馬驛改宜陽水驛
為水馬驛　二十一日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正官各奉
所知先是內外缺官於進士舉人監生人材秀才孝
廉税戶考滿吏員知印承差除用至此定保奉法
不問下僚鄉民及因累充軍者或多或寡悉所奉保

吏部選用
六月上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謚孝慈皇
后曰高
皇后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讀學士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世家侯城里父
克勤受易董彝得伊洛之李長子孝文秀孝友孝孺
仲也孝孺始生之夕有大星墮其所自幼穎敏絶倫雙
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人以爲善屬文呼為小韓
子十大特從父為濟寧知府因達觀于鄒魯間訪
知古聖賢遺跡慨然自期顔閔未可幾及若樊遲再
有所奉同時豈皆讓之但世無孔子不得所依歸耳
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越三載克勤被繫請以身代
不報竟戍江浦未幾便逮至京卒孝孺哀毀骨立
思自奮以紹先德明年以文謁宋濂深器之名派先
進如胡翰蘇伯衡輩光大輩皆自以爲不及濂致仕還
浦陽復往卒業四載辞帰濂等以罪徙蜀孝孺欲往
省不得爲文籲天願輸壽以延之濂嘗欲甥之而不果
亟稱其文至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
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爲後先也然孝孺下視文
、藝恒以明王道爲己任友人或称其文詞則告以李

者當以道德為本文詞非所尚亙覆明辨弗己謂
道之行必先於家著宗範九篇以宗厥宗盖自任以
天下之重也闢異端為己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
咸以為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粮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
三旬九食甑無儲粟者窮者豈獨我哉其不為貧窶
所動如此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孝孺可大用
聘至日見稱旨上謂樞曰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
錫之宴凡稍欹必正而後坐上喜其舉動端正謂太孫
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女試靈芝甘露論稱旨諭
遣還家二十五年復辟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
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乃特擢將仕佐郎漢中府
學教授明年閏四月抵漢中府水土暴惡病瘦瘵十
人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視其色若
飫芻鍾者二十七年春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恒曰方
先生古之賢者也孝孺每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
前王喜甚使之講經論文無人各為名其讀書之廬
曰正學當時蜀治依于礼樂諸王莫及孝孺之功也
父子蜀因得訪宋濂墓恤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應天
府至是首加召用一特倚之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
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
答言聽諫行不媿昭烈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扆
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
得香烟兩袖還風軟彤庭尚薄寒御香炉繞玉闌
千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
此靖難兵入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畧曰天降亂兮
莫知其由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
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既而姚廣孝薦之草
詔文廟遣召數回竟以哀服往投筆慟哭不能止文
廟不悅而詰之辞益厲既而曰君称周公成王安在命
割其舌孝孺含血犯御座文廟大怒磔之署至死
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方氏墓後仁廟常
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個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
一月御書付礼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已
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
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
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得歸道族即其故居立祠
祀之神作中寧海知縣宜春郭紳復新其祠取所
著遜志齋集數十卷梓行于世又有周礼考次大
易技辞武王成書註帝王暮命録文統宋史要言
諸書皆逸不傳正德間遺族方主詞事孝孺被召

入京王艸英預以書告之曰天下事有行於古可行於
今者有行于古難行于今者可行者行之則人
之從也易而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也
難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貴特措之宜也孝孺好
古故艸莽及之建文中改舊制求天下利弊而欲新
之請難矣迦日召之講議詔檄多出孝孺嘉靖初南
兵部郎中永豊夏尚朴讀其遺文嘆其詞義椎
偉不讓歐蘇惜其說理虛矣看手處意其致用亦
然斯言得之說者又謂孝孺與李景隆父子交誼
甚篤景隆師師北伐實由孝孺既而兵屢敗漸有
畀志人多知之告于帝帝雖信孝孺遂不復疑卒
成開門之變蓋不免於誤國云記曰夷齊採薇子路
結纓其志烈矣然其從容就義乃得處死之道後世
遂有不勝其憤肆詬詈及奇禍者孝孺負剛毅之氣
奮椎博之辯至使不能窮詰故其受禍之慘極于一時
君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後十餘年文廟言及輒須是
憤憤不能平其當時言論可知夏進士過孝孺詞題曰
一箇為忠九族亡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
薄力與君王繼首陽君子以為然　鄭居貞徽州人
又潛有文名國初歷仕潞州同知居貞洪武中以明經

辛授肇昌府通判陞礼部郎中甚見重高帝時終
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永樂初坐累死於南京有閩
南集閩龍行藁婦來藁檜庭藁子孫因留居福州
瓜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孝孺
亦嘗贈之文謂其為參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為
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敢考蓋
亦因孝孺之故云　魏澤字彥思應天府溧陽人有孝
行思廷至刑部尚書先是燕邸南下姚廣孝請曰殿
下至京須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者絕
矣上納之既至建文帝亡去遂召孝孺問曰我有周公
成王而來成王不在當議所立對曰殿下既以臣王室而
來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忤旨因而戮十族等語上
大怒即收捕其族當盡誅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
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既免于辱且資以行費後過
孝孺故居賦詩曰筍輿衡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
黃鳥向人空自轉青燎墮淚只三聲中山只可全高
節天下雖居是令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
勝情聞者壯澤之義　王稌字叔豊祖偉死國父紳
自有傳稌少有志向從方孝孺甚所器許妻以女
未及也常周恤其族又常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

門外其遺骸帰葬不可得卒逮繫文皇帝念祖
禕死國之功特泛宥之且方嚮用也而猕力以疾辞
讀書青岩之下將終身焉後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
以傳世咸義之猕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没每食必斥
無味猕蓮其教子孫相承閱数十年不变事毋丁
如事其父送終尽礼三年酒肉未嘗入于口季問談
博士之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所著有青岩槀聖
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
人私諡曰孝莊先生

繹剌面正軍及囚徒還鄉里

後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復拘人伍
十二日革都察院司獄四員　十六日革天下陰陽醫學衛
門
群臣議其別無別辦又所隷皆有司板籍人户
詔革之
立孝陵衛設經歷司　以黄子澄為太常寺卿
黄子澄名湜以字行袁州分宜人少從邑人歐陽貞
受易周與李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學員後
、聲游鄉校同舍避席推為高等嘗賦寒江把釣圖
及拈棟詩人爭傳誦之洪武癸亥膺貢入太李明
年定科舉之制中京闈鄉試第一乙丑會試第一
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修譔尋兼春坊官侍
東宮讀講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以叔父
之尊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坐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
属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
喜曰得先生謀吾無累矣及即位時周齊湘代岷五
府相継煽動上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角
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機事至密退與齊泰謀
之時有告周王攝者遂遣李景隆往執之詞連代湘
齊三王從代王于边以先圍湘王于剌王狼俱自焚死
執齊王擇囚之京師岷王擾降為庶人燕王亦加誚讓
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
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等練兵比方七月清難兵起首以
誅齊泰及子澄為名狀炳文既敗詔以李景隆率兵百
萬以性景隆自負文武材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
己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戦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
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観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
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継蓮敗衂顧成等皆降子
、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
賦一詩以志痛詩曰仗钺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貂鼠

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
悲惱括據夷何日見脊恒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
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詔嫡子澄及齊太
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
南而文廟之師渡江矣景隆開門迎謁尋有詔執子澄
等責問不服子澄遂死之命亦其族一子逃難易姓爲
田經宥後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至今不絕近有登
科進士者嘉靖初提李僉事邵銳命知府羅輅主祠
祀之　成化初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
名即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爲茲壯顏色云胡百年
問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豈
欲語還跳錯爲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諫狀頭內
臺司風紀適遭陽九厄飛箭論魏曹戮事力討賊
泯沾胃臆膠固不數祇顛喧興逆
奇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賤子請折一神考早謝世太
孫推正嫡母妃閨平家元勲戴帝室姻婭盡椎豪健闖
萬人敵隱然九鼎重
嫉隙一以閒讒言肆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偪國時有黃
太常輕佻固無匹
伴讀任東宮蹤跡頗叙文論事毎造膝一旦翦侯王勿

遑何太急細人暗大躰國纍比爲隙漁陽動地來六軍
盡睽乘脊公爲司馬折衝乃其職堂堂正正旗整整書
藏犯律內相方夫子早李富經術倚馬草檄文樞機方密
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称英持五畝給緇黃異端恨至骨餘
者亦黨人我今羊遺失當其橫行時具立萬仞壁之死
矢無他鼎鑊甘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昭晰俯視五嶽
尊坤維頼以立父毋豈不顧天常不可易妻子豈不愛吾
分當自適寄語謝諸親業緣皆宿積慎無我怨尤怨
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摸萬段奚足恤後來奸佞儒功言白
粉飾叩頭乞餘生無及非直筆簿書埋日期白首更昏邑
乍聞毛髮堅空拳幾欲擊孤燈秋夜長四壁蛩声寂
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順天命四海瞻曉日爾
胡守顓愚甘心取族滅不覩解與胡乘時附鳳翼息
寵日日加聲名重簡冊
以平江縣知縣陳彥回爲徽州府知府
陳彥回字士淵號誚齋興化府莆田人父立誠本秀才
爲保德州知州改慶州左遷博白縣知縣坐事廢十六年
復起爲埽安縣丞尋以事致大辟籍其家弟彥囦戍
遼東彥回及祖七秀祖毋郭氏毋塗氏子善需並戍
滇南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毋郭得存時遇赦不及彥回

監送者哀而釋之貧莫能還乃依鄉人是遂縣尹黄
積良遂從其姓更名礼祢郭爲毋未幾積良去位乃
依南充縣丞于仲其後聞中教諭嚴德政知彥回通尚
書薦爲保寧府李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陛承
顧問者四十日高庙悦之擢平江縣知縣莅任甫十三月
高庙晏駕彥回捧香入臨給事中楊惟康等以文奎
廉幹薦遂陞知徽州府彥回下車甫數月政教一新士
民咸悦明年爲華除己夘以考覈稱我蒙賞賚甚厚
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持服徽民汪佩詣闕奏乞奪情
終任不報彥回衰絰赴闕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疏
入報可德宥爲民尋復其官釋彥回遼東之役彥回
復上疏絡制不許詔廷瘞其祖毋父毋畢即莅郡使藏於
是奉喪瘞郡北十里化山之陽構堂數楹爲厦鐀所事
後性莊郡視事每旦必哀奠如礼士民因名其山曰大守山
彥回自歷官以避難亡命更易姓名爲非礼恒悒悒不自
安屢欲陳首輙自籌曰祖毋年既高萬一蹉將托之何所
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得行其志識者韙之後諸難兵起
彥回奉命召募義勇至京適彥回至自遼東避迫旅
邸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曰曹從善者偶聞而性賀焉彥
回顧謂曹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再生不足以報萬
一予固有處之矣到郡遣吾弟婦以治家事予身許國
他不恤也其爲我述一詞以道吾家顛末仍爲索名筆
書務本二字以遺俾知孝弟爲修身　字之道曹唯
唯也固已知彥回之必徇身矣未幾復莅郡會靖難師
将渡江彥回率義勇赴援而勢已不及　文廟継統械至
京師不屈而死壬午十月十五也時年四十七
二十四日華建昌府犴江遞運所甸城縣藍田巡撿司　改河南
陳州淮陽站遞運所爲頳岐站遞運所商水縣　以户部
主事夏原吉爲户部右侍郎　七月十三日召前河南
布政司　右參議董倫還自雲南擢礼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李士
董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士處
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夏世之志李者多從之游以所
居具川因號具川先生元末辭不出世高其行國初
擢用單縣儒士張亭洪武十五年亭以倫薦遺使徵
之以爲春坊賛善大夫賜冠帶事懿文皇太子其所練
說多忠厚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正月由春坊右賛善陞左春
坊李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千錠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
出爲河南左參議在任盡心民事名退其食思政之堂曰後

樂方孝孺爲之記嘗上封事數千言無一不惬上心者
二十六年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還擢爲陝西右參議三十年以詿誤坐免與教滇南
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吾于鑑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
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膏潤皆出於
仁義道德故蠻童夷豎皆知向方洪武三十一年又五月建文君
即位眷念東宮舊臣屢詢及左右多言倫可用召即至京
師慰勞倫至拜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
孺皆入館閣傳經史是年七月十三日御書怡老堂三大字
及縣凢玉鳩杖各一賜之倫上表謝初監察御史解縉代夏
長文作刻表奏書奏御之因肆誣斥太祖令縉十年著述
始許擢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權臣謂赴臨非詔
旨遂謫河州縉與倫書所授歲餘權臣出倫之言及召縉
還以爲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此倫爲人質直敦厚富
文學爲特所重革除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太宗即位
特倫年八十餘有旨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二十三日周王橚有罪遣曹國公李景隆往問之執其護位官軍
而還廢橚爲庶人景隆受賄至金寶七撞　二十四日革
左右給事中六科都給事中給事中仍舊　二十五日增
神樂觀知觀一員　三十日革北平府常慶鄭村二壩衙

門　以周府奉詞正周是脩爲衡府紀善　八月八日增國
子監司業一員九日立江浦縣毛塘巡檢司　十四日革肇縣
廖子玨站遞運所　十八日增置浙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
西河南陝西八布政司楊州府各織染局大使一人副使
一人　十九日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爲知府　二十四日革鳳
陽府屬鳳陽縣蚌埠臨淮縣仁杏站懷遠縣洛河站潁
上縣潁陽站聶家灣站白太和縣要灣站白陰站舊縣站
潁州乾溝站泗州黃岡站及溝站壽州下蔡站濁溝站九十
三遞運所開封府陳州潁岐店站項城縣紙店站蔡和站
祥符縣金梁站太康縣長嶺站扶縣義聲站通許縣
青岡站榮澤縣通濟站陽武縣城南站凡九遞運所懷慶
府濟源縣小交村管站孟津縣下孟里站凡九遞運所平
陽府垣曲縣黎樹交斜陽臺站絳縣乾澗橫嶺夏縣常
村閣喜城西東鎮安邑縣運司陶村凡十遞運所 出南吏部卷
遣都督同知何福佩征虜將軍印總兵征百夷都督徐
凱從 出藍黃冊　以兵部尚書茹瑺爲吏部尚書工部侍郎練
子寧爲吏部左侍郎塞義爲右侍郎
今南京吏部卷内有三十一年十一月尚書茹瑺奏保人
材案先是四月子寧以工部右侍郎掌吏部事署卷
練安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父伯尚洪武年間爲起居注

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迁臨汀鎮安二府通判
卒于官安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初從鄉長竹庄先生游竹
庄命賦水竹村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
龍之句竹庄甚奇之後游邑庠與金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
子異日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
對大廷極言今日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
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立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
言甚剴切不顧忌諱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
翰林修撰安益以名節自砥礪於是声望藹然中外咸以
文李行義稱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跡力行古喪礼
服闋升吏部左侍郎時華除君初嗣位安進賢退不肖多
所建白與方孝孺等特見信用尋迁左副都御史御史
府成改御史大夫靖准師逸安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奸邪
不忠一日於朝班因執景隆数其数罪奏請誅之不聽安憤
激頓首請先復誅遂罷朝師既渡淮靖江府直使蕭用道
衡府紀善是脩上書論大計指用事者罪過書下群臣及
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気以詬兩人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手
頓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詬者愧止壬午年六月有
詔治奸黨安不屈遂族誅之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
戍遠方者又数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錢氏礼仕于朝爲人

所持恒懐不安以告少保楊榮々乘間以聞之廟欲然曰使
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况習礼乎後同知王佐
輯安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王眉集提學副使李夢陽始
命有司梓之人立金川書院祀安父子名其堂曰浩然云
二十九日增置兵部武選職方二司主事四員
左侍郎齊泰爲兵部右侍郎劉儁爲左侍郎々中盧渊
爲右侍郎　是特兵科給事王恒康健兵部郎中　賢
潘行拄楕祁昭員外古朴張子直々出勤合底簿　齊泰應天
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得後受知于高廟改
賜今名筮仕礼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于天擇九
年無過官員陪祀泰與焉乙亥爲兵部左侍郎戊寅
進本部尚書嘗被召問边将姓名泰歷数無遺又欲考諸
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及上棄群
臣泰受顧命輔嗣君奉命使燕燕賂之泰受之歸　請以
所賂爲兵費上奇其識日見倚重及燕藩将入臨至淮安
泰言于上令人齎勅符使歸國及靖難兵起泰主征討之
策命将出師多其籌畫嗣君君召李士寧討論周官法
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詔閫外事一以付泰々遂移檄指
斥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之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邪語
聞靖难師遂首以誅泰爲名泰以谷王穗涌師逍還處遂

寧二府為變召還京師寧王權與燕合惟遼王植至始與
燕戰猶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諭其官以求兵解二十七月
也李景隆以書于燕謂齊黃已屏竄遐荒可息兵矣燕
不信兵亦急尋召泰還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
及至廣德州語在王叔英傳既而被執泰不屈遂見殺其從
兄弟致宗等皆死叔特永陽彥等皆充軍有子甫六歲
給配後赦還今子孫猶有存者
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礼部尚書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元
江州路總祖省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户所百户迪自
幼倜儻有志操洪武中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
林院編修乙丑日二月二日陞侍讀預修大典辛未八月陞山
東布政司左參政捕蝗弥盜民甚德之甲戌六月丁內艱
奪情起復辞不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
烏撒烏蒙等處苗賊倡亂迪率土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
白金綵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陞礼部尚書特授崇禄
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勑法司擇公
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録徵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
又言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之失迫今不恤必嘯
聚為惡宜使有司招徠之其不願聽附籍種田皆免其
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少保
辞所兼俸不受靖难師逼與黃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計
迪受命督運粮儲於外遇家未嘗入閣吏即赴京師文
庙继統召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
鳳山呼曰父親累我迪叱使勿言因罵不絕口命割鳳山等
鼻舌熬熟啤迪食之迪吐唾之益肆指斥遂俱凌遲而死
者有老蒼頭拾其遺骸歸瘞縣之計家橋洪熙初詔釋
迪宗姻在戍者還鄉給役産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記諸鄉
賢祠中良郡守復於迪故居立祠記之
八月九日雲南右布政使設布政一員 罷操練靖三軍及宗錦
鼓衛軍徽安陳垂傑還
先是傑率飛熊等三衛官軍操至是還
魏國公徐輝祖還京
先是輝祖練兵山東至是還
十二日雲南總兵官征虜大將軍西平侯沐春卒
春字景春鳳陽定遠人黔寧王英長子生未朞母殁鞠
於外祇歸就李年十七侍英征西番亦渠乃雲南皆身死
生士卒武癸亥還京師掌禁旅冬江西擒寇順天王翁諸
邵作乱春與征先登殲之乙丑秩授驃騎將軍僉後軍都
督府事廷臣請試職太祖曰是家兒我非他比也俾實

授春剖决如流嘗録因烈山奏釋数百人擒逆黨卯于
蔚州閒釋誣誤亦數百人壬申英甍於雲南萬里奔喪
起襲西平侯爵鎮雲南一遵父道謂屯田為改要務歲
較多寡賞罰稽功乃倍饋餉以足癸酉春緬甸暨東川
夷相継作稚春調督瞿然授以成筭俄皆殄平甲戌春復平
越嶲番寇越州蛮阿資者倡乱西南朝廷費数萬之師
往々無功春卒平之麓川宣慰思倫發為其下所國戍寅
四月破刀干孟諸砦誅其渠魁餘釋渡業自是百蛮震
慴不復携一事聞授征虜前将軍命書平其地功未竟
而春以九月十二日卒芺特年三十六帝悼恤遣官祿祭命
有司護喪至京復諭祭者再賜謚惠襄春况毅果敢
明識絶倫在鎮七年闢田至三十萬餘畝復入户至五千
餘又嘗鑿鉄池河灌田数萬畝民受其利
二十日革五軍都督府断事官　是日復設大理寺卿置一
員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一員餘官左司左司正一員
正四品左司副一員從六品左評事六員品同左右司司
設二員從九品先是大理寺革至是復立出吏部卷
十六日革廣通鎮批驗茶塩所　長星西隕有声如雷
以張鳳等為錦衣衛千百户等官有差初太祖崩於西
室　人殉葬者若干人其近親張鳳李衡張爾江濱孫

端王斌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趙福等以錦衣衛所試
百户散騎人刀舍人進官本衛千百户靖难初革建文
間陞除官鳳等亦在革中文庙云他每這幾家都是
孝師的職事不勤都調孝陵衛支俸不管事今尚稽
太祖朝天女户官世々襲授十月四日征虜将軍何福進
兵金齒　貶安陸侯吳傑為廣西南寧衛指揮使
增置尚寶司少卿一員　六日革邵武府大寧縣河泊
所　十五日增置陝西兆州茶馬司　二十一日革大昌縣
幷儒李縣隷夔州府是日革
二十五日革州府藍山縣毛俊堡張家小山堡二巡檢司
以戴礼為太醫院使
元礼金華人名思敬以字行李於朱彦修初以御
醫事　太祖大漸特嘗目之曰此人仁義顏懐之故有是
命後遼王秉翻為書仁義巻肅慶二王為之賛詠壘
李士為之跋或云文皇時以舊恩陞院使非也時蔣用
文為御醫
召總兵官左都督楊文還京師
文含山人以開國功累官督府洪武丁未春正月命往
遼東練兵屯田七月召还俄充大總兵官征虜前将軍
辛京師湖廣江西兵征五開　太祖以詩送之自總兵額

成以下悉听節制冬先諸將還京戊寅夏五月復克樵
兵官揀選比平行都司及王府護衛精鋭馬步官軍陞
開平備禦太祖崩未幾召還永樂丙戌正月辛
十二月十三日立金府義烏縣清溪巡檢司　十二月癸丑朔辛酉
牲于郊記壇　四月復置工部照磨所九日增設開封府
常盈庫大使一員青州府將盈大使一員　立福建下
里場鹽課司　十六日革青州府博羅縣陳市站蓋
都縣北門外樂縣樂安臨淄縣古城凡四遞運所　二十一
日革詔興府蕭山縣錢清北堪　省衛輝府胙城縣儒
學訓導二員　二十八日省永平府江華縣縣丞主簿各一
員　罷吏部尚書茹瑺　以
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為吏部尚書
紞字昭季號鶴庵西安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紞由
明經奉為東宮侍書封識通敏懿文皇太子器重之洪
武二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尋出雲南右布政進左
布政使凡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置廨宇與夫上
下典儀公用程度悉裁定之夷民心孚遠邇安輯三十年
三月扶滿入覲考功能為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曩者
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字爾紞實先從仕今五年矣言出
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權忻皆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

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
復命仍治滇南汝往欽哉遂還治三十一年召為吏部尚書
會修　太祖皇帝實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者考第
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在試列紞讀
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材不但文辭之工也以為第
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名後果大用其知人之鑑如
此壬午六月靖難之師入京城討奸黨紞與焉及上即位召紞
與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先皇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辭職
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時視政有疾舊制向朕直言無
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紞自經于部之後堂
以茹瑺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舊
瑺衡州衡山人面骨深峻身長八尺相者謂封侯而不
令終洪武由貢入監吏部試居第一累官至左通參政甚
稱上意舊令中外文武服勤在官者復其家上以瑺卑
異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租稅悉蠲之其叔父弟詣闕謝及
陛賜鈔十錠仍敕光祿寺賜酒飯偕瑺詣其門餞之累遷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革除間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靖
難師起瑺主兵餉及迫近京師詔諸王以分守諸城門遣李
景隆都督王佐及瑺往龍潭見太宗瑺望風納款未幾遂
入室群臣未有言瑺獨先於上前稽首勸進及即位以瑺有

奉天征討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不世
襲賜券文有內外一人中流砥柱之褒詔以秦王第二女長
安郡主下嫁其子鑑礼遇優渥賜賚不可勝算後乞骸骨
得致仕于家尋以事逮至京師死於獄宣德初徵其幼
子鏞以父勳不敢受蓋鏞以瑺在功罪之間也
以工部右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
吏部卷內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二日工部右侍郎張昺
奏昺山西澤州人國初舉人材建文特廷至礼部侍郎會
諸藩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
望者居之乃以昺爲北平左布政使至察　文皇帝起
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
守飛章奏聞有掾吏李友直者智議人也昺以腹心寄
之友直乃竊其章密獻王府而都指揮張信亦告之貴
謀會朝廷遣內官逮護衛官寮至府文皇帝逼使召昺
及貴入至端礼門爲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所執昺及
貴皆不屈而死乙卯七月六日也昺得屍还瘞文皇登極
族其家生焚近戚摚掌其親戚極同里人咸分遣戍邊
後上夢昺等披髮爲厲命出其屍焚而棄之昺西番
如生者有一子逃去不知所終或曰養子也洪熙改元詔昺戚
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縱之还里昺家讀任永南去州
城之東三十里正德庚辰春正月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以王鈍爲户部尚書
鈍字仕魯河南泰康人洪武年間由吏部郎中爲福建
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愼廉介民懷其惠革除年間廷
户部尚書靖難師至鈍走出城外已而歸附文廟登極召
見之曰尔何輔文建闘朕骨肉今何顔邪鈍頓首懇謝命
降布政使仍令致仕怏怏成疾死于歪官至戶部侍郎
以鄭賜爲工部尚書
賜字彥嘉建寧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湖廣布
政司右參政丁艱起復改北平布政司坐事謫安東屯
田革除間召爲工部尚書太宗登極轉刑部礼部後爲
侍郎趙瓛間讒以憂死仁廟初賜太子少師謚文安
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帝嘉納示天下
昌隆者江西人也洪武中舉進士魁天下授監察御史建
文初人主視朝頗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
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故能
庶績咸舉天下乂安也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兢兢
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食日旰忘食常有如不及焉蓋
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

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勳臣宿衛瘦於侯伺曠職
廢禁上下解弛流爲凌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爲
社稷之福也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礼部可徧行天下使
朕有過人得而知之及太宗之皇帝奉兵南向昌隆上書言
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
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
或有蹉便須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禍
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文
皇帝入南京命捕姦黨黃子澄方孝孺昌隆等爲奸黨
同驅出戮昌隆當陛太呼曰臣當特曾上章勸以位讓陛
下奏牘尚在可覆按也上乃縱昌隆刑閱其奏上流涕曰
大燒頭若早從此言則南北生灵受禍未若是之酷朕
亦無此勞苦也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在北京不往
事之不能盡誠輔導朕不忘不遂改北平按察司知事
昌隆頓首謝永樂二十年冊立尋與嫡庶議授昌隆左春坊
中允前後任東宮適事臣諫多所補益漢庶人惡之適
年出爲礼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屬官惟諂
取容而已昌隆獨以剛正自勵則必有啓謀深計官屬相
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適有事往白震怒不應昌隆未
喻移時又白之震怒拂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爲昌隆

瞰猎而退謀於所知者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舊東僚皇
太子素知公何不啓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
依所請震大怒遂奏昌隆傲慢很愎事多專行臣以職
守相臨動爲所拒無屬官礼耳自爲王官事無大小並
須上奏而乃假托屬僚怙賴恩私陰欲樹結故不知父而之子
其潛蓄無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曰昌隆自事庶人名其黨
籍僥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叵測其行匪良不宜仍用上
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赦復官丁父憂服闋起復至
京往謁震溫言接之理前奏詔繫昌隆錦衣衛獄且籍
其家上乃北守兩京凡下詔獄者卒輿其載以從謂之隨駕
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昌隆寔以
曾經保奏爲掌史乃坐以共謀詔公卿雜問昌隆初不
服乃辨不已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獄且上竟夷
其族是年震病面疽痛不可忍宛轉床褥間常號呼
曰尹相尹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隆手欲殺之竟死

以謝貴爲北平都指揮使

貴　　人洪武末黃子澄齊泰建議削奪侯王時燕
藩稱病泰謀以備虜爲名乃以貴爲北平都指揮使
張昺爲布政使謂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元年三月
朝廷師至燕約貴先發六月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

軍士布於城內填溢街巷圍王城外墻又有木柵斷端
礼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久雖塞可也已而軍士登
城環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譟震動城內七月王乃
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八百餘人應能請先
擒張昺謝貴王曰彼防守既嚴猝亦难擒須以許致之可
也今朝廷遣內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妆之訖令
差來內官員貴昺付所逮者則貴昺以來々則縛之一夫
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礼門內遣人召貴昺久之乃至衛從
甚衆至王門々者呵止其衛從惟貴昺得入至端礼門壯士
出擒之其從者猶未知者移時貴昺不出稍々散去將士
聞二人被擒皆散走王等率勇士捕之是夜王等攻九門
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
諭守者皆散乃尽克九門上親問貴昺乃知其謀出於
齊黃遂上書請誅之於是靖难師出矣

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鳳韶吉安廬陵人洪武末人進士高廟卅遐拔監察御
史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登陛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
有殿上宜辰君臣之礼宫中乃叙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
愕靖难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入國無敢行者鳳韶
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行通節鼓風達之亦不報既而帰
第文庙即位喜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又不
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畧曰予生居廬陵素負骨鯁
既一死之德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矣屬妻
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三十九李氏亦死于
節云

以流人劉有年為太平府知府

有年字大有其先本廬陵人元季徙家沅州洪武中
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史李行焯々有稱尋以辞官養
母忤旨謫通州擺站閒於州故家得儀礼經十八篇上之
詔藏秘閣建文即位復起太平知府丙子之春與王紳
遇以道義相助文庙入正大統以不肯迎賀謫雲南黔
國公知其賢遣諸子從李且薦于朝及交趾平起為
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卒也尚書黃福賛之曰江湖曾
次洙泗規模文宗韓柳李本侄朱其為名流所推如此惜
欠革除君一死耳

以右都督沐晟襲封西平侯充總兵鎮守雲南

晟春弟春卒未幾晟襲爵鎮雲南永樂中以平交趾
功封黔國公追封定遠王賜謚忠敬

以何福為右軍都督同知

福國初舊立武功為指揮使洪武辛酉潁川侯傅友德求

昌侯藍玉西平王沐英三將軍征雲南福與有功來獻捷
再遷都督僉事戊辰北征捕魚兒海俘獲萬計辛未
克平羌將軍代總西平侯兵討阿資戊寅二月擒永寧
卜八如加誅麓川叛酋刀干孟降其衆七萬自是百蠻畏
威南都督諡擢式督府

以燕府參軍事訓導康汝楫為安岳縣知縣
汝楫武功人以儒術薦起為燕府訓導饒智畧文皇在邸
時與咨議朝廷頗疑之改安岳縣知縣在漳州南四百里
遞難治汝楫公勤莅政撫馭有方善績日著永樂初以
舊臣召還民遮道涕泣留之未幾擢北京刑部左侍郎卒
卒官其二子爵上林苑監左監正種監副爵累官至太
常寺少卿種通政司參議

召宋懌還京師
懌金華人故翰院李士承肯濂之孫也嘗授先太子
經以孫慎累謫戍變帝即位念濂為皇考舊李之臣
懌復官之翰林

詔求直言李山林岩穴懷才抱德之士
帝虛心圖治惟日不給下詔求直言令內官群臣各李逸
士於是壽州李訓導劉亨疏言六卿秩當與五督府等
國子監祭酒不當位在太僕卿下諸將子弟宜設武李教

之上納覽授亨武進丞崇仁李訓導羅愜被薦上書論
政入史館同修太祖實錄吉安府知府朱仲智薦省
用道蘇州府知府姚善薦錢芹用道授請江府直
史芹授戶部司務遼州人高巍者事母肅至李蕭
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
壬戌應貢入太李甲子以孝行旌表尋授前軍督府
試左斷事乙丑上疏欲懇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郡
末拔慎選李惜名器數事太祖深嘉納之後以斷事不
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閔索嶺乃許以姪代從帝
即位上疏陳情乞歸田里未幾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
銓書巍上書論時政其一曰今欲弱候王之權使下無
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臣嘗
借漢為諭昔漢高祖提三尺劍起布衣摧強秦滅暴
項以定徇乱憫秦孤弱而亡遂大封同姓荊王賈楚王
交代王嘉齊王肥淮南濟北分王天下之半其漢高祖
遠慮之策莫不欲藩四夷而衛禦中國也豈想遺文帝不
治之痼疾哉故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一脛之大哉
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平居不可屈伸後雖有扁鵲不
能為矣故發痛哭流涕之嘆其欲削移六國之意不
言可知矣賴文帝寬厚長者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

朝賜以几杖以折其強悍不臣之心其弟厲王長謀反廢
處蜀郡罰所當也不先有尺布斗粟之謠以累文帝寬
厚長者之德此往事可鑒也其後景帝寬厚不如乃
考又過晁錯恃才刻深征削諸侯遂兆六國之禍非
文帝遺命托將得人民心輔漢又遇趙沙遮說清滙指
示之方幾危劉氏之社稷則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昔
我太祖高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
居帝位者數年故不免中伏弩胃流矢危然後定我
太祖高皇帝遺胡運之大更群雄並起龍飛淮甸芟刈
群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
高居九重神謀聖算所向克捷海內之國三皇五帝
不能服者皆來臣服莫不納貢而效職焉比之漢高
誠以為過正所謂戎武維揚于湯有光也雖因天與人
歸實賴我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
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々皇々宜君宜王者矣故
使之本宗者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
公下洗孤秦之陋於是体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刑
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古人之言一人當關萬人莫開其
人悍勇西隣吐蕃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
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出
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國雖無名山大川
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明等府所謂
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矣其
地雖曰沙漠寒冷不毛之地廣畜馬羊其地土之人不耕
不蚕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各興一代
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
諸葛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
濟兗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棊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
當然太祖皇帝之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
各處親王固多驕逸違犯朝制者不削則朝紀綱不立
削之則傷親々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难處也賈誼曰欲天
下之理安莫務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々少則易所
以義國少則無邪心令海之勢如之使臂々之使指莫不
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莫
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
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英楚王潭湘齊兗英楚潭湘
子秦晉燕蜀其餘寧遼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
少其力而少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
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々之礼如
歲時伏臘外國所貢稀罕之物并京製嘉殽美味命

使臣頒送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何間獻王
與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賁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
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
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爲人
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
之疾有腹膚四夷之患人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
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有時而搔癢吾体命良醫修
方而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
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指股爲諭今臣以一身百
躰爲譬今我皇上及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
百躰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
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
好臭口好味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躰之好則失主宰之
道不隨則擾乱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
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
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理諺曰家不和而隣欺臣亦
謂國不和西夷窺此一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
以脩身齊家爲先是以堯之思安安允恭克讓者亦
必先親九族既睦乎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〻而必先刑
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于家邦則孔子所謂身脩而
家齊家齊而治國國治而天下平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
彼親〻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古今聖治天下之軌範也
伏望皇上鑒察焉未逾年靖難兵起時又仙居鄭
恕金華樓璉浦江鄭楷皆見擢用
詔顧成班師
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總兵官師師征
水西蠻居宗既平將旋師洪武丙子五開諸蠻叛遂命成自
水西移師五開副使兵何青宋晟韓觀各率偏師佐之
成在軍秋七月至十月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苗坡美塘
光金蒙臺等一百三十七砦及龍里鎮遠蠻乱者前後
斬首二千八百六十四俘獲人口二千八百五十二馬六十
二疋
革除遺事
元年春正月癸未帝祀天地于郊祀壇始以太祖高皇帝
配饗是歲帝即位改元郊見上帝如歲祀之礼戊寅
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遂宿于文華殿齋室己卯
出舍皇卿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合祀天地配以太祖
高皇帝太祖坐西向帝晚冩登大祀殿秉圭奠瓚興俯
拜跪周弗如礼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群臣賀翰林院
侍講李士方孝孺進郊祀頌謂是曰夜半礼成天宇澄

瑩老父咸以未嘗遇
四日改四川行都司昌州為昌州長官司普濟州為普濟州
長官司威龍州為威龍州長官司　詔應天府及十
二布政司開科郷試　十七日革雲南十四府照磨所
惟雲南大理二府止省檢校一員
二十二日革武昌府江夏縣金口頭鮎魚鎮二巡檢司　立贛州
府安遠縣南橋保巡檢司　二十七日革州衛巴松大龍
會川黎溪腰驛凡五驛　革平府蒲縣僧會司　遣使
告即位于天下合祀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　百夷平征虜將
軍何福等師還
先是十月八日兵次金齒十六日克何登等寨十八日
克小南和寨二十二日還金齒十一月二日兵百夷崖
甸克曾麻等寨五日次楚川大甸六日克刀千孟
寨斬首賊刀幹孟景七日次太卯十二日克麻底浪等寨
十三日克孟斷寨十六日克孟别還大甸十二月三日師還
金齒二十二日征諭夷弁太卯孟定等處二十三日次的
招諭蒲蠻降二十六日克可哈喇寨老姚寨明年正月
二日克枯阿莽寨初五年要甸七日班師於是百夷悉
平
敕脩太祖高皇帝實録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右

侍郎兼翰院學士王景彰為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
昇翰林院侍講學士高遜志為副總裁官翰林院
脩撰李貫國子監博士王紳陝西漢中府學教授胡子
昂齊府審理副楊士奇江西崇仁縣學訓導羅恢雲
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纂修官給大
官饌寵眷有加
景彰浙江松陽人名景壁以字行洪武初為懷遠教諭
以文學知名後擢山西右參政坐事謫雲南時修太祖
實録召入翰林充總裁官雪菴宗引曰雪菴松陽人
名暨姓不傳永樂初年逾壯矣始落髪為僧適江而
西上抵重慶文大竹近縈隣水之善慶里山河水奇
絶可遯曳杖而往將至憩于巴巴嚴金坪之天池既而
善慶杜氏景賢賢之乃相與陟白虎洞諸山復降至俗
名松栢灘者旋見而曰盍於是乎寺焉以老景賢鳩
材構之寺成而入噺夕命僧徒誦經呪聞者傾听則易
之乾卦也景賢曰上人祖釋而誦儒經奚其可及易伽
梵而寺以觀音名嗚呼寺也豈其心哉嘗買楚辭泛小
舟于灘之中流讀一葉訖輒投之水而哭然如是而終卷
斯已衆駭之莫測其意嗚呼僧也豈其心乎閒居謂酒
能破塵臆每脯注一壺以侯客無至者雖牧豎亦拉入

而與飲微醺呼兒侍立曰我歌爾和歌竟而瞑焉乃
寐嗚呼酒也豈其心哉侍者曰吾師形視而頎指柔而
白落筆則星流雹走紺雲迭出見者咸訝其為異人
或曰洪武三十五年授翰林斈士而今乃藏其迹于未冠
得其詩數篇而又索其散遺者藏之皆手書也嗚呼
日月逝矣忍俾斯人無聞于世也夫庸書而録諸木以傳
抑又有鍋匠者不知何許人往來于里之隆安間帕首身
著短袖業補鍋而食其力垂老不漏一字偶值詩翁馮
姓者偕諸老小酌聯句適業暇而立於側怪其詩流而
艱輒然者再諸老怒叱曰汝能詩即續吾所未能者否
則捷汝不得已拈韻而應之諸老起延之坐請賦席上
御頭新柑不可強之而后可僅一絶過此若病風然而卒
悔以死人言其與雪菴故僧交之死矣不相問訊迹殊而心一
也謹其時附于是集之後嗚呼讀者以意逆志則二
人之心白矣豈終諱曰知我者其天乎　廖昇字
斈行最知名洪武中爲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九年六
月擢太常寺少卿革除中脩太祖高皇帝實録斈士
董倫為總裁會太宗平定内難昇渤與家人訣自縊
而死壬午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黄觀王叔英周是脩
王良顔伯瑋皆不順命而致死於建文計其存心叛逆同宜
追録之上憫其忠不問　高巽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
元末僑偶嘉興自幼好斈嗜文辞嘗侍父宦遊吳中其
一時文章大家如宣城貢師泰番陽周伯琦遂昌鄭元
祐皆在巽志蔑受其業故其為文蒔純典雅成一家言年
二十五為鄭山書院長洪武二年徵脩元史入翰林為編
脩累遷侍講斈士建文朝兼太常寺右少卿庚辰會
與董倫為考試官精於去取而名士胡廣吳溥楊子
栄楊溥胡濙輩皆入彀中號得人焉内難既平遜志存
没莫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脩史官
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監試者御史王慶
俞士吉蓋皆一時之選惟葉惠仲王度死難餘皆居
位如故而徐旭者永樂初為吏部郎中與逢吉預重
脩高廟實録旭陞國子監祭酒俞士吉永樂初拜僉都
御史　李貫者吉水人革除中為翰林脩撰與胡
廣皆事太宗一日上于宫中得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
千餘通覧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侍讀解縉等偏閲
關係軍馬錢粮數目則留餘干犯者悉焚之即而從容
問縉等曰爾等皆宜有之衆稽首未對貫進曰臣實
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為美耶食其禄思任其事當國
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恶夫盡心於

建文者但恐為詩建文廣祖法亂政征之臣耳尔等
前日事使則忠於汝今日事改當忠於朕不必曲事建
蔽也後貫以姻家累坐罪不獄死　王紳字仲緼金華
長烏人父禕以文行重海内與宋濂齊名國初擢儒
教校理歷起居注出判南康諭章二群會修元史召
爲總裁官學翰林待制使雲伏節死緼甫十三聰敏
過人落筆成文沛然不可禦鞠于伯氏綖事母何盡孝
文卒哀毀踰凡未幾綖亦没獨綜理生業覺之憂患中
俯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趣縱横
磅礴出入上下宋濂一見即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
時俊傑多自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
書幣聘至待以客礼俾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
丘壠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訪求不獲
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痛幾絶過者爲之泣下沾襟作
滇南慟哭記以寄志雲南布政使張紞尤重之作弔王
翰林文紓其情既還王慰勞未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
建文君即位貝爲國子博士遂入祠垣編摩太祖実録
與侯城方孝儒交遊嘗尊儒爲百代儒宗勸之著
書以淑来世孝儒不以爲然紳自是益嚮道德而畧文
藝嘗以其父死節事聞于朝得旨贈翰林學士謚文節

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實自禕始庚辰十二月丙午紳卒
年四十有一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子稌事見第
五卷　胡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尚定嘉州某縣人舊名
志高後以避嫌改居縣之東州鄉子昭富經術性忠介方
孝孺爲漢中教授講明理学往從之遊蜀獻王賦詩贈之
其後由儒士被薦至京師王紳華甚重之華除年間
爲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三日
戮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復初母郭氏皆年踰八十編五子
紹縝継發習匠後亦編伍獨第志遂爲蜀府典寶匿
丹稜以免近御史熊相於州治之西立祠祀之　楊士奇
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早孤母改適羅感奮力學群
縣交辟不就尋以明經授教官未赴會脩太祖實録遂
晋翰林編纂未幾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
紘奏事奇第一授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入翰林　程本
立字原道嘉興崇德人少讀書不務章句聞金華朱
彦脩得考亭正傳於白雲許謙乃往就學馬寓金華
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辰以明經秀才擢秦府典儀所
引礼舍人開秦晋燕三府官僚召見奉天門下賜馬匹
楮幣有差在任五閲月以世艱去庚申復除補周府礼
官丁卯從王朝京師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

吏目晋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百夷煽誘為逆
本立單騎突入為書開諭逆順利害由是夷咸悅歸順
邊事以息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時西平侯沐英布政
使張紞以本立統領守禦因自誓曰吾當以死救此一方
之民遂不避艱險山行野宿日赴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
麗江永安咸賴其撫綏安輯自是民得安業軍得着伍
本立之力也戊寅奏計京師應天府尹向理李士重
倫文章以文學優長守身廉潔薦及徵入翰林纂
脩高廟實録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陞中順大夫文
正七品俸辛巳以失悞陪祀調除仍晋翰林纂脩明年
實録完調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及行請靖難兵渡江
逮文京本立遂自盡壬午六月十三也官因追其息典
家無遺貲時稱為清御史所著有巽隱集十卷僉事
吳昂刊行于閩而廷掃序之稱為今之夷齊云時同纂
脩者學士董倫禮部郎中夏正善史官錢塘高讓盧
陵吳勤趙友士端木孝思同郡張秉彝唐鉷虞士侍
講王景脩撰李貫編脩吳溥楊溥揚子棨劉現侍書
劉彥銘皆不能死節或見用新朝焉　唐愚士名之淳字
愚士以字行詔興山陰人父肅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
愚士少有奇志攻李不倦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父謫死

臨濠辛勤扶喪歸塟追求其平生所作不憚荒遠纂
録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凄切人為之掩泣然愚士
亦工為文者且喜筆札酷似其父洪武中屢有薦之者
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好士熟戚第一聞名走使者請至
家俾其子師馬征行四方皆與俱立薊秦周覽前代
遺跡援筆而賦躪躒時歲辛巳嗣君詔翰林詞臣集
數千載經史中事為書以考治乱為鑒戒命舉俊通文學
士方孝孺輩以愚士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
趣召至殿廷即拜翰林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
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以閏月三十日
卒時景隆久將兵于外及歸則愚士病甚不可為矣
賵卹之甚厚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二月六日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　革會川衛儒學　三月改
大理寺卿為大理寺卿　革司務二員主典簿一員改太常寺
卿為太常寺卿　革鴻臚寺司儀司賓二署改光禄寺卿
為光禄卿少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少卿秩從四品寺丞從
五品　改太僕寺卿為太僕卿少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少
卿秩從四品寺丞秩從五品改主簿為典簿增典牧二署各設
正一員丞二員監事一員吏目一員典廐署增屬官誘騋等十
十五群群置長一人改牧馬千戶所倉一處副使為本署典牧

增屬官遂生等三群　五日革安遠縣僧會司　七日增置
衡州府耒陽縣觀山巡檢司　九日改福州　府福寧縣青
灣巡檢司爲桐山巡檢司爲庫溪巡檢司　十日追尊皇考
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妃爲孝康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熈爲徐
王詔誥天下遂命有司舉賢養老恤窮重農造士任官旌
善周急裕荒恤兵存廢掩骼以佐邦國
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于後昆履大
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
之通義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
皇考懿文皇太子蚤登儲位叅鈇萬機黙施寛仁陰
贊至治視斯民如赤子體天春之聖盛錫祐朕躬太祖
皇帝奄棄臣民肆朕嗣登大位既謚太祖爲高皇帝
孝慈皇后爲高皇后而皇考謚號未得稱心切悼焉
迩者採群臣之言追尊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
宗皇妣敬妃爲孝康皇后擇日附廟群臣復爲中宮
之號未正無以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無以夾輔邦
家継以爲請已冊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爲吳王允
熞爲衡王允熈爲徐王夫尊親所以崇孝敬之道正家
所以厚風俗之淳嘉與萬方同臻至治布告中外咸使

聞知一宗祖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
惟廟諱如律迴避廟謚稱號勿諱一民間及山林岩穴有
懷才抱德練達政治廣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實跡礼請
送來授以禄位以安黎庶一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詔書
到日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斤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斤其
身犯杖罪以上隸辛娼優不用此例一所在鰥寡孤獨貧
無産業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三石責令親戚
收養如無親戚隣養之毋致失所其有田地其有田地荒
撫無人耕種者從實開報以憑開豁一農業乃衣之本有
司勿奪民時使得盡力耕吞足其衣食一學校乃風化
之源教養英俊以備任用有司宜加意以礼勸勉禁其
於浮靡得眞材以輔至治一民之休戚係乎守令賢
否官之清濁在乎考覈公平在内監察御史在外布
政司按察司宜從公考察果有政績異常及闒茸
不才者俱其姓名事實奏聞以憑黜陟一民間義夫
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
義者有司取勘以聞即與旌表一軍民凡有嫁娶喪
葬窮窘不能自舉者許伍隣里宗族共相資助勿使
失所一各處如有水旱災傷違即從實開報以憑踏
勘賑濟一軍中孤兒給粮存恤已有定例其篤廢殘疾

無人侍養及年老有丁代役者管軍官員宜加撫恤
其願還鄉者聽當該官員無得因此將壯丁一槩放還
一民間有篤廢殘疾不能自行者收入養濟院依例官
支衣粮使遂其生一前代兵後骸骨暴露田野者尚多
有之當掩骼骨埋胔之時所在軍民官司即便收瘞一
各衛所差人拘捕軍役有司從實照名發與如果户絕
明白保結回文以憑開豁毋得通同擾民　太平開平忠
武王常遇春女先皇太子獻宬甍　皇后父全爲光
祿少卿洪武丙子九月十三日爲皇太孫妃至是冊爲皇
后　吳王國杭州衡王國衡州明年之國徐王幼未行歲
壬午七月降封吳王爲廣澤王衡王爲懷恩王是歲
十二月召至京皆降爲庶人繼之後隨駕入北京至天順
元年釋放無存惟吳庶人有老婦數人耳徐王永樂四
年封甌寧王未之國永樂十五年甍逝塟太平門外無
子國除至今南京光祿寺歲供節祀用時俗卓面酒
菓就墓所祭之
二十一日改廣東塩課提舉司爲廣東都轉塩運使司海北塩
課提舉司爲海北分司　二十二日革邵武府光澤縣河泊所　二
十五日革户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職民度支金帛倉庚
四司　革刑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
司立郎中一人員外二人主事八人　革邵興府在城河
泊所　二十九日改浙江等十二提刑按察司爲浙江等
十二道肅政按察司各分巡道改分司　革照磨所
燕王來朝
吉安志載御史曾鳳韶是日侍班王由皇道入登陛
不拜鳳韶劾奏曰殿下宜展君臣之礼宮中乃叙姪
之情燕王由皇道入不拜大不敬帝曰至親勿問又南
京錦衣衛百户潘瑄貼黄冊内載校尉潘安三月二十三日
欽撥隨侍燕王還北京佳往後以拿張昺功陞職據此則來朝明矣
户部侍郎卓敬上書
時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
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徒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
萌而未動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
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覧奏大驚袖而入翼日語敬曰燕
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曰楊廣之於隋文非父子耶上
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寝敬浙江瑞安人家卓奥
徙滄洲少讀書十行俱下一目棄不復讀亦不忘七歲
有異人見之曰此奇兒也第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讀
書寶香山性至孝晨昏礼雖遠不廢嘗夜歸值風雨
路迷得一牛騎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登進士

授給事中好直言嘗勸上曰諸王服飾尚有擬天子者
此外之道也何以令天下耶上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
見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爲元士尋六科爲政事本官又
更爲源士後復稱給事中上疏多過直或戒以太剛則折敬
謝曰敬知盡諫諍職耳禍福非所計也言之益力歷宗
人府經歷進户部侍郎後難兵入首執敬數之曰此得非
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辭不遜且曰若用敬言
王何能至此上怒欲殺之繫之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
廣孝乃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
石勒而勒終殺衍夫使敬言誠見用陛下豈有今日於
是斬夷三族敬臨刑神色自如經日其面如生敬之死
出廣孝所忮上實不忍嘗嘆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
卓敬可謂不負君矣敬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
律曆地理兵刑靡不造其奧所著有遺書十卷詩
文五十卷宣德間敬門人黄翰光子養正齋敬小像
并其書至京師編修劉球作傳球稱其與方孝孺當垂
不朽且私謚之曰忠貞
革錦衣衛屯田千户所　駙馬都尉郭鎮卒
鎮開國初功臣武定侯英之子英卒贈營國武襄公
伯父子興亦以開國功封鞏昌侯追陝西國宣武公姑

高廟妃二女弟爲遼郢二王妃鎮以勳戚子弟資貌
槩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太祖屬目洪武己巳選尚永
嘉公主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礼度每命練兵
綜事恭勤不懈帝即位命賣遼東兵事竣還中途
疾作至令不能朝帝令國醫治弗痊卒於賜第輟朝三
日斂瘞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定襄伯登者鎮
姪也國朝一門爲公侯駙馬伯者惟郭氏云
以中軍都督府事宋晟充總兵官鎮守甘肅
晟父朝用兄國興皆起定遠田間累有聞國功朝用官
至右都督國興以總管戰没南臺晟承兄官克徽寧征
閩陝三鎮涼州進官都督府洪武庚午制充總兵官征
[illegible]之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誅
其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
印一銀印二送京師所得馬牛藏給將士議明年征罕
東西番誅擒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
逐還京師甲戌調中府充副總兵討遼東邊寇戰臘
温江大捷明年平廣西忻幪寨又明年總羽林八軍平
五開平里十三洞戊寅率師城萬全諸衛還京己卯以晟
久居涼州回番畏服遂充總兵官出鎮甘肅靖難後來
朝進左都督授平羌將軍復任永樂乙酉諭降虜酋

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邊境底寧命徐都督膺
趙尚書狂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子瑛瑛尚安成
寧公主皆爲駙馬都尉瑛嗣侯有罪見改命瑛
免官民賃舍月錢
洪武中凡無舍者官自奏吏校人等具告並從錦衣
衛同兵馬司撥與在市郎房居住月收賃錢視傾
毀者工部脩理至是悉免月錢令戶工二部同管既而戶
部尚書郁新謂事不歸一奏令工部專管行五城兵
馬司取勘見數凡遇官民告討房移兵馬司查勘即
與撥住
令政憲兩司官糾察屬吏　以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等充
採訪使巡行天下
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同入拜命充採
訪吏分巡天下問民疾苦賚寬平使黜貪黜不職者皆
得以便宜行之原吉在福建號稱寬平未幾移鎮蘄
州思勉華亭人尋擢山東按察司僉事
革松潘衛　詔求賢
自守令以上皆得薦舉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敢諫　三月丁亥帝祀孔子于太學
駕至太學祀先聖孔子拜跪盥獻用享廟社禮畢御

彝倫堂見師生賚幣鈔有差
二日革汝寧府新蔡縣儒學訓導二員　陞布政司爲正三
品堂上官通陞一級　七日革福州府福寧縣河泊所
九日革應天府及各府照磨所檢校一員於是應天
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太平鳳陽淮安杭州紹興金華武
昌黃州荊州衡州長沙開封河南彰德懷慶南陽南
昌臨江瑞州袁州吉安撫州西安延安濟南兗州萊
州登州東昌清州大原平陽大同北平大名廣州成
都重慶福州府凡四十五員
革徽州府及各府照磨所司獄司
於是天下照磨所司獄司並革
十二日改儀真縣清江閘爲清江壩　十三日改開封府杞縣清
溝馬驛爲雍兵馬驛祥符縣時和馬驛爲陳留
縣新城馬驛睢州涉平馬驛爲葵丘馬驛　革贛州
府上館驛　十四日以散騎舍人張成等七十二名爲
沿海巡檢
吏部卷內載錦衣衛校尉王全賫帖送部引奏選
除
以前監生傳以莊爲山東商河縣知縣
以莊舊名忠爲監生洪武中以極刑家屬放爲民至

是年保選除後永樂二年考滿
十八日改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主簿為典簿　改鴻
臚寺主簿為典簿　二十日廣惠庫舊鈔兌進天財庫
犹庫收放立廣惠庫勘合并底簿　二十二日燕王還國
二十四日改漢中府略陽縣并儒學　謫監察御史尹昌隆
為福寧縣知縣尋召還官
昌隆上疏言奸臣專陰盛陽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
改惡之作知福寧縣帝初即位大臣相訐奏者命各
道鞫之同官皆畏宿昌隆獨不避一繩以法巡閩中去貪
苛理冤獄所至風裁凜然還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
嗜欲勤政治務正李不報比落職福寧益以清勤自
勵俄坐巫祝咀下獄得白還職
遣參將宋忠屯兵開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
兵山海關
忠之屯開平也調沿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選燕府
護衛精壯官軍悉隸麾下其護衛胡瑺指揮閻寧
悉送入京調永清左衛軍于德州以防燕也
四月四日改揚州府太興縣印莊巡檢司為新河巡檢司增
置通津巡檢司　六日革都察院右都御史僉都御史各
一員止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人　八日革番

守左等衛聚寶等門千戶所并各門吏目　九日改和
州牛屯巡檢司為新河口巡檢司　革浮沙口巡檢司　革德
彰涉縣偏店巡檢司　十二日革烏撒軍民府同知一人推官
一人知事一人　十六日改通政司為通政寺改使為通政卿
左右通政為左右通政少卿左右參議為左右寺丞經歷司
為典簿廳經歷為典簿知為錄事曾置左右補闕左右拾
遺各一員　十七日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為左右陞寺丞秩
五品　分鴻臚寺少卿寺丞各為左右少卿正五品丞正六品
鳴讚序班改正九品　十八日分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少卿
寺丞為左右　二十四日革開封府考城柘城延津寧陵四
縣儒學訓導各二人　革延平府順昌縣仁壽巡檢
司　二十八日立鍾山祠祭署設奉祀祀丞各一員　革
南丹衛以其官軍附慶遠衛湘王柏有罪自殺國除
柏謀逆事竟守臣奏之且以兵圍王城柏窮蹙縱火焚
其宮室美人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貼黃冊有是
月荊州護衛後所鎮撫王音逮赴京調廣東廉州衛
欽州千戶所
齊王榑有罪廢為庶人青州中護衛指揮柴真伏誅
青州護衛軍曾召保告王謀反遂捕柴真鞫實與直
極刑遂免榑為庶人出貼黃冊按是年七月詔書稱榑謀

反辞連湘王柏先已自焚死廢搏爲庶人擾此齊當
次湘
以弟大方爲副都御史
大方揚州泰興人博李能詩文爲宗黨所重洪武間
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
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朞侍者甚隆
大方以爲特受隆遇惧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益
自感激諫諍弥綸得大臣體未逾年秦國称治因大書
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彰聖訓且著其志方孝孺
爲之記称其志意偉然廓太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德於
正誼明道之旨革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請难師起
嘗以詩寄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其詩曰幽
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 縱使大龍燔地軸莫
教鉄騎過天河関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勲馬伏波
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盖北兵初起爲鉄
鉉柜所尚未至淮時壬午八月十七日與其子順同道
壽皆戮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誅焉
以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寺左少卿
閏字松友饒州鄱陽人李博行脩素以忠直自許初太
祖代陳友諒時経鄱陽謁吳芮祠壁間有閏題竹詩

云幽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来飛騰作靈物
太祖嘆賞久之陰記其姓名洪武中以有司薦辟至闕
下識之曰此題諸鄱陽廟者也拜官都督府経歴革除
年間進右補闕進大理寺左少卿請难之兵定師郎時
坐誅戮子傳道亦誅次子夔傳等俱戍辺衛妻汪氏
女二人俱給配象奴郡志称其忠貞鯁直節行聞天下
又聞諸鄉人云閏一女後得歸貧無所依閭里兢以錢
米給之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節行之感人如此嘉靖
二年提李副使邵銳立祠之
北平按察使陳瑛有罪安置廣西
瑛 人歷任洪武至革除年初爲北平按察
司坐交通藩邸謫廣西太宗即位首召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怨建文諸臣最深上爲帝允妏輟朝伍
日瑛請藏之上不從尋抗奏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
脩王良顏伯瑋皆悖逆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師
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紞
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
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禄自盡其心宜
悉勿論盖上初入京城昇又是脩自謚死觀時守安
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自謚死良在官闔家自焚先

是上兵至沛縣伯瑺不肯下與子其俱死後璣閭方
孝孺等獄詞遂簿録其觀叔英妻女皆将給配
觀妻出通濟門先擠其二女于河遂自沉死叔英二女
皆就錦衣獄俱赴井死其違命忍心如此後竟以羅
織苛刻得罪誅至洪熙時諸臣宗族皆釋還田里天
順中英宗又釋建文庶人之囚孝宗朝有建言欲継
絶褒忠者於是英之罪益不可掩矣
追贈翰林院待制王禕爲李士謚文節
禕洪武中使雲南死國事
五月一日革贑縣黄金税課局南安府南昌潭口税課
等局　四日增置臨洮府金縣濟遠倉　七日革鎮江
府丼露𡎺省灘新港𡎺官一人　十二日革東昌府臨清
縣會同閘　革荊州府登雲驛省陵州安遠縣訓導
二人　十四日改錦衣衛千戶徐斌于蘇州衛庚辰斌從
蔡指揮補賊常州有功受賞　二十日革東昌府聊城
縣李海務閘　選補天下儒学官員
先是学官缺以挙人及試中監生通經儒士補之至
是吏部奏缺衆詔令天下凡見任未入流官及爲事
充軍今已替役但通經所在訪挙試用其後二年四月
十四日復召軍司軍士軍餘凡有通経者軍官挙送布
按二司試中送用
二十二日革萊州府膠州逄猛振縣柴葫寨即墨栲栳島
三巡司改襄陽府均州江口巡檢司置鄖縣馬昌口巡檢司
二十三日革登州府寧海州乳山寨文登縣新汪寨温泉鎮福
山縣大川鎮黄縣馬停鎮蓬萊縣楊家店高山掐遠縣東
良海口萊陽縣行村寨凡九巡檢司　二十六日革邵武府建
寧縣河泊所　二十七日省廣州府連山縣以其地入連州以
監察御史載德彛爲左拾遺
德彛寧波奉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爲編脩
甫三載陞侍講上諭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
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尚
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
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矣盍以古人自期待哉
德彛與侍講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
意拾遺補闕以直聲震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
于其職革除年間改左拾遺靖難之師既迫與太常
卿黄子澄吏部尚書張紞兵部尚書斉太礼部尚書
黄觀戶部侍郎郭任刑部尚書候泰翰林侍講方孝
孺御史大夫練子寧大理小卿胡閏宗人府經歷宋徵
戶給事中韓永等日夕畫策防禦後俱死難

四川岳池縣教諭程濟上書

濟陝西朝邑人有法術亦以明經爲四川岳池縣李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治岳池李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繫至京師召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濟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濟更以爲軍師護諸將北與燕軍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徐州捷時諸將乃樹碑載戰次第及統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帝過徐州望見碑顧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對上大怒趣左右推碑再繫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末乃按碑族諸誅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用繫處得免澤畏者之祭蓋禳之也

以宋徵爲宗人府經歷

徵　人嘗建議親藩謀逆削其屬籍故靖難之兵以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陝西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以緣由去京

嘉猷本名昇以字行台州寧海人始師事同邑王琦琦坐累家徙雲南因疾無一人顧恤者嘉猷徒千里追送涕泣與之訣別人高其誼後復行六十里至濮中求方孝孺而師焉方氏之門嗜李之士至者亡盡席而方孝孺獨以得嘉猷及鄭叔貞爲喜爲之使進于聖賢之道且曰臣我者二子也洪武丙子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王謂其名家子相蒙乃賜之名曰良輔從以字行由薦辟入史館爲史官累遷至陝西按察司僉事嘗被燕邸召入居處最久隱情至是以告方孝孺其後以靖難師迫遣錦衣千戶張安賚書詣許世子燕王嫁本嘉猷之言也內惟手坐孝孺之黨迎至京師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文學率人樓璉爲翰林院侍讀

璉金華人嘗從宋濂學以武中以儒士召至宣彝仁壽二縣簿至是嗣位癸不詔求賢璉以文學奉人翰林侍經筵官至侍讀靖難師入京試文廟命方孝孺草詔孝孺罵且罵投之筆投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爲之方入見時孝孺受陵遲之刑未畢璉惶懼受命歸而憤嘆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爾遂逃間一夕自縊死

以錢芹爲戶部司務

芹字繼忠蘇州吳縣人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奮出仕

平絶大漢凱旋俄以例觧職家居二十年卄貧守道
爲郡守姚善所在傳華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芥
應詔召對稱旨晉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北虜有警授
行軍斷事從征虜将軍沿諒會軍府遣芥入奏道
病卒頻卒猶條邊綫争上泉武年七十二賜招殯歸葬
黄山
以浙江仙居縣李訓導王叔英爲林脩撰
叔英字元釆台州黄巖人往從母往爲陳後復本姓
洪武丁卯辟爲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李後拜漢
陽知縣高廟晏之明年召爲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
曰務問曰謹好言曰辨拜正曰納諫詩曰審才否曰惧
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皇除奸剔穢抑强鋤梗不容如醫者之去病農夫
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
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燮其血脉
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
者知爲經濟遠器靖难師𨒪叔英奉命募兵得廣
未幾文廟度江人皆散走兵部尚書泰泰來奔叔英
以泰爲一令州人訛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泰圖再奔然
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絶命詞曰人生穹壤
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
及竟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
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
佳所見良獨偏高縱遠難繼偶尓無足傳千秋史臣筆
慎勿称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
徒然庶無慚於後世自縊而死時年未四十将死特以
書祗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瘗我詞山之林麓希年卒收
瘗之盖希年亦台州人故托以後事尋有詔治奸黨
其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上其所賦詩上曰自盡
其心矣乃致不問叔英自號静李斎集與同郡林右
方孝孺友善二人嘗序之以傳叔英没後竟無完稿
後廣德知州周瑛重脩叔英墓立石爲之記少師楊
士奇賣叔英所薦嘗爲文以祭之曰先生之李聖賢
是師先生之行綱常自特先生之心金石是貞先生之
行霜雪其明又追称先生云李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
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盖足以當之且不愧其言云
六月二日省贛州府安遠縣儒李訓導一員　革濟南府歷
城縣堰頭閘　六日省興濟縣入青縣　增置臨江府羅溪
鎮巡檢司　八日改莊浪衛税課司隸甘州左護衛　十五日合
金華府雙溪水驛馬驛爲雙溪驛　省雲南府陽州臨安

府通海縣焚推府南安縣凡三隅各判濬各一人　十九日
置河間府滄州長蘆鎮河東批驗所　以欽州衛左所官
軍置戍守縣守禦千戶所　備案紀也　二十四日革漢陽府
雲州嶺課局　二十五日革岳州府澧州萬盈倉副使一人
○二十六日革宜課司副使宜聚寶門宣課司上坊橋分
司　調荊州左衛某所官軍于北七衛　召解縉還京為
翰林院待詔
縉吉水人舉洪武戊辰進士程中書庶吉士上封事指
斥時政詞甚剴切太祖多見納用兵部尚書沈縉疾其
年少譖致御史意實若之在臺以敢言稱久之太祖
命其父將歸鄉里臨遣之曰十年後來朕必用汝及
期而太祖崩縉遂奔喪矣京師時縉喪未葬父年九
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謫河州衛吏或言其為左右所
中歲餘憐其才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大見信用靖難
兵入首先迎附後為交趾參議以漢庶人譖徵下獄後
三年死獄中家徙邊
七月四日革九江府彭澤縣峰山幾巡檢司湖口縣茭石鎮巡
檢司　五日燕王靖難殺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北平布政
使張昺指揮謝貴彭二死之
先是周王不法廷臣建議凡國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
以昺為北平布政使昺至以掾史李友直為才寄
以口腹友直泄之至是起兵首執昺及都指揮謝貴
惟昺不屈葛誠懇諫亦死城中軍民聞變悉據九
門城守不下護衛指揮張玉等大戰三日夜奪九
門城中乃定以友直為布政司右參議　今按南
京錦衣衛貼黃冊載校尉潘安拿昺燕山右護衛
小旗丁勝從龐來興殺彭二于家賞貯絲貳疋表
裏銀二十兩　或曰文廟潛邸衍士袁珙相之曰鬚若至
臍當戴白帽以王加白即皇也於是遂有大志建文改
元悉致群賢力行古道仁聲四布民莫不能悅復容
致珙質以人力所尚珙曰天之所造何論民心又曰渡江
來渡夫有全帶相者革命之應也意遂決先是高
廟崩謝王世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
時仁廟漢世人趙王皆留遺詔至北平稱風痺屢日
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三子是疾朝
廷以遺詔不許既而屢請益哀懇上將許之魏國公徐
輝祖不可乃止明年疾愈來朝由皇道入不拜御史曾
鳳韶劾奏曰殿上當展君臣之礼宮中乃叙叔姪之情由
皇道不拜大不敬當問時大驚左右顧上徐曰是至親
饒他自是日宴便殿親愛浹洽矣未幾復稱疾以三

子請上不忍遣召輝祖及節都督增壽議之增壽
獨曰臣以一家保反時中山王女爲王妃故朝廷謀
及之輝祖忠于建文增壽則孚於文廟也於是三子
得還至國復称疾佯狂之市肆食飲酒語言蹇
乱或卧土壤或晕仆弥日曷等嘗聞疾殿中天皇
擁紅炉猶呼寒曷嘆息而出誠宻語云非病也不得
于上故耳曷昺信防益嚴布置既定乃称疾愈府
僚三司畢賀尚扶杖臨朝遂賜宴酒酣進西瓜令
校拳碎之以進已而曰水去不堪取刀割之於是兩府
伏兵盡出捽曷下擲杖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迫
曷不服遂斬之以徇 苗誠
人不知其所以進士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
王嘗病中暑四圍着炉猶自言寒三司官人視病
皆惧色篤獨誠告之以不得于上之故因令人上变
會王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于上執之既成獄
即發符逮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余逢辰以陽西鎮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予嘗見其
所寄家書戒子孝書自分必死而略無希幸富貴
之心此亦持正君子而人少有知之者故僅陳尚書
者謂宛陵之大節推公下不知又有是公也

七日增置北平府昌平縣豐儲倉大使一員 革州府
崑山縣寧海驛吳江縣松陵驛 甲戌靖難兵次通州
指揮房勝以城降 丙子靖難兵掠薊州擒都指揮馬宣
衛鎮撫曾濬
馬宣者革除中都指揮也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
師起宣謀起兵禦之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
曾濬等閉城堅守反覆喻之不下玉擁衆急攻宣
率兵出拒玉遣玉精鋭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
事聞革除君褒恤之 初張玉曰薊州東椎鎮外接大
寧可空引女直諸虜且兵多騎士三河潞河躍馬可
渡不先定將爲後患議未決薊守將都指揮馬宣
聞變果起兵迎拒太宗遂遣玉及朱能將兵攻之敗
於公樂驛宣旋師守州城玉等環城攻之宣率衆出
戰爲北將鄭亨所擒不屈死之
己卯革雲南等府兒兒閑巡檢司等衙門
雲南府嵩明州所屬河泊所兒兒閑巡檢司晋寧
州所屬河泊所安寧州屬長平倉稅課局昆陽州屬
河泊所昆明縣屬河泊所清江巡檢司及歸化楊林
羅次三泊四縣并歸化河泊所祿豐縣南平巡檢司凡
革一十六處大理府泰和縣神磨洞巡檢司趙州葵

神寨巡檢司雲南州泰安倉赤石岸巡檢司雩
浪縣鳳羽鄉巡檢司凡五處蒙化府屬蒙化州甸
尾巡檢司臨安府屬河西縣曲江巡檢司河泊所通海
縣河泊所嶍峨縣治所寧州河泊所凡七處楚雄府
屬楚雄縣呂合巡檢司定會基閣巡檢司鎮江州鎮
南巡檢司凡三處徵江府稅課局河泊所邑市縣江州
二河泊所廣西府稅課司廣南府稅課司景東府
景豊倉曲靖府霑益州通運倉交水稅課司鶴
慶府稅課司劍川州河泊所武定府稅課司羅摩
沮巡檢司石舊縣普渡河巡檢司尋甸府稅課司

元江府禾摩村巡檢司麗江稅課局通凡四十八
處又南安府大庾縣楊村聶都稅課局二處
華楚雄府碍嘉縣　增置濟南府豊齊倉大使一人華
沅江府因遠羅必甸長官司　華云南黑盐課提舉司屬
㷋井盐課司五井盐課提舉爲師井山井盐井三盐課司
○華麗江府臨西縣華武定府和曲州祿勸州　華曲靖
府南寧縣　置激江府江川縣同谷巡檢司　靖难兵克居
庸関俞瑱走懷来進攻懷来克之殺參将宋忠都指揮彭
聚孫太遂取密雲驢兒嶺
北平去居庸関一百二十八里跨関南北四十里兩山夾

峙一水旁流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而居庸其一也者
北兵既取居庸於是山後諸州不能守上谷雲中守
将往往降附北克懷来指揮宋忠被執而開平龍門
赤城馬営皆無完堵矣　宋忠者始爲鳳陽衛指
揮使以智勇聞洪武三拾一年都督齊讓討西南夷無
功以忠代爲参将以膚功奏革除君尤任之　靖難
兵起忠守懷来大将俞瑱守居庸関相爲声援已
卯靖難将指揮徐安等敗瑱援其城瑱走依忠而
居庸爲燕将所守太宗語諸将曰宋忠擁兵懷来居
庸必有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繫之諸将皆曰敵衆
我寡難與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太
宗曰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以力則不足
以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狠
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太宗率馬雲徐
祥等馬步精鋭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懷来先是
敵諜者言宋忠誑其将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
燕所殺委積屍滿道路宜爲報讐将士聞之或信或
否燕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前鋒衆遥
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響應皆喜曰我
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師餘衆蒼黄列陣未成王麾

師渡河猷諜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
而入忠急匿于廁捜獲之遂被殺忠子讓鎮南衛指
揮使充軍尋賜死年十六　訖彰以都指揮與同
官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也與都指揮俞瑱
皆見執聚大力戰死之爲　靖難師所俘獲者不
可勝計俶都指揮莊得一軍遁走得脫其後反間
得行名將萬兵高皆見疑而欣炳之李景隆相繼
敗衂雖有大將軍傅輝　平安㕓城侯盛庸皆不能
軍而亡勢氏矢初萬將陳亨欲降燕而爲萬所制
太宗設奇乃作貽萬書盛稱獎萬而極毀詆亨緘
識牢密召一卒與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
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爲
者守者遣歸通意故得厚賚卒跪告守者曰
能爲我請得皆行性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如所
言爲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終不平至即發
其事對真陳亨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
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用此策云
丙戌靖難兵破遵化指揮僉事馬鎖住降
鎖住本朔方人魁梧英任元爲樞密斷事國初降附
馬兵長隸興武衛洪武乙丑正月太祖夜夢一人長身
廣眉豐宇宏偉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
對曰鎖住馬次日即命羽林百戶潘雄宣訪得鎖
住引見上熟視狀如所夢喜異之超擢鳳陽中衛指
揮僉事因號應夢將軍未幾從師北征屢立戰功
俾大寧前衛己巳調守遵化練兵龍山之陽北兵旣
破薊州秉勝渡石門急趨遵化夜其入城守將拒戰
死鎖住遂降俄子祥俱戰沒太宗官其孫崇爲指
揮同知
戊子革興化府興化縣道會司　十八日革九江府德化縣
南湖嘴巡檢司　庚寅靖難兵攻永平指揮郭亮陳旭
趙彝以城降
兵自遵化移軍而東豐閏玉田昌黎樂亭皆下至
永平指揮同知陳旭僉事趙彝以城降旭彝從遂
北行徐忠等分兵魁灤河轉攻密雲皆下旭全椒人
靖難後封雲陽伯彝虹縣人洪武中任虎賁百戶
築城沙漠改官永平後封忻城伯
增置思州安撫司經歷司知事一員　省躬殿成改謹身
殿爲正心殿先是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之間建退
朝燕居𢈪一所中置古書聖訓名曰省躬命侍講方
孝孺記

十六日革漢中府沔縣以縣爲黃埧至牛順改楊林
青陽陽平六驛改隸褒城縣　詔京官還家給内府勘合
吏部考功員外郎盧義言在京官給假省親俱於應
天府給引有失體統合照丁憂例於吏部給勘定限
回銷詔從之
遣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北伐詔告天下
詔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小心祇念思圖善
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
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湘三王皆與同謀朕以親
親之故不忍暴揚其過正橚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
榑謀逆事覺惟問祀者又言與燕王湘王栢同謀太
逆栢自知罪難逃先以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
燕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　稱兵　犯闕
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
中外臣軍民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燕與國同心
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敘州府戎縣守禦千戸王瑁招安萬里箐首賊王停等三
百家　八月丘日壬寅改淮安府贛榆縣荻水鎮巡檢司爲
大丹屯團巡檢司　置漢中府金州茶倉　乙巳革陝西行
都司寧衛運塩所　已酉征虜大將軍耿炳文勵師次真
定府遣都督徐凱以兵次于河間都督潘忠楊松以兵次
于鄚州遂遣兵進次雄縣　庚戌革紹興府上虞縣河泊
所餘姚縣餘姚河泊所桑盆河泊所蕭山河泊所　癸丑靖
難兵襲雄縣克之諸軍皆沒遂取鄚州死者九十餘人
時北兵奄至城下諸軍不及戰登城大罵而已
甲寅諸軍與靖難兵戰于月樣橋敗績都督潘忠楊松降
忠松聞雄縣人被圍引兵救之北兵諜知伏于湖忠渡
橋伏兵起大敗全軍皆沒
乙卯革池州府銅陵青陽東流建德五縣稅課司　革
武昌縣金紫磯鎮巡檢司　戊午革州府常山縣草萍驛
改新馬驛爲安馬驛　庚申革杭州府南城河泊所。
都督徐貞及靖難兵戰于大王莊敗績　癸亥以田州府屬
思恩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省雲南府晉寧州儒李訓
導一員　辛酉省叙州府戎縣縣丞主簿各一員　革淮安
府青江縣白萍站遞運所　帝臨朝諭礼官曰今後薦新
的品物教太常寺差一員官常川聚宝門外守候凡遇應
有水陸時新品物的都着到聚宝門外太常司官吏報
知合用薦新品物增價收買了即便從他貨賣毋得因
而作弊刁蹬番難虧折小民違者治以重罪恁礼部出榜
都教知道　癸亥耿炳文及靖難兵戰于真定敗績左副將

軍附馬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甯忠左都督顧成皆
彼執炳文入城請難兵攻之不克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滁和續功為
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功炳
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宜興君用賈勇先登
而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
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于長興以炳文為總兵都
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
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蘄州士誠就
擒論功召見戟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
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元授鎮國大將軍兼
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
年正月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
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大破虜兵于北黃河復還陝
西二十四年賜寶鈔五萬錠鈔二千錠俾造第鳳陽
葺其先塋而追爵君用為侯二十五年陝西當縣奴人
作亂承制總兵声討二十七年始克之二十年蜀中盜
起命為征西將軍往勦平之三十一年鎮守遼東華
除元年請難兵起其年九月命炳文佩大將軍印
自遼東率兵衆二十萬援真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

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莫州先鋒至雄縣太宗
師師禦之中秋出炳文不虞破其誠忠松引衆來援
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
壬戌請難將張玉朱能談淵朱戰炳文大敗幾爲所
擒奔還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十月復與能戰
衆皆潰降　降副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
甯忠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
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長於戰至是敗覆建文君
始有憂色遂召之還以李景隆代之遂至於亡開國
功録謂炳文戰沒于陣時年六十五子瓚前軍都
督僉事尚懿文長女江都郡主革除中為駙馬都
尉瓛龍虎將軍後軍都督僉事嘗帥遼東軍馬
與江陰侯吳高圍燕城有功瑄散騎舍人擢尚宝卿
後皆獲罪死　李堅懷慶武陟人洪武中以功臣子
選太祖女大名公主爲駙馬都尉革除君即位公主
進封大長公主堅以軍封樂城侯無幾何命耿炳文伐
燕拜堅爲左副將軍及燕戰于真定時炳文軍惟備西
北其東無燕師出其不意夾擊之炳文幾爲所擒燕
將丘福攻子城堅領兵接戰負有互已而兵敗燕其騎
士薛祿引槊刺堅墜馬揮刀砍之堅大呼曰我李駙

馬也勿殺祿生擒之以獻太宗謂曰爾至親也今至
此尚逃罪乎械送北平遂道死姑蘇王錡謂堅沒於王
事子荘見宥當襲爵公主時猶在懼禍至乃納其酷
劵荘得流寓南京娛情詩酒以壽終焉崔銑彰德志
又載堅爲郡人與李讓同時爲駙馬都尉而讓皈附
太宗爲之宣力要之堅實河南產云
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置左右侍中二員于左右侍郎上
吏部兩載在二年三月令兵部勘合簿本月已有左侍
中劉儁僉事押當以勘合簿爲正
以曹國公李景隆佩征虜大將軍印帥師北伐
李景隆泗州盱眙縣人父文忠曹國公長公主之子
爲開國元勳追謚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
月襲封曹國公上嘗書體爾祖爾忠孝不分八字
以賜之使之讀書友儒生一時帝布有名者若天台
林右輩皆與交遊革除君即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
俱以元勳子見任用太宗靖難師起命爲征虜大將
軍帥師往伐賜通天犀帶餞之江滸遂秉傳至德州
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悉召各處軍馬伍十萬進營河
間太宗語諸將曰李九江紈袴之子寡謀而驕矜色
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以

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之矣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
英雄爲用不過能將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五十萬
趙括之敗可待時復召諜者問景隆軍中事矣曰
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脩紀律不整
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今北地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
冒霜雪手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贏糧馬無宿
槀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
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
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
五敗悉備保無能爲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
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
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太宗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
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
軍在城祗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
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
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
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九江也九江景隆小字云十月
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與戰鄭村壩大敗匿不
以聞明年二月癸亥景隆致書太宗詞不遜諸將皆怒
四月[illegible]引兵號百萬軍德州郭英吳傑等軍真定漸

稷近北先是朝廷命中官賚璽書賜景隆斧鉞俾專征伐渡江忽沉於水識者以為不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靖難師戰于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漫散南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景隆亦奔還臣多請誅之帝不從靖難兵渡江後令總領東城兵馬卒致開門之禍永樂初加太師寵賚莫比明年周王以受賄間遂執下獄景隆曰非臣陛下何以有今日文皇曰卓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闔門幽閉者四十餘年其男女自相婚配云 世傳李文忠與張蠙堨友善張嘗以斗笠蓑衣為贈曰汝家有奇禍絕食時令人被戴仰天大呼張仙當有應至是一老僕尚記其語携以入居數日未有旨給粮家人大困乃衣而呼平地麥出成穗掾之可食藉以全活云

詔貴州都司軍士高巍叅贊李景隆軍務

魏山西遼州人洪武壬戌應貢入太學甲子以孝竹被旌尋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乙丑上疏欲懇河南山東輩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以斷事違旨當罪議貲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上既登極詔至遼巍上表稱大意謂先帝傳仕嫡長大居正也復奉下武詩紀其祖武為体五始之要未幾復上疏言事其一曰欲弱藩王之權臣當以漢為喻昔漢祖起布衣定禍乱懲秦孤立而亡遂大封同姓荊楚齊吳分天下之半豈想遺孽之猶疾哉故賈誼發痛哭流涕之嘆以文帝寬厚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誅其後景帝寬厚不如又過晁錯刻深遂挑七國之禍非文帝遺命托將得人幾危社稷則錯不能辭責矣我太祖之起實漢同而神武過之高皇后有后妃之行則百斯男宜君宜王故使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王倣三代之封建先封刑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鄰土番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胡虜以晉府王之燕雖無名山大川之限所謂桑土之野北雖沙漠其人弓馬是務金元籍之而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星羅棊布九之右制雖過然太祖意欲擁中國而屏四夷也今親王驕逸不法不削則紀綱不立削則傷同氣皇上所難處也 誼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國少則無邪心宜削諸侯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勿用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少其地大其誠則權不削而自奪矣又願皇上待遇親王尽親亡之理歲分外國所

供命使臣頻送之就問起居賢如河間東平者褒
賁之不法知淮南濟北者初則容之再則赦之不改者
會親王告廟而費處之豈有不順者或臣嘗以爲四支
之患人身之疥癬也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也疥癬
搔癢藥之而平腹心之疾非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
以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譬皇上乃天君也所謂百体從
令者也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嗜欲不同手
足安逸亦異如好色好音好臭好井天君隨其好則
失主宰之道不隨則乱吾心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
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亦不生矣自古帝王之治
天下莫不以脩身齊家為先孟子曰言李斯心加諸
彼此治天下之軌範也書奏不報既而知州王欽辟
李入朝九月己卯吏部以巍失伍詔還貴州時靖
難兵起巍乃言周公東征必待三年而戚之欲三叔
武庚自悔而脩耳今某不執兪将討之易皇上好
生之心豈忍赤子肝脳塗地手臣願奉明詔曉以天
兪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仇殺之理使罷兵而復
守分土至是景隆出師詔巍參贊巍遂上書文廟
畧曰近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皇帝升遐聖天子欽遵制詞登寶位誕布維
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莫不願立于朝而忠
其事皆曰內有
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可待也忽聞
大王與朝廷有隙裝皇三軍親御六師不知其意何出
今在朝諸臣文者遵之以知武者奮之以勇執言伏義
以順討逆焉有不勝臣竊逆料不忍坐視兵連禍挺
身自抜願効一策蓋以爲逞一二之忿而殘百萬之生靈
豈仁智之爲哉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睦使帝者復
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
之幸也臣所以奉明詔置死度外来見大王欲盡一
言者臣宿詐太祖殯宵結草豈有要求哉且天下
神器也不可以智力求奪以智力求不能以二世守
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太祖秉元乱提一
旅奄有華夏豈智力所能賓應乎天命順乎人
也以大王之賢智躬承先帝聖訓不爲不熟夫何
以一朝之分遂以骨肉之親翻爲仇敵其爲先帝之
累爲何如哉昔周公遇流言之謗即避位居東若
使大王聞
疑謗之言鮮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雅
離間之口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憲一不及

此遂移檄興兵侵襲疆宇所以任事者得藉口
以爲大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七國以
誅錯爲名也孟子云家必自毁然後人毁之臣恐奸雄
豪傑乘釁突起萬一失利大王獲罪先帝不能辞
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
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孫武豈能過哉但自興
兵以來継今數月尚不能出區々蕞尔一隅之地較之天
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佳兵者
不祥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爲奇今大王兵士大納三
十萬衆大王與我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生離間
之疑况三十萬衆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
殿下手蓋屢戰則疲々則離々則孤大王其熟思之
臣躬奉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爲帝室最近之親
何至知此未嘗不洒泣流涕大軍若信臣言以爲質
上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宥大王執迷
不回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僥倖不可成之悖
事臣不知孰優也况太祖大喪未終毒興師旅恐
與伯夷叔齊大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徑庭矣雖
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民臣以殿下不無纂奪之
幸而得成固中大王之計後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尚

何嗟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恩臣之言可得
乎願大王再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魏又諫周公
援引詩書反覆幾千言大云今殿下論親々最長
最賢即我朝之周公也當洗晉之謗亦如周公安重
自脩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内輔朝
廷外屏四夷則周公不得專美矣惟我朝家業同
周室太祖純德同文王皇后慈惠同后妃今殿下才
美同周公輔我皇上守成遂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
詩言之纔白髮書生生死不恤者又蒙太祖教養無
所補報故披露肝膽大陳義理之詞如果賜死九泉之
下得見太祖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上又不報
庚辰夏從景隆北伐軍潰南奔德州皆解已而邏督
餉參政于臨邑詩序端陽爲酒同盟遂協謀同守濟
南大著勞績從後征晉陽爲門等處壬午夏聞京城
已定乃縊死驛舍
九月戊辰朔監察御史解郁上書爲機密事
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
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激变者也蓋嘗聞
諸王既癈而言之以言其親々太祖之遺体也以言其貴
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

廢而祖之遺体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也叔父
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爲
天子而使厥弟厥子遺殘戮是則其心爲何如哉
臣每念慕至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
持一已之偏見癈天下之大公或者猶藩封之太重諫
削貶之權衡疑之太重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於此也方
周王不軌之際進言者則以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
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說使周
王父子流離播迁有甚於周公之誅管蔡者手夫唇
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矧周之既湘王自焚代府
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奉則禍
必加是則朝廷執政激變之及燕之奉兵厥今兩日前
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
臣可乎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而用凶兵器
其可淹久而不勇決乎經營許而軍需猶自告乏
粮餉猶自不給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
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　九重
之慮無出入帷幄與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
事人由此而觀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
語曰親者割而不斷疏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　陛
下誠不察此臣愚以爲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
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伏願　陛下少垂洞鑑興
滅繼絶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
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之奉
以尉宗庙之靈明昭天下使知撥乱可証以厚親親
之恩如此宗社幸甚天下甚幸
革兖州府東平州金練閘口巡撿司改平陰縣滑口鎮巡撿
司爲潘家古堆巡撿司　遼東總兵官都督耿瓛帥師攻
永平府不克　乙亥併廣寧中屯等衛于廣寧中衛。
丙子革池州府東流縣吉河鎮巡檢司增置肇慶陽江縣
陽江縣丞主簿各一員　壬午革鎮江府丹徒縣京口驛
直隸丁府　癸于改保寧府江油縣西平馬驛爲武平馬
驛　己丑改鞏昌府會寧縣青家驛巡撿司爲古城巡
檢司　徽謫戍官伏顒等入京復爲指揮僉事等官李
景隆次于德州　調撫州守禦千戶所官軍赴德聽操。
徽謫戍武官赴德州操備　十月五日辛丑革四川行都司
利濟驛　壬午革會川衛汪南驛　靖難兵襲大寧入其
城都指揮朱鑑死之總兵官都督劉真適還京師　癸卯
置雲南府昆明縣儒學　增置平陽府置實庫大使一
員　甲辰革國子監博士學正學録增置助教一十七員戊

申改贛州府南橋保巡檢司爲安遠巡檢司　辛亥李
景隆以諸軍至北平攻不克遂築壘于九門　壬子增置
鶴慶府訓導二員　甲寅靖難兵襲執寧王諭三衛官軍
總兵官都督劉真逍還京守將朱鑑死之行軍都督陳
亨等降遂以其衆歸
或記曰文廟初起兵猶未盛聞景隆將進攻北平患之
先是高廟末年嘗命文廟巡邊大寧軍隷焉護衛官
軍相與甚驩大寧領朶顔三衛多胡人精銳不靖而
戍守皆中州遷徙之衆北地苦寒日夜思歸文廟知之
至是命仁廟嬰城固守獨率銳卒千餘倍道趨大寧
遣書寧王告以窮蹙求爲和解寧王信之遂單騎入
城執手大慟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
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
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
戍卒皆從大寧城空清難兵自是愈盛矣世傳文
廟善戰寧王善謀一時章檄令諭多出其手嘗有事
成中分之約後京城平寧王朝欲建國南土奏乞巡視
許之寧王出以飛旗諭有司治道文廟聞之大怒詔
禁飛旗治有司罪寧王不自安悉屏從兵與老弱中
官數人偕往至南昌称病卧城樓乞封南昌詔即布
政司爲府屋舍無所武廟時殿閣尚黒尾云寧王既
得請遂放志神仙以善終　貞合肥人洪武中寧敵王
封大寧真爲總兵官比比兵入大寧寧王盡以護衛
官軍從太宗而南真恐後執一夜竊賀勅印浮海
而南京師聞行北平諸軍已從北兵意貞降籍其
家下之獄俄而貞由海道自福建還京師家人遂
得釋大寧在喜峰口外古惠州地國初設北平行
都司與遼東宣府二鎮相爲声援自後棄大寧與朶顔
諸虜都司遷保定而東邊遂失一藩籬矣貞女爲
文廟招順德妃
甲子省順慶府蓬州儒學訓導三員營山縣儒學訓
導二員乙丑改思州府平溪水馬驛　革辰州府沅州
便溪水改冷水驛爲便溪馬驛晃州馬驛爲晃州
馬以開封府睢陳歸德三州直隷河南布政司　丙寅
省南陽府鎮平縣訓導二員　徵雲南官軍入京備征
〇十一月五日辛未李景隆及靖難兵大戰于鄭村壩大
敗壬申景隆奔還德州北平城九壘皆潰癸酉靖难兵
入城
先是景隆次德州徵兵諸路合五十餘萬聞文廟東出
遂圍北平刑部郎中魏校奋景隆號令嚴明人莫敢違切

圍北平築九壘于九門又結九營于鄭村壩親
督之以待文廟之還令營壘人各爲戰非受令不
得輕動文廟諜知之遂悉銳攻一營盡殲之莫有
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景隆不能支宵遁翼
日九壘猶固守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
委棄兵粮晨夜南奔景隆還德州
丁丑革四川鹽課提舉司爲黑鹽井白鹽井課隸會川
衛軍民指揮使司　改寧番衛白鹽井二鹽課司隸塩井
衛軍民指揮使司　己卯革四川寧番衛大寧場鹽課
司　庚辰革延安府葭州稅課局　辛巳革池州府貴
池縣李陽河巡檢司　癸未改曲靖府南寧縣白水關
巡檢司白水關馬驛隸霑益州　壬辰改福建德浦村批
檢鹽引所　罷兵部尚書齊泰　復以茹瑺爲兵部尚書
罷太常寺卿黃子澄　時以文廟表列子澄等罪
罷之令兵部勘合底簿是月尚書茹瑺僉押
改威武衛爲濟南左衛（當在衷中）　革平夷　李景隆復聚
兵于德州軍聲大振　以副都御史陳性善監李景隆軍
陳性善名復初字以行山陰人洪武中以春秋魁鄉
試丁丑會試名上第臚唱時上見其凝重偉目久
之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子人也賜進士

身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
劉基甍上命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
出觀象玩占於石室中從鐸詣闕上之簡精楷者
數人入便殿繕録性善預焉上天威嚴重進見者
皆惶汗甚或掣肘不成一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既峻
書法端好上嘉悅命賜以酒是特威譴叵測性善
淹畱竟日家人以爲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超拜礼
部左侍郎薦達薛正言輩前雲南布政使韓宜
方可隸譎籍亦以性善言起爲副都御史皇太孫
在東宮時已熟性善名極即位一日退朝獨畱性善賜
之坐問以治天下之要且使書于紙以是性善感知
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
所更改性善朝見曰陛下不以臣愚隈承顧問臣
既償塵上聽許臣必行令而詔書云然所謂而
法自戾陛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文皇帝入靖
難上命性善監李景隆軍大戰白溝河敗績與
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付劉伯完指揮王資等
皆被執以帰悉縱遣之性善朝服躍馬入于河已
死詔加追戮徙其家屬于边後悉赦還邑人吳驟為
傳其事

十二月十一日丁未置濟南府長山縣白山遞運所歷城縣
龍山遞運所鄒平縣青陽遞運所置青州府安丘縣
浯河遞運所浯河驛渠丘遞運所渠丘驛益都縣青杜
全嶺鎮二遞運所昌樂縣新興遞運所新興驛　庚戌
華烏撒軍民府在城里張二遞運所　甲寅增置工部營
繕虞衡司主事各三員　戊午烏撒軍民府趙班巡檢司
○辛酉靖難兵攻廣昌克之　癸亥置長蘆運司兩淮運
司廣東運司福建運司各照磨所改淮安府崇河驛
隸桃源縣　置重慶衛石柱宣撫司隘關巡檢司　遣都
督瞿郜兵北伐　岷王有罪廢爲庶人　岷府典膳李
英等伏誅　貼黃冊載是歲英等伏誅不著月附此下
同革湖廣五開衛武陽千戶所　移蓋州等衛息軍實掌
左右前三所營州右屯等衛官軍逃詣遼東詔編發賞有
差　薊州衛鎮撫曾濬謀起兵還朝不克死之　駙馬都
尉王寧謀反幽于其第
永樂元年封寧爲永春侯世襲宣德間止授指
揮僉事
改馬牧看山所四所隸孝陵衛　改興州左右二屯衛軍
于營州衛々官張倫等率二衛官軍逃還結盟報效
詔興州營衛開平等衛全家在伍者分房發回天下衛所

軍士死亡營籍止一人者放爲民小此當在三十一年　置
鷹陽衛烏江屯田千戶所廣西上林縣屯田千戶所廣
東南山千戶所遼寧左衛　以禮科給事中鐵鉉爲山東
參政
鐵鉉河南鄧川和豐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礼科給
事一云初爲都督府断事奏對詳明廟喜之字之曰
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决者必屬鉉文廟潛邸時有
訴遣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目獄未成　高廟
怒命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之未幾擢山東
布政司參政庚辰靖難兵起曹國公李景隆駐師德
州鉉督漕運飛芻挽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既而
軍敗南奔與參贊高巍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
兵固守濟南被圍月餘不下城有被攻破者輒完
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機中其計靖難
師知不能克越三月乃棄去事聞遣使賜白金綵
幣封及三代鉉入謝上賜晏陞左布政使陞兵部尚書
佐大軍歷城候盛庸總天下兵文廟踐祚用計擒
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耳鼻亦不顧碎
分其体至死罵方已十月十七也時年三十七父仲名
母薛氏皆年餘八衮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

二發河池編五康七歲鞍轡局充匠尋皆死

燕王上書

燕王臣棣謹奏爲報父仇事臣稽首頓首百拜
昧死言曰臣聞天下之至尊而大者君與親也故臣
之於君子之於父母當盡其礼而已今陛下信聽奸
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恭折毀與詔旨大相違
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母之道
可謂孝矣我父皇存日嘗與我衆王曰我爲天子
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
知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然此勞民苦軍費錢粮
豈易爲爾故我今日蓋造宮殿極爲堅久壯麗使
後爲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
業拆毀礼手臣於父皇實天便欲詰關究問後恐
外人不知者以爲臣有心犯陛下也故不出一言吞聲忍
氣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在朝左班文臣齊尚書
黃大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太
祖皇帝誅不盡之餘黨又行結搆爲惡以陛下年少
寬容每用巧言欺惑变乱祖法豈不知皇明祖訓御製序
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
可改易非但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不祐
于無窮矣嗚呼其欽戒之哉齊尚書嘗奏凡朝
凡莚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畄亦不親行祭祀至
於各差官到京行祭祀及奏事將百戶林王鄧庸
等拿下囚繫搖楚鍛鍊令其誣王造反此何理也齊
尚書又誣覲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他圖齊
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凡王教練軍士一月次
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偏數不
拘又云凡王入廟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軍旗不拘
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
旗甲仗務要鮮明整肅壯民之觀於洪武二十五年春
父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勑內一件云常
歲訓將練兵驗視周回封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
精堅堪用廢使奸邪难以口舌戲聽勑後書云洪武二
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分朕於奉天門命
翰林脩撰練子寧許觀編脩吳信三員執筆听命
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真偽孫允坟親目之後發
行故勑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
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爲欲防邊禦寇以保社稷
使帝業萬世故也豈有他心哉奈奸臣齊尚書黃大

卿左班文戢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與
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泰等不知有陛下也七月
来詐傳聖旨使令悪少都督宋忠指揮謝貴等來
謀殺臣臣爲性命不得已而動擒獲反賊宋忠謝貴
等了當已曾具本奏聞拘晋宋忠謝貴等在官欽
候降旨誅決到今不蒙示諭其李齊尚書又行矯詔
令長與侯耿炳文等領軍馬駐营雄縣真定來攻
臣北平臣爲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動兵殺敗逆賊耿
炳文所領兵馬擒獲駙馬李堅都督潘忠寗忠
顧成都指揮劉燧指揮楊成等了當奸臣齊尚書
出榜令軍民罵燕賊父子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燕
賊父子祖與叔父爲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
如此無礼其罪當如何哉不意十月初六日又矯詔
令曹國公李景隆總兵領天下應有軍馬來攻北
平城欲殺臣臣不免親率精兵盡行殺敗李景隆
等夜遁而去若是如此齊尚書等必欲殺我父皇
子孫壞我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餘持以涸天下
也此等逆賊臣必不與之共載天不與父皇報得此
讐臣縱死亦不已也今臣昧死上奏皇帝陛下擣太
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艱难創業分

封諸子今陛下聽奸臣之言父皇賓天未及期年
将父皇諸子滅殆尽伏望陛下俯賜仁慈畨我父皇
太祖皇帝一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陛下累發
軍馬來攻平必欲殺臣臣爲保性命将十萬之衆俱是
捨死忘生之人报我父皇太祖皇帝平日恩養厚德
我父皇子孫尽力効忠於今日古諺云一人捨命千人莫
當縱陛下有數百萬之衆亦無如之何也伏望陛下体
太上好生之德莫驅無罪之人死於白刃之下其恩莫大
爲臣復請陛下但是父皇宮中曾侍病者宮人并長
随内官又用藥醫官曾辦葬事及監折宮殿等官
奸臣齊尚書黄大卿應有左班文戢等官發來與
臣軍前究問欽顔皇帝陛下奉承皇祖訓以安聖心
永爲社稷之主使天下人心生民各得其所矣如陛下
聽奸臣之言執而不發臣親帥精兵三十萬直抵京城
索取去也此等皆是我皇之仇人臣必不與之共戴天臣
若不與父皇報德此讐是臣爲子不孝也爲子不孝
此是忘大本大恩也豈人心之類　今将合發奸臣数目
開列于後
一宮中侍病老宮人　一太醫院官　一長随内官　一禮
部官　一管辦葬事官　一監造孝陵附馬等官　一奸

臣齊尚書黄大卿應有左班文職等官　一監折毀宮
殿工部官内官　如上逆黨一一如數發来臣軍前究問的
實即行差官賫押赴司具本奏文伏取聖明裁决
如果不發奸臣齊太等来臣必不已也兵抵京赤地千
里臣冒瀆天威無任激切恐惧之至臣棣稽首頓首
百拜昧死謹具奏聞
元年十月初九日燕王臣棣

燕王移檄天下

燕王令旨為報父讐事諭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
門官吏軍民人等曰惟我皇太祖高皇帝奉天承
運華夷一大統天下生民之主自戕天位以来誕敷
聖澤廣被萬和弥扇仁風簿及八表使天下雍雍
熙熙無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父
皇可謂道同邃古徳斉前聖雖漢唐開國之君豈能
企及哉然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長子立為皇
太子餘子無分嫡庶悉皆列土封王各守藩屏同
享富貴以為子孫萬代之計豈期數年以来不幸
皇太子薨逝秦晋二王相継而卒我父皇慈念皇
太子蚤逝遂立其次子為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
十一年閏伍月初十日不幸父皇賓天皇賓天皇太
孫即帝位然我衆王不敢以叔道尊亢妻奏稱
賀頓首百拜萬死難言何則因欽遵父皇明命不
敢爲一毫之非礼臣子之情至矣尽然而帝年幼
冲即位以来任用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爲六部都察
院左班文職等官日以甘言巧計蔽君之聰明使君
淫酗酒色不尊喪制不孝於祖不親政事崇信
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残害骨肉於是德怒𢧐
于天京城地震十日山崩水溢天大焚其土庫二月
霹靂大風雨發屋折木蝗虫偏生於隴畝占書曰地震
者地徳至静欲其常安不敢動搖若主弱臣強地
必震動臣下擅權則土爲不寧而変恠生爲陽伏不
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動今宗廟宮
殿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代不能以理上下不相親也
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此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
進則山崩則無故自崩国易政人主失位民流散边
天火焚其土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
思道厥妖火燒宮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本者小人
在位賢人出走君用綫言殺正人也蝗虫偏生於隴畝
者佞臣輔君以貪苛之政邪臣在位則虫食苗心任
用奸邪則虫食苗根也吁天之戒警如此猶不恐惧脩

省而改其惡也此皆齊尚書黄大卿左班文職官
縱佞于君恣行不道若軍害民惟以誅戮親王爲心
以致災異如此也先是父皇有病有勑符宣我弟四
子來臣齊尚書匿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親至於
父皇病革數問曰第四子來否豈知佞臣齊尚書陰
謀用心如此所以父皇有疾爲肯令我諸子知之至於
升遐亦不即報我諸子奔喪至今不知父皇得何疾
用何藥而弗救至於大故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
時即斂古礼三日而斂冀其復生也不知何爲如此
之速也停棺不於中殿七日即葬古礼天子七月而后
葬何爲如此之速也余以礼不知出於何典今見
詔内言燕庶人父子方知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
人之礼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何故父皇賓
天一月方發詔令親王及天下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
與庶民同也礼乎非礼乎況皇父賓天葬礼未具
即毁拆宫殿掘地五尺不知父皇得何罪而至於如
此也況帝即位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
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
今想着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
一所大房子與衆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止不

用心不守法度便似將房子折毁了要在房子裏
隱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上位聽信姦
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折毁與詔旨大明違背
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變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
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母之道可謂孝矣
我皇父存日長與我衆王曰我與天子蓋造宫殿不
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
尊嚴如此也然則勞民苦軍費用錢粮豈易爲爾
故我今日蓋此宫殿極爲燕又壯麗使後爲帝者享
用不須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業折毁礼乎又
又齊尚書嘗奏凡朝凡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
畱亦不親行祭祀至於王差官到京行祭之礼又奏
事將百户林王鄧庸等拿下囚繫捶楚鍛鍊令
其誣王造反此何礼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
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
有閒暇則遍數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
員馬步騎軍不拘數目昔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
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以壯
臣民之觀於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午時分
朕於奉天門命翰林脩撰陳子寧許觀編脩吳賢

三員執筆听命朕口占以成示後人以辨真偽孫允炆
親目之後發行故勅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
屛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爲欲防边禦
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故也豈有他心哉其奈
奸臣齊尚書黄大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
行奸究操威福與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尚
書不知有皇帝也然而帝被奸臣所惑溺甚故我
父皇骨肉未冷陵土未乾将後毋盡妻之流言而
罪周王破其家臧其國将周王次妃選有色者亦尽
妻之未旋踵而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於軍士於湘王
無罪聽讒臣之言賜其合宮焚死齊王無罪又聽讒臣
左班文職齊尚書等官之言以金帛賞之左右使其
誣珉王降爲庶人流于漳州烟瘴地面余想齊尚書
黄大卿等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父皇之子孫报
其私仇快其心志嗚呼被人之毒甚於狼虎我父皇能
有幾多子孫受彼之害能消幾日盡痛心疾首豈勝
言哉不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使令悪少謝貴等為
北平都司官張炳爲布政司官本有府長史葛誠
同心計設未謀殺我於六月将軍馬圍住外墻柵木截
我端礼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之卒外城上軍士披枕

鐃鼓呌呼声震野使人城坐食惶惧不安我亦豈
耐之至七月十五日未謀殺我約申時引兵入王城當
日有都指揮張信未透消息爲保姓命不得已於未
時動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六日都督宋
忠等領馬軍八千步軍一萬二千調山西萬全懷安宣
府前衛軍馬一萬往懷來下营期會各處軍馬未
攻北平余故不免親帥精騎八千直抵懷来與忠軍
交戦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生擒逆賊宋忠
都指揮孫泰俞瑱等尽行殺死餘衆悉降八月奸
臣齊尚書等又行詔使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
三十萬前来椎縣真定营期會各處軍馬来攻
北平不免又行親帥軍馬往彼迎敵於當月十六
破椎縣斬首九千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
忠指揮楊松二十五日大破真定特逆賊長興侯耿炳
文所領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馬二萬五
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将軍甯忠右都督顧成河托都
指揮劉遂衆降咸宥帰于原衛江陰侯吳亮都督
耿瓛楊文将領遼東軍馬來圍永平我親将騎士一
萬九千倍道兼行直抵永平吳高等聞風夜遁召
奔以太祖皇帝恩養厚德都指揮房寬領軍馬

出城來降所有逆賊朱鑑萬凌遲處死了當惟都督
劉真都督陳亨將領軍馬守住松亭關不肯來降我
親帥精鋭騎士三萬襲破其營生擒都督陳亨刘
真單騎逃去太寧遂平奸臣齊尚書等出榜令
軍民罵燕賊父子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燕賊父子是
罵祖與叔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如
此無礼其罪當何如哉未幾奸臣齊尚書黄大卿等
左班文職又行矯詔使令曹國公李景隆領天下各都
司軍馬五十餘萬於十月初六日來攻北平圍我之臣必
欲殺我我謂天下官軍何不念太祖皇帝恩養厚德
畱我一二親王以奉祖宗香火豈不然哉故我仰賴祖
宗積之深於是師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隆所領天下
軍馬尽行殺敗斬首一十萬九千餘級餘衆降者
咸宥帰于原衛景隆等夜遁西而去然余之用兵
所向克捷此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故天地宗祖神
明隣而祐我也若不如是此縱用兵如孫吳亦無能為
也余想奸臣齊尚書等又欲懷害我父皇子孫基
業篇尽無餘將以圖天下也何如此之苦毒也哉竊
惟我父皇親親之心天下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守
謙其祖為惡至於守謙累惡不悛降為庶人我皇

父恩念祖宗尚不忍破其家滅其國復立其長子為
靖江王諸子皆為鎮國將軍享有爵祿與朝廷同其
久遠也周齊湘代岷五王皆父皇親子縱有大惡亦
當寛恕何况為惡之実跡皇明祖訓法律内一條凡
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离間親親者斬風聞王有大
故亦無実跡可驗輙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奸臣齊尚
書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訓助君為悪而遂至於如
此使我衆王日夜憂驚飲食寢夢不遑寧况余自
父皇賓天以來抱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親
法毋敢少犯惟日守分而已柰其誅滅五王又來殺
我顧余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後孝
慈高后親生皇太子親弟忝居衆王之長礼曰父之
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黄大
卿等余必不與之共戴天不報得此讐縱死亦不已也
故用欽遵皇祖訓法律内一條躬行帥領精兵三十萬
誅討左班文職奸臣以行傳檄天下都司并各處
衛分指揮官吏當思我父皇恩養厚德同心戮力整
爾士卒礪爾戈予星馳前來共行補獲左班文職
奸臣献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憲上以正其君
下以安其軍民使我父皇子孫基業以永萬世豈不

然哉嗚呼皇天后土常以大中至正而爲心祖神明寧無誅奸邪而爲念故用喻示普天下藩屏諸王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爲子者其可不報矣乎故諭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司寺郡縣來朝兑賀

靖難兵圍蔚州指揮李誠謀叛伏誅数日守將王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不克

先是誠出城哨探爲遊騎所獲誠素勇號冲夫李文廟釋而礼之誠欲獻誠自効遂縱遣入城謀覺繫獄死文廟乃悉衆登舊臺奚土下築高與城齊急攻之城乃降擢忠等官拘其妻子送北平遂以其衆進攻大同

庚辰革韶州府翁源縣以其地并桂山岩巡檢司入手英得縣革平越衛税課司 增置萊州府慶豐庫大使一人 丙戌革平樂府昭平遞運所 改永州府祁陽縣江湘市巡檢司爲和平巡檢司 庚寅置應天府知候所于後湖掌冊人數設大使副使秩未流增本府通判一員 壬辰革四川行都司來遠驛 二月二日丁酉改漢陽府爲漢陽州更置官屬 革增綱道紀司税課局及漢陽縣儒李蔡店新灘二税課局桑臺湖禹影湖二河泊所百人磅巡檢司其蔡店鎮巡檢司仍隸本州 壬寅詔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太常寺少卿高遜志考試天下貢士

侍知貢舉官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黄觀同考試官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應文士徐某又作旭張美蔡監試官御史王度俞士吉 黄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父贅于同邑許氏生觀遂從母家姓明尚書捕邑諸生嘗築翠微書舍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黄哻天兵入大都哻死之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貢入胄監是歳領鄉薦明年會試第一入對策試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 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由翰林修撰尚寶司卿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升尚書以觀爲之仍掌尚寶司事 表後其姓方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起觀奉命草詔檄陳大義師既度淮奉命徵兵上游諸郡入援觀奮不顧家日行且泵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肯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巡來言當國者素傳

正七品給事中秩從七品　辛酉革廬州府道紀
司爲無六安二州道正司巢縣道會司　壬戌改五
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爲副兵馬。
癸亥革行人司改行人于鴻臚寺改大理寺左
右司正爲都平司副爲副都評左右司各設評
事六員　甲子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二道置
察院一設監察御史二十八員首司獄一員革司照
磨檢校
詔曰頃以訴狀繫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
治庶獄今頓宗廟神靈斷獄頻簡其吏都察院
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奪僞良匡政事
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
以底治平
乙丑革常德府九潭湖泊所　詔江西浙江蘇松人仍授
戶部官
洪武間以戶部掌錢穀禁江西浙江蘇松人不得授
至是除其禁
三月丙寅朔帝御奉天殿以策問試天下貢賜狀元胡
靖等及第出身有差
時奏策王艮第一上召諸進士問之以靖貌逾艮遂
擢進第一艮次之李貫又次之未幾授皆翰林院
修撰艮貫編修大見用信　靖初名廣字光大吉水
人生八歲而孤自幼好學日記數千言至是廷試對策
有親藩陸梁人心不搖等語帝以爲敢言擢第一賜
名靖除翰林院脩撰擢侍讀附太宗復名廣拜翰
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爲上所知一時制誥裁諭之
文多出其手詔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命廣總裁常
從上巡北虜出居庸關入沙漠王師所至功烈炳擢皆
廣記述之十一年春上幸北京再扈從出塞藏虜還
旣而丁艱服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春坊嘗上郤封
禪頌歷數前代帝王無務國事矯誣上天卒貽
天下後世笑特稱其有識又上騶虞神龜等頌
以取媚自稱潛庵之從喜談忠義事嘗集文山
事蹟爲傳記序之以得辛年四十九累贈少師
謚文穆與廣同時者解縉楊士奇夏原吉楊溥楊
榮黃淮金幼孜蹇義輩皆攀龍府鳳爲時大
臣云初靖難兵入撫州吳溥爲應天學教授與
靖艮解縉鄰三人者瑜垣集溥舍靖縉陳說
大義靖慷慨艮帯言但流涕耳溥曰三子名重
受知日深事在頃刻若專去就固可從容三人去

與弟特以童子侍嘆曰好別叔能伏節溥曰不然
王叔死語未竟背呼曰外面鬧甚看豬溥顧笑曰
一豬不忍背自忍乎須臾良舍哭聲震動矣縉
乃馳謁文皇入見甚喜是日募歸請復會縉曰
靖與君殊當自決縉紹靖入房曰吾與汝不死縊之
而去見文皇曰臣才不及靖靖方欲自盡臣以人守之
文皇曰盍與俱來對曰非臣力所能須遣近臣數人
論以大義強之庶可文皇亟如縉言靖既至文皇迎
而執其手曰好箇秀才如何從我蚤見清遂叩頭
文皇大悅故信遇持甚亦縉推重欲言也至今靖之
裔在庠序者人尚目之為豬子云　王艮字欽止
吉水人建文己卯江西鄉試第一明年對大廷復當
第一帝親擢廣為狀元而以艮次之逮洪武乙丑事
例首甲皆授修撰艮與第三人李貫皆預焉艮
聞畫難起師居常憂恒輟不食日就羸憊以辛巳
九月卒上憫之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艮之家諸
所述如此而吉安志乃曰文廟繼統先百群臣多
往迎附艮閨門與妻子訣是夜吞腦子死非其實
也艮子修亦首李鄉薦云
己巳革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御史衣宴于新第詔

大臣預宴
以都察院在太平門地不便朝參故改于此
壬申以備務舉人選署教諭訓導
詔年二十九歲以下願選者所給奉廩二年仍許會
試有登第者論其徒得中省試沆進士授官遂陞
一級無則止從合授其下第而有徒皆不中省試仍
署職減半俸
癸酉革慶遠府忻城縣以其地入東蘭州　革臨江府新
喻縣河泊所　革青州府壽光縣稻田店新店二遞運所
革高州府廣盈庫　癸未革辰州府麻陽縣僧會司
丁亥置松江府濵堰一處　庚寅革鳳陽府廣儲一倉二
倉三倉四倉五倉　革辰州府沅州守溪巡檢司置黔
陽巡檢司　乙未置建寧府甌寧縣潘州巡檢司遣鎮
東將軍總兵官督遼軍圖永平不克　以表義為右府
都督僉事
義江盧人國初累立戰功楚雄指揮使洪武庚午
入朝太祖憐其老命太醫院為染鬚髮賜銀印
還治帝褒用舊特徵拜都督僉事尋卒子聚
襲府軍右衛指揮使
遷肅王於蘭縣

肅莊王太祖十三子初封甘州僻在河西羌虜時
時擾害王乞內徙遂移濅金城開置府蘭縣東北
甘州護衛官軍從之
以進士黃鉞為户科給事中
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学生授典吏
後登第除庚辰進士遷户科左給事中以憂居家
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改左都御史景清為御史大夫
時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遂改左都御史為御史
大夫清陝西真寧人本姓耿以報籍而訛倜儻尚
大節領鄉薦游國特李同舍生有秘書清求書
弗與固請旦見即還曰吾縱敏一夕盡熟之耶生不得
已與之日往索其書曰吾不知何書初未嘗假汝也
生忿訟於祭酒清特所假書往見曰此登窻所業
書耳即背誦徹卷及問生生無以對也祭酒叱生
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
耳初清赴學時有女為妖憑清宿其家是夜
妖不來去即復来女詰曰之避景秀才耳旦曰女
以聞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
令父帰粘於壁而妖自是遂絶後清試申戌礼部
中第三録詩書二經對大廷賜第二人及第入翰
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丁丑春召見嘉其材能命署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革除間陟左都御史會改都
察院爲御史府改御史大夫文廟継統方孝孺練
子寧同日死之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焉一日清
朝着班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上避
之固疑清及朝獨緋也遂收之而得所帶刄因加詰
責清不屈而死死之夕精英迭見嗚呼豫讓爲主
報讐清豈其倫歟
四月丙申朔丁酉改嘉定州峯門水驛隸眉州青神縣
○戊戌增置蘇州長州嘉定常熟崑山吳江六縣主
簿各一員革杭州府臨安縣稅課局　己亥增置松江
府上海華亭二縣丞簿典史各一員　壬寅革襄陽
府宜城縣榔林㕘河泊所　革鞏昌府階州峯帖
山巡檢司　乙亥革漢中府湧縣伯林青林驛　丙午
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　丁未改辰州府沅州沅水驛
為阮陽水馬驛　省保寧州劍州儒李訓導三員昭
化縣儒李訓導二員　省馬湖東川芒部烏撒烏蒙
五府同知推官知事各三員　辛亥革安慶府懷寧縣
長楓夾鎮巡檢司　乙卯置西安府咸寧縣乾祐鉄冶

鉄冶所革昌府寧遠縣寧遠鉄冶所 丙申改武定軍
民府和曲縣屬金沙江巡檢司 姜琛驛隸于元謀縣。
乙未諸軍次于白溝河清難兵逆戰不利庚申又清難
兵大戰陸源衛指揮滕聚等死之諸軍大敗李景隆
走德州 癸亥置濟南府泰安州新捭驛 甲子革撫州
府臨川縣航埠稅課局 革永州府江華縣錦曲巡
檢司
五月戊辰革德安府孝感縣道會司 己巳參贊軍務
高巍山東左參政鉄鉉會于臨邑遂還濟南
景隆南奔巍及督餉鉉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
望風奔潰巍及鉉置酒同盟協力固守濟南以
須後援遂趋濟南
庚午革南昌府原儲庫 革吉安府永新縣河泊所 辛
未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
聞北兵將至遂遁
癸酉清難兵入德州 戊寅詔吏部凡官員報三日一赴吏
科填註
先是內外官鈌月報吏科臨選類鈌赴填註遂選
補至是吏科請每三日一註庶免遺漏從之
革慶遠府宜山縣德勝馬驛河池縣馬安馬驛 以

貴州都指揮使程暹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己
卯靖難兵攻濟南李景隆奔還遂圍城 革韶州府樂昌
縣河泊所 此係戊寅 庚辰改廉州府欽州靈山縣直隸本府
壬午革兩淮小海場鹽課司入于草堰場鹽課司 徙
廣州陽山縣西津巡檢司于河角爲鎮陽巡檢司 甲
申改長州吳縣二稅課局爲蘇州府稅課司 長洲吳縣
分司各設副使一人 置建寧府政和縣黃梅巡檢司 丙
申革德安府雲夢縣儒學訓導二員 乙丑革慶遠府
忻城縣三寨鎮巡檢司 革會川衛黑鹽所鹽課司副
使一員 立濟南中衛以雄崖千所附之
時路阻不能達九月都督盛庸遣兵召雄崖兵
至都督僉事來茉棄樂安城走還詔誅之 留
守左衛指揮同知李仲伏誅
甲子讓爲燕府儀兵居中北平甚力中以故坐
誅設其產丁男典刑幼者收孥入浣衣局異姓家
屬俱發邊衛充軍讓舒城人靖難後贈駙馬都
尉永樂初掌北平刑部事封富陽侯追贈景國
恭敏公
六月甲午朔革廣信府濟倉副使一人 戊戌置延平府
南平縣武 驛 乙巳詹事府增置少師少傅各一員

賓客二員置資德院設資德一員資善二員爲官
贊讀贊講贊書著作郎各二員掌籍典簿各一員
丙午置各王府賓輔二員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員
從七品長史司長史一員正五品改左右長史從五品改
審理正典善正奉詞正良醫正典寶正爲審理典膳
奉祠良醫典寶審理副典膳副奉祠副良醫副典宝
副爲副審理副典膳副奉祠副良醫副典寶各郡王
府賓友二員正四員教授一員正八品記室二員正九品直
史司直史一員正六品左右直史各一員從六品守領吏目
一員未入流典印署典印典祠典禮署典祠署典禮各一
員正九品典禮二員未入流典饌署典饌典樂署典樂
各一員正九品儀仗司吏目一員未入流　詔賓輔伴讀伴
講伴及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用賓師之儀。
己酉旨常德府沅江縣訓導二員　八百七十官刀板面遣頭
首罕入貢方物　己卯革肇慶府開建縣僧會司　丙
辰革太原府興縣孟家峪巡司　革袁州府萍鄉縣河泊
所　壬戌改陝西行都司儒學爲寧夏等衛儒學　徵鳳
陽官軍赴大教場操備　遣御史周觀政典兵徐州秋七
月甲子朔革典牧所　戊辰復置開封府鈞州鉄治所。
革慶遠府忻城縣羅目鎮巡檢司　革濟南府歷城堰頭

水驛　改衛經歷秩正七品　庚午改建昌府新城縣飛
鳶巡檢司爲鎮安巡檢司　革福建木蘭陂批驗塩引所
己卯革汚縣以其地附淙城縣　庚辰置開封府西華
縣河清驛　辛巳增設欽天監五官監候一員（當在三年七月十九日）　丁亥
復置河南府新安縣鉄治所吉安府吉水縣觀山巡檢
司　戊子革大同府雜造局副使一員　辛卯改濟南府
歷城縣堰頭鎮巡檢司爲長嶺巡檢司隸章丘縣　置
山西河南雜造局各設大使副使　壬辰革廬州府英山
縣稅課局　遣遼東都督楊文圍永平不克　以徐實署
兵部右侍郎事　八月癸巳朔革徽州新安驛　承天門
災詔求直言　甲午革袁州府萍鄉縣盧溪稅課局
壬寅改衢州府上航埠頭驛爲上航水驛常山縣廣濟
渡驛爲廣濟水馬驛　革西安府信安安山二驛　癸卯改
承天門爲皐門端門爲應門午門爲端門謹身殿爲正
心殿改大學士爲學士華蓋文華武英正心四殿各置
一員文淵閣一員各殿增設待詔無定員增文淵閣典籍
二員革東閣大學士　甲辰革廣州府清遠縣橫口馬
驛東莞縣城西馬驛　乙巳增置翰林院承旨一人學士
一人文學博士二人改孔目爲典簿正九品省侍讀侍講學
士五經博士侍詔典籍置文翰館設官以侍讀并中書

舍人改爲侍書正七品居之置文史館設官內侍讀無
定員正七品內修撰一員正六品編脩從六品檢討正七品
居之
按吏部冊己卯八月十二日改中書舍人爲侍書蓋
設爲翰林院至是始立文翰館分附焉
戊中遣都督陳　師兵援濟南山東參政鐵鉉謀
靖難兵不克遂大戰于城下靖難兵大敗解圍奔還
北平遂復德州諸州縣皆復以鉉爲山東布政使
北兵圍濟南不下城中軍民日來乘城詬罵不已北
兵大怒築長圍攻之三月內外不通鉉乃詐開門降
密遣壯士提鐵板于樓上候其入下之北軍瓮丞
還鉉知計不獲遂師衆出戰北兵大敗窘甚奔還
北平於是德州及諸郡皆復兵勢大振捷聞上遣
檢討陳　勞以金幣吏部主事曾　賜誥封三代
鉉入謝擢山東布政
辛亥置金華府東陽縣玉山閘巡檢司　九月十日辛
未復入建昌府南豊縣太平巡檢司　以歷城盛庸爲
總兵官佩平燕將軍印帥師北代　置饒州府餘干縣
康山巡檢司　平陽府臨汾縣汾水巡檢司　革潮州府
程縣河泊所　革漳州府漳浦縣後葛巡檢司爲古
雷巡檢司　南靖縣古雷巡檢司爲小溪巡檢司。
癸酉革郴州彬江驛　乙亥革鳳翔府東河橋驛。
革漢中府畧陽縣峽口驛褒城縣閣山清橋二驛南
鄭縣黃沙驛鳳縣草涼樓梁山三岔安山四驛　全州稅
課局　丁丑置淮安府南鎖倉　辛巳淮安分司置東官
場鹽課司　癸未置杭州府錢塘縣諸橋巡檢司海寧
縣長安鎮巡檢司　丙戌增設太常寺贊禮郎二人。華
漢中府畧陽縣嘉陵泉二驛　丁亥革漢中府城固縣
稅課局徙全州茶倉于漢中府　辛卯復置贛州府
寧都縣寧都寨馬頭寨二巡檢司赦流放官録用子孫
洪武中以過誤建及得罪者皆徵其子孫録之
十月壬辰朔改天地壇祠祭署爲郊壇祠祭署山川壇
祠祭爲籍田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
祠祭署爲新祠祭署　癸巳革彬州桂陽縣濠村巡檢司
長樂山口巡檢司增置興寧縣永戌巡檢司　丙申革慶
遠府舊忻城縣來蘇鎮巡檢司　戊戌革郴州宜章縣稅
課局德安府雲羅縣二稅課司　荊州府長楊縣稅課局
己亥革刑部司獄四員　庚子定監生歷事各衙門一
年爲滿從本衙門考覈分上中下三等引奏上等不拘
選用中等下等仍歷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

不拘品級隨才任用下等者回監讀書
洪武中監生從本監司務考分勤謹平常才力不及
奸懶等用引奏勤者乃歷候鈌官以次取用平常再
歷才力不及送監讀書奸懶充吏
己酉增設兗州府洪備倉大使一員　甲寅革光祿寺各
置丞增設監生二員　戊午革金華府蘭縣緋塘巡檢司
己未革杭州府昌化縣手穿巡檢司肇慶府陽春縣
古良巡司　省成都府綿威二州訓導各三員新繁雙流崇
寧安井研德陽什方綿竹保章明羅江臺拾縣重慶
府黔江酆都武三縣順慶府蓬州及營山縣保寧府劍
州及昭化廣元江油梓潼三縣叙州府筠連縣夔州府
萬縣眉州丹陵彭山青神三縣蓬州及蓬溪鹽亭射洪
中四縣嘉定州威遠縣雅州及宮經名苫山三縣凡州省
訓導三員縣省訓導二員并馬湖府訓導二員　庚申
靖難兵襲滄州入其城追執都督徐凱程暹諸軍降
是夜晝阬之。十一月壬戌定京官還家程限
吏部都給事中汪泰請依監生省親例名回路程外
許三月先是止一月
癸亥革常州府江陰縣黃田閘宜興縣張諸批驗茶引
所　戊辰置平陽府隰州溫泉鎮巡檢司　壬申靖難兵掠

景州次于臨清　甲戌改靖州會同縣鎮遠巡檢司爲
江東巡檢司　革鳳翔郿縣稅課司　乙亥革延平府南
平縣大曆巡檢司潮州府海陽縣爾頭稅課司　丙子革
安慶府宿松縣涇口江歸陵灘三巡檢司　改大理府大
和縣金沙巡檢司隷瀾滄衛北勝州　革四川筠連茶課
局　丁丑置徵江府路南新興二州陽宗江川二縣儒學。
戊寅改華州潼關倉隷河南都司潼關衛　庚辰革鞏
昌府兩當縣以其地并　花驛隸于徽州置兩當巡檢司
壬午改潮州府揭楊縣鮀浦巡檢司　置徐州永福倉設
大副使　甲申革濟南府堰頭遞運所　乙丑革陽府定
遠縣豐儲倉置臨淮縣花園倉設大使副使四月蒼州掃
附　十二月己亥置真定府定州永定倉　庚子增應天
府訓導二員　甲辰革永寧宣撫司赤水河貴州宣尉
司畢節二遞運所　己酉革鳳陽府稅課司改廣濟閘
稅課分司爲府稅課司　辛亥復置御史府照磨所
革建寧府建陽崇安浦城三縣河泊所及建陽縣后
山河泊所　壬子改封丘縣中灣巡檢司爲陽武東趙巡檢
司　乙卯靖難兵攻東昌都督盛庸師
帥拒戰殺指揮張玉大破之
先是上詔諸將戒約軍士無使有他使朕有殺叔父

之過文廟知之故每戰挺身獨出雖短兵接莫敢
有加文廟騎射尤精追者每爲所殺至是兵大敗
奔走文廟獨一以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近丙辰
追兵大至圍之數重文廟策馬大呼擊殺十人潰
圍出遂奔北平
置威武中衛　募民充各衛壯士　擢山東布政使鉄
鉉爲兵部尚書佐歷城候北伐　兵部左侍郎芦淵
有罪除名
淵除名煎塩永樂初召用
革牧馬所吏目改所倉屬太僕寺典廐署
先是三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所鎮撫至化奏養馬
牧糧草多請置倉遼王渡海來朝設官吏
太孫許之閏五月七日開設
辛亥置播州長官司君平長官司儒學　革延平
府樂尤溪順昌沙四縣河泊所及南平縣西芹河泊所
山西都司清遠衛戍卒羅義上書下獄數日釋之
義以朝廷加兵親藩詣闕上書乞息命講和又
上其與燕王書其書畧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
乃叔父也相而輔焉管叔流言間王室周公誅之殿
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也宜以周公之
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周公之聖復生於今
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于首陽山引
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
福禍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令殿
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遂其頑愚實益之乞早息兵書
上忤旨下獄太宗即位以義爲戶科給事中尋
陞湖廣左參議又陞前湖廣左參議楊砥爲鴻臚
寺卿以其在建文時書上書請敦親息罷兵息
民故也
三年正月辛酉朔帝御奉天殿始受親王百官朝賀
是日宴百官于奉天殿頒賞于四夷朝使　作凝命
寶成詔告天下
初元年得青玉於雪山爲璽方尺六寸九分
篆曰天命明得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至
是方孝孺有頌
靖難兵還取丘縣又取威縣真定守将吳傑平安邀
擊不利平安一名保兒真定藁城人驍勇有名央
戰善取勝庚辰四月以都指揮從李景隆戰白溝
河辛巳閏三月戰藁城統卒十餘萬大敗北兵于
小河壬午春充副總兵督遼東軍十萬團通州大

軼單家橋四月退至靈壁大戰為比將朱能所擒
安書操長鎗馳馬追文廟幾及之為馬蹶乃弗克
前至是上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剸殿
下如拉朽耳上壯其言曰嘆高皇帝養下好漢子
慰劳倫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城既平
久之上嘗謂平保兒尚在邪安遂自縊死少保李
賢稱鉄鉉之死之烈曰平氏有愧焉又有北平都
指揮孫狗皮耳徐州人華除半閒有戰功以忠
義聞後永樂初降百户
乙丑靖難兵克深州真定守將復遣兵邀擊不利遂
攻德州長圍軍敗之戊辰靖難軍兵擴蠡縣〇
革廣南府花架驛 改建寧府松溪縣東關巡司
為遂應巡司 庚午革廣西太平府乃積倉〇
辛未帝祀天地于大祀殿是日还宮群臣畢賀〇
壬申宴群臣于奉天殿
大祀慶成也是日群臣大歡會賦詩紀成頌示
是天下
戊子革瓊州府陵水縣牛嶺巡檢司 二月丁未革武
昌府江夏縣賽湖泊所 辛亥省平樂府富川縣峯
訓導二人癸丑革廣西太平府左江驛 甲寅革贛州府

信豐縣稅課司 乙卯革廬州府道紀司及無等州
道正司巢縣等縣道會司 丙辰革平涼府崇信縣
稅課司 三月辛丑革兗州府魚臺縣僧會司 壬戌革
韶州府曲山縣綿普稅課局 癸亥革平樂府平樂縣
榕津巡檢司 癸亥改欽州為欽縣更置官屬 革廣
信府陽山縣以其地并三巡檢司隸連州 革瓊州府樂
安縣丞簿二人 革會昌衛稅課司 丙寅革成都府灌
縣道會司 庚午革肇慶府四會縣金溪巡檢司請
難兵破單橋堡 丙子置衛揮府山陽鎮巡檢司 革
瓊州府寧德縣德化馬驛感恩縣甘泉馬驛陵水縣
博士馬驛 壬午歷城候成庸與靖難兵遇于夾河大
戰都指揮莊得殺其大將譚淵明日復戰不利莊得及
驍將楚智皂旗張等死之
是戰也庸軍死鬪不退遂殺淵時北兵列陣鏖
戰殺傷相當文廟以单騎視間出入庸陣庸兵
不敢加稍卻為逆風揚沙北兵乘之遂大敗庸单
騎走德州
乙酉革襄陽府均州稅課司 丁亥革叙州府宜賓縣
安遠水驛 革番衛移其官軍于永昌衛 遣都督何
福將兵赴德州操備 禮制成頌行天下

永樂中擢寧丞尤景言亭甫吏部查景言出身
特名竟卿景言因陳奏禮制改名文廟謂景言誤
在洪武中乃待建文中侍郎行查及淮安府覈実
申報中文內以禮制二字撞頭部奏之俱下獄
閏三月二日壬辰置楚雄府鎮南州儒学 甲午增置蘇
州府豐盈庫大使一員登州府豐盈庫大使一員 丁酉
置蘇州府渠堰所設大使副使二人 革東昌府聊城縣
周家店閘 巳亥改田州府募化驛隸思恩所 吳傑平安師
師于藁城及清難兵大戰不利還真定清難兵遂渡
滹沱河而南 丙午革建昌府廣昌縣稅課局 甲
寅革永州府江華縣稅課局 遣大理寺少卿薛
嵓奉旨詣靖難軍
嵓陝州閿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才 辨洪武間累
官大理寺少卿大見信用 辛巳春兵屢敗方孝孺
建議草詔令嵓賚至平燕軍又作宣諭數千言
刊印千餘紙付嵓令密散諸將士使歸心嵓曰上
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下令旋師太宗叱其
紀巳左右欲殺之太宗曰此天子命使也釋之而行
謀不行及內難平蒲嵓死論廣西永樂初安南
國王爲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

季犛子蒼請還君之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
黄中以兵五千送歸其國中季嵓爲輔行芹
詣伏發胡平嵓被虜死
四月巳未朔靖難兵攻順德府不克 甲子革濟南府
東昌縣稅課局 乙丑置揚州府江都縣瓜州倉儀真縣
儀真倉 丙寅革遼東堰塩倉 辛未置播州宣德司
及僧綱道紀司 壬申革邵武府建寧縣稅課局 甲
戌復置慶陽府靈州塩課司大使一員 乙亥永寧宣撫
司稅課局爲司 庚辰革辰州府蘆溪縣丞主簿各
一員 壬午改金華府蘭溪縣瀔水驛爲瀔江驛衢州
府龍游縣亭步水驛革龍江驛都指揮吳三師兵
至新城縣敗績 五月二日庚寅革瓊州府弁山縣二河
泊所 丁未置平陽府冀城縣東嶺巡檢司岳陽縣境
村巡檢司靈石縣高壁巡檢司 壬子省常州府稅課
司副使一員 革大同府馬邑縣稅課局。甲寅改思明利
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詔選武官子姪爲沿海巡檢
錦衣衛所撫鎮陳直言廣東海南凡海濱巡檢
司多係人才不諳操戰禦賊情於軍官弟姪中
不應襲替者保選上從之詔在京各衛所選取
相應年三十以上者送吏部查缺選補

黜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按察使
良字天性河南開封府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後
任刑部左侍郎辛巳五月坐問燕人罪輕遷浙江
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內難
平良聞變慟哭會命使来召良即集本司與
各道印于私第嗟嘆躊躇者久之妻問其故但
曰我分應死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我則不
難處君為男子我為婦人謀于遂命餽良食
即抱其子欵戲如厠自沒于河而死良久往覔
之子匍匐池塘其鞋猶在頃之浮起良殯殮畢
即列薪于戶爲遺囑付家人妾抱其子往其
僉事家以圖存宗祀遂舉火闔室自焚死壬
午九月也事聞于朝上曰死自其分印吾乃父
皇所制不宜毀而毀特可罪耳詔徙其家于邊
其後台人陳瑤私識其事每談及必流涕沾襟
云正德戊寅九月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
於公署之東曰氷鑑亭者改為祠以祀之
六月戊午朔革常德府沅江縣稅課局 己未增廣州
府南海縣主簿一人 戊辰改邳州遞運所為宿遷縣
遞運所 己巳革太原府五臺縣稅課局 壬辰靖難
兵次濟寧潛兵掠沙河沛縣徐州焚粮船京師大
震 癸酉革河間府任丘縣河泊所 甲戌革衢州府開
化縣稅課局瑞州府新昌縣稅課局 戊寅復置臨江新
喻縣鐵冶所 庚辰省荊州府歸州興山縣學訓導二人
○辛巳置汝寧府上蔡縣崇禮驛鳳陽府鳳陽縣太
平驛西泉驛懷遠縣柳灘驛潁州瓦岡驛義宮驛沈
丘驛潁上驛黃岡驛淮潤驛壽州甸閑驛東正陽驛開
封府鄢陵縣美化驛西化驛閑口驛南水驛德政驛項
城縣金溪縣尉氏縣逢池縣潮州府程鄉縣驛鐵冶所高
州府右城縣廣州府連州鐵冶所 乙酉省松江府稅課
司副使一人 革嚴州府淳安壽昌紹興府新昌縣徐
州豐縣及金華府蘭溪縣香溪鎮三稅課司 觀海衛指
揮張壽伏誅壽會同欽議國事安危為人所告刑部
鞫之處斬詔磔于市
遣大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易馬
孟獻齎錄紵絲五千疋絹四萬疋二萬疋藥材一萬
六千斤易馬未及還已出命
秋七月戊子朔庚寅革泉州府惠安縣河泊所 甲午
靖難兵襲破彰德府軍遂破大察 戊戌置兗州府濟
寧州任城驛 省徽州府紹興府稅課副使各一人 革

績溪縣會稽縣高陵及嚴州府分水縣和州含山縣
四稅課司　壬寅大同守將奏昭引兵入剌紫關遂邀
保定府靖難兵還救之昭退保西山寨○甲辰革池州府
東漾縣道會司　丙午革南寧府武緣縣那馬坳合
巡檢司　己酉增設寧夏衛永寧倉副使一人甲寅
詔限僧田道田一人五畝餘以賦民
戶科給事中陳継之言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請人
給五畝餘以賦民上從之遂勅禮部曰朕聞釋道
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為索超世離俗
為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貨富
豪甚至連田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利害相兼
迷不之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況因此
不能自守每罹刑憲不惟身遭僇辱而教亦隳
焉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
本乖嚚食教門致使訕毀四行貽累缺初朕甚憫
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始今天下寺庵宮觀除
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
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
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年不及今定數者
不增若有祖業及歷代撥賜為詞告言者勿理而
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下設並
免其有自相告訐爭訟田干軍民者聽其本教
衙門自治若致傷人命及干軍民詞訟者仍聽有司
受理其入有司公聽理訟皆不許仍服僧道冠服洪
武年間已有清理及問設教門榜文當申明遵守
本教之規化緣者不在禁限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
剃年未五十者不許為尼及女冠嗚呼多藏厚亡
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務利欲咸則善人生善
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永底太平爾禮部及僧錄
道司如教奉行継之字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仁壽
里十五啚人庚辰進士北兵不息間有建白因肆
指斥嘗言于朝曰徐承禧燕之至親必有陰謀請
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門降于歆靖難兵入城
與黃子澄齊泰巨敬韓永等不服夷三族錦衣衛
監簿載継之父秀年六十九發甘肅克軍十二月二
十四日開封府卒母黃一姐年六十五歲發甘肅隨
住十月二十九日鄭州卒男澂子仔四歲隨母給配後
永樂六年抄送鎮撫司十月十六日在此田所亡妻堯
氏即姚氏年四十二配象奴阿宗女進奴年十三給指揮
袁江為奴次京奴一歲永樂初亡弟余翔等未成邊

革衛輝府輝縣稅課司　丙辰革開封府陳晉縣稅
課局　定銓選法
洪武中吏部凡選官文選司抄選具本復奏附
選送吏科，科自類附選簿冊實銓記選榜亦送科
收至是定制陞除等項官員吏部選官之日有因
急缺除授并逐日實授陞調等項內外官員道類
合官實授除授等項月日處所職名鄉上於選官
日復奏附選就用實銓選榜送司禮監收
丙辰革播州長官司黃平安撫司儒學　八月丁巳朔置
高州府石城縣河泊所　己未雲南老撾及八百刀板而各
追使入貢　丙寅革汝南府光州南陽府舞陽縣衛洲
府問化縣先霞関三稅課局　革播州宣慰司僧綱道
紀司　丁卯詔人材不識字及未三十日准放
洪武中人材不識字即充校尉年未三十者仍充
人材不放諸人屢以為言從之
已巳改慶遠府泗城州直隸廣西布政司。辛未革臨
江府寧遠州吏一人　省各布政司參議一人甲戌置慶
州府巫山縣瀼驛　己巳增設各布政司副理問乙亥置
襄州府直道州填光巡檢司　戊寅增設高州府石城縣
丞一人　己卯置慶陽府阜城馬驛　庚辰省州府稅課

司副使一人革鄒縣費縣及青州府博興臨朐臨淄蒙陰
四縣凡六稅課局辛巳省雲南府嵩明縣訓導一人增
置番衛仙泉塩井新羅三井黃市等二井塩課司各副
使一人　癸未改黃州府復湖河泊所隸黃江縣　復置孫
州府上高縣麻塘巡檢司　甲申置河間中衛鎮番衛。
靖難兵圍西由寨又圍定州
時房昭結寨西山以窺北平至是真定守將運糧於
寨寨險甚水薪不乏以糧少為憂北兵間真定糧案
邀之不克遂圍寨
九月戊子詔北方衛所幼官年十七以下不能治軍者挈
家赴京送南方衛所供給　置贛州府會昌縣長河巡
檢司乙丑置曲靖府陸梁州陸梁驛　庚寅革邵武府
光澤九江府遂昌袁州府分宜武昌府通城大治
凡五縣稅課局　辛卯改四川行都司廣盈大使
為末入流　庚子省金華府稅課局副使一人革
常德州府南城及安陸荊山縣柳州寧縣汝寧府
羅山縣九江府彭澤縣凡五稅課局　壬寅革寧番
衛瀘州納溪塩倉　省富寧等三小井上流等九井三
塩課局副使各一人增設太常寺太祝二人　丙午革
平樂府恭城縣黃州府黃梅縣鐵治所　庚戌革

肙州泉州府德化縣。濟南府海豐縣兗州府油
水縣贛州府會昌縣雩都縣襄陽府鄖縣凡七
稅課局及荆州府監利縣稅課局 丁巳眞定守
將遣兵援西山寨與靖難兵戰于峨眉山下不利都
指揮秉英靖難記作花英以寨降房昭奔還眞定。
壬子改平樂府爲平樂州更置官屬 革平樂縣
增置安源鎮巡檢司 革西嶺白面鎮峽三寨三巡
檢司 甲寅改成都府華陽縣馬軍寨巡檢司
爲保寧府廣光縣七盤關巡檢司 十日辛酉省
思南府都儒五堡三坑等處巡檢司爲三坑巡檢
司及婺川縣丞簿各一人 革建寧府建陽縣后
山稅課局 庚子革平陽府萬泉縣沁州及武鄉
縣延安府鄜州鄜城南安府南康縣朔頭汝寧
府信陽縣永州府祁陽縣郴州凡八稅局
丙寅置瓊州府陵水縣苗山巡檢司 己卯改和州雍家
城馬驛爲水驛 革廣西太平府稅課司 庚辰置武定
軍民府儒學 甲申革河南府偃師縣太原府盂縣
道會司 十一月乙酉朔壬辰革萊州府平度州亭口鎮
巡檢司 戊戌省襄陽府稅課司副使革開封府鄭州
彰德府涉縣南安府南康縣驛田饒州府德興縣西
安府咸陽興年塹屋體泉鄠五縣乾州及淳化縣三
水登州府福山縣黃縣大原府黃曲縣平陽府榮
河縣大同府山陰縣及潞州屯留縣成都府漢州福州
府羅源縣凡九十四稅課局 乙亥革保寧府廣元縣九
井馬驛增設南陽府永平庫大使一人 戊申革辰州府
灵溪縣河泊所 庚戌改光祿寺司牲司爲孳牧所置
司圃所設大使未入流 辛亥革韶州府昌樂縣道會
司 省潮州府永豐倉副使一人 韃靼遣使通于靖難
兵 壬子省荆州府當陽縣儒學訓導二人 韃靼冠
鉄嶺衛殺百戶彭城總兵遼都督楊文帥師圍永年
靖難兵救文還遼東 十二月丙辰靖難據西山寨敗兵
定遊兵 庚申革鳳翔府岐山汧河二縣登州府招遠縣
大同府渾源州順慶府竹縣夔州府開縣瞿塘凡六稅
課司 壬戌革保寧府紫石水驛廣元縣問津朝天二驛
驛閬中縣高橋水驛 丙寅復置袁州府分宜縣鉄石所
武昌府興國州鉄冶所 丁卯改南寧府宣化縣那樓寨
巡檢司爲那九寨巡檢司 庚午置重慶府江津縣五脉
巡檢司 丁丑革成都府茂州汶川縣寒水巡檢司十一
巡檢置流官巡檢一人 戊寅革潮州府海陽縣黃岡遞
運所 辛巳革夔州府雲陽縣大同府懷仁縣大源府忻州

及定襄縣慶陽府安化縣彭原西安府邠州宜祿凡六
稅課司省黄州府稅課司副使一人置武中衛 置錦
州衛 置鎮淮衛 置于盱眙 置沛豊衛軍民指揮司兵
部冊係十二月備遺錄以為是年九月
遣駙馬梅殷鎮守淮安
殷守淮號令嚴軍威大振都御史茅大方以詩贈
之曰近来消息事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大軏
翻地軸莫教鉄騎渡天河関中事業蕭丞相塞
上功勲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
後靖難兵入京文廟召殷還亂賁甚至殷不能
平詩見詞色文廟疑之每夜遣小内官潛入殷
察之殷愈奴文廟不得已屬人伺之竟殺殷于竹
橋投屍水中公主聞变入宮大慟文廟官其子皆
為指揮孫純成化辛丑進士傳李惟剛右祖風嘉
靖初卒
靖難兵焚真定六縣粮 詔内官出使放縱許有司械
送于京 洪武中内官奉使出外納束甚嚴不得
與民士交然亦持寵放縱有司畏之嘗有魯内
官過廣信之弋陽縱馬于田踐食其稼佃者不知
也擊之傷足魯詢佃者知田主富人周也遂遣人告

之周天懼償其馬傾貲賄焉魯歸猶擊馬事聞
高廟竟籍周讁戍銅鼓衛至是有以内官横暴
為言詔所在有司但遇内官奉使放縱虐民士者
即便拿縛送京以聞於是内官奪氣容謀推戴矣
或曰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卒能禦
然所過城邑往往堅不下間克之兵去即殺守帥復
為朝廷及壬午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
至是内官密言于文廟直擣京師約為内應天下可
定文廟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趨京師不復為掃討意
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之也兵既入城天下大定内官言
功不已文廟患之未幾諸有背為謀者遣藩鎮
守假以大權賜公侯服儕于侯伯之上永樂末征
胡出塞数十日不還虜軍士困迫大臣諸諫者輒鎖
之太監沐敬力爭文廟罵曰反蠻敢以敬乃仰首徐
應曰不知誰是反蠻文廟大怒命曳出斬之敬語漸
不遜文廟舍之乃曰吾家養人皆如此何憂不治敬
亦預謀者也
詔吏部考官試翰林院編纂士以楊士奇第一擢吳王
府審理仍居翰林
士奇自志曰起家大李除審理副又云叨祿于朝四十

四年乃曰歷事四聖旨遺逮文矣

以遼府記善程通爲遼王左長史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礼嗜

李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李生洪武乙丑

以貢入太李時年二十二丙寅遭父喪帰盧墓三

年哀慟毀刑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李時祖乎

論戍延安年已大耄通乃上書言臣壯而無父子猶

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遠徼

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詞極懇切書奏　高皇帝

憐之而特其章不下私命到部驛召平既至乃并

召通東西互王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持哽

咽不能仰視　高皇帝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

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通以尚書舉應天府

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

庭獨所對稱首親擢第一授遼王府記善辛未從

王閱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

免帰復盧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高皇帝上賓庚

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

荊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咨焉府中有

衛士紀綱者用諂事得幸每召而咨戒之會文皇

帝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通草上封事數千言

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晋侍歷官錦衣衛

指揮使被顧問因乘間及關事遂有詔械通詣京

師簿録其家得循田數十畝遺書千百卷牯皮數

張黃希范洪武末尖出知徽州府雅與通善至

是亦爲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

程姓𣄯衆辛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有文

稿百餘卷悉毀于官

以户科試給事中龔泰爲禮科都給事中

泰字叔安金華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

之遣就外傳日記數千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宗思

睿澂洪武丙子預鄉薦明年太李奉旨閱齊府

衛綜畫周密衆始危之而後服之吏部策試第一

除户科試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太

宗師渡江泰與其妻傳訣曰顧事至此我且分死

矣爾弟賁勍携幼稺以歸否則俱弱於井辱可

免也言未及大起內庭泰馳赴之道兵爲校所执

且見於金川門命非奸籍皆釋之泰亦釋乃遂投

城以死是日十三日也泰遇事剛果有爲以孝友聞始

居邑庠出息李宮之陰俄有狂者至擠泰于地哉

溺弗救或請松官泰曰彼誠病任於吾何較卒不
納鄉人隨文慶者爲奸所竊跡之弗得有謂巫
言其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實頗泰俱往反往覡
泰不能出一語衆由是服泰之正罪時年三十六鄉士
大夫莫不悲之子來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
大理卿致仕議者謂泰得釋與罪不及族必有其
由或謂泰繩軍士最言其死蓋讐之者所爲也
右副總兵平安帥遼東兵六十萬圍通州不克 師及
靖難兵大戰九門城 壬午四年春正月甲申朔都指
揮甯雄帥兵渡滹沱河遇靖難兵戰不利奔還真定
丙申省杭州府昌化縣丞簿各一人 增置和仁海寧
二縣主簿各一人 丁酉設各衛經歷司知事一人理刑
置錦衣衛優給武學設教授一人啓中等十齊訓
導各二人 革郴州永昌縣稅課局置西安府同官
縣金鎖關巡檢司 靖難兵援兗州府舊縣 戊戌
靖難兵援東平通判鄭華死之
華台州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任行人謫東平通判
將赴任聞靖難師至時鄉人趙次進丞無錫華以
妻托之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庚子靖難兵克汶上縣遂攻濟陽縣庠生高賢寧以

書諫城陷教諭王省死之
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
會試命禮部次第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後
以文學應徵高廟親試例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
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年
改濟陽靖難師至濟陽省爲游軍所獲從容引
譬詞義慷慨衆舍之省乃陞明倫堂召諸生諭曰
若等知此堂如何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
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
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祠之其弟子高賢寧者濟
陽人建文中國子生文皇帝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
書射城中使亟降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
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文
皇帝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
紀綱勤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吾食廩
有年不可也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
九十有七棄才云者以綱及被黜庠生也
癸卯革荊州府松滋縣襄陽府穀城縣兗州府魚
臺縣福州府連江縣四稅課局 丙午增設金華蘭溪
二縣主簿各一人 丁未革保定府祁州辰州府溆浦縣

彰德府武安縣鳳翔府寶鷄縣太原府寧鄉縣平
陽府浮水縣叙州府高縣西安府耀州 庚戌靖難
兵攻沛縣守備指揮王顒迎降知縣顔還主簿唐子清
典史黄謙皆死之
顔還字伯瑋以字行吉安廬陵人唐魯公之後
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文廟夆兵靖難所過
郡縣皆歸附獨還以死守會曹國公李景隆奉命
出師駐于德州環率淮北民給軍餉措畫有方未
嘗缺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擣濟寧過沛沛民竄
匿環招來之九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餘
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益前軍壬午正月靖難師
駐河北二十二日攻沛環遣縣丞胡光詣徐州告急
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爲使歸且告之曰汝還
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
鑑此情只因國難不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
傳令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
從無死終無憾望釆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
門指揮王顒迎降環冠帶升尚南升大哭曰臣無
以報國矣乃自經死時年五十其子不忍去父復還
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謙至

亦死之縣丞胡先收還父子屍瘞沛南關題曰顔公
墓至統監察御史彭最巡邑詢户部主事致仕孟
式得其瘞處令有司起墳立祠祀之
靖難兵入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舉陞直隷徐州蕭縣知縣
靖難師至力拒焉被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配亦死
之子漉湜姪皆從坐恕之戮也在壬午八月十七日
玄今仙居建祠祀恕及二女春秋祭之
癸酉華東昌府臨清縣臨清閘 靖難兵次徐州城
守不下 置四川英武前衛 何福陳暉平安帥師追靖
難兵次于濟寧 盛庸次于淮河刑部尚書候泰督運
赴濟寧
泰 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師起太主杭禦
之策壬午二月運粮至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粮至
淮安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
十日就戮第敬祖手玘尋亦坐死
蘇州府知府姚善以郡兵入衛京師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
家居魚賽為人志行淳實李議高遠爲諸生
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志淳為之銘善

功詩與唐相倡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
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上以吳民薰染夷俗僭靡明法以齊之嚚者或更
籍持短長賊議蜂起號難理善洞達攻體同悉
人情張馳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造諸郡賢考求
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淳漓以施消息因革由
是吏民頗讓禮義轉称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
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為誰應
曰姚善乃開門廷語及賓報謁面府門載拜而善
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将候韓奕避入太
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
也巳巳卯靖難師起善畫策勤王與有芳焉壬午
京師平時黃子澄者朝廷索之急避為善所約
與般海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
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而死其見危受命
節善可称云長子節發戍賀千户所幼子継見
蘇州随毋給配保児送工部習匠善以六月二十一日
送問七月十日受戮時年四十三又考之太宗實録
云燕師日迫建文與方孝孺同謀破七國之策貶
齊黃于外善言于朝以可文武才畧可以扶顛濟
危者亟置之散地不用今事狼狽須急召之詢
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
大卿哉遂復召二人皆不至則是善嘗在朝也然其
詳不可考矣正德丙子巡撫都御史秦金祀之鄉
賢祀
二月甲寅朔巳未增蘇州府推官一人　丙寅論征討
功榜于德州陞賞有差　雲南左右副千户閔慶陞楚雄
府指揮使　辛未改瓊州府寧遠縣藤橋巡檢司為
臨川巡檢司　癸酉革沔陽景陵縣僧會司　甲戌革鳳
陽府太河縣延安府宜君縣鞏昌府寧遠縣太原府
崞縣潼川州安岳縣五税局　乙亥改田州府向武州都
康州直隷廣西布政司　革武林以其地附富勞縣改
隷向武州　丙子改福州府古田縣谷口巡司為水口巡檢
司丁丑革邵武府泰寧縣道會司巳卯省楚雄
府税課司副使一人　更定品官階勲尚書為特
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亜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
外賛政中大夫給事中嘉正中士　三月甲申朔丙
戌革廣平府廣平縣真定府趙州二税課局　靖
難兵自徐州趨宿州　丁亥革武昌府嘉魚縣辰州
府辰溪縣濟南府濟河長清肥城新城新泰萊

蕪六縣兖州府鉅野東河二縣肇慶府陽江縣
九十一稅課局　丁酉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帥師次淝
河擊敗靖難兵復戰不利
時安部下胡騎指揮火耳灰素驍勇及北兵敗持
䂍直趨文廟不敢有加欲執之北兵童信引弓射
之踣其馬遂降已而復與安戰安敗績
丙午革九江府德化縣龍開河鎮巡司爲瑞昌縣白石巡
檢司增設西安府稅課局副使一人　改封遼王于荊州府
遂之國　遼東都指揮　帥兵圍蘇州指揮李廣以城
降指揮孫通拒之北平都指揮陳賢以靖難兵来救諸
軍退遂移師圍保定不克　遣察院御史曾鳳韶使
靖難兵
時靖難兵日廹朝廷議遣使至書罷兵無敢行
者鳳韶獨請至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書
敕風達之亦不報既而帰第鳳韶江西廬陵人
四月甲寅朔丙辰省重慶府綦江縣訓導二人　靖難兵
次大店及諸軍戰自是諸軍及靖難兵按綴行守三戰
不已　庚午省徽州府永豐倉太平府池州府二豐積倉
各副使一人　革永州府道州永明縣柳州桂陽平陽府
吉州大同府沁水縣廣信府增城縣嘉定州犍爲縣稅
課局烏蒙府稅課局　省烏撒曲靖二府稅課司副
使一人己巳置撫州府臨川縣坛林崇仁縣株陵宜黃縣
上馬廣信府黃溪縣南津四巡檢司　庚午總兵官何
福帥師次于小何敗靖難兵　遼東諸軍復圍保定三
臺及靖難兵都指揮丁　帥兵次于小保定縣靖難兵
迸戰大敗觀軍還敗績　辛未革龍江閘副使二人　丙
子何福次汴河及靖難兵大戰　丁丑次齊眉山復戰
洪武中既臧汝寧有道士題其門曰臧烟知府閒
而從之至是靖難兵駐高平坡日停午及攻城遣人
來覘以門榜報文皇大怒拔營而去觀此革命之
際豈人謀哉
丁丑置雲南府祿豐縣儒學　庚辰北番寇保寧千
戶所陷之　辛巳靖難守將敗韓觀于安州西南及
山西古獲衛軍　壬午靖難兵及諸軍戰于靈璧悉
破營寨諸軍大敗執左副總兵陳暉右副總兵平安總
兵官何福宵遯
於是文廟慰勞備至遣將費瓛送暉于北平暉
中道逸去不知所終安後掌北平都司印文廟
登極語北安使平曰安見尚在耶安遂自縊
五月癸未朔戊子省鳳陽泗州廣濟倉廬州府陸安州

原缺

革除編年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浙江通志作嘉善袁仁撰而朱彝尊又稱陳洪謨有革除編年一書明史藝文志俱不載未知孰是也其書提綱列目用編年之體諸臣列傳卽詳附目中大致與諸書所記畧同書末終於建文四年六月已卯自庚辰以後至乙丑破金川門凡十日事俱闕焉疑殘其末數頁也

姜氏秘史不分卷

〔明〕姜清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姜氏秘史一卷》提要

姜氏秘史

皇帝諱允炆字[illegible]祖高[illegible]長孫初

太祖從滁陽王日侍左右王夫人善視[illegible]謂 太祖

風格異常語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共閒生五子長

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豁如也稍長師事宋濂通

經史大旨洪武戊申

太祖即位於南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四祖為皇帝

冊立馬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

十五年 高皇后崩 太祖倦勤命皇太子裁決庶

政惟軍國重務以聞于是皇太子日御文華殿百官

啟事寬仁有斷臣上畫服歲餘 太祖復親政時有

告密者以晉王棡逆謀聞 太祖遣人察之藏兵五

臺山及形已具 太祖大怒欲發兵討之皇太子曰

棡反期尚遲告密者棡未必知今以兵往萬一棡拒

命是父子為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因與俱來

太祖大悅于是皇太子出巡歷燕代及晉居決句歡

甚皇太子行晉王送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

汝可偕行晉王倉惧受命遂從至京 太祖欲賜之

死皇太孫叩頭乞哀乃降為庶人居京師皇太子友

愛彌篤日誨諭之晉王大悟日夜號泣悔罪 太祖

惵之赦復爵晉王于是改行爲善令譽日著此還國
卒爲賢王皇太子之教也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
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　太祖旣親定禮太子當
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
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旣葬除
之盖諸侯絶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
厭于嫡母而不得伸其私故權爲此制也然則諸侯
之庶子不爲庶母服也明矣今　陛下貴爲天子臣
雖不肖地居嫡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爲庶母服期非
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　上必欲太子服之
太子終不奉詔　上大怒頓取劍太子走　上逐之
群臣震讋皆不知所爲時有桂彥良當　上前跪抱
　上泣曰陛下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　上
爲之止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遠事至尊殿
下當緣君父之情爲之制服不可執小礼以虧大孝
也乃持衰衣之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　上怒解
擲劍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知朕父子者矣洪武
二十四年　太祖以江南地薄頗有還都之意八月
命皇太子住視關洛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陽歸而獻
畫明年四月以疾薨　太祖哭之慟追諡爲懿文皇

太子塟孝陵之次時　太祖春秋六十有三日御東
角門向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嫡長孫富
于年歲定大計孰不歸心皇太子生六子長曰雄英，
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諡曰懷次曰允炆洪武九
年生聰明英達二十九年立允炆爲太孫九月也詔曰
曩古列聖相繼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即王位
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捸將練兵平天下亂
偃天下兵奠萬民於田里用心多矣及一統以來除
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近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
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爲皇太孫嗣奉上下神
祇以安民庶詔告臣民想宜知悉於是命礼部定親
王相見儀凡親王係尊屬於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礼
皇太孫坐受礼畢入宮乃叙家人礼制既定親王從
之多不悅時　太祖春秋高政務嘗付太孫裁決太
孫頗尚寬仁兆民欣、罔不愛戴洪武三十一年五
月乙酉　太祖崩遺詔皇太孫嗣位詔曰朕受皇天
之命膺大命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謹
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克勤不怠
尚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志好善惡
惡過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

惟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我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勿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一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食肉皆無禁一無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晡十五舉哀禮畢罷非旦晡臨無得擅哭一當給喪事及哭臨者皆無洗絰帶無三寸無布車兵器一諸王各于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官軍戍守官員無得擅離信地許遣人至京一王國所在文武衙門官民軍士今後一聽朝廷節制護衛官軍王自處分一諸王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明日皇太孫令禮部定喪儀羣臣上議曰在京府部等官聞喪次日素服烏帽黑帶赴廷聽遺詔遂于本衙門素服齋宿朝晡詣几筵哭仍各置素服第四日成服朝晡哭臨至畢乃止自成服始二十七日除命婦亦以第四日具喪服由西華門入哭不許金銀首飾諸王世子郡主妃及郡王內使宮人等俱斬衰三年自成服二十七日除凡臨視事素服烏帽黑帶退朝服衰麻衫大袖員領不緝紗帽麻布裹之去翅垂帶麻絰鞋命婦麻長衫大袖員領麻布蓋頭器依官簿名數工部及司禮監等處造神主用栗木制依家禮遣人奉詔于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開讀詔書文武官員人等素服烏帽黑帶四拜跪聽舉哀四拜禮畢各置衰服第四日成服每旦官僚人等于本衙門朝闕設香案哭臨三日除大小衙門各令官一員赴京致祭禮物備辦皇太孫從之庚寅葬孝陵

十六日皇太孫允炆即皇帝位　十八日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我高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惶惧思所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八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以其罪罪之所有事宜條例于後一天下布政司府州縣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錢粮塩運司塩課提舉司

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塩課盡行蠲免一天下軍
民所養孳牲馬匹羊隻者盡皆免一天下田土或有
人戶為事全家發充軍者或有死絕者或因飢窘逃
移者以致拋荒數多粮税拖欠詔書到日將拋荒數
目從實取勘報官開除其逃移人戶復業畊種者優
免雜泛差役三年一水旱災傷何代無之今天下人
民其有困而失所者當該有司將預備粮賑給一今
後官民有犯五刑者一依大明律科斷法司遵守無
深文一軍民詞訟今後務要自下而上陳告敢有越
訴紊亂者罪一囚徒已行宥罪發衛所充軍守禦者
及已編定衛所有司官領未曾到衛所者不在赦例
一天下衛所在逃者詔書到日限五箇月以裏赴所
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所在官司仍給口粮遞送京
衛所着役過違此月仍罪如初於戲德惟善政〻在
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体朕
至懷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立宜山縣得勝馬驛改宜陽水驛為水馬驛
二十一日詔内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正官各舉
所知　先是内外缺官于進士舉人監生人材秀才
孝廉税戶老儒吏員知印承差除用至此定保舉法

不問下僚鄉民及因累充軍者或多或少悉聽保舉
吏部選用　六月上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
太祖追謚孝慈皇后曰　高皇后名漢中府學教授
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讀學士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
古台州寧海人世家侯城里父克勤受易重乘得伊
洛之學長子孝聞季孝友孝孺仲也孝孺始生之夕
有木星墮其所自幼穎敏絕倫雙眸炯〻如電日讀
書積尺人以其善屬文呼為小韓子十五年時從父
為濟寧知府因遂觀於鄒魯間訪古聖賢遺跡慨然
自期曰顏閔未可幾及樊遲冉有使學同時豈皆讓
之但世無孔子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
不已越三載克勤被繫請以身代不報竟戍江浦未
幾復還至京卒孝孺哀毀骨立思自奮以昭先德明
年以文詞宋濂〻深器之名流先進如胡翰蘇伯衡
葉光大輩皆自以為不及濂致仕還浦復往卒業四
載辭歸濂尋以罪徙蜀孝孺欲往省行得為文觀天
顧輪奇以延之濂嘗欲以為甥而不果亟其文至曰
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
場不知其孰為先後也然孝孺下視文藝恒以明王
道為己任友人或稱其文辭則告以學者當以道德

為本文詞非所尚及覆明辯不已謂道之行必先于
家著宗範九篇以示厥宗蓋自任以天下之重也闢
異端為已任進德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程
朱復出嘗卧病絶粮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
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獨我哉其不為貧窶所動如
此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孝孺可大用聘至入見
稱旨　上謂樞等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于臣
錫之几稍欹必正而後坐　上喜其舉動端正謂太
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稱
旨諭遣還家二十年復辟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心
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
中府學教授明年閏四月抵任漢中府水土暴惡病
瘴瘧者十人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飯與諸生談道不
倦視其色若飫萬鍾者二十七年春蜀獻王延之處
以賓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孝孺每見必以仁
義道德陳于前王喜甚使人講經論文無虛晷爲名
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當時蜀治依于禮樂諸王莫及
孝孺之功也久于蜀因得訪宋濂墓恤其遺孤癸丑
丙子攷文應天府至是首加召用一時倚之　上好
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

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言聽諫行不惟昭烈孝孺嘗
作書事詩曰答扆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
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風軟彤庭寒尚薄
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
官其相與如此靖難兵入自分必死乃作絶命詞略曰
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
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
兮庶不我尤既而姚廣孝薦之單詔　文廟遣召數
四竟以衰服往投筆慟哭不能止　文廟不悦而趣
之辭益厲既而曰君稱周公成王安在命劃其舌孝
孺含血犯御座　文廟大怒磔之書至死遂誅其宗
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方氏墓復　仁廟嘗與近臣
論及曰孝孺是箇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書
付禮部尚書呂震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家屬
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
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宅于是惟一
子婦得歸還族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成化中寧海知
縣宜春郭紳復新其祠取所著遜志齋集四十卷拾
遺十卷梓行于世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
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語諸書皆逸不傳止

德間遺族方主祠事初孝孺被名入京王叔英預以書
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者難行于
今者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樂其利難行者
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貴時
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建文中改舊制求
天下利弊而欲新之靖難兵起日召之謀議詔檄多出
于孝孺嘉靖初南京兵部郎中永豐夏尚朴讀其遺
文歎其詞義雄偉不讓歐蘇惜其說理虛無着于庭
意其致用亦然斯言得之說者又謂孝孺與景隆父
子交誼甚篤景隆帥師北伐寔由孝孺所厶而兵敗衂
有異志人多知之告於　帝々雅信孝孺遂不復疑
卒成開門之變蓋不免於誤国云
記曰夷齊採薇子路結纓其志烈矣然其從容就義
乃得處死之道後世遂有不勝其憤肆詬詈以名奇
禍者孝孺負剛毅之氣奮雄博之辯欲使不能窮詰
故其受禍之慘極于一時君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後十餘年　文廟言及輙足頓憤々不能平其當時
論可知夏進士過孝孺祠題云一箇忠九族亡全
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與君王從首陽
君子以為然

鄞居貞徽州人父潜有文名国初歷仕路作潞淛一州同
知洪武中居貞以明經舉授華昌府通判陞礼部郎
中甚見重　高祖時至河南布政司在恭改以永樂
初坐累死于南京有閩南集閑龍行藁歸來藁隨擒
庭藁子孫因留住居福建瓜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
授也居貞以送詩之孝孺亦嘗贈之文謂其為恭改
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
然其坐累歲月不可攷蓋亦因孝孺之故云
魏澤字彥恩應天府溧水人有學行累遷至刑部尚
書先是燕邸南下姚廣孝請曰殿下至京須全方孝
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絶矣　上納之既至
建文帝亡去遂名孝孺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來
成王不在當議所立對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來成
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　上
大怒即收捕其族党盡誅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史
當捕方氏時悉力保護既免于辱且資以行資後過
方孝孺故居賦詩曰箇與衙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
慨生黄鳥向人空百囀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
全高節天下難居是令名却憶令成千載後重歸華
表不勝情聞者壯澤之言

王稌字叔豐祖禕死国父紳自有傳稌少有志向從
學方孝孺甚為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周郵其族
之嘗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瘞不
可得卒遠禁　文皇帝念祖禕死国之功特從宥免
且方濟用也而稌以疾力辞讀書青崗之下將終身
為後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以傳世咸義之稌性至
孝初紳痛念父没無食心亦無味稌遵其教子孫相
承閱数十年不变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礼三年
酒肉未嘗入于口學問該博士之從游者日衆郡邑
交重之所著有青崗叢聖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
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論曰孝莊先生
釋刺面正軍及因徒還鄉里　後洪武三十五年七
月復拘入伍
十二日革都察院司獄四員
十六日革天下陰陽學醫學衙門　群臣議其別無
別辯又所隷皆有司技籍為戶詔革之
五孝陵衛設經歷司
以黄子澄為太常寺卿
黄子澄名湜以字行袁州分宜人少從邑人歐陽貞
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士負俊聲

游鄉校同舍避席推為高等嘗賦寒江把釣圖及枯
梅詩人争誦之
洪武癸亥應貢入太學明年定科舉之制中京闈鄉試第
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
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五諸王以
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在東閣門召子澄告
曰諸王尊属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国事
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時周齊
湘代岷五府相継煽動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
者東閣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事幾甚密與
齊泰謀之時有告周王橚者遂遣李景隆往執之詞
連代湘齊三王從代王于遼以兵圍湘王于荊王狼
狽自焚死執齊王擄囚之京師岷王楩降為庶人燕
王亦加讒謀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元年三月命
都督宋忠等練兵北方七月燕靖難兵起首以誅齊泰
及子澄為名耿炳文既敗詔以李景隆率兵百萬以
往景隆自負文武才子澄援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
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还京師赦不誅子澄
哭諫曰景隆出師無托意在観望不誅之以謝宗社
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継踵敗衂頓成等

皆降子澄 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
之罪矣乃賦一詩曰以志痛詩曰仗鉞督登大將壇貂
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国全身獨汝安
論將每時悲趙括撫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
借哭向蒼天哉墮冠闕者哀之吾用廷臣議詔謫齊
泰及子澄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陰使之募兵也時
諸將獨守淮南而 文廟之師渡江矣景隆開門迎謁
吾有詔執子澄等責之不服子澄遂死之命亦其族
一子逃難易姓為田經宥後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
至今不絕今有登進士科者嘉靖初提學僉事邵銳
命知府羅輅立祠祀之
成化間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名郡
佳麗傳自者豈不產異人為彼壯顏色云何百年間
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三
欲語還踧踖為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漂伏頊
內臺司 遭遇陽九厄飛簡論魏曹戕
力自討 淚沾臆膠固不知裁衹
頓興逆 奇禍嬰六戚於事有始末賊子
請折一神考早謝世大孫推正嫡毋祀開平家元勳
戴帝室姻婭盡雄豪健鬪萬人敵隱然九鼎重

嫌隙一以開誅言 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
勢獨固時有黃泰常輕佻故無匹伴讀
東室宗遠類叔文論事 遣滕一旦剪侯王忽
何太急細人暗大体国隙此焉 漁陽動地來六軍盡
股栗齊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正、旗誓書戾
紀律內則方夫子早學富經術侍馬草檄文摛机方
寢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特五畝給錙黃異瑞恨
至骨餘者亦党人我今半遺失當其換行時俱立萬
仞壁之死矣靡他鼎鑊甘如寢仰視三光明萬古常
昭晰俯視五岳尊神維賴以立父母豈不顧天常不
可易妻子豈不愛吾分自當遺寄語謝諸親業緣皆
宿積憤無我怨尤怨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操萬毀死
奚惜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
直筆簿書日埋 欲昏塞乍聞毛髮豎空拳戕
欲挈孤燈 夜長四壁虫聲寐欣、不成寐此意誰
能識聖人順天命四海瞻曉日爾何守戇愚甘心致
族滅不覩解與胡來時附風翌恩寵日月加 名重
簡冊
以平江縣知縣陳彥回為徽州府知府 彥回字士
淵號內堂興化府莆田人父五誠舉季才為保德州

知州改應州左遷傳白縣知縣坐事廢十六年復起
為歸安丞尋以事致大辟籍其家弟彥囦成遼東彥
四及祖七秀祖母郭氏母塗氏子善需並成滇南比
至蜀惟彥田與祖母郭得存時遇赦不及彥田監送
者京而釋之貧莫能还乃依鄉人定遠縣尹黃積良
遂從其姓更名礼称郭為母未几積良去位乃依南
充縣丞于仲和其後聞中教授厐德政知彥田通尚
書薦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陛承顧
問者四十日
高廟悅之擢知平江縣莅任甫十三月
高廟晏駕彥田捧香入臨給事中揚惟康等以文學
廉幹薦遂陞知府徽州彥田下車甫数月政教一新
士民咸悅明年為草除已卯以考覈称職蒙賞賚甚
厚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持服徽民汪侃詣闕奏乞
奪情終任不報彥田哀经赴闕疏其改姓歷官情罪
乞正明籍疏入報可特宥為民尋後其官釋彥囦遼
東之役彥田復上疏終制不許詔廷登其祖母父母
畢即莅郡視事每旦必哀奠如礼士民因名其山曰
太守山彥田自歷官以避難亡命更易姓名為非礼
恒悒悒不自安屢欲陳旨輙自籌曰祖母年既高萬

一蹉跌將托之何所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始得行其
志識者諱之後靖難兵起彥田奉命召募義勇至京
彥遵囦至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曰
曹從善者偶聞而往賀焉彥田謂曹曰予荷朝廷再
造之恩此生再生不足以報萬一余固有以處之矣
到郡遺我弟歸以治家事余身許國他不卹也子其
為我述一詞以道我家顛末仍為索名筆書務本两
字以遺之俾知孝弟為修身克家之道曹唯唯固已
知彥田之必狥国矣未几復莅郡會靖難師已渡江
彥回率義勇赴援而勢已不及 文廟继统械至京
師不屈而死壬午十月十五日也時年四十七
二十四年草建昌府盱江遞運所南城縣藍田巡檢司
改河南陳州淮陽站遞運所為潁岐站遞運所隷高
水縣以戸部主事夏原吉為戸部右侍郎
七月十三日名前河南布政司右条議董倫還自雲南
擢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究平自為儒士處
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游以
所居具川称具川先生元末慨辟不出世高其行国
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洪武十五年寧以倫薦遣使

微之以為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懿文皇太子具
所陳說多忠孝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正
月由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倚六疋鈔五
千錠會東宮最篤二十五年出為河南左參議在仕
盡心民事名其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為之記嘗
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愜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荐
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為陝西參議三十
年以詿誤坐免與教滇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
千鎰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道行
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膏　皆出于仁義
道德故雖蠻夷童豎皆知向方洪武三十一年閏五
月　建文即位眷念東宮舊臣屢詢父之左右多言
倫可用即召至京師慰勞倫至拜嘉議大夫礼部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皆入館閣傳经史是年
七月十三日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綮几玉鳩杖各
一賜之倫上表謝初監察御史解縉雲代夏長文作
劾袁泰書泰啣之因肆誣斥　太祖令縉十年著作
始許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權臣謂
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縉與倫書祈援歲餘权臣出
倫為言之乃召縉还以為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才類

此倫為人質直敢摩冨文學為時所重革除間屢懇
言當務親睦不聽　太宗即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
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病數日卒
二十三日周王橚有罪　遣曹国公李景隆往問之其蕟
衛官軍發補為庶人
景隆受賄至金寶七撻
二十四日革左右給事中
二十五日置神樂觀知觀一員
六科都給事仍舊
三十日革北平府常慶鄭材二觽衛門
以周府奉祠正周是修為衡府紀善
八月八日增国子監司業一員
九月五日浦江縣毛塘巡檢司
十四日革華縣廖子王跕遞運所
十八日增置浙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西河南陝
西布政司揚州府各織染局、置大使一人副使一
人
十九日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為知府
二十四日革鳳陽府屬
鳳陽縣蚌埠站潁上縣潁陽站蕭家灣站太和縣要

湾站舊縣站潁川軋潩站泗州黄崗站雙溝站壽州
下蔡站獨溝站凡十三遞運所開封府陳州潁岐店
站項城縣㧀店站蔡河站祥符縣金洪站太康縣長
嶺站扶溝縣義聲站通許縣青岡站崇澤縣通濟站陽
武縣城南站凡九遞運所懷慶府濟源縣小交村皆
站孟津縣下孟里站凡三遞運平陽府桓曲縣芥樹
交斜陽壺站絳縣乾澗横嶺夏縣常村聞喜城西東
鎮安邑縣運司閘材凡十遞運所 出南京吏部卷
遣都督同知何福佩征虜將軍印揔兵征百夷
都督徐凱等從 出貼黄冊

以兵部尚書茹瑺為吏部尚書工部侍郎練子寧為
吏部左侍郎蹇義為右侍郎
今南京吏部卷內有三十一年十一月尚書茹瑺奏
保舉人材業先是四月子寧以工部右侍郎掌吏部
事署卷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為
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鎮安
二府通判卒于官安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
者竹庄先生游竹庄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
泉通一夜春雷龍籜長之句竹庄甚奇之後游邑庠

與金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為良臣我必為
忠臣洪武甲子年領鄉荐明年入對大廷極言今日
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
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
甚剴切不頋忌諱　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
授翰林院修撰安益以名節自砥礪于是聲望藹然
中外咸以文學行義称之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
迹力行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時　建文君初
嗣位安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與方孝孺等特見信
用尋遷左副都御史府後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安極

論曹國公李景隆奸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执景隆
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安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
朝師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過衡府紀善周是脩上
書論大計指用事者罪過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
者怒盛氣以詰兩人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
頋所論我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詰者愧而止壬午
年六月有詔治奸党安不屈遂族誅之姻戚被遝謫
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
得免錢習礼仕于　朝為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少
保楊榮乘間以聞　文庙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

此朕固當用之耳況習礼乎後同知王佐緝安遺文
一帙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
司梓之又立金川書院祀安父子名其堂曰浩然云
二十九日增置兵部武選職方二司主事四員(出南京吏部奏)
以兵部左侍郎齊泰為兵部尚書右侍郎劉儁為左
侍郎〻中盧淵為右侍郎
是時兵科給事中王但康健兵部郎中　賢潘行杜
為祈昭員外右扑張子真(出勳傳)　台齊泰應天府溧水
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得名校受知于高廟改賜
今名並任礼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射禱于
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礼泰與焉乙亥為兵部左侍
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名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
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
承眷遇及　上棄羣臣泰與受顧命輔嗣君奉命使
燕賂之泰受之歸請以所賂為兵費上奇其識日見
倚重及燕藩將入臨至淮南泰言于上曰令人費勅
符使歸國及靖難兵起泰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
其籌畫嗣君惟名學士輩討論同官法度處使弄柔
翰而已詔閣外事一以泰〻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
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耶語聞靖難

師遂首以誅泰為名泰以作大書各王撓漏師遁還
憲遠寧二府為變名還京師寧王叔與燕合惟遼王
植至始與燕戰猶有勝負及勢不可克乃謫其官以
求解兵時一年七月也李景隆以書與燕謂齊黃已
屏竄遐荒可息兵矣燕不信進兵益急尋名泰還而
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至廣德州語在王
叔英傳既而被執泰不屈遂見殺其從兄弟敬宗等
皆死叔時永陽彥等皆充軍有子甫六歲給配後赦
還今子孫猶有存者
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礼部尚書
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
元江州路揔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
戶迪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中辟郡學訓導已未以
通經名除翰林院編修已丑二月陞侍讀豫修大典
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弭盜民甚德
之甲戌六月丁內艱奪情起復辟不允乙亥二月陞
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
獗迪以土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絲幣之賜戊
寅八月徵諸行在陞礼部尚書特授榮祿大夫庚辰
水旱有旨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勑法司釋公廉仁

厚者分詣諸郡縣慮審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既衰且畏公私逋負之迫矣失今不卹必啸聚為患宜使有司招徠之具不願帰者聽附籍田暫免其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　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少保辞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迪與黄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計迪受命䝨運糧儲于外過家未嘗入聞変即赴京師掌禁旅。冬江西僭冠順天王扇諸郡作乱春與狉先登殲之乙丑秋受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戕　太祖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俾寔授春剛決如流尝録因烈山奏獯数百人揄逆党䢃于蔚州閘擇誣誤亦数百人壬申英袭於雲南萬里奔赴襲西平侯爵鎮雲南一遵父道謂屯田為攻要務歳較多寡賞罰糯功乃陪餽餉以足癸酉春緬甸暨東川夷相继作难春調都督瞿然授以成筭戕皆殄平甲戌春樓平越嶌酋冦越州寔附資者倡乱西南朝廷費数百萬之師往〻無功春卒平之㐮用宣慰思倫發為其下所囫弌寅四月破刀于孟諸皆誅其渠餘釋後票自是百変震懾不復携二拜征虜前將軍命盡平其地功未竟而春以九月十二日卒矣時年三十六帝悼恤遣官祝祭命有司護表主京後諭祭者再賜謚惠㐮春沉毅果敢明識仳倫在鎮七年闢田至三十餘萬畝復人戸至五十餘又尝鑿鉄池河灌田数萬畝民受其利

二十日革五軍都督府斷事官

是日復設大理寺置卿一員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二員餘官左司左司正一員正六品左司副一員從六品左評事六員正七品右右司右司正一員右司副二員右許事六員品同左右司務二員從九品先是大理寺革至是復立出吏部卷

二十六日革廣通鎮批驗茶盐

長星西隕有声如雷

以張鳳等為錦衣衛千百戸等官有差

初　太祖循于西室丶人殉甃者若于人其近親張鳳李衛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揚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等以錦衣衛所試百戸散騎帯刀舍人進官本衛千戸百戸請班初革建文閒陞除官張鳳等亦在草中　文廟曰他每這几家都是孝順的戕事不動都調孝陵衛支俸不管事今尚称　太祖朝天女戸官世丶襲授

十月四日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邕

貶安陸侯吳傑為廣西南寧衛指揮使
增置尚寶司少卿一員
六月革郃武府泰寧縣河泊所
十五日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二十一日革大昌縣并儒學
　縣隸夔州府至是革
二十五日革衛州府藍田縣毛俊堡張家小山堡三
巡檢司
以戴元礼為太醫使
元礼金華人名思恭以字行學于朱彥修初以御醫
事　太祖大漸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願慮之故有
是命後遼王朶朔為書仁義巻肅慶二王為之贊咏
董士為之跋或云　文皇時以舊恩陞院使非也時
蔣用文為御醫
台揔兵官左都督楊文还京師
文含山人以開国功累官都督洪武丁丑春正月命
往遼東練兵屯田七月名还俄充大揔兵官征虜前
將軍率京師湖廣江西兵征五開太祖以詩送之自
揔兵額成以下悉聽節制冬先諸將还京戊寅夏五
月復充揔兵官揀選北平行都司及王府護衛精銳
馬步官軍禦開平禦備　太祖崩未幾名还永樂丙
戌正月卒
十一月十三日立金華府義烏縣清溪巡檢司
十二月癸丑帝省牲于郊祀壇
四日復置工部照磨所
九日增設開封府常盈庫大使一員青州府將揾庫
大使一員立福建下里場塩課司
十五日革青州府博羅縣陳遞站益都縣北門外樂
安縣樂安臨淄縣古城凡四遞運所
二十一日革紹興府蕭山縣錢清北堤
省衛揮府昨城縣儒學訓導二員
二十八日省永平府江華縣丶丞主簿各一員
罷吏部尚書茹瑺雲南左布政使張紘為吏部尚書
張紘字昭李號鶴菴西安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
紘由明經舉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懿文皇太子

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各陞通政司左參議尋出爲雲
雲右參政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
壇祠公署解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裁定之
吏民心孚遠邇莫安二十年三月秩滿入覲考功能
爲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累者討平西南夷命官
撫守爾仁實先赴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夷聽服令
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恭乃職今來朝不
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
復命乃治黔南汝欽哉遂還治三十一年召爲吏部
尚書會修　太祖皇帝實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
著考第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
在試列紘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
文辭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
名後來大用其知人之鑒若此壬午六月靖難之師
入京城討奸党紘與焉及　上即位召紘與王鈍諭
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戒務
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疾僭制向朕直言
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紘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以茹瑺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舊
茹瑺衡州衡山縣人面骨深峻身長八尺相者謂封
侯而不令終洪武中以貢入監吏部試居第一累官
至左通政甚稱　上意舊令中外文武服勤在官者
復其家上以瑺卓異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税租悉蠲
之其兄父弟詣闕謝及陛辭賜鈔十錠仍敕光祿寺
賜酒肴偕瑺詣其門餞之累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草除間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靖難師起瑺主兵
餉及迫近京師詔以諸王分守諸門城遣李景隆都
督王佐及瑺往龍潭見　太宗瑺望風納欵未幾遂
入京羣臣未有言瑺獨先于上前稽首勸進及即位
以瑺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不世襲賜券文有內外一人中流砥柱之
褒詔以秦王第二女長安郡主下嫁其子鑑礼遇優
渥賜賚不可勝筭後乞骸骨得致仕于家尋以事逮
至京師死于獄宣德初徵其幼子鏞以父勲與官鏞
不敢受蓋鏞以瑺有功罪之間也
以工部右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
吏部卷內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二日工部侍郎張
昺奏事昺山西澤州人國初舉人材達文時遷至礼
部侍郎會諸藩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

守臣以素負重望省居之乃以昺為北平左布政使
至察文皇帝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
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飛章奏聞有掾吏李及直
者知諭人也昺以腹心寄之反且乃竊其章密献王
府而都指揮張信亦告貴之謀會朝廷遣內官逮護
衛官僚至府　文皇帝遣使逼召昺及貴入至端礼
門為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所執昺及貴皆不屈
而死時己卯七月六日也昺得屍还塟　文皇帝登
極族其家生焚近戚　程章其瞭戚及同里人戍
分遣戍邊後上屢夢昺等被髮為厲命出其屍焚而
棄之昺面猶如生者有一子逃去不知所之或曰養
子也洪熙改元詔昺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從之
还里昺家墳在水南去州城之東三十里正德庚辰
春正月知州馬汝英立祠祀之
以王鈍為戶部尚書
鈍字仕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為福建
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慎廉介民懷其惠革除年間
迁戶部尚書請難師至鈍走出城外已而歸附　文
廟登極台見之曰爾向輔建文聞朕骨肉今何顏耶
鈍頓首懇謝命降布政使仍令致仕怏怏成疾死子

璽官至戶部侍郎
以鄭賜為二部侍郎
鄭賜字彥嘉建寧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
湖廣布政司右參政丁艱起服改北平布政司坐事
謫安東屯革除間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後改為侍郎趙𣏌謀間以憂死文
廟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帝嘉納頒示天下
尹昌隆者江西泰和人也洪武中舉進士及第二人
授監察御史建文初人主視朝頗晏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鳴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
官于是乎戒惧故能庶績　安陛下嗣守大業因
而退絕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
食常如有不及者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于晏安日刻甚安猶未
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俟伺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流為
凌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為社稷之福也制
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礼部可徧行天下使朕有過
人得而知之及　太宗文皇帝舉兵南向昌隆上書
言今事勢而北未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

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甲大義于天下 使相違
戾詃有饑眹便須舉伍議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
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布衣丹徒不
可得矣不報 文皇入南京命捕齊泰黄子澄方孝
孺昌隆等為奸党同驅出戮之昌隆當陛大呼曰臣
當時曾上章劝以伍議 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案 上
乃命緩昌隆刑閱其奏 上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
此言則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若是之酷朕亦無此勞
苦也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尔往
視之尔能盡誠輔導朕不忘尔遂改北平按察司知
事昌隆頓首謝永樂二年冊立昇與嫡庶議授昌隆
左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宫隨事匡諫多所補益漢庶
人 之踰年出為礼部主事尚書吕震方承寵用事
屬官惟諂附取容而已昌隆獨以剛直自處震獨憾
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遣
有事往白震怒不已昌隆未喻移時又曰之震愈怒
拂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為昌隆瞰猎而退謀于
所知者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舊客宫僚皇太子
素知公何不啟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依
所謂震大怒遂奏昌隆傲慢剛愎事多專行且以賊

守相臨動為所拒無屬官礼且自為王官事無大小
並須上奏而乃假托官僚怙頼恩私陰欲樹侵故不
之父而之子其潛蓄無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言昌
陰身事庶人名在党籍僥倖前免見利忘義其心叵
測其行匪良不宜任用 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
赦後官丁父憂歸服錦衣衛獄且籍其家 上方廵
狩西京凡下詔獄夆與載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
與為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昌隆處以極刑以
曾經保奏為長史乃坐以共謀詔公卿雜問昌隆初
不服力辯不已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獄具
上 上竟夷其族是年震病而疽痛不可忍宛轉床
褥間常號呼曰君相君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隆守
欲殺之竟死
以謝貴為北平都指揮使
謝貴 人洪武末黄子澄齊泰建議削奪侯
王事時燕藩称病泰謀以備虜為名乃以貴為北平
都指揮使張昺為布政使俾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
元年二月朝廷師至燕約貴先發六月貴等以在城
七衛并屯田軍士布于城内填溢街巷退圍王城外
墻又以木柵斷端礼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

雖塞之可也已而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走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城內七月王乃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師護衛勇士八百餘人應之能請先擒謝貴張昺王曰彼防守既密猝難擒之須以計致之可也今朝廷遣內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名貴昺付所逮者則貴昺必來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久之乃至衛從甚眾至王門門者呵止其衛從惟貴昺得入至端禮門內壯士出擒之其後者猶未知移時貴昺不出稍稍散去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走玉等率勇士捕之

是夜玉等攻九門黎明克其八惟四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乃盡克九門上親問貴昺乃知其謀出于齊黃遂上書請誅之于是靖難之師出矣

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鳳韶吉安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 高廟升遐後授監察御史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言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入國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竹節鼓風達之亦不報既而歸第 文廟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名不赴尋加侍郎名又不赴仍刺血書憤辭于襟其畧曰予生居廬陵素負骨鯁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于天祥矣囑其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歲李氏亦死于節云

以流人劉有年為太平知府

有年字大有其先本廬陵人元季從家流州洪武中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史學行焯焯有孫尋以辭官養母忤旨謫通州擺站闕于州故家得儀禮經十八篇上之詔藏秘閣建文即位後起太平知府丙子之春與王坤遇以道義相勗 文廟丁正大統以不肯迎駕謫雲南黔國公知其賢進諸子從學且薦于朝及交趾平起為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卒也尚書黃福誄之曰江湖胸次洙泗規模文宗韓柳學本程朱其為名流所推如此惜欠單除君一死耳

以右都督沐茂襲封西平侯充總兵官鎮守雲南

晟春之弟春卒未幾晟襲爵鎮雲南永樂中以平交趾功封黔國公追封定遠王賜謚敬忠

以何福為右軍都督同知

國初福奮立武功為指揮使洪武辛酉潁州侯傅友

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三將軍征雲南福與有
功来獻捷再僉都督事戊辰北征捕魚児海獲萬
計卒未克平羌將軍代領西平侯兵討阿資戊寅三
月擒永寧酋十八加如誅麓川叛魁刀于孟降其衆
七萬自是百蛮畏服南詔寧謐擢貳都督府
以燕府叅軍事訓導康汝揖為安岳縣知縣
汝揖武功人以儒術薦起為燕府訓導饒省畧 文皇
在邸特與密議朝廷頗疑之改安岳縣知縣〻在汀
州南四百里號难治汝揖公勤蒞政撫馭有方善績
日菁永樂以舊臣名民遮道涕泗留之未及擢北京
刑部左侍郎比卒官其二子爵上林苑監左監正禮
監副爵累官至太常寺少卿禮通政司叅議
名宋懌还師京師
懌金華人故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之孫也濂嘗授先
太子経以孫慎累謫没夔州帝即位念濂皇考舊學
之臣名懌凌官之翰林
詔求直言舉山林嵓穴懷才抱德之士
帝虚心図治惟日不給下詔求直言令内外羣臣各
舉逸士于是壽州學訓導劉亨流言六卿秩當五督
府等国子監祭酒不當位在太僕卿下諸將子弟宜

設武學敎之上納覧授亨武進崇仁李訓導羅怏被
荐上書論政入史館同修 太祖実録吉安府知府
朱仲智荐蕭用蘇州府同知姚善荐錢芹同授靖江
府直史芹授户部司務遼人高巍者母蕭丕孝蕭老
痛哭巍奉侍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壬
戌應貢入太學甲子以孝行旌表尋授前軍督府試
左断事乙丑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抑
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数事 太祖深嘉納之後以断
事不称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関索嶺仍許以娃
代役帝即位上疏陳中伏弩冐流矢危然后定我
太祖高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羣雄並起龍飛淮甸芟
除羣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国既定惟有四夷命
將征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算所向克捷海内之国五
帝三王不能服者皆来臣服無不納貢而効戕烏比
之漢高誠以為過正所謂我武惟揚于湯有光雖固
天與人帰寔頼我 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太
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猗〻皇〻
宜君宜王者矣故世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
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一洗孤秦之陋于是体三代
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人

有言一夫當關其人悍勇西鄰吐蕃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裡山河地產良馬屋產之柔在爲其人劉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府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冷不毛之地廣畜牛馬其地土之人不耕不蚕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王之其餘楚湘齊兖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棊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適當然

太祖之聖意莫不欲藩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違犯朝制者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之意此我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務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眞載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其餘寧遼代谷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少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

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之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貢稀罕之物并京製嘉穀美味命使臣頒送既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興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人身痿癩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痿癩之疾有時而搔癢吾体食良醫修方一掃之而平復矣腹心之疾非知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弘盛故以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体為喻今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体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其心天君隨百体之好則失主宰不隨則擾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和五臟既和則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痿癩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語云家不和而四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修身齊家為先是以堯之〻思

安〻允恭克讓者亦必先我九族平章百姓文王之
小心翼〻亦必先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則孔子所謂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
平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親〻而仁民而愛
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　皇上鑒戒
爲未踰年靖難兵起時又有仙居鄭恕金華樓璉浦心
鄭楷皆見擢用
詔頒成班師
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總兵官師師征西
蠻居宗既平將旋師洪武丙子五開諸蠻叛遂命成
自水西移師五開副總兵何貴宋晟韓觀各助師佐
之成在軍秋七月至十月伍平州大同等長官司苗
坡莠塘光金家豊等一百三十七砦及龍里鎮遠雲
爲乱者前後斬首二千八百六十四俘獲人口三十
八百五十二萬馬六十二匹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癸未帝祀天地于郊祀禮始
以
太祖高皇帝配享
是歲即位改元郊見　上帝如歲祀之禮戊辰御奉
天殿誓戒百官是夕宿于文華殿齋室己卯出舍皇
䣭尚膳進素食庚辰夜合祀天地配以　太祖高皇
帝太祖座西向　帝脫舄登太祀殿秉圭奠瓚興俯
拜跪网弗如礼昧爽还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翰林
院侍讀方孝孺進郊祀頌謂是日夜午礼成天宇澄
瑩父老咸謂未嘗遇
四日改行都司昌州爲昌州長官司普路州爲普洛
長官司威龍州爲威龍州長官
詔應天府及十三布政司開科鄉試
應天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河南江西湖廣福建
廣東廣西雲南四川
十七日革雲南等十四府照磨所
二十二日革武昌府江夏縣金口鎮鮎魚鎮二巡檢
司立贛州府安遠縣南橋保巡檢司
二十七日革會州衛已松大龍會川黎溪𦡀驛凡五
驛革平陽府僧會司

遣使告郎位于天下令祀神司業張智　吉聞里
百夷平征虜將軍何福等師還
先是十月八日兵次金齒十六日克何登等寨十八
日克小南和寨二十二日還金齒十一月二日兵百
夷崖向克魯麻等寨五日次麓川大甸六日克刁干
孟寨斬首賊刁斡孟景七日次木邦十一日克麻底
浪僧等寨十三日克孟斯寨十六日克孟別三十日
還大甸十二月三日師還金齒二十二日征蒲蛮开
木邦孟定等處二十三日次石甸招諭蒲蛮降二十
六日克阿哈喇寨老、姚寨明年正月二日克枯阿
莽寨初五日平要甸七日班師于是百夷悉平
勅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王景彰為揔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
侍讀學士高巽志為副裁揔裁官翰林院修撰国子
監博士王仲陝西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
副楊士奇江西崇仁縣學訓導羅恢雲南馬龍池郎
向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為纂修官給大官饌寵眷有
加　景彰浙江松陽人名景以字行洪武初為懷遠教
諭以文字知名後擢山西右叅政坐事謫雲南時修太祖

實錄召入翰林充總裁官雪菴集引曰松陽人名暨
姓不傳永樂初年遁壯者矣始落髮為僧遡江而上
抵重慶府　善慶里山水奇絶可避戎杖而
將至穗于邑　既而善慶杜氏景賢、之
乃相与陟　親洞諸山後降至　松栢灘旋視而
曰盍于是乎寺焉以光景賢鳩材構之寺成而入師
夕命僧徒誦經咒聞者傾聽則易之孔卦也景賢曰
上人祖釋而誦儒經奚其可乃易伽梵而寺以觀音
名嗚呼寺也豈其心哉嘗買楚詞泛小舟于灘之中
流讀一葉輒投之水而哭焉如是至于卷斯已衆駭
之莫測其意嗚呼僧也豈其心哉閑居為酒能破塵
聽每脯注一壺以候客時至者雖牧豎不拒而与飲
漸醺呼兒侍立曰我歌尔和竟而哭焉乃痛嗚呼酒
也豈其心哉侍者曰吾師形碩而傾指柔白落髮則
星流雷走紺雲遣出見者哉訝其為异人或曰洪武
三十五年授翰林李士而今乃滅其跡予未冠得其
詩數篇而又索其遺者藏之皆手畫也嗚呼日月逝
矣忍俾斯人無聞於世也夫庸言而疑諸梓以傳抑
又有補鍋匠者不知何許人往來于隆安里閭怕首
身右短衲業補鍋而食其力垂老不漏一字偶值詩

翁馮姓者階諸老小酌聯句適業暇而立於側惟其
語澀而很賴然者再諸老怒叱曰汝能詩即續吾所
未能者否則撻汝不得已拈韻而應之諸老起延之
上坐請賦席上新相不可強之而後可僅一絕通此
若病風然而卒晦以死人言其与雪巷故僚友
不朽聞訊迹殊而心一也謹以其詩附於是集
之末嗚呼讀者以意逆志則二人之心白矣豈終
曰知我者其天乎　廖昇字　人李行
最知名洪武中為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
月擢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　太祖皇帝實錄李士
董倫為總裁昇及侍讀李士高巽志為副總裁會太
宗平定內難昇慟哭于家与家人訣自縊而死壬午
都御史陳瑛奏昇与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
瑋皆不順命而効死于建文計其存心与叛逆同宜
追錄之上憫其志不問○高巽志字士敏徐州蕭縣
人元末僑居嘉興自幼好學嗜文詞嘗侍父宦遊京
師其一時文章大家如宣成袁泰番陽周伯琦遂昌
鄭元祐皆在巽志獲受其業故其為文深純典雅成
一家言年二十五為節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
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講李士建文朝兼太常

寺右少卿庚辰會試與董倫為考選官精于去取而
名士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皆入彀中號得
人焉內难既平巽志存歿莫考嘗考是科同与較藝
者右拾遺朱逵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
張東稟監試官御史王度俞士吉蓋皆一時之選惟
葉惠仲王度死難餘皆居　如故而徐旭者永樂初
為吏部郎中与逵預重修　高廟實錄旭陞国子監
祭酒俞士吉永樂初拜僉都御史　李貫者吉水人
革除中為翰林修撰与胡廣事　太宗一日於宮
中持建文時群臣所上封章千餘通覽一二千犯者
命翰林院侍講解縉等徧閱関係軍馬錢粮數目則
留餘千犯者悉燒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尔等宜皆
有之衆稽首未對貫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獨無
為是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
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引建
文壞祖法乱政經也尔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
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以姻家累坐罪下獄
○王仲字仲縉金華義烏人父禕以文行重海內与
宋濂齊名国初擢儒教校理歴起居注出判南康臨
漳二郡會修元史召為總裁官尋擢翰林待制使雲

南伏節死紳甫十三聰敏過人落筆為文沛然不可
禦鞠于伯氏僾事母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礼未幾役
亦沒紳獨綜理生業煢煢憂患中髹然負壽志暇日
益取经史百氏言窮其旨騁從横磅礴出入上下宋
濂一見即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
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献王聞其賢馳幣聘至侍
以客礼俾教授蜀郡縉痛父道骼未还乞攏曰其情
惠王閔之给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
所莫祭仰天號慟几绝過者為之泣下沾襟作滇南
慟哭記以著志雲南布政張紞尤重之作吊王翰林
文行其嘗还王慰勞俻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愛敬建
文郎位之為国子博士遂入詞垣編脩　太祖實録
典侯城方孝孺交游尝尊孝孺為百代儒宗勸之著
書以淑來世孝孺不以為然紳自是益孺道德而畧
文藝尝以其父死節事聞于朝得旨贈翰林學士諡
文節開国以来文臣有謚者實自禕始庚辰十二月
丙午缙卒年四十有一继志集三十卷藏于家子稌
事見第五卷　胡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尚嘉定榮縣
人舊名志高後以避嫌改居縣之東川鄉子昭習经
術性忠介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講明理學往從之孝

蜀献王賦詩贈之其後由儒士被荐至京師王紳薦
甚重之草除閣為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
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戮時四十一闔族被禍父俊
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編伍子紹鎮維脩習匠後亦
編伍獨芳志遂為蜀府典宝歷丹稜以免近御史熊
相于州治西立祠祀之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
泰和人早孤母改適羅戴奮志力學郡縣交辟不就
尋以明經授教官未赴會修　太祖實録送留翰林
編纂未幾命吏部考第史館尚書張紞奏士奇第一授
齊府審理副明日徙入翰林　程本立字原道嘉興
崇德人少讀書不務章句聞金華朱彥脩得考亭正
傳於白雲許謙乃就學為寓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
武丙辰以明經秀才擢秦府典儀所引礼舍人
秦晉燕三府官條占見奉天門下賜馬匹楮幣有差
在任五閱月以母艱去庚申復除補周府礼官丁外
從王朝京師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
留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百夷煽誘為逆本
立單騎定入爲書開諭逆順和害由是諸夷咸悅帰
順遷事以息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時西平侯沐英
布政使張紞以本立統領守禦因自誓曰我當以死

救一方之民遂不避艱險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以
達大理鶴慶麗江永安咸願其撫綏安輯自是民得
安業軍得着伍本立之功也戊寅奏計京師應天府
尹向瑶學士董倫以文學優長守身廉潔薦乃徵入
翰林纂修　高廟實録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
順大夫支四品俸辛巳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
纂修明年實録完調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及遣靖難
兵起渡江遂入京本立自盡壬午六月十五日也官
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為清所著有巽隱集十
卷僉事吳昂刊行于閩而參政林廷㭿序之稱為今
之夷齊云時同纂修者學士董倫礼部郎中夏正善
史官錢塘高讓廬陵吳勤趙友士端孝思閩郡張東
癸唐咲侍講王景修撰李貫編修吳溥楊溥楊子榮
劉覌侍書劉彥銘皆不能死節或見用新朝焉　唐
愚士名之淳字愚士以字行紹興山陰人父肅國初
應奉翰林文字有名愚士少有奇志攻學不倦年二
十餘已有聲淛水父謫死臨濠辛勤扶喪歸葬迨宗
其平生所作不憚覽遠纂録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
讀淒切人為之掩泣然愚士亦工為文章凡善篆隸
酷似其父洪武中屢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
隆勲業第一好士聞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爲
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參周覧前代遺迹援筆而
賦踴躍一時歳辛巳嗣君詔翰林詞臣集數千載經
史中事為書以考治亂為監戒命學優通文學士方
孝孺輩以愚士薦　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國公之
客賢趣召至殿前即拜翰林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
孺俱領修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以閏三
月二十三日卒時景隆以將兵於外及歸則愚士病
甚不可為矣賻邺之甚厚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二月六日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　革會川衛儒學
三月改大理寺卿為大理卿　革司務二員立典簿一
員　改太常寺卿為太常卿　革鴻臚寺司儀司
二署　改光禄寺卿為光禄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
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　改太僕寺卿為太僕卿少
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少卿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
改主簿增典厩典牧二署各設正一員丞二員監事
二員吏目一員典厩署增屬官　騤等一十五郡郡
置長一人改馬千戸所倉一處副使屬本署典校署
增屬官遂生等三郡　五日革安遠縣僧會司
七日增置衡州府來陽縣覌山巡檢司　九日改福

州府福寧縣青濤巡檢司為相山巡檢司松山巡檢
司為庫溪巡檢司　十日追尊懿文皇太子為孝康
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敬妃為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為
皇后封弟允通為吳王允熞為衡王允熙為徐王詔
誥天下遂命有司舉賢養老恤窮重農造士任官旌
善周恤救荒恤兵在瘵撫綏以佐和同　詔曰朕惟
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無裕于後昆復大位而不
遠乎親者必致尊於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
義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
皇考懿文皇太子早登儲位叅決萬幾默施寬仁澤
贊至治視斯民如赤子体天眷之聖盛錫佑朕躬
太祖皇帝奄棄臣民肆朕嗣登大位既謚　太祖為
高皇帝　孝慈皇后為高皇后而皇考謚號未称朕心
實惇焉迩者採羣臣之言追尊皇考為　孝康皇帝
廟號興宗皇帝妣敬妃為　孝康皇后擇日祔群臣
復謂中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
無以夾輔邦家繼以為請已冊妃馬氏為皇后封弟
允熥為吳王允熞為衡王允熙為徐王夫尊親所以
崇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原嘉與萬邦同臻
至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一祖宗廟謚称號所以
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廟諱如律同避廟謚称
號勿諱　一民間及山林嵓穴有懷才抱德練達政
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定迹礼請送來授以祿
位以安黎庶　一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
石肉十斤酒三觔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觔其身
犯杖罪以上贖罪優免不用此例　一所在鰥寡孤獨
貧無産業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三石責令親
戚收養如無親戚隣里養之毋致失所其有田地荒
蕪無人時種者從寔開報以憑分豁　一農桑乃衣
食之本有司勿奪其時使得盡力畎畝足其衣食
一學乃風化之原教養英俊以備任用有司宜加意
礼以勸勉禁其習于浮華毋得通同擾民　太后開
平忠武王常遇春女皇太子數歲薨　皇后父全為
光祿少卿洪武丙子九月十三日立為皇太孫妃至
是冊為皇后　吳王國杭州衡王國衡州明年之國
徐王幼未行歲壬午七月降封吳王為廣澤王衡王
為懷恩王是歲十二月召至京皆降為庶人然之後
隨駕入北京至天順元年釋放無存惟吳庶人有老
婢數人耳徐王永樂四年封甌寧王未之國永樂十
五年薨迁瘞太平門外無子國除至今南燕光祿寺

歲供節祀用時俗椑田酒葉所祭之　二十一日改
廣東塩課提舉司為廣東都轉運塩使司海北塩課
提舉司為北分司　二十二日革邵武府光澤縣河
泊所
二十五日革戶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各戶民度
支金部倉庫四司革刑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各詳
憲比　議職門都官四司各郎中一人員外二人主事
八人　革紹興府在城河泊所　二十九日改浙江
等十二提刑按察司為浙江十二道肅政廉察司各
分巡道改為分司革照磨所　燕王來朝　吉安志
載御史曾鳳韶是日侍班王由皇道入登陛不拜鳳
韶劾奏曰殿下宜展君臣之礼宮中乃叙叔姪之情
燕王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帝曰王至親勿問又南
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
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任坐以拿謀爲功陞職據
此則來朝明矣　戶部侍郎卓敬上書　時燕王來
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
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
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
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覧奏大驚袖而入　日語

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曰楊廣之于隋
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竟寢　敬
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家卓奧後徙滄州少讀書十行
俱下一目輒不復讀亦未忘也七歲有異人見之曰
此奇兒也第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讀書宝香山性
至孝晨昏礼雖遠不廢常歸依風雨然得一牛騎
之歸及門從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登進士授給事中
好直言嘗劝上曰諸王服飾尚有擬天子者此亂之
道何以命天下耶　上笑而納之它日與同官見建
八十一人　上命改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
又更為源士後復稱給事中上疏多過直或戒以太
剛則折敬謝曰臣知盡讀諫職耳禍福非所計也言
之益力歷宗人府経歷進戶部侍郎淩請准兵入有
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声對
辭不避上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　上怒欲殺之
係之獄使人諷之是官不屈姚廣孝乃借吳不欲茹
蠹而蠹卒滅吳王衍不援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
誠見用于陛下豈有今日于是斬敬夷三族敬臨刑
神色自如経日其面如生敬之死出于廣孝所快
上寔不忍嘗嘆曰國士養士三十餘年卓敬可謂不

負君奕敏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
靡不通其奧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三十卷宜地理
人黃朝光子正實數小傳并其書至京師求編修劉
球作傳稱其與袁齊嘗不朽且私謚之曰忠貞　馬
都尉郭鎮卒　鎮開國初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子卒
贈營國武襄公伯父子興以開國功封鞏昌侯追封
陝國宣武公姑　高麗妃二女為遼郡二王妃鎮以
勲戚子弟姿貌潔修儀正詳謹朝謁之際太祖屬目
洪武己巳選尚永嘉公主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
熟于札度每命練兵綜事恭勤不懈　上即位命掌
遼東兵事竣還中途疾作至京不能朝　帝令醫治
勿痊卒於賜第報朝三日欽差皆遣官賜祭諸王亦
遣祭奠定襄伯登者鎮姪也國朝一門為公侯駙馬
伯者惟郭氏云　以中軍都督府事宋晟充總兵官
鎮守甘肅　晟父朝用凡國興皆起定遠四問累有
開國功朝用官至右贊國興以總管戰歿南臺晟承
凡官充徽寧征閩陝三鎮涼州進官贊府洪武庚午
制充總兵官征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府城也晟
誅其偽王子別立法等三十餘人獲衆千五百人金
印一銀印二送京師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議明年

征罕東西番擒誅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
羊十萬遂還京師中戍調中府充副總兵討遼東逆虜
戰臨江大捷明年平廣西夷傜諸寨文明年總羽
林八軍平又開平里十三洞戊寅率師城南全諸衛
還京　己卯以晟久居涼州四番畏服遂充總兵官
出鎮甘肅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授平羌將軍使任
永樂乙酉諭降虜尚書都指木兒倫篤倪厌邊境底
寧命徐都督膺趙尚書朏節即里中封西寧侯子
琥琰尚安　成寧公主皆為駙馬都尉琥嗣侯有罪
改命琰免官　民債令月錢　洪武中凡無令者官自
奏吏校人等與告並從錦衣衛同兵馬司撥與在市
席房居住月收債錢視毀者工部修理至是悉免月
錢令戶工二部同晉既而戶部尚書郁新謂吏不歸
一奏令二部專督行五城兵馬司取勘見數凡巡官
民告討房屋以兵馬查勘即與撥住　令改憲兩司
俱繫屬也　以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等充採訪使巡
行天下　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
同日拜命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所疾苦賞鑒平
吏出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原吉在福建孤
然寬平未幾移鎮薊州思勉華亭人尋擢山東按察

僉事　革松潘衛　詔求賢　自守令以上皆得薦
舉．京師地震詔求直言敢諫．　三月丁亥帝祀孔
子于太學　駕至文廟祀先聖先孔子拜跪盥獻用享
廟社礼畢御彝倫堂見師生賞滯鈔有差二月革汝
寧府新蔡縣儒學訓導二員　陞布政司為正二品
堂上陞一級
九日革應天府及各府照磨所檢校一員　於是應天蘇州松江鳳陽淮安杭州紹興金華武昌鎮江常州衢州長沙開封河南彰德懷慶南陽南昌荊州黃州吉安撫州西安延安濟南兗州萊州登州臨江袁州太原平陽大同北平大名慶州成都重慶東昌青州福州府凡四十五員
革徽州及各府照磨所司獄司　於是天下各府照磨司獄司並革
十二日改儀真縣清江閘為清江埧　十三日改開
封杞縣清溝馬驛為雍丘馬驛祥符縣時和馬驛為
陳留縣清城馬驛雍川涉平馬驛為蔡丘馬驛　革
穎州府上館驛　十四日以散騎散人張成等七十
一人為巡海巡檢　吏部奏內載錦衣衛校尉王全貴帖選部選除
以前監生傳以莊為山東南河縣知縣　以莊舊名
中為監生　洪武中以極刑家屬放為民至是舉保
選除後永樂二年考滿　十八日改陝西山西甘肅二
行大僕寺主簿為典簿改鴻臚寺主簿為典簿

十日定廣惠庫舊鈔免進天財庫就庫收放立廣惠
庫勘合并底簿　二十二日燕王還國　二十四日
革漢中府略陽縣并儒學　詔監察御史尹昌隆為
福寧縣知縣尋召還官　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除
盛陽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者惡之斥知福寧
縣　帝初即位大臣相訐奏者命各道鞫之同官皆
畏縮昌隆獨不避一繩以法巡幸中去貪苛理究獄
所至風裁凜然選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嗜欲勤政
治務正學不報比蒞戢　福寧蒞以清勤自勵俄坐使
巫呪咀下獄得白還戢　遣參將宋忠屯兵開平都
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　忠之屯
開平也調沿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還燕府護衛精
壯官軍悉隸麾下其護衛胡琦指揮閔童等悉選入
京調永清左衛軍于彰德右衛軍于德州以防燕也
四月四日改楊州府泰興印莊巡檢司為新河巡檢
司　增置通津巡檢司　六月革都察院右都御史
僉都御史各一人止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
各一人　八月革留守左右等衛康寶等門千戶所
并各門吏目　九日改知州牛屯巡檢司為新河口
巡檢司革浮沙口巡檢司　革彰德府涉縣偏店巡

檢司　十二日革烏撒軍民府同知一人推官一人
知事一人　十六日改通政司為通政寺改使為通
政卿左右通政為左右少卿左右參議為左右寺丞
経歷司為典簿知事為録事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
遺各一員　十七日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為左右陞
寺丞狀正五品分鴻臚寺少卿寺丞各為左右少卿正
五品鳴贊序班改正九品　十八日分陝西山西甘
肅行太僕寺少卿寺為左右　二十四日革開封府
考城柘城延津寧陵四縣儒學訓導各一員
革延平府順昌縣仁壽巡檢司　二十八日立鍾山
祠祭署設奉祀、、丞各一員　革南丹衛以其官軍
附慶遠衛　湘王柏有罪自焚國除　湘王謀逆事
覺守臣奏之且以兵衛王城柏窮蹙縱火焚其宮室
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貼黃冊有是月削
州護衛後所鎮撫不肯遠赴京師調廣東廉州欽州
千戶所　齊王榑有罪廢為庶人青州中護衛指揮紫
真代誅　青州護衛軍皆會名深告王謀反　紫真
鞠實枉刑遂廢榑為庶人出貼黃冊按是年七月詔
書欸榑謀反辭連湘王柏先已自焚死廢榑為庶據
此係當自湘王反後　以革大芳為副都御史大芳揚州

泰興人博學能詩文為宗覺所重洪武間以儒士應
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
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隆大芳以為
特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益自感激諫
諍彌篤得大臣体夫論年泰國称治國書揭其正堂
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方孝孺為之記称
其志意偉然廓大和雅而不謟深有得于正誼明道
之旨革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靖難師起嘗以詩寄
梅殷曰幽燕清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
龍蟠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
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此
燕兵初起為鐵鉉所拒尚未至淮時壬午八月十七
日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戮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初子
文生亦誅焉　以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左少卿
閏字松友饒州鄱陽人學博行脩素以忠直自許初
太祖征陳友諒時謁吳芮祠壁間有閏題竹詩曰幽
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霊物
太祖嘆賞久之陰記其姓名洪武中以有薦辟至闕
下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拜都督府経歷革
除間遷右補闕進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定京師閏

時坐誅戮子傅道誅死次子傅慶等俱戍邊衛妻汪
氏女二人俱配象奴郡志称其忠貞難直節行聞天
下云又聞諸其隣人云一女後婦貧無所依閭里競
以錢米給之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餽足節行之感人
如此嘉靖二年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北平按察使陳瑛有罪安置廣西　瑛字
人歷洪武至革除年初為北平按察使坐交通藩邸
謫廣西　太宗即位首名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怨
建文諸臣最深　上為帝先杖輟朝五日瑛請獄之
上下從辱抗奏黄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
瑋皆背逆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舉義師誅奸臣不
過齊黄數輩等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
黄福尹昌除皆有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是
二十九人之数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置勿問盖
上初入京師昇及自修自縊死良在官闔家自焚死
先是　上兵至沛縣伯瑋不肯下與其子俱死觀時守
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自縊死後瑛閱方孝孺等
獄辭遂錄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通濟門先擠其
二子于河遂自沉死叔英二女皆就錦衣獄俱赴井
死其遺命忍心如此後竟以羅織苛刻得罪誅至洪

熙諸臣宗族皆釋还田里天順中英宗有釋建文庶
人之因孝宗朝有建言欲繼絶褒忠者于是瑛之罪益
不可掩矣　繆恭字思敬號
守謙台州人學古行高晚年赴京建言列為六事上
之其曰佁絶居者請封建庶人後也疏入通政司官
大懼遂扣留而勅奏之類　上聖明不之罪特勅有
司遣之王古直作詩贈其行　追贈翰林待制王禕
為學士謚曰文節　禕洪武中使雲南死国事
五月一日革贑縣黄金従課局南安府南昌津口税
課局　四日增置臨洮府金河縣濟遠倉　七日革
鎮江府甘露堤省瀕新港堤官一人　十二日革東
昌府臨清州會同閘　革荆州府登雲驛省夷陵州
安遠縣學訓導二人　十四日改錦衣衛千户徐斌
于蘇州衛庚辰斌從禁指揮捕賊常州有功受賞
二十一日革東昌府聊城縣李海務閘　選補天下
儒學官員　先是學官缺以舉人及試中監生通経
儒士補之至是吏部奏缺衆詔令天下凡見任未入
及流官及為事×充軍今已替役但通經者所在訪舉試
用其後二年四月十四日復詔軍司士軍軍餘凡有
通经者軍官舉送布按二司試中送用　二十二日

革萊州府掖縣柴胡寨膠州逄猛即墨縣栲栳島三
巡檢司改裏陽府鈞州江口巡檢司置鄜縣馬昌口
巡檢司　二十三日革登州府海寧縣州乳山寨文
登縣辛溫泉溫泉鎮福山縣大川鎮黃縣馬停鎮蓬萊
縣楊家店高山招遠縣鎮東良海口萊陽縣行村寨九
九巡檢司　二十六日革郃武府建寧縣河泊所
二十七日省廣州府連山縣以其地入連州
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為左拾遺　德彝寧波奉化人
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院為編修甫三載陞
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惟以論思為職然既列
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
知無不言者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
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顧名後世尔當以古人自期侍
哉德彝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所以稱
上意拾遺補闕以直声振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
于其職革除年間改左拾遺靖難之師既追興太常
卿黃子澄吏部尚書張紞兵部尚書齊泰翰林侍講
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寧大理少卿胡閏宗人府經
歷宋徵户科給事中韓永等日夕畫策防禦後俱死
難

四川岳池縣教諭程濟上書　濟陕西朝邑人有法
術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岳池去朝邑数千
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
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
繫至　京師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
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濟
更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兵先鏖戰于徐州
大捷會曹国公師退　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
所終始徐州捷時諸將乃樹碑載戰次第及統軍者
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帝過
徐州望見碑顧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對上大怒
趣左右推碑一再擊遽曰止止為我録碑来乃按碑
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因擊處得免濟業者
之祭蓋禳之也
以宋徵為宗人經歷　徵　人嘗建議親藩
謀逆削其屬籍故靖難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
可考
陕西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以給由至京　嘉猷本名昺
以字行台州寧海人始師事同邑王琦琦坐累家徙
雲南姻族無一人顧恤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涕泣

與之決別入高其誼後復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方孝
孺而歸焉方氏之門嗜學之士至者無虛席而孝孺
獨以得嘉猷及鄭叔貞為喜最之使進乎聖賢之道
且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丙子以儒士校四川蜀獻
王謂其名字不相蒙乃賜之名曰良顯後以字行白
薦辟入史館為史官累遷至陝西按察司僉事嘗被
燕邸召入居處得其隱情至是以告孝孺其後以靖
難師迫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賫書詣燕許以世子襲
王位本嘉猷之言也內難平坐孝孺之黨逮至京師
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以文學舉人樓璉為翰林侍讀　璉字士連金華人
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名主寧宜仁壽二縣簿至
是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
侍讀靖難師入京師　文廟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
且罵投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為
之方入見時孝孺受凌遲之刑未畢璉惶懼受命歸
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毋傷方孝孺耶璉曰我受刑洵
可正乂恐累及爾輩耳逡巡間一日自經死

以錢芹為戶部司務　芹字繼忠蘇州吳縣人少負
氣節以奇功自奮元季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
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漠凱旋纔
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守道為郡守姚善所知
語在傳草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旨
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北陲有警署行斷事從征虜
將軍參謀會軍府遣芹入奏道病卒瀕卒猶條邊事
條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斂葬黃山

以浙江仙居縣學訓導王叔英為翰林修撰　叔英字
元采台州黃巖人始從母姓為陳後復本姓洪武丁
卯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後拜漢陽知縣
高廟晏駕之明年召拜翰林修撰上資政八策曰務
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
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可行又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病
農夫之去草急于去病則或傷于體膚急于去草則
或損於禾稼因自然之勢然體膚去疾之餘則宜調
理其血氣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
之理也識者知為經濟遠器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
兵廣德未幾文廟已渡江都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
泰來奔叔英以泰為二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
乃釋泰圖再舉然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

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
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
不能咽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
首陽巔周粟豈不住所見良獨偏高宋速雖繼偶尔
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称希賢又書于案曰生既
久矣愧無補于當時死亦徒然慮無慚于後世自經
而死時年四十將死時以書授祠山道人盛希年白
可瘞我祠山之麓希年卒取瘞之蓋希年亦台州人
故托以後事尋有詔治奸黨其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
死或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
置不問狀英自號靜學有靜學集與同郡林右方孝
孺二人友善嘗序之以傳狀英沒後竟無完稿後廣
德知州周瑛重修狀英墓立石為之記少師楊士奇
寔英所薦嘗為祭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
先生之志經常自持先生之心金乂玉其章先生之
行霜雪其光又追称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
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真足以當之且不
愧其言云
六月二日省贛州府安遠縣儒學訓導一員　革濟
南府歷城縣堰頭閘　六月省興濟縣入青縣

增置臨江府羅漢鎮巡檢司　八日改莊浪衛稅課
局隸甘州左護衛　十五日令金華府淩溪水驛馬
驛為淩溪驛　省雲南府昆陽州臨安府通海縣楚
雄府南安州凡三儒學訓導各一人　十九日置河
間府滄州長蘆鎮河南東批驗所　以敘州衛左所官
軍置戎縣守禦千戶所 戎蓋冕也
二十四日革處陽府雲州鹽課司　二十五日革岳
州府澧州蔣盈倉副使一人　二十六日革宣課司
副使置朕宝門宣課司上坊橋分司　調荊州左衛
所官軍于大同中屯衛　召解縉還京為翰林院
待詔　縉吉水人舉洪武戊辰進士擢中書庶吉士
累上封事指斥時政詞甚剴切　太祖多見納用兵
部尚書沈溍嫉其年少潛改御史意實苦之在臺以
敢言称久之　太祖命其父將歸鄉里臨遣之曰十
年後來朕必用汝及期而　太祖崩遂奔喪來京師
時縉毋喪未葬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謫河南
衛吏或言其為左右所中歲餘　帝憐其才召还以
為翰林待詔大見信任靖難兵入首先迎駙馬後為
交趾恭議以漢庶人譖徼下獄後三年死獄中家徙
遼　七月四日革九江府彭澤縣峯山訊鎮巡檢司

湖口縣茭石磯巡檢司
五日燕王舉兵靖难殺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北平布
政使張昺都指揮謝貴彭二死之　先是周王不法
逆臣建議凢王府所在更置守臣于是以昺為北平
布政使昺至以掾吏李友直為才託以腹心友直泄
之至是起兵首執昺及都指揮謝貴惟昺不屈死葛
誠〻懇亦死城中軍民閙变悉據九門城中乃足以
友直為布政司右叅議　今按南京錦衣衛貼黄冊
載校尉潘安拿昺燕山右護衛小旗丁勝從龐來興
殺彭二于家賞紵絲二表裡銀二十両或曰　文廟
潜邸術士袁逆玉相之曰鬚若至臍當戴白帽以王
加白即皇也于是遂有大志建文改元悉致摩賢力
行古道仁声四布民莫不悦淩密致逆玉質以人心
所向逆玉曰天之所造何論民心又曰渡江來渡夫
有金帯相者革命之應也意遂決先是　高廟崩諸
王庶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还時　仁
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遺詔至北平称風痺屢曰遣人
扶枢器臨語莫能辨如是数月乃乞三子視屢朝廷
以遺詔不可乃止明年病愈來朝由是正道人不拜御
史曾鳳韶劾奏曰殿下當展君臣之礼宮中乃敘叔

姪之情由正道不拜大不敬當問王大驚左右頓
上徐曰是至親銳他自是日晏便殿親愛浹洽矣未
幾後称疾以三子請　上不忍遽名絆祖及弟都督
增壽議之增壽獨曰臣以一家保不反時中山王女
為王妃故朝廷必誅及之輝祖忠于　建文增壽剌
厚于　文廟也于是三子得还至国後称疾佯狂走
市中奪食物飲酒語言蹇乱或　上壤或單仆弥日
昺等尝問疾殿中　文皇擁炉猶呼寒昺嘆息而
出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於上故耳昺勿信防益懈
布置既定乃称疾愈府僚三司畢賀尚扶傻杖臨朝
遂賜晏酒酣進西瓜令校拳碎之以進已而曰水去
不堪取刀割之于是两廡伏兵盡出捽昺下擲杖曰
我何病為尓輩奸臣所迫耳昺不服遂斬之以殉
葛誠　人不知其所以進任為燕府長史靖
难師未起時王常病中暑四圍皆著火爐自言寒
三司官入視病皆惧危篤獨誠告之以不得于上之
故因令人上变會王遣人至京奏事齊　等言于上
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属後謀不果見殺族
其家俞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于嵩
見其所守家書戒子之言自分必死而尓等無希當

貴之心政亦持正君子而人少知之者故贊陳尚書
者謂宛陵大節惟公一人不知有又是公也　七月
增置北平府宛平縣豊儲倉大使一員　蘇州府
崑山縣寧海驛吳江縣松陵驛　甲戌靖難兵次通
州指揮房勝以城降
丙子靖難兵拔薊州擒都督指揮馬宣鎮撫曾濬　馬宣
者革除中都指揮也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師起宣
謀起兵禦之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曾濬等
閉城堅守及復諭之不下王擁衆急攻宣率兵出拒
王遣精騎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事聞革除后
衰卹之　初張玉以薊州東　雄鎮外接大寧可
控引女真諸虜且兵多騎士三河　潞河躂馬可渡不
先定將為後患議未定決薊州都督指揮馬宣聞變
果起兵迎拒太宗遂遣玉及朱能將兵攻之敗于公
樂驛宣旋師守州城玉等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為
北將鄭亨所擒不屈死之
己卯革雲南等府鬼兒關巡檢司衙門雲南府高州府
所屬河泊所清江巡檢司及歸化楊林羅次三泊四
縣芹歸化河泊所祿豊縣南平巡檢司凡革一十六
處大理府屬太和縣神應洞巡檢司趙州蔓神寨巡

檢司雲南縣大安倉赤石崖巡檢司浪穹縣鳳羽
鄉巡檢司凡五處蒙化縣屬蒙化州甸尾巡檢司臨安
府屬西河縣曲陀巡檢司河泊所通海々縣河泊所嶍
峨縣鐵冶所寧州河泊所凡七處楚雄府呂合巡檢司
定遠縣會基關巡檢司鎮南巡檢司凡三處徵江府
稅課司　河泊所陽宗遠河州縣二河泊所廣西稅課
，　府稅課司景東府景豊倉曲靖霑益州通
運倉交水稅課司鶴慶府稅課司劍川州河泊所武
丁府稅課司和曲州羅摩彌巡檢司石舊縣皆渡河
巡檢司尋甸府稅課司沅江府禾摩村巡檢司頭江
府稅課司通四十八處又安南府大庾縣楊林驛都
稅課局二處　革楚雄府碍嘉縣　增置濟南府豊
濟倉大使一人　是日革沅江府因遠羅必甸長官
司　革雲南黑鹽井鹽課提舉司屬浪井鹽課司
五井鹽課司　為師　井山井鹽井三鹽課司　革
麗江府臨西縣　革武定府和曲州祿勸州　革曲
靖府南寧縣　置徵江府泗水縣周答巡司　靖
難兵克居庸關俞瑱懷來進攻懷來克之殺參政宋
忠都指揮彭聚孫太遂取察雲驢兒領　北平去居
庸關一百二十里關踞南北四十里兩山夾峙一水

旁泥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而居庸其一者也北兵
毀破居庸於是山後諸川不能守上谷雲中守將往
往降附北平懷來指揮宋忠被執而開平龍門亦城
馬營皆無完者矣　宋忠者始為鳳陽衛指揮使以
智聞洪武三十一年都督齊讓討西南夷無功以忠
代為參將以勞功奏革除君右任之靖難兵起忠守
懷來大將俞瑱守居庸關相為声援己卯靖難將指
揮徐安等敗瑱拔其城瑱走依忠而居庸為燕將所
守　太宗曰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取難以力論力則
不足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
狼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　太宗率馬
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懷
來先是護敵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
平城中皆為燕所殺委屍積滿道發宜為報仇將士
聞之或信或否燕王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
幟為前鋒衆遥識其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
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奔餘衆倉惶列
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
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搜獲之遂被殺忠子謙
鎮南指揮充軍尋賜死年十六　彭聚以都指揮與
同官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也与都指揮瑱皆
見執聚大力戰死之為靖難所俘獲者不可勝計獨
都指揮莊得一軍遁走得脫其後反間得行名時卜
萬吳高皆見疑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繼敗衂雖有大
將陳暉平安歷城侯盛庸皆不能軍而亡勢成矣初
卜萬將陳亨欵降燕而為萬所制　太宗訴奇乃詐
貽卜萬書盛稱奬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一卒
飲之酒且賞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
之卒窃覘之問中者曰遣歸通意故得賚厚卒跪告
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
如所言為請遂俱遣而不与賚者終不平至給其事
刘真陳亨搜卒衣得与卜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
其家其間吳高亦用此策云　丙
戌靖難兵破遵化指揮僉事鎖住降　鎖住本朔方
人姓梧吳敏仕元為樞密斷事國初降附馬兵長隸
興武衛洪武乙丑年月　太祖夜夢一人長身廣眉
器宇弘偉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對曰鎖住
次日即命羽林百户遙雄宣訪得鎖住引見　上熟
視狀如所夢將軍未几從軍北征屢立征功俾守太
寧前衛已已謝守遵化縣練兵龍止之陽北兵既破

州東勝度石門趙遵化在入其城守將拒戰死鎖住
逆降俄与其子祥俱戰歿　太宗官其孫榮為指揮
同知　戊子革興化府興化縣道會司　十八日革
九江府德化縣南湖嘴巡檢司　庚辰靖難兵攻永
平指揮郭亮陳旭趙彝以城降兵自遵化移軍而東
豊潤玉田昌黎滦亭皆下至永平指揮同知陳旭僉
事趙彝以城降旭遂從北將徐忠等分兵攻克深河轉
攻密雲皆下旭全椒人靖難後封榮陽伯彝虹縣人
洪武中任虎賁百户築城沙漢改官永平後封忻城
伯　增置思州安撫司經歷司知事一員　省躬殿
成改謹身殿為正心殿　先是于乾清坤寧南北二
宮之間建退朝燕居殿一所中置古書聖訓名曰省
躬命侍講方孝孺作記　廿六日革漢中府河縣以縣
屬黄堪金斗順改栢林青楊二平六縣驛改隸慶城
縣　詔京官还宜納内宮勸合　吏部考功員外虔
義言在京官給解省親俱于應天府給引有失体統
合照依丁憂例于吏部給勘合定限回銷詔從之　遣長
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將軍印師師北伐詔告天下
詔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
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屡謀僭逆去
年周庶人構潜為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皆与同謀
朕以親〻之故不忍暴揚其過止正構罪餘不問今
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与燕王棣湘王
栢同謀大逆栢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榑已廢
為庶人朕于燕王于親最近亦忍寬其事今乃称兵
犯闕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征討其罪咨
尔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義守奉戢平燕与國同
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敘州府戎縣守
禦千户王瑁招安萬里箐首賊王俘等三百處　八
月五日壬寅改淮安府贛榆縣荻水鎮巡檢司為大
興庄團巡檢司　置漢中府金州茶倉　己巳革除陝
西行都司西寧衛遞運所　乙酉征虜大將軍耿炳
文率師次于真定遣都督徐凱以兵次于河間都督
潘忠楊松以兵次于鄚州遂遣兵進次雄縣　庚戌
革紹興府上虞河泊所餘姚縣河泊所柰盆河泊所
蕭山縣河泊所　甲寅諸軍与靖難兵戰于月漾橋
敗績都督潘忠楊松降　忠松聞雄縣被圍引兵謀
知伏于湖忠渡橋伏兵起大敗全軍皆歿諸軍不及
戰登城大罵而已　乙卯革池州銅陵青陽石隸東
流建德五縣税課司　革武昌金紫砚鎮巡檢司

戊午革衛州府常山縣革萍驛　庚申革杭州府南
城河泊所　都督徐真及靖難兵戰于大王庄敗績
癸亥以田州府屬思恩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省雲
南府晉寧州儒學訓導一員　革淮安府清河縣白
洋站遞運所　帝臨朝諭礼官曰今後薦新的品物
教太常寺差一員官常州聚宝門外太常司官處報
知合行薦新品物增價收買即便從他貨賣毋得因
而作弊刁蹬留难虧折小民違者治以重罪恁礼部
出榜都教知道　癸亥耿炳文及靖难兵戰于真定
敗績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寧忠

左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入城靖难兵攻之不克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滁積功為明
威將軍總督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功炳文皆從
馬丙申歲與張士誠戰于宜興君用賈勇先登而死炳文
代領其衆明年取廣德長沙擒士誠守將而降其兵
會立元帥府于長興以炳文為總都元帥守之辛丑
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總後有
方湖人安塔吳元年破蘇州士誠就擒論功多見戰
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
府僉事洪武初元授鎮國上將軍兼左軍都督府副使二

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年正月授秦
王府王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
年輔徐達率兵追虜兵于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
宝鈔五萬錠鈔二千錠伴送鳳陽　其先當而追爵
君用為侯二十五年陝西西當縣妖人作亂承制總
兵声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為
征西將軍往剿平之三十一年鎮守遼東革除改元
靖难兵起其後年九月命炳文大將軍印自遼東率
二十萬援真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閒都督諸
忠揚松當冀州先鋒至雄縣　太宗帥師禦之中秋

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
被擒因得炳文不虞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壬戌靖难
將張玉朱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然為所擒奔還滹
沱河東炳文衆尚數十萬十月復與能戰皆潰降副
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被
擒炳文固守兼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
長于戰至是敗覆　建文君始有憂色遂召之還以
李景隆代之遂至于亡闔國功臣錄謂炳文戰沒于
陣時年六十有五子璿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
江都郡主革除中為駙馬都尉瓛為龍虎將軍從軍都

督僉事嘗率遼東軍馬與江陰侯吳高圍遼城有功
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後皆殉死　李堅懷慶武
陟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選尚太祖女大名公主為駙
馬革除君即位公主進封大長公主堅以軍功封崇
城侯無幾何命耿炳文伐燕拜堅為左副將軍及燕
戰于真定時炳文軍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燕師出
其不意夾擊之炳文幾為所擒燕將薛祿攻堅堅墮
馬揮刀砍之堅大呼曰我駙馬也勿殺遂生擒之以
獻　太宗謂曰爾至親也今至此尚逃罪乎送械北
平遂道死姑孫王琦謂堅後于王事子莊見宥當襲
爵公主猶在憫惻至納其誥券莊得流寓南京娛情
詩酒以壽終焉崔銑彰德志又載堅為郡人與李讓
同時為駙馬都尉而讓歸附　太宗為之宣力要之
堅實河南產焉　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置左右
侍郎　劉儁僉押當以勸令為正遣曹國公李景
隆佩征虜大將軍印北伐　李景隆泗州盱眙縣人
父文忠曹國長公主之子為開國元勳追諡岐陽武
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月襲封曹國公　上嘗
書休爾祖祢忠孝不息八字以賜之使之讀書友儒
生一時韋布有名者若天台林右輩皆與交遊革除

君即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俱以元勳子見任用太
宗靖難師起命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往伐賜通犀帶
餞之江滸遂來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悉
調各處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　太宗語諸將曰九
江恭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
況未嘗習兵曾見戰陣而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
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過能將十萬
九江何等才而能將兵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時
復多報者聞景隆軍中事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
皆蹈之為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
志一也今北平早寒卒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皸瘃甚
者墮指又士無行糧馬無宿蒿二也不量險易深入
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
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諠譁金鼓無節好諛
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
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
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永
平兵少　太宗曰城中之眾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
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
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且內外

將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常為永平直欲趨九江來就
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
而破九江也九江景隆小字十一月景隆引兵十萬
圍北平城再戰鄭村壩大敗遁不以聞明年二月癸
亥景隆敘書　太宗辞不遜諸將皆怒四月丙申引
兵號百萬軍德州郭英吳傑等軍真定漸移近北平
先是朝廷命中官齎璽書賜景隆斧鉞俾常征伐渡江
忽沉于水識者以為不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靖難
師戰于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漫散南奔而德州等
處俱失守景隆亦奔还朝臣多請誅之　帝不從靖
難兵渡江後令總領東城兵馬卒致開門之禍永樂
初太師寵養莫比明年周王以受賄聞遂执下獄景
隆曰非臣陛下何以有今日　文皇曰章是朕来若
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詒塞閫門出閑者四十餘
年其男女自相婚配云　世傳李文忠與張膕楠友
善張嘗以斗笠簑衣為贈曰汝家有奇禍絕食時令
人披戴仰天呼張仙當有應至是一老澤尚記其語
携以入居數日未有旨給粮家大困乃仰而呼半地
參出成穗採之可食藉以全活云　詒貴州都司軍
上高巍參贊李景隆軍務　巍山西遼州人洪武

壬戌應貢入太學以孝行被旌尋受前軍都督府
左斷事乙丑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
及抑末後慎選奉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
納之後以斷事違旨當罪以議賢論戍貴州關
索嶺仍許以姪代役　上既登極詔召巍上
表称賀大意謂光帝傳位嫡長大居正也復舉
下武詩繩其祖武為体五始之要未几復上疏
言事一曰欲弱藩王之权云云書奏不報既而
知州王欽辟舉入朝九月乙卯吏部言巍失伍
詔还貴州靖難兵起乃言周公東征必待三年
而滅之欲三叔武庚自悔而修耳今某不執命
將討之易皇上好生之心豈忍赤子肝腦塗地
予臣願奉明詔曉以天命禍福明親、有和解
之義無仇殺之理使罷兵而復守分土至是景
隆出師詔巍參贊巍遂上書　文廟畧曰近因
天下不幸我　太祖皇帝升遐天子欽遵遺制
嗣登宝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
戴莫不願五于朝而忠其事皆曰內有聖明君
主外有骨內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可待也息聞
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傑六師不知其

意何出令在朝諸臣文者導之以智武者奮之
勇孰言伏義以順討逆爲有不勝臣寄迹岩穴
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挺身自捘頤敎一策益以
爲逞一二之欲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
哉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
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
之幸也臣所以奉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歆尽
一言者臣宿昔 太祖須首结單豈有要求哉
且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泰以智力求不能
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秉元亂提一旅奄有華夏豈智力所能定
應乎天而順乎人也以大王之賢智躬承先帝
聖訓不爲不熟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親
翻爲仇敵具爲先帝之累何如我昔周公遇流
言之謗即避居東君使大王聞疑謗之言解護
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邪離間之口大
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遂馳
檄興兵侵襲疆守所以任事者得藉口以爲大
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六国以
誅錯爲名也孟子云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臣
恐奸雄豪傑乘釁突起萬一失利大王獲罪先
帝不能辞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
襲雄縣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維揉武宣
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維今數月尚不能出區
區蕞尔一隅之地較之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
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佳兵者不祥百戰百
勝兵家不以爲奇今大王兵士大約三十萬衆與
我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月猶生離間之疑況
三十萬衆異姓之士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
乎蓋屢戰則疲、則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
臣躬奉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爲帝室最近
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洒泣流涕大王若信臣
言以爲質上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报朝廷
必宥大王及軍民士之罪用修親好則天意順
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安矣大王执迷
不回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此僥倖不可
成之悖事臣不知孰優也況 太祖大喪未終
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国
之義有徑庭矣殿下有請夷朝廷之心天下臣
民以天下不無篡奪之意幸而得成国中大王

之後，訃世公論以大王為何如倘有猖獗敗訊
萬世于斯時也追論愚臣之言其可得乎願大
王再思而審處焉書奏不報巍又假周公援引
詩書反覆數千言末云今殿下論親親最長最
賢即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
重自修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內輔朝廷外屏四夷則周公不得尚美矣惟我
朝家業同周室　太祖純德同文王　皇后慈惠
同后妃今殿下才美同周公輔吾　皇上守城
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説言之巍白髮書生
生死不懼者久蒙　太祖教養無所補報故披
露肝膽大陳義理之辭如果賜死九泉之下得
見太祖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奏又不
報庚辰夏從景隆北伐軍潰南奔德州皆降已
而過眷餉參政于臨邑時序端陽酌酒同盟遂
協謀固守濟南大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雁門等
處壬午夏聞京師已定乃縊死驛舍　九月戊
辰猶監察御史韓郁上書　奏為机密事臣聞
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故　陛下講之
有素行之方篤而佑之無人以致激變也蓋嘗

即彼諸王既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　太祖之
遺体也以言其貴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
則　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而　太祖之体
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也父叔之恩不可
尉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為天子而
欣弟欣子遭殘戮是則其心為何如哉臣每念
慕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此皆殘酷堅儒持一
己之偏見察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
謀削貶之權衡疑之太重慮之太深所以流而
至于此也方周王不執之際進言則曰六國反
叛漢帝未嘗不删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
未宜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于
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大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
之常也矧周之既　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
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
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遣之舉兵欣今兩月前
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亡獲謂之
國有謀臣可乎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
而用凶器其可深久而不勇決乎經營幾許而
軍需猶是昔之根餉猶是不給將不效謀士不

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道迫于斲民不
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惟恒興国
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而覩彼
其効陛下心削藩国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
之而不断疏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　陛下
誠不察此愚臣以為不待十年必噬臍之悔矣
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伏願少垂洞鑒興
滅継絶釋斉王之囚封湘王之墓还周王于京
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効忠以
罷干戈之舉以慰宗庙之霊明詔天下使之揆

乱及正以厚親親之恩如是宗社幸甚天下幸
甚　革兗州府東平金線閘口巡検司又改平
陰県消口鎮巡検司為諸家口堆巡検司　遼
東揔兵官都督耿瓛帥師攻永平府不克　乙
亥革廣寧中屯等衛于廣寧中衛　丙子革池
州府東流県吉陽鎮巡検司　増置肇慶府陽
江県丞簿各一人　壬午改鎮江府丹徒県京
口駅直隷南京　癸亥改保寧府江油県西平
馬駅為武平馬駅　己丑改鞏昌府会寧県青
家駅巡検司為古城巡検司　徴謫戍官伏雛

等入京復為指揮僉事等官　李景隆次于徳
州徴謫戍武官赴徳州操備　調撫州守禦千
戸所官軍赴徳州聴操　十月五日辛丑革四
川行都司利済駅　壬寅革会州衛河南駅靖
难襲大寧入其城都指揮朱鑑死之揔兵官都
督劉真遁还京師　癸卯置雲府昆明県儒学
増置平陽府渓庠大使一員　甲辰革国子
監傅士学正学録増置助教一十七員　戊申
改贛州府南橋堡巡検司為安遠巡検司　辛
亥李景隆以諸軍至北平攻城不克遂築塁于

九門　壬子増置鶴慶府訓導二員　甲寅靖
难兵襲執寧王権三衛官軍揔兵官都督劉貞
遁还京師守将都指揮朱鑑死之行軍都督陳
亨等降遂以其衆帰或記曰文廟初起兵猶未
敢闚景隆将進攻北平患之先是高廟末年嘗
命文廟巡邊大寧軍隷護衛官軍相與懽甚大
寧領朶顔三衛多胡人精鋭不猜而戍卒皆中
州迁徙之衆北方苦寒日夜思帰文廟知之至
是命仁廟嬰城固守躬率千餘倍道趨大寧遺
書寧王告以窮蹙求為和解寧王信之遂单騎

入城执手大慟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
居数日情好甚篤從官稍、入城陰结諸胡并
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
寧王偕行招諸胡及戍卒皆從大寧城空請难
兵自是愈盛矣世傳文庙善戰寧王善謀一時
章様、令諭多出其手嘗有事成中分之約後京
城平寧王欲建国遂上奏乞𢓜視許之寧王出
以飛旗諭有司治道文庙閲之大怒詔禁飛旗
治有司罪寧王不自安悉屛從兵與老弱中官
数人偕往南昌称疾卧城楼乞封南昌詔即布
政司為府庠令無所更武庙殿閣尚黑云寧王
既得請遂放志神仙以善終　貞合肥人洪武
中寧献王封大寧貞為总兵官化平人　大寧
寧王畫以護衛官軍之北平意貞亦除籍其家
下之獄餓而貞由海道自福建还京師家人遂
得释大寧在喜峰口外石惠州地国初設大寧
行都司與遼東寧府二鎮相為声援自後棄大
寧與朶顔諸虜都司廷保定而東邊遂失一藩
籬矣貞女為　文庙昭順徳妃　甲子省順慶
府遂州儒学訓導三員営山縣儒学訓導二員

乙丑改貴州思州府平溪馬驛　草辰州府沅
州便溪水驛改令水驛為便溪馬驛晃州水馬
驛為晃州馬驛　以開封府睢陳帰徳三川直
隸河南布政司　丙寅省南陽府鎮平縣訓導
二員　徵雲南官軍入京備征　十一月五日
辛未　李景隆及靖难兵戦于鄭村壩大敗　壬申
景隆還徳州北平城九塁皆潰癸酉靖难兵入城
先是景隆次徳州徵兵諸路合五十餘萬聞
文庙東出遂围北平刑部郎中魏校曰景隆歸
令庚明莫敢違初围北平築九塁于九門又肤
九営于鄭村壩親督之以待　文庙之还令塁
営人各為戦非受令不得軽動　文庙諜知之
遂悉鋭攻一営書熾之莫有救者連破七営遂
逼景隆営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塁猶固守
次第破其四塁諸軍始聞景隆走委棄兵粮晨
夜南奔景隆遂还徳州　丁丑改四川塩課提
奉司属黒塩井白塩井塩課司隸會州衛軍民
指揮司使　改寧番衛白塩井二塩課司隸塩
井衛軍民指揮使司　己卯改四川寧番衛大
寧場塩課司　庚辰革延安府葭州税課司

辛巳革池州府貴池縣李陽河巡檢司　癸未
改曲靖府南寧縣白水關馬驛隸霑益州　壬
辰改福建寧德縣材批驗鹽引所于北茭批驗
鹽引所　罷兵部尚書齊泰復以茹瑺為戶部
尚書　罷太常寺卿黃子澄　時以文廟表列
子澄等罪之　革平更衛　李景隆復聚兵于
德州軍聲復振　以副都御史陳性善監景隆
軍　陳性善名復以字行山陰人洪武中以春秋
魁鄉試列名上第臚唱時上見其疑重屬目久
之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子也賜進士
第出身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為檢討初誠
意伯劉基薨　上命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
子璉即出觀家玩占于石室中供驛詣闕上之
上嘗精楷者數人入便殿繕錄性善預焉　上
天威嚴重進見者皆惶汗甚或掣肘不成一字
惟性善動止安雅既複書法端妍　上喜悅令賜
以酒是時感謔叵測性善淹留竟日家人以為
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超升禮部左侍郎薦
達薛正言革前去河南布政司使釋宜可方隸
謫籍亦以性善言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
宮時已熟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留性善
賜之坐問以治天下之道要且使書于紙以是性
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免
輒為權奸所更改性善朝見曰陛下不以臣愚
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
云然而請為誅自戾陛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
文皇帝入靖內難上命性善監李景隆大戰白
溝河敗績與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
完指揮王賀等皆被執以歸縱遣之性善朝服
躍馬入于河以死詔加追戮籍其家屬于邊後悉
赦之還邑人吳源為傳其事　十二月十一日
丁未置濟南府長山縣白山遞運所歷城縣
龍山遞運所鄒平縣青陽遞運所青州府安平縣
浯河遞運所浯河驛渠丘遞運所渠丘驛益都
縣青社金嶺鎮二遞運所昌樂新興遞運所新
興驛　庚戌革烏撒軍民府在城二遞運
所　甲寅增置營繕庚衛司主事各五人　戊
午革烏撒軍民府趙班巡檢司　辛酉靖難兵
攻廣西克之　癸亥置長蘆運司兩淮運司廣
東運司福建運司各照磨所　改威武衛為濟

南左衛　改淮南武崇河驛隸桃源縣　置重慶衛石柱　宣撫司隘関巡檢司　建都督瞿能將兵伐北　民王槐有罪廢為庶人　民府典膳李英等伏誅　革湖廣五開衛武陽千戶所移益州等衛軍實廣寧左右前三所　營州右屯等衛官軍逃諸遼東　詔編發給賞有差　薊州衛鎮撫曾璩謀起兵還朝不克死之駙馬都尉王寧謀反幽于其第　改牧馬看山所四所隸孝陵衛　永樂元年封　寧為永春侯世襲宣德間止授指揮僉事　改興州左右二屯衛

官軍于營州衛　々官張倫等率二衛官軍逃还結盟報効　詔興州營州開平等衛全家在伍者分房發回天下衛所軍士死亡籍止一人者放為民此當在三十一年　以礼科給事中鐵鉉為山東參政　鐵鉉河南鄧州和豐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監生授礼科給事中一云初為都督府斷事奏对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决者必以屬鐵鉉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状者名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命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之未

幾擢山東布政司參政庚辰靖難兵起曹國公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輓粟水陸並進露集山丘未嘗缺乏既而軍敗南奔與參贊高巍相遇于臨邑遂協謀固守濟南被危月餘不下城有被攻破者輒完之以計詐降開門板俟其入下之幾中其計靖難師知不能克越三月乃棄去事聞遣使賜以白銀綵幣封及三代鉉入謝　上賜宴陞布政司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文廟践祚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

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方已壬午十月十七日也時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氏皆瀹年八衣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南編伍、七歲鞍轡局充匠尋皆死　燕王上書　燕王隸謹奏為報父仇事臣稽首頓首百拜昧死言也臣聞天下至尊而大莫君与親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母必當盡其礼者蓋不忘其大本大恩也所以不敢忘者亦理之當然也故臣之于君則止乎忠子之于父則止乎孝如臣不忠于子不孝于父是忘大本大恩也此豈人之類也

也与若然則君親之大本大恩為臣子既不可
以不報則君親之仇為臣子者其可不與君親
報乎礼父子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
我　太祖高皇帝臣之君也父也君父之仇其可
以不報矣乎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宣
藩屏諸王曰我之所以每歲喚你諸子來見我
年老慮　父皇健日尚如此父皇病久
焉得不來宣我諸子者不知　父皇果有病也
亦不知用何藥而力救以至于此大故也父皇
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斂不知何為如此

之速也礼曰三日而殮候復生也今　父皇不
一日而殮礼乎自天子至于庶人焉有父死而
不報子者焉有父死而不得奔喪者也何故
父皇賓天一月終祭詔令親王天下百姓知之
如此則我親子与庶民同也礼乎礼曰天子七
月而葬今　父皇七日即葬不知何為如此之
速也臣以此礼不知出于何典今見詔令言遂庶
人父子方知　父皇葬以遂人礼也其可哀也
矣其可痛也矣　父皇賓天葬礼未期即將
宮殿拆毀掘起池五尺不知　父皇得何罪而

至如此也況陛下即位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
百官其中有云　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年大
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　太祖皇
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
与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改事上不同心不
守法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都要房子裡安穩
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昔哉言乎今　陛下
聽信奸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拆毀与詔
旨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
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

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　父皇存日嘗与衆
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
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
然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粮豈易為尔故我今日
蓋造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後為帝者享用不
須再造勞苦軍民也今將祖業拆毀礼乎臣于
父皇賓天便欲詣闕究問恐彼外人不知者以
為臣有他心犯陛下也故不出一言吞声忍氣
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在朝左班文臣齊尚書
黃太　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

太祖皇帝誅不尽之餘宄又行结構為悪以陛
下年少寛容每用巧言欺惑変乱祖法豈不知
皇明祖訓御製序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
聡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負朕
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学祐于無穷矣鳴
呼其欽戒之哉斉尚書嘗奏凡朝凡廷揖而不
拜及乎小祥節届亦不親行祭祀至于各王差
官到京行祭祀礼及奏事将百户林玉鄰膚等
拿下因繫捶楚煅煉令其誣王造反此何礼也
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

他因斉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二條凡王教
練軍馬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其臨事有
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数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
随侍文武官負馬步軍旗不拘数目若王恐供給
繁重斟酌從行者聴之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
要鮮明整斉以壮臣民之观于洪武二十五年
春 父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勅内
、一件云常歳訓将練兵験是週迴封疆険易
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
戒衆勅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早朝後午時分朕于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
許观編修呉信三員執筆聴命朕口占以成以
亦後人以辨真偽孫允炆親目之後祭行故勅
臣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歳
操練兵馬造作軍器為 防遏禦寇以保社稷
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
書黄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宄
操威福予奪之権天下之人但知有斉泰等不
知有陛下也七月来詐傳聖旨使令悪少都督
宋忠指揮謝貴等来謀殺臣、為性命不得已

而動擒獲反賊宋忠謝貴等了當已嘗具本奏
聞拘留宋忠謝貴等在官欽候降旨誅決到今
不蒙示諭其奈斉尚書又行矯詔令長興侯耿
炳文等領軍馬駐營雄縣真定来攻北平臣為
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動兵殺敗逆賊耿炳文
等所領軍馬擒獲駙馬李堅都督潘忠寧忠顧
成都督指揮刘燧指揮 成等了當奸臣斉尚
書出榜令軍罵燕賊父子 太祖皇帝我之父
也罵賊父子是罵祖与炸父為賊豈非大逆不
道奸臣斉尚書如此無礼其罪當何如哉不意

十月初六日又矯詔令曹国公李景隆捴兵令
天下應有軍馬来攻北平城欲殺臣丶不免親
師精兵尽行殺敗李景隆等夜遁而去若是如
此斉尚書等必欲殺吾　父皇子孫壊我
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餘將有以涸天下此等
逆賊必不与之共戴天不与　父皇報得此仇
臣縱死亦不已也今臣昧死上奏　皇上陛下
憐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創
業分封諸子今陛下聽奸臣之言　父皇賓天
未及期年將　父皇諸子誅滅殆尽伏望陛下
俯賜仁慈留我　太祖皇帝一二親子以奉祖
宗香火至幸陛下累発軍馬攻北平必欲殺臣
臣為保性命將十萬之衆俱是舍死忘生之士報
我　父皇太祖皇帝平日恩養之厚保我　父
皇子孫尽力効忠于今日誠云一人拚命千人
莫當縱陛下有数百萬之衆亦無如之何也伏
望陛下体大上好生之徳莫駆無罪之人死于白
及之下具思莫大焉復請陛下但是　父皇宮
中曾侍病者宮人并長随内官又用薬醫官營
辦塟事及監拆宮殿等官奸臣斉尚書黄太卿

應有左班文職等官発来与臣軍前究問欽顧
皇帝陛下奉承皇祖之訓以安圣心永為社稷
之主使天下人民各得其所矣如陛下聽奸臣
之言拖而不発臣親師精兵三十五萬直抵京
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　父皇之仇人臣必不
與之共戴天臣若不得与　父皇報得此仇是
臣為子不孝也為子不孝此是忘大本大恩也
豈人之類也

今將合行奸臣数目開列于後

一宮中侍病老宮人　一長随内官

一太醫院官　一礼部官

一塟事官　一造孝陵駙馬等官

一奸臣斉尚書黄太卿左班文職

一監拆毀宮殿工部官内官

如上逆党一丶如数発来臣軍前究問的寔即
行差官賫押司具本奏聞伏取聖明裁決如果
不発奸臣斉泰等来臣必不已也兵抵京赤地
千里臣冐瀆天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臣棣頓
首稽首百拜昧死謹具奏聞　元年十一月
九日臣棣燕王移檄天下　燕王令旨為报父祖

仍事諭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
曰惟我　父皇　太祖高皇帝奉天承運華夷一
統天下生民之主自幾天位以來能數聖澤廣被
萬方邪弥府仁風溥及八表使天下雖微無
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父皇
可謂道通邃古德齊前聖雖漢開國之君豈能
企及我然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長子立為
太子餘子無分嫡庶悉皆裂土封王各守藩屏
同享富貴以為萬代子孫之計豈期數年以來
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相繼而卒我　父
皇悲念皇太子之逝遂立其次子為皇太孫居
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不幸　父
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然我衆王不敢以叔道
自尊凡表奏稱賀頓首百拜萬死言何因則欽
遵　父皇明命不敢為一毫之非礼臣子之情
至矣然而帝年幼冲即位以來任用奸邪小人
貪墨猾吏為六部都察院左班文職等官日以
甘言巧計蔽君之聰明使君淫酗酒色不遵喪
制不孝于祖不親政事崇信奸回放出師保屏
棄典刑殘害骨肉于是穢德怒于天地京城地

震十日山崩水溢天大災其上庫二月霹靂大
風雨發屋拔木蝗虫遍生于隴畝占書曰地震
者地德至靜欲其常安不敢動搖若主弱臣強
也必震動臣下擅权則土為不寧而變怪生焉
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今
宗廟宮殿者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伐不能以
理、下不相親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山
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自崩
國易政人主失位必流散也天火焚其土庫者
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室也霹靂大風發屋拔木者小人在位賢人
出走君用讒言殺正人蝗虫遍生隴畝者佞臣
輔君以貪苛之政邪臣在位則虫食苗葉君用
才不當臣不任職則虫食苗節佞臣在位則虫
食苗心任用奸邪則虫食苗根也吁天之警戒
如此、皆齊尚書黄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
恣行不道苦軍害民惟以誅戚親王為心以致
災異如此先是　父皇有病狩勅宣我第四子
來奸臣齊尚書匿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見
至於　父皇疾革數問曰第四子來否豈知佞

臣齐尚书陰謀用心如此所以 父皇有病為
肯令我諸子知之至于升遐亦不即報我諸子
齐喪至今 父皇得何疾用何藥而弗救至于
大故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歛礼三日
而歛莫其後生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停柩不
于中殿七日即登古礼天子七月而葬何為如
此之速也余以礼不知生于何典今見詔内言
燕庶人父子方知 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
之礼也其可哀也已其可痛也已何故 父皇
賓天一月方除詔令親王及百姓知之如此則

我親王与庶民同也礼乎非礼乎況 父王賓
天葬礼未具即毀拆宮殿掘地五尺不知 父
皇得何罪而至于如此也況 帝即位之初嘗
諭着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 太祖皇帝用
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
着 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一
一所大房子与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
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却要在
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旨我言
乎今上位聽信奸臣齐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

拆毀与語旨 太祖遺背使天下之人皆歎奇
其法度亦難笑 我孔子曰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
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 父皇
存日嘗与我衆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過
歎壯觀天下万邦来朝使其觀瞻知中国天子
之尊嚴如此也然則勞民苦軍費用錢粮豈易
為尔玟我今日蓋此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為
帝者褒用不須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業拆
毀礼乎及齐尚書嘗奏凡朔廷揖而不拜及
乎小祥節届亦不親行祭祀至各王差官到京

行祭祀之礼及奏事將百戶林玉鄧庸等拏下
因繫捶楚鍛鍊令其誣王造及此何理也齐尚
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他圖
齐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内二條王凡教練
軍士二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或臨事有警
或王有間暇則遍數不拘凡王入朝其隨侍文
武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
斟酌隨行者聽其軍士仪衛旗幟甲仗務要鮮
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於洪武二十五年春
父皇太祖高皇帝時詔諸王赴京賜勅内一件

云常歲訓將練兵驗視周迴封疆險易造作軍
器務要精堅堪用燕使奸邪难以口舌惑聽勅
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
午時分朕於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觀
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
人以辨其偽孫允炆親目之發行欣勅臣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
馬造作軍器欲為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
万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太
卿左班文職守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
予奪之权天下之人但知有齊尚書不知有皇
帝在上也然而 帝被奸臣所惑溺甚故我
父皇骨肉未冷墳土未乾後母尽妻之 流
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將周王次妃選其
宮人悉配于軍士于湘王無罪聽讒臣之言賜
其宮焚死齊王無罪又聽讒臣之言降為庶人
拘因在獄護衛侍從人等尽皆拎散及并岷王
又聽讒臣左班文武齊尚書等官之言以金帛
賞王之左右使其誣告岷王降為庶人流于漳
川烟障地面奈想齊尚書黃太卿等奸邪小人

貪墨猾吏皆我 父皇之子孫報其私仇快其
心志嗚呼被人之毒甚于狼虎我 父皇欲有
几多子孫受彼之害欲消几日盡痛心疾首賞
勝言哉不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使令悪少謝貴
等為北平都司官張昺為布政司官府本府長
史葛誠用心狡計來謀殺我於六月將軍馬圍
住外墻擁木截我端礼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
上軍士披甲執仗銃鼓吶呼声震城野使人在
城坐食惶惧不安我亦可耐之至七月十五日
来謀殺我細申時引兵入王城當日有都指揮
張信来遠消息為保性命不得已於未時動兵
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六日都督宋忠
等領軍馬八千步軍一万二千調山西万安怀
安宣撫前衛軍馬一萬前往怀來下營期會各
處軍馬來攻北平我[illegible][illegible]免親帥精騎八千直
抵怀來与忠軍交戰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
六千匹生擒到逆賊宋忠都指揮孫太俞瑱等
尽行殺死餘衆悉降八月奸臣齊尚書等又矯
詔使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三十万前來營
縣真定期會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不免又行親

帥軍馬拒彼逆敵於當月十六月破雄縣斬首
九千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忠指揮
楊松二十五日大破真定將逆賊長興侯耿炳
文所領軍馬尽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良馬
二萬五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石
副大將軍寧忠石都督顧成何　都指揮劉遂
衆降咸宥帰於原衛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楊
大將遼東軍馬來圍永平我親騎士一万九千
倍道兼行直抵永平吳高等聞風夜遁逃奔
以々　太祖皇帝恩养孚德都指揮房寛領軍馬
出城來降所有逆賊朱鑑萬　凌遲處死了當
惟都督劉貞陳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住松亭
関不肯來降我親帥精銳騎士三万整破其營
生擒都督陳亨劉貞单騎遁去太寧遂平奸臣
齊尚書出榜令軍民罵燕賊又子是罵　祖与
皇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如此
無理其罪當何如我未然奸臣齊尚書黃太卿
等左班文職又行矯詔使令曹国公李景陰領
天下各都司軍馬五十餘万于十月初六日來
攻北平圍我之城必欲殺我謂天下官軍何不

念　太祖皇帝恩养孝德當我一二親王以奉
祖宗香火豈不幸我致我仰賴祖宗積德之深
於是親帥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陰所領天下軍
馬尽行殺敗斬首一十万九千餘級餘衆降者
咸宥帰於原衛景陰等夜遁而去然余之用
兵所向克捷比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故天地
祖宗神明憐而祐我也若不如是縱用兵如孫
吳亦無能為也余想奸臣齊尚書等必欲害懷我
父皇子孫基業蕩尽無餘將以國天下也何如
此之苦毒也我寃惟我　父皇親々之心天下
之人所知者且如請江王守謙其祖為思至于
守謙景思不悛除為庶人我　父皇思念祖宗
尚不忍破其家滅其国復立其長子為靖江王
諸子皆為鎮国將軍享有爵祿与朝廷同其久
遠也周齊湘代岷五王皆父皇親子縱有思亦
當寛恕何況無為惡之実並皇明祖訓法律內
一條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戚者斬
風聞王有大故亦無实迹可驗輒以上聞者其
罪亦同奸臣齊尚书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訓
助君為悪而遂至于如此使我衆王日夜憂愁

飲食腦夢不遑寧處況予自 父皇賓天、以來
抱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親法毋敢少
犯惟日守分而已奈其誅滅五王又未殺我傾
余雅匪才乃 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后孝
慈高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恭居衆上之長禮
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
齊尚書黃太卿等余必不與之共戴不報待此
仇繼死亦不已矣故用欽遵皇 祖訓法律內
一條躬行率領精兵三十万誅討左班文職奸
臣獻俘于祖宗神明今受非常之刑土以改其
君下以安其軍民使我父王基業以永万世豈
不幸哉嗚呼皇天后土常以大中至正而為心祖
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為念故用諭示普天
下藩屏諸王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咸
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邪大逆不道我 父皇
之讐為子者其可不報乎故諭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司寺郡縣采朝
覲貢靖難兵圍蔚州指揮李誠謀叛伏誅數日
守將王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不克 先是誠
出城哨探為遊騎所獲誠素勇猛沖天李文廟
犇而禮之誠欲報城自致遂從進入城謀奮繫
獄死 文廟乃悉衆登舊臺貢土卞築高與城
齊急攻之城乃降擢忠等官拘其妻子送北平
遂以其衆進攻大同 庚辰革韶州府翁源縣
以其地并桂山岩巡檢司入于英德 革平越
衛稅課司增置萊州府慶豐庫大使二人
丙戌革平樂府昭平遞運所改永州府祁陽縣
江湘市巡檢司為和平巡檢 庚寅置應天府
知候所于淡湖掌冊人數設大使大副使秩米
入流 增本府通判一員 壬辰革四川行都
司米遠驛 二月二日丁酉改漢陽府為漢陽
州吏置官屬革僧綱道紀司稅課司及漢陽縣
儒學蔡店新仙二稅課局黍臺湖馬影湖二河
泊所百人矶巡檢司其蔡店鎮巡檢司仍隸木
州 壬寅詔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
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考試天下貢士 時知

擒下溺馬一云城南濠中觀舟次李陽河閘上
已上奔過池之建德而郡臣奉新皇帝即位令
三日矣自分大事已去力不能支乃東向再拜
于羅刹矶湍急處絕舟人篙楫投水而死舟人
急鉤之僅得珠絡帽後追捕者得之以獻命
購其屍不獲有匿之者遂族觀家且逮其姻党
百餘人坐繫詔獄　仁廟初悉釋不問其讁戍
邊徼者又數十人景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遼
有老卒朱敬者給事使館亦以觀冢成歎放為
諸生嘗從觀游仁問舊事且泣且言云翁氏池
口人殁時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吳指歛以侍
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
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黄狀元妻女云近知縣龔
守愚於所居故址李宮之西立祠祀之武傳校
尚書泰州儲巏家藏有觀集尚存　王度字子
中惠州歸善人嘗肆力經書稽理修詞為人所
師郡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監察
御史繩糾務持大体疏十餘上多見用　高皇
帝棄群臣諸藩不靖兵部尚書齊泰等會議軍
事度與僉謀庚辰會試俾度監之僉然稱得人

貢舉宮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黄觀同考試官
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兼惠仲趙友士徐泉
地又作張東暘監試官御史王度俞士吉　黄觀
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父贅于同邑許
氏生觀遂從母家姓習尚書補邑諸生常作翠
微書舍讀書其間受業于元翰林待制黄晖天
兵入大都晖死之觀益砥礪以名節自許洪武
庚午貢入胄監是歲領鄉薦明年會試第一入
对策我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机入事練
兵講武之法為言　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由
翰林歷尚寶司卿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
制增侍中負次尚书以觀為之仍掌尚寶司事
奏復其姓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請准起觀奉
命草詔極陳大義師既渡淮奉命徵兵上游諸
郡入援觀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
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肯受
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言當
国者索傳国寶不得或言許尚寶已赴上游起
兵矣因命執其妻翁氏并二女配家奴、氏取
釵釧出市酒殺翁攜二女與家屬十人赴淮清

時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向敗績退保濟南
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無不可制勝
者乃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又動軸用
事忠庸等捲已談間遂行度等與謀者皆見殊
辛巳夏六月濟寧告急師往屢敗將士皆哭奥
避敵度奏請募兵壬午春有小河之捷命度勞
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儒與度等
畫策誓死社稷秋七月坐黨禍成賀縣千戶所
出語得罪合族被戮度死年四十有七　葉惠
仲台州臨海人先刑部主事改仲常雅為方孝
孺所知有文名惠仲亦不愧其兄時稱二葉各
有集以傳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洪武末嘗以
知縣充修史官革除二年會試後陞知府永樂
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戮死年六十四妻蕭氏為
奴口改南雄府為州更置官屬革保昌縣以所
屬紅梅平田百順三巡檢司隸于州　壬寅增
置會州衛馬刺畢直金縣三長官司吏目　癸
卯置滁州關山巡檢司　甲辰革贛州府長洛
巡檢司　革南安府南康縣潭口鎮巡檢司
庚申考試官董倫等賜宴於禮部　陞都給事

中秋正七品給事中秋從七品　辛酉革廬州
道紀司無為六安二州道正司巢縣道會司
壬戌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為五城兵馬司指揮
為兵馬副指揮為副兵馬　於亥革行人司改
行人于鴻臚寺　改大理寺左右司正為都評
寺副右、司各設評事六員　甲子改都察院
為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一設監察御史二
十八員司獄一員革司壓磨檢校　詔曰頃以
斷獄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
今頼宗廟神靈庶獄頗簡其都察院承漢制為
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
乙丑革常德府九潭湖河泊所　詔江西浙江蘇
松人仍授戶部官　洪武間以戶部掌錢糧勅
禁浙江、西蘇松人不得除授至是除禁
三月丙寅朔帝御奉天殿以策問試天下貢士
賜狀元胡靖等及第出身有差　時奏策王艮
第一　上召諸進士閱之以靖貌逾艮遂擢靖
第一艮次之李貫又次之李几授翰林院修撰
艮貫大見信用建安楊子榮亦以是年第二甲
第三甲第三名賜進士出身除翰林院編修

靖初名廣字光大吉水人生八歲而孤自幼好
學日記數千言至是廷試對策有親藩陸梁又
心不搖等語 帝以為敢言擢第一賜名靖除
翰林修撰擢侍讀附 太宗復名廣拜翰林學
士兼春坊大學士為 上所知一時制誥戒諭
之文多出其手說修五経四书性理大全命廣
總裁嘗從 上巡北虜出居庸関入沙漠王師
所至功烈炳耀廣記述之十一年春上幸北京
再扈從出塞滅虜還既丁艱服闋進文淵閣大
學士兼春坊嘗上部封禅頌歷數前代帝王逆
務国事矯誣上天卒敗天下後世笑時稱其有
識又上賜廣神龜等頌以取媚自稱諂庸之後
喜談忠義事尝集文山事蹟為傳記序之以傳
卒年四十九累贈少師謚文穆与廣同時者解
縉楊士奇夏原吉楊溥楊榮黄淮金幼孜蹇義
輩皆攀龍附鳳為時大臣云初靖難兵入撫州
吳溥為應天學教授与靖良解縉鄰三人者瑜
垣築溥舍靖縉陳説大義靖慷慨良弗言但流
涕耳溥曰三子名重爰知日深事在頃刻若溥
去就固可從容三人去与弼時以童子侍嘆曰

好胡叔能伏節溥曰不然王非死耳語未竟靖
呼曰外面鬧甚看猪溥顧嘆曰一猪不忍肯自
忍乎須臾良舍哭声震動矣縉乃馳謁 文皇
入見甚喜是日暮歸溥復會縉曰情与君殊當
自決縉給靖入房曰吾与汝不死鑴之而去
文皇曰臣才不及靖方欲自盡臣以人守之
文皇曰盍与俱來對曰非臣力所能須遣近
臣數人諭以大義殆之庶可 文皇亟如縉言
靖既至 文皇迎執其手曰好箇秀才如何從
我嵩兒靖遂叩頭 文皇大悦故信遇特甚亦
縉推重致之也至今靖支裔在 序者人尚日
為猪仔云 王良字欽止吉水人 建文己卯江
而鄉試第一明年廷試對帝親擢廣為第一而
以良次遵洪武乙丑事例者首甲皆授修撰良
与第三人李貫皆与烏良聞靖難師起居常憂
輒不食日就羸德以辛巳九月卒 上憫之遣
吏部侍郎黄觀諭孫良之家譜所述如此而吉
安志乃曰 文庙继統先一日群臣多往迎附良
良闔門与妻子訣是夜吞腦子死非其實也良
子修亦首薦鄉薦云 已已革詹事府為御史

府賜御史衣寔於新第與大類吳　以都察院在太平門北不便朝參故改於此　壬寅以備榜齊人選署教諭訓導　詔年十九以下願選者聽給俸廩三年仍許會試有登第者論其徒得中省試就進士合授官否陞一級無則止從令受其下第而有徒已中省試許以實授教訓九載考滿黜陟其下第而徒皆不中省試仍署職減半俸　癸酉革慶遠府忻城縣以其地入貞簡州　革臨江府新喻縣何泊所　革貴州府壽光縣稻田店二遞運所　革萬州六喜遞庫　癸未革辰州府麻陽縣僧會司　丁亥置松江府渠堰八處　庚寅革鳳陽府廣儲一倉二倉三倉四倉五倉　革辰州府沅州平溪巡檢司置黔陽巡檢司　乙未置建寧府甌寧縣潞州巡檢司　遣鎮東將軍總兵官　督遼軍圍永平不克　以表象為右府都督僉事蒙乃江人周初累立戰功授楚雄指揮使洪武庚午入朝　太祖憐其老命太醫院為染鬚髮還治　帝襄用四將　徵拜都督僉事尋卒于眾襲府軍右衛指揮使　遷肅王子蘭縣　肅莊王　太祖十三世子初封甘州附在河西毛虜時：棲寄王乞內徙遂移居金城因置府蘭縣東北甘州中護衛官軍從之　以進士黃鉞為戶科給事中　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宗生授史後登第除庚辰進士遷戶科給事中以憂居家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改左都御史景清為御史大夫　時改都察院為御史大夫府遂改左都御史為御史大夫清陝西真寧人本姓耿以報籍訛倜儻尚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觀弗与固請但一見即还曰吾縱敏一夕尽熟之耶生不得已与之日往索其書曰吾不知何書初未讀汝也生急訟於祭酒清持其所假書往見曰此灯窗所業書耳即背誦徹卷及問生生無以対也祭酒叱生退清即以書还生曰吾子珍秘時甚特此相戲耳初清赴舉時主家有女為妖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來去即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旦日女以聞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女帰粘于戶而妖自是遂絶後清試甲戌礼部第三錄詩書二經

对大廷第二人及第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
丁丑春召見嘉其才能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革除間陞左都御史文廟絶結練子寧同日
死之而清独委蛇侍朝入疑爲一日清早朝着
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上疑之
日疑清及朝清独緋也遂收之而得所帯歛目
加詰責清不屈而死〻之夕精英此見鳴呼為
主振仇清豈其倫耶 四月丙申朔丁酉改嘉
定州峯門水驛隷眉州青神縣 戊戌增置蘇
州府呉長州嘉定崑山呉江常熟六縣主簿
各一員 革杭州府臨江縣税課司 己亥增
置松江府上海華亭二縣丞簿典史各一員
壬寅革襄陽府宜城縣郷陰[illegible]河泊所 革鞏
昌府階州峯帖川巡檢司 乙巳革漢中府沔
縣柏林青林驛 丙午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
伐 丁未改辰州府沅縣州水驛為元陽水馬
驛 省保寧州府劍州儒斈訓導三員附化縣
儒斈訓導二員 省馬湖東川芒部烏撒烏蒙
五府同知推官知事各三員 辛亥革安慶府
怀寧縣長楓央鎮巡檢司 乙亥置西安府咸

寧縣乾祐鈇冶所鞏昌府寧遠縣遠鈇冶所
丙辰改武定軍民府和曲縣屬金沙江巡檢司
善驛環州驛隷于元謀縣 乙未諸軍次于白
溝河靖難兵行戰不利 庚申及靖難兵大戰
陸梁衛指揮滕聚等死之 諸軍大敗李景隆走
德州 按開国功臣錄俞通海衛三十二年七
月有旨遣之端越起雋侯俞通海授劉韜衛指
揮使八月領軍北伐三十三年四月死于白溝
河之戰朝廷哀悼勅葬南門聚寶山虢公墓傍
賜神策光軍刘海等守之失書于此 癸亥置
濟南府泰安州新輝驛 甲子革杭州府臨川
縣航埠税課司 革永川府江華縣錦田巡檢
司 五月庚辰革德安府孝感縣道會司 己
巳參贊軍務高巍山東左參政鉄鉉會于臨邑
遂還南濟〻景隆南奔巍及哲銅隨之次臨邑
諸城堡皆望風奔潰巍及鉉置酒同盟協同守
濟南以須後援遂趋濟南 庚午革南昌府原
儲庫 革吉安府永新縣河泊所 辛未李景
隆德州走濟南 聞北兵將至遂遁 癸酉靖
難兵入德州 戊寅詔吏部凡官員三日一赴

吏部填註 先是內外官缺具報吏部臨選類
缺赴填註遂補選至是吏科讀每三日一註庶
免遺漏從之 革慶遠府宜山縣德勝馬驛河
池縣馬步馬驛 以貴州都指揮使程暹為左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己卯靖難兵攻濟南李
景隆奔還遂圍城 革韶州府樂昌縣河泊所
此當係戊寅 庚辰 改廉州府欽州靈山縣直
隸本府 壬午 革兩淮小海埕場課司入于草
堰場鹽課司 從廣州防山縣西岸巡檢司于
河南為巡陽巡檢司 甲申改長洲吳縣二稅
課局為蘇州府稅課司 長洲吳縣分司各設副
使一人 置建寧府政和縣黃梅巡檢司 丙
戌革德安府雲夢縣儒學訓導二員 己丑革
慶遠府帆城縣三寨鎮巡檢司 革會衛黑鹽
井鹽課司副使一員 立濟南中衛以雄崖千
戶所附之 時路沮不能達九月都督盛庸遣
兵石雄崖兵至都督僉事朱榮齊樂城走還
詔誅之 晉守左衛指揮同知李中以伏誅 甲
子讓為燕府儀賓居守北平甚 申以故坐誅
沒其產丁男典刑幼者收孥婦女入浣衣局異

姓家屬俱發邊衛充軍 謙舒城人 靖難兵進駙
馬都尉永樂初掌北平刑部事封富陽侯 進贈
景泰敏公 六月甲午革廣信府廣濟倉副使
一人 戊戌置延平府南平縣武步驛 己巳
詹事府增置少師少傅各一員賓二員 置資
德院諭資德一員資善二員屬官贊讀贊諭書
籍作郎各二員掌籍典簿各一員 丙午置各
王府賓輔二員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員
從七品長史司長史一員正五品改左右長史
從五品改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簿
正為審理典膳奉祠良醫典寶審理副典膳副
奉祠副良醫副典寶副為副審理副典膳副奉祠
副良醫副典寶各郡賓友二員正四品教授一
員正八品記室二員正九品直史司直史一員
正六品左右直史各一員從六品首領吏目一
員未入流典印署典印祠署典祠典禮署典禮各
一員正九品引禮二員未入流典饌署典饌
藥署典藥各一員正九品儀仗司吏目一員未入
流 諭賓輔伴讀伴講伴書及賓友教授進對
侍坐稱名不稱臣用師賓之儀 己酉省常德

府沅江縣訓導二員　八百土官刀板面遠頭
目罕入貢方物　己卯革肇慶府開建縣僧會
司　丙辰革太原府興縣孟家峪巡檢司革袁
州府萍鄉縣河泊所　壬戌改陝西行都司儒
學為寧夏等衛儒學　徵鳳陽府官軍赴大教
場隆操　遣御史周觀改典兵徐州　秋九月
甲子朔革興收所　革慶遠忻城縣羅目鎮巡
檢司　革濟南歷城堤頭水驛　改衛經歷秩
正七品　革未改建昌府新城縣飛鳶巡檢司
革福建本蘭陂批驗鹽運所　己卯革汚
縣以其地附褒城縣　庚辰置開封府西華縣
河清驛　辛巳增設欽天監五官監候一員當
在三年七月十九日　丁亥復置河南府新安
縣鐵治所寺水縣閔山巡檢司　戊子革大同
府雜造局副使一員　辛卯改濟南歷城縣堰
頭巡檢司為長廣巡檢司隸章丘縣置山西河
南雜造局各設大使一員　壬辰革廬州府英
山縣稅課司　遣遼東都督楊大團永平不克
以徐寬署兵部右侍郎事　八月癸巳朔革嚴
州府新安驛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　甲午革

袁州府萍鄉縣盧溪稅課司　壬寅改衢州府
上航埠頭馬驛常山縣慶濟遷為廣濟水馬驛
革西安縣信安安山二驛　癸卯改承天門
為皐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為正
心殿　改大學士為學士革蓋文華武英正心
四殿各置一員文淵閣一員各殿增設待詔無
定員增文淵閣典籍二員革東閣大學士　甲
辰革廣州府清遠縣橫石馬驛東莞縣城西水
驛　乙巳增置翰林院承旨一人文學博士二
人改孔目為典簿正九品省侍講學士五經博
士侍詔典籍置文翰館設官以侍讀并中書舍
人改為侍書正七品內修撰一員正六品編
修從六品檢討正七品居之　按吏部冊己卯
八月十二日改中書舍人為侍書蓋設于翰林
院至是始立文翰館分附焉　戊申遣都督陳
勵兵援濟南　山東參政鐵鉉謀襲靖難兵
不克遂大戰于城下靖難兵大敗解圍奔還北
平遂復德州諸州縣皆以鉉為山東布政使
北兵圍濟南不下城中軍民日夜乘城詬罵不
已北兵大怒築長圍攻之三月內外不通鉉乃

詐開門降啓迎北上提鉄板于樓上使兵入下之北兵竟亟還鉉知計不獲遂帥衆出戰北兵乱大敗虜甚衆走北平于是德州及諸郡皆復兵勢大振捷聞 上遣檢討陳 勞以金幣吏部主事魯 賜誥封三代鉉八謝擢山東布政使 辛亥革金華府東陽縣玉山関巡檢司 九月十日辛未復置建昌府南豊縣太平巡檢司以歷城侯盛庸為總兵官佩平燕將軍印帥師北伐 置饒州府餘干縣康山巡檢司平陽府臨汾縣汾水巡檢司 革潮州府程鄉縣河泊

革漳州府漳浦縣後葛巡檢司為古雷巡檢司 癸酉革郴州郴江驛 己亥革鳳翔府東河橋驛革漢中府畧陽縣峽口驛襄城縣関山清橋二驛南鄭縣黄沙驛鳳縣草涼樓梁山空安山四驛全州税課局 丁丑置淮安府南鎖倉 辛巳淮安分司置東官塲塩課司 癸未置杭州府錢塘縣諸橋巡檢司海寧縣長安鎮巡檢司 丙戌增設太常寺贊礼郎二人 革漢中府畧陽縣嘉陵 泉二驛 丁亥革漢中府城固縣税課局併金川茶倉于漢中府 辛

卯復置頴州府寧都縣寧都寨馬頭寨二巡檢司 赦流放官員録用子孫 洪武中以過誤連及得罪者皆徵其子孫録用之 十月壬辰朔改天壇祀祭署為郊壇祀祭署為山川壇祠祭署為籍田署祀祭署為泗州祠祭署為泗濱祠祭署宿州祀祭署為新豊祀祭署 癸巳革郴州桂陽縣漢林巡檢司長樂山口巡檢司增置興寧縣永安巡檢司 丙申革慶遠府旧忻城縣來蘇鎮巡檢司 戊戌革郴州宜章縣税課司德安府雲夢縣二税課司荆州府長陽縣税

課局 己亥革刑部司獄一員 庚子定監生歷事各衙門者一年為滿從本衙門考覈分上中下三等引奏上等不拘選用中等下等仍歷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級隨材任用下等 監讀書 洪武中監生隨本監司務分勤謹平常才力不及奸懶等用引奏勤謹者仍歷俟缺官以次取用平常再歷俟缺官以次取用平常再歷才力不及送監讀書奸懶充吏 己酉增設兗州府供給倉大使一員 甲寅革光禄寺各署丞二員設監事二員

戊午革金華府蘭溪縣㭬塘稅課司　已未革
杭州府昌化縣平窑巡檢司肇慶府陽春縣古
良巡檢司　省城都府綿威二州訓導各三員
新繁双流崇寧安井研德陽什方綿竹保彰明
羅江十一縣重慶府黔江酆都武陰三縣順慶
府遂州及營山縣保寧府劍州及昭化廣元江
油梓橦三縣叙州府筠連縣夔州府萬縣眉州
丹陵彭山青神三縣蓬州蓬溪鹽亭射洪中四
縣嘉定州威遠縣雅州及營經名芦山三縣凡
州省訓導三員縣省訓導二員并馬湖府訓導
二員　庚申靖難兵䖏滄州入其城追執都督
徐凱程遲諸軍降是夜盡坑之　十一月壬戌
空京官还家程限　吏部都給事中注奏請依
監生省親例往來路程外許在家三月先是正
一月朔癸亥革常州府江陰縣黄田閘宜興縣
張渚杭驗茶引所　戊辰置午常溫州溫泉鎮
巡檢司　壬申靖難兵掠景州次于臨清　甲
戌改靖州會同縣鎮遠巡檢司為江東巡檢司
革鳳翔府郿縣稅課司　乙亥革延平府南平
縣大暦稅課司潮州府海陽縣團頭稅課司

丙子革安慶府宿松縣諳江口歸陵灘鎮二巡
檢司　改大理寺太和縣金沙巡檢司隸蘭滄
衛北勝州　革四川筠連茶司　丁丑置徽江
府路南新興二州陽宗河川二縣儒學　戊寅
改華州潼関倉隸河南都司潼衛　庚辰革鞏
昌府兩當縣以其地并　花驛隸于徽州置
兩當巡檢司　壬午改潮州府揭陽縣鮀浦巡
檢司置徐州永福倉設大使副使　甲申革
濟南府堰頭遞運所　乙丑革鳳陽府定遠縣
豊儲倉置臨淮縣花園倉設大使副使四川蒼
州歸附　十二月己亥置真定州永定倉　庚
子增應天府訓導二員　甲辰革永寧宣撫司
赤水河貴州宣慰司畢節二遞運所　己酉革
鳳陽府稅課司改廣濟閔稅課分司為府稅課
司　辛亥復置御史府　革建陽府建陽縣崇
安浦城三縣河泊所及建陽縣后山河泊所
壬午改封丘縣中灣巡檢司為武陽縣東趙巡
檢司　乙卯靖難兵攻東昌都督盛庸帥師拒
戰敗指揮張玉大破之　先是上諭諸將戒約
軍士無使朕有殺叔父之名文廟知之故每戰

挺身独出短兵接英敵有加　文庙騎射尤精
追者毎為所殺至是兵大敗奔　文庙猶以一
騎殿後追者数百人不敢近丙辰追兵大至圍
之数里　文庙策馬大呼撃殺数十人潰圍出
遂奔北平　置武成中衛募兵充各衛壮士
擢山東布政使鉄鉉為兵部尚書佐歴城侯北
代　兵部左侍郎盧渊有罪除名　渊除名燕
盗永楽初名用草牧馬所吏目改所倉属太僕
寺典廐署　先是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所鎮
撫王化奏養馬牧粮草多請置倉　遼王渡海

宋朝　設官吏太孫許之閏五月七日開設
辛亥置播州長官史司長官儒奔草延平府
将楽尤溪順昌沙回縣河泊所及南平縣西芹
河泊所　山西都司清遠衛戍卒羅義上書下
獄数日釋之　義以朝廷加兵親藩詣闕上書
乞恩命講和又上燕王书其畧曰昔者武崩成
幼周公誅之殿下聡明英武博通経史今之周公
周公　乃丼父也而相輔髙管丼流言間王室
也宜以周公之心為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
為周公之聖復生于今日矣又謂古之奥斉以

国相譲去隠于首陽山翔聖賢欲成天下之事
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福禍之机又得天
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今殿下以藩国敵朝廷如
遂其願愚寔羞之乞早息兵書上悼旨下獄
太宗即位以義為戸科給事中尋陞湖廣左参
議又陞前湖廣左参議楊砥為鴻臚寺卿以其
建文時嘗上書請敦親恩罷兵息民故也　三
年正月辛卯朔帝御奉天殿始受親王百官朝
賀是日宴百官于奉天門頒賞于四夷朝使
作凝命神宝成詔誥天下　初元年得青玉于

雪山為璽方六寸九分篆曰天命明徳表率萬
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至是成方孝孺有頌
靖難兵还取丘縣又取咸縣　真定守将呉傑
平安遣兵邀撃不利　平安一名保児真定藁
城人驍勇有名決戦善取勝庚辰四月以都指
揮從李景隆戦白溝河辛巳閏三月戦藁城绕
率士萬餘人大敗北兵于小河壬午春充副兵
背遼東軍十萬圍通州大戦単家橋四月退至
靈壁大戦為兆将朱能所擒安常持長鎗馳馬
追　文庙几及之会馬蹶乃弗克前至是　上

間向若非馬瓛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利殿下若拉朽耳 上壯其言嘆曰 高皇帝養下好漢子懟勞倦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事京師既平久之 上嘗謂曰平保兒尚在邪安遂自經死李賢稱鉄鉉之死之烈曰平氏有愧焉又有北平都指揮孫狗皮者徐州人革除間有戰功以忠義聞後永樂初降百戶 已丑靖難軍克州真定守將復遣兵邀擊不利遂攻德州長圍軍敗之 戊辰靖難兵據蠡縣 革廣南府花架驛 改建寧府松溪縣東關巡司為遂應巡司 庚午革廣西太平府乃積倉 辛未命祀天地于大祀殿是日還宮群臣賀畢 壬申宴群臣于奉天殿大祀慶成也是日群臣大欢会賦詩紀成頌天下 戊子革瓊州府陵水縣牛嶺巡檢司改感恩縣延德巡檢司為感恩巡檢司 二月丁未革武昌府江夏縣寨湖河泊所 辛未省平樂府富川縣斉訓導二人 癸丑革廣西太平府左江驛 甲寅革贛州府信豐縣稅課司 乙卯革廬州府道紀司及無為等州道正司巢縣学縣道會司 丙辰革平涼府崇信縣稅課 三月辛酉革兗州魚臺縣僧会司 壬戌革韶州府曲山縣錦普巡檢司 癸亥革平樂府樂榕津巡檢司 改欽州為欽縣吏置官屬 革廣州府陽山縣以其并三巡檢司隸連州 革瓊州府樂安縣丞簿二人 革会州衛稅課司 丙寅革成都府灌縣道会司 庚午革肇慶府四会縣金溪巡檢司 吳傑平安帥師于藁城及靖難兵大戰不利還真定靖難兵遂渡滹河而南 丙午革建昌府廣昌縣巡檢司 甲寅革永州府江華縣稅課司 遣大理寺少卿薛嵓奉書詣靖難軍 嵓陝西閿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文才口辯洪武間累官大理少卿大見信任辛巳春兵屢敗方孝孺建議革詔命嵓齎至燕軍又作宣諭數千言刋印千餘紙付嵓令密散諸將士使歸心嵓曰上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下令旋師 太宗叱其紿已左右欲殺之 太宗曰此天子命使也釋之其謀不行及平內唯免嵓死謫廣西永樂初安南国王為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請還君之 上命廣西

總兵官都督黄中以兵五千送歸其國中奉宮
為賊行至芹站伏發劫天平宮被虜死　四月
己未請雖兵攻順德府不克　甲子革濟南府
東昌府税課司　乙丑置揚州府江都縣瓜州
倉儀真縣儀真倉　丙寅革遼東堰塩倉　辛
未置播州宣慰司及僧綱道紀司　壬申革邵
武府建寧縣税課司　甲戌復置慶陽府靈塩
課司大使一員　乙亥改永寧宣府司税課司
為司　庚辰革辰州府芦溪縣丞傳一員　壬午
改金華府蘭溪縣瀔水驛為瀔江水驛衢州府
停步驛為停步水驛　都指揮吴三帥師至新
城縣敗績　五月二日庚寅革夔州府并巫山
縣二河泊所　丁未置平陽府翼城縣東嶺巡
檢司岳陽縣境村巡檢司靈石縣高壁巡檢司
　壬子省常州府税課司副使一員　革大同
府為邑縣税課司　甲寅改思明府利州直隷
廣西布政司　詔選武官弟侄為沿海巡檢
錦衣衛所鎮撫陳直言廣東海南濱巡檢多係
人才不諳操戰禦賊請于軍官弟侄中不應襲
替者保選上從之　詔在京各衛所選取相應年

三十以上者送吏部查缺選補　升刑部左侍
郎王良為浙江按察使　良字天性河南開封
府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後任刑部左侍郎辛巳
五月間燕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
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內難平良聞變慟哭会
合使來召良即集本司与各道印於私第嗟嘆
躊躇久之妻問其故但曰我分應死所以處汝
未決耳妻笑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
人謀乎遂命妾餽食即抱其子欷歔如廁自投
于池而死良久往覓之子匍匐池亭其鞋猶在
傾之浮起良殯殮畢即列薪于戶寫遺囑付家
人妻抱幼子往其舍事家以圖存宗祀遂奉火
闔家自焚死壬午九月也事聞于朝　上曰死
是其分印乃我　又皇所制不宜毀而毀之特
可罪耳詔徙其家于邊其後台人陳璲私識其
事每談及必流涕谘禱云正德戊寅九月按察
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于公署之東曰氷鑑亭
者改為祠以祀之　六月戊午朔革常德府沅
江縣税課局　乙未增廣州府南海縣主簿一員
戊辰改邳州遞運所為宿遷遞運所　己巳

革太原府五臺縣稅課局　壬申靖難兵次濟寧瀋兵掠沙河沛縣祢獲粮　永京師大震　癸酉革河間府任丘縣河泊所　甲戌革衛州府開化縣稅課局瑞州府新昌縣稅課局　戊寅置復臨安府新喻縣鐵冶所　庚辰省荊州歸州興山縣李剎導二人　辛巳革汝寧府上蔡縣崇礼驛鳳陽府鳳縣太平驛西家驛懷遠縣柳雎驛穎州兎峒驛義塘驛沈丘驛穎上縣黃岡驛淮潤驛壽州南關驛東正陽驛開封府鄭陵縣美化驛西華縣關口驛商水縣德政驛項城縣金維驛尉氏縣逢池驛潮州府程鄉鐵冶所高州府石城縣廣州府建寧鐵冶所　乙酉省松江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革嚴州府淳安壽昌紹興府新昌縣徐州豐縣及金華府蘭溪縣香溪鎮二稅課司　觀海衛指揮張壽伏誅壽同會飲議國事安危為人所告刑部鞫之屢斬詔磔于市　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易馬　孟獻賫紵絲五千疋絹四萬疋布二万疋藥材一万六千斤易馬未及還　上出奔　七月戊子朔庚寅革泉府惠安縣河泊所

甲午靖難兵黎破彰德府軍遂破九尖寨　戊戌置兗州府濟寧州任城驛　省徽州府紹興府稅課司副使各一員革積溪縣會稽縣萬陵及嚴州府分水縣和州含山縣四稅課司　壬寅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遂趨保定府靖難兵還救之昭退保西山寨　甲辰革池州府東流縣道會司　丙午革南寧府武緣縣那馬博合寨二巡檢司　己酉增設寧夏衛永寧倉副使一人　甲寅詔限僧人田五畝餘以賦民户科給事中陳继之言江南增道多占肥腴田請人給五畝以賦民上從之遂勅礼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為宗避事離俗為事近代以來俗僧飾士貪著自養殖貨冨豪甚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利害相承遂不之免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況因此不能自守每羅刑憲稚則遭戮辱而教亦㬥焉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助弘多至于末流所習華本露飲教門致使訕毀肆行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教弛寔自田始今天下寺宮觀除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

田五畝免其祖税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官
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
如旧田不及今定数者不增若有祖業及歷代
撥賜為辞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
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其有自相告訐
争訟非干軍民詞訟者仍聽有司受理其人有
司公廳堂理訟者不許仍服僧道官洪武年間
已有清理及開設教民榜文當申明各遵守本
教之規化緣者不在禁限非奉朝命不許私剏
習判年未五十者不許為尼及女冠嗚呼多藏
厚忘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訓欲利賊則
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於定制永底太平
爾礼部及僧録道司如勅奉行
継之宇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仁
寿里十五畚人庚辰進士北京不息間有建白
因肆指斥嘗言于朝曰徐承福承福遠之至親必有
陰謀請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门降于敵請
难兵入城与黄子澄齊泰巨敬韓永等不服勇
三族錦衣衛監簿載継之父四秀年六十九答甘
肅充軍十月二十四日次開封府辛丑黄一姐

年六十五發甘肅隨住十月二十九日鄭州辛
男徵子四歲隨母給配後永楽六年抄送鎮撫
司十月十六日在屯田所亡妻饒氏即姚氏年
四十二配象奴阿宗女進奴年十三給指揮袁
江為奴次京奴一歲永楽初亡弟俞朔芳恙戍
遼革衛祥府輝縣税課司　丙辰革開封府陳
晋縣税課司　革播州長官司黄平安撫司儒
學　定銓選法洪武中吏部凡選官文選司抄
選具本覆奏附選送吏科：目類附選簿用宝
銓記選榜赍送科收至是定制陞除等項官員
吏部選官之日將引選通官員就于當日從本
部官自行附寫及不係選官之日有因急缺除
授并逐日実授陞調等項内外官員通類各官
実授除授等項月日慶所戝名鄉土于選官日
覆奏附選就用宝鈐選榜選司礼監收　八月
丁巳朔置高府石城縣河泊所　已未雲南老
撾及八百刀板面各遣入貢　先是指揮
丙寅革汝寧府光州南陽府舞陽縣衛州開化
縣仙霞関三税課司　革播州宣慰司僧綱道
紀司　丁卯詔人才不識字及未三十者歲准

放　洪武中人才不識字即充校尉年未三十
者仍免充人才不放諸人屢以為言從之　己
巳改慶遠府泗城州直隸廣西布政司、辛未
革臨安府寧遠州吏目一人　省各布政司參
議各一人　甲戌置夔州府巫山縣滾驛
　己巳增設各布政司理問副　此係前己巳後
　乙亥置永州府道州填光巡撿司　戊寅增
設高州府石城縣丞二人　己卯置慶陽府革
城馬驛　庚辰省兗州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革鄖縣及青州府博興臨朐臨淄蒙陰四縣凡
六稅課司　辛巳省雲南府嵩明縣訓導一人
增寧番衛仙泉鹽井新羅等三井黃市等二井
鹽課司各副使一人　癸未改黃州復湖河泊
所隸黃岡縣　復置瑞州府上高縣麻塘巡撿
司　甲申置河開中衛鎮番衛　靖難兵圍
西山寨又圍定州　時房昭結寨西山以窺北
平至真定守將運粮赴寨：險甚水薪不足以
粮少為憂北平兵開真定粮至邀之不克遂圍
寨　九月戊子詔北方衛所幼官年十七以下
不能治軍者挈家赴京送南方衛所供給　置
贛州會昌縣長河巡撿司　己丑置曲靖府陸
涼州陸涼驛　庚寅革邵武府光澤九江府瑞
昌袁州府分宜武昌府通城大冶凡五縣稅課
局　辛卯改四川行都司廣盈倉大使未入流
　庚子省金華稅課局副使一人　革常德府
南城及安陸州荊山縣郴州寧縣汝寧府羅山
縣九江府彭澤縣凡五稅課局　壬寅革寧番
衛瀘州納溪鹽倉　省富等小三井上流等九
泉二鹽課司副使各一人增設太常寺太祝二
人　丙午革樂府恭城縣黃州府黃梅縣鐵冶
所　庚戌革昌州府德縣濟南府海豐縣兗州
府泗水縣贛州府會昌縣雩都縣襄陽府鄖縣
凡七稅課局又荊州府鹽利縣稅課司局　丁巳
真定府守將道兵援西山寨与靖難兵戰于峸
嵋山下不利都指揮葉英以寨降房昭奔还遂
定　壬子改平樂府為平樂州更置官屬革平
樂縣增置安源鎮巡撿司革西嶺白面鎮峽三
寨巡撿司　甲寅改成都府華陽縣馬軍寨巡
撿司為保寧府廣元縣七盤關巡撿司　十月
辛酉省思南府都儒五保三坑等處巡撿司為

三坑巡檢司及婺州縣丞簿各一人　革建寧府建陽縣后山稅課局　庚子革平陽府萬泉縣沁州及武鄉縣延安府鄜州鄜城南安府南康縣翔頭汝寧府信陽縣永州府祁陽縣郴州凡八稅課局　丙寅置瓊州府陵水縣蕉山巡檢司　己卯改和州雍家城馬驛為水驛　革廣西太平府稅課司　庚辰置武守軍民府儒學　甲申革河南府偃師縣太原府孟縣二道會司　十一月乙酉朔壬辰革萊州府平度州亭口鎮巡檢司　戊戌省襄陽府稅課司副使

革開封府鄭州彭德府涉縣南安府南康縣驛田饒州府饒興縣西安府咸陽興平歷屋体泉鄜任縣乾州及漳化縣三水澄州府福山縣黃源太原府陽曲縣太陽府滎河縣大同府山陰縣及潞州屯留縣成都府漢中州福州府羅青縣凡十九稅課局　己亥革保寧府廣元縣九井馬驛　增設南陽府永平庫大使一人　戊申革辰州府靈溪縣河泊所　庚戌改光祿寺司牲司為慈牧所置司圃所設大使未流　辛亥革韶州昌樂縣遞會司　省潮州府

永豐倉副使一人　韃靼遣使通于靖難兵　壬子省荊州當陽縣儒學訓導二人　韃靼寇鐵嶺衛殺百户鼓城　總兵遼東都督楊文師師圍永平靖難兵救还永平　十二月丙辰靖兵難攄西山寨改真定游兵　庚申革鳳翔府岐山汧河二縣登州府招遠縣大同府渾源州順慶府竹縣夔州府開縣瞿塘凡六稅課司　壬戌革保寧府蒼石水驛慶元縣問津朝天二馬驛閬中縣高橋水驛　丙寅復置袁州府分宜縣鐵冶所武昌府興國州鐵

冶所　丁卯改南寧府宣化縣那樓寨巡檢司為那九寨巡檢司　庚午置重慶府江津縣五脉巡檢司　丁丑革成都府茂汶川縣寨水巡司土巡檢置流官巡檢一人　戊寅革潮州府海陽縣黃崗遞運所　辛巳省黃州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置神武中衛　置鄖州衛　置鎮淮衛　置豐沛衛軍民指揮使　兵部冊係十二月　備遺錄以為是年九月　遣駙馬梅殷鎮守淮安　殷守淮號令嚴軍威大震都御史茅大方以詩寄之曰近來消息事如何聞道將軍

志不磨繼有大龍湖地軸英斂鐵騎渡天河閑
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勲馬伏波老我不才無
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後靖難兵入京不出
　文廟召般還寵賚甚至般不能平時見辭
也　文廟不得已屬人伺之竟殺般于橋挨屍
水中公主聞變入宮大慟　文廟官其子皆
為指揮孫純成化辛丑進士博李性剛有祖風
嘉靖初卒　靖難兵焚真定六縣糧　說內官
出使放縱許有司械送于京　洪武初內官奉
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干与民事然亦時寵放
縱有司畏之嘗有魯內官過廣信之弋陽縱馬
干田蹈食其稼佃者不知也擊之傷足魯詢佃
者知田主當人周也遂遣人告之周大快償其
馬價貲賄馬魯歸有以擊馬事聞　高廟竟籍
周論戍銅鼓衛至是有以內官暴橫為言說所
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暴橫虐害士民者即擒
縛送京師以聞于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或曰
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樹突千里罕能禦之然
所過城邑徃〻堅守不下間克之兵去即殺守
帥復為朝廷及壬午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

三郡而已至是內官密言于　文廟直擣京師
約為內應天下可定文廟然之壬午春李兵直
趨京師不復為歸計意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之
也兵既入城天下大定內宮言功不已　文廟
患之未几諸有謀者皆為邊藩鎮守假以大權
賜公侯服儕於侯伯之上永樂末征胡出塞數
十日不還虜軍士困退大臣諫者繫鎖之太監
沐敬力爭　文廟罵曰反虜敢爾數乃俯首徐
應曰不知誰是反虜　文廟大怒命出斬之
敬語漸不遜　文廟含〻乃曰吾家養人皆如
此何憂不治敬亦与謀者也　詔吏部考試
翰林編纂士以楊士奇第一授吳王府副審理
仍居翰林　士奇自志曰起家文本除審理副
又云叨祿于朝四十四年乃曰歷事四聖已自
遺建文矣　以遼府紀善程通為遼王左長史
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理嗜
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洪武乙
丑以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父喪歸廬
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
太學時平請戍延安年已大耄通乃上書曰臣

壮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
吏相為命今边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
極懇切書奏　高皇憐之持其章不下仍命兵
部檄召平既至乃并召通東西五石陛下顧通
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　高
廟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还卿
庚午秋通以尚書本應天府御試時遣諸王将
兵行守边以封建策諸貢士于廷獨通所对称
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閲武臨
清壬申從之国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衰免歸

復庐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几　高廟上賓庚辰
從王渡海南还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国
荆州悉心輔導王敬礼之凡一国之事咨焉府
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詞事得幸每召而咨或之
会文廟奉兵靖难遣人至荆州通章上封事数
十言　文廟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留侍歷官
錦衣指揮使被顧問因衆間及封事遂有詔械
通詣京師籍録其家得猶田四十畝遺書千百
卷枯皮数張　黄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
府推与通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

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家幸使者仁恕罪止一
房餘獲保焉有文稿百餘卷悉毀于宫　以
户科給事中龔泰為礼科都給事中　泰字非
安金華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遂就
外傅而日記数千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宋思齊
游洪武丙子領郷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閲齊府
衛綜畫周密衆始危而後服之吏部策試第一
除户科都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
　太宗師渡江泰與其妻傅訣曰顧事至此吾
分且死矣尔第賛勒携幼稚以帰否則俱溺于

井庶可免矣言未竟火起内廷泰赴之道為兵
校所執見　上于金川門命非奸籍者釋之泰
亦釋乃遂投城以死是月十三日也泰遇事剛
果有為以孝友聞始居邑庠出息李宮之陰
有狂者至擲泰于池几溺勿救或請訟官泰曰
彼誠溺病狂于我何校卒不納御人趙文慶者
為奸所窘跡之勿得有謂巫言其應如響叩之
當得其寔頤泰俱往及往巫見泰慄不能出一
語衆由是服泰之正死時年三十六郷人士夫
莫不悲之子永言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

理寺卿致仕議者謂恭得釋罪不及族必有其
中或謂恭懲軍士最受其死蓋譬之者所為也
右副提兵平安帥遼東兵十万圍通州不克
師及靖難兵大戰九門城 按楊文敏公集孫
岩鳳陽人從 太祖渡江積金吾右衛百户尋
陞燕山中護衛正千户洪武庚申從王之国已
卯王起靖難以岩守通州南兵大至城圍數重起
土山臨城攻西門燬樓堞岩率衆捍衛城賴以
完未几兩軍合戰岩挺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
士氣争奮追奔逐北斬馘甚衆得饋運船三百
餘艘貲粮無筭陞指揮僉事辛巳兵復來攻城
益急岩勵將士登城立戰矢石交下敵乃退陞
都指揮僉事壬午春平安督遼東兵十餘万通
城岩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是示亦弱
也不若及其始至擊之彼必敗也乃率敢死士
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
是畏岩無敢復來攻者通城屏蔽與方使六師
南進而無北顧憂者岩之力也事平封應城伯
永樂戊戌六月二十日卒贈翼城侯謚威武子
亨嗣 壬午四年春正月甲申朔都指揮皀進

帥兵渡滹沱河迎靖難兵戰不利奔还真定
內中省杭州府昌化縣丞簿各一人 增置仁
和海寧二縣主簿各一人 丁酉增設各衛經
歷知事一人理刑 置錦衣衛經歷儀給武奉
設教授一人啟中等十齋訓導各二人 革柳
州永昌縣稅課局 置西安府同官縣金鎖關
巡檢司 靖難兵拔兗州府田縣 戊戌靖莊
兵拔東平州通判鄭華死之 鄭華者台州臨
海人洪武丙子貢士丁丑進士官行人請東平
州判將赴任聞靖難師至時鄉人趙次進丞無
錫華以妻託之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庚子靖
難兵克汶上縣遂攻濟陽縣庠生高賢寧以書
諫城陷數諭王省死之 王省字子戒吉水人
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
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李應徵 高
廟親試擢省例當殊擢自陳才薄李昧親老乞
便遂授沫浡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年改
濟陽靖難兵至濟陽省為游軍所獲從容引譬
辭義慨慷衆舍之省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
若等知此當如何名明倫堂今日且都不說只

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
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　高賢
寧者濟陽人建文中國子生文廟兵至濟南城
永下以前書射城中使亟降時賢寧隨在城中
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未几城下
賢寧被執　文皇帝曰此作論秀才即好人也
欲官之固辭　其及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
學校棄才我食廪有年不可也綱言于上全
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者云以綱
被黜庠生也　癸卯革荊州府松滋縣襄陽府
穀城縣兗州府魚臺縣福州府連江縣四稅課
司　丙午增設金華蘭溪二縣主簿各一人
丁未革保定府祁州辰州府溆浦縣彰德府武
安縣鳳翔府寶雞縣太原府寧鄉縣平陽府浮
水縣敘州府高縣西縣安府耀州　庚戌靖難兵
攻沛縣守備指揮王顯迎降知縣顏環主簿唐
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　環字伯玹以字行吉
安廬陵人唐魯公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
知縣　文廟本兵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環獨
以死守今曹國公李景隆出師駐于德州環率
淮北民給軍餉措置有方未嘗缺乏辛巳六月
靖難師直特濟寧過沛〻民竄匿環招來之九
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十人築堡備
禦尋調三十益前軍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
二十二日攻沛環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而
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使歸且告之曰汝還
家白太〻子貺勿克盡實題察院牒曰太守諸
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寇心不改人臣節
青史誰書縣戶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
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誓與臣孫連暝夜
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環冠帶升堂南
向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時年五
十其子不忍去父復還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
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之縣丞胡先
收環父子屍葬沛南閔題曰顏公墓正統初監
察御史彭最巡邑詢諸戶部主事致仕唐式得
其墓廢令有司起故立祠祀之　靖難兵入蕭
縣知縣鄭恕死之　鄭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
奉陞直隸徐州蕭縣知縣靖難師至力拒焉被
擒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俱

為刑郡最隱上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
躬詣門賓閉門為謝應曰姚善乃閉门延諮及賓
報謁而府門再拜而去善自邀还辞曰非公事
不敢入也又將假韓奕遊入太湖善嘆曰韓先
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而見也已卯靖難
師起善畫策勤王与有劳焉上至京師平時黄
子澄朝廷宗之急避於善所約与航海善曰在
公則可存善則不善守土之臣當与城存亡子
澄去竟伏節而死其見危致命節義可称云長
子節發戍貿十戶所幼子総兒蘇州隨母給配保

見項見送工部習匠善以壬午六月二十一日
送同七月十一日就戮時年四十三又考之大
宗實錄云燕師日逼建文與方孝孺用漢破七
國之策貶齊黄于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才畧
可以扶顛濟危者反置之散地不用今事狼狽
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対亦三詢之則曰於今
人才豈有過于黄太卿哉遂復召二人不至則
是善嘗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正德丙子巡
撫都御史泰金祀之鄉賢祠　二月丙寅朔己
未增置蘇州府推官一人　丙寅論征伐功榜

皆從坐恕之戮也在壬午八月十七日云仙居
建祠祀恕及其二女春秋祭之　癸丑革東昌
府臨清縣臨清閘　靖難兵次徐州城守不下
置四川英武前衛　何福陳暉平安師師進靖
難兵次于濟寧盛庸次于淮河　刑部尚書侯
泰督運通濟寧　泰　人累官刑部尚
書靖難師起泰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粮至
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粮至淮安京師已告急六
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二日就戮弟敬
祖子玘尋坐死　蘇州府知府姚善以郡兵入

衛京師　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
復今姓居魚賓為人志行純實學識高遠為書
生時尚讀書所曰待旦荊會稽唐之淳為之銘
善工詩与唐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
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声三十年擢同知蘇
州初　上以吳民薫染奢俗僭靡違法明法以
齊之黠者或更籍持短長賊猾蜂起號難理善
洞達政体周悉人情張弛寬嚴各協事宜每數
造諸郡賢求考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淳漓
以弛消息自苹由是吏民頗尚礼義轉耦大治

于德州陞賞有差　雲南左衛副千户閔慶陞楚雄衛指揮使　辛未改夔州府寧遠縣藤橋巡檢司為臨川巡檢司　癸酉革沔陽景陵縣僧會司　甲戌革鳳陽府太和縣延安府宜君縣鞏昌府寧遠縣太原府崞縣潼川州安岳縣四稅課司　乙亥改田州府向武縣都康州直隸廣西布政司革武林縣以其地附富勞縣改隸向武州　丙子改福州府古田縣谷口巡檢司為水口巡檢司　丁丑革邵武府泰寧縣道會司　己卯省楚雄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吏定品定階勲　尚書為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外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正中士　二月甲申朔丙戌革廣平府廣平縣真定府趙州二稅課司局　靖難兵自徐州趨宿州　丁亥革武昌嘉魚縣辰州府辰溪縣濟南府齊河長清肥城新城新泰萊蕪六縣兗州府鉅野東河二縣肇慶府陽江縣凡十一稅課局　丁酉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師師次淝河擊敗靖難兵復戰不利時安部下胡騎指揮火耳灰者號勇及北兵敗持猶直趨文

廟不敢有加欲執之北兵童信引兵射之殪其馬遂降已而溴与安戰安敗績　丙午改九江府德化縣龍澗河鎮巡檢司為瑞昌縣白石巡檢司　增設西安府稅課司副使二人　改封遼王于荊州府遂之國　遼東都指揮師兵團蘇州指揮李廣以城降指揮孫通拒之北平都指揮陳賢以靖難兵來救諸軍退遂移師圍保定不克　遣監察御史曾鳳韶使靖難兵月迫朝廷詔遣使致書罷兵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至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書數風達之亦不報既而歸第鳳韶江西廬陵人　四月甲寅朔丙辰省重慶府綦江縣訓導二人　靖難兵次大店及諸軍戰自是諸軍及靖難兵拔繖行守五戰不已　庚午省徽州府永豐倉池州府太平府豐積倉副使一人　革永昌府道州永明府郴州桂陽縣平陽府吉州大同府沁水縣廣州府增城縣嘉定州犍為縣烏蒙府稅課局省烏撒曲靖二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己巳置撫州府臨川縣崇仁縣稜宜黃縣止馬廣信府黃溪縣南津四巡檢司　庚午總兵官何

福師〻次于小河敗靖难兵　時上敕還來
能諫止　小河之戰指揮同知徐　深入陷陣
達殺十餘人敵亦辟易莫敢當忽大風塵起軍
乱犹奪槊直呼曰男兒当于死中求生會馬蹶
沒于陣初　太宗起兵置勇士一軍自将皆才
力過人者而徐預為永樂初贈驃騎將軍都指
揮使右見柳菴文集
遼東諸軍後圍保定積四十日不克引還都
督　韓觀師兵次于保定三臺及靖难兵大都
指揮丁　師〻次于小保定縣靖难兵遂戰大
敗觀軍還敗績　辛未革老江閔副使二人
丙子何福次于汴河及靖难兵大戰丁丑至齊
眉山復戰　洪武中有道士題其門曰滅燗知府
閔而從之至是靖难兵駐高平坡日亭午攻城
遣人未覘以門捞報　文皇大怒拔营而去覘
北華命之際豈人謀乱　丁丑置雲南府祿豐
縣儒學　庚辰以蕃寇保寧千户所隸之　辛
巳靖難守將敗韓觀于安州西南及山西右顏
衛軍　壬午靖难兵及諸軍戰于靈壁悉破營
寨諸軍大敗執左副總兵陳暉右副將軍總兵

平安總兵官何福宵遁於是文廟慰勞備至遣
將費瓛送暉安于北暉中道逃去不知所終安
後掌北平都司印後　文廟登極詔北平使曰
平保兒尚在耶安遂自縊　五月癸未朔戊子
省鳳陽府泗州廣濟倉廬州府六安州軍儲倉
廣德州和豊倉臨江府豊儲倉袁州府永豊倉
吉安府大有倉各副使一人　章貢州都司又
福建閩清縣平陽府汾西縣三稅課司　靖难
兵次泗州指揮周景以城降　壽州千户劉源
以城降　辛卯省泉州府永春縣興化府興化
縣辰州府辰溪縣各丞簿一人　靖难兵渡淮
都督盛庸敗走遂克盱眙縣　壬辰靖难兵據
鉄晨寨及都督韓觀軍戰大敗　丙申置慶陽
府灵州巡檢司　遣京衛官軍採戰　戊戌靖
难兵次三河諸軍迎戰敗績　張本字致中東
河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揚州府江都縣知縣
靖难兵及境衛府皆以歸附本猶率民治守具
其母曰此天命也可違天以禍人乎遂率民詣
軍門朝事平陞知府後官兵部尚書宣德六年
正月七日卒見東里文集

己亥揚州衛指揮王礼謀叛御史王彬守將崇
剛竟之執礼係獄弟王宗誘指揮徐政作礼遂
執剛彬庚子靖難兵至礼迎降　陝係張勝故
人　王彬　革除中為御史歲壬午
与指揮　宗剛知之執礼及其党係獄五月乙
亥燕將都指揮吳工招諭揚州礼弟宗与千户
徐政張勝率舍人吳麟等數人少礼等于獄澎
及劉閘門以降惜彬之死狀無可考也　崇劉
鎮守揚州指揮也語見前　今援自遣文初年
靖難師兵被執者無處數十人不止劉与彬尚

己巳卯林禾之戰都指揮俞瑱莫州之戰都指
揮潘忠楊松真定之戰都督寧忠都指揮刘遂
庚辰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滄州之戰都督
徐凱程暹都指揮俞瑱趙澌明原李英張傑德
州之徐十户蘇瓛東昌之槊都指揮唐化辛巳
滹河之戰都指揮都督陳鵬真定之圍都指揮
不藁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唐
忠壬午渡衛水則指揮貫榮校東平則指揮詹
景校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淌河之戰則胡騎都
指揮林帖木兒淮河之戰則守將丁良朱彬都

督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指揮王貴等一
百八十餘人及彬与劉見執則勢已不支矣又
有守將閘銘胡現先鋒孫林都指揮表字房昭
葛進何福皆力戰有功未嘗被執也其戰績与
死狀皆未悉姑脩書其姓名以俟知者補之
靖難兵趨鳳陽度淮知府徐安守之不克　安
寧波人洪武中舉人才官知山東濟南府後調
鳳陽至是靖難兵自揚州趨南京徽服間道遁
靈璧出鳳陽安謀知之折浮橋絕舟楫以守竟
獲一漁舟而濟後　上正大統罷安放歸田里

年餘奉遺逸有司以安姓名上遂得復任居數
載鳳陽諸戚里奏安不休朝廷靚々大豪底擾
細民奪還產業　上始怒曰朕昔猶有所因況
若曹乎還安至謫戍雲南　辛丑靖難兵次平
合縣諸軍与戰敗績　壬寅靖難兵次高郵守
備指揮王傑出降遂以黃旗入城招諭城中軍
民悉降于是沿江郡縣多降　甲辰省襄陽府上
津竹山及房山縣儒學訓導各三人　諸軍至
骷髏　遇靖難軍大潰　徽鳳陽府種馬赴京
次大柳樹驛遇靖難兵奪之遣刑部侍郎金

礼部侍郎黄現国子監祭酒張顯宗翰林
院修撰王叔英奇徽兵于江西等處　兵
部貼黄冊有来進係　常州人張金侍郎姓江西
六月被南昌左衛百戶　傳送京　張顯
宗汀州寧化人少喪父其母黄守志教之洪武
辛未進士第二人授編修陞太常寺丞建文中
自国子監祭酒陞工部右侍郎從江西招集壯
丁募民出衆　太宗即位顯宗及江西布政使
楊璉按察司劳安僉事呂升亦為軍卒執告其
罪釋之不誅謫戍興州顯宗有文學多著述惜

其功名不終於一時皈附之臣有政事者如大
理卿虞謙侍郎徐宗実文學者如侍講王景司
業張智修撰李貫革稚免于罪咎然　文廟永
堂重于顯宗後起為交趾布政　謙字伯益金
壇人建文中任杭州知府永樂初召為大理寺
左少卿　詔天下勤王寧波知府王璡以海舟
入衛京師　璡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孝通經史
長于春秋初任教授請速方洪武求以賢能薦
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己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
弊政教兼舉璡自奉儉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

想命撤而陸之號俚羨大守惟痛佗武人之不
法者以杖軍衛卿之殘雅兵追方造船航海勤
王為軍衛僚之往京師請罪　上問迷舟何為对
日由海趋瓜州以截来路耳　上義而釋之得
还田里致鄞人黄潤玉四明文獻録称亟探于
軍衛膚拊奸貪耳羅橫述又贊曰富貴不淫患
难奚恤神明其心終始一德蓋指此云　六月
癸丑朔靖难兵次浦子口諸軍迎戰敗之高煦
至後戰諸軍不利帝遣都督陳瑄率水軍往援
瑄以舟師迎降靖难兵次于江上都督盛庸會

軍　南岸傑之　時戰敗　文廟欲还適高煦
帥兵至　文廟撫其背曰見當努戰吾力疲矣
世子多疾天下若定以尔為太子于是高煦殊
死戰竟敗諸軍　乙卯靖难兵以陳瑄舟師渡
江盛庸力戰敗績遂次于江上帝遣魏国公徐
輝祖開国公常昇等分道傑之諸宦官喧然謂
不如避位有窃室勅出見　文廟者李景隆已
令金川门守卒解甲西宮火起矣　善氏不知
何名何里所著秋史但歷敘　建文君仁厚好
古死难諸臣視死如帰則知當時仁無难可靖

金川門誠爲失守矣抑欝不平之情見乎言外
興鄭端簡遜國記大都相似者歟野人之見不
約而同乃喜而藏之并識數語時萬曆乙未四
月一日也

信天綠生

外祖父云是書爲姜清所輯清江寧人或云姜
寶康熙庚辰冬十一月十九日雪夜閱一過
吳江周某象益書於六峰閣中

壬辰十月廿四日燈上校　芙裳小莫識

姜氏秘史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姜清撰清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自靖難之後建文一朝事迹大抵遺失是書於故案文集搜輯遺聞編年紀載至於地道出亡等事則未嘗載及紀錄頗見精核惟明史稿例議辨野史所載建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行御道登陛不拜爲御史曾鳳韶所劾以爲必無之事而是書載曾鳳韶劾燕王事云本吉安府志又證以南京錦衣百戸潘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三月二十二日敘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住坐云云據此則來朝明矣第不知所云潘瑄貼黃者果足徵信否也又世傳王艮於成祖入城前一日與胡靖解縉集吳溥舍靖縉陳説慷慨艮流涕而已其後獨艮死節是書載其事而辨之以爲艮家譜載艮以建文辛巳九月卒上遣黃觀論祭未嘗及成祖之來其言似乎可據然革除之際誅鋤異已凡效忠於建文者皆禍及子孫安知王氏家譜非爲宗族之計諱其死難以自全未必遽爲定論明史艮傳乃仍用前説蓋必有所考也